译 序

近年来，随着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日本许多文学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细雪》的翻译、出版，为广大日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这部重要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点便利。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知名唯美主义作家，生于东京一个没落商人家庭，从小爱好文学。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1910年与学友、著名戏剧家小山内薰等人创办第二次《新思潮》，发表短篇小说《文身》、《麒麟》等，受到唯美主义大家永井荷风的极力推崇，从此走上文坛。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中，谷崎写下了不少作品，主要有:《异端者的悲哀》(1916)、《食蓼之虫》(1929)、《细雪》(1943)、《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1961)等长篇小说；《少年》(1911)、《小小王国》(1918)、《吉野葛》(1931)、《春琴传》(1933)等中、短篇小说；他还写过剧本《法成寺物语》(1915)、《阿国和五年》(1922)和《正因为爱》(1921—1922)等等。此外，他以自己富有文采的笔致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为现代语(1934—1941)，于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在文学上，谷崎有继承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一面，也有吸收西方王尔德、爱伦·坡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的一面。他的“作品的基调始终贯串着对生活和美的浪漫主义的向往，缺少紧密地联系现实、探讨现实真相的真正写实主义的态度”(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十几岁即能赋汉诗，1918年到中国游历，返国后写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等游记。1925年重访中国，结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返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长篇小说《细雪》，从执笔到全部出版，历时八年，最初登载于《中央公论》1943年1月号、3月号上，准备采取连载方式发表。这年6月，编辑畑中繁雄被陆军报道部召去，以“战时不宜发表这类有闲文字”为名，禁止以后连载，但作者采取了抵制态度，私下里继续完成上卷并自费印刷二百本分送亲朋。战后，于1947年最后完成中、下卷并出版。

谷崎写成《细雪》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在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欺骗、蒙蔽人民群众，封闭进步报刊，逮捕和屠杀有反战反法西斯思想的进步人士。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有良知的作家除了沉默，别无办法。允许出版、发表的只是煽动战争狂热的战争小说。谷崎亲身体验到了

"江户时代的作者触犯政要的忌讳而戴手铐、关禁闭的愤郁的心情"。为了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他写下了以关西风土人情为背景、反映没落商家莳冈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细雪》。与陷入法西斯统治下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比，作者描写的关西中、上流社会人物的生活，无疑是优裕而安闲的。但尽管如此，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衣着、医药等日常物质生活以及精神享受方面，如戏剧、舞蹈等同样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战争表示了不满。作为资产阶级作家，谷崎没有描写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日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的作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上流社会尚且如此，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小说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上卷第十七章中，借书中人物贞之助之口说："无论如何，日本和中国关系恶化是令人痛心的。"在当时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作者勇敢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愿，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主观上，谷崎润一郎是以一个唯美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家走上文坛的。他定居京都，原是为了一时避难，但是关西的町人文化（上方文化）中保持的"旧日本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他，使他迷上了关西生活。渐渐地，他从前期的"西洋生活"式的思想方式、艺术创作方式中脱胎出来，从具有悠久历史的关西町人文化中发现了自己，继而发现了日本古典美，并执意地追求它。这在作者是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对写作《细雪》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耗时七年翻译《源氏物语》为现代语，可见其喜爱和受

影响于《源氏物语》之深。作者自己也承认："我从小喜爱阅读《源氏物语》，特别是长年从事翻译其为现代语后，书写这本小说（指《细雪》）时，它也确实在我的头脑中。因此，即使不说作者特意模仿它的风格，也不得不说受了它的深刻影响。"

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的主要小说，在结构上都是并列式的。书中主人公的异性对手多是出现以后又消失了，很少看到现代小说中出现的三角甚至四角关系。这并不是小说技巧的优劣问题，而是社会构造的反映。如果象交际社会即文艺复兴后的西欧社会那样，男、女都在社交圈内结识、了解、比较和选择异性，然后产生爱情，那么，这些人物应该都是彼此了解的。然而在大体保持了家族之间各各封闭的古老传统的当时日本社会中，正如《细雪》的女主人公雪子相亲的情况一样，男人们互不相识，出现之后旋即一一消逝，所以作者以她五次相亲为纲，并列为五大段故事，以此展开小说的情节。《细雪》的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源氏物语》相似。当然，在《细雪》中也先后出现了妙子——奥畑——板仓以及妙子——奥畑——三好的三角恋爱关系，但这只是陪衬主线的副线。这种复杂的恋爱关系的出现，正是那种古老传统的封闭社会结构发生嬗变在小说中的反映。

小说的选材，也受了《源氏物语》的影响。作者在主观上想回避残酷的现实（尽管仍然回避不了）而去描写莳冈家四姐妹的婚姻生活，力图再现古典的世界，用古典的方法构筑一种美。谷崎如实地写下了神户大水灾、东京大风暴以及许多关西的风土人情。作者颇为此而自诩。他说，要把《细雪》写成一本逐年逐月的回忆录，记录下小说发生的那个年代的事件。但他所忠实的只是细节，正如作者所说，他要追究这样的问题："即使是坐

一辆出租车，当时在那里能雇到汽车吗？即使能雇上，得花多少钱？”（《〈细雪〉回顾》，1948年11月《作品》）在主观上，他却想回避现实生活的典型环境，即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法西斯战争，给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然。但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在主观意识上追求《源氏物语》所代表的那种超然的古典美所致。至于小说中出现的赏花、捕萤、赏月、舞蹈等风流韵事，就更是从《源氏物语》以来王朝文化所津津乐道的主要题材了。

《细雪》不同于《源氏物语》，后者是以男女恋情为主题，而《细雪》的主题是“同胞爱”。小说以住在芦屋分家的二姐幸子及其丈夫——会计师贞之助组成的一个中流以上家庭的生活为中心而展开。莳冈家是从旧幕时代以来就颇有名望的世家。到大正末期，由于父亲的奢侈放纵，家道衰落，双亲相继去世。长姊鹤子招赘的女婿辰雄，转让了船场的旧店铺，住在上本町，出任银行职员。未婚的三女雪子和四女妙子因和辰雄关系龃龉，多半住在二姐所在的分家。雪子是位腼腆、内向的日本古典式美人，小说以她的五次提亲作为中心事件而展开。四女妙子是位活泼而又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与雪子恰成对照，颇象一名职业妇女，其恋爱过程也几经波折。

《细雪》尽管是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但是并没有一般读者期待的小说的高潮，无论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还是故事情节，都没有发生特别戏剧性的变化。毋宁说，这倒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

小说的女主人公雪子，并不象西方近现代小说中的女性那样，做出惊世骇俗的行动、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似乎也不具

备积极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可是，她虽然采取这种沉默被动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也没使自己的生活走向崩溃。她免不了被周围的事物推着向前走，却也没有任何人能左右她的命运。

雪子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腼腆羞怯，勤劳坚韧，富于献身精神。无疑地，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美学的理想，是把她当作典型的传统日本女性来描写的。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以传统的封建道德麻痹和统治人民，日本女性更是处在被奴役、被玩弄的悲惨处境。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认为日本妇女是以忍让温顺为最大美德，安于命运，逆来顺受。《源氏物语》里源氏的正妻紫上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雪子尽管在一般小事上温顺随和，但在婚姻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并不一味顺从。她曾借故拒绝了大姐夫辰雄为之选择的一门亲事。诚然，其中包含有对辰雄挟嫌使性的成分，但毕竟是因为雪子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语专科的高材生)，多少有些自由思想，由于受阶级地位以及门第观念的束缚，她只能在相同、相近阶级地位的男子中物色对象，但她毕竟并不唯兄长之命是从。当然，她的婚姻观是陈旧落后的，她甚至比鹤子更强烈地反对妙子和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结合，而宁愿让妙子嫁给不能自食其力的纨绔子弟奥畑。

由此看来，作者虽想使雪子成为传统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实际上却在最主要一点上，使他描写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任人摆布，而是与妇女传统的“忍从美德”大相径庭的。

作者创造这个不完全的典型是有其原因的。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明治维新的结果，成立了以天皇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统一

国家，实现了文明开化。以明治市民社会的启蒙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解放，吸收英、法的自由思想。福泽谕吉极其重视妇女社会地位的问题，提出“万人皆同位”的口号。从那以后，中上层社会的、特别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女子，多少有了一些独立自由的思想。然而明治维新是一次从上而下进行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以后，封建势力在社会中仍然是很强大的。时代就这样被卷进了保守与革新、现实与理想、旧事物与新事物对立的漩涡中。尽管从明治维新到《细雪》所描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却并无根本好转。《细雪》中雪子这个典型的出现，正是植根于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上的。一方面，她在婚姻问题上违背了以忍从为美德的道德标准，并不俯首听命于兄长；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把自已的命运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仍是依附、从属于丈夫。姐夫姐姐们为她择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生活上要有保障。当阵场夫人介绍年纪大得多的野村时，姐夫们甚至考虑到了雪子将来可能成为寡妇，得有一笔生活保证金。因为没有得到这种保证(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门婚事告吹了。由此可见，雪子的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只考虑门第、社会地位、教育状况，最重要的是财产状况。之所以造成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原因在于雪子没有赖以自立的技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

雪子作为传统的女性是不典型的。但是，这个形象作为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阪神中流社会的妇女，又确实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雪子婚后的命运怎样？作者没有交待，只是以雪子乘火车

赴京结婚结束小说。但是，作者寓意深长地安排了这样的结尾：

自从决定了由贞之助夫妇陪送，乘二十六日夜班车上京后，雪子更是为这逝去的每一天感到悲哀。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从几天前就拉肚子，每天拉五六次……

……



委托小槌屋准备的婚礼后的便服也在这天送来了。雪子看见这些东西也嘟哝着说："这些要不是婚礼的衣裳就好了。"不由得她回忆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给贞之助时，也是一点也不高兴的样子，妹妹们问她，她回答说，也不是件那么值得欢喜的事，并且写下一首诗歌给她们看：

忽忽近佳期，
独自愁看新嫁衣，
深闺沐落晖。

这一天，雪子的下痢到底也没止住，在火车上还在继续着。

这结尾为雪子未来的婚姻抹上了哀愁、凄凉、不祥的气氛，预示了女主人公雪子的不幸命运，我们不可把它当闲笔看过。

作为对比而描写的妙子，与雪子大不相同，是一个热情、明朗、大胆泼辣、富有进取心、好胜心强、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她是在家道衰颓父亲去世后成长的，极少受到那陈旧的门第观念的羁绊，公开宣称自己在婚姻问题上实行"实利主义"，

提出选择丈夫的三个标准：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具有职业和技术；从内心热爱自己，有为自己献身的热情。

刚刚二十岁，妙子就和当地的富商子弟奥畑启自由恋爱，为了达到抢在三姐雪子之前结婚的目的，甚至采取为双方家长所不容的私奔的手段，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后来，在神户大水灾时，她被困厄在玉置德子的裁剪学院，几遭灭顶之灾。她被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拚死救出来后，与不愿为寻找、营救自己而弄湿裤子的纨绔子弟奥畑相较，她很快爱上了板仓，不顾将来的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以及家庭的阻挠，明确主动表示要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板仓结婚。她在奥畑的金钱物质利诱下也曾彷徨、软弱，在板仓与奥畑之间游移周旋，并未彻底和奥畑决裂，并且在板仓患坏疽死去后，一度又和奥畑交往极密切。这说明了中产阶级妇女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但是，最终她还是爱上了一个酒吧招待三好，并有计划地以怀孕来造成既成事实，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家庭承认他们的婚姻，另一方面使奥畑不得不和她分手。这表现了她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颇有心计又极为大胆。一个热烈而执着、极为丰满的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妙子之所以能主动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全在于她有技能——制作木偶、擅长裁剪和缝纫，有赖以独立生活的能力。她蔑视、嘲笑那种视职业妇女为下贱的世俗偏见，不顾辰雄等人反对，竭力争取到了成为职业妇女的权力，掌握了技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一个发誓能使她得到幸福的下层社会男子结合了。她不象雪子那样举行盛大的结婚宴会，亲朋们也没送“堆积如山”的礼物。她只是秘密地来到芦屋的分家，“从存放在这里的行李中，独自悄然地收拾了一点眼下要用的东西，

用一个蔓草花纹的包袱皮扰在一起”，拿回去了。但无疑地，她的婚后生活是充实、和谐、幸福的，因为她从自己那个中等社会的象牙宝塔里走了下来，和丈夫处在同一地位，共同平等地组织了一个家庭。

妙子的典型至今还极有现实意义。从妙子的那个时代至今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尽管一九四六年日本宣布了妇女行使参政权，但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迄今没有多大改变。日本妇女逐渐认识到，只有走入社会，参加工作，开阔眼界，减少对丈夫的依赖程度，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有更多的发言权。

由此可知，为什么《细雪》出版已近四十年，仍获广大读者特别是妇女界的喜爱。在观众们久久的盼望之中，日本著名导演市川昆推出最强阵营，于1983年将《细雪》拍成了电影。

《细雪》这部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有人认为它是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现代翻版，有人评论说它与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相比毫不逊色。它之所以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作了真实的描写之外，还因为它在艺术成就上很有特色。

首先，是作品风格的典雅细致。谷崎接受了《源氏物语》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文章风格的影响。他运用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四季观，在四姐妹的招婿和恋爱生活中，穿插了舞蹈、观花、赏月、捕萤等场面描写。如岚山一日赏樱那一章，描摹细腻，把盼望樱花早开的急不可耐、欣赏樱花的满足和欢愉、担心樱花匆匆凋落的哀愁和怅惘，都写得精细入微，

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可算得一篇绝妙的赏樱赋。随后，又让贞之助和幸子为赏花写下和歌，更为作品增加了无限的和声，一咏三叹、余音袅然，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些场面描写和在文中出现的和歌、俳句，把人物的感情糅合在自然环境中，用暗示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描写人物的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相适应，形成了这部作品典雅细致的独特的文章风格。

其次，表现在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作者笔下的幸子，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承担了弃世过早的母亲的责任，照顾、监督、庇护着雪子和妙子。她以中产阶级的择婿标准不辞烦劳、惮心竭虑地为雪子寻求美满姻缘。幸子比两位妹妹更为着急，为她们老大不嫁而忧虑伤感。在岚山赏樱时，她触景生情，一方面担心落花匆匆，叹息雪子们的青春已逝，一方面又恐惧雪子出嫁后明年赏樱又少一人的寂寞，最后又想宁可忍受孤寂，也唯愿她早日出嫁。这样一波三折，细腻地描写了她多愁善感的善良性格。作者还善于从矛盾冲突中揭示复杂的人物性格。在妙子和板仓的恋爱事件中，幸子从她落后的门第观念的恋爱观出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当她听说板仓因患坏疽死去而这事件“自然解决”了时，不禁对这位救过自己妹妹性命的恩人的突然死去感到高兴，虽然她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一种卑劣的念头。这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与她平常那种善良性格似乎截然相反，却细腻、真实地刻画了这个人物，使人物性格丰满，具有说服力。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极力赋与每人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四姐妹中，妙子热情活泼，幸子温柔敦厚，鹤子老练成熟，而雪子则文静清冷。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可信，都是与她们各自不同的年龄、经历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不仅主要人

物如是，哪怕是雪子前后相过的有名有姓的五个男子（三枝、濑越、野村、泽畸、桥寺）。虽然结局同为婚事不谐，却因他们的经历不同而性格迥异，结束的方式也各各不同。即使那位只出过一次场的“与兵”寿司店老板，作者也把他写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如：

有时遇上老板不称心，给他（指拂逆了老板的食客）放很多山萮菜，那辣味直冲，不是冲得那客人“嗳呀”一声跳起来，就是辣得他眼泪直流。他在旁边睒眼看着，窃窃地嗤笑。

寥寥几笔，就象一位高明的漫画家，勾勒出了这位老板单纯、稚气、喜爱恶作剧的性格。

作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于利用环境的描写来渲染所需要的气氛。在描写转送板仓去铃木医院做手术的情景时，作者借妙子的回忆烘托了那所医院阴森怪异的气氛，为板仓之死作了铺垫。在幸子回忆母亲逝世的情景时，作者极力渲染了那种凄清、怅惋、悲凉的气氛：

几天来连绵不断的秋雨毫无止意。潇潇秋雨打在病室廊下的玻璃窗上，一片烟雨迷离。窗外是个小巧的庭院，从庭院往下经过一条缓长的小坂路，可以走到一条小溪畔。沿途盛开的胡枝子花，已被秋雨打得零零落落，在秋风中瑟缩着。那天早晨，因为担心溪水上涨会引起山洪暴发，村里的人们都骚动不安。远比雨声更为猛烈的流水声震耳欲聋。激流时时冲激着

溪中的巨石，发出咚咚的吼声，震得屋子直摇晃。幸子她们一边担心着那上涨的溪水，一边守候在母亲枕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当她看到象白露消失似地死去的母亲十分安详、毫无杂念的遗容时，竟忘记了恐惧，而产生了一种痛快的、被净化了的感情。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然而是惋惜一个美好的事物离别了人间的悲哀，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脱了个人关系、伴有音乐的美感的悲哀。

根据以上描写，可见作者是颇为擅长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渲染气氛的。这种抒情的主调，始终贯穿于整个作品，形成一种特色。

当然，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还远不止此。例如，该书都是使用关西方言对话，富于浓郁的地方色彩。鉴于关西京阪神地区原属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中心，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地区，译者试用一些北京方言翻译书中对话，目的是多保留一些原作的韵味。当然，这也只是没有把握的一种尝试。

毋庸讳言，该小说由于各种原因，仍存有一些落后的、不恰当的内容，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如德国侨民舒尔茨夫人和幸子的通信中，有个别吹捧、美化德日法西斯的字句。如舒尔茨夫人信中自诩日尔曼民族和大和民族是“致力于进步的朝气蓬勃的民族”，要在“世界上占据强有力的地位”。这就是希特勒等德日法西斯头目鼓吹的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谬论，是他们疯狂侵略其他国家、奴役各族人民的理论根据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人民也是轴心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牺牲品，中产阶级家庭一方面因受战争影响而生活拮据，比

较艰辛，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妇女（当然还有男人和小孩）又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薰陶，愚昧地崇拜法西斯反动头目。细心的读者自可从中看出法西斯思想毒害之广之深，危害之烈。

译者限于水平，对原著理解欠深，译文的错误自然难免。译者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和翻译界前辈、同仁不吝赐教，如有再版机会，以裨匡正。

译　者

于长沙梨子山畔楝花书屋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次

1

“小妹，帮帮忙呀！”幸子从镜中看见妙子从走廊上走到了自己身后，便把自己正拿着敷粉于后颈的刷子递给她，并不瞧她一眼，却象欣赏他人的姿容一般，凝视着自己穿着露出后颈的款式的和服长衬衫的倩影，一边问道：“雪子在楼下做什么？”

“象是在看悦子练钢琴。”

——真的，楼下响着弹奏练习曲的琴声。大约是起先，雪子刚刚打扮齐整，就被悦子缠住不放，只得陪她练钢琴。悦子这孩子，每当母亲外出，总要雪子给她作伴，才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今天，母亲、雪子和妙子邀齐了要一块儿外出，这事儿使悦子很不惬意，好不容易才同意了。她说，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奏会一结束，雪子必须一个人赶在晚饭之前，先行返回。

“哎，小妹，雪子的事儿，又有一个啦。”

“是吗？”

妙子用精致的毛刷，在姐姐的后颈到两肩敷了一层白粉。姐姐谈不上苗条，裸露的肩背肌肉丰腴，皮肤光润而有弹性，在晴朗的秋日之光照映下，自有一种光泽，看上去全然不象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

“井谷女士提起来的。只是呀——”

“怎么呢？”

“一个拿工资的普通职员，在ＭＢ化学工业公司[1]当差。”

“拿多少工资呢？”

“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加上分红才有二百五十元呢！”

“ＭＢ化学工业公司，那不是法国人的公司吗？”

“是呀，你可真知道得不少啊，小妹。”

“当然知道。这算什么！”

年龄最小的妙子，较之两位姐姐，对这类事情可谓颇为精通。对于分外不谙世情的姐姐们，在这一点上，她多少有些看不上眼，讲话的口吻，似乎倒是她年长几岁。

“我过去没听说过那个公司。听说总公司设在巴黎，是个资本不少的大公司呢。”

“在日本神户的海滨大道也有一幢大楼，是吗？”

“可不？他正是在那儿上班。”

“他该懂法语喽？”

“嗯，是大阪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的，也到巴黎去过一阵子。如今还在公司外面的夜校教法语，每月收入约一百元，两项加起来，共有三百五十元收入。”

“财产呢？”

---

① 化妆品公司。

“没有什么别的财产，只有乡下祖上留下来的住宅，他母亲一个人住着。另外还有他自己在六甲① 居住的房屋和一些土地。六甲的房屋是那种小型的新式住宅，以分年付款的方式买下的——喏，就这么点财产。”

“总而言之，加上房租、地租，一个月该有四百元以上的出息。”

“到底怎样，还得看雪子。家累只有一位母亲。她仍然住在乡下，不到神户来。那一位可是到四十岁还没结婚的呀！”

“干吗拖得那样迟呢？”

“据说是太注重女方容貌，七挑八拣才给耽误了。”

“这事儿可有点怪，应该好好地调查。”

“对方对雪子很感兴趣呢！”

“雪姐的照片给他啦？”

幸子的上面还有一个住在本家的姐姐鹤子，妙子从小就叫幸子为“二姐”，叫雪子为“雪姐”。本来是叫“雪子姐”的，嫌太繁琐，简称为“雪姐”了。

“井谷女士自作主张，把原来放在她那里的一张照片给对方了。对方似乎非常中意呢！”

“有对方的照片吗？”

听楼下的琴声，雪子这阵子似乎还不会上来。

“喏，打开最上面右边的那个抽屉找一找。”幸子说着，拿起唇膏，对着镜子在唇吻上点口红。

“那儿有吗？”

“有。这给雪姐看过啦？”

---

① 位于神户市附近。

“看过了。”

“她怎么说呢？”

“照例什么也没说。只说了一句：‘啊，这个人！’喂，小妹，你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他呀！太一般了——不，也许他多少还算得上一个好对象——不过，看来看去总象个公司职员。”

“话虽如此，还是不错的呢。”

“不过，这对雪姐有个好处——可以跟他学法语。”

幸子大致化妆完毕，正在把印有“小槌屋绸缎店”标记的包装盒的绳结解开。这当儿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哎呀，我又‘缺B’了。小妹，你下去说说，叫人把注射器消毒。”

脚气病也可以说是阪神地区① 的地方病。这个家庭里，从主人夫妇，直到念小学一年级的悦子，每年夏秋总患脚气病，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因此，注射维生素B已经相袭成风。近来甚至也不用找大夫，家里都备有高效的维他命B注射液，家人之间互相注射，真可谓轻而易举。而且，稍感身体不适，就归咎于缺乏维生素B。于是，不知是谁开了个头，将此称为“缺B”。

一听到楼下琴声嘎然而止，妙子便把照片放回抽屉，走到楼梯口，并不下楼，瞅着下面大声喊道：“喂！谁在下面？太太要打针了，注射器得消毒啦！”

① 大阪神户地区的简称。

2

井谷是神户东洋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女主人，幸子姊妹常去那家店子。幸子听说她颇为热衷于做月下老人，早就把雪子的婚事托付给她，还在她那儿搁了一张照片。前不久，幸子去理发，她趁着空闲，走过来说："太太，我陪您去喝杯茶好吗？"她把幸子邀出美容院，在饭店的休息室里，始提此话。她说：

"说实在的，没有和您商量是不很妥当，但我担心，磨磨蹭蹭会错失良缘，就自作主张把小姐的照片给对方看了。这事发生在一个半月以前。自那以后，毫无音讯，我自己也忘了这回事。可对方在这些日子里，那光景是在调查您家的情况，大阪的本家① 和分家，包括您丈夫的情况，还有雪子本人念过书的女子学校和教过她书道、茶道的老师那儿，他似乎都打听遍了。您家的情况他都了解，曾经发生的那个新闻事件，以及报道有误等等，他都特意到报社查知了，表示很能谅解。他还提出要和小姐见一次面，当面表明对小姐过去的那件事可以理解。他谦逊地说：'莳冈家族和我身份不同。我收入菲薄，作梦也没有想到能找上这么一位好小姐。她一旦嫁过来，还要操持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也够难为她的了。虽然如此，果真有缘和她结婚，那是最值得庆幸的。'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据我所知，他的情况是，直到他祖父一辈，他家世世代代都在北陆一个小诸侯家做家臣长，在故乡还保留了一部分房屋土地，所以门第方面，

① 嫡系家庭。

也许并非很不相称。因为您莳冈家是世家，以前在大阪确实是颇有名望的。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吧，若总是计较昔日的门望，结果只能使小姐的婚事一再耽搁。所以，只要大体相当，就忍着性儿屈就吧！他现在的月薪固然不多，但还只四十一岁，并非没有升级加薪的希望。与在日本的公司里供职有所不同，时间较有余裕，只要在夜校多授几节课，一个月收入四百元以上，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组织新的家庭，雇用女佣过日子，也许不会有困难。说到人品，我的二弟和他是中学同学，从青年时代就非常了解，一口打了包票。话虽这样说，最好还是由你们家庭出面去调查一番。不过，他迟迟没有结婚，除了挑拣女方姿色以外，没有别的原因，我想还是可信的。他去过巴黎，现在已是四十岁了，岂有毫不拈花惹草之理。但是，据我在前不久会见他留下的印象，他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职员，似乎真不懂得一点风情。看重女色，象他这样的规矩人也是常有的事，而这个人却不象去巴黎见识过一番的样子，娶太太要求纯日本式的美人，不适宜穿西装也不打紧，只要性格沉静，身段颀高，姿态优雅，穿着和服很适称，面庞美丽自不必说，第一要手脚长得漂亮。我想府上的小姐是再合适不过了。”

井谷一人独撑美容院，扶养因患中风症而长年卧床的丈夫，不但把一个弟弟培养成了医学博士，今年春上又把女儿送到目白读书去了。与一般女人相比，井谷的头脑不知灵活多少倍，遇事能拿主意。但以一个老板娘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有点欠缺：她不会花言巧语或拐弯抹角，心里有什么就不加掩饰地捅出来。幸亏她说话不太刺人，必要时也不过说出事实真相，还算是没给人们留下什么恶感。

一开始，幸子听井谷象平常那样放连珠炮似地唠叨不休，

还对她这个人不以为然，但渐渐听来，也就清楚地了解了她那胜似男人的女中豪杰的性情，以及她提起这门亲事乃是出于美意。而且，她说话有条有理，无可挑剔，更使幸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临了，幸子说要尽快和本家那边商量，还要尽可能调查对方的历史，说罢便告辞了。

幸子的大妹雪子，不知不觉地长到三十岁，却还没有结婚，颇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奥秘，实际上这种想法毫无根据。若要追究原因，最重要的是，鹤子和幸子，还有雪子本人，都被父亲晚年豪华的生活、莳冈家族的门望，总之是一个大家族昔日的资格地位所羁绊，希望匹配门户相当的夫家，其结果是，最初提亲说媒者络绎不绝，都因不是十全十美而遭断然拒绝，随着家道日衰，也就没什么人登门了，这也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因此，"不要计较昔日门望"一语，确实是井谷为她们着想的金玉良言。莳冈家族的全盛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到大正年代① 末期，时至今日，仅是对当时的记忆，保留在大阪一部分人头脑中罢了。不，更直率地说，即使是那时，也因为父亲在生活上、营业上的放纵，家境每况愈下，已是破绽百出。此后不久，父亲去世，收缩营业规模，接着便把从旧幕时代② 起就享有盛名的船场店铺转让给他人。此后很久，幸子和雪子都难以忘怀父亲生时的一切。在改建为今日的大厦以前，那店铺大体保持着昔日的格局，她们每次打店前路过，总不由得向那挂在店前、写着"莳冈"字样的微暗的布帘后面的深奥之处，依恋地瞟上几眼。

---

① 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1912—1926)。

② 德川幕府年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1867)。

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父亲晚年隐居时，便把家政委托给女婿辰雄管理，二女幸子也招了女婿，住到分家去了。三女雪子的不幸，也随着她进入结婚年龄而渐渐来临，由父亲操办寻找良缘终告失败，却和姐夫在感情上产生了隔阂。

辰雄原是银行家的儿子，入赘之前，在大阪一家银行任职，继承岳父的家业以后，仍由岳父和掌柜做实际工作。岳父死后，他不顾妹妹和亲戚们的反对，把也许还可以勉力支撑的店铺，转让给莳冈家族的一个同行业的男子，自己又回到了原来那家银行。他不象岳父喜好浮华，他的这种作法是稳健的，尽管未免怯懦，但要苦心经营，重新振兴不景气的家业，想来也不容易，于是他选择了这一条比较安稳的道路。他本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养子责任重大，因而作出这种处置，而雪子过于迷恋往昔，对姐夫这一举动并不十分满意。雪子认为，九泉之下的亡父也会如此责难他。

父亲逝世后不久，姐夫很热心地为雪子的婚事奔波了一阵。对方是丰桥市①富家的嗣子，在当地银行担任要职，而姐夫工作的银行和那家银行来往密切，关系很深，姐夫自然十分了解那人的人品和财产状况。他家的地位与丰桥市的三枝家也不相上下，更非今日的莳冈家可以比拟，何况他本人外貌极好。直到男女见面以前，这件事一直在加紧进行。等到雪子和那人见过一面，她顿时觉得索然无趣，那人竟毫无男子汉的风采，看上去总象乡下的绅士，虽然长相确乎不错，却全无聪慧的模样。听说他中学毕业后因病没有升学，恐怕学问也很有限。雪子是女子学校英语专科毕业的高材生，她担心自己将来对这么一个

① 日本本州中南部城市，属爱知县。

男子不会十分尊敬。此外，纵说拥有家财，可保生活无虞，但一想到要在丰桥那种小地方寂寥冷清地过一辈子，也真叫人提不起劲来。对于这件事，只有幸子比任何人都同情、怜惜雪子。从姐夫看来，雪子也许真有学问，但是过于因循守旧，是个典型日本趣味的女子，最适合在尘嚣甚少的乡间小镇上安享天年，于是断定她一定不会反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腼腆、羞怯、沉默寡言的雪子，也有与其外表不同之处，并不是一味顺从忍让的女子。姐夫直到那时才明白了这一点。

雪子心中早已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只是没有把话挑明，而这却被理解为她已作了一个暧昧的回答。渐渐地，事到最后关头，她仍然没有对大姐和姐夫说什么，仅仅向幸子讲了真心话。在热心奔走的姐夫面前，她竟感到难以启齿。这样不爱讲话，自然是雪子的一个恶癖。

因此，姐夫心中没有拒绝之意，也未感觉到有什么不好之处。对方同雪子见面之后，一见倾心，恳求一定要成全这门亲事，所以姐夫就把话说到毫无保留的地步，而雪子一旦表示了自己的意志——“否”，不管姐夫和大姐怎样轮番相劝、讲尽好话，最后雪子还是没有吐出一个“是”字来。

姐夫原来满以为这门亲事足以告慰泉下的岳父，所以他深感失望。更使他难堪的是，事到如今，见着对方，见着从中斡旋此事的银行董事，又该怎么回答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冷汗直冒。尤其是，拒绝的理由只是对方的样子显得不怎么聪明，雪子竟然如此挑剔！雪子不同意这门似乎难以高攀、不可错失的亲事，只因她过于任性，而姐夫却胡乱猜疑：是不是雪子故意使他难堪呢？

从此，姐夫对她的婚事不敢问津，有人来提亲，他固然乐

意听听，但再也不积极地承担此事，或是象以前那样发表看法了。

3

雪子的婚事不顺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井谷所说的新闻事件。

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小妹妹妙子，和船场的一个世家——经营金银制品业的奥畑家的儿子恋爱，堕入情网，双双出走。妙子要想越过雪子抢先结婚，用寻常的办法怕不容易，于是两位青年合谋采取了这种非常手段，虽然其动机似乎还算正经，但这是两家都不能容许的，过不多久，这对情侣便被双方家庭找回去了。这件事本来毫不足道，自可烟消云散，却不幸被大阪一家小报披露出来，而且把妙子错写成雪子，出身、年龄都写得与雪子一般无二。当时，莳冈家为雪子着想，打算要求登报宣布取消这条新闻，但担心这样做又于另一方面证实了妙子的情事，招致同样的结果，这办法也不太明智。所以，莳冈家索性对这条新闻不予理睬。作为当时的户主，辰雄经过反复考虑，总觉得有过者逍遥事外，无辜者却横遭连累，道理上讲不过去，于是仍然决定提出取消新闻，但是小报上登载的不是取消那条新闻的通告，而是一条更正启事，象预想的那样改而把妙子的名字登出来了。事前，辰雄想到了应当征求雪子的意见，但他知道，在自己面前特别寡言少语的雪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作出明了的答复。他想到，和妹妹们商谈，说不定会增添本来有利害关系的雪子与妙子之间的纠纷。

于是，仅仅和妻子鹤子计议之后，一人作主，刊登了那个启事。也许这是为雪子着想，即使牺牲妙子，也要为雪子洗刷不白之冤，但辰雄此举也是想取悦于雪子，他觉得这位貌似温顺的小姨，实际上一直对自己心存芥蒂，其脾性又难摸清，不好对付。但是他的指望落空了，不论是妙子还是雪子，都为这事对他深怀不满。雪子说："报上弄错了，我自认倒霉而已。那一小块更正启事，往往是摆在报纸不引人注目的小角落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作为我们来说，无论更正与否，报上登过一次，就够令人不快的了，只有置之不理为好。兄长想挽回我的名誉，我十分感谢。但是这样做，妹妹岂不遭殃了么？妹妹做的事当然不对，但那是因为年龄太小，做事莽撞，要追究责任的话，在于双方家庭管教不严，不论兄长还是我，都不能说毫无责任。况且我相信自己的清白，了解我的人自然也心中有数，想来那么一条新闻，也不致十分严重地伤害我。另外，假如因为这件事，妹妹横下心来，又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又怎么办呢？兄长做事，一概单讲道理，不念感情。而这样重大的事，竟不和我这个利害攸关的当事者商量，就去办了，未免太独断专行了吧？"至于妙子，她认为兄长为雪姐洗刷清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难道不可以避免使她出乖露丑吗？对方不过是一张小报，完全可以使点手段，制伏他们，只是兄长吝惜几个钱罢了——从那时起，她说话变得老练了。

在这件新闻事件发生之时，辰雄自称无脸再混迹于社会之中，竟至提出了辞呈。可是，尽管不把它当做大不了的事，雪子所遭受的灾难，却是怎样也无法补偿的。究竟有几个人留意了这则启事，了解她的冤屈呢？尽管她洁白无瑕，尽管她非常自信，但由于妹妹的那件事广为流播，雪子的婚事仍然日渐坎

坷。

雪子的内心深处暂且不论，表面上她仍抱定“那件事伤害不了我”的想法，非但没有因此而与妙子闹别扭，相反地却在姐夫面前庇护妙子。她们姐妹二人，更加经常离开上本町九丁目的本家，居留于阪急芦屋川的分家即幸子家中。以往，总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轮换在姐姐家居住，自此以后，姐妹俩常常同去，一住就是半月，次数也更频繁。幸子的丈夫是会计师，每天去大阪的事务所上班，除薪金以外，还靠从岳父手里分得的一些资产，补贴着度日。和一味严厉的辰雄不同，贞之助并不很象商业大学的毕业生，倒是酷爱文学，经常写作和歌之类，而且又不象辰雄那样掌有监督大权，雪子姐妹并不感到他有何可畏。只是她们住得太久时，他才提醒幸子说：“该回去一次啦。”幸子总是说：姐姐一定会理解她们，大可不必为她们担心。现在，本家的孩子多，房子窄，妹妹们不在那里，她也会休息得好些。她们自己也喜欢住在这儿，让她们住下去，并无妨碍，等等。不知不觉，大家都对这种状态习以为常了。

这样过了几年，雪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因为妙子的境遇有了意想不到的改变，才对雪子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妙子自读女子学校时起，就擅长木偶制作。空闲时，老喜欢用零碎布头制作木偶，做工也日渐精巧，甚至成为陈列品摆进了百货店的橱窗。她做的木偶，有的颇具法兰西风韵，有的洋溢着纯日本式歌舞伎的情趣，各具神态，维妙维肖，闪烁着独创精神的光华，是许多模仿者都不可企及的。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她平素耽嗜电影、戏剧、工艺美术和文学，艺术修养很深的缘故。总之，经她的手诞生的这些可爱的小艺术品，逐

渐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去年还由幸子操办，借下心斋桥附近一个画廊，举办了个人作品展览。最初，因为本家的小孩多，过于喧闹，便到幸子家来制作木偶，后来她又想要一间正规的工作室，于是在夙川的松涛公寓里租下了一间房子。从幸子家去那里，只要走二十几分钟，而且正好在同一条电车线路上。辰雄很不赞成这件事，一是妙子这么一来似乎就以此为职业了，二是又特地租下一间房，别人会怎样想呢？这时又是幸子说话了。她说："妙子有过去染上的那么一个污点，她比雪子更难找上婆家，能够从事一种工作，说不定对她有益。那间房仅做工作室，她不睡在那里。正好有位朋友的遗孀经营了一座公寓，拜托她在那里租间房怎么样？另外，那公寓就在我家附近，我也可时常去瞧瞧。"经这么一说，辰雄才好不容易于事后认可了。

妙子本来性格爽朗，和雪子截然不同，谈吐诙谐，常常妙语如珠。自发生那新闻事件之后，她变得抑郁寡欢，老是莫名其妙地冥思苦索。现在她面前展现的这个崭新的世界，把她从苦闷中拯救出来，使她重又变得开朗。这当然是幸子的远见卓识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妙子每月从本家领到零用钱，她的作品也卖得相当的价钱，手头上自然也宽裕起来。她有时拎一个精巧得令人咋舌的提包，有时蹬一双似乎是进口货的漂亮皮鞋。对于这事，大姐和幸子颇为担心，劝她把钱给存起来，不必说，她连储蓄方式也没有疏忽，规规矩矩地把邮政存款的存折拿给幸子过目，要她对大姐保守秘密。她还说："二姐，如果你零花钱不够用，我借给你好啦！"听见这句话，就连幸子也吓得张口结舌。有一次，有人告诉幸子："我看见贵府上的小姐和奥畑家的启少爷在夙川的大堤上散步。"这更使幸子大吃一惊。另外，幸子还曾看见妙子从口袋里掏手帕时带出了打火机，便知她无

疑背着自己吸烟。她已经二十五六岁，有这么些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当幸子试着问她时，她竟爽快地承认了。再追问下去，她说："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和启哥便不通音讯。前些日子举办木偶展览，他来看过，还买了一个最大的木偶，就这样又开始来往，不过这当然是清清白白的交际，只是偶尔见面而已。我自己已和过去不同，长大成人了，希望你信任我。"可是幸子从此便对继续租借公寓一事颇感不安，感到自己对本家负有一种责任。说到底，妙子从事的这项工作，需要创造的激情，正好她本人也勉强算得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所以工作也并无定规，有时她休息几天，赶上情绪好，便通宵达旦地工作，次日早晨疲乏不堪地回家，看来是一夜不曾合眼。不过，这种情况也渐渐地少了。然而，上本町的本家、芦屋的分家和夙川的公寓这几个去处，妙子什么时候从哪里出来，什么时候到达哪里，行踪无法查明。幸子觉得毫不知情未免过于疏忽。有一天，她瞅准妙子出了门，便赶到公寓去会那位女友，想从她那里不露声色地把事情问个究竟。女主人说："近来令妹可成了大人物，常有两三个人来跟她学习制作木偶，都是些太太小姐。至于男人，只有做包装箱的工匠时不时前来征求定货或送货上门。说到工作，她一动手就象入了迷，干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是常事，到了那时分，一无被子二无褥子，就坐着挨到天亮，说是坐第一班电车回芦屋。"听了此话，幸子发现时间倒是对得上。那女人又说："她最近把房子加宽了，原来那间六席①大的日本式房间，旁边又加了一个四席半大的日本式房间，也有西式房间那么高。"幸子走进妹妹的房间，只见参考书、杂志、缝纫

① 日本房间内铺草席，故以草席数量折算房间面积。

机、踪地上堆着的各种材料和未完成的作品，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壁上用图钉钉着许多照片。这儿如同艺术家的工作室一般纷杂，却有鲜花、小伞之类的东西，毕竟闻得到一股青年女子的气息。看来主人勤于清扫，收拾齐整。烟灰缸里甚至不见一个烟头。打开抽屉，翻开信夹，四下寻找，也不见任何意外之物。

实际上，幸子并不希望在这里发现什么证据，为那种恐惧驱使而来的时候，她是无精打采的。经过这番视察，发现一切正常，她立刻放下心来，反比原先更加信任妙子。

就这样，一两个月过去，幸子也把这事忘了。一天，妙子已去夙川，奥畑突然来访。他说"想来看望太太"，便走进门来。幸子想，船场时代两家就是近邻，并不陌生，好歹得见他一见。奥畑说："这样突然造访，未免失礼，恳求谅解。"说过客套话以后，他又说："早几年我们采取的那种手段，确是过激了，但决不是一时冲动的轻浮行为，那时候我和小妹（"小妹"就是"小姑娘"的意思，这是大阪人称呼一家中最小女儿的普通名词，那时奥畑称妙子为小妹，而管幸子称姐姐）约定，但求得到父兄的谅解，不管等多少年都行。我的父兄最初还误解了小妹，以为她有什么不良行为，现在认识到她是一个严肃的有艺术才能的好姑娘，我们的恋爱也是健康的。时至今日，他们是不会反对我们结婚的。"

他还说："从小妹那儿知道，这边雪子姐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因此，我们希望她的事儿办妥以后便允许我们结婚。这件事已经和小妹商量过，也是我的衷心愿望。我们决不着急，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期。只是希望诸位姐姐谅解我们的婚约关系，并且信任我们。今后还得请您尽量去说服本家的兄长和姐姐，倘能使我们遂愿，更是感激不尽。至于这边的姐姐，我听说是

最能理解和同情小妹的，所以，我很唐突地提出了这个请求。”

幸子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应允不应允一概不说，把他打发走了。不过，奥畑说的这事，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所以她也不感到怎样意外。老实说，两人的关系曾一度公诸报纸，本家的兄长和各位姐姐一致认为最终使他们结合是最适合的，只是考虑到此事对雪子心理的影响，想把这事往后挪一挪。

多年来的习惯，幸子觉得百无聊赖时，便独自在客厅里弹奏钢琴。这一天，把奥畑送走以后，幸子随意翻着曲谱，漫不经心地弹奏，正估摸着妙子该从夙川回来了，这时看见妙子毫无表情地走了进来。幸子暂停弹奏，说道：

“小妹！——今天奥畑家的启少爷来过了。”

“是吗？”

“你们的事，他都告诉我了——不过，现在什么也别说，让它搁一搁，好么？”

“嗯。”

“要是现在提出来，雪子就更可怜啦！”

“嗯。”

“明白了吗，小妹？”

妙子害臊似地只是木然地“嗯嗯”应答着。

4

一开始，幸子对雪子、对任何人都没有讲妙子和奥畑最近来往的情形。有一天，这对情人从夙川向香栌园散步而去，横过阪神公路时，不巧迎面碰见了雪子，当时雪子刚下阪国的公共

汽车。她把此事放在心里，并不声张，幸子是在半个月以后才从妙子那里知道的。这样，如果再不讲明，也许雪子会对妙子产生误解，于是幸子向雪子讲明了自从奥畑来访后的一切。她说，他们的事不妨待到雪子的婚事定了以后再办，并不急迫。不过，早晚要让他俩结合。到那时，还要请雪子助一臂之力，以取得本家的谅解。幸子说着，窥视雪子脸上的反应，而雪子丝毫未显特别的表情，平心静气听完这番话。雪子说："单单为了不乱顺序，就推迟他们的婚期，这顾虑大可不必。我想他们不妨先结婚，我的事摆在后面，我不会因此遭受打击，也不会丧失希望。我倒是有种预感：那幸运就会轮到我了。"她这样说，竟毫无讥诮之意，亦无好胜之心。

不过，不管雪子怎么想，姊妹的顺序却不可逾越，由于妙子的婚事已定，雪子的婚事就更加急迫了。然而，除了上述几种情况，雪子迟迟未嫁，大约还有一个原因：她是未年① 生人。一般而言，人们只嫌恶丙午年，在关东一带并无厌恶未年的迷信。所以，东京人对此会感诧异。但在关西，人们都说未年出生的女子命途凶险，婚事乖蹇，特别是买卖人，不能娶之为妻室，甚至有句谚语说："未年女，莫进门。"而大阪恰好是商人云集之地，自古就有这种陋俗，所以本家的姐姐揣测，或许这也是雪子婚事难谐的原因。

这桩事曲折多艰，渐渐地，兄长和姐姐们明白了：再拘守苛刻的条件，已不太适宜，于是提出，尽管雪子是未婚女子，对男方却不必同样要求，只要求男方没有孩子。后来，甚至提出，男方最多只能有两个孩子，年龄比二姐夫贞之助大一两岁

---

① 雪子出生于1907年(丁未)。

也无妨，只要外表看来不很显老。降格以求，竟至这种地步。

姐夫姐姐们意见一致，雪子只得唯命是从，对这些条件不表异议，只是对方若有孩子，她希望是位娟秀可爱的女儿，这样自己也会喜欢她的。如果嫁给这样一位四十来岁的丈夫，显然不要指望有很多出息，也无望于将来增加收入。而且，女方颇有可能成为未亡人，所以即使没有大宗财产，至少也要保证老年生活有着落才好。这最后一个条件，是本家和分家的各位成员作为至关重要的条件加上去的。

井谷之所以介绍这一位，是因为条件大体上差不离。只是没有财产，这一条不很够格，但年龄只有四十一，比贞之助还年轻一两岁，还未达到毫无晋升前途的年限。比姐夫年长尚且可以，不消说，这一位也就过得去了，何况又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真是再合适没有了。加之与所有对象相比，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对方是未婚男子，正因为对此已不存奢望，所以这一点很是令人动心。想起来，以后恐怕难遇这种机缘了。总之，即使有少许不尽如意之处，未婚这一条件，也尽可以弥补其不足了。另外，对方虽只是一个职员，但毕竟曾经留学法国，对那里的文学艺术多少懂得一二，所以幸子以为，此人大概会和雪子合得来。不了解雪子的人，都认为她只是纯日本趣味的小姐，但这只是看服装、体格和言语动作等表面现象而产生的感觉，实际并非如此。雪子至今一直在学法语，在音乐等方面，若论西洋作品和日本作品，她对前者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幸子暗地里拜托ＭＢ化学工业公司的熟人打听对这位濑越的评价，在外面也多方调查，无论哪一方面，都未听到对他的人格有所非议，也许这次真是美满姻缘。幸子正打算近日内去和本家商议，碰巧大约一周以前，井谷突然坐着出租汽车上芦

屋的分家来了，一为催问那件事是否考虑成熟，顺便还带来了对方的照片。井谷照例一口气说完了来意。幸子说："正想去和本家计议这件事呢！虽说是极好的对象，也得由本家出面作一番调查。不会拖很久，下星期，我一定到府上拜访，给个准信。"井谷说："这事儿要尽快办，如果您府上中意，尽快办妥岂不更好？濑越先生那边心急火燎，天天挂电话催问：'怎样啦？怎样啦？'甚至托我把他的照片送来府上，顺便听信，所以我瞅个空子赶来了。好吧，一星期后我恭候您给答复！"前后不过五分钟，大略说完了这件事，她就跳上候在外面的小汽车，飞驰而去。

幸子生性迂缓，做事从不着急，更无论这是女人的终身大事，赶任务似的办理岂非荒唐！只是井谷急如星火地催促，一向行动迟缓的幸子，极罕见地第二天就去了上本町。她向大姐说明了事情的梗概，并且说了这事急着要回信。然而大姐比幸子还要迂缓，她说："对此事必须格外慎重。据我看固然还不错，但还得和你姐夫商量，最好是委托信用调查所作调查，他的故乡也得派个人去一趟。这样一来，就很要一些日子。"

诚如本家所说，这些事一个星期办不了，至少也得一个月。幸子一直在考虑想什么法儿推迟期限，到昨天为止，约定的一周正好期满，家门口又停了一部出租车，她这才突然想起是井谷依约而来了。这一下幸子着慌了，急忙向她解释："昨天我还上本家催过，虽说是大体上没有异议，但还有些枝节问题需要调查，务请再宽限四、五天。"没等幸子说完，井谷就抢着说："只要大面子上过得去，那些芝麻绿豆的事儿以后再说，不管怎样，先让双方见见面怎样呢？见面的形式不必堂皇，我倒是想邀请双方吃餐晚饭，即使您本家的各位不能光临，您夫妇俩

能够屈就，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对方也很希望这样做，他说请你们万勿推辞。”

在井谷看来，她们姊妹未免过于骄傲，旁人热心奔走，她们却老是那样磨磨蹭蹭。她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不就是那股傲劲儿使婚事一误再误么？只要略有醒悟，就不会如此不通情理。井谷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更加归咎于此，而幸子也多少察觉出了她的这种情绪。

“那么，定在什么时候呢？”井谷说，“这是件急事，赶巧明儿是星期天，这日子对濑越先生和我都很合适。”“明天我已先有一个约会。”“那就是后天吧！”井谷步步紧逼。“那么，暂且订在后天，确定的时间，明天中午再打电话告诉您。”幸子说完，便起身送客。这是昨天的事。

“喂！小妹——”幸子看着披在身上的衣裳觉得不合心意，便脱散了衬衫，正准备打开另一件试试，楼下停顿了一阵的琴声又响起来了，幸子听着听着，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她说：

“真的，那件事也够恼人的。”

“哪件事呀？”

“今儿出门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井谷打个电话。”

“怎么啦？”

“她昨天又来了，说是今天就要见面。”

“她呀，总是这样急。”

“她说：‘不是正式见面，只不过在一起吃顿晚饭，不要拘泥形式，希望一定答应。’我说今天不行，她就提议改在明天。她这一说，我就无法推脱了。”

“本家怎么说呢？”

“姐姐在电话里说：‘要去见面，还是请你们陪着去，因为

我们一去，以后万一要推脱这门亲事，就不好说话了。'井谷也说，我们陪着去就行了。"

"雪姐呢？"

"唉，她呀！"

"她不愿意？"

"她倒没说不愿意，不过……哎，这话儿是昨天说的，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见面，如果她批评这是草率了事，不也有道理么？总之，她没有向我讲明，我也不知道她的心思。但她说过：'调查以后再见面，不行吗？'并没有表示听任我们安排的意思。"

"既然是这样，怎样向井谷女士交代呢？"

"怎样交代？——如果没有确凿的理由，随便说到哪里，都是我们落个不是……这件事情，无论怎么办，都会把她给惹恼，今后再想请她作媒，可就为难了……哎，小妹，这两天不去也就罢了，你去劝她一次，就说在四五天内去见一面，行吗？"

"我倒想去劝劝雪姐，不过，她已经把话说出口了，恐怕劝不过来！"

"不，不一定。这门亲事，只是因为办得过于仓促，她才不大高兴，内心好象并无抵触。依我看，只要耐心开导，她会应允的。"

槅门打开了，雪子从走廊外走进屋内。幸子心想："也许正巧被她听见了。"于是她赶紧不再作声。

5

"二姐，系这条腰带去吗？"看见妙子正站在姐姐身后为她结

腰带，雪子问道，"这条带子——哦，上次听钢琴演奏会时不也是系的这条吗？"

"是呀，是这一条。"

"那天我坐在你旁边，你一呼吸，那带子就'吱吱'响呢！"

"真的吗？我不知道。"

"声音固然很小，可是你一呼吸，就吱吱响着，听着腻耳，很不是味儿。去听音乐会，还是不要系这条带子为好。"

"那么，系哪一条呢？"说着，幸子打开衣橱，捧出许多纸盒，摆满一地，开始解开。

"就系这条吧！"妙子选出一条水涡图案的腰带。

"这条合适吗？"

"这条好，这条好！——就系这条吧！"

雪子和妙子早已收拾齐整了，只有幸子还没完。妙子象哄孩子似的，一边说着，拿着那条带子绕到姐姐身后。幸子终于穿戴停当，又在镜子前坐下。

"不行！"幸子突然惊叫一声，"这条也不行！"

"怎么啦？"

"怎么啦，你们仔细听——喏，这里'吱吱'直响！"幸子说着，又特意作次深呼吸，叫她们细听。

"真的，是在叫呢！"

"那么，那条'青草挂露'的怎么样？"

"好吧——你就给我寻一寻，小妹。"

三人之中，只有妙子身着西装，较为轻便，她在那堆衣盒中寻出了那条带子，又绕回到姐姐身后。幸子只手按住太鼓①，

① 日本妇女穿和服时一种束带的形状，状似鼓。

站着使劲呼吸了几次，说："这下象是好了。"

但是，把扣紧的带扣解开，照原样系紧时，那带子又吱吱地响了起来。

"怎么啦，这条还是一样！"

"真的！哈、哈、哈！"

幸子的腹部每响一次，三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嘿嘿嘿！不系带子也不行，是带子不好呢！"雪子说。

"不，不是带子的原因，是材料不好。"

"是的，最近用的带子，不是都用同一种材料做的吗？都是那么吱吱响。"

"明白了，二姐，我明白了！"妙子又扯出另外一条带子。"用这条试试看，一定不会响。"

"不是一样的带子吗？"

"照我说的试试看，就能找出响的原因。"

"已经一点多了，要不赶快，会赶不上呢？今天这样的音乐会，正式演奏的时间只有那么一会儿。"

"但是，雪子，你自己的带子出声吗？"

"无论如何听不到响声。"

"哎呀，累死我了，解了又系，系了又解，不知好多遍了，弄出了一身汗。"

"岂有此理，我才真累呢！"妙子站在后面，两膝弯屈，仔细地为姐姐结腰带。

"是您给注射吧？"阿春端着盆子进来了，盆里放着消过毒的注射器、维生素B药盒、酒精瓶、脱脂棉签和橡皮膏等等。

"雪子，托你打一针吧！"幸子说。接着，幸子冲着已经走出房门的阿春的背影喊道："哦，还有呢！叫了汽车吗？过十分

钟就要开来。”

雪子因为经常给人注射，技术纯熟，很顺当地用锉刀切开了维生素B的安瓿瓶，抽出注射液。此时，幸子还在照镜子，看着带子的太鼓出神。雪子捉住她的左手，把袖子卷到肩头，用酒精棉球在她的手臂上擦了几下，接着进针。

“啊！痛！”

“今天可能有点痛，没有时间了，不能那样慢慢进针。”一瞬间，浓浓的维生素B的气味弥漫于整个房间。雪子用橡皮膏贴在注射过的部位，边叩边揉。

“我这里也好了。”妙子说道。

“系这条带子，配什么扣子呢？”

“就配那颗不行吗？快点，快点！”

“别那么穷催呀！一着急，脑子里有什么要紧的事，都会给忘了。”

“这条怎么样？二姐，你呼吸吧！”

“嗬，真的——”幸子频频呼吸，“真的，这样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啦，小妹？”

“腰带是新的，就吱吱作响，这条带子旧了，所以不出声儿。”

“真是这么回事吗？”

“你稍微想想吧！”

“太太的电话，井谷女士打来的——”阿春跑到走廊里喊道。

“啊！真糟糕，挂电话的事我都全忘了。”

“嗬，汽车好象来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幸子话音中带着哭腔，雪子在一旁看着，好象这一切与己无关。

“啊！雪子，怎样说呢？”

“随便说说得啦。”

“可是，不好好地跟她说，她不会答应！”

“这事儿由你全权处理吧。”

“那么，不管怎样，就定在明日见面！”

“嗯。”

“好吗？哎？”

“嗯。”

雪子低头坐着，站着的幸子，怎么也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6

“悦子，我走了。”雪子临出门时，看见客厅里悦子正和小姑娘阿花玩做饭的游戏，又是锅又是盆的。“乖乖地在家玩儿好吗？”

“二姨，买什么东西送给我，您还记得吗？”

“记得。不就是前些日子看见的那套游戏炊具吗？”

悦子叫本家的大姨为“姨母”，对两位年轻的，则分别称之为“二姨”、“小姨”。

“二姨，一定要在天黑前回来！”

“哎，一定！”

“一定吗？”

“一定。你妈妈和小姨在神户等你爸爸，在那里吃晚饭，二姨回家和你一起吃。你有家庭作业吗？”

“有作文。”

“那你就少玩一会儿。要做完作业，我回来可要检查的。”

“二姨、小姨，走好！”悦子一边说着，一边趿着拖鞋送到大门前，接着又走下土间① 追到大门外，跳上石阶，追着两位姨喊道：

“您要回来，二姨！可不能骗我呀！”

“一件事说了好几遍，我知道啦！”

“您不回，我要生气的，好吗，二姨？”

“真讨厌，知道了，知道了！”

雪子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为悦子这样依恋自己而高兴。不知为什么，母亲出门时，这孩子从不这样追脚，但是每当雪子出门，她总是死乞白赖地缠着，非要雪子答应这样那样的条件不可。雪子不喜欢住在上本町的本家而老住在芦屋这里，其主要原因，按照别人和她自己的推断，是她和本家的姐夫关系不大融洽，而姐姐中二姐特别合她的脾味。实际上，对悦子的爱情，是比前二者更为重要的原因。雪子近来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自从这种感觉明晰以后，她对悦子的爱也更加浓厚。这样，本家的姐姐那边传出风言风语，说是雪子只喜欢幸子的孩子而讨厌本家的孩子。对此，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老实说，雪子似乎偏爱与悦子年龄相仿并属于同一类型的女孩子。本家的孩子虽然很多，但是唯一的女孩今年才两岁，其余都是男孩，对他们的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对悦子的爱相提并论。雪子早年丧母，父亲也在十年前辞世，直至今日，她还在本家和分家之间往来居住，飘泊不定，所以将来出嫁后，家中也不会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只有一件事，使她难于割舍。结婚

① 日本式房屋入口处不铺地板，称为土间。

以后，若不能见到比任何人更加亲近和值得信赖的幸子姐姐——不，幸子还能见着——假若不能见到悦子，即算见到了，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悦子——自己给了她那么多影响、倾注那么多爱情，悦子已渐渐忘却，而变成了另一个人——想到这里，便有一种怅惘、惋惜的心情袭上心头。另一方面，想到幸子作为母亲，永远专有这个少女的挚爱，她由衷地感到羡慕。她提出的结婚条件是：倘使对方是再婚，便希望有一个可爱的女孩。有了合乎这种条件的丈夫，那女孩子比悦子更可爱也未可知，然而纵令如此，她也不可能以比爱悦子更甚的感情，去爱那个孩子。想到这里，即算婚期推迟，自己的寂寞之感，并不如旁观者想象的那么凄凉。若要勉强自己，降格以求，嫁一个并不中意的男子，倒不如象这样留在家里，让自己承担幸子做母亲的职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摆脱那种孤独感。

老实说，悦子如此眷恋亲近雪子，也许多少与幸子自己有关。譬如，在芦屋的家里，分配雪子和妙子共用一间房，但是妙子经常上工作室，幸子就安排雪子和悦子同居一室。悦子的寝室在二楼，是一间六席的日本式房间，地板上摆一张矮小的儿童木床，历来都是由一个女用人在床下开个铺陪伴悦子睡觉。从此以后，雪子代替了女用人。雪子在折叠床的草垫上加铺一块木棉垫，那床便和悦子的床差不多高矮。于是，悦子生病时照看护理，平时陪她复习功课、练习钢琴，一日三餐和午后点心的安排监督，这些任务渐渐全部落在雪子身上。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可以说雪子远比幸子更能胜任。悦子的血色和肌肉，似乎都很健康，但是其体质如她母亲一般，抵抗力很弱，患了淋巴腺、扁桃腺肿大之类疾病，动辄发生高热。在这种时候，雪子接连两三天彻夜看护，换冰袋，斟湿布。这种事，只

有雪子担负得了。大体看来，三姊妹中，雪子身子骨最单薄，胳膊竟和悦子差不多粗细，乍一看，简直象患了肺病。这一点，也算得上是她那婚事难谐的原因吧？但是，她的抵抗力却最强，有时合家接二连三得了流感，唯独她安然无恙。长这么大，她竟从未生过一次大病。看似最健康的幸子实际上却和悦子一样虚有其表，最为懦弱，只要连续照料病儿，稍微劳累过度，结果自己也连带着病倒，反而给别人增添了麻烦。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幸子出生在莳冈家的鼎盛时代，故世的父亲视之为掌上明珠，倍极宠爱，到现在虽说孩子都七岁了，她自己却还有很多宠坏了的孩子的毛病，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没有韧性。在这些方面，幸子反而常受到两个妹妹的责备。也就是因为如此，不仅是护理生病的孩子，凡是照料孩子的事儿，她都极不适合。有时，她甚至还和悦子认真地吵起嘴来。

还有人说，幸子把雪子当家庭教师使用，不愿放她走，因此雪子的婚事更加难办。即使有了好对象，幸子也要从旁破坏，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七弯八拐地传到本家人们的耳中，姐姐虽然没有轻信流言而产生误解，但还是背地里说道："雪子住在那里，被视为宝贝，所以不能回这边来。"

贞之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雪子住在这里是好，只是她横插在我们家庭三人之间，毕竟有些不妥。她和悦子的关系，是否可以稍微疏远点？而且，悦子对你疏远而亲近雪子，也令人不快。"

幸子回答他说："你这是过虑。悦子这么大岁数的孩子，当然有她的机灵之处，喜欢在雪子面前撒娇。但她内心里还是最爱我的，任何情况下还得依靠我们。雪子最终还得嫁人，这些

悦子岂是不懂的？我也托了雪子的福，她照料孩子，为我省去很多事情，使我得力不少。但这只是眼下，最多到雪子出嫁，事情就完了。更重要的是，雪子比我喜欢照料孩子，所以我想，让她和悦子和睦相处，多少会使她忘掉婚姻难合的不幸。小妹自有制作木偶的工作可做，相应地还有收入（而且有私下订了山盟海誓的意中人），这一切，雪子一样也没有，说得严重一点，她是到了没有安身之所的境地，我对她极为同情，所以愿让悦子起玩具的作用，抚慰她的孤独。”

雪子是否体察到了幸子的这种苦心，不得而知。实际上，当悦子生病时，纵令是母亲，是护士，大概都不会象雪子那样富有献身精神地全力照看她。而且，每当悦子在家，必须留人作伴，雪子总是尽量承当，而让幸子夫妇和妙子出门。因此，今天这样的星期天，她总是留在家里。不凑巧，今天的音乐会举办于阪急御影的桑山宅邸，是勒阿·希罗达氏的小规模钢琴演奏会，她们三人都得到了邀请。若是其他的音乐会，雪子一定会乐于弃权，但钢琴演奏却不可不听。幸子和妙子在散会之后，去和上有马方面远足的贞之助会合，约定了在神户吃晚饭。唯独雪子，放弃了这份享受，一个人先行回家。

7

“哎，二姐还没来呀？”她俩站在大门前等候幸子，已有一阵，“已经两点了！”妙子说着，走向司机已经打开的车门前。

“这电话真够长的！”

“干吗还不挂筒？”

“恐怕是欲挂不能，正在着急呢。”雪子又象观看旁人的事儿一般感到可笑，“悦子，你去和你妈说，叫她少说几句，快点来。”

“上吧，雪姐。”妙子拉开车门让雪子。雪子一向谨守礼仪，讲究长幼秩序。

“等等吧。”雪子只是漫应着。妙子也只好站在车前。这时，已见悦子向屋里跑去。妙子压低声音，不让司机听见，对雪子说：

“井谷女士说的那回事，我听说了。”

“是吗？”

“照片也给我看了。”

“噢。”

“雪姐，你是怎么想的？”

“光看了照片，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嘛！见次面不好么？”

“……”

“人家一番好意来说这件事，假如面都不见，二姐也为难呀。”

“话是这样说，可也不用这么急呀！”

“好吧，就算不一定要这样匆忙……”这时，她们听见呱嗒呱嗒的脚步声，幸子向这边走来了。

“啊，忘了带手帕，谁给我拿条手帕来，手帕——”幸子一边理着露到外面的长衬衫袖子，一边向门口匆匆跑来：

“让你们久等了。”

“真有一会儿了。”

“已经说定了的，叫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才下了台。”

“啊，好了，那些话以后再讲。”

“快上车！”妙子接着雪子的话催促道。

幸子家到芦屋川车站只有七八百米距离，今天这样匆忙，所以乘出租车去。有时，她们悠闲地信步走去。偶尔，三姊妹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沿着这条傍山大路迤逦而行。这条路和阪急铁路并行，本地人称之为“水道路”。她们穿戴时兴的服饰，款款而行，风姿绰约，无怪乎惹人瞩目。住在这一带的人们，似乎都熟悉她们的面容，而且还多有议论。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确知她们三人的真实年龄。幸子有了悦子这么一个孩子，照说她的年龄容易猜度，然而就连幸子，人们怎么也看不出她已年过二十七八，更何况未婚的雪子，看上去充其量也不过二十三四，妙子更不用说，无疑只有十七八岁，正是豆蔻年华。因此，雪子这么大年龄了，还以“姑娘”“小姐”相称，本来是够滑稽的了，但是谁都不认为这样称呼有何不当之处。此外，她们三人非常适合穿着色调华丽的花衣，并非穿着漂亮而显得年轻，而是因为容貌和体态洋溢着青春之美，必须穿戴豪华，方为相称。去年，贞之助和她们姊妹一道带着悦子去锦带桥赏花，三人并排在桥上照了一张相片。当时，贞之助吟咏和歌一首：

姊妹三丽人，锦带桥上留倩影，樱花入镜中。

一般姊妹，只是徒然相似，这三姊妹则全然不同。她们各有特长，交互辉映，相得益彰。而另一方面，她们又毫无疑义地具有共通之点，任何人一看便知：这是极好的三姊妹。首先是身材，以幸子最为高挑，然后是雪子、妙子，高度按顺序稍稍递减。她们联袂而行，翩翩走来，才真叫人目不暇接。她们的衣着、饰物、气质各各不同，最具日本趣味的是雪子，颇有西洋风度的是妙子，而幸子恰恰介乎二者之间；妙子是圆圆的

面庞，五官轮廓分明，身材丰满，均匀适称；雪子则与之相反，脸型稍长，体态纤弱；幸子取她们二人之长于一身；服装上，妙子穿西装的时候为多，雪子总爱穿和服，幸子则在夏天穿西装，其他季节穿和服。论长相，幸子和妙子大体肖似父亲，属于同一类型，面容明朗。只有雪子一人特出，看上去愁容惨澹，寂寞冷清。但她有个奇妙之处，即并不适宜穿那种东京风味的素雅衣着，却配穿印有图画的华丽绉绸和服，颇具那皇宫中的侍女情调。

参加一般的音乐会，尚且是盛妆前往，更何况今天是应邀赴私人宅邸，不待言，她们更是竭尽全力装饰打扮。这是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她们走出汽车踏上阪急电车的月台时，一下子便把所有在场者的目光吸引过来了。因为是星期天，开往神户的电车里空空荡荡。她们依次并排就坐，瞅见雪子正对面有个中学生，腼腆地低头而坐，眼见得他那两颊泛起红晕，渐渐地竟象火焰燃烧一般。

8

悦子玩够了，就叫阿花从二楼的房间拿来作业本，在西式房间里写作文。

这里的房子大多为日本式建筑，西式房间只有客厅、餐厅这相连的两间。合家相聚、接待宾客，都使用西式房间，在那里要度过一天中的大半时光。而且，客厅里摆设着钢琴、收音机、留声机，还有一个烧木柴的炉子，冬天寒冷的日子里，大家成天聚集在这里，自然是一个最热闹的处所。除非楼下来客拥

挤不堪，或是因病躺在床上，悦子白天里很少上二楼，整天价窝在这间房里。她在二楼的那间房，虽是日本式的，却有整套西式家具，兼作寝室和学习室。然而，悦子不论学习、游戏，都喜欢在这里进行，学习用具和玩具，总是扔得四处都是，每当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人们总是手忙脚乱地收拾一阵。

入夜时分，听见大门铃响，悦子放下铅笔迎了出去。这时依约带着一包礼品的雪子已经走进客厅，悦子跟在她后面飞跑进来，一边说“这个不能看”，一边慌忙把作业本覆在桌子上。

“送给你的，你看吧。”雪子说着立刻打开包裹，把玩具摆在长椅上。

“谢谢您！二姨。”

“是这种吗？”

“嗯，是这种！谢谢！”

“作文写完了吗？”

“不能看——不能看！”悦子拿起作业本，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跑到客厅那头去了，“这可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嘿嘿嘿！——这一篇是写二姨的事。”

“写了就好，给我看吧！”

“以后，以后给您看，现在不行！”

悦子的作文题为《兔子的耳朵》，写了不少二姨的事。她想，现在就让二姨看见，怪不好意思的，自己睡后让二姨慢慢儿看，为她改正错误，明儿一早上学前再誊清一遍。

雪子知道，幸子他们难免看场电影什么的，回家一定很晚了。吃过晚饭，她和悦子一起洗澡，八点半就进了卧室，悦子虽是小孩，却很不容易入睡，上床以后二三十分钟，总是兴奋

得不停地讲话。所以哄她安静入睡，也是雪子的一项工作。雪子经常和悦子说着说着，自己也睡了。有时睡过一阵，为了不弄醒悦子，自己又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短和服，下楼和幸子她们谈话、喝茶。有时候，贞之助也参加谈话，拿出干酪和白葡萄酒，每人喝上一杯。雪子偶尔肩膀痠痛，今晚更是痛得厉害，难以入睡。幸子他们还得过一阵才回家，正好趁此机会看那篇作文。她见悦子睡得正香，便轻轻地爬起来，打开那个作业本，就着枕头边的台灯阅读起来。

兔子的耳朵

我写兔子。有个人说“送只兔子给小姐”，就捉来了。因为我养了狗和猫，就把兔子另外关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里。每天早晨我去上学时，总得把它抱一抱、摸一摸。

上个星期四，早晨去上学，出大门时，我看了看兔子。嗬！兔子一只耳朵竖着，另一只却耷拉着。我叫起来了：“哎呀！真奇怪！把那只耳朵竖起来！”但是兔子根本不理睬我。我说：“非得把你那只耳朵竖起来不可。”就用手去扶着那耳朵，可是只要一松手，耳朵马上又倒下去了。我喊道：“二姨，请把兔子的那只耳朵竖起来！”二姨用脚捏捏兔子耳朵，它就竖起来了。可是二姨的脚一离开，那只耳朵又吧嗒一下倒下去，二姨说：“这耳朵真奇怪。”说完她就笑了。

雪子看完，立刻用铅笔把“二姨用脚捏捏兔子耳朵”一句中“用脚”两个字划掉了。

在学校里，悦子的作文也属优等，这篇文章就写得很好，雪子对照查了字典，改正了仅有的三个写错了的假名，其余处处符合作文的要求，唯一有疑问的是“用脚”这一处地方。把“用脚”二字换成“用手”是最简单的更正，但是实际上当时正是用脚去拨弄的，孩子认为不能写假话，就照实写下了“用脚捏”，这样，词义多少有点混淆。经过这样一改，如果她自己还不知道，就拿到学校里让老师朗读，这孩子听了，心里肯定会感到诧异。尽管如此，悦子意想不到地写了这么一件事，雪子禁不住独自笑了起来。此后每当讲到这个“用脚捏”的故事，总是忍俊不禁。

芦屋之家的院子，和邻家院子相靠。半年前，一户姓舒尔茨的德国侨民迁入邻家。两家的院子仅有一张稀疏的铁丝网划隔，悦子很快就和舒尔茨家的孩子玩熟了。最开始，只是两家的动物隔着铁丝网互相嗅嗅鼻子，瞪瞪眼睛，没过多久，它们就穿越铁丝网来来去去。这个德国家庭最大的孩子，是个叫佩塔尔的男孩，其次是个女孩，叫罗捷玛丽，最小的男孩叫弗里茨。佩塔尔看上去是十岁到十一岁的样子，罗捷玛丽和悦子年龄不相上下。但是西方小孩个头大，实际年龄可能还要小一两岁。他们兄妹当中，悦子又特别和罗捷玛丽要好，每天从学校回来，都要邀她一起到院子里草坪上玩耍。罗捷玛丽对悦子直呼其名，倘有人注意，就叫“悦子小姐”。悦子则象她的父母兄弟一样，以其爱称“鲁米”、“鲁米小姐”相称。

舒尔茨家的狗，是日耳曼的波英塔种的猎犬，猫也是欧罗巴种的，全身纯黑，无一杂毛。另外，在院子的后面做了个木箱，喂养安哥拉兔。因为自己家里也养着狗和猫，悦子并不觉得稀罕，唯独看重兔子，经常和罗捷玛丽一起喂兔子，有时还

提着兔子耳朵，把它举得高高的。过不久，她自己也想要兔子，就死活缠着母亲，要求买兔子饲喂。幸子也喜欢饲养动物，但若喂不好，动物死了，又觉得怪可怜的，家里为喂好这约尼和铃铃，已经是颇费功夫了，再加一只兔子，光是喂食，就够麻烦的。而至关紧要的是，为了不让约尼和铃铃咬死兔子，必须弄个地方把它圈养起来，而家里并无这样一个适当的场所。正在踌躇时，一个常来清扫烟囱的男人，说是要送只兔子给小姐，不知从哪里拎来了这只兔子。虽然不是安哥拉种，普普通通，但它全身雪白，漂亮极了，悦子和母亲她们一商量，结果选定了大门边这个土间。在这里，兔子可以和狗、猫隔离开来，是个最安全的处所，于是决定关在这里饲养。悦子说，无论自己和它说什么，它总是毫无反应，只是睁开通红的眼睛瞧着，与狗和猫大不相同呢。大人们都感到可笑。无论如何，兔子不象狗和猫那样通人情，和人们毫无关系，只是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悄悄运动着的奇妙的生物。

悦子的作文，写的就是这只兔子。雪子每天早晨叫醒悦子，照看她吃早餐，清点好书包送她上学，然后，常常重又钻进被子，暖一暖身子。那一天时令已是深秋，早晨的空气里透出一股寒气。雪子在睡衣外面再套上一件纺绸长袍，穿着那双日本袜子，扣子也没扣上，把悦子送到大门口。悦子蹲在那里，一个劲地拉扯兔子耳朵，可它怎么也竖不起来。悦子说："二姨，你来拉拉好吗？"雪子担心悦子迟到，就想帮着她快点竖起兔耳，但是要用手碰那软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她总有一些害怕，于是抬起穿着袜子的脚，用脚趾夹住兔耳端部，把它竖起。但是，脚刚放下，耳朵吧嗒一下倒伏下来了。

"二姨，这里为什么不行？"翌日早晨，悦子看了雪子改过

的作文，向她问道。

“不行呀，悦子。删去‘用脚’二字，要好一些。”

“可您是用了脚嘛！”

“唉，那是因为用手去摸，会觉得怪不是滋味。”

“嗯。”悦子虽然这么回答，却还是显出惶惑不解的神情。“既然这样，照实写出来不好吗？”

“那是个怪动作，怎么能写？老师读了，他会认为你二姨举止不佳。”

“啊！”尽管如此，悦子还是带着心中不尽释然的表情走了。

9

“如果明天不太适合，听说十六号是个大吉日，就订在十六号怎么样？”井谷早几天在电话中是这样说的，幸子确是事出无奈，才被迫应承下来。她整整两天费尽唇舌，才好不容易劝得雪子吐出一句话：“那么，就去看看吧。”

井谷遵从事先约定的条件，装作无意中招待双方，尽量不使人产生相亲的感觉。时间定在那天下午六时，地点是东洋饭店。出席者，东道主方面是井谷及其二弟（现在大阪的铁屋国分商店工作）村上房次郎夫妇。房次郎是濑越的旧友，这一次又是他穿针引线，理所当然是当晚聚会不可或缺的人物。濑越方面，只有他一人参加，未免孤单一点，但这种场合，无须到家乡去请近亲光临，幸好他有一位同乡的先辈五十岚先生，在房次郎服务的那个国分商店任常务理事，便由房次郎邀请这位绅士权且陪伴男方出席。这一方面是贞之助夫妇加上雪子

三人。主客共计有八人之多。

此前一日，幸子想要整理头发，便和雪子一起上井谷的美容院来了。她自己只打算梳理发型，便让雪子先去理发。正在等着轮号，井谷抽了空子，走到这边来了。

“喂！”她弯腰冲着幸子的脸小声说道：“真的，我对太太还有个请求呢。”她凑近幸子耳边，说：“这件事，即算我不讲出来，您当然也知道，就是请太太尽量穿得素净一些。”

“好，我知道了。”

井谷接过幸子的话说：“不过，只是稍微朴素一点还不行。真的，必须尽可能朴素。您家小姐也很漂亮，但是不知怎的，面孔长长，又老是愁眉苦脸的，和太太站在一起，就显得差一大截了。太太这俊俏面容，又是百里挑一的，不怎么打扮，也容易引人注目。所以请您在明日，宁可让别人看上去老了十岁、十五岁，却要尽量让小姐打扮得出众些。不然，只因太太跟着去，这事说不定又会吹了。”

幸子这样惹人注意，并非从今日开始。至今为止，她曾有几次参与雪子与男方的会见。有人说：“那姐姐洒脱大方，是一位现代女性，而妹妹看上去多少有点腼腆，未免阴郁。”有人说：“只要看一眼姐姐那年轻、明朗的面容，你的心就会为她全部占据，而对妹妹外貌的印象就消失了。”甚至有人进而说道：“只要本家的姐姐出面，请分家的姐姐回避吧。”

幸子谈起这事，总认为说那种话的人不会欣赏雪子这种类型的美。她说：“的确，我的面容是明朗、热情的，也许略带现代特色，但有这种外貌的人，近来多不胜数，并不稀罕。褒扬自己的妹妹，虽然近乎可笑，但要说昔日那种大家闺秀的美丽，看上去弱不禁风，楚楚动人，不就大致是我家雪子这种容貌吗？

一旦领略了雪子的美丽，必定会认为你所思慕的那种美人，舍雪子再也无从觅得……”虽然幸子为雪子辩解，但她内心之中，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优越感。不过，只是在丈夫面前，她才多少有点矜夸地说：“我陪雪子前去相亲，倒还妨碍了她呢。”贞之助也说：“既然如此，就我一人陪她去得了。你还是避着点儿。”有时，贞之助要幸子再改一改衣着和化妆。他说：“不行！这样还是不行！要不弄得再平凡一点，又会说你把妹妹给比下去了。”可是，幸子清楚地看到，贞之助在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而沾沾自喜。

就为这事，幸子也真有一两次未陪雪子同往。这样，无论如何也得让本家的大姐出面。但是，雪子说喜欢二姐陪她去，所以，这时候幸子尽可能地装扮得不那么惹眼。不过，她日常使用的衣物手饰，都是极其华丽的，所以怎么换也有个限度，后来还是屡屡有人挑剔说：“这样还是不行。”

“……好，好，大家总是这样说，我明白了。您不用再讲了，我明儿一定穿着朴素一些……”

休息室里，只有幸子一人，谁也不会听到她们的这段对话。但是，与之紧邻的那间房，有一挂本来是用以隔开两间房的帷幕，这阵子却揭起来了，雪子正坐在那间房里，头上罩着个干燥筒，仍可以看见她俩映在镜中的正面。井谷满以为雪子罩着干燥筒，不会听见她们的交谈，但是两人说话的情景，雪子却看得一清二楚。说什么话虽不知道，然而一位是眼珠上翻的神色，另一位却是两眼直瞪瞪地发呆，这模样是一清二楚的。雪子无法根据幸子的口形推测出谈话的内容，但那阵势却使她颇为不安。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雪子由姊妹们帮着化妆，贞之助也很

早从事务所赶回，化妆室里竟有一种紧张气氛。贞之助对衣服的花色、搭配和发型之类，全都颇有兴趣，特别喜欢站在一旁品头论足。另外，这几姊妹时间观念颇差，每每吃过一些苦头，为了如约在六时赴会，他便责无旁货地起着监督作用。

悦子刚从学校回来，把书包往客厅里一扔，就跑上楼来，兴冲冲地问：

"今天是二姨去相女婿吗？"

幸子瞧见，镜中雪子的脸色骤变。她不动声色地问：

"你听谁说的？"

"今儿早晨阿春说的呀！——是吗，二姨？"

"不是。"幸子说，"今天井谷女士邀妈妈和二姨上东洋饭店吃晚饭。"

"那么，爸爸也去吗？"

"也请了爸爸。"

"悦子，请你下去一趟！"雪子仍然对着镜子说，"下去叫阿春来一下，你就不用上来了。"

通常雪子支使悦子走开，决不使用这种语调讲话，悦子察觉到气氛不同寻常。

"嗯。"悦子说着走开了。不一会儿，阿春惶恐地推开槅扇，手扶门边站着问道："有事吗？"看来，她已从悦子那里听见了一些风声，此刻脸色已经改变。这时，贞之助和妙子见形势不妙，也赶紧悄悄溜走。

"阿春，今天的事，你是怎么对小姐说的？"幸子记得，关于今天会见的事，并未向女佣们说起，然而偏偏本来是不应让她们知道的事情，却不留心漏了风。这样，当着雪子的面，幸子感到自己有责任追究阿春：

"你说！阿春……"

"……"阿春低着头，满面羞惭，心里想："今天可倒霉了。"

"什么时候对小姐说的？"

"今天早晨。"

"你为什么要说呢？"

"……"阿春是位刚够十八岁的姑娘，打从十五岁来做用人，一直在内宅侍候，几乎就同家里人一样亲密。悦子每天上下学，都得穿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的阪神国有公路，必须要人护送，一般总是阿春迎送。

这样，一步步追问，方才知道，阿春是在今天早晨送悦子上学的途中说的。平素阿春是位能说会道的姑娘，受到这一连串盘问之后，竟然萎靡不振，显出一副可怜相。旁人看来，反而觉得可笑。

"——哎，说不定是我不够注意，你们在场时打了电话。不过，听了那个电话，应该知道今天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约会，只是普通的聚会。即使是那么回事，不也有该说和不该说的么？——这事还没谱儿，能对小孩讲吗？——你是什么时候来我家的？又不是初来乍到，这点儿事还不明白吗？"

"还不光是这一回事。"这下雪子开腔了。

"你总是多口多舌，不该说的也要说，真是坏习气……"

她俩说的话，春子是否听进去了，不得而知，她只是低着头，动也不动地呆站着。"好了，你可以走了。"幸子说过此话之后，她还象毫无知觉似的，后来又说了两三遍"你请走吧"，她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道了歉，一边缓缓地退出去。

"经常劝导也不顶用，还这么多嘴多舌！"幸子说着，瞟了一眼尚未息怒的雪子，又说："都怪我没注意。打电话时要注意

不让她们知道才对。不过，决没想到她竟会说给孩子听……”

“不只是电话。最近商量见面呀什么的，阿春总能听见，你注意过吗？”

“有这种事？”

“岂止一次！我们正说着话，她走来了，谁也不停嘴。她走出去，还在门外不远，这里说话声音大，她也一定听见了。”

雪子所说的是，早几天，有几次悦子已经入睡，时过十点以后，贞之助、幸子和雪子，有时还加上妙子，在客厅里议论今天这次会面之事，阿春不时把饮料之类送往客厅，在食堂与客厅间来往走动。食堂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三张拉门，门的隔纸薄得很，到了指头一戳就透的地步。即使在食堂里，也能相当清楚地听见客厅里的讲话。因为已是夜深人静，交谈时本应格外小声，可是竟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唯独雪子有此意识。不过，她何苦直到现在才说出来呢？当场提醒岂不更好？雪子说话素来轻柔，当时并未使人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细小，更不用说她沉默不语时，任是谁也不会理会到她存了这种戒心。实际上，幸子只得认为，象阿春那样饶舌固然令人恼火，但这一位成天闷声不响也够人受的。尽管如此，幸子记起，雪子当时用敬语①说过：“请不要大声说话！”她的批评似乎是冲着贞之助的，而且当时那一阵默然无语也只能看作对贞之助的规劝。事实上，贞之助的声音确实非同一般，又大又高，在那种场合最容易被人听见。

“雪子，当时你要提醒一下就好了——”

“唉，以后再也不要当着她们说这些话！我并不讨厌去见面

① 日语的一种语体，用于郑重的场合。

……那几次都没成，被她们知道了，这次又谈不成可就难堪了。”

突然，雪子的鼻子一阵发酸，幸子看见镜中雪子的脸上一滴晶莹的泪珠摇曳着坠下去了。

“话虽这么说，但是至今为止，对方拒绝的一个也没有。——唉，雪子，你是知道的，对方总是一见就中意，只是我们这方觉得不很称心，事情才给吹了，不是么？”

“不过，她们可不会这样想。这一次假如又不成，她们一定会认为又是别人拒绝了我，即使不是这样想，也一定会听到这种风声……她们会听到……”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里吧——这事儿是我们不好。往后一定照你说的那样做。脸上化的妆没弄坏吧？”幸子想走拢来给雪子重新化妆，转念一想，又担心这么一来反而会引得雪子更加泪流不止，于是停住了脚步。

10

已经过了四点钟，逃进别屋① 书斋里的贞之助，见女人们还未收拾完毕，正担心别误了时间，突然，他听见院子里八角金盘的枯叶落在地上的响声，便手支桌子，打开面前的窗子朝外看去，只见一直晴朗朗的天空，这会儿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流下，疏疏落落地滴嗒作响。

“喂！下雨啦！”贞之助向主屋急忙跑来，人还在楼梯上，就大声喊叫，接着冲进化妆室来。

① 离开主房另建的一屋。

"真的，下雨啦。"幸子也望着窗外说，"这是阵雨，马上会停的，一定会停。——你看，那边天空不是蓝蓝的么？"

正说间，窗外的瓦屋顶眼看全都湿了。刹那间，竟下起了倾盆大雨。

"要是汽车还没订好，现在就得去通知。叫车子一准在五点一刻左右来。——如果下雨，我就穿西装，穿那件藏青色的好啦。"

一下骤雨，芦屋一带的出租汽车就供不应求，尽管贞之助立刻打电话预约了汽车，但是三个人整装待发，一直等到五点十五分、二十分，汽车还渺无踪影，雨却越下越大。贞之助又用电话问遍了所有汽车场，答复都是差不多的："今天是吉日，结婚的有几十对之多，不凑巧又碰上下雨，全部汽车都出动了，只要有车回来，马上开往贵府。"今天开往神户的是直达车，只要坐上五点三十分那一趟，正好六点可以赶到，但是现在时间已过，贞之助焦急得坐立不安。趁着井谷没来催促，他给东洋饭店挂了电话，说是这里都已准备停当，不管怎样一定赴约。不大工夫，差五分就六点了，汽车才来。此时瓢泼似的暴雨往下倾泻。那司机撑着伞，依次把他们一一接送到车内。幸子的颈脖上溅了不少凉丝丝的雨点。她一钻进汽车就觉得放心了，随即回想起来，每逢雪子要去相亲，总是碰上下雨。

"哎呀，迟到了三十分钟！"贞之助一看见正在饭店外间等候的井谷，还没问候，就先解释：

"今天是个吉日，结婚的人多，又突然下雨，很不容易才等来一辆车。"

"可不是么？我来这儿的路上，看见好几辆汽车上坐的都是新娘子哟！"井谷说着话，瞅着幸子和雪子去寄上衣的当儿，向

贞之助丢了个眼色："哎，您来一下！"她把贞之助叫到一边，又说：

"我就领着您三位去见濑越先生，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向您讨教：莳冈家这边的调查都完了没有？"

"啊，就那么回事。对于濑越先生本人的调查都搞好了，无可挑剔，非常令人满意，只是本家已派人到他家乡调查去了……不过，您已介绍过大致情况，大体上没有问题，只是委托有关方面作调查，还没收到报告，还得等上一个星期。"

"哦，是这样……"

"承蒙您多次帮忙，我们又把事情耽搁了，实在抱歉。这是因为我们本家的那几位，做事古板，慢条斯理。作为我来说，非常体谅您的一片热忱，对这门亲事我大为赞成。到现在还要过于拘执，只会越发延误婚事。所以，我极力劝导说，只要他本人好，将以后的调查结果作个参考，不就行了吗？今晚的情况，假如双方没有意见，这件事多半会成功吧。"

因为事先没有和雪子对好口，贞之助把话说得很巧妙。但尽管如此，那后面几句话却道出了他的真实心情。时间已不早了，在门厅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八个人随即一起坐电梯来到二楼的小宴会厅。分坐于餐桌两端的是井谷和五十岚，这一边坐的是濑越、房次郎夫人和房次郎，另一边是雪子和濑越相对而坐，接着是幸子和贞之助。昨天在美容院商量座次时，井谷提出，一边是房次郎夫妇分坐于濑越的左右，另一边是贞之助夫妻分坐于雪子两旁，而幸子则提议改成这个样子。

"诸位好！我自己并无打算，现在却突如其来地奉陪诸位——"五十岚看准了时候，一边舀汤一边说起开场白来："我和濑越君是同乡，正如诸位所见，在年龄上我确实痴长许多，

忝为先辈，并未和他同校读书，勉强说来有缘的是，和濑越君同居一城，住处不远。因此，今天能够忝陪末席，实乃荣幸之至。只是担心过于越分，心中颇为惶恐。说实话，我是被村上君勉强拉到这里来的，村上君实在是——怎么说呢……您姐姐井谷夫人是位远远超过男子的雄辩家，而弟弟的口才也毫不逊色。他说：'邀请您参加今天这种极有意义的宴会，您不痛痛快快地答应，算个什么呢？那不是跟大家过不去吗？在这种场合，非得有位老人不可，看在您这秃头的份上，也容不得您推辞。'就这样，我被硬拖到这里来了。"

"哈哈哈！可是，理事先生，"房次郎笑着说，"这么说，您自己出席这次宴会的心情也不坏吧？"

"不，这席上没有理事先生。今晚我想忘掉买卖上的事儿，从从容容地吃饭。"

幸子回忆起来了，她还是小姑娘时，船场莳冈家的店子里也有这么一个滑稽的秃顶掌柜。大概是大商店演变成股份公司，掌柜也就升格为理事，由和服改穿西装，船场的语言也变为一口东京标准语了。但就他们的气质和心情而言，与其说是在公司里身居要职，还不如说仍然在店子里充当用人。过去那种点头哈腰、巧舌如簧、一心取悦主人的可笑的能干掌柜和伙计，在任何店子里都可觅得一二。今夜井谷特意安排这样一位人物，是不想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有这种心计是可以理解的。

听着五十岚和房次郎对话，濑越独自在旁边嗤嗤发笑。

在贞之助和幸子姐妹看来，濑越长相和照片上大体一样，只是比照片上显得年轻，象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他虽五官端正，但任何方面都显得缺乏魅力，只给人以朴实沉稳的感觉。总之，正如妙子的一语评论：十分平凡。相貌、高矮、胖瘦，

西装和领带的款式，他的一切，都可用“平凡”二字概括无余，全然不象受过巴黎风气熏陶的样子。不过，他并不令人生厌，是个十足可靠的公司职员型的人物。

贞之助认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合格的：

“濑越先生，在巴黎住了几年吧？”

“整整两年。都是往事喽。”

“这个——您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已经有十五六年了，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去了。”

“那么，您是一毕业就进了这家公司喽？”

“不，不是。回国以后才进这家公司。旅居法国是漫无目的的。说实话，当时父亲不幸去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不过还有一点钱可供我自由支配，我就拿着这笔钱出国了。啊，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想进一步学好法语，在那里能找到工作，在那里就职也行。这些想法是很模糊的。结果，任何目的都没有达到，不过是作了一次漫游。”

“濑越君毕竟不同寻常呢，”房次郎从旁解释道，“一般人到了巴黎，都不愿意回国。可是濑越君对巴黎有一种幻灭之感，患了强烈的思乡病，于是飘然归来。”

“啊，道理何在呢？”

“这道理我自已也不大明白，总之，我想大概是最初希望过高了吧。”

“到了巴黎，反而认识到了日本的好处，便回归故土，我看这也决非坏事。濑越君不是因此爱上了一位纯日本趣味的小姐么？”五十岚插科打诨，一边从餐桌这端向羞答答垂头不语的雪子迅速地扫了一眼。

“就是回国了，在这家公司工作，法语也会大有长进吧？”贞

之助说道。

“也谈不上什么长进。虽说公司是法国的，但职员大都是日本人，只有两三个法国人担任高级职务。”

“这么说，法语会话的机会不多喽？”

“这个嘛，有时MM的轮船来了，才去说一说。不过，经常要用法语写商业信函。”

“雪子小姐，您一直在学习法语吧？”井谷问道。

“是的……姐姐在学，我是陪她学……”

“老师是哪一位呢？日本人还是法国人？”

“法国人……”雪子刚说一半，幸子就接过话头说：

“是日本人的太太。”

平常尚且如此，今天当着众人，雪子说话更是木讷讷的。在这种场合，她用东京口音说话，越发显得生硬，说出话来自然有些含糊，刚才就把话尾巴敷衍过去了。幸子操一口浓重的大阪口音，不过，她用得颇有技巧，不很刺耳，在任何场合都比较自然，应用自如。

“那位太太会说日本话吗？”濑越正面注视着雪子问道。

“啊，开始不会说，以后慢慢地学会了，现在已经讲得非常流利……”

“那反而不好了。”幸子又接过话头，“原来规定，学习期间决不使用日语，结果没有做到，不知不觉漏出了日本话……”

“有时我在隔壁房里听见你们学习，三个人几乎都是用日语说话。”

“哟！没有那回事！”幸子转向丈夫，想也没想就捅出了大阪话：“我们是讲法语，只是你那里听不见罢了。”

“这也可能。偶尔也象是在讲法语，那声音象是虫儿嗡嗡叫，

害羞似的，也难怪隔壁听不见。这就是学来学去没有进步的原因。总之，太太和小姐们不但是学习外语，在任何方面都是那个样儿！”

“哟，够厉害的！可是我们不仅仅学习法语，烧菜做点心，编织毛线，什么都学，这些时候就用日语。你最近很喜欢的那道墨鱼菜，难道我们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吗？”

夫妻俩唇枪舌剑，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我说那道墨鱼菜是怎么个做法呀？”房次郎夫人追问道。于是幸子介绍说，墨鱼和着西红柿煮，稍许搁点大蒜，就是一道颇具法兰西风味的菜肴了。

11

幸子从席上看到，濑越喝酒，不拘多少，总是一饮而尽，那酒量一定相当大。房次郎象是滴酒不沾，而五十岚早已红到耳根，每当侍役斟酒到他面前，他双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行啦，我不行啦！”只有濑越与贞之助旗鼓相当，两人脸上全无醉意。不过，据井谷说，濑越先生并不是每晚都喝酒，也并不嗜酒，不过，遇上机会，可以喝上很多。幸子听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幸子姊妹的母亲很早去世，父亲晚年都是由她们侍奉进餐，晚上陪着父亲喝点儿酒。最开始是鹤子，以后大家都能喝几口了。而且，女婿辰雄和贞之助也都颇爱在晚间喝一两盅。这样一来，倒是对全然不喝酒的人，似乎不大满意。嗜酒成癖又当别论，稍能喝酒的丈夫，毕竟较为理想。雪子虽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幸子推己及人，察觉到她心中大概也是

这样想的。雪子这样的人，胸中有什么忧愁不易排遣，总是闷在里面，若非常常喝上几口，恐怕会更加抑郁消沉。如果又遇上一位滴酒不沾的丈夫，即算没有那些烦心事，那种沉闷也够令人不堪了。因此，幸子一想到雪子如果找到一位酒不沾唇的丈夫，便感到那光景特别寂寞可怜。

今晚，幸子也不想让雪子老是沉默。她说：

“雪子，这酒你不妨喝一点点……”她压低声音，眼睛睃着摆在雪子前面的葡萄酒杯向她示意，然后自己小口呷酒，作为示范。

“喂，请给她上点儿葡萄酒……”幸子附在侍役耳旁吩咐道。

雪子暗中瞥见濑越喝酒的样子，不由受了鼓舞，确实想让自己开朗一点，于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连连喝了几口。袜子被雨淋湿了，脚尖湿漉漉地颇有点难受，喝了酒，那酒力直往上涌，怎么也没有那种陶然舒适的感觉。

濑越一反常态，主动问道：

“雪子小姐，您喜欢白葡萄酒吗？”

雪子淡淡一笑，支吾过去，低头不语。

“哦，用这种酒杯，能喝一两杯而已。”幸子说，“濑越先生酒量象是很大，一次能喝多少呢？”

“嗯——放开量喝，也许能喝七八合①。”

“醉酒之后，可有什么余兴节目？”五十岚问道。

“都是些毫不风雅的东西。不过勉强比平常多讲几句话而已！”

“那么，莳冈小姐，您呢？”

① 合，日本容量单位。1合＝0.180公升。

“小姐会弹钢琴。”井谷回答。

“莳冈先生府上，都是爱好西洋音乐的喽！”

“不，也不尽然，”幸子回答，“还是做小孩的时候，我学过弹古琴，最近又想熟练一下。最小的妹妹近来开始学习山村舞，所以接触古琴和民歌的机会也多。”

“啊，小妹学跳那种舞？”

“嗬，别看她那么洋气，眼看着又恢复了做孩子时的那些兴趣。您知道，我那个妹妹是够机灵的，舞跳得相当优美，也许还是因为小时候学过吧！”

“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我通晓不多，但我知道，山村舞蹈是真够意思的！东京演出的那些舞蹈，无论怎样模仿，都有点走味。那种乡土艺术，若不能大规模繁盛下去……”

“啊，是的是的，不过我们的理事先生——不！五十岚先生，”房次郎搔着头说，“五十岚先生却是特别擅长歌泽①，已经练了好多年头呢！”

“不过，提起学那玩艺儿——”贞之助说，“象五十岚先生这样技艺高超者那又当别论。最开始，这种歌子无论谁都乐意听，只是后来才成了茶楼妓院的专有品，对么？”

“对，对，确实如此。不适宜在家庭演唱，这是它的缺点。不过，我是一个例外。我决不是抱有迷惑女人的野心学唱这种歌子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十分规矩的人。是不是，村上君？”

“哎，哎，您真是铁石心肠呢！”

---

① 歌泽节之略。是一种由三弦伴奏的短民谣，于安政年间（1854——1856）由笹本彦太郎创始。

"哈哈哈！——哟，我这才想起来，有件事我想向女士们打听一下。嗯，大家不都带着粉盒么？——盒子里装的粉就是普通的官粉吧？"

"对，是普通的官粉。"井谷答应着，"怎么呢？"

"那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有一天，我乘坐阪急电车。在我上风头的邻座，坐着一位盛妆的女人，她从手提包里掏出粉盒，就这样——往脸上'扑扑'地打粉，弄得我接二连三地打喷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哈哈哈！当时五十岚先生还以为是鼻子出了毛病呢！弄不清是不是官粉的作用嘛！"

"的确，如果是第一遭，是没有把握的。可是以前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这已是第二回了。"

"嗯，这话不假。"幸子说，"有两、三次，我在电车上打开粉盒，弄得邻座的人直打喷嚏。我的体会是，越是香味儿浓的官粉，越容易使人打喷嚏。"

"哈哈，这样看来果有其事——哎呀，最近这次又当别论，或许以前那次就是太太您给弄的了！"

"真的，难说不是呢！那次实在是对不起。"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事呢——"房次郎夫人说，"那么，我要拿最上等的官粉到车上去试试。"

"别说玩笑话了，要都那么干，可就麻烦了。今后乘电车，下风头有人时，唯愿妇女们决不使用粉盒。要是照莳冈太太刚才说的那样就好了，可是上次那妇女看着我接二连三地打喷嚏，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不奇怪吗？"

"嗯，我最小的妹妹说，有一次她在电车上看见一个男人的西装领子里突然飞出些马毛来，她情不自禁地想去扯掉。"

“哈哈哈!”

“哈哈哈!”

井谷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有一次絮棉花，棉花让风给吹起来了，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它飞出去。”

“可见人们都有这种奇妙的本能。醉酒时，无论是谁，都不会去按别人家的门铃，看见停车场的台子上写着‘严禁按此铃’，倒是想去摸一摸，所以约束着自己，尽量不往那边走去。”

“哎，说真的，今晚笑够啦!”井谷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时，餐后的水果已经上桌。井谷言犹未尽似地说道：

“莳冈太太!咱们说点儿别的吧。太太，您能说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么?譬如说，近来年轻的太太——不，太太您也还是够年轻的。不过，我是说比您还小那么几岁，结婚才两三年，年方二十几岁的那些太太们——怎么说呢?不论是当家理财也好，养儿育女也好，很多人都讲究科学，脑子好使，我感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完全赶不上时代了。”

“哎，正是这话!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女子学校的教育方法有了巨大改变，看到这些年轻太太，连我们都觉得跟不上潮流喽。”

“我有个侄女，还是个小姑娘，就从家乡出来了，由我监护着，在神户的女子学校念到毕业。她最近结婚了，新房在阪神的香栌园，丈夫是大阪某公司的职员，月薪九十元，外加一些红利，房租每月三十元，都由家里补贴，这样，全部收入加起来，平均每月不过一百五六十元。因此，我有点担心：她是怎样安排每月的生活呢?我去看时，正好撞上月底，她丈夫把九十元钱工资带回家。她立刻拿出几个信封，上面分别写着‘煤气费’、‘电费’、‘被服费’、‘零用钱’等等，把钱各各分开，放进去收

捡好，就用这种办法来维持下个月的生计。那样过日子是够节省、够紧张的。可是，两口子留我吃晚饭，出人意料，麻利地做出好些个菜来。室内的装饰也象是没见过的，非常漂亮讲究。她在其他方面也很老练，这自不必说。前些日子，我和她一块儿去大阪，我把钱包递给她，要她买电车票，她买好了回程票，找下的零头就落进她的腰包。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何必去监督操心呢？一想到这里，我都害臊了。"

"说实在的，和这些年轻人相比，倒是她们母亲那一辈花钱大手大脚。"

"我家附近也住了一位少太太，她有个两岁的小女孩。前几天，我有点儿事，走到她家门口，她说：'请进来玩玩吧。'我进去一看，虽然没有女佣，可是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平常我总是想：这些太太们一定是身穿西装，房内有椅子①，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反正，她老穿着西装，这是没错的。那一天，我见她家房中间放着一辆婴儿车，小孩睡在里面，爬不出来。我逗着小孩儿玩，她说：'对不起，请您照看一下，我去给您沏茶来。'一会儿，她捧着红茶来了。接着又把面包泡在牛奶里，弄溶散，很快又去煮沸了拿来，说道：'非常感谢您！您请用茶！'说着刚在椅子上坐下，又立刻看一下手表：'啊！肖邦的音乐节目开始了，太太您也听听好吗？'说着打开了收音机，一面听音乐，手也没闲着，拿汤匙给小孩喂牛奶。就这样，这段时间她始终一点也没浪费，又陪客、又欣赏音乐、又喂小孩，三件事一块儿做，真是头脑灵活，安排得当……"

"培育小孩的方法，现在也大不相同啦！"

---

① 日本习俗都是席地而坐。后受西方影响，家庭亦有用椅子者。

"那位太太也说啦，她母亲时常想来看看孙子，这倒无妨，只是不能养成要抱的习惯。孙子被老太太抱惯了，往后一会儿不抱，就会哭闹，再要改过来可费神呢。"

"这倒也是。如今的孩子是没有过去那么爱哭了。跟着大人在街上行走，触着什么摔倒了，只要他自己能爬起来，决不要跑过去抱他。母亲照样往前走，就象不知道似的，孩子反而不哭，自己爬起来追上去。"

酒宴结束，大家来到楼下前厅里，井谷对贞之助夫妇说："濑越先生有个愿望，如果不麻烦的话，他想用十五到二十分钟时间，单独和小姐谈谈，您看怎么样？"问过雪子，她并不拒绝，于是两人暂时离群而去。剩下的人又七嘴八舌闲聊起来。

"刚才和濑越先生说了些什么？"在回家的汽车上，幸子问道。

"问了一些事，不过……"雪子嗫嚅着回答，"……并没说什么要紧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啊，是搞智力测验吧？"

"……"

车外，雨小了，雨点象春雨一般悄然无声地飘飞。先前喝了白葡萄酒，雪子此刻似乎有点头昏目眩，两颊通红，觉得象火烧一般。汽车现在飞驰在阪神国家公路上。雪子带着微醺，不时向窗外看去，只见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上，无数道汽车的灯光交相辉映。

12

第二天傍晚，贞之助刚回家，见了幸子便说："今天井谷女士到了我的事务所。"

"又去你那儿干什么呀？"

"她说：'理应到贵府拜访，正好今天到大阪来办点事儿，顺便来说一说。我想先生您比太太性急些，所以很冒昧地突然前来打扰您。'"

"说了些什么话呢？"

"大体还好，不过——哎，你跟我来！"贞之助把幸子领到他书斋里。

井谷说的是：昨晚，贞之助他们走后，男方那些人还谈了二三十分钟。总之，濑越非常满意，对于小姐的人品和容貌都赞赏不置，只是总觉得小姐的身子很弱，因此担心是否有什么病。她弟弟房次郎也说，他到过小姐念过书的女子学校，看了在校期间的成绩表，缺课的日数象是不少，是不是在学生时代就时常闹病呢？有这么一些疑问。贞之助对那时的事也不清楚。他说："关于缺课的情况，必须问过我内人和她本人，才能奉告。不过，至少就我所知，雪子从未生过病。的确，她貌似纤弱，骨骼细小，瘦削也是事实，决不能说是体质强壮，但她从未患过一次感冒，这一点，却是四姊妹中独一无二的。我保证，除开本家的姐姐，能够在肉体上吃苦耐劳的，就只有她了。可是看了她那个弱不禁风的模样，有不少人怀疑她有肺病，而您又特别担心，所以我想回去后，与内人和她本人商量，取得

本家同意，劝她尽快去找医生作一次健康诊断，尽可能照一张爱克斯光片子，给您过目，好使男方放心。”井谷说：“不，不必如此，听您一说明，就足够了。”贞之助说：“不，不，这件事要弄清楚为好。虽然我作了保证，但没有正式听过医生的意见，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呢。我相信，有了医生的话，无论哪一方，本家那边和我们自己，也会放心了。如果给您送上一张片子，胸部没有任何阴影，一目了然，您也会很高兴吧！”

贞之助说：“而且，万一这门亲事谈不成，今后遇上别人又有这样的怀疑，现在准备好了爱克斯光片也不会没有用处。本家大概不会有意见，明天就带她去阪大吧！”

贞之助问幸子：“在女子学校念书时，缺课那么多，是不是有病呢？”

“不是的。当时的女子学校制度不如现在这样严格，父亲老是不让我们上学，跟他上戏院。就数我跟着去的次数最多。检查一下，大概我缺课比雪子还要多。”

“那么，照爱克斯光的事，得告诉雪子喽？”

“不过，干吗一定要上阪大呢？就在栉田先生那里照吧！”

“哦，对了！还有一点——那雀斑，”贞之助用手指点着自己的左眼睑给幸子看，“这也是个问题。井谷对我说：‘我自己一点也没注意，但是男人们意外地还察觉了这些细微末节。昨天你们走后，濑越说：“有人说小姐的左眼缘上有点雀斑，我也有同感。”别人否定说：“不，不是雀斑，是光线捣鬼，使人有这错觉。”不过，那雀斑是真是假？’”

“昨晚上凑巧那玩艺儿看上去还不多，不过，既然人家留心了，事情终究会漏馅的！”

“也许不会十分介意的。”

雪子的左眼缘，说详细一点，是上眼睑眉毛下的部位，最近有小翳点样的东西时隐时现，贞之助他们也不过是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前才察觉的。当时贞之助悄悄地问幸子：雪子从什么时候脸上有那么一点东西呢？幸子这才注意到。到那时为止，也不是常常出现。平素想看个仔细，不知不觉又淡下去了，甚至完全消失。突然之间，大约为时一星期之久，那东西又清清楚楚地现了出来。不久，幸子就留心到，这段时间正好是月经来潮前后。幸子比众人更加担心：雪子自己对这斑点有怎样的感觉呢？她一定最先发现自己脸上的这种现象，但愿不要因此而给她带来什么不好的心理影响才好。雪子虽说至今没有结婚，可也并不怎么悲观、乖僻，原因是她似乎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信，而现在，如果知道自己有那意想不到的缺点，其心情又将如何？幸子暗中着急，也没有冒失地说给她本人知道。每日里，只是时时不露痕迹地留意她的神色。表面看来，好象雪子的神态毫无变化，几乎是丝毫没有注意到那斑点的存在，显得若无其事。

有一次，妙子拿来一本两三个月前出版的妇女杂志，对幸子说："二姐，你读过吗？"幸子看时，那本旧杂志的"谈谈人体"专栏中，有一位二十九岁的未婚女子，正象雪子一样，自诉有这些恼人的症状。那女子也是最近才发觉，斑点同样是在一个月中时出时没，时浓时淡，大体是月经来潮前后最为显著。其答案是："象您这样的症状，是过了适龄期而仍未结婚的女人屡屡发生的生理现象，不必为此焦虑不安。一般情况下，婚后自会立刻消失。否则，持续地注射少量女性荷尔蒙，也多可治愈。"幸子看完之后，暂且放下心来。其实幸子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那是在她结婚以后，距今已有几年了，她的嘴边上就象孩子吃馅弄脏了一样，长出一些黝黑的雀斑，当时去瞧大夫时，

诊断为阿斯匹林中毒，大夫说过一个时期自然会好。果然，经过一年左右，雀斑就消失无遗，从此再也没有复发。联想到那件事，也许是姊妹俩体质有点相同，所以多少都长出一些这样的雀斑来。根据自己的经验，幸子知道，比雪子颜色深得多的雀斑也不用多久就会消失，因此对这事掉以轻心。读了杂志的这段短文以后，自然完全放心了。妙子拿来这本旧杂志的目的，是想让雪子读读这段短文。雪子虽然看来没有多大变化，也许独自在为这件事苦闷。因此，她想让雪子知道，正如杂志上所载，此事不必忧虑。而且，尽管婚后将不治自愈，但不如主动接受治疗，尽量在婚前治愈为好——话虽这么说，只因是雪姐的事，她大概不想轻举妄动——要瞅准机会去说服她。

关于雪子的雀斑，幸子至今没有和任何人谈起，直到这时才开始和妙子说及。幸子察觉到，妙子对这件事和自己一样暗中着急，但妙子除有体贴雪子的骨肉之情外，心中还算计过，雪子的婚事如不早日办妥，自己和奥畑的婚期只好拖延下去。然而，究竟由谁送那杂志给雪子看呢？两人商议的结果，还是妙子适宜。幸子去送，反而是小题大作了。当然，更不能让贞之助参与此事，那样恐怕会更使雪子胡猜乱想，于是，决定由妙子出马，做得巧妙一些，轻描淡写地跟雪子谈论这事。其后一天，正当雀斑很显眼的时候，雪子独自在化妆室里对镜自照，妙子装作偶然地走了进去。

“雪姐，眼皮上的那点东西不用着急。”妙子小声地说。

“嗯。”雪子仅仅用鼻子哼了一声。妙子尽量避开她的视线，眼睛朝下瞧着。

“《妇女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雪姐，你看过吗？没看的话，我拿给你看看吧。”

"说不定看过了。"

"啊，看过了？——那东西婚后就会消失，打几针也行。"

"嗯。"

"你知道了，雪姐？"

"嗯。"

在妙子面前，雪子不大愿意触及这个问题，所以态度冷淡地搪塞敷衍。不过，毕竟那个"嗯"还是肯定的"嗯"，只是她过于羞怯，不愿让人知道她曾经读过那本杂志，就佯作不知罢了。

妙子本是小心翼翼地问一问雪子，这下子高兴极了，马上劝说她："你既然知道，干吗不去注射几针呢？"雪子似乎无动于衷，对她的忠告也只是鼻子里"嗯"了两声。就雪子的禀性而言，假如不是有谁勉强拉着她去，她是不愿到一位陌生的皮肤科大夫那里去就诊的。另一方面，更使她们暗中忧虑的是，她本人竟丝毫不把那雀斑当一回事。妙子提出那番忠告以后的一天，悦子好象开始注意到了那个雀斑，她奇怪地瞪着雪子的脸，大声问道："哎呀，二姨，眼睛周围是怎么啦？"不凑巧，在场的除了幸子以外，还有一些女佣。刹那间，全场阒然无声。当时，雪子却平静得出乎意料，只是微微地动了几下嘴唇，不知说了句什么话，敷衍过去，甚至脸色也未变。幸子和妙子最为提心吊胆的是，在那玩艺儿很显眼的时候，雪子也照样和她们一道溜大街，逛商店。在姊妹看来，如今的雪子正处在婚前阶段，就象一件待售的重要货物。纵令不是前去与男方见面，但出门在外，说不定何时何地会被谁看见，所以在雀斑出现的那个星期内，必须尽量深居简出。否则，化妆时就要花费心思把它遮掩起来。而她本人却对此毫不介意。幸子和妙子认为，雪子本

宜浓妆艳抹，但在翳点明显的期间，若搽粉过厚，光线从侧面透射过来，反而在纯白的底子下清晰地映衬出沉在下面的铅黑色翳点，倒不如薄薄地施一层粉，再把胭脂多涂一点为好。可是雪子素来不大喜欢搽胭脂（人家怀疑她有肺病，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苍白色的化妆，而妙子却恰恰相反，即使不敷粉，也少不了要搽胭脂），还是照原样化妆出门。如果运气不好，就会遇上熟人。有时妙子和她一起乘电车，看见那玩意儿特别地引人注目，就悄悄地掏出胭脂盒来递给她说：

"涂点儿吧！"

旁人如此认真对待，雪子本人却似乎麻木不仁。

13

"那么，你说该怎么交代呢？"

"照实说呗——不是经常出现，不必怎样担心；这种事杂志上登载过，别的杂志上也载过的。因此我考虑，反正要去照爱克斯光，还是去阪大看看皮肤科，确定是否果然象杂志上所写的那样能够变好——既然现在已经成为问题，看来，我以前是过于轻视了，所以我也建议她去检查。你就这么说吧。"

雪子一月之中大半住在分家，本家的姐夫、姐姐自然不会留心她的面目。但是贞之助感到，自己明明知道而又置之不理，就是自己的过失。说到底，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前每次相亲，未出过这种麻烦。而且，贞之助知道，幸子过去生雀斑情况更加严重，尚且好了，所以对此事想得比较轻松。雪子的雀斑呈周期性出现，在几天前就可以预测出来，本应把见面的日

期错开才好。但是，原因之一固然是井谷的催逼，其次也是幸子稍有疏忽大意，那一天虽然仍有一些雀斑未消失，却以为不会引人注目，也就把它小看了。

这天早晨，丈夫出门之后，幸子悄悄地向雪子打听昨天会面的感想。雪子大体上表示愿照姐夫姐姐们的意图去办。幸子担心，一门亲事好不容易朝成功的方向发展，如果只因说话笨拙而使雪子闹起别扭来，那就糟了。这天晚上，悦子睡后，连贞之助也回避了。幸子提出照爱克斯光、瞧皮肤科的事情，出乎意料，她竟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只要二姐跟着一起去就行。不过，幸子以为，眼缘的翳点日益淡薄消退，要去求诊，得等到下次复又明显的时候。但是，有件事正中井谷之怀：这一回贞之助在迫不及待地催促。因此，幸子翌日便去了上本町的本家，一来报告会面的情况，二来催问调查报告一事，同时把带雪子去阪大的事，征得了大姐的同意。第三天，她们前往阪大，故意对女佣们说是和雪子到三越走一趟。

诊察结果，内科和皮肤科都和预想的一样，爱克斯光片也于当天等着冲洗出来，看到胸肺部毫无阴影。过几天，其他报告亦已寄来，"血沉"结果为"十三"，其他反应均为阴性。皮肤科的诊察完毕之后，幸子突然被叫到一边。医生说："那位小姐，要尽早结婚才好。"幸子说："我听说不是注射荷尔蒙也可以治好吗？"医生说："是的，注射也可能治好，不过疗效怎样，现在还很难说，与其用药，还不如早点结婚，这是最理想的疗法。"这事就这么了结，结局一如杂志所说。

"那么，你把这报告送给井谷女士吧。"贞之助说。但幸子推辞说："我拿去也可以，不过，对方是跟你联系的，还说先生做事性急些，所以我想还是由你去送。并不是这事儿把我撇开了，

我心里不痛快，实在是催得这样慌慌忙忙，我不好怎么跟她说。”
“这有什么！催催何妨！我们也把它当作公事一样办理吧。”贞之助回答说。

第二天，他在事务所先在电话里给井谷说了个梗概，并用加快挂号信把照片和报告书寄了去。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井谷先打个电话过来，说是一小时内前来拜访。果然，正五时她走进了事务所。井谷说：“昨儿那事那么快就给办好了，真是非常感谢。我收到以后，马上就送给了濑越先生。他说：‘作了一个如此详细的诊断报告书，尤其是又特意照了一张爱克斯光片，真是很过意不去。现在当然完全放心了。’而且他一再要我向你们道歉，说他提出的过分要求，非常失礼。”说过这些客套话，井谷又说：“还有一件事，真叫人难以开口。濑越先生想和小姐私下交谈一次，比前一次稍微从容一点，哎，就是一小时左右吧。不知道您这方面是否同意？”井谷还补充说：“别看濑越岁数不小，谈恋爱的经验可一点也没有，象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似的，上一次总是怯场，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再加上小姐也是那样害羞……哎，那害羞可也是应当的。不过，那是初次见面，彼此还讲客气，所以希望再见一次，互相融洽地谈一谈。如果您答应下来了，那饭店、餐厅过于显眼，要换个地方。阪急冈本我家里，房子窄小肮脏，不过还可将就一下，就在那里见见面吧。您看如何？对方希望定在这个星期天。”

“喂，怎么办？雪子会答应吗？”

“除了雪子，还不知道本家会怎么说呢！他们不会说‘没有明确关系，来往不要过于密切’吗？”

“对方的心思，说不定是想再看一遍雪子脸上的雀斑是怎样的情况。”

“真的，一定是这么回事！”

“既然如此，还是让他见一次吧。到了这步田地，也不大容易瞒得过他了。既然那玩意儿是经常有的，让他看见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吧。”

“可不是么？如果拒绝他，象是害怕让他看见。”

夫妇间作这番交谈的翌日，幸子不敢使用家里的电话，恐怕又弄出麻烦，就到附近的公用电话处和姐姐通了话。不出所料，大姐问：“为什么非得要见几次呢？”幸子费了好一阵子，和她说清这个理由，大姐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两人的关系还没定下来，让两人单独见面好不好，我也弄不明白，今晚和你姐夫商量，明天再答复你吧。”

第二天一早，幸子趁那边还没挂来电话，又去挂公共电话了。姐姐把姐夫提出的时间、场所、监督等各项问题逐一问明之后，好不容易才确认许可见面。之后，幸子去征求雪子的意见，她很快就领会了意思，并立刻答应下来。

那天幸子带了一束鲜花作为礼品，陪同雪子上井谷家。最初，四个人一块儿喝茶，聊了一会。随后，井谷把濑越和雪子引上二楼，而井谷就在楼下和幸子边谈边等。超过了预定的一小时，又过了三四十分钟之后，两人下来了。濑越说是要走后一步，便留了下来，姊妹俩便先行告辞。这天是星期日，考虑到悦子在家，她俩仍然走进神户的东洋饭店，在前厅一边喝茶，一边听雪子介绍会见的情况。

“今天真象是说了一些话呢。”幸子说。雪子也说：“今天比较轻松，杂七拉八地谈了不少。”首先，濑越问了四姊妹之间的关系，问了雪子和妙子多半日子住在分家的原因，还想知道妙子曾经发生的新闻事件，以及其后她的情况等等，问得十分深

入。凡是雪子认为无碍的，她尽量作了回答，只是与本家的姐夫有嫌隙的事儿，她只字未提。濑越说："不要光是让我提问，请您也问问我。"雪子一再谦辞，濑越就主动地谈起了他自己的事。他说："我厌恶所谓'近代感'的女人，追求具有'古典美'的女性，以致迟至今日还未结婚。现在承蒙您垂青于我，假如能够遂愿，那真是万不敢当。"他反复地说，身份不配，实在是高攀了。另外，他还说："过去我和任何女人都无关系，只有一件事想告诉您，这是唯一的例外：在巴黎时期，曾经和一个法国的百货店女售货员交往过一阵子。"他没有说出详细的内容，不过听得出来，结果似乎受了那女人的骗。他也因此而患了思乡病，从此开始憧憬和寻求纯日本趣味的女性。濑越说："这件事只有我的老朋友房次郎君知道，今天方始告诉除他以外的人。不过，和那女人的交往是清白无瑕的，对于这一点，请您务必相信。"——幸子从雪子那儿听得的事情，大体如此。至于濑越如何向雪子倾吐衷情，自不必问，是可以揣想得知的。

翌日，井谷马上给贞之助挂了电话，她说："昨天承蒙赐予充分交谈的机会，濑越先生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昨天他弄明白了，正象您府上说的，那脸上的雀斑没什么大不了的。往后，他就一心等着您府上的答复，看自己够不够格做小姐的丈夫。"传达了对方的意思之后，她又催促问道："您本家方面的调查弄好了没有？"在井谷看来，从最初提起这事以来，已过去一月有余，前些日子访问芦屋时，后来在东洋饭店见面时，总说"请再等上一个星期左右"，自然令人很不耐烦。事实上，只是在十天或者半月以前，幸子才去和本家商量这件事。纵令不是如此，本家对调查颇为郑重其事，也不会很快就有答复。总之，幸子被井谷逼急了，无意间说下了"再等一个星期"，贞之助出于无

奈，只得妻云亦云，把话说死了。事实是，本家说已写信给濑越原籍地的村公所，请求寄来户籍的抄本，已在两三天以前收到了文件。因为调查他家乡的情况颇费周折，信用调查所的报告还要过些日子才能到手，果然要决定这件事时，为了慎重起见，还必须派人去他家乡，等等。事到如今，贞之助夫妇为难了，除了一再请求迟延四五天以外，别无他法。在这期间，井谷上芦屋来催了一次，又去大阪的事务所问了一次。她说，最好快点把这事办了，恐怕夜长梦多。如果可以的话，无妨在年内举行结婚仪式。恐怕井谷是不耐烦至于极点了，她竟直接打电话去催促从未见过面的本家的大姐。鹤子大为惊愕，事后马上用电话把幸子叫去。鹤子比幸子还要慢条斯理，问她一个问题，至少也得过五分钟才会有个回音。幸子这时看见她那副惊惶失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井谷对大姐也说了那句话：“好事容易出麻烦。”这张快嘴，象是颇能打动人的。

14

不知不觉间，又到十二月了。一天，用人来说，本家的太太挂来电话。幸子去接话，听得鹤子说：“雪子这门亲事，调查进展缓慢，但是大体已经明了，我这就上你那儿来。”幸子正要放下话筒，大姐又接着说了两句：“不是好消息呢，你且不忙高兴吧。”未等大姐说明，幸子从听到鹤子声音的第一瞬间，就感觉到这次婚事又要告吹。她放下话筒，回到客厅，长长地叹了口气，颓然地瘫在沙发里。至今为止，也不知有过几次了，总是眼看即将成功，却节外生枝，功亏一篑，幸子也司空见惯了。

然而无论哪一次，她并不十分灰心，唯独这一次，细想起来，并非特别值得惋惜，但是却感到格外沮丧。究其原因，大概是以往各次自己都和本家一致站在不赞成的立场，而这一次恰恰相反，是以为定会成功的。加之这一次是由井谷撮合、推进，对自己姊妹格外热心，因此心情有所不同。贞之助过去一直置身事外，有事往外推，这一次为了成全此事，却是竭尽全力从中斡旋。另外，雪子也是一反常态，人家那样性急地提出见面的要求，她也照办；人家一而再地提出单独谈话，她也应承；照爱克斯光、上皮肤科就诊这些提议，她统统采纳，毫无厌烦的表现。这种态度，可以说是雪子前所未有的。也许是她对自己的婚事多少有点焦急，私下里预感到快有个归宿了，因而心境也有所变化吧！眼缘出现了阴翳，雪子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心中希望没有影响。各种理由，使幸子认定这次会成功。

因此，幸子在没见着姐姐之前，还在想："虽说不是好消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并未完全绝望。但是，等到姐姐说完详情，她不得不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大姐和幸子不同，有很多孩子，趁着几个上中、小学的大孩子放学以前，利用下午的一两个小时——正好也知道这天下午二时以后雪子外出学习茶道去了，在客厅里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看见悦子从学校回来，谈话才告结束。姐姐说："这件事托付给你们了，和贞之助先生仔细地商量商量吧。"说完便起身告辞。

据大姐说，自从十几年前丈夫去世以来，濑越的母亲一直住在那幢旧宅里，称病闭门不出，不在人前露面。儿子濑越也很少回家探视，由母亲的寡居的胞妹照料她的生活。那疾病对外说是中风，而据经常出入她家的商人说，总不象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是一种精神病，严重到连儿子也不认得的程度。这件事在信用调查所的报告上也有模糊的记载，但仍有难以理解之处，所以这方面特意派人去调查，结果是确有其事。大姐说："人家好意张罗着来说媒，每一次都是本家的我们给驳回去了，实在于心不安，但是决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做。时至今日，什么门第呀、资产呀，都不必过于拘泥。事实上，这门亲事也是非常适合的，我们总是愿它成功的，所以才派人下乡调查。和其他事情不同，这可是有精神病的血统呀！只好死了这条心。雪子的婚事，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可逾越的故障，免不了陷于拒绝的境地，真使人感到不可思议！毕竟是雪子这人缘分浅，似乎也不能说'未年出生'等都是迷信。"

大姐刚出门，幸子就看见雪子怀里揣着茶道用的小绸巾走进客厅，正好悦子也到舒尔茨家院子里玩耍去了。

"大姐来过了，刚刚回去。"幸子说罢，停了一会儿。

"嗯。"雪子照例仅哼一声。

幸子无奈，只得接着说：

"那事儿，又成不了喽！"

"是吗？"

"他母亲呀……说是中风病，可实际象是精神病呢！"

"是吗？"

"既然如此，就成问题了……"

"嗯。"

远处传来悦子的声音："鲁米小姐，来呀！"看见两位少女踏着草地向这边跑来，幸子压低了声音：

"啊，详细情况以后再谈，先让你知道这事儿吧！"

"您回来啦，二姨！"悦子从花坛那边跑过来，站在客厅入

口的玻璃门外，后面跟来了那位罗捷玛丽，和她并排站在一起。四只穿着奶油色毛袜的小脚，可爱地并成一线。

“悦子，今天在屋里玩吧，外面风可冷呢——”说着，雪子走去打开玻璃门：“啊，鲁米小姐也请进来吧！”雪子的声调依旧未变。

在雪子看来，这件事就算完了，但要贞之助平静下来，却没有这么容易。傍晚他回家后，从妻子口中得知本家的姐姐不同意这门亲事。“这次又吹了？”贞之助首先露出一副不满意的神气。这一次，井谷多半是和贞之助打交道，所以他对这门亲事逐渐感到了兴趣。如果这次本家是以不合时宜的“门第观”、“面子主义”来作推搪，他会去劝说姐夫姐姐改正原议：濑越不曾结过婚，看上去小于实际年龄，和雪子站在一起也大致相称，即使雪子将来找到一门在其他方面都更好的亲事，他的这两个条件也足以压倒其余，等等。总之，他准备力争一番。就是听完幸子详细介绍之后，他也还没有完全死心。然而，想来想去，这件事本家是理应不能同意的。假如姐夫反问贞之助：“如果让你来承担这份责任，让她和一个有这样血统的男人结婚，你能保证她的丈夫和未来的孩子绝对不出问题吗？”那么，贞之助也不能坦然自若。

去年春天谈过一门亲事，和这相似，也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未婚男子，而且家况相当富有。当时合家皆大欢喜。谁知刚决定好结婚的日期，就突然听到某一方面传来的消息：对方和另一女人关系极深，只是为了遮掩世人耳目，才娶个妻子装装门面。于是，慌忙又取消了这个婚约。以往雪子的亲事，只要追根究底，往往奇怪地揭露出黑暗的内幕。因此，本家的姐夫他们也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而这样一来，这一方面的条件毕竟也

太苛刻，逾分以求，想征求一个十全十美的对象，反而格外容易受到诱惑。试想一下，过了四十岁仍然未婚的资本家，理所当然会有点什么毛病的。

也许是因血统有那样的弱点，濑越至今未婚。但很明显，他并不打算欺瞒女方。在他看来，既然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到他故乡去调查，是应该了解到他母亲的病情的。女方当然是已经认可了这一事实，于是认为这桩婚事大有希望。他说的“身份不同”、“自己万不敢当”这样一些谦逊之辞，大抵隐含了一种感激之情。在MB公司的同僚中间，也流传着风声，说这一回濑越攀上了一门好亲事，而濑越自己也不加否认，那样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最近竟至工作无心，失魂落魄似的。这些议论，也传到此方耳中，贞之助听见后，十分可怜濑越。一个堂堂正正的绅士毫无必要地丢人现眼，想来也是毫无办法。总之，如果早调查、早拒绝，这事也就消声匿迹了。一开始是幸子耽搁了，事情移到本家手上以后，也决没有从速处理。更糟的是，因为不想放过机会，在事情进展的过程中，向对方说过调查将完的话，使其确信颇有希望，满以为有八、九分成功的把握。贞之助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估计成功在望，才说了大话，但同样是给对方闹了一场恶作剧。对于这一点，贞之助与其埋怨幸子和本家，还不如首先责怪自己的轻率。

贞之助和本家的姐夫，身份同样都是女婿，至今为止尽量避免过分介入小姨的婚事，偏偏偶尔被卷进这个旋涡，即使事情告吹难以避免，但由于自己处理失当，作为当事人，心情颇不舒畅。这样一来，是否会进而使小姨今后的命运更为不幸呢？一想到此，他感到特别对不起雪子，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大凡这种事情，不仅是这门亲事，总由男方谢绝女方为好，

而女方加以推辞，不论言辞多么委婉，都会使男方感到屈辱。时至今日，想来莳冈家已遭受许多人的妒恨了。而且加上本家的姐姐和幸子她们迟钝、拖沓、不谙世事，总是把对方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再加以回绝。贞之助担心，这样日积月累，人们不仅会恨莳冈家族，而且还会认为雪子过于晦气。贞之助很清楚，眼下幸子是不会出面去回绝这门亲事的，而自己多少也有补过的想法，只得自认倒霉，去见井谷，无奈只有请她多加谅解。不过，此话究竟怎么说才好呢？事到如今，濑越作何想法，只能随他去了，只是往后还有求于井谷，不想跟她扯破脸面。为了这件事，井谷也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一阵子，光是跑芦屋的分家和大阪的事务所，都很有几次。井谷经营美容院，使用了很多学徒，业务繁忙，但她挤出那么多时间热情奔走，确实是象外面风传的那样，颇为热衷替人牵线搭桥，但是如果没有一番好意和侠义心肠，也是做不到的。从极小处说，仅是租乘小汽车代足也花钱不少。贞之助认为，那天晚上在东洋饭店见面，名义上由井谷招待，实际费用应由濑越和这方面分担。当晚临分手时，他顺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井谷一口回绝说："那不行，这一次已经说了由我招待，怎么说我也不会答应的。"贞之助一想，反正这门亲事还得麻烦她从中作合，改日还有一并送礼的机会，当时就搁置下来了，可今天却再没有理由拖延不办。

"真是呀，送钱给她大概不会接受，只好送点礼品了。不过——"幸子说，"今天一时也想不出该送什么为好，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怎样，你什么也不带，光去说一趟。至于送礼嘛，以后和姐姐商量好了，不管送什么东西，由我去得了。"

"好事儿都轮到你头上！"贞之助不服气似地说，"那么，就

这么办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

15

十二月份以来，井谷突然不再前来催促。或许是，她悟出形势有了变化。若是如此，反而更好。贞之助担心让别人听见，不想上美容院找她，宁愿上冈本她的住宅登门拜访。弄清了她在家的时间以后，这天傍晚，他比平常迟一些离开事务所，绕道步行来到冈本。

贞之助被让进房内，里面已经点灯。那是一盏台灯，泛出深绿色的晕圈，室内上半部一片蒙胧。在背阴处，井谷坐在沙发里，从这里看不分明她脸上的表情。并非出自职业训练，贞之助本是具有深湛文化素养的青年，谈吐很优雅：

"今天来向您说的事情，是很难说得出口的……事实上，自那以后，我们到那位先生的家乡作了一番调查，其他情况都很合适，只是他令堂大人的病……"

"啊？"井谷偏着头，似乎不解。

"这个——说是中风症，派人去调查，却象是精神病。"

"啊，原来如此！"井谷突然岔了音，心慌意乱地连着说："原来如此！"她一边说，一边点头。

贞之助早就怀疑：井谷是否果真不知道精神病这回事？从刚才说话时那着急的神态——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和那一副狼狈相来看，不得不认为，她毕竟是知情的。

"产生了误解，我也感到为难。我向您说这事，毫无责怪您

的意思。照理说，要回绝一门亲事，得提出不会得罪于人的口实，这也许是常识了。您只不过是居中介绍，这么长时间以来，费尽了心力，如果提出的理由得不到您的赞同，我们也决不会心安理得的。”

“啊，啊，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呀。虽说是误解，可我也没有充分调查，做事很轻率，非常对不起。”

“不，不，您这样说，我们于心不安。只是人们似乎认为我们被莳冈家族的门第呀什么的束缚了，即使有极适合的婚事，也要拒绝。这种看法真使我们难堪……其实决不是那么回事。就象这一次吧，实在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世人说三道四，且不管他，至少我们想求得您的谅解，请您不要为此事生气。今后还得请您多加关照。这些话，当然只说给您知道。至于对方，您看怎么说为好，替我们把话给回了。”

“您说得这样恳切、谦虚，真叫我难为情。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精神病什么的，我也是这才听说，完全蒙在鼓里。哎，您这可是真正调查过的呀！既然原因在此，您说得很对，实在不好意思给对方说，就由我好好地跟他说得了，请您不要担心。”

听了井谷这番委婉周到的答话，贞之助放心了，话儿说完，他便匆匆地告辞出来，井谷把他送到大门口，毫无不快的表情，反而反复说自己十分过意不去。她还频频说道：“为了将功补过，您就等着吧！一准再介绍个好对象。不，即使您不是那么想的，我也得揽着雪子小姐的这件事干，请您对太太也这样说。”此时井谷不象平素那样快口快舌，但看她的模样，确实并非大伤了感情。

几天后，幸子去了大阪的三越，买齐送礼的衣料，拎着来

到冈本。井谷尚未回家，幸子把东西搁在那里，留下几句话，自己回家了。第二天，井谷给幸子寄来一封措辞恳切的致谢信。信上说："我并无寸功，反因行事不慎，给你们增添了许多无谓的麻烦，承蒙您这样操心，更使我惭愧不已。"这些文辞之后，还加上了"一定要补偿"一语。

过了十来天，正是年终的某天傍晚，在芦屋的家门前，象往常一样，突然停了一部出租车。不一会，大门外响起了井谷寒暄的声音。不凑巧，幸子患感冒病卧在床。幸好贞之助已经回家，他说声"对不起"，勉强把客人让进客厅，说了会儿话。贞之助问："近来濑越先生还好吗？他本人确实很不错，甚为遗憾……真是得罪了……不过他可能以为，我们这方面已经知道她母亲的贵恙。说起来，濑越先生最初特别怀有顾虑，并不是很上心的样子，直到后来才渐渐热乎起来。"井谷也说："也许最初还是因为有母亲的那桩事，才比较畏缩。"贞之助说："这是我们的调查太费时日，才使他产生了那种错觉，我们也有不少过错。"贞之助接着又说："请您不要介意，一定还得帮忙。"这时，井谷突然压低声音试探着说："只要孩子多也不在乎的话，眼下倒是有一个！"贞之助想，井谷果然是存心前来说媒。听她说，这个人是大和下市一个银行的分行经理，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是个男孩，目前在大阪某学校住读，其次是个女儿，正当妙龄，待她不久出嫁之后，家中不过三个孩子而已。至于生活方面，在当地是一流的资产阶级家庭，更不必担心。已有五个孩子，家在下市，单凭这两点，无论如何也不合适。井谷说到一半，看见贞之助脸上露出毫无兴趣的神情，马上把话打住了。井谷究竟是如何打算的呢？明知不会同意，却提出条件如此差的婚事。也许是井谷仍然感到不快而来暗中

讥讽：这样条件的，你们才中意吧！

贞之助送走井谷，登上二楼，幸子正躺在床上，浴巾盖脸，吸入治疗感冒用的药剂。弄完后，用浴巾揩着眼睛鼻子，一边问：

“井谷太太又来作媒啦？”

“嗯……谁说给你听的？”

“刚才悦子来说的。”

“哎，也真是……”

刚才，贞之助和井谷说话的当儿，悦子悄悄地溜进来，坐在椅子上，竖耳细听。贞之助说：“你到那边去！这些话不是小孩听的。”看来，悦子被撵走之后，一定又溜到食堂，偷听了一阵。

“到底是女孩，对这些事有好奇心！”

“有五个孩子呢！”

“啊？那还来说啦？”

“嗨嗨，长子在大阪的学校，长女也到了要出嫁的年龄……”

“啊？”

“大和下市人，在一个什么银行当分行经理……”

“这真没想到，可别疏忽大意出了岔。”

“真的，往后若不更加小心，可就糟了。幸好今天雪子不在家。”

每年年终至正月头三天，雪子和妙子都回本家。今年雪子比妙子先走一步，昨天就回去了。若她在家，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想到这里，夫妇俩放心地长叹一声。

到了冬天，幸子常患支气管炎，严重时并发肺炎，连医生都被唬住，卧床个把月也是常事，所以有一点感冒，也要加意提防。幸好这次象是抓住了关键，控制了病情，渐渐地体温恢

复正常。不知不觉，到了腊月二十五，幸子打算还在房里呆一两天，正坐在床上翻阅新年杂志，妙子进来道别，说是这就回本家去。

"怎么了，小妹？到正月还有一个星期呢。"幸子稍感惊讶，"去年你不是除夕那天才回去的吗？"

"好象是……"

近来，妙子为了来年及早开办第三次个人木偶展览，一直在忙乎制作木偶。一个多月以来，每天大部分时间泡在夙川的公寓里，这段时间，连舞蹈练习都放弃了，只是每周还上大阪的山村舞教习所走一趟。幸子觉得，和这位妹妹见次面颇不容易。幸子也知道是本家邀妹妹们回大阪，所以决不打算把她留在身边。不过，比雪子更不愿意回本家的妙子，一反往常，这么早就要回去，还是很令人诧异的。尽管如此，幸子并未猜疑她是否和奥畑有什么约会，只是为了这位早熟的小妹，一年一年长大成人，原来是最亲近依赖自己的，现在渐渐地疏远了，她不由感到一种淡淡的惆怅。

"我的工作好歹做完了，我想回到大阪，每天练练舞蹈。"妙子不加辩解地说。

"最近你学什么舞来着？"

"快到新年了，就教《万岁》乐舞①。二姐，你能弹吧？"

"哎，大概还记得。"幸子说着，口里哼起了三弦曲：

"德若万岁，治世荣昌。寸腾咚，可敬可爱新玉之……"

妙子随着她的歌声站了起来，摆出了跳舞的架式，又叫住了幸子：

---

① 日本新年期间一种庆祝新春的歌舞，内容多为称颂天皇等。

“等一等，二姐！”说着跑到自己房里，麻利地脱下西装，换上和服，抓了舞扇，又跑回来。

“……齐兹寸齐兹寸，玎玲玎玲，淑女雅女，京城雅女……大鲷小鲷，大鳊、鲍鱼，蝾螺，蛤子蛤子，蛤蛤，请吃蛤子，卖者雅女！路经此地，但见路旁店铺之内，有那金线织花锦缎，大红花面丝绸，还有绉绸，咚咚，绉绸，咚，绉绸……”

这些“淑女、淑女”的辞儿，还有合着三弦乐音“咚咚齐里崩，咚咚齐里崩”一起唱的“咚咚齐里崩，咚齐里崩”，都怪有趣的，还是孩子时候，幸子姊妹就把这首歌念得滚瓜烂熟，所以至今还未忘掉。今儿这样一唱，对二十年前船场时代家庭的记忆，重又苏醒过来，慈祥的父母的面容，仿佛又浮现在眼前。那时妙子也是在学习舞蹈，新年来临，经常由母亲和姐姐弹奏三弦，她来跳这段《万岁》乐舞，唱到“正月三日，鸡鸣时辰，壮士出行……”的时候，她伸直可爱的右手食指，指向天空，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那情景，宛如昨天的事儿，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自己面前这位在舞扇的遮掩下翩翩起舞的妹妹，还是当年那位小姑娘吗？（而且，这位妹妹和年龄稍长的那位妹妹仍是“老姑娘”的现状，使长眠地下的双亲多么瞩目担心！）想到这里，幸子分外难过，眼泪一下涌了上来，但她强忍着不让其流下，问道：

“正月初几回来呢？”

“初四吧。”

“新年还得跳舞，可要好好地记一记呀！我也得练一练三弦儿。”

自从住在芦屋的分家以来，情况就和在大阪那时不同，拜年

的客人也寥寥无几，加之两位妹妹也不在家，近年来的新年都过得寂寥冷清，打发着毫无生气的日子。夫妇俩偶尔尝试一下这种生活也未尝不可，但是悦子特别寂寞难熬，急不可耐地盼着二姨和小姨回来。年初一那天，过了中午，幸子就拿出三弦，用指套弹奏《万岁》这段舞乐，三天内弹奏不停。到后来，悦子也听会了，一唱到“红纱绫红绉绸”时，她就和着一起唱：“咚咚齐里崩，咚齐里崩。”

16

这一次，妙子借用神户的鲤川筋画廊办个人展，一共办了三天。也搭帮在阪神地区交游很广的幸子为其活动，第一天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大部分作品已预约定购。第三天傍晚，为了收拾会场，幸子特意带了雪子和悦子过来帮忙。收拾停当，走到外面时，幸子说：

“悦子，今晚要小姨作东，小姨成了财主呢！”

“对呀对呀。”雪子也以怂恿的口气说，“上哪儿好呢？悦子，吃西餐，还是吃中国菜呢？”

“话虽如此，可我还没收到钱呢。”妙子想装佯，却装不过去，于是嗤嗤笑着说。

“没事儿，钱我先给你垫着。”幸子知道，妙子手中扣除了各种杂费以外，还有不少进款，无论如何，请吃一顿饭的钱，是绰绰有余的。虽然不是井谷说的那样锱铢必较，但是妙子和幸子大不相同，是现代式的工于心计的女子，遇上这种场合，并非稍加煽动就会乖乖地掏出钱包。

“那么，就上东雅楼怎么样？那里最便宜。”

“真小气！小妹呀，豁出来吃一顿东洋烤肉吧！”

东雅楼位于南京街，是一家广东风味的小店，店堂前面也切卖牛肉和猪肉。四个人走进去时，站在帐房前付款的一位西洋青年女人打招呼说：“晚上好！”

“啊！卡塔莉娜女士，很幸运地遇见您，请让我来介绍一下——”妙子说，“这一位就是我最近说过的那位俄国人，这是我二姐，这是我小姐姐。”

“哦，是么？我叫卡塔莉娜·基里连科。我今天去看了展览会。妙子女士的木偶都卖出去了，向您表示祝贺！”

“那位西洋女人是谁？”那女人走后，悦子问道。

“是小妹的学生吧。”幸子说，“经常在电车上看见她的。”

“长得很可爱呢！”

“那个西洋人怎么爱吃中国菜呢？”

“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对中国菜可精通呢！她说，要吃中国菜，越是一般西洋人不中意的脏乎乎的店家，味道越好，而这一家又是神户最好的。”

“她是俄罗斯人吗？可是怎么不象俄罗斯人呢？”雪子说。

“不错。在上海，她上英国人的学校念书，后来又在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当护士，以后还和一位英国人结过婚。那边还有孩子。”

“她多大岁数了？”

“嗯，多大岁数嘛，和我差不多吧。”

据妙子说，这一家姓基里连科的白俄，就住在夙川的松涛公寓附近，是那种新式小住宅，楼上楼下只有四个房间，老母、

兄长和她三人一起生活。妙子和她的交往，原不过是在路上遇见时互相行个注目礼。突然有一天，她来到妙子的工作室，说她想要学习制作木偶，特别是日本风味的木偶，请妙子收下她这个学生。妙子答应了，她当场就称妙子为"老师"，妙子窘极了，执意要她改口称为"妙子小姐"。这已是一个月前的事了，自那以后，妙子很快地和她亲近起来，最近到公寓来去的路上，不时上她家坐一坐。

"前不久，她还对我说：'我老是在电车上遇见你的姐姐，都很面熟了。她们都非常美丽，我很喜欢她们，请你一定介绍我们认识。'"

"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据说兄长是个毛织物的贸易商，不过，从家里的摆设看，不象很宽裕的样子。卡塔莉娜说：'和那个英国丈夫分手时得了一笔钱，我就靠它生活，并没有让哥哥养着。'不过，她穿着打扮也还齐整。"

今天的菜肴，有悦子喜欢吃的虾卷、鸽子蛋汤，幸子爱吃的一道菜是烧鸭皮，蘸着酱和葱，用饼皮包着吃。这些菜肴都盛在锡制的食器里，大家围桌而坐，免不了闲聊一通基里连科家的事情。卡塔莉娜的小孩，看照片是个四、五岁左右的姑娘。由父亲一方抚养，现在已回英国去了。卡塔莉娜学做日本风味的木偶，是出于单纯的兴趣，还是盘算着他日凭这一技之长贴补生活，还不得而知。不过，外国人手很灵巧，也爱动脑筋，对日本和服的款式和颜色等等也理解得很快。她在上海长大，是因为十月革命时，一家人七零八落，祖母带着她逃到上海，而哥哥由母亲领着来到日本，也曾在日本的中学读书，多少有一些汉字知识。就这样，姑娘是颇为英国化的，而兄长和母亲

却非常崇拜日本。到她家去看时，楼下一间房挂着天皇两陛下的御照；而另一间房却挂着尼古拉二世和皇后的画像。哥哥基里连科的日语理所当然说得很好，而卡塔莉娜来日本后，短时期内也把日语讲得相当熟练了；最难听懂又逗人发笑的，是那老母的日本话，还真给妙子闹出了不少麻烦。

“说起那老太太的日本话，前些日子，她本来想说‘对不起您’，可是由于发音奇怪，说快了就成了‘您故乡细(是)哪里’，所以我忙回答：‘我是大阪人。’”

妙子最擅长揭人之短，无论模仿谁，都是活灵活现的，使人如睹其人，如闻其声。她以博得大家一笑而洋洋得意。这位“基里连科老太太”的姿态和话语，模仿得太可笑了，幸子她们即使没见过这位洋老太婆，也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不过，那位老太太是帝俄时代的法学士，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说：‘我日语说得糟，可细（是）我能说法语、德语。’”

“那老太婆过去是很有钱的吧。她多大年纪了？”

“嗯——六十多了吧。不过，她根本不显老，特别精神呢！”

三天之后，妙子回家，又说了一段那位“老太太”的奇闻，使姊妹们很乐了一阵。妙子那天去神户的元町买东西归来，在“玉海姆”喝茶时，正碰上那老太太带着卡塔莉娜走了进来。她们说，新开张的聚乐馆屋顶平台上开设了旱冰场，她们正打算去溜冰，还不断地劝妙子说：“如果您也有空，请一定同去玩玩。”妙子推辞说，她没有溜过冰，她们说可以教她，不用多久就能学会。妙子对这一类体育运动还有点自信，不管怎样，还是一道去了。练习了大约一小时，大体上已经摸熟诀窍。“您很拿手

了，一开始我还不大相信呢！”那老太太给妙子以过甚的褒扬。更使妙子诧异的是，那老太太一上溜冰场，就英姿勃勃地滑了起来，一下子超过了许多年青人，不愧是昔日锻炼有素，腰板儿挺得笔直，不但不令人担心，而且时时露出一两手绝招，使满场的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

以后某一天，妙子回来说：“今晚卡塔莉娜请我去她家吃晚饭。”这一晚，她回来很迟。妙子说，俄国人那么能吃，真令人惊奇。最初上冷盘，后来又上了几盆热菜，肉和蔬菜分量特多，不断地送上席来。面包也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种类繁多。妙子光吃过冷盘就感觉很饱了，可是，尽管她一再说“吃够了，不能再吃了”，主人却一再劝她：“您为什么不吃呀？”“这道菜味道如何？”基里连科一家大吃特吃，同时咕噜咕噜地大口喝着日本酒、啤酒和伏特加。基里连科那样能吃会喝并不足奇，可卡塔莉娜也是如此，甚至那老太太，也比儿女毫不示弱地豪饮大啖。到九点了，妙子说要回去，他们不让走，拿出扑克牌，玩了一个小时。过了十点，又端出夜宵，妙子光看一下都觉得心腻，主人们可是又吃夜宵又喝酒。他们喝威士忌，倒满一杯，一口气喝光，就象喝茶一般。且不说日本酒，就象伏特加那样的烈性酒，他们说非这样一饮而尽就不过瘾，若无一副挺大的胃袋，如何对付得了。至于菜肴，也并不可口。有一道菜稍微新奇一点，它和中国菜之馄饨相似，也是一盆汤，用面粉捏的团子浮在上面。妙子还说：“他们说了：‘下次请您的姐夫和姐姐们光临。请您一定领来。’就到他们家去一次吧！”等等。

有一阵子，卡塔莉娜请妙子做模特儿，让她结着绸巾盘成岛田髻，穿上长袖和服，手拿毽子板，她很着迷地制作这种姿势的木偶。有时妙子没上夙川，她就不请自来，赴芦屋请教，

这一来，自然全家人都和她亲近了。贞之助也和她混熟了，他说，凭这位女士的身段和长相，就是上好莱坞去试试也未尝不可。但她却没有那种粗俗的美国味，而具有日本妇人的特征，巧于交际，安详优雅。

纪元节①那天下午，幸子等人正准备前往高座瀑布远足，忽听得有客人到了门口，只见基里连科穿着灯笼裤，跟在妹妹后面走了进来，并不进房，而是踱到庭院里，坐在花坛的椅子上。贞之助和他互致了初次见面的问候，邀请他喝了几杯鸡尾酒，交谈了半小时左右。

“这样一来，我倒想见见那位‘细老太太’呢。”贞之助开玩笑说。

“真想见一见！”幸子也表赞同，“不过，小妹曾经给我们学过那老太太的举止模样，就算没见着，大概也和见着她本人差不离。”说罢，她笑了起来。

17

最初，他们并没有真正打算应邀上卡塔莉娜家里作客，但是妙子的话渐渐勾起了好奇心，加之对方再三邀请，碍难拒绝，最后才定下了日子，访问基里连科家。这天正是取水日②，虽说时令已值春季，却仍然寒气袭人。对方是邀请全家同去，

① 旧时日本四大节日之一，2月11日。

② 取水日，3月13日在奈良东大寺二月堂举行的汲水献佛的仪式。

但考虑到回家将会很迟，于是让悦子留在家里，雪子也陪她在家，只有贞之助夫妇和妙子三人去了。在阪急的夙川站下了电车以后，他们朝山边走去，穿过铁桥，往前直行五六百米，便走完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别庄街，踏上了乡间小路，看见对面有座长着松树林的小山。基里连科家就在山麓。那里有几栋很小的新式住宅，两两并排相向而立，其中以他家那一栋最小，白墙壁是新粉刷的，仿佛童话故事插图上的房屋。卡塔莉娜立刻迎了出来，把他们领到楼下相连的两间房靠里的那一间内，房内正中有个铸铁火炉，房间十分狭窄，主客四人围炉而坐就挤得无移动身子的余地了。四人各各就座，一条长椅上，两端各坐一位，余者坐在唯一的沙发和一张硬木椅上。他们安坐之后，只要稍不注意，身子往前一挪，就会碰着火炉的烟囱，动一动手肘，又有打落桌上东西的危险。楼上多半是母子三人的寝室，楼下除这两个房间以外，想来里面应该还有一间厨房。隔壁那间房象是作餐室用的，大小亦如此间。贞之助他们颇为担心：那间房怎能坐下六个人？然而，出人意外的是，似乎只有卡塔莉娜一人在家，她哥哥基里连科，还有那位引人注目的老太太，毫无露面的迹象。西洋人用晚餐的时间比日本人要迟。事先没有弄清楚时间，也许是早到了，但是窗外已渐渐天黑，而家里还鸦雀无声，餐室那边也毫无动静。

“请看这个。这是我最初学着做的木偶。”卡塔莉娜说着，从三角搁板的下段拿出一个歌舞伎木偶。

“啊，真是您做的吗？”

“是的。只是原来有很多缺点，都是妙子小姐给改好的。”

“哥哥，请看那根带子的花纹！”妙子说，“那和我教给她的

不一样，是卡塔莉娜女士自己设计自己画的。”

木偶系的是垂带①，这大概是借助于她哥哥基里连科的知识吧。在黑底上用颜料画了将棋②棋子，如桂马、飞车③之类。

“请看这个！”卡塔莉娜又拿出她那上海时代的影集，“这是我以前的丈夫，这是我女儿。”

“这位小姐，可真象卡塔莉娜女士呢！是位小美女哟！”

“您认为象我吗？”

“哎，真象！您不想见您的女儿吗？”

“她现在英国。见不到，没办法。”

“住在英国什么地方，您知道吗？如果您去英国，能够见到您女儿吗？”

“这可不知道。不过，我想见见她。说不定我会去看她呢。”

卡塔莉娜并不特别地伤感，颇为平静地说着。

这时，贞之助和幸子都觉得相当饿了，偷偷地看了一下手表，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指望着中断谈话。贞之助转而问道：

“您哥哥怎么啦？今晚没在家？”

“我哥哥每天晚上都回得迟。”

“妈妈呢？”

---

① 垂带，日本妇女系腰带的一种方式，带端长垂，现仍保存于京都“祇园”舞伎之间。

② 将棋，类似于中国象棋而小有不同。

③ 桂马、飞车，将棋棋子之二。

“妈妈去神户买东西了。”

“哦，是这样……”

那么，这位老太太是不是采购今天晚餐的食品去了呢？不久，挂钟打了七点，那母子二人还不象会回来的样子，真令人如坠五里雾中。妙子带领姐姐他们来到这里，自知负有责任，也渐渐忧虑起来，颇为无礼地朝那毫无备有夜餐迹象的餐室方向呆呆注视着。卡塔莉娜竟然毫无知觉。每隔一段时间，炉子里火势小了，煤块也快烧完了，她便嘎嗒嘎嗒地又丢几块煤进去。沉默时，更加觉得饥饿难耐，必须寻些什么话来说说，而眼见得也没什么话题可说了，突然之间，四个人都相对无言，这时十分寂静，只听见燃烧的煤块噼啪作响。一只泼因塔系的杂种狗，用鼻子推开门，踅了进来，选了一块炉火照得最旺的好地方，钻进人们脚与脚的空隙之间，脑袋枕在前肢上，舒坦地伸直前腿，毫不在乎地半躺在那里。

“波里斯！”卡塔莉娜叫它，那狗只是斜眼朝她投去锐利的一瞥，丝毫不愿离开火炉。

“波里斯！”贞之助无聊已极，照样呼唤着，并弯腰抚摸狗的脊背，就这样又过了三十分钟。

“卡塔莉娜女士……”突然，贞之助冲口而出地唤道，“……是不是我们弄错了？”

“什么事呀？”

“啊，小妹，是不是我们听错了呢？若是这样，可给她大添麻烦了……不管怎样，今晚是我们失礼了。”

“照理不会听错的，不过……，”妙子说，“哎，卡塔莉娜女士……”

“怎么了？”

“啊……嗯，我想要二姐说……我，真不知该怎样说才好。”

“幸子，这时说法语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卡塔莉娜女士会法语吗，小妹？”

“不会。英语是说得很好的……”

“卡塔莉娜女士，我……我担心……”贞之助用英语结结巴巴地说，“……您……没指望……我们……今晚……来……”

“为什么呢？”卡塔莉娜眼睛瞪得圆圆的，用流畅的英语说着，只是口气中含有窘困之意，“今晚我们家招待诸位，我一直恭候你们光临呢！”

钟敲八点，卡塔莉娜起身朝厨房走去，什么事都是她一人包干。她手脚麻利地把各种东西搬进餐室，然后把他们三人请了进去。贞之助等人看见了摆在桌上的各色冷盘——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有熏鲑鱼、盐渍鳀鱼、油渍沙丁鱼、火腿、干酪、咸饼干、肉馅饼、好几种面包，等等，全象变魔术一样突然出现，甚至到了连桌子都放不下的程度。见此光景，三个人都惊呆了。卡塔莉娜一个人不停地走动，又给他们沏了几轮红茶。早已诉苦说肚子饿了的三位客人，这时虽说不是狼吞虎咽，却也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大吃大嚼，分量太丰富了，又不断地添上菜来，立刻有了餍足之感，不时把吃下的半拉子食物丢给钻到桌下的波里斯。

这时，外面响起呼哨一声，波里斯向大门飞跑而去。

“象是老太太回来了。”妙子小声对他们说。

首先是老太太，提着五六包买来的零碎物品，迅速地走进大门，消失在厨房里，后面是基里连科，带着一位五十来岁的绅士，走进餐室。

“晚上好！已经吃饭了呢！”

“请！请！……”他一边点头，一边搓着双手。在西洋人中，基里连科是个小个儿，体格纤弱，羽左卫门型的长脸，两颊被春夜的寒风吹得通红，他在用俄语同妹妹交谈些什么。日本人只听懂其中的“妈妈契卡”这个词儿，推量起来，多半是俄语中“母亲”之爱称。

“我是在神户遇见妈妈然后一起回来的，还有这位——”基里连科拍着那位绅士的肩膀说，“妙子女士是认识的，我的朋友渥伦斯基先生。”

“哟，我认识的。这是我哥哥和姐姐。”

“是姓渥伦斯基吗？《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有这么一位人物。”贞之助说。

“啊，是的。您读的书可真不少。您爱读托尔斯泰的书吗？”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日本人都很喜欢。”基里连科对渥伦斯基说。

“小妹，你怎么认识渥伦斯基先生的呢？”

“这位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叫夙川住宅的公寓里，特别喜爱孩子，无论谁家的小孩，他都喜欢，说起‘喜欢小孩的俄国人’，这一带还很有名呢。谁也不叫他‘渥伦斯基先生’，而叫他‘科托姆斯基①先生’。”

“他有太太吗？”

“没有。听说有一段悲惨的经历……”

---

① 日语音译。为“喜爱小孩”之意。

渥伦斯基先生那柔和、凄清、总令人觉得有点怯懦的眼神，隐含着微笑，的确象是喜爱小孩似的。眼底有几丝皱纹。他默默地听着对自己的议论。他比基里连科个头稍大，肌肉紧绷，皮肤象是被太阳晒成的茶褐色，头发浓密斑白，瞳仁漆黑，使人感到非常近乎日本人，某些地方又象是当过海员似的。

“今晚悦子小姐没来吗？”

“哎，她有很多作业要做……”

“真遗憾！我对渥伦斯基先生说：‘今晚让您看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为此才带他来的。”

“哟，真是对不起……”

这时，那位老太太打着招呼走进来了。

“我，今晚我细(是)非常高兴……妙子女士，还有一位姐姐，一位小侄女，为什么没有来呢？”

贞之助和幸子听见这个“细”字，再看看妙子，便要发笑，于是尽量不看妙子，而看到妙子把脸别过去，竭力装作一本正经的神态，又忍俊不禁了。说是“老太太”，但这位老妇人并不象常见的那种肥胖型的西洋老妪，背影还很潇洒，脚踏高跟靴，腿的粗细恰到好处，走路时蹬着地板发出“咚、咚”的声响，象鹿一样轻快——说粗暴也不过分——急匆匆地走来走去。看她这模样，不由使人想起了妙子说过的她在溜冰场上英姿飒爽的神态。张口笑时，才知她掉了牙齿。从颈到肩的肌肉已经松弛，脸上布满了绉绸般的细纹，但是皮肤白皙似雪，远处看来，这些皱纹和松弛的肌肉还不怎样明显，有时看上去竟是十分年青，好象只有二十来岁的光景。

老太太把桌子收拾好，把自己买来的生牡蛎、鲑鱼子、酸黄瓜、猪肉和鸡肉、肝脏等灌制的香肠，还有几种面包，重新

摆到桌上。渐渐又拿出酒来，轮换着劝客人畅饮伏特加、啤酒和烫热了的日本酒，在场的俄国人当中只有老太太和卡塔莉娜爱喝日本酒。客人们原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桌子周围坐不了这么多人，卡塔莉娜靠着一个没有生火的火炉架站着，老太太一边忙活，瞅空儿从人们背后伸出手来，又吃又喝的。不知是刀叉没有弄齐，还是用这些东西嫌不够意思，有时卡塔莉娜干脆用手抓着食物吃。这种举止若被客人无意中看见，真要羞得脸红耳热，贞之助他们竭力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

“你别吃那牡蛎！”幸子凑到贞之助面前耳语道。所谓生牡蛎并不是那种经过精选的深海牡蛎，一定是这一带市场买来的普通货色，而这些俄国人颇为勇敢地大嚼特嚼，从这一点看来，不得不认为他们比日本人野蛮得多。

“啊，已经吃得很饱了。”几位日本人趁着主人没注意，不断把吃不完的食物丢给桌下的波里斯，贞之助掺杂着喝了几种酒，似乎酒力发作了。

“那张照片，是什么地方？”贞之助指着与沙皇肖像并排挂着的一座壮丽的建筑物的照片，醉意醺醺地高声问道。

“那是皇村宫殿，是沙皇在彼得堡（这些人决不说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座宫殿。”基里连科回答。

“啊，那就是有名的皇村宫殿……”

“我们家，细(是)住在距离皇村宫殿很近的地方，沙皇陛下骑马呀，从宫殿里出行呀，我们细(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连沙皇陛下说话我们都能听见呢！”

“妈妈契卡……”基里连科用俄语叫住了他母亲，接着解释说：“沙皇陛下坐在马车里讲话的声音并不能真正听见，不过马车就从离得那么近的地方经过，简直觉得真能听见陛下的声

音。究竟咱们家是不是紧挨着那座宫殿呢？我对小时候的事儿，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了。”

“卡塔莉娜小姐呢？”

“我那时还没上小学，什么也不记得了。”

“那间房里还挂着天皇两陛下的照片，您是怎么想的呢？”

“哟，那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白俄的生活，全托着天皇陛下的庇荫。”老太太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

“咱们白俄，谁都认为和共产主义斗争到底的是日本。”基里连科说过这话，继续问道：“您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那里的共产主义势力不是很强了吗？”

“啊，我们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弄不清楚。不过，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恶化，总是令人痛心的。”

“您怎么看待蒋介石呢？”刚才一直拿着空酒杯在手掌抚弄、静听别人说话的涅伦斯基先生这时问道，“对去年十二月在西安发生的那件事，您怎么看呢？张学良逮住了蒋介石。不过，还是留了他的命。这是什么道理呢？……”

“啊……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好象不仅是报上所说的那样……”

贞之助对于政治问题、国际时事颇感兴趣，也只是想了解报纸和杂志登载的一些知识的缘故，任何时候也不从旁观者的态度超越一步。这年头稍不留心说漏了嘴，就会受到牵连，招致厄运，贞之助很有戒心，特别是在互不了解心性的外国人面前，他认定了不再发表任何意见。而对于这些远离祖国漂泊异域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也许是一天也不能弃置不顾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以后，他们之间又继续谈论了一会，而以涅伦斯基对

这些消息知之最详，似乎还很有些什么主张，其他的人都落得听他说。为了贞之助等人能够听懂，他们尽量讲日语，而渥伦斯基间或插进一些俄语，基里连科便不时地充当翻译。老太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议论家，对男人们谈的事情不光是很懂行地听着，还激烈地参予争论，说得起劲时，她的日语就更加支离破碎，日本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不懂她说些什么。

“妈妈契卡，您用俄语说好了。”基里连科忙着提醒她。这场争议是怎样开端的，贞之助他们没弄明白，只知道不知不觉发展成了老太太和卡塔莉娜母女之间的一场口角。多半是老太太攻击英国的政策和国民性，而卡塔莉娜奋起反驳。卡塔莉娜认为，自己虽然出生于俄罗斯，却被迫流亡到上海，是受英国人的恩惠而长大成人的，英国人的学校教育了她，而且从未收她一文钱学费，从学校毕业后，又当上护士，在医院拿工薪，这一切都是托英国的福荫，那个英国有何不好之处呢？而老太太却说：“你还年青，不了解事实的真象。”母女俩渐次争得激烈起来，甚至脸都白了，幸好哥哥和渥伦斯基出来调停，没等弄到满座索然扫兴的程度，一场争斗的火焰终于湮熄，灰飞烟灭。

“妈妈契卡和卡塔莉娜为英国争论不休，真使我苦恼！”争吵平息后，基里连科说。

后来，贞之助他们又改而坐到另一间房里，闲聊一会，玩了一阵扑克。此后又被请进餐室，这时，几位日本客人已经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了，只得以填满波里斯的胃袋而告终。尽管如此，贞之助还是奉陪着基里连科和渥伦斯基喝酒，一决雌雄，奋斗到底。

“可得注意呀，你的脚摇摇晃晃呢！”这时已过了十一点，

他们已踏上归途，正走在暗黑的田间小路上，幸子叮嘱着贞之助。

“嗬，这凉风拂面，真惬意呀！”

“可是先前那会儿，我在想：究竟怎么回事呢？只有卡塔莉娜在家，都到什么时候了，吃的喝的都没影儿！肚子也越来越饿……”

“所以，见到丰盛的菜肴，就变成了馋鬼。只是俄国人怎么那么能吃呢？喝酒是毫不示弱，论吃更是无可匹敌。”

“咱们大家应邀去了，老太太象是很高兴呢！俄国人住在那么小的房子里，还这么好客，也真是……”

“他们那种生活毕竟凄凉、寂寞，所以渴望和日本人交往。”

“哥哥，那个渥伦斯基呀，”妙子跟在后面两三步远，从黑暗中说，“有过一段凄婉的经历呢。据说他年青时有过一个恋人，因为发生革命，两人失去了联系。以后过了好多年，才知道他的恋人到澳洲去了。他又追寻到澳洲，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她的住地，两人重逢。但是，他的恋人不久就生了病，最后竟死去了。从那以后，他便过着独身生活，直到现在。”

“确实，这么一说，这人真是感人至深呢！”

“在澳洲，他很苦了一阵子，甚至下矿当过矿工，后来又做买卖，攒了钱，现在少说也有五十万块钱以上呢。卡塔莉娜的哥哥似乎从他那里借了一些资本。”

“哟，什么地方有丁香花儿呢？”他们进入别庄街，沿着篱笆走时，幸子说，“哎，还得等一个月樱花才开，真难熬呀！”

“我也细（是）等得不耐烦了。”贞之助模仿着老太太的腔调说。

18

原籍　兵库县姬路市竖町二十号

现住　神户市滩区青谷四街五五九号

野　村　巳　之　吉

明治①廿六年九月生

学历　大正五年东京帝大农科毕业

现职　兵库县农林课任职，水产技师

家庭及近亲关系　大正十一年娶田中次女德子，生一男一女。长女于三岁死亡。妻德子于昭和十年患流感去世。随后长子于十一年死亡，时年十三。双亲早故，有妹一人，已嫁太田家，现住东京。

照片的衬纸背面，有本人亲自用钢笔写上的这些记载事项，颇象名片。这是三月下旬，幸子在女子学校时期的同学阵场夫人邮寄来的。直到收了这照片，幸子才记起了这回事。去年十一月底一天，正当濑越那件事陷入停顿状态的时期，幸子在大阪樱桥十字路口遇见了阵场夫人，站着和她聊了约半个钟头。谈到雪子的事，阵场夫人说："那么你妹妹还没结婚喽？"幸子说："如果有适合的对象，请你帮忙介绍。"说完，两人便道别了。不过，当时濑越这门亲事似乎会成功，所以那话多半是句普通的应酬话而已。然而，看来阵场夫人已把这事挂在心上了。她在

① 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1868—1912)。

来信中说："后来令妹的情况怎样了？实际上那天是我疏忽了。我丈夫的恩人，现任关西电车公司经理的滨田文吉氏有个表弟，前几年妻子去世，眼下正准备续弦，一心想找一门好亲事，滨田氏热心地嘱托了我，甚至把他的照片置于我手。到今天，我才忽然想起了令妹的事。虽然我丈夫对他不很了解，但既然有滨田氏出面保证，想必是个很不错的人物。不管怎样，另函寄照片给你们看看。如果有意，请对衬纸背面记载的事项，作进一步的详细调查。若以为这门婚事适当，一俟接到您的通知，我即效劳介绍。这件事本应和您面谈，但恐有强加于人之嫌，所以暂先写信询问。"翌日又收到这张照片。

幸子立刻写了复信，表示已经收到来信，并向她致谢，不过，她吸取了去年被井谷责怨的教训，决定这一次不贸然轻诺。她写道："承蒙您亲切关怀，不胜感激。不过，要等一二月后才能给您答复。原因是，最近刚有一桩婚事告吹，考虑到妹妹的心理状态，还是过一段时候再提为好。而且这一次希望尽可能慎重，在充分调查以后，若能遂愿，再行谈议。您知道，我妹妹的婚事耽误已久，和对象见面，也有多次，但都以无结果告终。对于这一切，我作为她的姐姐，实在为她怜惜。"幸子的信，写得如此直率。

和贞之助商谈这件事时，幸子说："这次不要慌忙，我们从容地调查以后，如果觉得行，再告知本家，最后再和雪子说吧！"而且，说实话，幸子对这件事兴趣不大。且勿论未曾调查的事还很难说，单说对方的财产状况，简介上全然未写，若光看衬纸背面的记载，与濑越相比，条件也相差很远。首先是年龄，比贞之助大出两岁，其次是结过婚的。不过，前妻和两个子女都已死亡，才稍微令人轻松一点。幸子想，首先雪子就不会中

意。论风采，照片上此人很显老，脸部给人以肮脏的感觉。照片与本人往往是有差别的，不过为了求婚送来的照片尚且如此，恐怕本人是更加苍老，而不会更显年青吧。不是美男子也未尝不可，年龄比贞之助大也还无妨，但两人并肩举杯时，这位新女婿的风采竟象一位爷爷，雪子固然可悲可怜，而自己作为她的照管人，面对着列席的亲戚朋友，脸上也毫无光彩！若说要求象新郎那样朝气勃勃，多少有些勉强，但至少也要神态活泼，脸色丰润，精神振作。幸子左思右想，对照片上的这一位怎么也看不上，也就没有急于着手调查，就这样把这事儿搁置了一个星期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那天收到写有“内有照片”的信件时，雪子在一晃之间，是否看分明了？假使她已知道，背地里瞒着她做什么，不是反而使她产生疑虑吗？幸子认为，雪子表面看来象是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一次毕竟使她心灵上受了一些创伤，当然不应该那样紧接着又提出一门亲事。但她可能猜想：“那照片是打哪儿寄来的呢？二姐为什么不把话讲明？”对这位姐姐良苦的用心和不自然的权谋，她一定困惑不解。既然如此，倒不如一开始就把照片给她，看她本人究竟怎样说，听听她的反应，也许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幸子又改变了主意。

某一天，幸子要去神户买东西，正在二楼的化妆室更换衣服，雪子走了进来。

“雪子，又来了一张照片呢。”幸子突然说道，没等回答又说：“就是这个。”说着，迅速地从衣橱的小抽屉里拿出来给她看，“那背面写的，也请看看。”

雪子默默地接过照片，随便瞟了一眼，翻过来看了背面，问道：“谁寄来的？”

"雪子，你应该认得阵场，在女子学校时，她姓今井① 。"

"哦。"

"有一次，记不得日子了，我在路上遇见她，说到你的婚事，就拜托了她。看来她很留心，寄这张照片来了。"

"……"

"这一次不特别急着回答。我本想全部调查清楚后再告诉你，不过象是瞒着你在干什么，也会使你感到奇怪，还是给你看看好了——"

雪子把照片放到叉架上，走到走廊的栏杆边，呆呆俯视着庭院。对着雪子的背，幸子继续说：

"今天，什么也别想好了。如果不感兴趣，就只当没听见这回事。不过人家特意来提亲，我想还是调查一下为好。"

"二姐，"雪子凝思着什么，缓缓地转过身来，嘴角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提起这事，我想说几句。我想，与其完全无人登门，倒不如这个那个来说说，还不至于感到太冷落。"

"是吗？"

"只是希望在详细调查以后才见面。其他的事，都不必想得那么复杂。"

"真的吗？照你这样说，我们可就够费劲了。"

幸子收拾完了，说道："我出去一会儿，晚饭时回来。"说罢，她一人出门去了。雪子把幸子换下的衣服，挂在竹衣架上，腰带和带扣也归到一起，然后还是凭栏观赏院子的景色。

芦屋这一带，原来大部分是山林和旱田，大正时代的末期，才逐渐开发。这一家的院子虽然不很宽大，但是从院内尚存的

---

① 日俗，女子出嫁后改从夫姓。

两三株大松树，还可想见昔日风貌之一二。西北方向，隔着邻家院子的树丛，可以远眺六甲一带的山丘。雪子偶尔去上本町的本家住四五天，回来后重又登楼凭眺，总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她现在鸟瞰的南方一带，有草地和花坛，与之相向的是一座玲珑的假石山，开着雪白小花的珍珠梅，立在巉岩砌成的悬崖上，下临一个已然干涸的池塘，在右方的岸边，樱花和紫丁香已是鲜花盛开。幸子爱好樱花，她希望，在院子里仅栽一株也是好的，可以足不出户地赏花，所以，两三年前栽下了这株樱花。每逢樱花怒发时节，就在那树下摆上床几，铺上地毯，合家赏花。但不知何故，那树发育不良，每年挂的朵儿都很瘦小，而紫丁香已是象雪花一样盖满枝头，散发芳香。紫丁香树的西边，是还未吐芽的楝树和梧桐，楝树南边是一种法语叫“塞莱恩嘎”的灌木。教雪子姊妹学习法语的法国教师玛达姆·家本是法国人，她说在她的祖国，有很多塞莱恩嘎的花儿，而来日本后却从未见过。她见这个院子里有这种灌木，颇感珍奇，很是依恋。所以，雪子她们也开始留意这种树，翻检《法和辞典》，知道这是一种叫“萨摩水晶花”的灌木，这种树总是在珍珠梅和紫丁香凋谢以后，和栽种在别屋篱笆附近的重瓣棣棠花差不多同时开花，所以现在才渐渐地萌出一点嫩芽。那种“萨摩水晶花”的对面，横着与舒尔茨家内院隔开的铁丝网，沿着铁丝网栽种的梧桐树下，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草地上，悦子和罗捷玛丽正蹲在那里，玩做饭的游戏。雪子从二楼的栏杆看下去，玩具的床，西服衣橱和桌椅，西洋木偶，零零散散摆在地上，一览无余，历历可辨。两位少女尖脆的话声清晰可闻。她们压根儿没注意雪子在看着她们，一心迷在游戏上。罗捷玛丽左手拿着一个男木偶：“这是爸爸！”右手拿着一个女木偶：“这

是妈妈！”并把两个木偶的脸贴在一起，口中发出响声："吱吱。"最初，看不明白她在做什么，后来看久了，才看出是让两个木偶接吻，自己用舌头发出的响声，也是为模仿那吻声的。罗捷玛丽又说："婴儿来了。"一边说着，一边从妈妈木偶的裙子下面掏出一个小木偶，而且不止一次地重做这个游戏，不断地叫着："婴儿来了，婴儿来了！"终于，雪子察觉到"来了"就是"生了"的意思。雪子听说，在西方，一般都诳小孩，说婴孩是鹳鸟衔了来放在树枝上的，而她却毕竟懂得了是从肚子里生出来的。想到这里，雪子好不容易才忍住声息，一个人微微笑着，始终默默地注视着少女们的游戏。

19

当年，幸子和贞之助新婚旅行，住在箱根旅馆，贞之助曾问她对食物的嗜好，比如：最喜欢吃什么鱼？她回答说："鲷鱼呗。"贞之助大笑不止。他之所以发笑，是因为鲷鱼过于平凡。可是据幸子看来，这种鱼无论形态还是味道都是最具日本风味的，而不喜欢鲷鱼的日本人，简直就不象日本人。在她心目中，只有自己生长的京都、大阪地方，才是味道最美的鲷鱼的产地，从而她隐含一种矜耀的心理，认为只有这些地方，最能代表日本的风貌。同样，你要问她最喜欢什么花，她会毫不踌躇地回答说：樱花。

自《古今集》① 以来，有关樱花的诗歌，何止千万。很多古

① 《古今集》，日本古诗集，据说于公元905年集成，有二十卷。

人，急不可耐地盼着樱花开满枝头，又百倍惋惜樱花的匆匆凋落，反反复复吟咏这同一主题，留下无数诗歌。在少女时代，幸子读这些诗歌时，大都毫无感触，认为写得平凡，匆匆读过完事。随着岁月流逝，自己也亲身感受到，昔人盼花、惜花的心声，决不只是徒有言辞的自命风流，自作多情。因而每逢春暖花开时节，幸子总是劝诱丈夫、女儿和妹妹们去京都赏花，几年来从未误过一次，不知不觉竟象是形成了一种惯例。不过，贞之助和悦子有时因为上班和上学而缺席，但是幸子、雪子、妙子三姊妹，却是每年必去。幸子在叹惜落花的同时，还痛惜两位妹妹的青春易逝，因此每年赏花时节，总是于心中默默祷念：但愿今年是最后一次和雪子一起看花。她的这种心情，雪子和妙子似乎同样体察到了，不过大致上不如幸子那样关心樱花。尽管如此，她们却乐于踏青看花，而且从取水日前后，就开始急切地等待、筹划，甚至连赏花时穿的外挂、腰带以及长衬衫等等，都在不露声色地暗中准备着。那情形，旁人一眼就可看出来的。

终于，那樱花时节姗姗来临，虽有消息说哪几天花事最盛，最宜赏玩，但为了将就贞之助和悦子，必须选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至于是否正好遇上盛花时分，是否会遇上风雨，她们也不能免俗，和古人同样有种种担心。芦屋的分家附近也有樱花，坐在阪急电车上朝窗外望去，也可以远眺樱花如云的美景。本不限定必去京都赏花，但幸子认为不是京都的樱花，看了也只是白看。去年春天，由于贞之助大唱反调，提议偶尔改换游地，于是到锦带桥去了，回来以后，幸子怅然若失，说是“只有今年春天过得不象个春天”，还是逼着贞之助又去了京都，勉强赶上看了御室迟放的樱花。照例她们在星期六下午出门，在南禅寺

的瓢亭提早吃了夜餐。观看了每年必不可少的都踊[①]以后，在归途中于祇园夜赏樱花，当晚投宿在麸屋町的旅馆，翌日从嵯峨去岚山，把在中之岛[②]的茶店里买来的食盒打开用餐，下午返回市内，到平安神宫的神苑赏花。有时，两位妹妹和悦子先回，贞之助和幸子再留宿一晚，这一年一度的赏花盛事便如此结束。

她们总是把去平安神宫安排在最后一天，因为这里神苑的樱花，在京都之内最是绚丽多姿、引人瞩目，圆山公园的软枝海棠已经日趋衰老、姿色年年减退的今天，可说除了此处的樱花，无处能代表京都的春色。她们在每年赏花的第二天下午，从嵯峨方面回来时，正是春日日暮时分，特别选了这最令人平添许多留恋惋惜的黄昏，曳着行乐半日稍感疲乏的双足，在这神苑的樱花树下面徘徊。在池畔，在桥头，在花径曲隐深处，在回廊画檐之前，几乎逐一地留连，踯躅在樱花树下，叹息、歌吟，排遣着无限依恋的深情。而回家以后，直到来年春天，一年之中，那众多的樱花颜色、枝条姿态，总是在眼前浮现，宛然是一幅图画。

今年幸子他们也是在四月中旬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出门赏花。悦子穿的长袖印花衣裳的盛装，一年当中只穿有数的几次，去年赏花时穿的衣裳，今年已不大合身，颇显拘紧，只是今天特意薄薄地化了妆，容貌更显漂亮，走路也象要飞起来一样。在瓢亭狭窄的茶室里，悦子盘腿而坐，因常穿西装，无意中露了破绽，衣服前襟敞开，露出了膝盖。大人们嘲笑她说：

---

① 都踊，京都的艺伎每年间四月会演的舞蹈。

② 中之岛，大阪的市中心区。

“喂，悦子，象个辨天① 小和尚。”悦子使用筷子的姿势还不正确，是小孩儿那种独有的奇怪拿法，再加上这身装束，袖子缠紧了手脖子，更加束手束脚，吃东西也象不灵便，她颤巍巍地想夹起桌上摆的一团慈姑，却让它从筷子中间滑落下地，沿走廊滚到院子里，在青苔上咕噜噜翻滚。悦子和大人一起高声大笑。这是今年赏花第一件引人发笑的事儿。

第二天早晨，首先来到了广泽池的水边，在一株枝叶临水的樱花树下，以整个寺山为背景，贞之助先后为幸子、悦子、雪子、妙子照相。这株樱花有一小段插曲。有年春天，他们来这池边时，一位陌生绅士手持照相机，恳求姐妹们让他拍照。他诚恳而有礼貌，照了几张，说是效果好的话，一定寄给她们，然后记下地址，道别而去。他果然没有爽约，十来天以后，寄来了其中最好的一张。那是幸子和悦子伫立在这株樱花树下，凝视池水，以泛起涟漪的池水为背景，照下她们的背影。母子俩若无其事地凭眺池水，那种心旷神怡的姿态，甚至落花沾在悦子的印花衣袖上的风趣，咏叹芳春易逝的心情，纤毫毕露地在照片上呈现出来。从那以后，她们前来赏花，总要到这池边，忘不了站在这树下看看池水，并且毫不懈怠地重新拍摄那种姿势的照片。幸子还记得，池畔的那条道路边，篱笆内有株好看的椿树，每年都开出红彤彤的花儿，她也必定到那篱前停留一会。

她们爬到大泽池的堤上看了一阵，走过大觉寺、清凉寺、天龙寺的门前，时隔一年，又来到了渡月桥的桥头。此时正是

---

① 辨天，佛教名词，又名辨财天（司音乐、辩论、财福、智慧之女神，为七福神之一）。

京都的看花人流如潮涌的高峰，又增添了一种异国情调，有许多身着鲜艳的单色朝鲜服的朝鲜女子，混杂于人流之中。走过渡月桥后，看到附近的水滨花荫里，朝鲜女子三三五五地蹲着用餐，其中竟也有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的。幸子他们去年在大悲阁，前年在桥头的三轩家，打开食盒用膳，今年选定了有着以十三朝拜而闻名的虚空藏菩萨的法轮寺。餐后再次走过渡月桥，踏上了天龙寺北篁竹掩映的一条小路。“悦子，一个鸟窝！”她们一路说笑，朝野宫方向走去。已是下半晌，渐渐起风了，突然有了一些寒意。待走到厌离庵的庵室，那入口处的一株樱花，被风吹落，竟纷纷扬扬飘了不少在姊妹们的衣袂上。后来，他们又一度经过清凉寺的门前，在释迦堂前的车站乘爱宕电车回到岚山，第三次走过渡月桥，在桥北稍作休息以后，雇一辆出租车驶往平安神宫。

进入大门，迎面就是大极殿，从左边的回廊踏进神宫，便有几株红枝垂——这是连海外都盛称其美丽的著名樱花。今年，她是怎样一种风姿呢？是不是月下来迟，不能一睹芳容？人们每年怀着种种忧虑，直到钻进回廊的门洞，心儿老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怦怦直跳。今年她们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走进这门洞，忽地仰头看去，只见傍晚的天空上铺满了锦绣般的红云，大家不约而同惊叹一声：“啊！”就在这一瞬间，两天来的赏花盛事达到顶点，这一瞬间的欢乐，正是去年暮春以来漫长的一年中所翘首等待的。她们心想：“啊！多么美好！今年我们赶上了樱花开得最娇妍的时候！”在心满意足的同时，她们又愿望明年春天也能够再来欣赏此花的国色天姿。幸子暗想：“明年我再度站到这花下的时候，恐怕雪子已经出嫁了吧？花落自有花开日，而雪子的青春却已然消逝；但愿这是在家做老姑娘的最后一年！

我自己虽不免寂寞，但为雪子着想，唯愿那一天早日来临吧！”老实说，去年春天，前年春天，站在这棵树下，她也曾沉浸在这种感慨之中，每次都想：“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和这位妹妹一起赏花。”但今年又在这花荫下看到了雪子，真是不可思议！她不禁为雪子深深伤感，甚至不忍心正面去看雪子一眼。

樱花的尽头处，还有刚绽出软芽的枫树和橡树，以及修剪成圆形的马醉木。贞之助让三姊妹和女儿走在头里，自己拿着照相机随后拍照。在走到白虎池长满菖蒲的水滨时，在苍龙池的卧龙桥石桥上倒影落进水中时，在从栖凤池西侧的小松山走向大路的途中，在一株株伸展着枝桠的特别美丽的樱花树下并排站立时，总之，在凡是能够拍照的地方，都一一摄下了美景倩影。而在这里，她们一行每年照例要被各种不认识的人摄入镜头，郑重其事的人还特地讲明来意，请求许可，那没有教养的，擅自瞅个空儿就按了快门。她们对前一年在哪些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记得十分清楚，一些细枝末节，走到那个地方，也会原原本本回忆起来。譬如，曾经在栖凤池东侧的茶室饮茶，在楼阁的桥栏杆上将麸饼丢给红鲤鱼等等。

“啊！妈妈，瞧新娘呀！”突然，悦子叫了起来。原来，一对举行过神前结婚仪式的新人，在傧相、宾客簇拥之下，从斋馆出来，正准备登上汽车，两旁挤满了兴致勃勃瞧热闹的人群。从这儿，仅仅看见蒙着白绢头巾①、身穿华丽礼服的新娘的背影，在汽车玻璃窗内晃了一下。实际上，这并不是幸子今年以来遇见的第一对新人。每当目睹这种行列在面前经过，她总感到心潮起伏难平。但是，雪子和妙子却格外平静，有时还混在

① 日俗，新娘在婚礼上头蒙白面红里的绢巾。

人群中等着看看新娘，然后详细告诉幸子，新娘长相如何，衣着如何。

那天晚上，贞之助和幸子留在京都，又宿了一夜。第二天，夫妇俩访问了幸子父亲在其全盛时期修建于高尾寺境内的一个叫不动院的尼寺，和院主老尼追忆父亲的生平，度过了悠闲清静的半日。这里以霜天红叶而享有盛名，但是现在为时尚早，树头一片新绿。只有庭院水管旁的花梨，刚刚绽出一个花骨朵儿。他们一边欣赏这宛然画图般的尼寺景致，一边喝了不少杯山间甜美的清泉。趁着天还未黑，赶完两公里多山路，走下山来。

归途中，他们从御室的仁和寺门前经过，虽然明知这里的樱花还没开放，但还想在树下休息一阵，尝一尝花椒嫩芽串儿。幸子催促贞之助走进了仁和寺。磨磨蹭蹭直到日暮，又得在外面睡上一宿，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即使在嵯峨、八濑大原和清水各处都不停留，赶到七条驿时，也是下午五点钟以后了。

过了两三天，一日早晨，贞之助上班出门之后，幸子象往常一样整理书斋，忽然发现丈夫桌上摆着一张写坏了的信纸，空白处用铅笔草草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四月某日于嵯峨

美人试春衣，
京畿嵯峨花盛时，
赏樱人如织。

在女子学校时代，幸子自己在一个时期内也曾潜心学习写诗，近年来，又受到丈夫的影响，也常在笔记本上记下不假推敲的诗句，是一件自得其乐的快事。现在读了这首诗，忽地动了念头：早几天在平安神宫吟咏的一些句子，还未整理成篇。琢磨了一会儿，她想出来了：

平安神宫看落花有感

春去太匆匆，
不堪愁恨看落红，
袖内把藏君。

她用铅笔把诗抄在丈夫记诗之后的空白处，照原样摆在桌上。贞之助回家后，也没说是否读了那诗，幸子也忘记了。第二天早晨，幸子收拾书斋，发现桌上那张信笺纸上在幸子的诗后，贞之助象是又修改重写了一首：

纵是赏花时，
也将花瓣来藏秘，
留得春踪迹。

20

“你得稍微休息一下，那样豁着干，会累着呢。”“话虽如此，可干起来了，就不好歇手。”

今儿是星期天。贞之助准备又邀幸子前往上月曾在那里赏樱的京都，欣赏郊野的新绿。但是，幸子说打早晨起就不舒服，不知为什么，身子感到疲倦，所以只得作罢。到了下午，他就在院子里一个劲儿地芟除杂草。

当初买进这块宅地时，原业主曾说过，这院子里即使种了草也不能生长，贞之助不顾劝告，勉力培植了这块草地。由于他细心照料，好容易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与其他的草地相比，毕竟发育不良，也绿得迟些。贞之助自己负有首倡者的责任，更是比旁人多花了一倍的心血。他发现草长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早春刚出芽时，麻雀就飞来啄食它的嫩芽。从那以后，每年一到初春季节，他就拼命防止雀伤，看见麻雀，就击以小石，把它们赶跑，家里人也七嘴八舌地吆喝，所以妹妹们经常打趣说："喘，又到姐夫扔石头的时候了！"天气暖和时，贞之助经常象今天这样，戴着海水浴帽，穿一条女人用的裙裤，一边扯草地中杂生的荠草和车前草，一边用刈草器"嘎吱嘎吱"地修剪草地。

"喂，蜂子，大蜂子！"

"在哪儿？"

"喏，向你那边飞来了。"

阳台上，照例已象往年一样挂起了遮阳竹帘。幸子坐在那帘荫下一张带皮的白桦圆木椅上，蜂子从她肩头掠过，绕着摆在中国产瓷墩上的一盆芍药飞了两三圈，"嗡嗡"地哼着，又向开着红白两色平户百合花的方向飞去了。丈夫一边刈草，沿着那铁丝网，渐渐钻进枝叶繁密的篁竹和橡树的暗丛中去了。从幸子这儿，越过一片平户百合花，只看得见丈夫海水浴帽的帽沿。

“蚊子可比蜂子厉害得多，透过手套都叮进去了。”

“那么，你就别干了吧！”

“你不是说不舒服吗？现在怎样了？”

“睡了反而难受，这样坐着倒是舒畅点儿。”

“难受？到底是哪儿难受呢？”

“头沉得很……老想吐……手脚也没力……象是有场重病来呢。”

“说些什么呀，神经过敏！”过后，贞之助突然大叫一声：“啊，弄完了！”他象是了却了一桩心事，说着一边站起身，弄得竹叶窸窣作响，将那把掘车前草根的小刀扔掉，脱去手套，手上露出蚊子螫的斑痕，用手背拂去额上的汗，使劲伸腰直背，并向后仰了几仰。然后，他拧开花坛边的自来水龙头洗手，边说：“有蚊叮油吗？”他用手搔着手脖上红肿的地方，走上阳台。

“阿春，快拿蚊叮油来！”幸子向屋里高喊。贞之助又走下院子，这次是去摘萎谢了的平户百合花。这里的平户百合花在四五天前开得最旺盛，现在已经凋谢了六成左右，又脏又难看，特别是白花，象弄脏了的黄纸屑一样。他一一把它们摘掉，再小心地把残留下来的须状雄蕊扯除。

“喂！蚊叮油拿来了！”

“嗯。”贞之助应了一声，又去侍弄了一会，“这里叫她们清扫一下吧？”说着，他渐渐走近妻子跟前，正要接过装有蚊叮油的容器。

“哎呀！”他看着妻子的眼睛，惊呼一声。

“怎么了？”

“哎，你到这里亮处来！”刚才太阳已经落山，竹帘下更加阴暗，贞之助把幸子引到阳台尽头，让她对着落日那方的光

线。

“嗯？你的眼睛怎么黄了？”

“黄了？”

“哎，白眼珠儿变黄了。”

“那是什么病呢？也许是黄疸吧？”

“可能是。吃过什么油腻的东西吗？”

“昨天不是吃了牛排吗？”

“对，是的。”

“嗯，嗯，这就明白了。老是恶心，一定是黄疸。”

幸子刚才听见丈夫失声惊叫，不由得大吃一惊。如果真是黄疸，倒用不着如此担心了。她马上放下了心，反而想着有点滑稽，流露出欢欣的眼色。

“来，看看！”贞之助用自己的额头探了探妻子，“不怎么烫人。哎，拖下去就糟了，你还是去躺着吧。反正我请栉田大夫来看一看。”说着，他把幸子送上二楼，安顿好后，立即挂了个电话。

栉田大夫在芦屋川车站附近开业，因为诊断高明，医术卓越，在这一带很受病家欢迎，他总是在晚上巡回出诊，甚至过了十一点还未回家吃饭，很不容易找到他。所以，在一定得请他出诊时，就要和一位叫内桥的老年护士挂电话预约。尽管如此，若非重病，他也不会在病家预定的时间前来出诊，甚至可能爽约，所以必须采取策略，在电话中，要把病情讲得比实际更严重。这一天，也是等过了十点。“栉田大夫今天大约不会来了。”但是快到十一点时，门前响起了汽车停稳的声音。

“是黄疸，没错！”

“昨天吃了很多牛排。”

“这就难怪了！吃得太多了。要每天喝点蚬汁才好。”

这位医生生性说话爽快，也是因为太忙，所以总是简单、迅速地作出诊察，一阵风似地告辞而去。

从第二天起，幸子开始过时睡时起的病室生活，并不十分难受，但也不见怎样好转。已经持续多日的讨厌的天气，似乎也是个原因。时令正当入梅之前，既不下雨也非天晴，天气郁闷，暑气蒸人，即使身体好，也没有什么去处好玩的。幸子两三天没有洗澡，就叫阿春来帮她换下充满汗臭的睡衣；并要她拿来洒了酒精的热毛巾，给她擦背。这时悦子进来了。

“妈妈，插在壁龛[①]上的是什么花呀？”

“罂粟花。”

“我觉得那花儿可怕。”

“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花，就觉得那花儿把我吸进去了。”

“喃喃——”

小孩确实有些奇妙的直觉。近来，幸子总感到这病室压着她的头，令人抑郁，真是不可思议。原因似乎就在眼前，但她没有追究那原因何在，而让悦子一语道破了。照此看来，的确是那壁龛上的罂粟花的缘故。这种花开放在田野里是很美丽的，但象这样孤零零地安插在那壁龛之上，看着总令人害怕，“好象被吸了进去”，这句话是颇为贴切的。

“真的，我也感到了那种气氛。不过大人反而说不出那样的话。”雪子也不无钦佩地说，随即她匆匆地把那花撤下来，拿

---

① 日本式客厅里面靠墙处地板高出，以柱隔开，用以陈设花瓶等装饰品或在墙上挂画的一块地方。

来配有燕子花和山丹的盆花。幸子连这花也看着不舒服，倒不如什么花也不要摆。她央求丈夫挂一幅精制的写有和歌的挂轴，虽然时令还早了一点，不过还是在床前挂了一幅香川景树所作和歌《夏日傍晚岭上骤雨》的条幅：

骤雨爱宕峰，
清清山下泷河水，
如今想应浑。

病室内的陈设稍有几分悦目了。到第二天，幸子的心境也愉快一些。下午三时以后，她听到门铃作响，接着象是传来了客人的脚步声。这时阿春走了上来。

"丹生太太来了，"她说，"和一位叫下妻、一位叫相良的太太一块儿来的。"

幸子和丹生夫人相违已久，她不在家时，丹生夫人曾来访两次，所以如果是她单身前来，是不妨请她来病室叙谈的。但是，幸子和下妻夫人并不十分亲昵，特别是那相良夫人，连名儿都没听说过，因此她有些困惑了。这时候，要是雪子能来代替就好了，不过雪子也不善于与很不熟识的人交谈。那么，就推说有病请她们吃闭门羹得了。但这样做，她又觉得对不起跑了几趟空的丹生夫人，而自己也正苦于百无聊赖，于是要阿春先去道歉，说她因为身体不适，正在休病，有失亲迎，姑且把她们让进楼下客厅里。然后，她急忙坐在镜台前，在有脏垢的脸上敷了一层白粉，换上一件花哨的单衣，走下楼来，这时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请让我介绍一下，这一位是相良太太。"丹生夫人指着身

穿一件道地美国式洋服的夫人说。幸子一看即知这夫人是出洋归来的。“她是我女子学校时代的好友。她丈夫在邮船公司工作。直到最近归国以前，他们一直住在洛杉矶。”

“非常高兴和您见面——”说话时，幸子马上后悔不该会见这些客人。疾病把她的外貌弄得这样窝囊，面对初次见面的客人，会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这一点，她是想到了的，但没有料到这位客人竟是如此雍容华贵。

“您病了？哪儿不舒服？”

“黄疸病呢。您瞧，眼珠儿都黄了吧？”

“可不是？很黄呢。”

“这么说，您心情不佳喽？”下妻夫人问道。

“哎——不过今天好多了。”

“真是对不起，在这种时候来吵扰您。丹生太太，是您不机灵呢！要是在大门口就决定不进来，那该多好。”

“嘿，怎么都怪我呢？可不能这样。莳冈太太，事实是，相良太太昨天突然说，她对关西不怎么了解。因此我说，自然应当由我作向导。我问她想看什么，她说想要会见阪神间一位有代表性的夫人。”

“啊？代表性！哪个方面的代表性？”

“具体说可不容易，总之是各个方面的代表。我斟酌了半天，最后还是选中了您。”

“莫名其妙！”

“不过，确是因此才缠上了您。即使有病，也请您赏光，勉强聊会儿吧。啊，还有……”丹生夫人说着，解开她们进门时放在钢琴坐椅上的那个包袱，拿出两个装满了又大又漂亮的西红柿的盒子，迭在一起，说道：

“这是相良太太送的——”

“哟，真漂亮哪！这是什么地方出的呀？”

“相良太太院子里栽种出来的呢。怎么也不卖的哟！”

“原来如此！——请原谅，相良太太，您现在住在哪里？”

“住在北镰仓。不过我去年才回来，在那里只系(是)住了一两个月。”

这个“系”和那位俄国老太太的“细”，同样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幸子自己也模仿不来。她想，要是让以取笑这类怪癖为能事的妙子听见，她会忍不住笑起来。

“那么，您到哪儿旅行过了吧？”

“目前还住在医院里呢。”

“啊？什么病？”

“严重的神经衰弱。”

“相良太太得的是富贵病呢。”下妻太太插嘴说。

“不过，圣路加医院，还是能住下去的。”

“那儿靠近海滨，凉快，特别是天气转热之后，住在那儿更好。不过中央市场就在附近，常常吹过来一股带臭味儿的风。另外，本愿寺的钟声也很刺耳。”

“本愿寺正在改建，那么个模样了，还敲钟吗？”

“嘀，就系（是）嘛！”

“总觉得哪儿在拉汽笛。”

“还有，教会也打钟呢。”

“哎！”下妻太太突然叹了口气说，“我也许要去圣路加医院当护士了。喂，怎么样？”

“那敢情好。”丹生太太轻淡地搪塞一句。幸子早就听说过下妻家里有些不称心的事，所以感到这句话里似乎包含有意味

深长的内容。

“话说回来，黄疸病不是可以在腋下夹饭团治疗的吗？”

“啊？”相良太太正在数着报时的汽笛声，这时惊愕地看着丹生太太的脸，“您可真知道不少奇闻呢。”

“在两边腋下夹上饭团，据说，那饭团会变黄呢。”

“那饭团，想着也脏呀。”下妻太太说。

“莳冈太太，您夹了饭团吗？”

“没有，我还是初次听说呢。不过，我听说喝蚬汁能治好。”

“这种病怎么侍弄也花不了多少钱。”相良太太说。

幸子看到她们带了那礼物来访，就大致察觉出她们打算在这里吃晚饭。一想到还有两个小时才到吃晚饭的时间，她便和最初预想的相反，觉得这一段时间特别难熬。她认为相良太太这种类型的女人，无论风度、态度，言谈、举止，哪一方面都是道地东京气派的太太，她总觉得难于应付。她在阪神间太太们中间，也算得上是能讲一口流利东京话的佼佼者，但是在这位夫人面前，总觉得不好意思，甚至可以说，她感到讲一口东京口音颇有点浅薄无聊，所以故意不讲东京话，而使用本地的方言。另外，那位丹生夫人，平常也是习惯于和幸子说大阪话，今天为了应酬而讲一口标准的东京话，俨然判若他人，使交谈的气氛很不和谐。诚然，丹生夫人虽是在大阪出生的，因为曾在东京上女子学校，和东京人交际很多，能讲流畅的东京话，是毫不足怪的。尽管如此，她竟能这样地深得其妙，幸子感到时至今日对长期交往的丹生夫人竟还有不尽了解之处。今天的丹生夫人完全不象平日那样稳重，无论是使用眼神的方法、嘴唇噘起的样子，还是吸烟时食指和中指夹烟的姿势，都与以往不同。当然，所谓东京气派，首先是表情和动作，所以非那样

做则不合时宜，但是，怎么会使人觉得连人品都突然一下子变得低劣了呢？要是平时，稍许不舒服，幸子也会强打精神应酬，以免得罪朋友，只是今天听着她们叽里呱啦地聒噪，竟焦躁起来。心里觉得厌烦时，身体也更加怠惰，最后脸色也变得难看了。

“哎，丹生太太，久坐不很方便吧——该告辞了！”下妻夫人机警地说着，一边站起身来。幸子连勉强挽留她们的样子也没做一个。

21

幸子的黄疸虽然不很严重，但恢复得很慢，直到进入梅雨期后，才开始好转。有一天，姐姐打来电话，问候病情，然后告诉了她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一次，姐夫荣升为东京丸内支行行长，最近本家就会从上本町搬迁，举家移住东京。

“啊，什么时候？”

“你姐夫说是在下个月呢。因此，且让他先去东京，找下住的地方，我们再去。不过，因为孩子们要上学，怎么也得在八月底以前动身……”

姐姐说着，抽抽嗒嗒地呜咽，这在电话中也听得分明。

“早就有消息了吗？”

“哪里？完全是突然而来！你姐夫也说什么风声也没听到。”

“下个月——不是很急迫吗？——大阪的家该怎么处理呢？”

"怎么处理才好，压根儿还没考虑！这是怎么回事呢？搬到东京去，我做梦都没想过！"

打电话老爱说个不休的这位姐姐，刚要挂断，又说了起来，反复了几次，唠唠叨叨，足足讲了三十分钟，绵绵不断地倾诉着：有生以来从未离开大阪的土地，到三十七岁这年，却不得不离开大阪，多么辛酸……

姐姐说，亲戚和丈夫的同僚都异口同声地祝贺荣升，而无一人能理解她的心情。偶尔想向谁吐露自己心迹之一鳞半爪，却囿于当今传统的观念，任何人听了只是一笑置之，并不认真地理睬。当然，正象他们所说，这既非远涉异国外邦，也非投身交通闭塞之穷乡僻壤，而是去东京中心地带的丸内任职。说句不该说的话，这是移住于天皇陛下膝下，这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她自己也是这样想，并心中自我劝慰，但一想到要离开这住熟了的大阪，就禁不住小孩似地悲哀起来，甚至流下眼泪，连孩子们都笑话她。

幸子听姐姐这么一说，同样忍俊不禁。另一方面，她倒不是不能体谅姐姐的这种心情。姐姐这人，很早就代替母亲照料父亲和妹妹们，正当父亲去世，妹妹们也已渐渐成人之际，她又招赘了女婿，生了小孩，走上了和丈夫一道来努力挽回这行将倾颓的家运的艰难历程。在四姊妹中，她茹苦含辛最多，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只有她接受了最典型的旧时代教育，至今还保有那浓厚的昔日大家闺秀的气质。时至今日，大阪的中产阶级太太们，说是到三十七岁还从未见过东京，也许是不可思议的，而事实上姐姐却是没有去过东京。不过，大阪家庭里的闺女，一般都不象东京的姑娘那样去干旅游之类的事情。幸子以下的姊妹们，也很少涉足京都以东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

有修学旅行等其它机会，三姐妹都曾造访东京一两次。然而，姐姐过早地担当家务，这使她没有闲暇旅行。另一方面，她笃信天下没有比大阪更好的地方，戏剧有雁治郎，菜馆有播半等，这一切已经使她心满意足，没有必要再到一块陌生的土地去了。所以，纵有机会，她也让给妹妹们，而自己也乐得留在家里。

姐姐现在上本町居住的，也是一幢有高高墙门和棂子格门窗的纯大阪式建筑，从大门的土间起，到里间为止，都是院子，院中栽的树木遮天蔽日，使得室内哪怕在白昼也是昏昏暗暗，而擦得光滑锃亮的梅木柱子，在暗中熠熠闪光，是一派旧式的格局。幸子她们并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年代修建的。大概是两三代以前的先祖所建，作为别第和隐居处所，有时又租借给分家和析居另住的家族使用。她们姊妹本来一直住在船场的店铺里面，但是到了父亲晚年时期，时兴住宅与店铺分开，她们才迁往那里。因此，她们住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不过在幼年时代，亲戚们住在那里时，也曾去过几次，又加上父亲是在那里咽气的，理所当然地对那个家有一种特别的追忆。幸子察觉到，姐姐对大阪故乡的一片深情中，对那个家的执着爱恋，恐怕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幸子为姐姐的古板恋旧感到可笑，但当她在电话中突然听见这个消息时，她心里也受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她想到今后不知能否还到那个家里去。平时，她老爱和雪子、妙子她们说那幢房子的风凉话，什么“再也没有比那不符合卫生标准、光线差的房子了”，什么“住在那里的姐姐们是什么样的心情，真难理解”，什么“我们住上三天一准会头痛”，等等。不过，从此以后，大阪的家就全然乌有了，对幸子来说，她也丧失了故乡的依托之处，自然难免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寂寞孤单的感觉。毕竟，本家的姐夫打从中止了先祖代代相传的家业而

去充任银行职员以来，当然会有转任到其他地方分行任职的可能。因此，早该想到姐姐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个家。然而，不论姐姐，还是幸子以下的妹妹，都从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这便是她们的迂阔之处。不过，在八九年前，曾有一次，上司要让辰雄去福冈的分行，当时辰雄告以家庭确有困难，实难离开大阪，宁可不增加月薪，也希望留在当时的职位上，银行方面，似乎考虑到了他是旧式家庭的赘婿这一身份，确认了只有他不再改赴他任。这一点，尽管从未达成清楚明了的谅解，但是不知不觉，她们却认定能够永久定居大阪。因此，这个消息对于她们不啻是一个青天霹雳。一方面，银行改变方针，使辰雄有担任要职的异动；另一方面，辰雄自己希望离开大阪后，地位得以升迁。他想，同辈的一些人纷纷发迹了，唯独自己是吴下的旧阿蒙，未免有窝囊废之嫌。往后还得添孩子，生活费用也看涨，由于经济界的变动和其他原因，象以前那样依赖岳父的遗产过日子，越来越艰难了。

幸子为姐姐眷恋乡土的痴心感到可怜，自己也有点惋惜即将离别的那个家，想早一点看望姐姐，但是老有别的事儿缠着，磨磨蹭蹭地又过了两三天。姐姐又打电话来了，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大阪，所以决定便宜一些租给'音爷'一家住着，顺便也委托他们守着这个屋。离八月份没有多少日子了，但是行装无论如何整理不完，最近每天都趴在仓库里，父亲去世后，那里存放着家财家具，简直不知道从哪儿着手才好。看着这七零八落、堆积如山的东西，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东西中有些是我们不要用的，说不定有你看着喜欢的，你还是来一趟怎么样？"

所谓"音爷"，全名叫做金井音吉，还是父亲过去在滨寺的

别庄使唤的一个老爷子。如今他儿子娶了亲，在南海的高岛屋干活儿，他也过上了悠闲日子，但是自那以后始终还有来往，所以清楚那一家子的行迹。

第二次通电话的翌日午后，幸子回本家去了，一进门，站在院子的树那边，就看见仓库的门正开着。

“姐姐！”听见从两扇洞开的门里传来答应声，幸子朝里走去。姐姐正在楼上蹲着，戴着顶帽儿全神贯注地清理东西。现在正是梅雨季节，仓库里潮润润的，充满了霉臭味儿。姐姐的前后左右，都是码得五六层高的旧箱子，箱子皮上写记着“红漆胡桃木小餐桌二十张”、“汤碗二十个”等等字样。旁边有一个长方箱子，箱盖已经打开，中间装满了繁杂的小箱子。姐姐小心翼翼地解开箱子的绦带纽子，把志野产的点心碟、九谷的酒壶等等一一检查过后，又放归原处，把要带走的、留下的和要处置的东西一一分开。

“姐姐，这个不要了吗？”幸子问她。“嗯、嗯。”她在上面答应着，可手一个劲儿动着，没有闲空。幸子忽然看见姐姐抽出来的箱子里有一方端砚，脑海里马上浮现了当年买下它时的情景。父亲这人对书画古玩毫无眼力，却有个怪毛病：他认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价格高昂，一准不是膺品，以致经常收购了一些毫无价值的货色。这方砚石，也是一个常来串门的古董商拿来的，开口索价几百元，父亲二话没说便照原价买下。幸子当时正好在场看见，心里直犯嘀咕：“一块砚石也值那么多钱吗？父亲既不是书家也不是画家，买下那玩意儿干什么呢？”更糊涂的是，大概是和这方砚石一起，他还买了两块治印的所谓鸡血石。后来，父亲有一位挚友，是擅长写汉诗的医学博士，他过六十一岁生日，父亲准备选一些祝辞刻在印石上赠送给他，

以示庆贺，谁知那篆刻家却把印石送回来了，说是非常对不起，那印石上有杂质，不宜雕刻。但是，这两块石头又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舍不得丢弃，就长期搁在一个地方，那以后也常常看见它的。

“姐姐，那个什么鸡血石还在吗？”

“嗯……”

“哎，究竟在不在？”

“……”

“喂，姐姐！”

“……”

姐姐正把一只写有“高台寺莳绘画”字样的小箱子搁在膝上，用手指插进那严固的箱盖间，一心想把它弄开。幸子说那么多话，她象是一句也没听见。

幸子很少看见姐姐这么个模样：一刻不停、专心致志地干活，甚至连别人说话也充耳不闻。要是让不知内情的人瞅见，无论是谁，都会衷心称赞她是一位能干、勤勉的主妇。实际上，姐姐却不怎么能干。无论何时，遇上了事情，一开始她就茫然不知所措，过一阵子，就象今天这样鬼神附体似地干开了，因此，旁人光看到这光景，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位舍死忘命干活的能干妻子，事实上她已陷入兴奋状态，什么东西也分辨不清，仿佛只是一个梦游患者在活动。

“姐姐可真有意思，昨天在电话里哭出了声，说：‘哪怕我说得流泪也没人听，幸子你一定得来听我说一说。’但是，我今儿去看她，她却一头钻在仓库里整理东西，我叫‘姐姐’，她都不吭一声。”傍晚，幸子回来后，和妹妹们谈着。

“姐姐不就是那么个人吗？”雪子也说道。

“你们等着瞧，这一阵子过去了，一准又会哭鼻子的。”

隔一天，姐姐打电话叫雪子去一趟。雪子说：“我也正想去看看。”她去了，住了一个星期才回来。

“行李似乎大体整理完了，不过姐姐还是那副犹如鬼神附体的架式。”雪子说着笑了起来。据雪子说，之所以叫她去，是因为他们夫妇俩要去名古屋向辰雄的亲朋告辞，委托她看家。他俩在她去后第二天即星期六的午后动身，星期天深夜便回来了。回来后，已经过去了五六天，姐姐每天伏在书案前练习写字。问她为什么练字，她说在名古屋遍访了辰雄的亲戚，受到了各方面的款待，必须给每家写封致谢信，这对于姐姐来说无异于一项伟大的工程。特别是辰雄的嫂子，是一位书法上乘的妇女。姐姐想写得比之毫不逊色，更是精神紧张。向名古屋这位嫂子写信时，她案头左右总是摆着字典和《书翰文范》，草书的写法一笔一划毫不含糊地查清，用辞遣句字斟句酌，还打了好几遍草稿，写一封信足足花去一整天。何况这次不得已写了五六封，光是打草稿也不容易完成，她成天就侍弄这玩艺。而且，她还拿着草稿和雪子商量修改：“雪子，这样写行吗？还有什么写漏了的？”今天，直到雪子要回来时，好不容易才写了一封信，等等。

“姐姐每次上担任要职的人家作客，早两三天就暗暗背诵准备要说的话，甚至自言自语地念叨。”

“哦，有这种事么？去东京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所以这些日子整天哭哭啼啼，悲伤得不得了，不过，她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不会出什么事的。既是这样，就尽早去东京吧，叫亲戚们大吃一惊。”

“真的，姐姐总是把这些事情看作人生意义。”

三位妹妹把姐姐拉出来笑话了一阵。

22

辰雄从七月一日起开始在丸内分行履职，所以在六月末就先行赴京，暂且在麻布的亲戚家寄食，亲自出马并委托他人寻找适合的住房，终于在大森找到一栋，大体定下来以后，就写信回来了。信中说定，全家人在过了八月的地藏盆节后，于二十九日星期天晚上乘夜班车赴东京，辰雄在先一天的星期六回到大阪，出发的当夜在车站上再次会见前来送行的亲朋戚友。

姐姐鹤子自八月以来，挨家挨户去向亲戚和丈夫银行的同僚们辞行，每天走一两家，该去的都走遍了，最后才到芦屋的分家——幸子这儿来住了三两天。这与徒具形式的告辞有所不同，这一阵子为了搬迁，准备万端，直忙得她头晕目眩，“鬼神附体”似地干了这么久，也该休息几天了。时隔许久，至亲的姐妹四人，随便消停地叙谈，叹息、留恋关西时期的点点滴滴。有“音爷”的老婆看家，鹤子把一切统统忘掉，一身轻松自在，只有三岁的小女儿让保姆背着带来了。说真的，四姐妹象这样集合在一个屋顶下，不受时间限制，痛痛快快地谈天，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仔细想来，时至今日，鹤子只到芦屋分家来过有数的几次，且只是趁着家务事间隙中来坐片刻。而幸子访问上本町的本家，也因为很多孩子缠着，总没有一点点空闲清清静静地说会儿话，至少可以说这姊妹俩打从先后结婚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安静谈心的机会。因此，姐姐也好，妹妹也好，早就盼着这一天来临。这件事儿想说说，那桩事儿要问问，你试想

从在娘家做姑娘时起直至如今十几年中，该积累了多少话题呀？

好不容易，等到她住到这儿来时，姐姐竟是那样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不仅仅是这一阵子累的，简直是十几年来家务拖累的疲劳一齐涌出来了。首先，她请人作了按摩，大白天都趴在二楼寝室里，说是喜欢自由自在地在床上翻一翻。幸子想到姐姐对神户不太熟悉，打算带她上东洋饭店和南京街的中国餐馆，可是姐姐推辞说，与其去上馆子，倒不如在这里，可以毫无顾虑，舒舒服服地放开手脚，即使没有美味佳肴，就是茶泡饭，也心满意足了。再加上炎天暑热，足足三天间，没有好好儿说过一次话，只是无所事事地厮混过去了。

鹤子回去以后又过了几天，眼看再过两三天就要动身了。亡父的一位妹妹，姐妹们称之为“富永姑母”的老妇人，这日突然来访。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母，冒着酷暑从大阪赶到这里，幸子察觉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而连是什么事也大体猜度出来了。她的来意，正是有关雪子和妙子的去向问题。她说：“这以前，本家在大阪，两位妹妹在两边轮换住住自无不可，但今后不能再是那样了。她们本是属于本家的人，应当借此机会和本家一起前往东京。雪子也没有特别需要准备的，明后天就可以回上本町，和全家一起动身。妙子手头上还有工作，为了处理善后，可以迟一点去，但也希望她一定在一两个月内回去。当然，这些工作也不是说停就能停的，只是去了东京，也并不妨碍她一心去做木偶，而且在东京从事那份工作有利得多。你姐夫也说，这项工作已经被社会所承认，只要她本人的工作态度认真，也允许她在东京租用一间工作室。实际上，上次鹤子小姐来这里，就应该和你们谈这个问题，但是为了让她好好休息，没有

把这令人头痛的事提出来。他们请我这不中用的老太婆来说，今天我就是受鹤子委托来的。”

自从听到本家决定迁往东京那天起，幸子就预料到这番话是迟早要提出来的。那两位当事人，虽然口里没说什么，却显出一副颇为忧郁的神情。本来，这一段日子，鹤子为了搬家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雪子和妙子当然知道，不待说也该回上本町去帮忙，可是二人都尽量避免回本家。尽管如此，雪子还是被叫去住了一个星期。但是妙子突然声称活儿忙，成天躲在工作室里，甚至连芦屋的分家也几乎不来落脚，只是在早几天姐姐来时，回家歇了一宿，大阪更是压根儿没去。她们原打算先发制人，首先表示自己希望留在关西居住的意愿。

姑母还说：“这些话只在这里说说。我听说，是因为和辰雄关系不好，雪子和小妹不愿回本家。但是，辰雄决不是雪子她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也不会对她俩有什么恶感。他是名古屋的旧家庭出身，考虑问题颇为古板。在这种场合，她俩不跟随本家而留住大阪，面子上过不去，说复杂点儿，这关系到他作为兄长的体面。如果说了不听，鹤子必然左右为难，所以诚恳地拜托你幸子，因为她俩听你幸子的话，由你去好好说服她们，不要产生了误解。劝说过了，两人还不回去，就不能归咎于你了。她们都是通情达理的成年人了，按照惯例，早已到了作太太的年龄。别的人怎么好说这件讨厌的事呢？不用说，这可不象哄小孩回去那样轻易，而无论由谁来说，都不如请你出面效果好，所以决定来和你商量，请你一定应允。”姑母说了这一通。接着问道：“今天雪子和小妹不在家吗？”她说话依旧是浓重的船场口音。

“妙子最近一直忙着做木偶，很少回家。”幸子被那种亲昵、

熟悉的口音吸引住了，不觉也用同一种方言说话，“雪子在家，我叫她来吧！”

幸子发觉，自从听到大门口响起姑母的声音，就不见雪子的人影儿了。她多半已经逃上二楼，蹋蜷在自己房中。幸子想着，上楼一看，雪子果然在那六席间里，坐在悦子的床上，隔着帘子，只见她正在低头沉思。

“姑母果然来了！”

“……”

“怎么办呢，雪子？”

时令已经进入秋天，但是这两三天又炎热难当，和盛夏相比毫无二致的热气，笼罩着这间通风不良的房间，连雪子也极为罕见地穿上了薄纱绸的连衣裙。她自知身体纤细，不宜穿西式服装，一般在夏天都是规规矩矩系上带子，穿着和服。在整个夏天当中，只有那么十天左右，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那酷暑的煎熬，才穿上这身衣裳。而且，只在中午到傍晚这一段时间，在家人面前穿穿，甚至还不愿让贞之助看见这副模样。尽管如此，贞之助偶尔也会碰上她，这时他就会注意到：今天真是热到顶点了。透过她的深红色连衣裙，可以看见她的肩胛骨，真是瘦得可怜之至，瘦削的肩膀和手腕上的皮肤白得如同冰霜。一见这肤色，就使人不禁产生一股凉意，甚至感到连汗也倏忽收了回去。她本人虽不明白这一点，但旁人确实都认为，看她一眼不啻是服了一剂清凉剂。

“她说了，要你明天回去，和大家一起动身……”

雪子默默地低着头，如同裸体日本木偶似的双腕无力地垂在两侧，一双赤脚踏在床下悦子的一只玩具大橡皮球上，不时将它滚动，待脚掌热了，又把球滚到另一边踩着。

“小妹呢？”

“小妹有些事没完，没说要她马上就走，只是以后一定得去，听说这是姐夫的意见呢。”

“……”

“姑母说得很委婉，不过，归根到底他们认为是我要留着你，所以要她来说服我。真是如此，我太遗憾了。不过，也得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呀！”

一方面，幸子同情雪子，但她动辄受到责难，人家说她想留着雪子做家庭教师，于是，对抗的气味就更加浓厚。本家的姐姐有一大帮小孩，却好歹只是她一个人拉扯，而分家的妹妹仅仅只有一个女儿需要照料，还借助于他人之手，假定社会上这样看待——甚至雪子，也多少会有施舍了恩惠的想法——那么，幸子就会认为损伤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自尊心。的确，现在是雪子为她代劳，但是不可因此说没有雪子，她就不能教养好悦子。雪子是早晚要出嫁的，也没有依赖她的道理。雪子走了以后，悦子也会感到寂寞，但她并不是不懂道理的孩子，所以，只要懂得了要忍受暂时的寂寥，也许象雪子料想的那样，她就不会象原来那样老爱哭闹撒娇了。自己仅仅是想给迟迟未婚的妹妹一种安慰，并不打算得罪姐夫而强留雪子，所以既然本家说要雪子回去，便无妨服从命令似地，也劝劝雪子本人。而且，无论如何让她回去一次，让雪子、也让人家看看，雪子是完全能够回去的。这也许还是一个好办法。

“这一次，看在富永姑母的面子上，就去吧！”雪子只是无言地听着。幸子已经这样清楚地表明了态度，她只好听从。她的神态，分明是萎靡不振的样子。

“去东京以后，还可以回来……前一阵子阵场夫人说的那件

婚事，虽然并不理想，但若决定了要见面，请你一定回来。即使没有这件事。还会有其他的好机会呢！”

“嗯。”

“那么，就说你明天一定回去，行吗？”

“嗯。”

“既然这样定了，就打起精神，去见见姑母吧。”

雪子要稍作修饰，换下连衣裙，穿上浴衣。这当儿，幸子先下楼，来到客厅里，说道：

“雪子马上下来。我已经和她讲清楚，她也答应了，您就不必再提这回事了。”

“是吗？那么我这一趟算是没白跑咯。”姑母的情绪全变好了。正好，贞之助回家了，劝她在这里慢慢地吃顿晚饭，她谢绝道：“不不，我还不如早点回去，好使鹤子放心。这次没会着小妹，很是可惜，不过和你还是谈得很投机的。”等到傍晚时分，稍微荫凉了些，她就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雪子也和幸子、悦子简单地告了别，只说是出去一下，这就走了。住在芦屋期间，必要的礼服都是三姐妹共着穿的，所以她的行李，只有自己几件替换的内衣内裤而已，还有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一齐包在一个小小的绉绸包袱里，由阿春拎着，送到阪急车站。那行装甚至比出门旅行两三天的还要轻巧简便。昨天富永姑母来时，悦子正在舒尔茨家玩要，到晚上才告诉她，说雪子暂时过去帮帮忙，不久就回来。正象幸子想的那样，悦子并未大吵大闹。

启程那天，辰雄夫妇和以十四岁孩子为首的六个小孩，加上雪子，全家九人，另外带了女佣和保姆各一人，共计十一人，在大阪站搭乘那趟下午八时半发车的列车。幸子照说应去送行，

但她担心自己去了，恐怕会使姐姐哭得更难看，特意回避，只要贞之助一个人去了。候车室里容纳不了这么多前来送行的人，在这将近上百号人的队伍之中，有蒙受了先代恩惠照顾的艺人，新町和北新地的女掌柜和老妓也混杂于其中。虽然这个家庭已经不再有昔日的威势，但作为一个具有值得夸耀的门第的家庭，要离开故乡的土地，那送别场面的规模也当之无愧了。妙子一直躲避到最后一天也没有回本家露面，临到要开车了，她才赶到月台上，只是混在人群中和姐夫、姐姐简单地道了别。在从月台走向剪票口途中，身后有人说道：

“非常对不起，您不是莳冈家的小姐吗？”

妙子回头看时，原来是位叫阿荣的老妓女，原来以舞蹈优美在新町一带颇有点名气。

“是啊，我叫妙子。”

“是妙子小姐吗？您在家排行第几来着？”

“我是最小的。”

“啊，那就是小妹咯，长这么大了！念完女子学校了吧？”

“哈哈！”妙子刚听她说完，就笑着岔开了。每逢人家还把她当作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她总是习惯于这样敷衍过去。在父亲的全盛时代，这位从那时起生活就颇为优裕的老妓，经常到船场的家里来请安，家里人都和她厮混熟了，就叫她“阿荣女士”。妙子当时只有十岁或者不到十岁。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十六七年前的事情了，从那时算起，可以估计出妙子不至于那样年轻的。妙子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暗笑。她自觉到今天晚上又特别地穿戴着姑娘们流行的帽子服饰，也难怪对方估摸不准。

“小妹小姐多大岁数了呢？”

"反正没那么年轻……"

"您还记得我吗?"

"嗨,记得的,您是阿荣女士吧?……您可是一点儿也没变呢。"

"真的没变吗?早成老太婆了。——小妹小姐,您干吗不去东京呢?"

"我想暂时在芦屋的二姐家住一阵子。"

"是吗?本家的哥哥姐姐走了,一定很寂寞呢。"

妙子走出剪票口,和阿荣分手了。刚走两三步,又被一位绅士叫住了:

"您不是妙子小姐吗?对不起,耽误您了。我是关原。这一次莳冈君荣迁——"关原是辰雄的大学同学,在座落于高丽桥附近的属于三菱公司的一家公司任职。辰雄刚入赘莳冈家时,他还是独身一人,经常来他们家玩儿,连鹤子的妹妹们都很熟了。他结婚以后,又被派往伦敦的分公司任职,在英国侨居了五六年,直到最近两三个月才被召回大阪总公司。妙子听到了他最近已经回国的消息,但是时隔八九年之久不曾见面了。

"我刚才才发觉小妹小姐在这里——"关原马上停止叫"妙子",重新用昔日的称呼"小妹","——很久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见着您有许多年了吧!"

"祝贺您这一次平安归国!"

"啊,谢谢!刚才在月台上见您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想一定是小妹小姐。尽管如此,看起来是太年轻了……"

"嘿嘿嘿。"妙子象刚才一样敷衍地笑着。

"那么,和莳冈君一起坐在火车上的,就是雪子小姐喽?"

"哎。"

“到底错过了和她打招呼的机会！……你们俩真的还很年轻呢！说这些有点失礼，我在外边的时候，也老是回忆船场时代的往事。这次回来，也想过：雪子自不必说，多半妙子也该结婚了，成了好太太，甚至做了母亲。后来听说莳冈家里还有两位大姑娘，不知怎的，总觉得自己离开日本五六年，象是做了一个荒唐的长梦……说这些也许不好，您感到奇怪吧？不过，今晚看到雪子和您，你们一点也看不出有实际的岁数。两次都使我大吃一惊，我怀疑自己的眼睛呢！”

“嘿嘿！”

“不不，真的，我可不是奉承您。的确显得这样年轻，就和还没有结婚一样，不都令人感得不可想象吗？”关原赞赏地从上到下打量着妙子，从帽子顶边看到鞋子尖，一边问道：“那么，今晚怎不见幸子小姐呢？”

“二姐避开了，担心离别的时候姐妹哭得让人笑话。”

“啊，可不是吗？刚才我向您姐姐道别时，她满眼窝里都含着泪水。直到现在，她的感情还挺丰富呢。”

“别人听说有人到东京去也哭脸，一定会觉得好笑呢！”

“不，不会的。象我这种人，时隔多年，看到了日本女性的这种真情实感的表现，真感到可爱呢……小妹小姐准备留在关西吗？”

“不，我只是暂时……因为这边还有些事情……”

“啊，不错不错，我听说您都成艺术家了！我听说了，真了不起哟！”

“那是胡说。那些玩意儿，怎能和英国货相比！”

妙子记得，关原很爱喝威士忌，推察他今晚多少喝了几杯。于是，她邀请对方以后到家里喝茶，手段巧妙地避开了他，向

阪急车站方向匆匆跑去。

23

拜启

自从别后，每日冗忙，无暇写信，敬希鉴谅。

出发之夜，火车开动后，姐姐强忍住的眼泪，一时流淌出来，她躲在列车窗帷后暗暗啜泣，过后不久，秀雄发高烧伴诉腹痛，一夜上了多次厕所，闹腾得姐姐和我也几乎彻夜未眠。比这更使人难堪的是，原指望的大森那幢房屋，业主因故毁约。这事直至出发前夕才由东京方面告知，但事至如今无计可施，只有如期动身，好歹承蒙种田君惠顾，得以暂住麻布他的家里，直至今天。突然之间，多达十一人要加以照应，给种田家带来的麻烦之多，可想而知。秀雄及早请了医生，经诊断似为肠炎，至昨日才勉强好转。关于住房问题，经多方托人打听，在涩谷的道玄坂寻得一栋，是供租佃的新建房屋，楼上三间，楼下四间，也没院子，月租五十五元。虽然我没看见，其狭窄可以想象。原来并不想让这一大家子人住在那里，但考虑到太麻烦种田家，宁可不久再搬，也要暂且租住下来，决定于本星期天搬家。房子位于涩谷区大和田町，听说下个月来装电话。据说，从那地方，兄长去丸大楼上班和辉雄上学，都较方便，那地方对健康亦有裨益。

暂且禀告至此。

请代为问候贞之助兄并悦子、小妹。

雪子　九月八日

又幸子姊：

今晨凉风侵肤，东京已是满目秋天景象，你们那儿又是如何呢，请多多保重身体，至要。

幸子收到这封信的那天早晨，关西方面也是一夜之中变得秋气爽人。悦子上学以后，幸子与贞之助在食堂里相对而坐，她在读报上的消息："我航空母舰飞机空袭汕头和潮州。"厨房里正在煮咖啡，浓香一阵阵袭来。她突然从报上抬起头来，说道："秋天来了！——你不觉得今天早晨的咖啡特别香吗？"

"嗯……"贞之助打开报纸，很快就被其内容所吸引。这时，阿春端咖啡进来，盘边上摆着雪子的信。

他们搬走已有十几天，幸子正在惦念着，这时她急忙撕开信封，看那草草的笔迹，象是瞅空匆忙写成的。她立刻想到姐姐和雪子陷入了何等忙碌的困境。麻布的种田是姐夫的哥哥，商工省的官吏，幸子姐妹十几年前在姐姐的结婚式上见过他一面，现在连他是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了，连姐姐恐怕也不常与他见面。因为姐夫上个月以来在他家寄餐，于是这一家子突然涌到了他家。姐夫作为至亲手足自无不可，但姐姐和雪子，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住在名古屋方面的亲戚家里，加之是鹤子夫家的兄长，该是何等困窘？更有甚者，正在这时，又出来了病人，惹来了医生。

"那信是雪子写来的？"贞之助终于眼睛离开了报纸，手端着咖啡碗问道。

"我正在想为什么一点儿音讯都没有，莫非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究竟写了些什么呀？”

“哎，这儿，你看！”幸子说着把三张信笺纸递给了丈夫。

此后五六天，才迟迟寄来一张铅印的住所变更通知，兼以对先日的送行、转任的祝贺致以答谢，而雪子自那以后再没有写信来。只是“音爷”的儿子庄吉，为了去帮他们搬家，顺便前去探望，星期六晚上赶赴东京，星期一早晨回来之后，到芦屋来说了一些东京的情况。他说，昨天星期天已经顺利地搬了家，那栋房子比大阪的住宅粗糙得多，特别是房内门窗很差，槅扇更是质量低劣。房屋面积，楼下四间分别是两席、四席半、四席半、六席之大，二楼三间分别是八席、四席半和三席之大，但由于是江户间，八席只相当于京间的六席，六席只相当于京间的四席半，所以狭窄拥挤。说到优点，因为是新建筑，给人的感觉很明朗，房子朝南，光线很好，比上本町那阴暗的房子，自然在这一点上更有益于卫生。自己家里虽没有院子，但是附近有许多豪华的宅邸和庭园，是一块闲静优雅的地方。从那里走到道玄坂，就有繁华的商店，还有几家电影院，孩子们看见什么都很新鲜，反而象是喜欢来东京似的，秀雄也全都好了，照说应该从这个星期起上附近的小学念书了，等等。

“雪子怎么样了？”

“好着呢。秀雄少爷闹肚子那一阵，雪子小姐照看他，比护士还要细心得法，太太可真感动呢。”

“她那个人呀，悦子生病时也是照料得很周到，我想也一定会帮姐姐的。”

“可怜的是，在那样狭窄的屋里，小姐连一间住房都没有。现在二楼那个四席半的房间，既当孩子们的学习室，又当小姐的寝室。老爷也说，看着雪子住在那间房里，觉得怪可怜的，

想早早换一所大住宅。”

这位庄吉很健谈，说完这些话，又毫不停顿地补充说：

“老爷很高兴，雪子小姐住回家里，这次想好了，必须使她自己不想离开那儿。喏，我看得很明白！他们千方百计不去碰磕小姐，都将就着她呢。”

听他说了这些，幸子大体想象得出东京的情况了，但雪子那里还是毫无音讯。不过，雪子并不象姐姐那样把写信看得郑重其事，总是懒于动笔罢了。尽管如此，幸子想："并不是住所没有确定下来，为什么已经安顿好了，也不写封信来呢？"想到此，她对悦子说：

“悦子，你给二姨写封信吧！”

悦子正在为妙子的木偶画明信片写简单介绍，对于妈妈的吩咐毫无反应。

过了二十号，就是赏月的中秋之夜了。贞之助提议说："今晚把信写出来怎么样？"大家一致赞成，晚餐后，在楼下走廊里，摆上了赏月的供物，贞之助、幸子、悦子、妙子都聚集在廊边那个日本式房间里，阿春磨墨，他们展开卷纸写起来。贞之助写了一首和歌，幸子和悦子写的类似俳句①，妙子对这些都不擅长，就对着月轮悬在松间的景色一挥而就，画了一幅水墨写生画。

郁郁庭中松，
静待丛云流逝尽，

① 由五、七、五共十七个字组成的短诗。

展枝捉月轮。

贞之助

圆月下，唯缺一人影，惹情思。

幸子

二姨呀，东京看月亮，真稀罕。

悦子

最后就是妙子的水墨画。幸子的“圆月下”那首俳句，最初写作“缺了一人影”，悦子那首原写作“二姨呀，今夜在东京，看月亮”，都由贞之助作了改动。最后贞之助说：“阿春，你也写一首吧。”阿春立刻拿起笔，流利得出人意外地写了出来：

团团月，开始看得见，出云中。

春

字写得不怎样好，又是出奇地小。之后，幸子抽下一枝供月用的芒草花，把那花剪下来，放进卷纸里。

24

寄出这封信后不久，幸子就收到了雪子的回信，说是她反复阅读了他们的诗画，深心十分喜悦。十五那天夜里，她在那里的二楼上，也曾独自眺望窗外的明月。她读着这些诗句，就

回想起去年在芦屋中秋赏月的情景，宛如昨日的事情一般，等等，那笔调颇有点伤感。自那以后，又暂时绝了音信。

雪子走后，决定在悦子的床下敷一个睡铺，由阿春陪着她睡。过了半个月，悦子厌恶阿春了，就换上了阿花。才过了十来天，她又厌烦阿花了，于是又让做杂活儿的阿秋来顶替。前面已经说过，悦子不象一般的孩子，她睡眠不好，临睡前要兴奋地说话长达二三十分钟，而这些女用人谁也不能陪着她聊天达半小时之久，总是比悦子先入睡了。这也许是使悦子焦躁的原因。她越焦躁，就越是睡不着，经常半夜跑到走廊里，"叭嗒"一声，粗鲁地拉开双亲寝室的槅扇，一边发怒地叫喊，一边流着眼泪：

"妈妈呀，我怎么也睡不着！阿春真讨厌！躺下去就'呼噜呼噜'直打鼾，讨嫌！太讨嫌了！我要杀掉阿春！"

"悦子，你这样兴奋，更加睡不着的！不要勉强去睡，睡得着睡不着都没关系，试试看吧！"

"是吗？现在睡不着，早晨就起不来！……不是又会迟到吗？"

"嚷什么呀，那么大的声音，安静点儿！"幸子叱责着，又送她回寝室，哄她睡觉。无论怎样糊弄，还是没有睡着，悦子哭诉着说："睡不着呀，睡不着呀！"这一来，惹得幸子也大动肝火，不知不觉又骂了起来，闹得更响。那女用人对如此的骚乱毫无所知，仍然呼呼大睡。

幸子近来不知怎的，觉得心里发慌，而又没及时地打针。今年又到了"缺B"的季节，家里人都有几分患了脚气病的样子，不知道悦子是否因此而不安？摸摸她的心跳、脉搏，觉得稍微有点动悸不宁。第二天，虽然悦子说怕痛，还是强按着她

注射了维生素B注射液，而且隔日一次，连续打了四五针，结果是心悸也平静了，脚步也轻松了，身体的疲乏状态也多少有了改善，不过失眠却越发严重。幸子以为，大概还不至于请大夫前来出诊，就打电话和栉田商量，他回答说："让她在临睡前服一颗阿塔林①。服一颗效果不大，可以增加剂量，只是过了量，早晨就会起不了床。"幸子早晨见她睡得正香，就让她睡下去，但她醒来看见枕旁的时钟，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今天又迟到了！"她大声叫喊道："这么晚了，怎么行呢？我不能上学了！"要是别人说："会迟到了，快起来吧！"她就说："我昨晚一会儿也没睡着。"说罢，怒气冲天地把被子蒙着头，复又睡去，再醒来时，又哭着说"已经迟到了"。她对女用人的爱憎变化也很剧烈，厌烦时，什么极端的话都说得出口，动辄喊要杀这个要杀那个。而且，她正当发育时期，原来就食欲不振，自从有了这个毛病，更是每餐摄食甚少，只爱吃那些老人喜食的东西，什么盐海带啦、冻豆腐干啦，勉强吞点儿茶泡饭。她喜爱一只唤作"铃铃"的母猫，每当吃饭时，总把它唤到脚下，给它各种各样吃的，稍微油腻点儿的食物，大部分喂了"铃铃"。她还有一个毛病，即有极其异常的洁癖，吃饭时，她经常唠唠不休地抱怨她的筷子被猫沾了，被苍蝇叮了，或者被用人的袖子碰了，要放进沸水里烫上两三回。侍候她吃饭的用人，也都心照不宣，每次开饭，总是先备下一大壶热开水，放在餐桌上。她又特别害怕苍蝇，真让苍蝇叮着食物，自不必说是要嫌弃的，但只要看见苍蝇飞到近处，就说象是苍蝇叮过的，拒绝吃那东西，或者执拗地追问周围的人："真没有苍蝇叮过吗？"而且，由

① 阿塔林，一种镇静、催眠药。

于筷子没有夹住，食物落到哪怕是刚刚洗净的桌布上，她也认为弄脏了，拒绝食用。有一次，幸子带着悦子到水道路散步，看见路旁躺着一只死老鼠，蛆虫在里外翻滚，直到走过去半里路了，悦子说："妈妈……"她仿佛听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紧挨着幸子，一边走一边小声问道："……我踩着那只死老鼠没有？……我的衣裤上爬了蛆虫没有？"幸子大吃一惊，不由得盯着她的眼睛。她俩为着避开那只死老鼠，从旁边两三间[1]远的地方绕过去，怎么也不应该产生那种错觉。

还在念小学二年级的小姑娘，会患神经衰弱么？——至此为止，幸子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老是叱骂悦子。但她从这只小小死老鼠上，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翌日就请来了栉田医师。医师的意见是，小儿患神经衰弱决不少见，恐怕悦子就是患了这种病。但他认为，这并不值得忧虑。不过，他还是说要请一位神经科专科医师来诊视，自己只针对脚气病作出处理。至于专家，可以请西宫的辻博士，挂个电话，请他当日前来出诊。傍晚，辻博士来了，诊察过后，问了悦子一些问题，最后诊断为神经衰弱。他说了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必须完全治愈脚气病；服用一些药物以增进食欲，要改正偏食的习惯；上学要随心情而定，迟到早退都无妨，但不可完全停学而换个地方疗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精神无所寄托，过于闲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妄想。不能使她兴奋，就是她说错了什么话，也完全不能叱责她，必须谆谆善诱地说给她听，等等。说完，他便告辞了。

雪子不在这里，其结果以这种形式在悦子身上表现出来。

---

① 间：（日本）六尺（=1.818米）。

当然，不能轻易作出这种判断，幸子也不愿意这样想。但是，怎样对付悦子呢？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难题。碰上悦子哭闹的时候，她就总是想起雪子，要是雪子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会很耐烦地劝说悦子回心转意。这样说来，若向本家暂借雪子来住一阵，对方也不会有异议吧。就不说借吧，只要让雪子了解悦子的情况，她也一定不待姐夫许可，就会飞奔而来。但是，即使是不怎么要强的幸子，要这么做也有点难以为情：不到两个月就服输，去讨救兵，暂且等等吧……哎，趁着自己能勉强对付……她就成天这样左思右想。和贞之助说起此事时，他干脆反对把雪子请来。说到底，一餐饭中几次用热水给筷子消毒，连掉在餐布上的食物都不肯吃，这些都是幸子和雪子教给悦子的，而她们自己早在以前就是那么做了。贞之助经常提醒幸子：那些做法不妥当，把她给侍弄成了个神经质的纤弱孩子。要想矫正这些习惯，首先大人们就得以身作则，哪怕冒险，也要吃苍蝇叮过的食物，给她看看。吃了没有生病，事实会教育她的。“你们光是就消毒的问题喋喋不休，而不注重让她养成生活规律，这就不对了。首要的是，要使她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生活。”但是，贞之助的主张无论如何行不通。幸子认为，身体健康、抵抗力强盛的丈夫，不理解自己这样娇弱而易患病者的心情；贞之助却认为，因为筷子上沾着细菌而得病的，不过是千分之一罢了。因为害怕得病，而采取那些做法，只会使抵抗力日益减弱。一方面说：对于女孩子来说，优雅的风度比有规律的生活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则说：不对，那是陈腐的观念，在家吃饭和游戏等等，也必须有规律地作出安排。不能让她散漫不拘。一方面说：“你是毫无卫生观念的野蛮人！”另一方面回答道：“你们的所谓消毒一点也不合理！筷子浸在沸水里，固然烫

死了细菌，但是，在食物送到你们面前之前，你们并不了解它是否在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不洁之物，你们并不懂得欧美人的卫生思想。上次那些俄国人不是若无其事地大吃生牡蛎吗？”

本来，贞之助对这些主张一概采取放任主义态度，他的主意是：特别是女儿的教养，一任母亲实施为妙。但是，最近随着支那事变的发展，必然有让妇女在后方执行任务的时候，以后对于女孩子，如不把她锻炼得刚健一些，她将毫无出息，想到这一点，贞之助便忧虑起来。有一次，贞之助看见悦子和阿花玩做饭的游戏，忽然看到悦子拿来一管用旧了的注射器，给用麦秆儿芯制的西洋木偶的腕部打针。他想："为什么要玩这种不健康的游戏呢？这些都是例行的所谓卫生教育的余毒。"从此，他便经常考虑必须设法纠正她的毛病。只是，关键在于悦子最听信雪子的话，而雪子的做法又得到妻子的支持，若进行拙劣的干涉，只会使家庭产生风波。他只有静待时机。现在雪子走了，从这一点看，对于贞之助无疑是件好事。贞之助从来深切同情雪子的境遇，女儿的教育虽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考虑雪子遭受的精神打击。要使雪子离开悦子，而不使她变得乖僻，不让她产生“碍了事”的想法，可不容易。这一次，问题自然地解决了，只要雪子不在，妻子自好对付，他早已胸有成竹。贞之助说："同情雪子的心情，我和你都是同样的。雪子自已说要回来，便不能拒绝，但为了悦子去叫她回来，我难以赞成。的确，她照料悦子很有办法，回来以后，目前一定会有所帮助。但依我看，悦子之所以得了神经衰弱，说远一点，也与你和雪子的教养方法有关。因此，忍受一时的困难，趁此机会清除掉雪子对悦子的一些影响，还是一件好事。以后慢慢地将就着改变教养方法吧。眼前还是不要让雪子回到这里为好。"就这样，

他制止了幸子。

十一月，贞之助因公出差到东京去了两三天，初次访问了涩谷的本家。孩子们全都适应了新的生活，东京话也讲得十分流利，在家庭和学校分别使用两种方言。辰雄夫妇和雪子也很高兴。大家都劝他，虽然屋子狭窄局促，可一定得住几日。可是房子实在太挤，贞之助住在筑地方面，不过是碍于礼节，在本家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趁着辰雄和上面的孩子都已出去而雪子在二楼拾掇的空隙，他对鹤子说：

"雪子也象安定下来了，还行呢！"

"她么？似乎怎么也定不下心来。"

鹤子说："刚搬来时，雪子也愉快地帮着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决不是说，她现在就改变了态度，不过她老是呆在二楼那间四席半的房间里不下来，不大见她的人影。上楼去看时，有时她坐在辉雄的桌前托腮沉思，有时抽抽嗒嗒地啜泣。开始还只是十来天才哭一次，现在却越来越频繁了。下楼来了，也是半天不吭一声，偶尔就是在人前也止不住那眼泪叭嗒叭嗒直往下掉。辰雄和我对待雪子都相当注意，也想不出有什么事儿伤了她的心。只能说她是留恋关西的生活，犯了乡愁。为了聊以解忧，我劝她继续练习茶道和习字，但她全然没有理会。"鹤子接着说："由于富永姑母能说会道，雪子老老实实回来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对于雪子，竟是如此痛苦、可厌，住在这儿竟难受得哭泣。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可是究竟为何雪子那样厌恶我们呢？"说到这里，鹤子自己也哭了起来。"不过我虽然怨恨她，但看到她那苦苦思念的可怜相，更是心疼。我想，她果真是这么喜欢关西，倒不如让她适其所好。辰雄大概不会同意她长期寄住芦屋。不过，现在房子窄小，可

以让她在那里一直住到换上宽敞一点的住所。或者，让她去住上十天半月，能否给她一点安慰，使她精神振作一点呢？哎，话虽如此，没有个恰当的借口，还是不合适。总之，雪子现在这个样子，令人不安，我不忍看下去，比她本人还难忍受呢！”

姐姐对他推心置腹地讲了这番话。贞之助说：“雪子变成这模样，哥哥姐姐一定很难过，这事儿幸子也有责任，实在抱歉。”他只说了这些应酬话，对悦子生病之事，当然只字未提。回来以后，和幸子谈起东京的事情，幸子询问雪子的近况，他只好以实相告，把鹤子的原话一字不漏地讲给她听了。

“没想到雪子会这样厌恶东京。”

“说到底，还不是不喜欢和姐夫住一块儿吗？”

“说不定也有这个意思。”

“是嘛，还惦着悦子呢——”

“如此这般，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雪子这人和东京根本没有缘份。”

幸子回忆起，雪子从小就有忍性儿，无论有什么痛苦，都缄口不言，只是独自低声啼哭。此刻，她仿佛看见了妹妹依桌偷声饮泣的模样。

25

除了时时让悦子服用镇静剂“臭剥”以治疗神经衰弱以外，幸子还采用了饮食疗法。悦子发现，油腻的食物做成了中国菜，也很好吃，这使她可以多吸收一些营养成分。到冬天，她的脚气病也好了，学校的老师告诉她不必担心功课，要一心注意恢

复健康。由于各种措施奏效，她的病情渐渐好转。这样，当然不必再求助于雪子。但是，幸子自从听到东京的消息后，无论如何打消不了想见雪子一面的想法。

现在想来，富永姑母前来说项的那天，自己对雪子未免过于冷酷，实在没有必要用那种命令式撵她走似的口吻说话。既然妙子已获准延期两月回本家，那么多少也给雪子一些时日，有点人情味儿，那就好了，但是，偏偏使她连从容惜别的功夫都没有。正是那一天，她格外强烈地萌动了一种意气行事的情绪："没有雪子我也干得了！"尽管雪子没说一言半句不平的话，温顺地听从了她的意思，但她回想起来，心中便荡漾起一股温柔的怜悯之情……而且，幸子至今才想起，当时雪子心情尚好，带着象是作一次短暂旅行的行装，轻松地走了出去，当时自己竟没立即找个借口叫住她，说句安慰话。雪子听信了幸子的话，为了使本家满意，暂且跟着去了东京，而幸子这方面自那以后却毫无动静了……而且只有雪子跟着去了，妙子却稳坐钓鱼台，至今仍呆在关西……只有她一个人倒霉。她产生被欺骗了的想法，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幸子想，既然姐姐的想法如此，本家方面就没有大的麻烦。和丈夫怎样说呢？能不能说现在让她们姐妹暂见一面？或者说已经过了四个月，悦子也安定下来了，让雪子回来住上十天半个月，也是无妨的。哎，还是到开春以后再和丈夫商量吧！正巧在正月十日，一直没有消息的阵场夫人写信来了。信中说："去年寄来照片的那件事，究竟怎样了？当时您说不能很快地作出答复，需要等待一个时候。现在令妹是否有了心思呢？如果没有缘分，麻烦您退还照片。如果多少有些好感，现在也还不迟。不知后来你们是否调查了对方的情况？大体情况都由他本

人写在照片背面了，其他无可奉告。只是写漏了一点：他一无财产，全靠工薪维持生活，希望您了解这一点。因此，也许令妹有不尽满意之处。不过对方已将府上的情况完全调查清楚，令妹的仪容他也似曾在何处目睹，所以他表示久等无妨。尽管如此，对方通过滨田氏热诚地请求，好歹要和令妹见上一面，我也碍着滨田先生的面子……”这件事正中幸子下怀。她写了一封信给姐姐，并随信寄去原来收到的野村巳之吉的照片以及阵场夫人的这封信。幸子在信中说：“这件事究竟怎么办呢？阵场夫人急着让他们见面，而雪子因为有前车之鉴，未经调查她是不愿见面的。如果合适，由我们尽快去作个调查，但首先想听取兄长和姐姐的意见。”过了五六天，姐姐极为罕见地写了一封长信寄来：

拜复

信到迟迟，谨祝新年安好！祝贺合府喜迎新春！我们初到此地，总体味不出往日那种新年的气氛，匆忙间便过完了松内①。东京冬天寒冷难耐，早有所闻。无日不是北风凛冽，入九之后更是严寒砭人，确乎生平首次领教。今晨手巾冻成冰棒一般，哗啦作响，此于大阪是前所未见的。东京之旧市区内多少冷得好受一点，而这一带地势较高，且靠近郊外，更显寒冷，全家渐次患了感冒，连女佣都病倒了，唯有我和雪子仅觉鼻子有点不适，后来好了。然而此地与大阪相比，灰尘较少，空气清新，证据是衣服不易弄脏，一件衣

① 日俗，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七，门前饰有松枝。此期间称为松内。

可穿十天左右。你哥哥的衬衣于大阪仅能穿三天，在此穿上四天仍挺干净。

雪子的婚事，总是由你们操劳，实在感谢。我很快便将那封信和照片送给你哥哥过目，并和他商量。最近他的心境变了，不愿谈及以前那些麻烦事，大体想法是听任你们处置。只是作为一个农学士，四十来岁还是个水产技师，以后估计不会增加工薪了，也无指望升迁，没有财产，将来生活前景不容乐观。但是，若本人情愿，哥哥亦不反对。至于见面，只要本人感兴趣，认为何时适当，便决定下来，都无妨碍。依顺序应在更详细的调查以后再见面。不过，对方既然提出请求，究竟如何办，可多听取贞之助的意见。我对雪子也很感头疼，正在考虑找个机会让她上你那儿暂住。昨天刚与雪子一谈，她只顾眼前能回关西，连见面的事儿都答应了。而且，从今晨起神气了许多，脸上也笑嘻嘻的，完全变了一副模样，真使人目瞪口呆。

你们大概把日子定下来吧，然后我便叫她动身。事完后四五天再回来，也可延迟几天，这已经和你哥哥说好了。

来东京后，还不曾写信与你，一写便拉长了。现在觉得背寒如泼凉水，执笔的手也已冻僵。芦屋应该温暖一些，但是仍请你多多保重，切切不要患了感冒，至盼。

向贞之助问候。

鹤子

正月十八日

幸子不太熟悉东京，说起涩谷或者道玄坂附近，都涌现不出什么实感，只有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个与大阪完全不同的环境。她还记得，她曾坐在东京山手线①电车上浏览窗外郊野的村镇——幽静的山谷，起伏的丘陵，众多的树林，三三两两的人家错落其间，那后面展扩出寒嗖嗖清朗朗的苍天。当幸子读到"背寒如泼凉水"、"拿笔的手也冻僵了"这些话时，便想起凡事都谨依旧例的本家，从大阪时代以来，冬天也几乎不用火炉。上本町的家中会客室里装有电炉，但实际上限于来客的场合，而且是在生冷生冷的日子里，才偶尔使用，平素只用火盆取暖。正月初，幸子向他们拜年，和姐姐相对而坐，总是感觉"背寒如泼凉水"，屡屡患了感冒回来。据姐姐说，在大阪，只到大正末期，家庭暖房才逐渐普及，凡事追求豪奢的父亲，也只是在逝世的前一年，才开始在内客厅里安装了煤气火炉，而且只是摆摆阔气，实际并不多用。"我们都是从小不论多冷的日子也只用火盆取暖，就这么长大的。"诚如鹤子所说，幸子也是在她和贞之助结婚数年之后，移住到芦屋来时，才用上了火炉。一旦尝到这种滋味，就觉得冬天无它不可，顿时感到孩提时代靠一个小小火盆过冬天，竟然不可思议。然而，姐姐他们到了东京，还在一味因循守旧。幸子想："只有结实的雪子才能忍受，若换了我，岂不会得上肺炎吗？"

关于商定会见的日子，滨田在阵场夫人和野村之间居中联络，很费周折。因为对方明确提出希望尽量在节分②以前见

---

① 东京市内的环行电车线。

②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

面，于是幸子立即在这个月的二十九日，通知雪子前来大阪。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委托丈夫用别屋书斋里的电话，急急忙忙通了话。不凑巧，三十日下午收到姐姐寄来的明信片，说是最小的两个孩子一齐患了流感，四岁的女儿象是得了肺炎，吵得厉害，本该雇用护士，但是房子太窄，没法容身，而雪子在秀雄生病那阵子，照看他比护士还要使人信赖，就没再请护士了。因此，她们希望阵场夫人暂延时日。随后，又补上一句："梅子的病终于发展成肺炎了。"幸子看这事儿不象是十天八天能够了结的，只有先向阵场夫人说明原委，要求暂且延期。对方答复说："他等了如此之久，也不在乎这几天，您就不必担心。"幸子想起雪子被当作护士使唤，尽干些苦活儿，更觉雪子可怜。

在推延会见的期间，预先安排的调查已有进展，信用调查所的报告书寄来了。依报告书所说，野村的地位是高等官三等，年俸三千六百元，另有奖金若干，月收入平均为三百五十元左右。据说其父在故乡姬路经营旅馆业，现在家乡已无房产。亲戚中，亲妹妹嫁给东京一位名叫太田的药剂师，在姬路有两个叔叔，一人经营古董并兼教授茶道，一人在登记所任司法书士。另外就是这个表兄滨田丈吉，现任关西电车公司经理，这是唯一值得夸耀的亲戚和庇护人。（另外，阵场夫人称之为"恩人"，据说是她丈夫曾在滨田家做看门人，滨田家让他读了些书的缘故。）报告书上记载的大体就是这些。根据调查结果，查明该人于昭和十年死去的先妻，确系死于流感，两个孩子的死因也决非遗传疾病，等等。其次，关于本人的性行和人品，贞之助通过两三方面的途径打听，了解到并无其他缺点，只有一个怪毛病，据兵库县的同僚所说，野村氏经常极突然地、不能自制地

自言自语，说些毫无意义的话，自以为旁边没有听者，泄露出来，实际上大家都已听见。时至今日，同僚中无一不知，而他故世的妻子和小孩也熟知他有这个毛病。他父亲说起这些滑稽事儿也感到好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一个同僚蹲在官署的厕所间板这边，听见隔壁象是进来了一个人。过一会儿，便听见那边问："喂！喂！您是野村先生吗？"反复问了两遍。他的同僚小声回答："不是，我是某某人。"此时这位同僚才注意到，那是野村在自言自语，原来就是他自己在问："您是野村先生吗？"同时，他也想到一定是野村氏不知道隔壁有人，很有点怜悯，便屏声静气地蹲着。过了相当之久，已经蹲累了，他先走出去，没让他看见自己，这事就完了。野村看见有人从隔壁出来，恐怕大为不安吧？那人是谁，他终究没有弄清，以后他便若无其事似地继续工作去了。就是这么回事，自言自语说了些什么也毫不足道，无人怪罪于他，只是会使听者感到意外而觉得可笑。虽然他这样做是不知不觉、漫不经心的，但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泄漏，有人在场时，很明显不会这么说，只是当他并不担心让人听见时，才令人吃惊地大声嚷嚷，时时使在暗处的人怀疑他是否发狂了，因而大吃一惊。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使人麻烦和不愉快的毛病。因此，也许并不值得让人说三道四。但是，无疑还是不要选这种人作丈夫为妙。除此之外，光看照片，也远远不似只有四十六岁，象个老爷子。幸子认为这是最大的难点，雪子绝对不会中意。可以预先断定，只要见了第一面，他便会"落第"。虽然明知是桩过于令人泄气的婚事，然而好歹可以利用这个借口把雪子叫来。这便是幸子夫妇真实的心情。而且，反正这桩婚事不能成就，也无必要让雪子了解一些讨厌的情节，所以他们决定不向雪子

说明对方有这个怪毛病。

26

今日乘海鸥号动身　　雪子

悦子从学校回来时，看见母亲由阿春帮着，正在客厅里搭棚架，准备陈列偶人。等待已久的这封电报已经送来了。

按照关西的习惯，女儿节① 一般要推迟一个月，照说离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四五天以前，雪子来信说，近几天要回家，而妙子凑巧为悦子做了一个菊五郎的道成寺木偶，幸子突然想起说：

"悦子，这个木偶也一起做偶人吧！我想摆偶人欢迎二姨。"

"怎么啦？妈妈，偶人节不是在下个月吗？"

"桃花还没开呢！"妙子也说，"不是说，不依季节摆偶人，女孩子就难找上婆家吗？"

"是的，是的，做小孩时，经常听见母亲这样说，过了节就赶紧把偶人收捡起来呢！不过，早一点摆是不打紧的。迟了可就不吉利咯。"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呢！"

"好好记住，亏你还是个万事通！"

① 女儿节，日俗三月三日，女孩子用土、纸制成古装偶人，外饰衣服，陈列于架上，故又称偶人节。依地区不同，或在旧历，或在新历三月三日，故有时相差将近一月。

这一家子在京都的丸平为悦子操办了第一次偶人节。自从迁居芦屋以来，每年都在楼下合家团聚用的客厅里摆设陈列偶人的棚架。虽是西式房间，装饰起来却最为合适。为了使半年未回的雪子高兴，幸子提前一个月，即从新历的节日直到一个月后的旧历节日，整月摆列偶人，她估计雪子会在这里停留一个月左右。这个提议被采纳了。今天是新历三月三日，刚刚开始装饰偶人。

“啊，悦子，妈妈的话说中了吧？”

“真的，果然是今天来呢！”

“二姨赶来过节了。和偶人一块儿来的。”

“真是大吉利哟！”阿春说道。

“这一次该做新娘了吧？”

“悦子，当着二姨可不准说这些呀！”

“嗯，这我知道！”

“这就好。阿春，你不留神的话，又会弄出上次那样的事儿。”

“哎，记住了。”

“反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背地里说说倒没关系，可是……”

“哎……”

“给小姨打个电话好吗？”悦子兴奋地问道。

“让我打吧！”

“悦子，你自己去打吧。”

“嗯。”悦子说完，飞也似地跑到电话前，叫通了松涛公寓：

“……嗯，是的，果然是今天回……小姨可得快点回来呀……不是‘燕子’号，是乘‘海鸥’号……阿春到大阪去接……”

幸子正在给皇后造型的偶人头上戴挂璎珞的金冠，听见悦子尖锐的声音传来，向电话机那边大声喊道：

“悦子！和小姨说，有空的话叫她去接二姨！”

“喂，妈妈说，您有空就请去接二姨。……嗯嗯……大阪，九点钟。小姨去吗……那阿春就不去了……”

妙子应该非常清楚幸子让她去大阪站迎接雪子的意图。去年，富永姑母说好了，雪子回去两三个月后，再把妙子叫去。可是自从上京以来，本家一直杂乱无章，怎么也没理出个头绪，所以不知不觉把这事搁下来了，妙子反比以前更加自由自在，就这样，她觉得有些于心不安。妙子会想到，让雪子触了霉头，自己一个人落得清闲，于道理上也应该去接她。

“也给爸爸打个电话好吗？”

“不要打了，他已经下班了。”

傍晚，贞之助回来了。雪子一去半年，今天，他很想念她，回想起自己一时曾有不愿让她回来的想法，更产生了自责的歉疚之情。这时，他考虑到了一些细枝末节：雪子回来以后，要立刻入浴，想必她在火车餐车上吃过晚餐了，一定要让她在临睡前再吃点什么。他叫人拿出两三瓶她喜欢喝的白葡萄酒，用抹布揩掉灰尘，查明出产年份。大家都劝说悦子先睡，明天再从从容容地陪二姨玩耍，她说什么也不听，一定要等二姨到来。渐渐已经九时半了，家长吩咐阿春把她领上二楼。不一会儿，她听见大门的电铃响了，狗向大门跑去。她叫道：

“啊！二姨！”说着冲下楼来。

“回来啦！”

“您回来啦！”

“我回来了。”

约尼高兴得往她身上直蹿，雪子站在大门旁边的土间上制止着："喂！喂！"跟着进来的是拎着旅行衣箱的妙子，与妙子近来精神特别振奋的血色相比，由于旅途的疲乏，雪子的脸色显著不佳。

"礼品搁在哪儿了？"悦子早就自已打开箱子，开始在里面翻了起来，立刻发现了一束彩纹纸和一个手巾盒。

"你最近仍在搜集手巾吗？"

"嗯，谢谢！"

"还有一样东西呢，你看，在那下面——"

"啊，在这儿，是这个吗？"悦子说着，拿出一个外有"银座阿波店"字样包装纸的盒子，里面是一双红色皮草屐。

"哟，真漂亮！穿的东西还是东京的好呢！"幸子拿在手里仔细瞧着，"这得好好收着，下个月看花时再穿。"

"哎，谢谢您啦，二姨！"

"怎么？悦子等得不耐烦了，就是等这些礼物吗？"

"喂，够了吧？这些都拿上楼去！"

"今晚我和二姨一起睡！"

"知道了，知道了。"幸子说。

"二姨现在去洗澡，你先和阿春去睡吧！"

"快点来呀，二姨！"

雪子从浴室出来时，已经将近十二时了。随后，贞之助和三姐妹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很久没有聚会了，大家在摆着白葡萄酒和干酪的桌子旁，团团而坐，听着火炉里燃烧得正旺的木柴噼啪作响。

"这里可暖和多了——刚才我在芦屋站一下车，就觉得这里毕竟与东京大不相同。"

“关西就要开始举行取水仪式了。”

“差别这么大吗？”

“真是这么大呢。首先，皮肤一触空气，就觉得没有这样柔和。那出名的风可厉害呢——两三天前，我去高岛店买东西，回来时，走到外护城河的大街上，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手里的提包给吹跑了。我去追，它骨碌骨碌地直滚，好不容易才抓住。这当儿，衣服下摆又突然被卷了起来，不得不用一只手按住。真的，东京的风真是名不虚传！”

“我去年到涩谷时曾经想过：孩子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学会了东京的土话？当时是十一月，到东京不过两三个月而已，本家的孩子们都说得一口标准的东京话，而且连最小的孩子也讲得十分流利。”

“不过，象姐姐这样的年纪就不行了吧？”幸子说。

“那可不行！首先是姐姐没有用心记。她在公共汽车里都讲大阪话，所以客人来了和姐姐谈话，都觉得苦恼。不过，姐姐说大阪话还得有了不起的勇气呢！但也有人听了她的话以后说：‘大阪话也不难听呀！’”

雪子这句“大阪话也不难听呀”，是用东京音调说的，模仿得维妙维肖。

“上了年纪的女人都不怯场的。我认识的城北一个艺伎，她也是四十多岁的老妓了。她说，她上东京乘电车，故意用大阪口音大声说‘下车’，这样一准能让车停下来。”

“辉雄说，他妈妈讲大阪话，就不跟妈妈一起走。”

“孩子也许是那样的呢。”

“姐姐有心思出外旅行了吧？”妙子问。

“嗯，她说和在大阪不同，她无论做什么也没人来说三道四

的，似乎也轻松一些。还说东京这地方，女性都注重自己的个性，穿着并不局限于流行的式样，只拣自己适合的穿，这一点也比大阪强。”

也许是喝了葡萄酒的缘故，雪子到底比较活泼了，不同寻常地闲聊起来。瞧那模样，即使口里没说，那时隔半年重返关西的喜悦，坐在芦屋的客厅里这样和幸子、妙子他们消夜的快乐，都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了。贞之助说：

“该去睡了吧！”他口里这么说，只是谈得兴起时，又起身去添几根木柴。

“我想过些日子，也随你去东京一趟，不过涩谷的住房太窄小。到底什么时候换房呢？”

“哎，好象还没去找房子呢。”

“那么，是不打算搬了？”

“大概是的！去年还说，这么窄怎么也不成，总说要换房，可是今年却很少提了。不知为什么，姐夫、姐姐的想法似乎都改变了。”

这一说，雪子道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只是她自己的观察，当然姐姐夫妇并没清楚地说过。原来，夫妇俩原来十分不愿离开大阪，但终于离开了大阪这块土地，决心前往东京，起因于兄长那向上爬的强烈欲望，而产生这种欲望的原因，是这个八口之家靠吃亡父的遗产混不下去，夸张点儿说，是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只在刚到东京时，还唧唧哝哝地抱怨了一阵子房子的狭窄，渐渐住习惯了，并非不能忍受，也许原来那个想法就打消了。最重要的是被五十五元一月的房租所诱惑。姐夫也好、姐姐也好，并不想向谁分辨，这栋房子虽然并不理想，但是房租如此便宜，不知不觉间便产生了图此便宜的想法，

愿意长住下去。住在大阪需要注意维护家声、讲究排场，而在东京，说到“蒔冈”无人知晓，与其追求那些不得实惠的虚荣，倒不如用些心思增殖财产，即使转而实行这种实利主义，也是毫不足怪的。其证据是，姐夫现在身为分行经理，月薪增加，应该比较宽裕，万事若用大阪时代的眼光去看，简直成了吝啬鬼。姐夫姐姐令人惊奇地俭省，每天厨房里买的食物，都要一一过目。当然，供养六个孩子的伙食，哪怕是买一样菜，动不动脑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说得馋一点吧，总之那菜谱也和大阪时代不同，诸如炖食、猪肉菜汤和咖喱饭，最多只有一种，份量也少，人又多，肚子也吃不饱。牛肉、鸡素烧之类都很少吃了，光是吃些浮了一两片肉的菜。偶尔孩子们先吃完了，就给大人们另外作点菜，雪子喜欢在这种时候悠闲地陪着姐夫吃晚餐。在东京吃不上鲷鱼。只有在这时才能吃上素肉做的菜肴。说是为姐夫做的菜，实际上夫妇俩都尽让雪子吃，说是她老陪着孩子们吃，怪可怜的。

“要是你们看见姐姐他们的情形，便会想：‘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哎，你们去看看吧。那个家可是变了呢！”

“哦，是这样！到了东京，姐姐他们的人生观都改变了吗？”

“哎，或者雪子的观察是对的呢。”贞之助也说。

“趁着移居东京的机会，抛弃从前的那种虚荣心，严格奉行勤俭储蓄主义——姐夫这样考虑也不无道理，谁听了会不赞同呢！那住宅虽窄，但也不是不可忍耐的。”

“不过，既然如此，暗中和我讲清不就行了么？可是至今还时时当着别人向我道歉，说什么雪子没有房间太不合适，这不滑稽吗？”

“哎，人们的看法也不会那样普遍地突然改变，所以多少也

要装装门面。”

“我现在还要住到那么拥挤的住宅里去吗？”妙子问起了自己利害攸关的事情。

“呀……小妹去了连睡的地方也没有，不过……”

“那么，暂时不去不打紧吧！”

“反正直到今天，小妹的事总象是忘了似的。”

“喂，该睡了。”看见火炉架上的座钟指着两点半钟，贞之助仿佛吃了一惊，站起身来，“雪子今天也累了。”

“见面的事情也得商量。不过，哎，明天再说吧。”

雪子对幸子说的话置若罔闻，先上二楼去了。进寝室看时，悦子睡着了，她枕头旁边的桌子上，摆着刚才那些礼物，连阿波店的草屐盒也摆在那儿。她凝视着台灯光影中悦子静谧的睡态，觉得一种欢欣油然袭上心头。她又回到这个家里来了。阿春陷落在悦子和她的铺位之间的地板上，早已沉沉入睡。“阿春！”雪子摇了她两三次，她才起身，迷迷糊糊地走下楼去。雪子这才就寝。

27

“关于见面的场所和时间，另行通知。不过，八号是个吉日，希望定在八号这天。”因为阵场夫人这样说过，就照此计划，召来了雪子。但是，五号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只得要求展期。这天早晨，幸子和事先约好的两三位朋友，同去探望在有马温泉作病后疗养的某位夫人。若是乘电车前往，也就没事了，但偏偏是坐汽车翻越六甲山驶往有马。不过，回来是

乘神有电车。那天夜里上床后不久，幸子突然下身流血，自诉颇为痛苦，急忙请栉田医师前来出诊，出人意外地说象是流产。立刻请来了妇产科大夫，结果和栉田医师的诊断一致。翌日早晨就流产了。

夜里，幸子开始诉说难受，贞之助把她抱到自己床上，一直在枕旁侍候。第二天，仅仅在进行流产后的处理时离开了一会儿，妻子的痛苦减轻以后，他也终于没有去事务所，整天守候在病室里。他俯身对着火盆，撑肘而坐，把两只手掌中握着的火筷迭在一起，一天什么事也没做，动也不动，时时感到妻子饱含泪水的眼睛朝自己看来，便立刻转过脸去。

"哎，还好吗？"他关切地慰问，"掉了也无法了。"

"你能宽恕我吗？"

"怎么啦？"

"怪我没注意呀。"

"哪儿的话！我反而觉得将来有了希望呢！"

听他这样说，妻子再也忍不住了，两行泪泉汩汩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话虽那样说，真可惜呢……"

"不要再说了……一定又会有的。"

夫妇俩一日之中不知多少次重复着这样的问答。贞之助注视着妻子失血后苍白的脸色，也不可掩饰地流露出沮丧的神色。

老实说，幸子这次两个月没来月经，并非没有预感，只是因为生下悦子以后将近十年过去了，医生曾说不做节育手术也有不再生孩子的，所以疏忽大意而坏了事。不过，她明白丈夫想要孩子的心思，自己虽不指望象姐姐那样儿女满堂，但是仅有一个女孩，她觉得未免孤凄，所以希望真是怀孕了，准备到

第三个月时去检查一次。因此，昨天同行的朋友们提议翻越六甲山时，她忽然想到，还是小心谨慎一点为好，但转念一想：还未弄清是否怀孕，这样岂不有点荒唐？于是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大家都乐意做的事情，自己无论如何不必反对。因此，她的疏忽还是情有可原的，丈夫也没有一定要责怪她的道理。但栉田医师也说，她做了件可惜的事情。幸子自己也后悔：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约着去有马呢？为什么不留神而坐汽车呢？她不由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丈夫安慰她说："原来已经死了心，认为你不会再有孩子了。现在出乎意料，却证明了还有可能妊娠，所以我并不悲观，反而为将来有希望再生孩子而高兴。"尽管丈夫这么说，她也看得出丈夫内心很颓丧，再加上丈夫温柔地照料和安慰她，她更觉不安，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过错——而且是不小的过错，是否认不了的。

第二天，丈夫的心情变得快活些了，一如既往上班去了。幸子独自躺在二楼上，徒然地后悔，不可避免地冥思苦索着这件事。这当口好不容易有了喜事，所以还得不让雪子以及孩子、女佣们看见。但是，当她独自一人时，不知不觉那眼泪就涌了出来……她想："如果我不是那样粗心大意，十一月份就会生下来……这次一定是个男孩，果若如此，丈夫自不必说，悦子又会多么喜欢呢？……假如我毫无察觉，倒还罢了，但是已有先兆，为什么还坐汽车呢？虽然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借口，但不管找个什么由头，自己晚行一步，不就行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后悔的事了。有幸象丈夫说的，日后生了孩子，那就好；否则，恐怕多少年过去，还会思前想后：'啊，当初那孩子现在该有这么大了！'永远也不能忘怀。大概这件事所引起的悔恨，会纠缠住我，毕生难以摆脱。"

因为屡屡发生变故，本来无论由谁去向阵场夫人道个歉就行了，但贞之助和她一面不识，再则对方也总是夫人担任交涉，她的丈夫阵场仙太郎也未曾露面，所以在六日晚上，贞之助急忙写了封信给阵场夫人："再次延期，实在难以启齿，但很不凑巧，妻子感冒发烧，真是对不起，只好请求延期。不过，原因完全在此，希望不要产生误解。感冒不很严重，我想等上一个星期，就会好转。"写完后，以快信邮寄出了。七日下午，阵场夫人突然来访，说是顺便来探望病情，如果能见太太，想聊一会儿，好歹把她让进了病室。幸子想，让她看见自己确实卧病在床，能使对方安心，并谅解自己。看到知心旧友，幸子渐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想向她说出自己的真实病情。她说："因为正在谈婚事，要图吉利，所以在信中写了那些话。不过，对您无须隐瞒。"接着，她简略地讲了五日夜中出的事儿，接着说："我这痛苦的心情，也多少说给您听听。这些话只向您讲明，请您还是照原来那样向对方解释。不过事情实在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恳切地希望不要弄得不高兴，而且，医生也说过经过良好，过一星期就可以出去行走，照这么估计，请你们再一次考虑变更日期。"阵场夫人说："真是可惜！尊夫该多么丧气呀！"正说着，看见幸子的眼睛潮润起来，急忙扯开话题说："如果一个星期后身子好了，是否可以定在十五日呢？今天我收到你们寄来的快信，来这里之前，已和对方商量定，本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是'彼岸'①，要避开这段日子，八日以后，除了十五日，再没有适合的日子，如果十五日不行，就要推到下个月。从今天起，正好还有一个星期，尽可能定在十五日吧。实际上，也

① 彼岸，春分、秋分加上前后各三天共七天的期间。

是滨田先生委托我提出这样的愿望。”幸子想：“我再也不能说任性的话了。哎，既然医生那样说过，稍微勉强支撑着，还是能出门的吧。”她没和丈夫商量，就大体答应下来，让她回去了。

可是，虽然以后的情况顺利，但是直到十四日，还时时少量出血，只能在家半卧半起地休息。一开始，贞之助问她：“你参加那样的会见不要紧吗？”这件事令人担心。为了在这种重要场合不出纰漏，他们考虑幸子不出席，而让贞之助一人陪同。幸好阵场夫人了解真情，对阵场也好解释。但是也有不适合的地方，即幸子不去，连介绍双方认识的人都没有。雪子不安地说：“不要为了我勉强赴约，就要求再次延期吧。万一因此而吹了，只好达观一点。这种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也许本来就没缘份。”幸子想把新的计划说给雪子听，又觉得对妹妹的同情心突然高涨起来。这些天，由于自己的悲哀，竟忘记了她，说起来，至今为止，雪子每次要和对象会见时，多半要发生故障，总不那么顺利。如果说这一次也预计到了这一点，未免可笑，但事实上，她正担心别出现这类事情，却首先碰上了本家的侄儿生病。她们好了，却又节外生枝，自己流产了，麻烦事连着不吉祥的事，连幸子都不得不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亲缘关系而被妹妹卷到坏运道上去。意外的是，雪子本人竟象是毫无感觉似的，叫人看着她，更增添了怜悯。

十四日早晨，贞之助临去上班时，还是倾向于不让幸子赴约，幸子却说无论如何都要出席，双方都未决定。三点钟时，阵场夫人打来电话询问：“这几天，您的情况怎样呢？”幸子不由得回答：“嗯，已经大体上好了。”对方立刻逼上来：“那么就是明天好吗？下午五时在东洋饭店的前厅集合，这也是野村提出来的。只是在东洋饭店集合，随便喝点茶，再决定到哪家饭店去

进晚餐，现在还没想定哪一家。这会面是不拘形式的，只是几个人的聚会，还是明天到饭店见面后再商定去处为好。野村方面只有他本人，加上我们夫妇俩代理滨田氏出席；你们那边若是三人，一共是六人。”幸子在听她说话的过程中，渐渐在心中决定了明日要去赴约。对方叮问：“那么，就定在明天喽！”幸子又叫住了她：“喂，实际上，我虽然将要痊愈，但明天外出时，按说出血还没完全停止，这实在难以启齿，但我想说给您知道是没有妨碍的，就是请您留意，尽量不要步行，哪怕是短距离也一定得坐出租汽车。”她一再地恳求对方。

打电话时，雪子上井谷美容院为明日的会面整饰发型去了，回来听幸子说后，其他的事都答应，只是对在东洋饭店集合这一点面有难色。这以前，和濑越会见也是在那个饭店，即使不说兆头不好，那些男女招待也会记得上次的事。“瞧，又是那个小姐在和对象会面呢！”他们以那种眼光瞅着，总令人不快。刚才幸子听阵场夫人说时，也想过要提出异议，雪子自己又这样说，她便知道这使雪子很不高兴，于是走到丈夫书斋里，打电话叫了阵场夫人，据实述说了理由，要求对方考虑改变地点。过了两小时，阵场夫人又打来电话，她说：“和野村谈过了，如果东洋饭店不适合，眼下也想不出一个适当地点，就直接上餐馆好了。至于在哪家餐馆，这方面独断下来，恐怕又有什么抵触，所以想听取你们的意见，看在哪里为好。这方面认为，东洋饭店作为一般的集合地点，雪子小姐无论如何会同意的，但是怎么会不行呢？……没想到会把那种事搁在心上呢……”这样说了一通，这时，正好贞之助回来了，幸子和丈夫商量以后，向对方说：“还是要尊重雪子的意愿为好。这样未免固执了一点，很对不起。”就这样把她顶了回去，并要求对方让步。阵场夫人

回答说："那么，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早晨再商量吧。"十五日早晨，她打来电话说定在托阿饭店，终于把这事讲妥了。

28

这一天，虽说取水日已过，天气仍有点寒冷。户外无风，但是天空阴沉，象要下雪的光景。贞之助早晨起床，首先就关切地询问幸子："出血还没停止吧？下午我早点儿回家。怎么样？还出血吧！"他又追问一句。"如果精神不好，现在去讲还来得及，今天由我一个人陪去得了。"幸子回答说："一天天见好，出血只是一点点。"事实上，由于昨天下午站着打了好几次电话，身子动得太多，有所妨害，今天的出血量反而增加了。她很久没上澡堂了，只把脸和脖子简单地洗了一洗，坐在镜台前一看，很明显一副贫血的脸色，顿时想道："我这个倒霉相未免太难看了。"转而又想："井谷不是说过，我陪妹妹相亲，要尽量弄得朴素一些吗？这么个衰败的模样，不是正好么？"

早已等候在饭店大门前的阵场夫人，看见雪子夹在幸子夫妇当中走进来时，立刻迎上前去：

"幸子太太，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丈夫。"说着便招呼恭恭谨谨地站在她身后两、三步的丈夫仙太郎："你来呀！"

"初次见面。我是阵场。平时贱内总是麻烦你们……"

"不，不，我们才麻烦了你们呢！这一次又有劳您太太给予不同寻常的关怀，真是十分感谢！特别是今天，真是过意不去，我们的要求也未免太只顾自己了……"

"喂，幸子太太……"阵场夫人这时压小了声音："野村先生

在里面等着，这就去介绍。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只是在经理那儿见过一两次，关系不怎样密切，可真有点儿别扭！……因此，关于他本人的情况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倒是想从你们那儿直接听点什么呢！”阵场默默地站在夫人旁边，听她喋喋不休地说话，待她这阵悄悄话终了，才说：

“那么，请到这边来！”他彬彬有礼地微弯着腰伸出一只手。

幸子夫妇没等介绍，便凭照片的印象认出了野村。他独自坐在前厅的椅子上，把点燃的香烟撳在烟灰缸上，性急地三两下嘶嘶地把火摁熄了，接着站了起来。他的体格，是意想不到地健康、结实，但正如幸子所担心的，比照片更要显老，一副猥琐的容貌。原来在照片上还看不清楚，他虽然没有秃顶，头发却白了一大半，全都稀稀拉拉地卷曲着，显得肮脏、零乱，脸上有很多小皱纹。大致看去，说什么也有五十四、五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只比贞之助大两岁，但外表却真象比他大上十岁。何况雪子又显得年轻，勉强只看得二十四五岁，两者之间的差别，完全象是父女俩。幸子觉得，把妹妹领到这里来，真是做了一件对她不起的事情。双方介绍完毕，六个人围着茶桌交谈，谈得很不投机，时不时陷入沉默之中。这是因为，野村这个人使人感到难于接近，而居中介绍的阵场夫妇又对野村很客气，更使会谈的气氛拘谨沉闷。因为野村是恩人滨田的表弟，所以阵场夫妇很自然地流露出那种卑屈的态度，在旁人看来，却是太过分了一点。若在平时，贞之助夫妇在这种场合，便会很圆滑地使之不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但由于今天幸子精神不振，贞之助也多少受到妻子心情的影响，抑郁寡言。

“野村先生在县府工作，主要是作些什么呢？”

听见这样问他，野村才慢慢地说开了：他主要是指导和视

察兵库县全县的鲇鱼生产。当问到县内以何处的鲇鱼味美，他说是以龙野和泷野出产的最佳，等等。这期间，阵场夫人把幸子叫到一旁无人之处，站着谈了些什么，又回到野村旁边讲了几句耳语，再走进电话室，再一次喊幸子起身，来回奔走，最后又回到桌旁。这一次，是幸子说了："喂！"她把贞之助叫了起来。

"什么事呀？"

"喏，就是上哪家馆子的事，你知道山手的北京楼那家中国餐馆吗？"

"不，不知道。"

"野村先生常去那儿的，所以说是想定在那里。不过嘛，吃中国菜倒没什么，只是今天我坐椅子不太适合，想坐塌塌米。他们说，那里虽然是中国人经营中国菜肴，但也有一两间日本式餐室，现在阵场太太已经用电话预定下了日本间，该行了吧？"

"只要你说好，我上哪儿都行，不过……你不要老是那么站着，得稍微安详一点！"

接着，幸子走进厕所，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左右，再回到席旁时，脸色更加惨白。这时，阵场夫人又叫幸子："喂！"贞之助忍不住了：

"不行！我去吧！"说着站了起来，朝她走去。

"哎，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有什么事，请向我说行吗？"

"啊，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已经要来了两辆汽车，野村先生、雪子小姐和我坐一辆，另一辆是您夫妇和我丈夫，您看这样行吗？"

“那……野村先生希望这样坐吗？”

“不是，他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我刚才忽然想起的……”

“啊……”

贞之助不由得感到很不快，好不容易才克制着没让脸子垮下来。今天幸子是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多少冒着点危险来出席的，昨天已经告诉了阵场夫人，刚才又一再暗示了，阵场夫人却置若罔闻，连一言半语慰问和同情的话也没说，这比什么都使贞之助感到愤懑。不过，也许是迷信图个好兆头，阵场夫人故意不涉及那件事。尽管如此，在背处表示一下有劳幸子的心情，也未尝不可，这样想来，她真是太不通情理了。可是转而一想，阵场夫妇的心里也许在想："只是你们至今为止一再延期，所以才到这里来，作出那么一点牺牲，也是理所应当的。"何况这件事不是为了别人，阵场夫妇也是一片好意为了这方的妹妹。在他们想来，姐姐为了妹妹的婚姻大事忍受一点痛苦又何妨呢？他们成全这件好事也是施恩惠于自己，难道还能责备人家么？贞之助想，也许这是他自己的偏见，这对夫妇是和井谷一样的心思，他们是在为自己那因迟迟未嫁而苦恼的妹妹作介绍。有了这种想法，那么他们有赐福施恩的优越感，也就不足怪了。据幸子说，阵场在滨田丈吉任经理的关西电车公司担任电力课长。他为了效忠经理，一心一意迎合野村的心意，不知不觉便把其它的事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解释，也许最为中肯。因此，让野村和雪子同坐一辆车，这是阵场夫人为了讨好野村而想出来的点子，很明显并非受意于野村而提议的。但无论怎样，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却有点不合常理，贞之助很瞧不起她。

“怎样呢？只要雪子不讨厌……”

“嗨，雪子是那样的人，她不会说讨厌的。不过，只要这事

儿谈得顺利，那样的机会今后多少会有的……”

“是的，是的。”阵场夫人这么说着，渐渐看清了贞之助的眼色，不禁苦笑起来。

“……还有呢，这么一弄，雪子更加害羞，不敢开口讲话，结果反而显得尴尬……”

“啊，那倒也是……不，这只是我一刹那间想出来的，就说给您听了。那么，怎样坐呢……”

然而，使贞之助大动肝火的，还不只是这件事情。北京楼位于国营电车线的元町站旁边山上的高坡上。听他们这样说，贞之助一再叮问汽车能不能开上去。他们回答："没事儿，您不用担心。"车开到那里时，确实能停在门前的大路上。这是沿着从元町至神户站的高架铁路北侧的一条大路，从大路到饭店大门，还得上几级很陡的石阶，从大门上二楼，又得登阶梯。幸子让贞之助搀扶着，在后面慢吞吞地挨上去。好不容易才挪到二楼，这时早已上来的野村，正站在走廊下眺望大海，对幸子的情形漠然视之，毫不在乎。

“怎么样？莳冈先生，这里的景致相当不错吧？”他兴高采烈地问道。这时，和他并排站着的阵场，也随声附和地说："真的，您可真找了个好地方呢！"

“从这里俯视港町，有点象是到了长崎，感到有一种异国情调。”

“可不是吗？的确象是长崎呢！”

“我常去南京町的中国餐馆，可不知道在神户还有这么一家馆子。”

“这里离县府很近，我们经常上这儿来。菜肴味道还算可口。”

“啊，是那样的。……说起异国情调，这座建筑的很多地方和中国港口城市的建筑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人经营的中国餐馆，不管怎样，有不少欠风雅之处，但这种栏杆和栏间的雕刻、室内的装饰，还是很有特色和趣味的。”

“港口里象是停了一艘军舰呢！”幸子也不得已打起精神应酬着说，“那是哪国的军舰呢？”

这时，到楼下帐房去交涉的阵场夫人满脸不高兴地走上来了：

“幸子太太，非常抱歉，日本间都满了，说得请忍着点儿，坐中国间……刚才打电话时，他们还说，明白了，确实是留下了日本间，但是无论怎样，这里的招待尽是些中国人，再三叮嘱了，还是没有听懂我们说的话。”

贞之助上到这二楼时，便看见面对走廊的中国间里已经准备好了，便感到奇怪。假如是招待听错了，也不能勉强责怪阵场夫人，但接电话的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既然造成了这种局面，只好认为她毕竟不太怜恤幸子。而且，不论是她的丈夫阵场还是野村，对于违约一事不作任何辩解，一心陶醉于这景致里，频频赞赏。

“那么，就在这里忍耐忍耐吧！”阵场夫人也不问同意与否，两手紧紧握着幸子的手，象小孩死乞白赖要东西似地央求着。

“啊，啊，这里的中国间也不错嘛！真的，让咱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幸子注意到丈夫比自己还不痛快，转向丈夫说，“喂，咱们以后带悦子和小妹她们来一次吧。”

“嗯，这里看得见港口的船只，说不定孩子会喜欢的。”贞之助脸色阴沉地答应着。

大家围着圆桌开始进晚餐，野村和幸子相对而坐。首先上

来的是冷菜、日本酒和绍兴酒。阵场先提起了这两天的大热门新闻——德国和奥地利并为联邦，接着谈了一阵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辞职、希特勒总统进入维也纳等等。莳冈方面常常缄默无语，往往只有野村和阵场交谈。幸子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不过，她在托阿饭店检查了一次，到了这里，就席之前又检查了一次，知道今天从家里出来后，出血量增加了，无疑是因为身体突然劳累过度。而且，正象所担心的一样，坐在这样靠背又高又硬的餐椅上，很不舒服。她忍受着煎熬，害怕会出什么疏忽，但是无可奈何，不久便显出一副闷闷蔫蔫的样子了。贞之助越想越生气，他分明看出妻子在拼命支撑着应付，自己要是横眉竖眼的，她便会出来竭力周旋，这就更加重了她的负担。这样一想，结果他也借着酒力多说了些话，努力不使冷场。

"哎哎，幸子太太也会这个吧？"阵场夫人向男人们斟过酒后，把酒壶送到幸子面前。

"我今天要是喝了酒，可就糟了——雪子倒是可以喝一点。"

"那么，雪子小姐，请！"

"要喝的话，我就喝这个——"说着，雪子呷了一口掺了白糖的绍兴酒。

因为姐姐是那么个样子，雪子也无精打采。野村不停地在侧面直瞪瞪地盯着她，她更加害羞，老是低着头，那一副削肩渐渐地缩得象个纸偶人那样窄了。野村随着酒力发作，变得饶舌，看见了眼前这个雪子，也许是使他兴奋的原因之一。

看来他颇以自己是滨田丈吉的亲戚而洋洋自得，把滨田这个名字，不知唠叨了多少次。阵场也是"经理经理"地喋喋不休。他们谈论了一阵有关滨田的事情，暗示滨田是怎样地在背后庇护他的表弟野村，更使贞之助惊异的是，野村不知在什么

时候，雪子自身的事不待说，还把她们姊妹的经历、亡父的生平、本家姐夫夫妇的情况、妙子的新闻事件等等有关莳冈家族的事项，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且，当说到不拘有什么疑问都请提出来时，他问了各种各样细小的事情。从中得知，为了了解雪子的情况，他作了相当广泛的调查访问。恐怕滨田在暗中插手，才使得调查很为周密。从野村的话中察知，井谷的美容院，栉田医师的诊所，以前教过雪子钢琴的教师冢本太太那儿，都确实派人去过。甚至连和濑越的婚事何以取消，雪子到大阪去照过爱克斯光，他都知道。幸子心想：这除了在井谷那儿打听得来，别无途径（井谷曾向幸子说过，某一方面来询问过有关雪子小姐的情况，她说的都是些不致有碍的话。尽管她说到了雀斑，但雪子往常有的雀斑，这次回来后全已消失，幸子也很放心，所以她真没想到井谷竟至连这件事都说出来了，这时很有点惊愕）。贞之助自己揽着与野村交谈，不久就发现野村这人颇为神经质。如此看来，有那种自言自语的怪癖，也是毫不足怪的。而且，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野村完全没有看出这方的心思，一心认定这段姻缘定能缔结，所以才那样刨根究底地追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心情愈益愉快活泼，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打破了在托阿饭店初见面时给人的那种难以接近的印象。

贞之助真实的心情是：只要聚会完毕，就片刻不停地早早回去。在回家途中，又生出了一段麻烦事。原来，住在大阪的阵场夫妇说，要用汽车送贞之助一行返回芦屋，他们再从那里乘阪急电车回去，但是结果只来了一辆车。阵场夫妇便说："野村先生府上在青谷，方向相同，虽说要稍微绕路，还是请一起坐车走吧！"走新国有公路径直回家，这与绕道青谷，距离上虽

然相差不远，但青谷这条路很差，路面起伏不平，颠簸得很厉害。贞之助想来想去，又很是恚怨。每逢车子猛地拐弯，他便提心吊胆地想："幸子会颠成个什么样子呢？"他们三个男人坐在前面，他不能每次回头去看妻子。快要驶近青谷时，野村突然提出："请大家稍作停留，喝杯咖啡好吗？"那劝留的劲儿是够热心的，这一方面再三推谢，他却执意不从。他说："虽然寒舍很简陋，但是视野之开阔于北京楼之上，坐在应接间里观望海港，真是一览无余，对这一点，我是很以为自夸的。进去一会儿，也请看看我的生活情况。"阵场夫妇也在一旁不断地添油加醋："既是如此盛情邀请，一定得停留一下。听说野村先生府上只有老太婆和使唤小丫头，谁也不用拘束，趁此机会看看居住条件，也可以作个参考嘛。"贞之助也想，怎么说这也是一桩婚事，他不想还没有听取雪子的意见就去拆台。他想："这桩事不管结果如何，说不定还有请阵场帮忙的时候，如果扫了阵场夫妇的面子，又会怎样呢？……这些人，虽说不周到，可还是一片好意对着我们呢……"他本来就有这样一种怯懦的想法潜藏于心底。正当幸子要张口说话的一刹那，他首先屈从了："那么，我们就稍坐一会儿吧。"

可是，就从这里走到野村的家，也走了二三十间远一段凹凸不平、又窄又陡的坡路。野村非常激动，象小孩一般高兴，急忙打开应接间里朝海那面的木板套窗，先领着客人看了书斋，随后又引导他们参观了家中所有的房间直至厨房。这是租借了别人的一座平房，建筑粗放，共有六个房间。有一间六席之大的设有佛坛的茶间，里面象是摆饰了他的先妻和两个孩子的照片，阵场也引着他们去看了。阵场走到应接间时，忙不迭地奉承着："真的，这里的风景真漂亮呀，正象您说的一样，比北

京楼可强多了！”不过，在贞之助他们看来，这个应接间几乎就建在高高的石崖边缘上，站在这窗前，身体就象是悬在石崖以外，觉得很不安稳。要是自己住在这里，一定会特别感到不安，恐怕不能住下去。

急急忙忙喝过咖啡后，又坐上了仍在等着他们的汽车。

“今天晚上，野村先生可真高兴呢！”车子开动以后，阵场说道。

“的确，野村先生那么高兴地说话，可是从没见过的。这是有一位年青漂亮的大小姐在旁边的原故呢！”他夫人也夫唱妇随地配合着说，“喏，幸子太太，野村先生的心思你们也都知道了，就全等着你们一句话啦。没有财产，当然是个缺点。就算是那样，跟着滨田先生，再有什么事儿，也不会让他生活上过不去。如果必要，对于这一点，就请滨田先生作一个更明确的保证好吗？”

“呀，谢谢了！真是给您带来不少的麻烦……改日商量吧……待我们听听本家的意见以后……”贞之助矜重地回答。下车后，他觉得阵场夫妇有点可怜似的，便三番五次地道歉：“今天晚上我们真是太失礼了！”

29

隔了一日，十七日上午，阵场夫人又到芦屋来了。听说幸子前天因为勉强活动，又卧病在床，这一回她到底很有点羞愧，在枕头旁说了半个小时话，方才回去。她说：“野村千万拜托我再来谈谈。野村先生的大概生活状况，你们去过他家，便可以

想象得知。不过，他说好了，现在是打光棍，所以将就住在那里，要是娶了太太，还得换个更象样的住宅。特别是雪子小姐能俯就的话，他打算奉献出一切的爱，虽然他收入不很多，但一定不让雪子感到用钱束手束脚。事实上，这事情滨田先生也认可了，而野村又是那样入迷，请您尽力成全吧。他本人没有财产，对不起要嫁过去的小姐，不过他说了，在这一点上请相信他，他现在虽然不能作个具体的保证，但只要他活着，就决不让小姐在生活上遭罪。"接着，阵场夫人又说："既然他是这样说，我想是能够相信他的。野村这个人，风采就那个样子，相貌也丑陋，但是感情脆弱，很温柔。听说对先前的太太看得相当要紧，太太临危时，他照看殷勤，体贴入微，旁人看了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前天晚上我们去他家，不是看见挂着他太太的遗像吗？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作为一个女人，最幸福的莫过于能得到丈夫的爱情。所以请您反复考虑一下，尽快作个答复。"

幸子预先为拒绝这门亲事埋下伏笔。她说："雪子自己全听我们的，所以这一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本家的意见最为重要，我们只是代理，关于野村先生身世的调查，一切都由本家去办。"她这番回答，似乎是雪子并无意见，全将责任推给了本家。就这样，让阵场夫人回去了。

幸子连续几天身体不适，听从医嘱，保持绝对安静，没去探询雪子的想法。那次会见后的第五天早晨，才抓住了偶然只有她俩在病室的机会。

"雪子——怎么样呢，那个人？"幸子试探着问。雪子仅仅"嗯"了一声，便不吭声了。于是幸子把大前天上午阵场夫人来访的目的说给她听了。

“哎，话虽如此，但是雪子看上去太年轻，而那人太显老了，这一点该怎么办呢？”幸子一边说，一边窥视雪子的脸色。

“不过，我认为，假如嫁了他，一切都会听我调摆，让我自由自在吧？”雪子突兀地泄露出这样一句话，幸子对“自由自在”这句话的意味，不听也能明白，便是什么时候想到芦屋，就能过来。要是嫁了普通的人，难以做到这一点，而嫁给这位老爷子，即使有点任性，也不打紧。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出于这种考虑而结婚，这是难以接受的。看那老爷子的情况，或许会说：“我不介意，你嫁过来吧！”而一旦去了，也不能老是出来的。在雪子这方面，口里虽没说，要是被那老头的爱情羁绊了，说不定很快便把这边给忘了。将来若是有孩子，更是如此。想来要求因迟迟未婚而苦恼的妹妹有这种想法，尚且不易，所以不应该一开始便说些使她泄气的话，于是幸子问：

“你真是这样想的么？你要是有那份心思，也许他也合适呢……”

幸子见渐渐谈得入港，正想问得更清楚一点。雪子说道：

“虽然如此，奉承得太过分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她嗤嗤笑着把话岔开了，既然如此说了，便不用再说下去。

这次会见的翌日，幸子卧在床上给东京写了一封简略的信，仅仅把已经会见一事告知姐姐，而姐姐未给回音。幸子在整个“彼岸”期间，都只是在病室里睡睡走走。有天早晨，春天青葱的天色撩动了她，她拿了一个棉坐垫，坐在窗前晒太阳，突然发现雪子正从楼下的阳台向草坪走去。她想喊住雪子，但是立刻察觉雪子是在送悦子上学以后，趁午前安静的时刻，在庭院稍作休憩。透过玻璃窗看去，她先绕花坛缓缓踱了一圈，又细细查看池畔的紫丁香和珍珠梅的枝丫，最后抱着向她蹦来的

“铃铃”，蹲在修剪得圆圆的栀子树下。只见她低着头，把脸在猫的身上慢慢地擦着，看不到她此时的脸色。不过，幸子很理解雪子现在的心事。恐怕雪子已经预感到被召回东京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暗中叹惜这即将离别的庭院中的妩媚春色吧！而且，她也许正在祈祷，但愿能够停留在这里，看到那些即将开齐的紫丁香和珍珠梅。特别是东京的姐姐并没定下时间让她回去，她成天提心吊胆：“今天会来信吧？明天会来信吧？”那种哪怕是多待一天也好的心思，在旁人看来洞若观火。幸子了解这位羞怯的妹妹内心并不似其外表，而是很喜欢外出。幸子早已想好，待自己能够出门走动的时候，应当每天陪她去看看电影喝喝茶。而雪子等不及了，最近只要天气好，就拉着妙子去神户，没事也得去元町附近溜达一圈回来，好象不这样便不能心安理得似的。而且，她总是先给松涛公寓的妙子打个电话，商量好碰头的地点，然后兴高采烈地出门，那一份高兴劲儿，象是把婚事什么的全都丢在脑后了。

妙子经常被雪子拖出去，有时便到幸子的枕头边，拐弯抹角地发一点牢骚：近来工作很忙，偏偏下午这一段最宝贵的时间，如此频繁地陪着雪子去玩，真是受不了。有一次，她来说：“昨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呢！”接着她说了经过：

“昨天傍晚，我和雪姐走到元町，在‘君影草’店前买西式糕点，雪姐突然慌张地说：‘怎么办？小妹——来了！’‘来了？谁来了呀？’我问她，她只是慌张地唠叨着：‘啊，来了，来了！’到底她说些什么，我没弄明白。这时，正在里面茶室喝着咖啡的一位不认识的老绅士，径直朝雪姐走来，殷勤致意以后，说：‘怎么样？如果没有妨碍，我想请您到里面喝茶。耽误您十五分钟，您看行吗？’雪姐慌慌张张，脸孔涨得通红地说：‘那——那——’

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象。那位绅士站在面前，问了两三次：‘怎么样？’最后雪姐才下了决心，说：‘啊，非常对不起，请原谅，我不能奉陪。’雪姐恭恭敬敬地辞谢走开了。雪姐说：‘小妹，快点，快点！’她急急忙忙装好糕点，飞快地跑出店门。‘那是谁呀？’她听我问时，答道：‘那个人吗？就是前不久见过的。’好不容易我才领会，原来那人就是和她会过面的野村。

“总之，要是说雪姐慌了手脚，倒也不是。委婉地拒绝他不就得了，可她又象是打主意不定似的，说：‘那——那——’”

“雪子在这种场合也不知该怎么办呢。虽然那么大岁数了，还和十七八岁的姑娘一样。”

幸子想：“正好说到这件事！”她顺便问妙子：“你也听到了一些消息吧？对于雪子这件事，你怎样想呢？有什么要说的吗？”妙子说：“既然你问起了，我就讲吧。婚姻大事，都是由大姐、二姐作主，只要你们说行，去哪里都可以。不过，这一位可不行。也许我说话太放肆，务请你们就此拒绝这门亲事，这是我想向二姐说明并恳求你们的。”妙子又说：“我第一次看见野村，就大吃一惊，觉得他比听说的还要出老，而雪姐不喜欢这位老爷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无疑这是雪姐厌恶他的理由之所在。不过，雪姐对他的风采、长相等等并没有怎样指摘。但是会见的那天晚上，硬邀他们进青谷的家里，领着参观佛坛里所挂的已故太太和小孩的照片，却使她很不愉快。雪姐的意思是，即使宽恕了对方是二婚而嫁给他，让她看见前妻和孩子们的照片，心里也好受不了。现在还是独身，所以挂着那些东西，为她们祈求冥福，这种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但邀请她去他家时，不领她去看那些东西，似乎好些。本应该赶快遮掩起来，却反而特意引她参观那饰有照片的佛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光从这点

看，他就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女性特有纤细心理的人。说了这些，也就把她的感情表露无遗了。”

那以后两三天，幸子也渐渐想要出去走动。有一天，吃罢了午饭，正在收拾打扮，她对雪子说：

“那么，我到阵场那儿去回绝她喽？”

“嗯。”

“这件事，早几天我问了小妹呢。”

“嗯。”

正如幸子早就盘算好了的那样，她以本家不赞成为借口，委婉地表达了拒绝的意思，就回来了，对雪子也只是说圆满地回绝了，并未告诉她详情。雪子也没怎么打听。到年底，阵场寄来了上次在北京楼的帐单，说是请照单担负一半的金额。幸子立刻寄去一张汇票。这桩婚事就此了结。

幸子将这些情况写信报告了本家，但仍未收到他们的只言片语。幸子考虑，雪子已经来此住了一个月，过久地留她住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渐渐地劝她说：“你再来也无妨，得先回去一趟。”每年的女儿节，照例都为悦子举办茶欢会，招待和她同学的小伙伴，往年都是由雪子亲手制作馅饼和三明治，所以她本人也说，过了四月三日的女儿节再回去。等到过了节时，又传闻再过三四天就是在祇园夜晚挑灯赏樱的大好时候。

“二姨，看了樱花再回去吧，到那时一准回去不行吗？好吗，二姨？”悦子不断地央求着。而这一次，贞之助也最热心地挽留雪子。他认为，无论如何已经拖到了现在，雪子不看了京都的樱花就回去，会感到遗憾；而他们缺了一个每年赏花的重要参加者，也煞风景。贞之助更为真实的意图是：妻子自从流产以来，变得特别伤感，偶尔只有夫妇俩时，常常含泪诉说胎

儿的事，很为苦恼。和妹妹们去赏花，也许会稍许分散或排遣她的忧愁。

已经决定了九日、十日（星期六、星期日）上京都赏花。雪子还是没弄清楚是否要回去，磨磨蹭蹭地混日子，结果到了星期六早晨，她和幸子、妙子同样地走进化妆室，开始打扮起来。而且，化妆完后，她打开从东京带来的衣箱，从最底层拿出一个纸盒，解开纽子看时，里面是一件赏花穿的衣裳，原来她早打算好了要在这里赏花。

“怎么了，雪姐带那件和服来了呢！”妙子正转到幸子身后为她打太鼓结，趁着雪子出去的空隙，她感到可笑地说着。

“你别看雪子她不作声，不管什么事，她自己都想得很透彻呢！”幸子说，“你看吧，要是她有了丈夫，一定会让他听从自己的摆布。”

在京都，哪怕看见赏花的人群中有抱着婴儿的人，幸子都每每眼睛潮润起来。贞之助很是为难，因此，今年夫妇俩没多停留，和大家一起于星期天晚上回家了。过了两三天，到了四月中旬，雪子回东京去了。

1

自从去年患黄疸以来，幸子养成了一种习惯，时不时对着镜子察看眼球的颜色。从那以后，过去了一年，今年院子里平户百合花已匆匆开过，呈现一片残败、肮脏的狼藉景象。有一天，她百无聊赖，来到象往年一样早已挂好遮阳竹帘的阳台，坐在白桦木椅上，欣赏着夕阳映照下的院子里花草树木的初夏景色。忽然，她回忆起正是去年这个时候，丈夫发现她眼白上的黄疸，她也照样走下阳台，象丈夫一样把那变脏了的平户百合花一朵朵摘掉。她在思忖，丈夫讨厌看见这花开残败的脏样子，她要在丈夫回家前这一小时之内，把院子拾掇得干净漂亮，使他看着高兴。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光景，后面传来了木屐的声音，阿春脸上一副感到意外的神色，手里拿着名片，踩着踏石走来了。

“这位先生，说是想要见见太太。”

接过一看，原来是奥畑的名片。大概是前年春天，这位

青年曾来访一次，但是平素没有允许他来往，当着女佣们也尽量不提他的名字。但是，看阿春表情，她一定知道了那个新闻事件，察知了这个青年和妙子的关系，起了猜疑。

“我就来，你领他去客厅吧。”幸子走到洗脸间洗掉手上沾的花蜜，又到二楼稍稍化了妆，才走进客厅。

“让你久等了……”

一看便知，奥畑穿一身道地英国服装：上穿几乎纯白无花纹的近乎明亮的手织毛线上衣，下着灰色法兰绒的西装裤。他一见幸子进来，便感到不自然似的，颇为夸张地迅急起身，一副毕恭毕敬的立正姿势。他比妙子大三四岁，今年该有三十一、二岁了，上次见面时还保留了几分少年时代的风采，时隔一二年，已经相当肥胖，快要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绅士了。不过，他那善于应酬，笑着窥探对方表情，稍微挺着下巴用鼻声诉说着什么似的说话的样子，毕竟还是保留了“船场少爷”的甜腻腻的媚态。

“真是好久没来问候了呢……总想着来看望您一次，但不知没得到许可而来拜访是否妥当。到府上门前来过两三次，终于还是没进来。”

“啊，真对不起！为什么不进来坐会儿呢？”

“我是胆子太小了。”

奥畑很快就放心了，只见他耸着鼻尖儿轻轻笑着：“哼，哼。”

奥畑想些什么，虽然不得而知，但幸子对他的看法，与前次来访时，多少有些改变。近来她常听丈夫讲，奥畑的启少爷已经不是昔日那个纯真的青年了，因为应酬的关系，贞之助有各种机会涉足花街柳巷，不时从那些方面听见一些奥畑的消息。据说，奥畑不仅经常出没于宗右卫门町一带，而且象有个情人

似的。贞之助说："小妹知道奥畑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吗？如果到现在，小妹还打算等雪子成家就和启少爷结婚，他也准备履约的话，你应该提醒小妹注意。若是因和小妹结婚没有轻易允许，等待过久而自暴自弃，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有了这些放荡的行为，说明所谓'认真的恋爱'成了虚伪的幌子。重要的是，现在这种非常时期，由于行为不慎，哪怕是我们这些至今为止暗中给予同情的人，只要他不改正，我们就不会促成他们结合。"

贞之助说话时模样非常焦虑，所以幸子暗中问妙子，妙子说："不过，启哥一家从父亲那一辈就亲近花柳界，启哥的兄长和伯父他们也喜欢上妓院冶游，并非阿启一人如此。再就是如贞之助兄所说，因为和我结婚的事情不顺利，便去寻花问柳了。启哥这么年青，有那些事也是不得已的。不过我并不特别相信。我是初次听见他有什么相好的艺妓，恐怕也只是传闻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在这种时局下，难免有人批评他不谨慎，招致误解。我要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去冶游。他对我言听计从，他一定不会再去了。"妙子并未因此而改变对奥畑的看法。那点儿事，她是早就知道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她说得沉着、镇静，幸子反而觉得很害臊。贞之助说："既然妙子如此信任启少爷，我们也不必多管闲事。"但他仍然惦记着此事，以后只要遇上机会，便毫不懈怠地从那些方面的女人口里打听他的情况。妙子进行忠告的结果如何呢？最近似乎没有听到他混迹花柳界的消息，很为欣慰。然而，早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十时左右，他从梅田新道送客回大阪站的途中，在汽车的前灯光圈中，忽然发现了奥畑醉态蹒跚地行走，旁边有个女招待模样的女人搀扶着他。于是贞之助想到他一定是偷偷地躲到这一带来花天酒

地。幸子那天晚上听丈夫说完此事，便说："暂且别告诉小妹。"所以至今还没有说给妙子听。今天面对这个青年，也许是心理作用，幸子总觉得他的表情、言语，不论哪一方面都缺乏真诚，不由得对丈夫的话产生了同感。这一阵，幸子确实对他没有好感。

"——雪子吗？是的，是的，很多人都在关心她，老是有人来提亲说媒，但是——"

幸子注意到奥畑很热心于打听雪子的婚事，心想大概是间接地催促，也要早早把他和妙子的事给办了，反正他一定是为此而来。如果今天他提出那件事，该怎样回答呢？眼下她打算单纯采取先听听的态度，不要许下任何诺言。这一次，丈夫的看法也与以前不同，讲话要更加谨慎。她和丈夫无心给这对年轻人的婚姻制造麻烦，然而有必要向他说明，他们已经不愿意作这种恋爱的理解者或者同情者。她心里正在嘀咕，奥畑忽然改变了坐姿，用拇指把烟嘴上的烟灰弹到烟灰缸里，开口说话了：

"我今天来这儿打扰，是为了小妹的事情。必须恳求这方的姐姐……"他仍然称呼幸子为"姐姐"。

"啊，什么事？"

"我想姐姐当然知道的，最近小妹到玉置德子的学校学习裁剪。学习裁剪固然很好，但她因此就渐渐地不怎么热心于制作木偶了，最近几乎没有动手。我问她是怎样想的，她说，她已经厌恶制作木偶，想更扎实地学好裁剪，将来专门从事那方面的工作。现在只因接受了许多木偶订货，又有徒弟，不能马上放弃，她准备逐渐把这摊子事儿让给徒弟，自己转向裁剪方面。她还说，要取得姐姐们的谅解，让她到法国住上一年半载，必

须在那边拿个修业证书。”

“啊！小妹是这样说的吗？”幸子早就听说妙子在制作木偶之余暇学习裁剪，但是今天奥畑说的事情确是首次听说。

“是啊。我虽然没有干涉小妹的权利，但是小妹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番事业，连社会也承认它是小妹独到的艺术工作，现在说要放弃它，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如果仅仅是放弃木偶制作，还可以理解，要说去干裁剪活，可就莫明其妙了！据她说，理由之一是，木偶不论作得怎样精美，不过是流行一时，社会很快就满足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购买。虽说裁剪是项实用工作，无论什么时候，需求都不会减少，但是一个有身份的小姐，做那种事情难道是为了挣钱吗？即将结婚的人，还寻求这种独立生活的途径，是否合适？不论我何等不中用，难道我会使小妹没钱花么？所以，我不愿使她做个职业妇女。唉，小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不愿无所事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作为一种兴趣去干，还可以博得艺术家的名誉，做什么都行，名声也好听。制作木偶，作为有身份人家的小姐和太太的一种业余爱好，谁也不会为此感到羞耻。不过，我希望她别干裁剪活儿。恐怕这不仅是我的看法，我想本家和这边也一定和我意见相同，所以我才说出来和你们商量……”

平素的奥畑，说话总是慢吞吞的，令人厌烦，那种炫耀门第的高傲神气，看着使人不快，但今天他一反常态，似乎非常兴奋，语调也比平常急促。

“原来是这样！承蒙您亲切关怀，十分感谢。不管怎样，我得好好地问一问小妹……”

“好，请您一定过问。这事情讲给您听，也许冒失了一点。

但是，如果她真有那种打算，只要姐姐也表示反对，她也许会打消念头的。其次便是出国的问题。我并不反对去法国。要是去学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去一趟也无妨。说来未免失礼，费用全由我包下了。而且，我还陪着她去。只是为了学习裁剪而出国，我怎么也不能赞成。我想你们也决不会允许的。我请求您设法劝她就此放弃那种想法。要出国，结婚以后也不晚，我陪她去，更加方便……”

幸子还不曾问过妙子是怎样考虑的，为何要说那些话，总之还有很多难以理解之处。不管怎样，听到奥畑俨然以妙子未婚夫的口气说话，她不由得产生轻微的反感，并且觉得可笑。

奥畑心想，自己说出这件事，幸子一定很同情，会接着商量他和妙子的婚事。如果碰巧，他期望幸子把他介绍给贞之助，所以他特地选准这个时间来此拜访。因此，讲完这件事以后，他并不就此告辞，仍在东聊西扯，探听对方的心思。幸子的回答，则尽量避开要害，象对待他人一般，彬彬有礼，说些“关于妹妹的事，承您多方关照，不胜感谢”之类的话。终于，大门外响起了皮鞋声，象是丈夫回家了，她赶忙走出去：

“喂！启少爷来了呢！”开门时，她说道。

“什么事？”贞之助站在土间，妻子附在他耳边，悄声细语简略地介绍了情况。

“既然如此，我便不必见他了。”

“我也这么想。”

“不管怎样，我得回去了。”

这样，奥畑又磨磨蹭蹭等了三十分钟，终于没见贞之助露面，便勉强地说了些殷勤的客套话，起身告辞了。

“招待不周，真是对不起——”

幸子送他出门时，这样说道。关于奥畑没能会着她丈夫的事情，故意没向他说明。

2

奥畑的话倘若属实，那么妙子的心思便颇令人费解了。最近妙子总是说活儿忙，早晨大约在贞之助和悦子的前后出门，却总是最晚回家，每三天有一次要在外面吃了晚餐才回来。那天晚上，幸子没有和她讲话的机会，翌晨，丈夫和悦子都走了之后，妙子随后正要出门，这时幸子叫住了她：

“哎，小妹，有件事要问你。”接着，幸子和她走进客厅谈了起来。

妙子对自己的事情，即奥畑告诉姐姐的情况，说她不想制作木偶改而从事裁剪，打算为此到法国去短期学习等等，一概没有否认。幸子追问下去，妙子的回答十分有理，看得出是妙子深思熟虑的结果。

她厌恶制作木偶的理由，在于她已成年，与其老做那些少女做的孩子气的玩艺儿，不如从事某种对社会更有益的工作，而从自己的天赋、嗜好以及易于掌握技术等各方面考虑，学习裁剪最为适合。她早已对缝纫发生兴趣，能够熟练地使用缝纫机，参考《时装》和《时装艺苑》等外国杂志，不仅为自己，还为幸子和悦子缝制衣服，虽说是学着做，却是早已入门，进步亦快，因此颇为自信，将来一定能成为自己的一门技能。奥畑认为制作木偶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而裁剪是一门下贱的职业。她对此付之一笑。她说：“我并不希罕那艺术家的虚名。裁缝这种

职业再差也无关紧要。启哥说那些话，是因为他对形势认识不足。现在已经不是做点儿欺哄孩子的木偶以讨人欢心的时代，即便是女性，若不从事一门实际工作，也是于心有愧的。幸子听她这么一说，竟感到言之凿凿，毫无反驳的余地，可是仔细磨琢，妙子那样醉心于这件令人称许的工作，是否包含有已经丧失对奥畑的爱情的意思呢？总之，她与奥畑的关系，连报纸上也曾披露，是对情人。在姐夫姐姐们和世人面前，她有要强之心，所以不能简单地抛弃奥畑。她虽然口里不服输，实际上对奥畑已经绝望，大概她的本心，是想等待时机解除婚约。她想学习裁剪，是因为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自立以外，别无他途，因此预作准备。奥畑不了解妙子的真实意图，只是说“有身份人家的小姐却去挣钱，会成为职业妇女”，其实完全理解错了。幸子大致是这样理解的。照此解释，便能理解妙子赴法的意图。妙子是打算去学裁剪，但更主要的是借出国的机会摆脱奥畑，因此让奥畑跟着去，自然不合适。她恐怕会设法寻个口实，主张一个人去的。

然而，细谈下去，幸子的这种推测，似乎仅仅对了一半。倘使妙子未经旁人劝说，自愿抛弃奥畑，幸子认为这是最令人高兴的，她也相信妙子有那种辨别能力。所以，她尽量不提那些惹她生气的事情，只是委婉地从旁探问，尽管她没弄清实情，不知究竟是妙子本心如此，还是她假装门面，不肯服输。不过，综合妙子仿佛无意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反正直到今日，她并无抛弃奥畑的想法。幸子只能据此判断，她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和奥畑结婚的。妙子说：“时至今日，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启哥是个典型的船场公子哥儿，是个一无所长、毫无价值的男人。只是直到如今，还没有引起贞之助兄和二姐的注意。八九

年以前，刚和启哥恋爱的时候，我还是个思虑欠周的小姑娘，当然不知道启哥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恋爱这玩艺儿，也许并不由对象是前途有为或是不思进取来决定。至少我并不以那种功利的理由来嫌弃初恋的情人，只是认定自己爱上启哥这种人，都是姻缘罢了。我并不后悔。只是和启哥结婚要担心生活问题。他在股份公司的奥畑商店担任要职，听说结婚后还可以从长兄那里分得应得的一份动产和不动产，他本人处世乐观，完全不知着急。然而，我总觉得启哥这人将来会一贫如洗，即使现在，他过的也是一种经济上不合理的生活，每月茶馆的帐单，西服店和杂货店的开支等等，都超出了相当的金额。听说他总是央求母亲给他通融一些私房钱。这种事，只是母亲在世才能如此，否则，长兄必定不会容他那样奢侈。奥畑家不论资产如何丰厚，启哥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兄长业已成为家长，大概不能指望给他那么多的份额。特别是那位兄长，不大赞成他和我的婚事，便更是如此了。即使他暂时分得一部分财产，但他生性容易上当，或者输在股票投机上，或者被人诓骗，到头来会被兄弟抛弃，甚至说不定会有饭都吃不上的日子。我实在有点不安。我可不愿意到那时别人指着背脊说风凉话：'你瞧，糟了吧！'因此，在生活方面，我要尽量不依靠启哥。相反，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养活他，我得掌握一门挣钱的技术。我希望从一开始就不依赖他的收入过日子，这便是我想以缝纫自立的动机之一。"

另外，幸子还从妙子的话中隐约察觉到，她已决定不回东京的本家。因为雪子也曾说过，本家的姐夫姐姐因为住房太窄小，刚够凑合应付雪子，目前还没打算叫妙子回去。而现在，即使本家要她回去，恐怕妙子也不会答应的。她也听到了姐夫

去东京后变得更加悭吝的谈论。她说："我多少有些积蓄，制作木偶还有收入，所以想少领一些每月的津贴。本家的六个孩子，渐已成人，雪姐的婚事，也要张罗，这些事都是相当耗钱的。为了设法减轻姐夫姐姐的负担，我准备不久便完全不要津贴，只是请求姐夫姐姐一定答应让我明年去法国学习。如若许可，便把父亲为我准备的结婚用的服装费，拿出一部分，或者全部用作出国费用。我自己并不清楚，姐夫为我保管了多少钱，为了在巴黎停留一年半载以及来去的船票等费用不致短缺，请一定把这笔钱支付给我，万一为此把准备结婚的钱花得一文不剩，我也没有意见。以上所说，都是我的想法和计划，请二姐不必马上就去，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转告本家，以求得他们的同意。我自去一趟东京也行。"她还说，奥畑说愿意承担她的出国费用等等，大概是不能指望的："启哥总说由他付钱，他目前有没有那种能力，我比他本人清楚得多，他也许要去苦苦哀求母亲掏钱包。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不愿接受那种恩惠。就是结婚以后，他的钱财，我也分文不沾，也不打算让他染指我的钱包。我希望在什么地方都用自己的钱独立生活。而且，我已向他说明白了，在我出国回来之前老实等着我，今后不要到二姐这儿来说些讨厌的话。所以，请你们不必介意。"

贞之助说："小妹考虑如此周到，我们便不要多嘴多舌了。只是我们也得稍稍弄清楚小妹的决心能否认真坚持下去。如果她是认真的，我们便马上转告本家，无论如何要尽力支持她。"

这个问题暂且这样解决了。此后，妙子仍然忙忙碌碌地生活。据奥畑说，她近来不很热心制作木偶了，而她却否定这种说法。"不，我本来是不想做了，但是由于各方面的订货，自己也想多攒一点钱，加之生活开支较大，种种理由，使我最近一

向更加忙碌。虽然我迟早要放弃这种工作，但我想尽力多出一些漂亮精致的作品，所以工作很紧张。"而且，这段时期，她每天都用一两个小时，上本山村野寄的玉置德子女士的裁剪学院。不仅如此，她还继续练习山村舞蹈。

她并非光凭兴趣学习山村舞蹈。她似乎有一种野心，想在将来获得许可袭用师傅的艺名。在山村舞蹈方面，也要成为一代宗师。这时候，她大体每周上一次舞蹈讲习所。这个讲习所的主持人，是第二代的山村舞师，亦即第四代市川鹭十路的孙女，俗称"鹭老师"。大阪有两三个以教授山村舞蹈而出名的世家，世人公认她家造诣最深，传下了最纯粹的古老风格。讲习所位于岛内叠屋町一条小巷里，设在一座妓院的二楼。只因处在那种环境里，前来习舞的多半是妓女，良家女子的学生不多，特别是大家闺秀，更是寥寥无几。妙子总是拎着一个装有舞扇、和服的小提包，到屋角落里换下西装，穿上和服。等候教练的时候，便混在妓女群中观看师姐妹练习，和熟悉的妓女和艺妓交谈。如果别人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她的所作所为并不特别奇怪，但师傅和旁人一开始都以为她只有二十岁左右，见她这般镇静沉着、应付自如，都很为佩服。妙子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上这儿来的学生们，不论是妓女还是良家女子，对于近来京阪舞蹈有被东京舞蹈渐渐压倒的倾向，大为愤慨，都愿使这逐渐衰微的传统乡土艺术重新发扬光大，而社会上对于山村舞寄以厚望者也为数不少，热心的支持者还特地组织了"乡土会"，照例每月一次在神杉辩护律师的未亡人家里聚会一次，以联络感情。妙子经常出席那个聚会，越来越迷恋山村舞蹈。贞之助和幸子也曾带雪子、悦子去看妙子她们跳舞，自然对那个"乡土会"的人也增加了亲近感。四月底的一天，妙子回来说，干事请求

让六月那次聚会会址设在芦屋住宅。实际上，乡土会从去年七月以来，考虑到时局，暂时中止了活动。有人提出，因为这是一种研究性质的俭朴集会，假如现在能谨言慎行地举行，应当不会有妨碍的。还有一些人说，每次都是麻烦神杉太太，因此想改换一个地点举行。幸子她们也喜欢山村舞蹈，虽说不如神杉家里那样准备齐全，只要大家不介意，还是决定提供房屋作聚会之用。原来在神杉家设置的舞台等设施，要从大阪运到芦屋，颇为累赘。莳冈方面准备把楼下两间相连的西式房间里的家具撤去，在食堂后面立一块金箔屏风，把那儿作为舞台，客厅这边作为观众席，让人们坐在绒毯上观看。后台设在二楼八席间。聚会定于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即六月五日下午一时开始，至五时结束。妙子也要在那天表演一个《雪》舞。这事商定以后，进入五月，妙子更为勤奋，每周去讲习所练习两三次，特别是二十日后的这一周间，每天请师傅上芦屋的家里来指导她排练。师傅今年已有五十八岁，原来就是蒲柳姿质，又有肾病的宿疾，很少外出教练。此时正逢初夏溽暑，她大老远地从大阪城南坐阪急电车来移樽赐教，真是破格的美意。其原因之一，妙子身为纯洁的名门闺秀而混迹在妓女群中，专心钻研舞技，这股热诚感动了她；另外，为了挽回山村舞的颓势，她也悟出了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消极退缩。这样一来，因为讲习所所在环境的关系而断了习舞念头的悦子，也提出要学习舞蹈。善于劝诱的师傅从旁美言："小姐要学舞，今后我每个月到府上来十天也行。"于是悦子从此入门学习舞蹈。

师傅每天来的时刻并无一定，大体今日临回去时约好明日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总不准时，有时相差一两个钟点，天气不好时，干脆就不来了。已经够忙的妙子，原是很早就候着她来，

最终摸熟了她的脾性，便嘱咐家人，在师傅来后再打电话告诉她，让悦子先学着，她再从夙川赶回。抱着病躯的师傅，到这里来也颇不容易。她来了以后，先在客厅里休息二三十分钟，一边和幸子聊天。然后，慢慢地在搬开了桌椅的食堂里教练舞蹈，口里哼着曲子，一边示范。有时看见她气喘吁吁，十分困苦；有时又听她诉说“从昨晚起肾病又严重了”，脸上浮肿、苍白。不过，她还是强打精神，说什么“我的身体是靠跳舞保下来的”，也不怎么显出为疾病折磨得难受的样子。不知是谦逊还是出于本心，她自称“我不会说话”，实际上谈吐有致，特别善于模仿别人，哪怕只谈一会儿话，也逗得幸子她们乐上一阵。恐怕这种才能，是从她祖父即第四代市川鹭十郎那里传下来的。师傅的身段娇小，相比之下，那椭圆的面庞稍显大些，一眼便可看出她有明治时期艺人的血统。这种人要是生在旧时，拔掉眉毛，染上黑牙①，摇曳着长裙，该是何等地适称！她在模仿别人的时候，那张大脸上浮现的表情千变万化，维妙维肖，酷似其人，恰如戴着假面具一般自由自在。

悦子从学校回家，穿上除每年赏花之外很少穿着的和服，脚套一双稍大的袜子，手执一把山村舞用的团扇。那水涡模样扇面上绘有松竹梅兰的花色。

御室三月樱花盛开，
幕内三弦鼓乐声催，
赏花仕女顾盼神飞。

---

① 旧时日本风行妇人染黑牙齿。

就这样，按照《十日戎》的曲谱，唱出这样的歌词，教悦子跳舞。日子长了，悦子学完之后，直到妙子跳《雪》舞时，庭院里还是亮堂堂的。在葱绿的草地映照下，那迟开的平户百合花竟红得象一簇簇燃烧的火焰。邻家舒尔茨家的孩子——罗捷玛丽和弗里茨，最近几乎每天都等着悦子回来，在这边客厅里玩耍，被这里有趣的场面和人物吸引住了。他们趴在阳台上，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悦子她们跳舞，十分好奇。最后，连哥哥佩塔尔也来看热闹了。有一天，弗里茨终于走了进来，学着幸子她们叫师傅的声音喊道：

"希傅！"

"哎——咿。"

"希傅！"

"哎——咿。"

师傅一本正经地一直回答着这碧眼少女和少年的呼唤。

3

"小姨，照相师问他能不能进来呢！"今天的聚会，有一点最使悦子动心：她的那段"御室三月樱花盛开"的舞蹈，安排在最前面。她还是那身装束和化妆，到作为后台的二楼八席间来了。

"请他进来吧！"

妙子刚穿好《雪》舞的衣裳，右手扶着床柱，站立着让阿春给她穿袜子。头上岛田髻已经散乱，她一动不动、凝视着天空的眼睛，忽地向那边转了一转。妙子平时总穿西装，十天前左

右，为了准备这次聚会，才结了日本式发型，穿上了和服。悦子虽然知道这件事，可是看见年青的小姨今天穿上这身衣服，还是诧异得瞪大了眼睛。事实上，妙子穿的是姐姐鹤子当年婚礼用的三层衣裳中贴里的哪一件。妙子考虑今天的聚会人数不多，即使人多，眼下这种时局也必须举止慎重，少出风头，不必添置新衣。和幸子商量的结果，想起本家姐姐的这套衣裳还收藏于上本町，便去借了来。这套衣裳，是在父亲全盛时代里缝制的，由三位画家分别画下日本的三景，最外一层衣是黑底上画严岛，第二层衣是红底上画松岛，第三层是白底上画天桥①立。这服装，仅是姐姐在距今十六七年的大正末年，结婚时穿过一次，所以几乎还象新衣一样。这是已故的金森观阳笔绘而成的天桥立景色的那一件，妙子在上面系上黑缎带，也许是化妆的原因，脱却了平时那种姑娘的模样，看上去象一个高大美丽、发育很好的妇人。这样一身纯日本式的打扮，使她更象幸子，脸颊丰满，平添了平日穿西服时很难看到的一种威严。

"照相师——"悦子冲照相师喊道。这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这时正立于楼梯上注视妙子，后者的头朝二楼走廊里探了出来。

"喂，请您到这儿来！"

"叫'照相师'不大好，悦子。叫'板仓先生'。"妙子这样说时，板仓说声"请原谅"，走了进来。

"小妹，就这个样子，请别动——"板仓说着，马上在门边屈膝举起了照相机。随后，接连从前后左右照了五六张。

---

① 严岛位于广岛湾西南，松岛位于本州东北部宫城县，天桥立位于京都府的宫津西北。

在楼下的会场，接着悦子依次演出了《黑发》、《桶取》、《大佛》以后，第五个节目是一个叫“阿作”的姑娘表演《江户行》。现在是休息时间，招待宾客喝茶、吃寿司①。用作观众席的客厅里，因为谢绝外人参观，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都是今天舞蹈者的亲属。只有罗捷玛丽和弗里茨是例外，他俩混在客厅里，还占据着最前列的席位。从悦子表演第一个舞蹈起，他们一直安分守已地坐在蒲团上，一会儿伸着腿坐着，一会儿跪着。他们的母亲希露达·舒尔茨夫人坐在外面的阳台上。她听孩子们说今天举行舞会，便说一定要来欣赏。刚才悦子开始跳舞时，弗里茨去报讯，她就从院子这边进来了。主人请她进去看，她推辞说：“不，我就在这儿很好。”用人搬来一把藤椅，她便就坐于阳台上瞧着舞台。

“弗里茨，今天你可是够老实的！”师傅穿的白色和服衣襟上绣有家徽的花样，她从舞台金箔屏风的阴处走出来，对弗里茨打趣说。

“唷，这是哪个国家的孩子呀？”坐在观众席上的神杉遗孀问道。

“是这里小姐的朋友，德国人的孩子，和我很要好，老叫我‘希傅’呢！”

“是吗？他们看得很有兴趣呢！”

“还有，您瞧他们坐得多么规矩！”不知谁也这么赞扬。

“哎，德国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师傅一下子记不起罗捷玛丽的名儿，“你，还有弗里茨，你们那样坐，脚不疼吗？如果疼，就伸着腿儿坐吧！”

---

① 米饭里夹上鱼肉和青菜，用糖醋调味，卷上紫菜而成。

尽管她说得这么亲切，但不知什么缘故，罗捷玛丽和弗里茨今天象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默不作声，满脸不高兴。

“太太，您能吃这个吗？”贞之助看见舒尔茨夫人膝上放着装有散寿司的饭碗，手拿筷子，一副踌踌躇躇的样子，便问她道。

“您大概不爱吃这种饭吧。如果难吃，就请您稍等一会。”贞之助说，“喂喂，有什么舒尔茨夫人能吃的东西吗？”他冲着正在观众席上挨顺序沏茶的阿花叫道。

“没有西式点心吗？把寿司拿去，换上别的东西。”

“不！我能吃……”阿花来端寿司碗时，舒尔茨夫人谢绝道。

“太太，您真能吃这个吗？”

“是的，是的，能吃，我爱吃这个……”

“是吗？您爱吃？……啊啊，那么，请改用汤匙吃。”

看来舒尔茨夫人真是喜欢吃寿司的，她接过阿花递来的汤匙，不一会，就把那碗里的饭一粒不剩地吃光了。

休息过后，便是妙子表演《雪》舞。贞之助这会儿坐立不安了，楼上楼下来回跑了好几趟，刚在楼下与客人谈了几句话，又跑到二楼的后台瞅一瞅。

“喂，时间快到了！”

“就这个样子，都准备好了吧！”

在八席间里，妙子坐在椅子上，幸子、悦子和摄影师板仓围着她团团而坐，吃着寿司。妙子为了不弄脏衣服，膝头上摊着一条餐巾，本来稍嫌肥厚的嘴唇，张成个“O”字型，更显得厚了。她每次夹一点点饭团送进嘴里，阿春为她端着茶碗，她吃一口饭，喝一点茶。

“您吃了没有？”

"我刚在下面吃过了。小妹，你那样吃行吗？虽说是'饿着肚子打不了仗'，跳舞吃得太饱，可难受呢！"

"可是，她连午饭也不吃好，饿着肚子摇摇晃晃去跳舞，说不定会摔倒在台上呢！"

"'文乐'① 的艺人不是直到演唱完毕才吃东西吗？跳舞虽和'义大夫'② 不同，还是不要吃得太饱为好。"

"哥哥，我吃得并不多。我怕触着口红，才这样每次夹一点点饭进口，所以多夹了几次，看上去象是吃了很多似的。"

"我刚才看小妹吃寿司的样子，还顶佩服呢！"板仓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象是金鱼吞麦麸一样，嘴儿张得圆圆的，一副很受拘束的样子，可还是吃得很多呢！"

"怎么，光看人家的嘴型，就这么猜想？"

"就是嘛！是真的，小姨！"悦子高声大笑。

"那么，你们知道是谁教我这样吃的吗？"

"谁呢？"

"到师傅那儿去的艺伎。她们涂了口红时，总是提防着不让口水把口红沾掉，吃东西时，为了不碰着嘴唇，必须用筷子夹着从嘴的正中送进去。为了练这点儿功夫，从当舞伎的时候开始，就得学着吃冰冻豆腐。为什么呢？因为冰冻豆腐最多汤汁，学会了这个，吃其他东西就更不在话下了。"

"嗯，你倒有些了不起的学问呢！"

"板仓君，今天是来观看舞蹈的吧？"贞之助问道。

---

① 文乐，木偶戏。

② 义大夫，在元禄年代（1688—1703）由竹本义大夫首创的一种合着三弦演唱的民间文艺。

“不错，不错。是来观看舞蹈，不过也来摄影。”

“今天的照片也要做成明信片吗？”

“那倒不必。小妹结日本发式跳舞，可是不容易见到的，我想拍些照片，留作纪念。”

“今天的事，还得请板仓先生效劳呢！”妙子说道。

板仓经营着一个标榜“艺术摄影”的照相馆，招牌是“板仓相馆”，位于阪神国有公路田中停车站稍北一点的地方。原来他是奥畑商店的学徒，连中学也没念，后来去了美国。据他自己说，在洛杉矶学了五六年摄影术，但也有传闻说他在好莱坞实际上并没有找着向电影摄影师学习的机会。回国后不久，便在现在这个地点开了业。奥畑商店的主人——启少爷的兄长多少出了一点资金，经常照顾他一些生意，给他以各种庇护，启少爷也给予他一些眷顾。正好妙子要为宣传自己的作品而寻找一位摄影师，所以经启少爷介绍，就托付了他。从那以后，妙子作品的摄影，不论是出版小册子，还是用于制作明信片，当然都是由板仓一手经办。板仓因为始终从妙子那里得到一些业务，也间接地起到了替自己作广告的作用，加之他了解妙子与启少爷的关系，对妙子也象对启少爷一样毕恭毕敬，讲得极端一点，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主仆关系吧。他与贞之助他们也很亲密，当然是因为他和妙子来往密切。他是那种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圆滑机灵，只要有空隙可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下去。所以，他如今不知不觉便钻进了这个家庭，甚至对女佣们也是笑容可掬。最近他还开玩笑说，请求太太把阿春嫁给他。

“也请给我们照一张吧！”

“也好，就照一张吧！小妹居中，大家站好。”

“怎样站呢？”

“请先生和太太并列在小妹的椅子后面。对，对！悦子小姐，请站在小妹的右侧。”

“阿春也来一个！”幸子说。

“那么，阿春就站在左边。”

“东京的二姨在这里该多好呀！”悦子突然说。

“唉，”幸子说，“以后说给二姨听了，她会多么遗憾！”

“妈妈，你为什么不叫二姨来呢？今天的事，不是上个月就知道了吗？”

“不是没有想过，可她是四月份才回去的呀——”

正在瞄着对光镜的板仓，发现幸子的眼睛微微地湿润起来，不禁大吃一惊。贞之助也注意到了。他想：究竟为什么，妻子的表情如此急剧地变化？打从三月份那次流产以来，只要遇着机会，触景生情，她便会想起胎儿的事而伤心流泪，时不时使人惊诧不已。可是今天并不象是那么回事，实在叫人难以捉摸——或许是看见这样坐在椅子上的妙子的装着，想起了姐姐昔日穿着这身衣服举行仪式，激起了无限的感慨；假若并非回首往事，或许是看见妙子如此盛装，想到她不久也该出嫁了，或许还联想到雪子前不久的那件婚事又未谐和，因而悲从中来吧；或许是这一切，千头万绪涌上了她的心头。话虽如此，想亲睹妙子今日芳姿的，除雪子以外，应当还有一个人。想到此，连贞之助也感到那个男人心境之可怜。他突然想到，也许就是启少爷吩咐板仓来照相的吧。

“里勇女士！”照完相后，妙子看见房里对面穿衣镜前的一个妓女，便向她喊道。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将在《雪》之后演出《茶音头》。她也化妆好了。“对不起，我有事求您。”

“什么事呀？”

“哎，请您到那间房里去一下。”

今天来跳舞的人中，有四五个是专家——以舞蹈师为职业并取得了承袭艺名资格的妇人。还有两个妓女，这位里勇即是其一，她来自宗右卫门町，是师傅最为赏识的山村流派舞蹈家。

“我没学过拖下摆跳舞，老担心跳不好。您到那儿去教我一会好吗？”妙子说着，走到里勇跟前，叽叽咕咕地悄声说话。里勇说：“我也不在行。”妙子说：“帮帮我吧！”说罢，她拉着里勇向走廊那边走去。

楼下乐队已经集合，听见胡琴和三弦在校音。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妙子和里勇关上了拉门，走进自己房里。板仓迎上来说：

“小妹小姐，先生说请您快点儿！”

“哎，这就来。”说着又拉开了门，吩咐道：“板仓先生，请替我提着这下摆。”她让板仓提着和服的下摆，走下楼来。

贞之助、幸子和悦子跟在妙子后面，鱼贯而下。舞会开始了，贞之助拍了一下弗里茨的肩头，这位德国少年坐在观众席上正全神贯注地瞪着舞台上的妙子。

“弗里茨，那个人，你知道她是谁吗？”

弗里茨仍然板着面孔，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马上又把脸转向了舞台。

4

那次舞会以后，正好过了一个月。七月五日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体而言，今年自五月以来，降雨量比往年要多，入梅以后一直连续下雨。进入七月，三日又开始下雨，四日下了一整天，五日黎明，突然暴雨倾盆，看那阵势，不知何时才会停止。一两个小时后，阪神地区发生了载入史册的大水灾所造成的大惨案，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芦屋的家里，七时前后，首先是悦子象平日一样，由阿春送去上学。虽然雨具备得齐全，但并没有特别介意，便冒着瓢泼大雨出了门。悦子的学校，靠近芦屋川的西岸，越过阪神公路往南走四五百米，还在阪神电车道的南面。若在平时，阿春把她平安地送过国有公路，便折了回来。今天因为天下大雨，她便一直把悦子送到学校，归来时已经八点半左右了。阿春说，她在途中看见那雨势格外惊人，自警团的青年都在奔忙着警戒水灾，她绕道走上了芦屋川的大堤，见那水势一个劲地猛涨，业平桥一带尤其危急，洪水就要漫上桥梁，看着令人惊骇。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灾祸来临。阿春回家后过了一二十分钟，妙子穿上了翠绿色的油绸雨外套和橡胶雨靴，正准备出门，幸子劝阻她说："小妹，雨下得这样猛，暂时不要出去吧。"尽管幸子这样说，但妙子今天上午不是去夙川，而是上本山村野寄的裁剪学院，她开玩笑地说："这么点雨没事儿，涨水才有趣呢。"说着便出去了。唯独贞之助打算等雨小一点再走，在书斋里磨磨蹭蹭地翻着什么。不久，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当时，正是雨势最凶猛的时候。贞之助知道，这里是邸内地势最低的地方，即便下一点点雨，也常常积水的。书斋东南方向那棵梅树下积了一滩面积为两坪①大小的水洼，除此以外，

---

① 1坪＝3.305平方米。

家中别无其他异常迹象。而且，这里距芦屋川西岸有七八百米之遥，因此他并无大祸临头之感。只是悦子那所学校，远比这里靠近芦屋川，倘使堤崩了，那里会怎样呢？学校该不要紧吧？他首先想到了这些，接着他惦记着得去让幸子镇定下来，不要多余地担心。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书斋，向主屋跑去（就这样跑出五六步，一瞬之间，便浑身淋得透湿）。幸子问拉警报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搞不清楚。也许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我打算到那边去看看。"说着，他在灰白棉布衫衣的外面罩上雨衣，朝大门走去。这时，阿春边叫边朝里面跑来："出大事了！"她神色惊慌，脸色发白，腰以下满是泥水。她刚才看那洪水的涨势，不由得挂念着小学校的情况，正在此时又听见警报，便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她说，水已涨到住宅东面一个十字路口，从山前往海里灌——从北向南，正在以滔滔之势滚滚流去。她试着踏水往东走，最开始浸没了小腿，才走了两三步，便淹齐了膝头，正在想着弄不好会有被淹死的危险，猛然听见人家屋脊上有人粗暴地吆喝道："喂！喂！你打算踩着水到哪里去？！女人家就知道胡来！"她想看看是谁在叫嚷，虽然那人穿了自警团的服装，她还是认出了他是八百常的小主人。"我说是谁呀，您不是八百常先生吗？"对方也认出来了："阿春，你上哪儿去呀？这么大的水，留心着走也怕出事。从这往前，就是男人也不能走。靠近河边的地方，房子冲垮了，人也淹死了，够乱的！"再问下去，才知道芦屋川和高座川的上游象是发生了山崩，阪急电车线路的北侧有一座桥，把上游冲下来的房屋、泥土、岩石和树木堵住了，后面的东西不断地裹来，渐渐堆积如山，终于把河流阻塞了。洪水向两岸泛滥，堤防下面的道路，污浊的河水卷起了旋涡，有的地方平地水深达到一丈，很多人家趴在二

楼上呼救。阿春最担心小学校，便问他那边的情况如何。他回答说："哎，那边的情形不大清楚。大体说来，从国有公路往上走，灾情更为严重，川下方向也许好一点。另外，传说东岸受灾损失很大，而西岸没有达到东岸那个程度。小学校那边想必不会怎样吧。"虽然听他这么说了，阿春还是放心不下，想设法绕道去学校。他说："不行，不论你怎样绕，没有一条路没被水淹没，而且越往东走水越深。光是水深还好说，可是水流湍急，有淹没的危险。只要碰上从上游冲下来大木头和石头，弄不好就会卷进大海。自警团员抓着粗绳，抱着拼命的决心，才可以走走，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不能那么干的。"阿春无可奈何，只好先返回家中。她就说了这些。

贞之助立即给小学校挂电话，但是电话不通了。他说："好吧，我去一趟。"他对幸子说了这话，却不记得幸子回答了什么话。只是临出大门时，幸子眼泪汪汪地盯着他，突然把他紧紧地抱住。他换下和服，穿上最次的西装，脚蹬橡胶长统靴，在雨衣上罩一顶防水帽，便出门了。他走出五十米光景，回头看时，发现阿春在后面跟着来了。她原先那件连衣裙溅满了泥水，回家时成了只水老鼠，现在她的肩上斜系着一根带子，把浴衣下摆卷了上去，露出红色的内裙。贞之助厉声喊道："干吗跟着来？快回去！"阿春叫道："哎，您让我一块儿去吧！"说着追了上来，"老爷，那边不能走，从这边走好了。"于是他们没往东走，改而往南直行。贞之助跟着她走上了公路。他俩尽量往南迂回，走到阪神电车线路以北一两百米的地方，那儿水不太深，成功地绕了过去。要上小学校，无论如何也得从那儿向东横插过去，幸而那里水浅，只有长统靴那么深。他们越过阪神电车线路，走到旧公路这边时，意外地发现水更浅了。不一会，便能看见

小学校的建筑物了，学生们正从二楼窗口朝外观看的情景，也已清晰可辨。“啊，学校平安无事，太好了！”贞之助身后传来非常兴奋的自言自语的欢呼声。回头看时，阿春还是尾随而来了。先前贞之助走在阿春的后面，后来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赶过了她。因为水流很急，贞之助必须一步步踩牢行走，靴子里又进了水，更是沉重，他一心顾着走路，未曾注意阿春。比贞之助矮小的阿春，红内裙几乎全部浸在泥水里，洋伞干脆不打了，当作拐杖，支撑前进。为了不让激流冲倒，她一路上扶着电杆和人家的墙壁，所以远远地落在后面了。阿春喜欢自言自语，是颇有名的。看电影时，她老是一个人拍手叫好，表示惊讶，口里念叨着：“太好了！”“那个人在做什么呀？”等等，所以曾经告诫她，上电影院不要吭声。贞之助想到她在这种时刻，身处滔滔流水之中，又犯了老毛病，不由得感到好笑。

丈夫出去以后，幸子愣愣地站在门前。渐渐地，雨稍微小了一点。她走到大门口张望时，正巧芦屋川车站前汽车库的司机打门前经过，向她问候，于是她向他打听小学校的情况。他说，虽然他自己没去看，但是那小学校恐怕是最安全的地方。据说，学校前面的地方都遭了水淹，但那学校地势很高，没有浸水，多半是不要紧的。幸子听他这么一说，放心了一点。他还补充说，人们都传说，虽然芦屋川的情况很严重，但是住吉川泛滥成灾远比这里酷烈。好几路电车——阪神急线、国营电车线和公路线都不通了，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据从西边步行过来的人们说，从这里到国营电车线的本山站一带，涨水不大，沿着电车轨道走，不必蹚水，但是再往前走，往西而去，便是一片汪洋泽国。巨大的浪涛从山那边一个接一个轰涌翻卷而来，

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推向下游，人们有的泅在塌塌米①上；有的曳着树枝，在一边呼救，顺流漂去，但是旁人无法救助。照这种说法，无宁说妙子的安危更令人担心。她去的山村野寄的裁剪学院，位于公路旁甲南女子学校前的车站稍北的地方，离住吉川东岸只有二三百米远。据这位司机说，那儿肯定被浊流淹没了。幸子说，她上裁剪学院，应该是步行到公路旁的津知，再从那儿乘公共汽车。司机说："记起来了，贵府上的小妹小姐刚才往公路那边去时，我在那儿碰见她了，她身穿一件绿色雨衣。那个时候出门，可能到那儿没多久就涨水了。野寄那边可比这边小学校远为令人担心。"幸子不由自主地急忙跑进屋里，声嘶力竭地喊："阿春阿春！"别人回答说，阿春跟在老爷后面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这时，幸子象小孩一样咧嘴哭了起来。

阿秋和阿花惊诧地默默注视着太太哭泣。幸子觉得有些难为情，便从客厅逃到阳台上，一边抽抽搭搭地哭，一边朝院子的草坪方向走下来。这时舒尔茨夫人从铁丝网的上方探出头来，她也是脸色苍白。

"太太！"她喊道，"太太，您先生干什么去了？悦子小姐学校的情况怎样？"

"我丈夫接悦子去了。她的学校多半没事儿。太太，您的先生呢？"

"我丈夫到神户接佩塔尔和鲁米去了。真叫人着急呀！"

舒尔茨的三个孩子中，只有弗里茨年幼未入学，佩塔尔和罗捷玛丽在神户的山手德国人俱乐部附属德语小学念书。父亲舒尔茨的工作地也在神户，以前常见他们父子三人一起出门。

① 日本住房铺在地板上的草垫、草席。

然而，据说自支那事变以来，商业日益萧条，父亲时常不去上班，最近以来，每天早晨只有两个孩子结伴而行。今天早晨，父亲留在家里，因为惦记着孩子们，说是无论如何得去一趟神户，刚才出门了。当然，当时既不知水涨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电车已经不通。夫人为他担忧，但愿途中平安无事。夫人的日本话不如孩子们那么流畅，会话还很吃力，幸子便夹杂着用那半通不通的英语，尽量劝慰安抚她，要她放心。

“您的先生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再说，这水灾只有芦屋和住吉这边闹得凶，神户那边应该没多大问题。佩塔尔和鲁米准没事儿。我确信如此，请您放心好了。”她反复地安抚过后，说声再见，便回到了客厅。不一会儿，贞之助和阿春带着悦子，从他们出门起一直敞着的大门外走了进来。

果然，悦子的学校完好无损，只是学校周围全部浸在水里了。但是水位仍在不停地上升，所以停了课，把学生集合于二楼。渐渐地，担忧自家孩子安全的父兄们，一一领着孩子泅了出来。因此，悦子连想都没想自己的处境何等可怕，反而惦记着家里。正在这时，父亲和阿春赶来，贞之助是最早来接孩子的家长之一。在贞之助之后，其他家长也陆续赶来。

贞之助向校长和老师问候致礼以后，领着悦子，大体沿原路走了回来。这时，阿春和他走在一起，可真是立了大功。她在走廊里看见悦子安然无恙，高兴得大声呼唤小姐，她那衣裳褴褛、浑身泥浆的狼狈样子，把周围的人都看傻了眼。回家的路上，她挡住激流的浪头，走在前面，保护着贞之助。这时水头比来时又上涨了一二寸，水流也更湍急，在一些地段，贞之助必须背着悦子。可是，背着她特别难走，稍不小心就会摔交，多亏阿春用身体挡在前面，减小了水流的冲力，才得以勉力前

行，否则，恐怕寸步难移。走在头里的阿春，在没腰的深水里艰苦跋涉。水自北往南奔流，要想从东往西走，得在好几个地方四次横过马路，而这是最紧张的时候。有一处牵着粗索，可以抓着绳索蹚过去；另一处，又能够借助于担任警戒的自警团员；而在某个地方，却没有任何便利，两人只好把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阿春拄着那把洋伞，拼尽力气艰辛地挨过来了。

可是，幸子无暇庆幸悦子的归来或是为此感激丈夫和阿春，她连听丈夫讲述以上情况都不耐烦，丈夫刚住口，她便迫不及待地问：

"你，小妹……"说着又哭起来了。

5

平时，往返小学校一次不到半个小时，而这一次贞之助却用了一个小时以上。这段时间里，关于住吉川泛滥的消息，频频传来，公路的田中站以西，全是混浊的流水，象大河一样翻着旋涡，因而野寄、横屋和青木等地受灾最为惨重；公路以南的甲南市场，高尔夫球场也淹没了，由于直接与海相连，人畜死伤，房屋冲毁、似乎极为普遍。这些情况，都已隐约知晓。总之，传入幸子耳中的，都是令人悲观的消息。

不过，贞之助在发生关东大地震①时，正住在东京，有过经验，知道这种场合下的风闻，往往是把针大的事传播得象棒

①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地震火灾。死伤十五万人，损失财产六十五亿日元。

大，他便以这个例子来劝慰已对妙子的存亡有一半绝望的幸子。贞之助说："听说沿着电车轨道，能走到本山车站，无论如何我要去找一找能过去的路，亲眼看看是否确实。如果水势真象风传的那样大，我去了也无济于事。不过，恐怕不会那么严重。闹地震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往往发生天灾时，死人却意外地少。在旁人认为并不特别需要援救的地方，也常常得到了救助。无论如何，现在又哭又闹，未免为时过早，还是安心等我回来吧。如果我迟回来一阵，也请不必为我担心，我不会铤而走险。看到不可能前进，我就从那里折回。"贞之助准备好饭团，以防挨饿，还在口袋里装了点白兰地酒和两三种药物，吸取了刚才的教训，换上了半统雨靴，再在外面穿上一条灯笼裤，又出门了。

沿着铁道走去，到野寄大约有一日里①。平时喜爱散步的贞之助，对那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他经常从裁剪学院前面经过。有一点使他仍存有一线希望：那所学院在公路线的山本站往西走千余米，再往南走百米左右的地方，稍往东北与甲南女子学校以一条道路相隔，那所女子学校紧靠着电车道，若沿着电车道能够走到该校附近，也许便能走到裁剪学院。即使去不了，也能探明那所学院受灾的程度。贞之助出门时，阿春又冒冒失失地追来了。他严厉地把她赶了回去："不行，这次你不能去！只有幸子和悦子在家，我放心不下，你好好地在家守着得了。"朝北走到离家五十米处，他上了电车道。走出几百米远，全然没有看见水，只是从森林边沿到两侧的田圃，有约莫两三尺深的浸水。通过森林再往田边去时，却只见电车道的北侧有

① 1日里＝3.9公里＝36丁。

水，而南侧竟与平时一样，毫无水淹的痕迹。渐渐走近了本山站，此时，南侧也能见到积水了。沿电车道行走还算安全，贞之助并不觉得步行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不时遇见三三两两一伙的甲南高等学校的学生，叫住他们打听前面的情况，回答都是一致的："这一带还没什么，本山站那头可不得了！再往前走，便会看见那边已成为一片汪洋泽国。"贞之助说他想到甲南女子学校的西边去，他们说："那边恐怕是最严重的了！我们离开学校时，水还在往上涨，现在也许连电车道上西头那一截也淹没了。"不久，贞之助到了本山车站，只见这一带水势的确令人惊骇。他想歇息一阵，便走进车站的院内。站前的路面已完全泡在水里，水不断地浸入院内。入口处已经堆码了土包和席子，站务员和学生们轮流用扫帚把从缝隙间渗进来的水扫出去。贞之助想，若在此间停留，少不得自己也要拿起扫帚忙活一阵。于是，他喝了杯茶，稍作休整，又冒着一阵大雨，沿着线路往前走去。

这里的情况，与扬子江水极为相似，在那污浊的黄色泥水中，不时翻滚着象馅一般粘乎乎的黑东西。不知不觉间，贞之助已走进水里。啊呀，他这才想起，这是他散步时见过的田中一条小河泛滥了，而且那河水眼看要漫上架设于其上的铁桥。走过铁桥不久，电车道上又不见水了，可是两侧的水位相当高。贞之助站在这里朝前眺望，亲眼目睹如今呈现于自己面前的景象，才真正体会了刚才甲南学校的学生所说的"汪洋泽国"的意味。在这种场合下，用"雄伟"、"壮观"之类的辞句来形容，也许不太适合，然而事实上最初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可怕，不如说用那些字眼更为恰切。他与其说是惊奇，不如说是看得茫然着迷了。大体说来，这一带处在从六甲山脚到大阪湾的一个

渐次朝南缓缓倾斜的斜面上，这里有田园、松林、小河，其间疏落点缀着古朴的农舍和红屋顶的洋房。据贞之助看来，这里地势高，气候干燥，景色明丽，在阪神地区，算得上最适宜散步的处所。而现在，风貌恰恰为之一变，不禁使人想起了那扬子江和黄河的大洪水。而且，与普通洪水不同的是，在掀起雪白浪花的怒涛喷扬飞沫的同时，因为从六甲山深山处发生山崩的泥水倾泻而来，在波涛中翻滚，看上去，恰似一锅煮得沸沸扬扬的滚汤。确实，当巨浪起伏的时候，那不是河流，而是海洋——乌黑、混浊的土用波①涌来时的泥海。贞之助站立的这条电车道，象码头一样，在这泥海中延伸，有的地段眼看就要沉没在渐渐逼近的洪水之中。还有一些地段，路基的泥土已全被水淘空，只有枕木和铁轨象梯子一样悬浮着。突然，贞之助发现脚跟前有两只小螃蟹在蹒跚地爬行，大概是如今这小河泛滥，它们逃到轨道上来了。在这种场合，如果他只是独自一人步行，他恐怕会在这里退回去。但是，正好又遇见了甲南学校的学生，结成了旅伴。今天早晨，他们抵校后一两小时，便发生了这场动乱，只得停课，在水祸中，他们逃到岗本车站，被告知阪急线电车不通车，又跑到公路线的山本站，也不通车，于是暂时在车站休息(刚才在院内帮着扫水的就是他们)。水仍然在一个劲地往上涨，他们坐立不安，于是决定分成两组沿着轨道分道而行，一组回大阪，一组回神户。有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做伴，贞之助并不感到怎样危险，有时谁陷进了泥水，大家还觉得滑稽，高声起哄。贞之助跟在他们后面，走在悬浮于空中的铁轨上，从这根枕木跳到另一根枕木，脚下是令人头晕

① 土用波，立秋前十八日间的大浪。

目眩的激流，极其惊险。由于流水和下雨声音的骚扰，直到此刻，他们才听见某个地方有人呼唤："喂——！喂——！"抬眼一看，原来在前面五十公尺远的地方，一列电车抛锚了。几个学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这里的同学叫喊："你们上哪儿去呀？别再往前走啦！前面是危险区。听说住吉川水很大，根本没法过河，还是上车吧！"贞之助无可奈何，只得和他们一起爬进电车。

这是下行快车的三等车厢，除甲南的学生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前来避难。其中有几家朝鲜人坐在一处，大概是房屋都被冲垮了，仅以身免，逃到这儿来的。还有一位带着女用人的老太婆，脸带病色，不一会儿，她便叽叽咕咕地念起佛来；有一个绸缎行商模样的男人，身着麻布衬衣和短裤，浑身哆嗦，身前横放一个沾满泥水的装绸缎的大包袱，坐椅背上晾着淋湿了的单衣和毛线围腰。学生们因为增加了伙伴，更加兴奋，直是嚷嚷，有的人从口袋里掏出焦糖，分给朋友们；有的人脱下长统靴，倒掉里面的泥砂污水；有的人脱下袜子，审视着自己那泡得发白的脚丫子；有的人拧着淋湿了的制服和衬衣；有的人光着身子，正在揩擦；有的人因为浑身湿淋淋的，谦让着不肯坐而愣站着。他们争着观看窗外的景况，七嘴八舌地吵闹不休。"啊，一个屋顶漂来了，塌塌米、树木、自行车！哎呀，汽车也冲来了！"突然，有个人嚷道：

"瞧！一只狗！救救那只狗吧！"

"什么？狗？是死的吧？"

"不是，不是！还活着呢！喏，就在那轨道上——"

这是一只中等大小的特利阿杂种猎犬，毛全让泥糊脏了，缩着身子躲在雨打不着的车轮下面，蹲在那儿直颤抖。几个学

生叽里呱啦地说要去救它，不一会儿，就把它抱上来了。那畜生一进车厢，便扑棱扑棱晃了晃脑袋，抖了抖身子，甩掉身上的雨水，然后走到救它的少年跟前，温驯地跪了下来，而且用受惊的眼睛瞪着他。有人把焦糖送到它鼻子前面，它只是嗅一嗅，压根儿不愿吃。

因为雨水湿透了西装，贞之助也开始觉冷。他脱掉雨衣和上衣，搭在椅背上，喝了一两杯白兰地，又点着一支香烟，看看手表，已是下午一时，可是一点也不觉饿，没有心思打开饭盒。他坐在椅子上朝山脚望去，看见了正北面淹在水里的本山第二小学校。学校南向的窗户，恰似巨大的闸门一样洞开着，轰涌着的浊流从里面奔泻出来。既然从这儿能看到那小学校，那么现在这列车所停的位置，是在甲南女子学校的东北方向，距离那所学校不过五十公尺左右。因此，要是平时从这里上裁剪学院，只要几分钟便可到达。不知不觉，车厢内的学生们渐渐地不象先前那样兴奋了，不约而同地哭丧着脸儿。即使在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看来，事态的发展也越来越不使人轻松。贞之助探头看时，刚才自己和学生们一起走来的道路，从本山站到列车这一区间的轨道，完全被淹没了，只留下列车所停处还象个小山包兀立着。可是，这里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淹没，弄不好铁轨下面的路基也会崩坍。这段轨道的路基有六七尺之高，而现在水渐渐上漫，从山那边涌来的浊流，猛烈地冲击着路基正面，撞上石头，碎裂成浪花，哗啦哗啦地扬起飞沫。车厢里淋得透湿，大家慌忙把窗子关上。看窗外，只见浊流相互撞击冲涌，来势凶猛，翻卷着旋涡，鼓荡起白沫。这时，突然一个邮递员从前面车厢逃进这节车厢，紧接着十五六个避难者蜂涌而入，随后乘务员也进来了。他说道：

“诸位，前方的线路已上水了，请大家到后面那一节车厢去！”

大家十万火急地扛起行李，搂着已晾干的衣物，提着长统靴，迅速向后面的车厢转移。

“乘务员，我们能使用这里的卧铺吗？”说这话的，无疑是三等车厢来的乘客。

“没问题，在这种时候——”

有的学生在卧铺上躺下了，然而他们毕竟有些不自在，很多人又坐起来凝视窗外。轰轰的波涛声渐渐剧烈，坐在车厢里也似乎振耳欲聋。那位老太婆仍在虔诚地念佛。而且，还混杂着朝鲜小孩们的哭叫声。

“啊！水漫上轨道了！”不知谁惊叫一声，大家都站起身，涌到北边窗口。洪水虽然还没有漫上下行的轨道，但是已经渐渐靠近路基边沿，相邻的上行轨道已经淹没了。

“乘务员，这儿安全吗？”一位象是住在阪神地区的三十岁左右的太太问道。

“唉……如果有更安全的地方，还是撤走为好，但是……”

贞之助依稀看见一辆自行车后面的两轮拖车在旋涡中旋转着往前流去。出门时，他曾向幸子保证，不干冒险事儿，看到有危险，便中途退回，可是不知不觉间，却陷入了此种困境。然而他还没有真正想到“死亡”。既然不是女人和孩子，好歹总有些大丈夫的英雄气概。使他极端不安的是，他这时突然想起了妙子所在的裁剪学院大部分是平房。刚才还感到妻子的过份忧虑有点超出常识，现在想来，毕竟是骨肉至亲，因而有某种预感。距今一个月前即上个月五日，妙子跳《雪》舞的姿容，此刻格外鲜明地浮现于他的脑海中，他觉得十分可爱。现在他一

一回想起来：那天以她为中心，全家合影，妻子毫无来由地流泪等等。而且，说不定这时她正趴在屋顶上呼救，而自己现在与她只有咫尺之隔，能老这样呆在这儿不去营救吗？既然到了这里，如果不稍微冒点儿险，设法把妙子带回去，在妻子面前，似乎无法解释。

这时，他的眼前交替浮现出妻子那充满感激的眼睛和刚才那绝望哭泣的面孔。

他出神地想着心事，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突然，他发现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不知不觉之间，轨道南侧的水位退了，此处彼处露出了砂石。相反，北侧的水头在继续往上涨，浪头越过上行的线路，向这边打来。

"这边的水退了！"学生中有一人喊道。

"啊，可不是。喂，这样就能走了！"

"到甲南女子学校去吧！"

学生们首先跳下车，接着大部分人提着箱子，背着包袱，纷纷下车。贞之助也是其中之一，他不顾一切地沿着路基跑下去。与此同时，在轨道北侧，掀起巨大的浪潮，猛烈地向列车方向冲击。巨浪翻滚，发出凄厉的啸声，如同瀑布一般从头顶上倾泻而下。突然，一根树木从横里掀过来。他艰难地从浊流中逃脱出来，来到刚退了水的干处，冷不防又陷进了泥砂，足有没膝深。他使劲拔出脚来，一只靴子陷落了。他在泥砂中挣扎着走了五六步，又遇到一条约莫两公尺宽的激流。前面的人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了。那激流的流速和冲力，不是先前背悦子淌水时可以比拟的。在途中，他被冲倒了，几次想道："这下完了！"快要走到对侧时，又陷进了没腰深的泥砂。他急忙抱住一根电杆爬了上来。这里离甲南女子学校的后门只有十来公尺，

除了走进学校，别无他法。但是，这中间又横着一股激流，看得见，却不容易走过去。这时，门打开了，有个人伸出一根耙子样的东西，贞之助抓住它，那人握住另一端，好不容易才把他拉进了校门。

6

这天午后一点多钟，雨势才真正减小，而洪水仍然毫无减退的迹象。渐渐地，到了三点钟左右，雨完全停止，这儿那儿开始露出蓝色的天穹。洪水慢慢地退了下去。

太阳出来了。幸子走上张着竹帘的阳台，纵目望去，雨后的草坪青翠欲滴，两只白蝴蝶翩翩飞舞，紫丁香和楝树间杂草丛中积了一滩水，鸽子飞落在那里，正在觅食，确实是一副悠然自得的光景。唯有这里，丝毫没有那山洪肆虐的痕迹，只是水、电和煤气全部停止供应，还算是受灾地区。但是，家里除自来水管以外，还有水井，除了饮用水，其他用水并无不便之处。幸子预想丈夫他们回来时，一准满身是泥，所以预先安排烧好了洗澡水。阿春带着悦子看洪水去了，家中顿时鸦雀无声，只是时不时可以听见，在厨房门口，邻近人家的男人和女佣们轮番来打井水。因为马达停了，吊桶落在井中，"扑通"作响。此外，阿秋和阿花在谈论着灾害的传闻。

四时左右，留守上本町老家的"音爷"的儿子庄吉，第一个从大阪前来问候。在南海高岛店干活的庄吉，因为大阪没有特别的变故，做梦也没想到阪神之间竟会遭受如此的灾难，直到正午时分出了号外，才知道住吉川和芦屋川沿岸灾害惨烈。

他下午没有上班，急匆匆地跑来，到现在才到达这里。途中陆续搭乘了阪神电车、公路线电车、阪国公共汽等等，有的地段还硬搭上了装货的卡车和出租小车，没有交通工具可利用时，只得徒步跋涉。他背着一只装有食品的帆布背包，溅满污泥的裤子高高卷过膝盖，提着靴子光着脚丫子走来的。他说："在业平桥附近，看见那一副惨状，心想您府上不知弄成了什么样子，不由得一阵心痛。可是走到这里一看，却是出奇地平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都给惊呆了。"他首先说了一通祝贺幸子的话。这时，悦子回来了，他说："嗬，小姐，你好啊！"平素表情丰富、爱饶舌的庄吉，今天象是鼻子不通似的，哼哼着说话。过了一会儿，庄吉才象突然想起了似的，说道："有什么事要我做吗？老爷和小妹小姐的情况怎样？"幸子又把今天早晨以来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特别使幸子担忧的是，从那以后，又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传闻：住吉川的上游，从白鹤美术馆到野村邸一带，有个数十丈深的山谷，被砂石与巨石埋得踪迹全无；公路线上的住吉川大桥，被上千斤的大石头和刮破了皮的大树重重堆积，把交通阻塞了；在那前面二三百米处的南侧地势比道路要低的甲南公寓前面，漂来了许多尸体，全身都给砂土粘糊了，连面容和体态都分辨不出；神户市内洪水也相当凶猛，阪神电车线的地下线由于被水淹没，乘客中溺死者为数不少——这些流言，一定掺杂着不少臆测、夸张的成分，但是其中最使幸子惊心的是甲南公寓前的那么多尸骸。妙子所去的裁剪学院，正好夹在公路与公寓之间，在公寓的对侧向北走五十公尺的地方。公寓前漂来那么多尸体，正说明了它正北方向的野寄一带死者很多。幸子这个不吉利的推测，又被刚才和悦子一起回家的阿春的报告

加以证实了。阿春和幸子的心思一样，每逢遇见一个人，总要打听野寄方面的灾情，但是人们众口一辞，回答她说：住吉川的东岸以那一带最为严重，其他地方的水位已经显著地下降，只有那里仍旧毫无退水的征兆，有的地方平地水深一丈有余。

幸子相信丈夫生性行事谨慎，临出门时，他还说过不会去冒险，所以她并不特别为他担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她不免在妙子以外又为丈夫着急了。野寄方面灾情那么严重，既不能去，也该中途回转了。现在还没回家，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再等一会儿就会回来……再等一会儿……她想：是不是不小心陷入了危险区域，被洪水卷走了呢？或者是，丈夫虽然行事谨慎，但他的禀性是一旦起了念头，便很难打消，为了想方设法达到目的地，走这条路不行，就绕另一条路，或许正在从各个方向试探，或许是在什么地方等待水势减退。假若到达目的地，成功地救出了妙子，因为要涉水而归，理所当然很费周折，即使在六点、七点到家，也毫不足怪。然而幸子所想象的情景——从最好的到最坏的——当中，她动辄想到坏的一面去了。庄吉说："照理说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既然您这么不放心，还是让我去看看吧。"幸子说："不知道是否会碰巧遇到他们，不过多少也使我感到一点安慰，那么请你辛苦一趟吧。"庄吉迅速地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幸子把他送到后门，这时已经将近五点了。

这幢房子的前门和后门，各临一条街，幸子想活动腿脚，就咯嗒咯嗒地从后门往前门兜了个圈儿。今天电铃不管用，大门一直敞着，当她跨进门，正要朝院子走去时，舒尔茨夫人又从铁丝网上方探出头来，叫一声"太太"，说："悦子小姐的学校很安全呢。您放心好了。"

"非常感谢。悦子没事儿，可是妹妹太叫我担心了。我丈夫

现在接她去了，可是……”

幸子站在那里，用能使她听懂的说话方式，复述了一遍对庄吉说过的话。

“啊，是这样——”舒尔茨夫人颦着眉头，啧啧咋舌说，“您的忧虑，我很理解。我同情您。”

“谢谢。那么，太太，您先生呢？”

“唉，还没回来呢，真叫人着急呀！”

“啊，既然没回，真是上神户去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神户也闹水灾了。滩、六甲、大石川都是水呀、水呀、水……我丈夫，还有佩塔尔和罗捷玛丽，不知道都怎么样了？现在在哪里呢？我非常非常担心！”

这位夫人的丈夫舒尔茨氏是一位体格魁梧，一见之下就使人感到可以信赖的伟丈夫，也是一个理智发达的德意志人，遇到一点洪水，极少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幸子并没想到，佩塔尔和罗捷玛丽所上的学校，位于神户地势较高的地区，一定不会遭难，恐怕只是因为洪水挡住了归路，才没有回来。作为夫人本身，她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情景，不管幸子说多少劝慰的话，她总是说：“不，我听说了，神户的水灾闹得挺凶，死了大批大批的人。”宽慰的话，她一句也听不入耳。看着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幸子就象至亲骨肉一般难受，最后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是说一定不会出事，从心里祈祷大家平安归来。除了反复说这些不太乖巧的客套话以外，她再也想不出什么辞儿来。

她正在为应该怎样安慰舒尔茨夫人感到棘手时，约尼朝大门方向窜去，象是来了人的光景。也许丈夫他们回来了？幸子心里扑通直跳，只见一个穿藏青色西装戴巴拿马草帽的人影儿一

晃，从花木丛的对面向前走去。

“是谁呀？”幸子朝着从阳台上下到院子里来的阿春走去，一边问道。

“奥畑先生。”

“啊——”幸子颇有点狼狈。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今天奥畑会来探望。然而，可不是么？他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既然来了，怎样应付他呢？她不知道。实际上，她自己想过，丈夫也吩咐过，自从发生那件事以后，他来拜访，要尽可能地冷淡，在大门口见见面便打发他回去。但是在今天这种场合，也许他会要求让他在这里听候妙子的消息。假如他这么说，冷言冷语地拒绝他，似乎太没人情味了。从内心里讲，今天幸子也想让奥畑呆在这里，叫他看见妙子平安归来，和她们一起高兴一番。

“噢，我想打听一下小妹小姐的情况，如果她还没回来，请允许我和太太谈会儿话……”

他和妙子的事情的始末，除幸子外，对于其他的人，都是秘密，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的。可是，这位一贯装模作样、稳重老练的奥畑，由于过于焦虑，竟一反平时的作风，向女佣打听这件事，他也许认为，限于今天，他会得到幸子的宽容。即使有怎样的失度，莫如说还会博得一定的好感。

“无论怎样，请他进来吧！”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仍旧伸着脑袋站在墙根前的舒尔茨夫人说：“我家来客人了……”道过歉后，她上二楼去了。从今天早晨起，她哭了不知多少遍，眼泡都肿了，得稍微修饰一下。

因为停电，电冰箱不能使用，就叫女佣给奥畑端去用井水浸凉的麦茶，并让他稍等片刻。过会儿，幸子走进客厅，奥畑

又象上次一样站立起来，摆出一副立正的姿势。他那拾掇得笔挺的藏青哔叽西装裤上，折痕笔直，几乎没沾一点泥水，和刚才那位遍身是泥的庄吉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奥畑说，他刚才听说阪神电车从大阪至青木一程通车了，因此乘电车到了阪神线的芦屋站，从那里到这里两里多路全靠步行，途中有的地方水还没有退尽，但不大碍事，脱掉鞋子卷起裤脚就走过来了。

“早该过来问候，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了号外，只到刚才才听说。我想今天虽然是上裁剪学院的日子，但也许早晨还来不及出去，那就好了……”

老实说，今天幸子请奥畑进来，也有她的一番真意。她想，在今天这种场合，也许奥畑最能理解自己的忧虑，向他倾吐自己怎样地祈求丈夫和妹妹平安归来的心事，或许能使自己望眼欲穿、急不可耐、焦灼不安的心情，稍稍得到宽解。因此，她隔着桌子，与奥畑对目而视，不由得感到歉疚：仍然保持这种不大融洽的气氛，未免过分。不过，虽然奥畑想知道妙子消息的心情并非伪装，但他那忧虑的表情和言谈，总令人觉得有点做作。幸子早就对他抱有戒心：是不是他存心借此机会钻入这个家庭呢？幸子对他的提问作了一通回答：涨水发生在妙子到达那边以后不久的时候；那个裁剪学院附近受害最深，妙子的安危使她极为担忧，因此拜托了丈夫，无论如何要设法去打听消息。丈夫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出门的；一小时前，又打发从上本町来探望的庄吉出去了，可是至今谁也没有回来，真使人越来越心焦，等等。她尽量只对奥畑说些事务性的话，不出所料，他果然吞吞吐吐地说道：“既然如此。请允许我在这儿等一等，可以吗？”幸子爽快地答应了他：“请便，您就安心坐会儿吧。”幸

子说罢，便径自上楼去了。

“客人说，还要在这儿坐会儿，你们拿点什么读物给他送去。”幸子取出两三种新到的杂志，还叫给送去红茶，自己却没有下楼。突然，她想起刚才悦子不时从走廊上朝下好奇地望着客厅里客人的情景，便站在楼梯口向二楼高声喊道：“悦子，你来一下！”叫来悦子后，她说：

“悦子，你可有个坏毛病！有客人的时候，你干吗老望着客厅里？”

“我没朝下看呀！”

“撒谎！妈妈明明看见了。你这么做，对客人不礼貌！”

悦子脸红了，低着脑袋，眼睛直朝上翻，象是马上要下楼的样子。

“别下去，就在楼上！”

“为什么？”

“在楼上做家庭作业。你们学校明天该上课了。”说着，幸子硬推着悦子走进六席间，给了她教科书和笔记本，在她桌子下面放了一支驱蚊线香，然后走到八席间的廊子下，眺望丈夫他们归来的方向。忽然，舒尔茨住宅方向传来叫喊声：“喂！”朝那边看去，只见舒尔茨高举着手大声呼唤夫人的名字：“希露达！希露达！”他从大门朝内院方向绕来，身后紧跟着佩塔尔和罗捷玛丽。刚刚听到正在内院做什么的夫人，也用尖锐的声音答应：“喂！”只见她抱着舒尔茨接连不断地狂吻起来。虽然已是黄昏，院子里还较明亮，透过墙畔青桐和楝树的树叶间隙，清楚地看见在西洋电影中常见的那种热烈拥抱的场面。夫妇俩暂时松开了，接着佩塔尔和罗捷玛丽轮流跳到夫人身上。依在栏干边蹲着的幸子，悄悄地从廊下躲到窗户后面，没料到已被夫人

看见了，她把罗捷玛丽放下来，兴高采烈地从墙根伸出头来。

“太太！”她睁大眼睛急急忙忙地搜寻着，一边急促地叫道，“太太，我丈夫回来了！我的佩塔尔和罗捷玛丽也回来了……”

“啊，太好了……”幸子不假思索地从窗户后面跑出来，立在栏干边。与此同时，在隔壁房间学习的悦子，也把铅笔一扔，跑到窗边。

“佩塔尔，鲁米……”

“万岁！”

“万岁！”

三个孩子楼上楼下一个劲地挥手欢呼，舒尔茨夫妇也伸出手来摇个不停。

“太太！”这次是楼上的幸子在叫喊，“您先生去了神户吗？”

“我丈夫在去神户的路上遇见了佩塔尔和罗捷玛丽，就和他们一起回来了。”

“啊，是在路上遇见的，真是太好了……喂！佩塔尔！”因为夫人的日语蹩脚，幸子对佩塔尔说道，“你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你爸爸的呀？”

“在国有公路的德井附近。”

“啊，从神户到德井是走着去的吗？”

“不，不是。从三宫到滩有国营电车。”

“哦，是不是开到滩？”

“是的。我带着鲁米从滩往德井走时，遇见爸爸了。”

“那么是碰巧遇上你爸爸的喽！从德井回来是走哪条道呢？”

“走公路，不过，不走公路也行，可以沿着国营电车线走。

另外，比它更靠近山脚的那一方，还有些没有路的地方……”

“那不很危险吗？不是有很多地方还没退水吗？”

“没退水的地方不多了……只是少数地方……有些地方……”

这样再追问下去，已无必要。他是从什么地方、怎样走来的，哪一带的水还没有退，一路上情况如何等等，都问不出个究竟。然而，看到罗捷玛丽这么年幼的女孩子都平安回来了，他们三人的衣服也没被泥水弄得太脏，想来他们在回家的途中没有遭遇什么严重的困难和危险。既是这样，幸子对丈夫和妹妹的迟迟不归，更加深了疑虑。这样的少年少女尚且从神户回来了，何况丈夫和妹妹，当然应当回来得更早。然而他们至今未归，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故。而且这事故多半发生在妙子身上，而丈夫，可能还有庄吉，正在颇费周折地营救或者寻找妙子。

“太太，您的丈夫和妹妹怎么了？还没回来吗？”

“还没回呢。舒尔茨先生他们都回来了，那两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呢？这样担心下去我可受不了。”幸子这么说着，好不容易才忍着没有哭出声来。被桐叶遮住了一部分脸的舒尔茨夫人，照例只是啧啧咋舌一阵。

“太太，”这时阿春上楼来扶着门边儿说，“奥畑先生说，他也想去野寄方面看看，要和太太讲几句话。”

7

幸子走下楼时，奥畑已经站在大门旁的土间里，以椁木手

杖戳地，手杖上金黄色的金属饰件闪闪发亮。

“我刚才听说，那西洋人的孩子都回来了，为什么小妹还没回呢？”

“哎，我正这么想呢。”

“无论如何也应该回来了。我想到那边去看看，不知情况怎样？说不定我还会来的。”

“十分感谢。不过，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是不是在这儿再等一等……”

“天黑了，不能再这样傻等下去，不如用这些时间去跑上一趟，还来得及。”

“啊，是吗？”在今天这种场合，对关心妹妹的任何人，她都感激涕零，因此，面对着这青年，不禁潸然泪下。

“那么，我走了……请姐姐别这样着急。”

“谢谢。你也得注意着点。”幸子自己也走下土间，“你带了手电吗？”

“带了。”站在台阶上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奥畑，慌慌张张掏出两样东西，又把其中一样匆匆塞进口袋。拿在手里的是手电筒，那一样，一定是一部莱卡牌或者泰古斯牌照相机。也许，在这种时刻让人看见这玩意儿，他感到有点儿尴尬吧。

奥畑走后，幸子仍然依着门柱，在苍茫暮色中伫立了好一阵。看那光景，丈夫他们还不会回来，她才怏怏地返回客厅。为了使自己焦躁不安的心镇定下来，她点燃蜡烛，在椅子上坐下。这时，阿春走进来，窥探她的脸色，畏畏葸葸地说：“晚餐准备好了。”她这才注意到，晚餐时间早已过了，但她毫无食欲。她说：“我不饿，你先让悦子吃吧。”可是阿春上楼问了一声，又下楼来，回报说，小姐也要推迟吃饭。平时独自呆在二楼感到

寂寞难耐的悦子，今天做完了作业，依然老老实实地龟缩在房里，真是件希罕事儿，或许她知道这种时候老缠着母亲，准得挨克，所以采取不近母亲身边的态度。幸子坐了二三十分钟，复又心神不安，不知怎么想的，她登上二楼，并不惊动悦子，悄悄地步入妙子的房间，点燃烛台。然后，她象着了魔似的，朝南侧栏间挂着的镜框下走去，开始一一看那中间嵌着的四幅照片。

这是上月五日乡土会时，由板仓拍下的妙子表演《雪》舞的照片。那天妙子跳舞时，板仓始终把镜头对着她，拍了大量照片，晚上她卸装前，又要求她站在金屏风前摆出各种姿势照了几张。收在这镜框中的，是在拿来的大量底片中，妙子亲自挑选出来让他放大的。四张都是后来应板仓的要求拍摄下来的。板仓拍摄这些照片时，忙得不亦乐乎，在光线效果等方面煞费苦心。使人钦佩的是，他好象极为热心地欣赏舞蹈，提出对于姿势的要求时，他还记得一些辞儿和动作，诸如“小妹小姐，有‘躺在冰冷的被褥里的感觉’吗？”“请做一个雪粒儿打着枕边发响的姿势！”自己还演示给她看。在这种情形下，这些照片也算得上是板仓引以为荣的杰作了。幸子如今看着照片，十分奇怪，竟清楚地忆起了那天妙子无意间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随意的眼神，一句极普通的话。那一天妙子首次公开表演《雪》舞，跳得颇为优雅，获得了成功。不光是幸子有那种感觉，连师傅也很赞赏。这当然是师傅每天不辞辛苦大老远地赶来精心指导的结果，但是幸子认为，这是因为妙子从儿童时代就曾习舞，另外，她生性聪颖。这样说，也许是她偏袒自己的妹妹。遇事容易激动流泪的她，那天看到妹妹跳舞如此长进，不由得流下了热泪。如今她对着这张照片，当

时那种激动的心潮又涌了上来。在这四张舞姿照片中，她最喜欢其中一张——这是在唱了“心随远逝夜半钟声”以后的过门处所摆的姿势，打开的伞放在身后，弯腰并膝，上身斜向左上方，两袖合拢，侧耳倾听着渐渐远去行将消逝在雪空中的钟声。练习时，她屡次看见妙子合着师傅口哼的三弦曲舞成这个姿势，对此印象最深。那天也许是服装和发型的缘故，看来美感比练习时又超出几倍。为什么那样喜爱妙子这么个模样，幸子也说不出其所以然，恐怕是因为其中显示出了时髦的妙子平常全然看不见的一些神韵吧。在幸子看来，妙子在姊妹当中唯有她一人头发颜色不同，性格活泼，富有进取心，是一个无论想到什么事情，都敢旁若无人去做的现代女子。尽管有时也做出一些令人头痛的事来。现在端详这舞姿，发觉了妙子毕竟还保存有日本女子的安详、温柔，一种与往昔不同的爱怜之心油然而生。妙子那原来不结的头发也结起来了，又使用了旧式化妆，容貌为之一变，那种天赋的年轻和泼辣劲儿消失了，呈现出一种与实际年龄相称的端庄、持重的美，这也使人抱有好感。如今想来，正好在一个月前，这位妹妹以这绝妙的装束和身姿照相，并非偶然，而是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么说来，那一天贞之助、幸子和悦子把妙子簇拥在中间照相，不就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纪念照吗？幸子记得当时她看见妙子穿着姐姐的婚礼服装，无缘无故地悲伤欲泣，而现在想来，何时能看到这个妹妹浓妆出嫁的愿望，也几成泡影。这照片上的仪容，也许成了最后的盛装遗照了。她极力想打消这个念头，长久地凝视着那镜框，竟感到可怕起来。她转而把眼光移向床侧的叉架子，那里也摆着个妙子最近制成的羽根的秃头木偶。当第六代在大阪歌舞伎院扮演羽根和游方僧时，记得妙子也去看过多次，当

时确曾仔细观察过第六代的舞蹈，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眼下这个木偶，虽然脸相不怎么相似，但体态的某些方面却巧妙地把握住了特点，活脱就是第六代。真的，不论让妹妹做什么，她都做得很精巧……妙子作为最小的孩子，生下来适逢家运衰颓，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她比另外几个姊妹都要老于世故，幸子自己和雪子，反而被她当妹妹看待了。总之，幸子过多地考虑到雪子的可怜，而对这位妹妹却有疏远的倾向。一想到此，她不禁内疚。她想，今后应该对妙子和雪子一视同仁。不用说，只要妙子不出意外，平安归来，一定要说服丈夫让她出国，哪怕是与奥畑同去也行。

外面全黑了，没有电灯，夜色更加浓重幽邃。远处传来几声蛙鸣，更显得寂静。透过庭树的叶隙，突然射来了灯光，幸子走到廊下一看，原来是舒尔茨家食堂里点燃了蜡烛。舒尔茨正在高声讲着什么，还依稀听到其中夹杂着佩塔尔和罗捷玛丽的声音。也许是他们全家正团聚在餐桌周围，父亲、儿子、女儿，争着把今天的历险记告诉母亲。幸子看到那摇曳的烛光，想见了邻家欢聚晚餐的幸福情景，随之又萌动了自己的不安。这时，她又听到约尼在草地上奔跑的足音。

“我回来了！”从大门方向传来庄吉兴奋的喊声。

“妈妈！”邻室的悦子尖声叫道。

“啊，终于回来了！”幸子也激动地喃喃说道。随后，两人一块儿从楼上飞奔而下。

大门那边漆黑一团，看不清楚，不过在庄吉说过“我回来了”之后，她又听到丈夫的声音：“回来了。”

“小妹呢？”

“小妹也回来了！”丈夫立即答道。然而幸子留心到妙子没

有回答，便警觉地追问：

“怎么了？小妹？——你怎么了——”

幸子朝土间窥探，阿春跟在后面拿来了烛台。烛光闪烁，霎时间这一带笼罩于烛光之中，幸子看见妙子穿了一件从未见过的绵绸单衣，与今晨出外时的装束全然不同。她站在那儿，睁大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这边。

“二姐……”妙子似乎感动之极，颤声呻吟，说完之后，紧张的神经似乎就一下子松弛了，她低头看着台阶，“啊”地叫了一声，便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身子摇摇晃晃，仿佛要摔倒似的。

“你到底怎么了，小妹？……受伤了吗？”

“没受伤，”又是丈夫回答，“她今天可真危险啊，幸亏板仓救了她。”

“板仓？”幸子朝三人身后看去，并没有发现板仓。

“哎，去拿水桶提点水来。”贞之助简直成了个泥人，靴子也不知哪儿去了，光脚拖拉着木屐，那木屐，还有脚和小腿，全敷满了泥浆。

8

关于妙子遇险的始末，是这天晚上由她本人和贞之助相继说给幸子听的，现将其梗概记述如下：

这天早晨，阿春送悦子上学返回后不久，大约是在八点四五十分钟的时候，妙子出门了。象平常一样，她在国有公路的津知站乘上公共汽车。当时已是大雨倾盆，但汽车仍在运行，

她照例在甲南女子学校前面下了车，当她走进与学校相距只有几步之遥的裁剪学院大门时，已是九点钟的光景。这里虽美其名曰学院，其实有如散漫不羁的私塾。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听说闹涨水，弄得人心惶惶，缺席者很多，来了的，也显出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态，所以学院决定休课。大家都回去了，只有她被玉置女士挽留下来："妙子小姐，一起喝杯咖啡吧。"于是，女士把她领到位于另一栋的玉置住宅，坐下来聊天。玉置比妙子大七八岁，丈夫是工学士，现在住友伸铜所任技师，有个男孩，正在念小学，她自己在神户某百货店的妇女西装部任顾问，并经营这家裁剪学院。这座与学院的校舍以庭院相连的住宅，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别致的平房建筑，另有一张小门通向院外。妙子作为学生，颇得女士的欢心，经常受到这样的邀请，这时又被引进会客室，准备听她介绍法兰西之行的经过，以作参考。女士曾在巴黎进修数年。她一面点燃酒精炉煮咖啡，一面劝说妙子："你非去法国一趟不可，我虽不能陪你去，可一定要为你介绍。"这时，暴雨正以令人恐惧之势倾泻而下，妙子犹豫地说："唉，怎么办呢？雨这么大，可不好走呀……"女士安慰她道："坐一坐不行吗？等雨小了，我也要出去，请休息一会儿。"两人正在交谈，只听得一声"我回来了"，女士十岁的孩子阿弘一边说，一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喂，学校怎么了？""今天只上了一小时课，就停课了，说是一涨水，大家回家路上会有危险，就提早放学了。""哦？涨水了吗？"女士追问道。"您还不知道？刚才我在前面走，水就在后面哗啦哗啦直追，我拼着命儿跑，才没让它撵上。"阿弘说话间，院子里已响起哗哗的水声，泥水直往前奔流，眼看就要漫进房间。女士和妙子连忙把这边的门关上。可是，另一边的走廊方向，又听见浪潮的喧嚣声，从刚

才阿弘进来的那张小门，水往室内轰涌而入。

那张门刚关上，又立刻被洪水从中冲开，三人不得不暂时用身体把门顶住。尽管如此，洪水还是嗵嗵地冲撞着门，似乎非要破门而入不可。三人齐心协力，把桌椅都搬来顶门。忙活了一阵之后，已经筋疲力竭地盘坐于门内侧沙发椅上的阿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洪水突然掀开门，冲了进来，把沙发椅连同阿弘都给浮起来了。“啊，糟了！别让唱片弄湿了！”女士高声喊道，于是她们慌忙把唱片从陈列柜中搬出来，却没有一个更高的地方可放，只得堆在已浸在水中的钢琴上面。就这一会儿，水已淹齐腹部，三张一组的桌子、煮咖啡的玻璃球，还有砂糖壶和康乃馨花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浮在水中，在室内四处晃荡。女士说：“喂，妙子小姐，那木偶不要紧吧？”她注意到摆在暖炉架上的妙子制作的法兰西木偶。“没事儿，决不会涨那么高的。”实际上，直到这时，三个人都还在觉得有点好玩，仍在说笑。阿弘的书包被水冲走了，他伸长手，正要去抓，突然被漂来的收音机的棱角打了一下。他叫了一声：“哎哟，好痛！”女士、妙子和捂着自己脑袋的阿弘本人，都感到滑稽，一齐笑了起来。据说，这样闹腾了半个小时左右，忽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三人不约而同地绷着脸儿沉默起来。据妙子回忆，水一眨眼功夫便淹齐胸脯，她抓住窗帘，想靠近墙壁。多半是窗帘碰着了，一块镜框从头上掉下来，浮在水里。这是女士秘藏的岸田刘生画的丽子肖像，那镜框在水中半浮半沉地咕嘟咕嘟朝房子另一角流去，女士和妙子除了遗憾地看着它漂走以外，无计可施。女士这时慌了，以与刚才完全不同的腔调喊道：“阿弘，你不要紧吧！”那少年只“嗯”了一声，因为水快要淹没他的脑袋，他已爬到钢琴上去了。妙子这时想起了幼年看过

的西洋侦探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侦探突然陷落于地下室里，这是一个四方密闭的箱子似的房间，水不断地灌进来，一寸一寸地将侦探的身体淹没。当时三人所处的位置，也是各各分散：阿弘在东侧的钢琴上，妙子在西侧窗际的窗帘处，玉置女士则坐在房中央原用来撑门又被水冲回的桌子上。妙子感到有被水淹没的危险，于是一手抓着窗帘，一边用脚试探着，看有什么可作台子站人的东西。她正好触着了一张横倒的桌子，于是踩了上去(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水很稠浊，大部分是砂土，反而起了固定的作用。退水后去看时，桌椅等物都埋在砂土里一动也不动。还有很多房屋，内部填满了砂土，因而免于倒塌和流失)。她们并非没有想过要设法逃出这个房间，但是妙子朝窗外看时(这是上下活动的窗子，刚才雨打进来时，它关闭了，只在上面留了一两寸空隙)，外面水位和室内一般高，而且室内的水渐渐沉淀，象个沼泽，相反外面的水清澈如镜，水流湍急。窗子四五尺以外，有一个防西晒的藤棚，除此以外，那边是一片草地，连高树和房屋也没有。倘若从窗口跳出去，设法游到藤棚边，再爬上去，当然较为理想，可是还到不了藤棚，就一定会被激流卷走。阿弘站在钢琴上，伸手去摸天花板。确实，此刻如果能够打破天花板爬上屋顶，无疑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光靠一个男孩和两个女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妈妈！不知道阿兼怎么样了？”阿弘忽然问道。“啊，刚才好象还在女仆室里，现在不知她怎样了？”“那怎么没见她吭声呢？”少年追问道。这一次，女士没有回答他。三个人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把他们各各隔开的水面。这时水又上涨了，离天花板只有三四尺的空间。妙子把横倒的桌子竖起来，踏于其上(搬桌子时，桌子被泥砂埋没，变得很沉，桌腿儿也被绊住了)，紧紧地抓住窗子顶沿的窗

帘金属挂钩，才勉强把头伸出水面。站在房中间桌上的玉置，情况大体和她相同。正好在女士的头顶上，有三根粗锁链吊着的硬铝枝形灯架倒垂下来，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女士把它抓住了。“妈妈，我会淹死吗？”阿弘问，“你说呀，妈妈！”玉置默不作声，阿弘又反复地问：“我会死吗？会死吗？”“真会淹死吗？有这种事？”玉置象是在嗫嚅着说些什么，看来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妙子看着只有头还露出水面的玉置，心中想着：当死神临头之际，人们就是这样一副表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模样也与女士相去无几。而且，她还体会到了：当人们面临死亡而无法得到援救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平静，任何恐惧泯然消失。妙子陷入此种状态，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仿佛过了三四个小时，事实上还不到一个小时。妙子紧靠着的玻璃窗上方，正如刚才所说，打开了一两寸。因为从那儿浸入了浊水，妙子一手抓着窗帘，另一只手拼命想去关上那扇玻璃窗。正在这时，不，实际上更早一点，从妙子头上的屋顶上，传来了踩着屋顶咯吱作响的脚步声。这时，有个人影轻捷地从屋顶向藤棚迅速移动。哎呀，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影已向藤棚的最东侧，即靠妙子正朝外面瞅着的那扇窗子最近的一方走来，抓着棚缘下降到浊流中。不用说，他全身都浸在水里，稍不小心就会被水卷去，他的手一刻不松地抓着棚边。就这样，他把身体向窗子方向挨过来，和妙子打了个照面。他朝窗子里的妙子投了一瞥，接着又开始做着什么。最初妙子不理解他的意图，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他一只手抓着藤棚横过激流，想方设法把一只手向窗户伸来。这时，妙子忽然想到，这位身穿皮运动外衣，戴着飞行员皮帽，只有眼睛露在外面一眨一眨的男子，是板仓摄影师。

这件皮运动外衣，听说板仓在美国时经常穿，但妙子从没见他穿过。他的脸被那帽子遮住了。此时此地，她做梦也没想到板仓会出现。暴雨和激流使这一带烟雾蒙蒙，何况首先此情此景犹如一场噩梦，吓得她神魂颠倒，在仓促之间，她自然想不到他是板仓。当她产生了这种想法，便放声大叫："啊！板仓先生！"她虽然是叫板仓，却使室内的玉置和阿弘受到了鼓舞。他们知道有人正在营救他们。妙子接着使出全身力量，推开那被水压紧的窗子，至今为止，她一直把窗子往上关，现在却反而要把它朝下推开，以便把身体探出去。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了那么宽。眼前的板仓伸出手来，她探出上半身，右手抓住板仓。此刻，激流以令人惧怕之势开始冲击她的身体。她的左手始终死死地抓着窗子的金属挂钩，可是现在她不得不松手了。"请松掉那只手！"板仓这时开腔了，"已经抓住了这只手，松掉那只手吧。"妙子只好听天由命，照他说的做。转眼之间，只见板仓拉着妙子的手，象一根绷紧的伸得老长的铁链。妙子的身体眼看就要被冲入激流，说时迟，那时快，板仓用力一拉，便把妙子拉到了面前(后来板仓说，他自己也没想到那一刹那间竟有那么大的气力，把她拖了回来)。板仓又说："和我一样，抓住这里。"妙子照他那样，伸出两手攀住藤棚的边沿，但这比在室内要危险得多，随时可能被水浪卷走。"我不行了，会被卷走！""再坚持一会儿，松手就糟了！紧紧抓住这儿！"板仓一边大声叫喊，一边与激流搏斗，终于攀上了藤棚。随后，他扒开藤蔓，在棚上开了个洞，从那儿伸下两只手，把妙子拉了上来。

在这一瞬间，妙子首先的感觉，便是自己终于脱险，现在已经到了藤棚上面。且不说水一时还涨不上来，就是涨了上来，也可以从这儿逃上屋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有板仓在这

儿设法保护她。在此之前，她一直在那窄狭的房间里挣扎，当然想象不出外面的变化。这时，她站在藤棚上，清楚地看见，仅仅一两个小时之间，这里成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她当时之所见，与贞之助越过田中的小河铁桥时，从国营电车线路上所看到的一片汪洋的景象，恐怕毫无二致吧！不过贞之助是从东岸展望这茫茫大海，而妙子几乎是兀立于这一片汪洋之中，观望这四周翻滚咆哮的怒涛。她刚才还在庆幸自己得救，现在看到了这大自然狂暴的威势，才发觉自己不过是一时幸免于难，结果如何，吉凶未卜，自己和板仓怎样才能从这洪水的包围中脱险呢？而眼前，她又担心玉置母子的安危，频频催促板仓："老师和她的儿子阿弘还困在房里呢！你快去救他们吧！"正在这时，有什么东西咚咚地撞得藤棚直晃。原来是漂来的一根圆木。"好了！"板仓说着，走到水里，试图把那根圆木从藤棚搭到窗子上，架起一座桥。圆木的一端戳进窗子，另一头由妙子帮着用藤蔓绑在藤棚的柱子上，桥搭成以后，他沿着桥走进了窗口，可是过了好一阵子，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站在窗旁，撕开窗帘的绦子制作绳子。他把绳子投向靠窗子较近的女士，又叫女士扔给站在壁边钢琴上的阿弘。于是他俩都被拖到了窗边。接着，他牵着阿弘通过圆木桥走到藤棚边，然后把他举上棚顶。然后，他又返回窗旁，用同样的方法救出了玉置。

板仓的这一系列行动，象是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又象是没有多久，实际上究竟用了多少时间完成这次救险，后来回想，也弄不清楚了。当时板仓虽然戴了手表（那是他在美国买的，能够自动上发条，并能防水，他很以为自豪），但是，他一次也没顾得上看表。他好歹把三个人暂时救出了险境。在藤棚上或

站或坐的那一阵子，雨还在猛烈地泼洒，水也还在不断往上涌。这样呆在藤棚上也很危险，他们又走过圆木桥，逃上了屋顶（又漂来了两三根树木，用之做成了一个筏子，起了很大作用）。妙子直到转移到屋顶上，才有空闲询问板仓，以解心头之疑团：为什么在这种危急的场合，板仓突然出现，好象从天而降？据板仓说，他从一早起就预感到今天会涨水。还在春天，板仓就听见一位老人预言今年会闹水灾，只要回溯一下历史，便可见到阪神之间大约每隔六七十年有一次山洪爆发的记录，而今年适逢其年。连日的暴雨，使他想起了那位老人的预言，他感到了某种危机。今天早晨，正如他所担心的，附近骚乱起来，住吉川堤防已经崩塌的消息频频传来。自警团员们全都紧急行动起来，奔跑着担任警戒。他忐忑不安，想出来看看水情，走到住吉川的河边。他一边走一边观看住吉川的两岸，顿时悟到发生大灾祸了。据说，有人遭遇了洪水，从野寄方面由水路折回来。即使如此，他（纵令他已预想到了涨水）穿上皮运动上衣，打点齐整出门，特意上野寄方面转一转，仍不免出乎意料。他知道今天是妙子上裁剪学院的日子，然而他出门时是否就有打算：万一妙子遇到危险，他要最先赶去营救呢？其中还不无疑问，但现在大可不必追究，尽可置之不理。不管怎样，当妙子在藤棚上问他时，他回答说：他被洪水从这里赶到那里，突然想起小妹小姐到裁剪学院来了，就是排除万难，也必须前来救助，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这儿来了。关于他拼死奋斗好不容易才到达学院的情况，虽然以后从妙子那里得到了颇为详细的介绍，但不必在此一一记述了。只是，他和贞之助走的是同一条铁道线路，都是从甲南女子学校方向赶来的。他比贞之助早出门一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设法越过洪水的。不过据

他自己说，他曾三次被洪水冲倒，险些儿送掉性命。当时，除他以外，无一人在激流中涉水，这一切也并非虚妄吧。当他历尽艰辛到达学院时，洪水之凶猛已达顶点。他站在校舍的屋顶上，茫然不知所措，忽然看见玉置女士住宅的女仆室屋顶上站着一个人，正向这边频频挥手，她就是女佣阿兼。阿兼知道板仓已经注意到了自己，便用手指着会客室的窗子，随后伸出三个指头示意，接着又在空中用片假名划出妙子的名字。板仓根据她的手势，刚刚理解那个窗子里有三个人，其中之一是妙子，便再度跳进激流，他时而被卷进水里，时而被推出水面，在水中拼命挣扎、奋力搏斗，才成功地泅到藤棚边。不用说，这最后一举是特别冒险的，因此，他是豁出自己的性命，才立下了这份功劳。

9

在板仓进行上述营救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贞之助大约正在列车上避难。贞之助十分艰难地逃进甲南女子学校，在二楼一间权且用作收容一般灾民的临时休息室里呆到下午三时左右。不久，雨停了，水开始徐徐退去，他离开学校向仅有一箭之隔的裁剪学院走去。不过，这一段路可不象平常那样容易走。虽说水退了，但是作为它的“后遗症”，泥砂依然原封未动，堆积如山，有的地方深到足以埋没房屋的程度，茫茫一片，如同被大雪掩埋了的北国城市的景色。而且，难以对付的是，稍不留神走在上面，它就象吃人的沼泽地一样，把你的身体吞食进去。贞之助先前陷入那泥沼里，已经掉了一只靴子，剩下的一只，

他也干脆脱下扔掉，光脚穿着袜子行走。平时走完这段路不过花上一两分钟，而今天却足足用了二三十分钟。

走近一看，裁剪学院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学院大门几乎被埋没，只是门柱的头还稍稍露出地面，平房建筑也只有石板瓦的屋脊没有埋掉。贞之助幻想着妙子她们会在那屋脊上避难，但他连一个学生的影子也没见到。她们究竟怎样了？是幸运地逃脱了这场灾难，还是被洪水冲走了？或许被泥砂掩埋了？他失望了（这一带的砂土也是深齐大腿，相当危险，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但他还是横穿校舍南面以前有花坛和草坪的庭院，朝玉置女士的住宅走去。这时，他发现仅有藤蔓缠绕的棚顶露出地面，旁边有几根漂来的木头，堆积一起。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呆在住宅红瓦屋顶上的妙子、板仓、玉置女士和阿弘，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已和他们会合的女佣阿兼。

板仓先向贞之助表述了自己救出他们三人的功绩，然后说道："洪水已经退了，本来准备送小妹小姐回芦屋，一是她很疲劳，二是我不放心离开玉置老师和孩子他们，所以决定暂且休息，看看情况再说。"这种情况，非身临其境者，是不能理解的。当时无论是玉置、妙子还是阿弘，都患了严重的恐怖症，事后回想起来，简直觉得滑稽。分明眼前已是万里晴空，水也渐渐退去，还丝毫不信自身已经安全，止不住全身颤栗。板仓催促妙子："老爷和太太都在担心着呢，您还是早一点回去吧，我来送您。"妙子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要从这屋顶走到伸足可及的砂土地面上，可真要点勇气，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危难正虎视眈眈地等候着她呢！而且，玉置女士也惊魂未定，她不安地说："妙子小姐和板仓先生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也许我丈夫今天能赶回来，可是万一他今天回不来，天又黑了，我们不是

要在这屋顶上过夜吗？”阿弘和阿兼也再三央求板仓，请他再等一阵。正在这时，贞之助出现了。

贞之助走上屋顶，打算休息片刻，于是伸直疲乏已极的身体，仰卧下去，不料一时竟然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他躺了一个多小时，仰望着阳光照耀的碧空。大约四点半左右（贞之助的手表也弄坏了），御影町玉置的亲戚家担心她母子的安危，派人前来探视了。于是，贞之助和板仓就领着妙子踏上了归途。妙子的体力还没恢复，意识多少有点恍惚，她始终夹在他们中间紧紧地挨着他们，或由他们背着行走。住吉川原来的河道已完全干涸，它的东边出现了另一条住吉川，它夹在国有公路甲南女子学校和田中一带之间，向前流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渡过去无论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走到河中，正巧遇上了从东边涉水过来的庄吉，从此成为一行四人。走到田中时，板仓说：“我家就在这附近，请上我家稍事休息吧。其实，我也很想回去看看，不知家里成了什么样子。”贞之助急于回家，但他看到妙子软弱无力，便决定让她休息一下，于是在板仓家里歇息了约莫一小时光景。独身的板仓，和一位妹妹在一起过活，二楼是摄影室和工作间，楼下是住房。走进门一看，地板上的水深达一尺，灾情似乎相当严重。他将贞之助等人请上二楼摄影室，然后从泥水中捞出几瓶汽水招待他们。此期间，妙子脱下被泥水浸得透湿的薄纱上衣，揩着身体，板仓留意到了，便借来妹妹的棉绸单衣叫她穿上。贞之助一直光着脚，出门时又借了板仓一双萨摩木屐。板仓把他们送出门后，贞之助劝阻道：“有庄吉在这儿，不要紧了。”板仓执意不肯，说道：“让我送你们往那边去吧。”于是，又护送了一阵，直到离开田中，方才折回家去。

奥畑似乎在什么地方错过了妙子。幸子期待他返回探问，然而那天晚上他终于没有再次出现。直到翌晨，他才派板仓前来慰问。据板仓说，昨夜板仓送走妙子回家后，启少爷到他家待了一会儿。他说："今晚在芦屋的莳冈家等候小妹，可是她迟迟不归。这会儿我正准备到那边去接她，于是顺着公路走到这里来了，可能的话，我想上野寄去看看。不过，天全黑了，从这儿往前走，大路都成了河，要涉水过去，可真有点悬乎，所以想上你这儿打听一下情况。"板仓回答说："请放心好了。"接着，他把自早晨以来的情况，如此这般，原原本本说给奥畑听了。于是奥畑说："既然如此，我就径直回大阪去了。不再访问芦屋，是不大妥当，不过知道了情况，我就放心了。请你明天早晨去转达我的问候吧。另外，看看小妹的情况怎样，虽说没有受伤，若是患了感冒什么的，也请代我慰问。"板仓如实转达了他的话。

今天早晨，妙子精神抖擞，与幸子一起来到客厅，再一次向板仓致谢，和他一起回顾那一两个小时的危险经历。逃到屋顶上以后，仅仅穿着一件夏装，在暴雨中整整淋了两小时，竟然没有感冒，连妙子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板仓打趣说，那种时候紧张得要命，反而什么病也不会生了，说罢，他便告辞了。虽然如此，在水中折腾那么久，对妙子的身体毕竟是有影响的。第三天，全身的关节开始作痛了，特别是右腋下疼得厉害。她不安地揣测：莫非肋膜里长了什么东西？幸好几天之内竟也好了。只是此后的两三天内，只要下大雨，她听见那哗哗的雨声，就不寒而栗。害怕下雨的心理，实在始于现在，但毕竟是那时的恐怖症在心灵某处留下的潜在创伤。后来，一天夜半，听到下雨，她又担心是涨水了，于是她辗转反侧，折腾了整整一夜。

10

从第二天起，报纸上开始披露水灾惨酷的全貌，阪神间的居民重又为此震惊不已。芦屋幸子家里，此后四五日间，每日里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或来视察，或来慰问，为了招待他们，全家忙得不可开交。随着电话、电灯、煤气和自来水逐日恢复畅通，骚乱平息下来。不过，因为支那事变的影响，人手和货车不足，到处堆积如山的砂土不能迅速清除，在盛夏的街头，行人蒙在一片白茫茫的尘埃里，那光景仿佛往年大震灾后的东京街景的再现。阪急线的芦屋川车站等处，以前的站台都被砂土埋没了，为了恢复通车，开始在砂土上设置临时站台，桥上又架设高桥。从那座阪急线桥到公路业平桥之间，河床几乎和两岸的道路一样高，下一阵雨就有泛滥的危险，一天也不能耽误。连日来派遣了大量土工，挖掘搬运，但那阵势象蚂蚁移糖山一样，难于竣工。可惜的是，堤上的松树全被灰砂弄得污秽不堪。而且很不凑巧，水灾以后连日骄阳，更是尘土飞扬，漫天遍地，一片迷茫，往日芦屋高级住宅区驰名之风貌，如今已荡然无存。

正是这样一个尘土迷漫的夏日，时隔两个半月，雪子从东京回来了。

发生洪灾的当天，东京的晚报就报道了消息，但是详细情况不得而知。那一晚涩谷的家里焦虑万分。雪子读了报纸刊载的“住吉川和芦屋川沿岸受灾最为惨重，甲南小学校学生被洪水吞没”这段报道，她比谁都更想知道悦子的安危。次日早晨，

当贞之助从大阪的事务所挂来电话时，鹤子和雪子轮流通话，询问各自想要打听的情况。雪子心急火燎地提出，想于明天回芦屋探视，并与贞之助商量究竟该怎么办。贞之助回话说："你想回来，想必不会有何妨碍，只是从大阪往西的铁路还没恢复运行，再说，你也犯不着为这件小事情特地从东京赶来看望。"说完这一席话，他就把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与幸子聊起东京的话儿时，贞之助说，看来雪子已下定决心要回来，虽然已婉言相劝，但她有回来探望的借口，那口气象是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主意似的。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雪子给幸子写信来了，说是想和九死一生的小妹见一面，深切怀念的芦屋家，不知糟踏成什么模样，她想来看看实际情况，不回来看看，她于心不安，等等。最后她说，也许就在近几天，她会突然回来。

因为已经预先通知，那天她就没有发出电报，径直乘"燕子"号离开了东京，然后在大阪转乘阪神电车，在芦屋站下车，正好遇上一辆汽车，于是在六时前便到了幸子姐姐家里。

"您回来了！"阿春跑出来接过她的手提箱，把她迎进还是老样子的客厅，家中一片寂静。

"二姐在家吗？"

阿春把电扇转过来对着她，说："哎——嗯，刚才上舒尔茨先生家去了。"

"悦子呢？"

"今天小姐和小妹小姐都应邀到舒尔茨先生家喝茶去了。不过现在也该回来了，我这就去通知她们。"

"不必了，还是等一下吧。"

"听说您近几天可能会回来，小姐都等得不耐烦了，我还是

去通知一声吧——”

“那么好吧。等一等，阿春！”

不远处，舒尔茨家的内院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喧哗声，雪子叫住了阿春，径自走到阳台上的遮阳竹帘下，在一把白桦椅子上坐了下来。

刚才沿途乘车而来，虽然只是在车窗外一晃而过，但她看见，业平桥附近的惨状，远远超出她的想象，足以使她惊心动魄。如今眺望这里的景色，却一如既往，一草一木也无不完好无损。正是傍晚时分，风突然停息了，虽说是暑气逼人，但是静立不动的树丛，色调更加鲜明，草地的一片葱绿，令人赏心悦目。今年春天她去东京时，紫丁香和珍珠梅正含苞待放，萨摩水晶花和重瓣黄刺梅还没开，而如今雾岛和平户百合两种花都已凋零，只有开残的栀子花一朵两朵还在沁着清香。与舒尔茨家搭界的那些楝树和青桐，枝繁叶茂，蓊蓊郁郁，把他家那座二层楼的洋房遮掩了一半。

铁丝网墙根的对侧，孩子们大概在玩电车游戏，虽然看不见，却听得见佩塔尔模仿乘务员说话的声音：

“下一站是御影，下一站是御影。诸位乘客，这趟电车从御影直达芦屋，中途不停车。有到住吉、鱼崎、青木、深江的乘客，请换乘其他车次。”他说的，简直和阪神电车的乘务员口气一模一样，真不象是西洋人的孩子在模仿。

“鲁米，咱们去京都吧。”这是悦子的声音。

“好，咱们去东京。”这是罗捷玛丽。

“不是东京，是京都！”罗捷玛丽似乎不知道京都这一地名，无论悦子怎样教她，她还是说“东京”。悦子急躁起来：

“不对，鲁米，是京都！”

"不是去东京吗？"

"不是，到东京要停的站可多呢！"

"是吗？明后日① 该会到吧。"

"你说什么，鲁米？"

"明后日能到东京。"

"明后日"的这种发音，再加上罗捷玛丽舌子不太好使，因此说惯了"后天"的悦子，突然听到这种说法，感到很不顺耳。

"你说什么呀？鲁米，日本话没有那种说法。"

"悦子，这树儿日本话怎么说呀？"佩塔尔突然摇着那棵青桐树说，把树叶摇得沙沙作响，说着又爬了上去。这棵青桐树的枝桠，伸向境界的那一边，平常孩子们总是从舒尔茨家那边踩着墙下的铁丝网攀着树枝爬到树干上去。

"那是青桐。"

"青桐桐吗？"

"不是青桐桐，是青桐。"

"青桐桐……"

"青桐！"

"青桐桐……"

佩塔尔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念不好，无论怎样教他，他都说"青桐桐"而不说"青桐"。悦子动肝火了：

"不是桐桐，只说一个桐！"

当雪子听到"一个桐"时，觉得怪有意思的，忍不住扑哧

① 日文中"后天"写作"明后日"，有音读与训读两种读法，日本人习惯多用训读。鲁米此处用音读，所以悦子讥笑她说的不是日本话。

一声笑了起来。

11

没过多久，暑假开始了，舒尔茨家的孩子和悦子，每天你邀我约地在一起玩耍。早晚凉快的时刻，在院子里的青桐树和楝树附近玩电车游戏或爬树，白天在屋子里，女孩子玩做饭游戏，佩塔尔和弗里茨参加进来，就打仗玩儿。客厅里的长椅和沙发太重，他们就四个人齐心协力，把它们抬到这里那里，或连成一条，或叠起来，当作堡垒和据点，拿气枪瞄着，向它发起进攻。长官佩塔尔一发出号令，三个士兵就一齐开枪射击。这时候，德国小孩，包括还没进小学的弗里茨，口口声声称敌人是“法兰库拉依希，法兰库拉依希”。开始幸子她们不知道是说什么，后来贞之助说，这是德语的“法兰西”的意思，她们这才体会到现在德国人的家庭教育方法。然而，莳冈家的西式房间，由于玩这种游戏，经常把家具弄得乱七八糟，很有点为难，要是突然来了客人，女佣们先得让客人在大门口等着，然后全体出动，拆除这些“堡垒”和“据点”。有一次，舒尔茨夫人在阳台上偶然看见下面这房间里的那种糟劲儿，不禁愕然，便向幸子打听：“佩塔尔和弗里茨老上您家玩这种游戏吗？”幸子无可奈何，只得首肯。夫人苦笑了一下，就走了，此后是否训斥了她的孩子，不得而知。不过，他们那种无法无天的举止，一点儿也没有收敛。

那个西式房间让给孩子们去做游戏，日间幸子三姐妹大多呆在食堂西邻的一个六席大的房间里。这间房隔走廊正对浴室，

原是作为脱衣服和收集放置待洗衣物的场所。南面是院子，但是屋檐很深，房内灰蒙蒙的，象点了灯笼似的。因为太阳晒不着，西侧的壁上又开了一个低低的扫出窗①，正当午时，也是凉风习习，算是全家最阴凉的所在。所以，三姐妹争先恐后地聚集到那窗前，半卧于塌塌米上，度过那午后炎热难当的两三个小时。每逢夏末酷暑季节，她们照例食欲减退，身体消瘦，正是闹“B缺”的时候。特别是平素纤弱的雪子，看上去更加瘦削。她自六月份脚气病复发以来，一点也不见好转，转地疗养也是她出来的理由之一。可是到这里以后，病情加重，脚更加沉重了，要姐妹不断地给她注射维生素B。幸子和妙子也都多少有些症状，于是相互注射，近日来这也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了。幸子老早就穿上了背后开口能见到裸露背脊的连衣裙。到了七月二十五六日，雪子终于穿不住西装了，不得不在她那象纸捻编成的木偶一般的躯体上，套上薄绉绸的衬衣。妙子在三姐妹中，按理说是最爱活动的，自从那次在洪水中折腾一番后，好象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今年夏天老是病恹恹的。不过，裁剪学院自那以来一直停课，夙川的松涛公寓，虽然幸免水祸，继续工作应无妨碍，但她这一阵子也提不起兴趣，连工作室她也很少去。

自那以后，板仓常来这里，从打闹水灾后，到此地来照相的客人没有了，他正是清闲之际。据他说，他想徒步行走，把灾区的实况拍摄下来，作一个水灾照相纪念册。只要天气好，他就穿着西装短裤，提着莱卡相机，在这个地区转悠，有时突然跑进来，晒得黑黑的脸上汗水直淌。一进门，首先就绕到厨

---

① 日本的一种低窗。为扫出室内尘埃而设。

房门口，大声喊道：

“阿春！水！水！”阿春递给他一杯兑了冰的水，他直着脖子一气把它喝干，然后轻轻拍掉上衣和短裤上的白灰，就这样从厨房走到幸子姐妹所在的六席间和她们聊会儿天。他所谈的，无非是视察各地水灾的观感，诸如今天又到了布引，到了六甲山，到了越木岩，还到了有马温泉和箕面，等等。有时他也带来冲洗好了的照片，一面说明，一面大谈他那独特的奇警的观察和感想。有一次，他说：

“太太，去洗海水浴吧！”他高声叫嚷着走进房来，“哎，起来！起来！成天这么窝着可有害呢！”幸子她们的回答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他便劝说道：“就到芦屋的海岸去一下，不行吗？游泳还能治脚气病呢。”他只差没有动手拉她们起来。随后，他自作主张吩咐道：“阿春，你去替太太和小姐拿海水浴衣，再去叫一辆出租汽车，上海水浴场。”他把三姐妹，连同悦子在内，都用车子拉走了。有时，幸子想带悦子游泳，又因为疲劳，提不起兴趣，就让板仓领去。随着时间推移，板仓和她们日渐亲密，说话也随便了，显得有些粗鲁无礼，甚至随意在这里开壁柜什么的，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但是，他有不少长处，凡事委托他做，他总是不厌其烦，尽力办妥，而且说话风趣可亲。

有一天，三姐妹横躺在六席间里，象往常一样吹着从扫出窗流进来的凉风，这时从庭院里飞进来一只大蜂子，一开始就在幸子的头上飞来飞去，嗡嗡直兜圈儿。

“二姐，蜂子！”妙子说道。幸子慌忙坐了起来。蜂子又从雪子头上飞到妙子头上，接着又飞到幸子头上，就这样挨次在三人头顶上盘旋。三姐妹都没穿什么衣服，半裸着身子从房间这边跑到那边，来回奔逃。那蜂儿好象存心捉弄她们似的，紧

追不舍，三人吓得哇哇直叫，跳到走廊里，蜂儿也跟着追了出来。

“啊，又来了，又来了！”她们尖声嚷叫着冲进食堂，又从食堂蹿进客厅，使正在和罗捷玛丽玩“做饭”游戏的悦子大吃一惊。

“怎么啦，妈妈?!”话刚落音，那蜂子又嗡嗡地飞来了，一个劲地往玻璃窗上撞。

“喏，来了！来了！”这时，罗捷玛丽和悦子也半觉着有趣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嚷个不停。五个人象和蜂儿捉迷藏似的，一边啊呀啊呀喊叫着，一边绕着室内逃避。这蜂儿不知是因这种骚乱而兴奋得惊慌失措，还是养成了这么个习性，刚象是要往院子飞去，忽又折了回来。五个人从食堂穿过走廊涌进六席间。正在全家东奔西跑，吵嚷嚷、乱纷纷的当儿，板仓突然从厨房门走进来说道：

“怎么回事呀？闹哄哄的！”他从厨房门口掀开门帘，伸出头来看着走廊。看来他是来邀她们上海边的。他身着海水浴衣，头戴浴帽，肩上披着一条浴巾。

“阿春，这是怎么回事？”

“被一只大蜂子撵得到处跑。”

“嗨！多精彩……”板仓说道。她们五人乱成一团，象练习跑步似的，腋下握着拳，在他眼前跑过去。

“你们好！——真够热闹的呀！”

“蜂子！大蜂子！板仓，快捉住它——”幸子一边尖叫，一边不停地跑着。看来，虽然大家都龇牙咧嘴地笑着，但脸上的肌肉却绷得紧紧的，一副奇怪的严肃模样。板仓立即脱下浴帽，啪嗒啪嗒几下，把蜂子扇了出去，然后又从客厅里直撵到院子

里。

“嚯，真吓人！多倔的蜂子！”

“岂有此理，蜂子也可怕吗？”

“瞧你说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刚才还真够凶的呢！”雪子还没缓过气来，变得煞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透过薄薄的绉绸衣，看得出她那因脚气病而容易惊悸的心脏，在咚咚搏动。

12

进入八月不久，有一位学习山村舞蹈的徒弟，给妙子寄来一张明信片，说是师傅因肾脏病恶化，住进了她家附近的一家医院。

教习所照例每逢七八月放假，停止教习山村舞蹈，而在今年六月举办乡土会时，因为师傅健康情况欠佳，当时就决定假期延至九月。妙子并非不把师傅的病体放在心上，之所以始终没去探望，是因为师傅住得太远，正在天下茶屋一带，必须从阪急线的芦屋上车，从北往南穿过大阪，在难波再换乘南海电车。而平常练习舞蹈，就上岛内的教习所，所以她一次也没上师傅家里拜访。这时突然有人通知她，是因为肾病已发展成为尿毒症，可以想见师傅的病势已经相当危笃。

“病成了什么样子呢？小妹，明天去看看她吧，过几天我也去一趟，不过——”

幸子挂牵着，但愿这不是在六七月间为了妙子和悦子每天大老远赶来教舞蹈而造成的后果。如果那不是发病的原因就好

了。那时，幸子诧异地留意到师傅的脸上苍白浮肿，她一边教习，一边忙不迭地喘气，虽然她本人说跳舞保住了她的健康，但是肾脏病人实在应当禁忌活动。当时幸子也曾想过还是婉言辞退，不再请她教舞为好，但是想到让正在兴头上的女儿和妹妹失望，又于心不忍，兼之师傅本人比谁都热心，终于还是没有开口。时至今日，她毕竟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劝阻她。于是，她决定近日内亲自去拜访师傅，暂且派遣妙子在接到明信片的翌日去看望她。

妙子说要趁早晨凉快出门。但是，她们商量探望时要带什么东西，你一言我一语，耽搁了时间，直到午后才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走出大门。到五时左右，她呼哧呼哧喘着气回来了，连声嚷着大阪那边太热，走进六席间，把汗得粘着肌肉的衣服，象剥皮似地从头上剐下来，仅仅穿条短裤衩，赤身躲进洗脸间去了。不一会，她走了出来，头上裹着一条湿毛巾，腰上缠一条浴后用的大毛巾，然后拿出一件单衣披上，带子也没系，就说：

“对不起！”她从两位姐姐面前走过去，站到电扇前面，敞开衣襟，让风吹拂胸部，渐渐谈起师傅的病况。

师傅的身体情况很不好。不过上个月并无特别严重的症状。平素，她不大愿意给人颁发允许承袭艺名的许可证，但在七月三十日，她破例许可一位小姐袭名，并在她自己家里举行了仪式。当时，师傅不顾炎天暑热，规规矩矩地穿上印有家族纹饰的盛装，祭祀祖先的遗像。在此之前，还依祖母传下的方式，严格地操办了酒宴。次日即七月三十一日，到那位小姐家里致答礼时，不知怎的，脸色就很难看了。八月一日她终于病倒。

大体上，南海电车沿线与阪神间颇为不同，树木稀疏，房

屋建筑零乱拥挤，妙子找到那座医院时，全身已经汗透，而师傅的那间病室又正当西晒，暑气蒸人，仅有一个徒弟照看她。她孤寂地躺在病床上，水肿并不怎么严重，脸上不是想象的那样浮肿。妙子毕恭毕敬地走到她的枕边问候，她竟是毫无知觉的样子。据护理她的人说，偶尔也有意识恢复的时候，但基本上处于昏睡状态，不时说些谵语，全是有关舞蹈的事体。妙子呆了三十分钟，便告辞出来，那徒弟送她到走廊里，告诉她：医生通知说这次恐怕不行了。妙子看了她那病情，也大体明白了这一点。她冒着酷暑，气喘吁吁地赶回，身上不止汗湿一遍。她想，这仅仅是偶尔在一日之间跑个来回，尚且如此费力，而六七月间，师傅拖着病躯每天往返奔波，那份辛苦，如今算是深切体会到了。

幸子听她这么说，第二天又陪着妙子去探望了一次。过了五六天，师傅谢世的消息传来，这时，她们才因吊丧而有了上故世的师傅家里拜访的机会。在大阪，师傅是继承了正宗山村舞蹈的唯一传人，往昔她的先人住在南地的九郎右卫门町，被称为九山村的世家，师傅是继承山村舞的第二代传人，而她的住所却是在一个萧条的大杂院里，令人感到意外。目睹这凄凉的晚景，只能认为她过的是勉强度日的落魄生涯。这是因为已故者忠实于艺术家的良心，极不愿意让传统舞蹈失传，就是所谓不能顺应时代吧，一言以蔽之，她是一位不善处世的人罢了。听说第一代的“鹭老师”曾在南地演舞场担任师傅，编排教练时行舞蹈。第一代去世时，也曾有人向第二代建议她去担任花街柳巷的舞师，她说了声“碍难从命”，就此谢绝了。这是因为，当时正值藤间和若柳的浮华舞蹈全盛时期，若充当烟花界的舞师，作其职员，自不待言，要受种种干涉，不可避免地要改为

当今风行的舞姿、手势。据说已故者十分讨厌这样做。她的这种狷介的禀性，当然是处世之大忌！因此，她的弟子很少，加之她幼年双亲亡故，由祖母一手抚大，所以孑然一身。听说在妓女时代，有位为她赎身的主顾，但是也没确定成为她的丈夫，所以她没有孩子，家族中亦无受到她特别的恩惠者。虽说是故去了，近亲们也没来聚集追悼。在阿部野举行葬仪那天，也是一个酷热的残暑日子，参加者寥寥无几，而这些人几乎全都留下来陪送她的遗体去相邻的火葬场。在等候火化遗骨的时候，大家说了许多缅怀故人的话语——师傅不喜欢使用交通工具，尤其不习惯坐汽车、乘船；此外，她信仰诚笃，每逢二十六日参谒阪急沿线的清荒神，无一例外；除此之外，她还参拜一百二十八神社，每月只拜住吉、生玉、高津三社和其附属神社；在节分①，到上町的诸寺院参拜地藏，把自己岁数那么多的饼子轮流上供。师傅教授舞蹈十分热心，各个重要地方的感觉、心境，都极其仔细地讲解，譬如《海盐制取者》中的“有人赠君黄杨梳，潮水涌至快汲留，制取海盐莫歇手”等处，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明。她说，“一轮明月，两个月影”，应该想到水桶中还有个月影。在《铁轮》中，唱到“事到如今定然后悔，惩前毖后一旦领会”处，做出用铁锤敲钉子的模样，要注意弯腰，眼睛要全神贯注。万事因循守旧的师傅，近来看到京都、大阪一带的传统舞蹈日趋没落，毕竟焦灼不安了，她动了念头，一有机会就要打进东京；她本人并没想到会死，她说，当她过六十一岁生日时，要借城南的演舞场举办一个豪华的舞会，等等。可是，妙子是最近才入门的弟子，不过近年来才渐渐和师傅亲

① 节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

近，所以，她和幸子只是谦恭有礼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尽管如此，师傅却对她另眼相看，而她并非没有早晚要承袭艺名的打算，可惜如今这个愿望已成为泡影。

13

“妈妈，舒尔茨家要回德国去了。”有一天，悦子应邀到舒尔茨家玩儿，傍晚回来时，她说道。

因为是小孩说的话，似乎不可信。第二天早晨，幸子从院子里作为境界的铁丝网上，见着舒尔茨夫人，便试探地问道：“昨天听悦子说了一点，可是真的？”夫人回答说：“是真的。”据夫人说，从日本开始实际作战以来，她丈夫的生意根本停顿了。在神户的店铺，今年以来几乎没有营业。原来总认为战争不久会结束，可是一直等到今天，还是不知道要持续到哪年哪月。她丈夫反复考虑过了，才决定返回德国。她接着说：“丈夫先前在马尼拉做生意，两三年前才来神户，好不容易在东洋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事到如今，几年的努力终归成了泡影。这时候回国，也感到很遗憾，而且我和孩子们能有您家这样的邻居，感到无比荣幸，现在却不得不和你们分离，心里非常难受。尤其是孩子们，更加难舍难分。”他们预定，父亲舒尔茨先生和长子佩塔尔这个月内先行出发，途经美国回国，夫人和罗捷玛丽、弗里茨一行，下个月先去马尼拉，在住在当地的妹妹家里作短暂停留，然后返回欧洲。因为妹妹的家属这次也要回国，但目前妹妹正患病，呆在国内休养，夫人到妹妹家后，要料理善后，收拾行李，除自己的孩子以外，还要携带妹妹的三个孩子一道

回国，所以夫人和罗捷玛丽还有二十来天才出发，而舒尔茨先生和佩塔尔已经预定了船舱，那是在八月下旬从横滨出港的“加拿大女皇号”。这实在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莳冈家里，七月底以来，悦子又有一些神经衰弱和脚气病的症状，只是不如去年那么严重。因为她食欲不振，自诉失眠，所以想趁病情还没发展得很严重，带她上东京请著名专家诊疗。悦子没有去过东京，平常总是羡慕不已地说，同学中有谁和谁曾经参拜过东京皇宫前的二重桥，等等。如果带她去东京开开眼界，仅此一点，也足以使她欢欣不已。而且，幸子还未去过涩谷的本家，这也正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这么说定了。到了八月，正当幸子、雪子和悦子三人准备匆匆出发时，因为师傅患病等事而一再拖延，这个月究竟能不能去，现在还说不准。不过，如若近日佩塔尔父子从横滨上船，便可以顺便为他们送行而去东京。幸子正是这样盘算的。不凑巧，他们上船那一天，正是盂兰盆节①，她无论如何得作为姐姐的代表，到每年必去的上本町寺内施舍饿鬼。无奈，只得在十七日为佩塔尔举行送别茶会，招待佩塔尔、罗捷玛丽和弗里茨。隔一天是十九日，舒尔茨家为孩子们举办话别茶会，邀集了佩塔尔和罗捷玛丽的朋友，都是德国少年少女，悦子受到了邀请，作为唯一的日本人出席。翌日午后，佩塔尔独自一人前来辞行，和莳冈家的人一一握别。他说：“明天早晨和爸爸一道从三宫出发去横滨，绕道美国到达德国，想必是九月上旬了。在德国多半是住在汉堡，有机会请你们一定来汉堡玩玩。”说了这些客套话，他又说：“经过美国，想买点儿礼物送给悦子小姐，你想要什么东西，尽管

① 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举行佛教仪式。

说，不要客气。”悦子和母亲商量后，请他送双鞋子。于是佩塔尔说：“那么，请借悦子小姐的鞋用一下。”说完就拿了一只鞋回去，立即又拿了纸、笔和卷尺转回来了，说：“妈妈说，借鞋还不如量一下悦子小姐脚的大小，所以我量脚来了。”说着，他铺开纸，让悦子的脚踩在上面，照妈妈说的那样，描了脚型和尺寸，然后告辞回家。

二十二日早晨，悦子由雪子领着，去三宫车站送舒尔茨父子。当天晚上，大家围着餐桌，又议论了一番他父子的事情：今天早晨，佩塔尔显出一副留连不舍的模样，说：“悦子小姐，你什么时候来东京？如果来得早，也许我们的船还没开走，如果二十四号晚上开船，咱们还可以见面。”直到火车出站，他还在念叨着，真是怪可怜的。说到这儿，幸子说：“既然这样，到了横滨，悦子就再去和佩塔尔见上一面吧！”悦子急忙搭上腔来：“妈妈，到二十四号，您的事还做不完，反正走不了，我和二姨先坐明晚的火车走，后天早晨一到横滨，就立刻奔上船，怎么样？妈妈在二十六日左右动身，我就在东京玩儿，在涩谷等您……嗯，这不行吗？”

“怎么样，雪子？明晚走吧！”

“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呢……”

“明天一整天能办完吧？”

“哎……后天早晨早点走，也能赶上。”

幸子非常理解雪子此时的心情，雪子不愿回东京，哪怕在这儿多住一天也好。

“说得也是。那就决定后天走好了。”她仿佛毫不在意地说道。

“那么急着走干吗？不是刚来才几天吗？”妙子以带点儿嘲

弄的口吻说道。

"我是想再多住些日子，不过，为了悦子和佩塔尔，唉，没有办法——"

雪子七月份来时，大体已经盘算好了，要在这里住两个月左右，听说后天必须走，多少觉得有些意外，内心感到沮丧。不过，这次是和悦子一道去，随后幸子还会赶来，自然不象一个人回去那样凄凉寂寞。然而，幸子母子不能长期盘桓，悦子在开学之前，就一定要西归神户，于是，她又暂时被撂在东京了。雪子思忖，自己想居住芦屋，当然是因为想和二姐一家一起生活。不过，除此之外，日益增长的对关西土地的眷恋，也使她对东京产生了厌恶。和本家的姐夫不合脾味，她的生活习性与关东的水土不合，也是原因。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仿佛她自己也捉摸不准。

幸子体察到雪子的这种心情，到第二天，故意保持沉默。究竟怎么办，只要雪子和悦子觉得怎样好就怎么办得了。雪子磨磨蹭蹭地，在家里捱了整整一上午，看见悦子一心想走的神态，到下午才独自心不在焉地化了妆，照例由妙子注射了一支维生素B，也没和谁说一声，就带着阿春突然不知上哪里去了。傍晚，过了六点，她提着些鼓鼓囊囊的纸包回来了，一看那些包装纸，就知道是从神户大丸和元町一带的商店买来的。

"这个也买来了!"雪子说着，从腰带间掏出两张第二天早晨的"急需备留"特快火车票。这趟车上午七时前从大阪出发，下午三时前可达横滨，三点刚过便可赶到码头，这样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聚会的时间。接着，她迅速地作出决定，急忙去收拾行装，上舒尔茨夫人家通知她这件事，等等。

雪子知道，悦子一兴奋，就很难入睡，便催促道："明天一

早就要起来，快去睡吧！”硬把悦子推上楼以后，她慢慢地装好自己的手提箱。打点完毕，贞之助还在书斋里翻检什么，于是她拉了姐姐和妹妹在客厅里聊天，到十二点多钟，妙子说：

“该睡了吧，雪姐。”说着，她毫不客气地打了个大哈欠。在三姐妹中，这位妹妹是最不讲究礼节的。在这一点上，她与雪子恰成对照。在炎热季节，她更加放肆。今晚她也是刚洗过澡，穿件单衣，带子也没系，时时露出胸脯，一面摇着团扇纳凉，一面闲聊。

“你困了就先去睡吧！”

“雪姐，你不睡？”

“今天走了很多路，可能是累过了头，一点也不想睡。”

“要不要再打一针维生素B？”

“明早出门时再请你打，好吗？”

“这次可真对不起你，雪子。”幸子望着雪子的脸，只见往常那些雀斑，时隔许久，又多少显现出来了。“今年内，我想让你再来一次。明年是你的厄年呢！”

舒尔茨父子是从三宫站出发，而雪子和悦子不想那么早起床，就决定在大阪乘车。即便如此，为了不误火车，也必须在六时搭上国有电车。所以，幸子原打算只把她们送到门口，但舒尔茨夫人却坚持要带着孩子到芦屋站送行，于是，第二天早晨，幸子、妙子和阿春一齐出动了。

“我昨晚已给船上拍了电报，通知了火车到站时间。”等电车时，舒尔茨夫人说。

“佩塔尔一定会在甲板上等我吗？”

“噢，会的。悦子，你这一番好意，我很感谢。”夫人说完这一席话，转而用德语向罗捷玛丽和弗里茨命令道：“向悦子小

姐道谢！”幸子等人只听懂了她说的“谢谢”① 的意思。

“那么，妈妈，你得早点儿来呀！”

“哎，二十六七号一定赶来。”

“一定？”

“一定。”

“悦子小姐，快点回来呀！”电车开动了，罗捷玛丽追着喊道，“再见！”

“再见！”悦子一边挥手，一边也用不知在什么时候记住的德语回答道。

14

幸子决定二十七日早晨乘坐“海鸥”号赴京。前一天晚上打点行李，一共有大小三箱须带往涩谷的礼物。她觉得自己一人携带甚为不便，想趁此机会也带阿春上东京开开眼界。贞之助有妙子在身边照顾，大可不必担心。她把阿春带去，却有很多便利之处：待悦子的学校快开学时，由阿春送她先期返回神户，自己可以留在东京短期居住。她很久不曾去过东京了，想在那里稍许悠闲一阵，逛逛戏院什么的。这是幸子的私下打算。

“啊！阿春也来了！”悦子和雪子以及本家的长子辉雄，三人到东京站接车，悦子意外地发现阿春跟在母亲后面走下火车，不禁高声欢呼起来。在乘坐出租汽车回家的途中，她俨然一副“小东京”的神气，又是指点，又是讲解，叽里呱啦说个没完。

① 原文均是德语音译的日文假名。

“那是丸大楼，它对面是宫城。”虽然只有短短几日，幸子发觉悦子的气色好多了，脸颊也多少丰满了一些。

“悦子，今天的富士山可看得真清楚呀！喂，阿春！”

“喃，可真是，从上至下一丝云都没有呢！”

“刚才还被云雾遮住，看不见山峰。”

“哦，真的吗？那就是我阿春的运气好咯！”她只对悦子才自称阿春。

汽车开到皇城的护城河时，辉雄取下帽子示意，说：

“喂，阿春，那就是二重桥——”

“前几天我们在那儿走下汽车，行过最高敬礼呢！”雪子说道。

“对了，对了，正是这样，妈妈！”

“哪天的事儿？”

“几天前，二十四号那天。舒尔茨先生、佩塔尔、二姨和我，在那儿排队行了最高敬礼。”

“啊？舒尔茨先生他们也到了二重桥？”

“二姨带来的呗！”

“他们有时间吗？”

“时间刚好够用，不过，舒尔茨先生老是看表，生怕误了船，很不放心。”

那天，雪子和悦子急匆匆地赶到码头，舒尔茨父子已在甲板上等候。雪子获悉启航的时间是晚上七时，也就是说，还有将近四小时的空暇。她想邀他们去喝茶，但一转念，觉得现在就去喝茶，为时过早，索性去趟东京怎么样？乘电车往返，只要一小时，还剩下三小时，若坐汽车跑一圈，能把东京城大略浏览一遍。于是，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雪子知道，舒尔茨先

生从未到过东京，更不用说佩塔尔了。然而舒尔茨先生有些犹豫不决，一再叮问："不要紧吧？能赶上船吗？"最后他才答应下来。四个人立刻乘车赶到樱木町，在有乐町下车，首先到帝国饭店喝茶，四时半走出饭店，包了一辆乘坐一小时的出租汽车。首先开到二重桥前，下车致了最高敬礼，然后到了陆军省、帝国议会、首相官邸、海军省、司法省、日比谷公园、帝国剧场和丸大楼等处，有时就坐在车上，有时下车稍稍停留，以最快的速度游览了一遍，五时半到达东京车站。这时雪子和悦子，打算再随他们去横滨，送他们上船，但由于舒尔茨先生再三辞让，兼之担心悦子一大早就起来活动，回东京太晚，会使她过于疲劳，所以就依了对方的意见，在东京站前告别了。

"佩塔尔喜欢东京吗？"

"他象是被东京的壮丽景色吓住了，是吗，悦子？"

"嗯，看见那么高的大楼，他眼睛直愣愣地睁得老大。"

"他爸爸跑遍了欧洲，可是佩塔尔除了马尼拉、大阪和神户，哪里都没去过！"

"那神态象是在想：到底是东京！"

"悦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不是日本人吗？就是没看我也知道。"

"不管怎样，只有我一个人熟悉东京的情况，向他们介绍可真费事呢！"

"二姨，您说的是日本话吗？"辉雄问道。

"是呀，我先跟佩塔尔说，他再翻译给他爸爸听。可是'帝国议会'呀、'首相官邸'呀，这些词儿佩塔尔可不会翻译。没法子，有时只好用英语……"

"英语中这些词儿，您都记得很清楚吗？"唯有辉雄一人操

一口道地的东京口音。

"日语中夹杂着个别英语，还能勉强对付。'帝国议会'还记得，可是'首相官邸'就只能用日语说'这里是近卫[①]先生住的地方。'"

"悦子妹妹会说德语吗？"

"就会说'再见'[②]。"

"可不是吗？在东京站分手时还说了好几遍呢！"

"舒尔茨先生也一个劲地用英语致答礼……"

幸子想象着，平素寡言少语、拘谨畏缩的雪子，穿着印花罗衣，手牵身穿西服的悦子，以外国绅士和少年的向导的姿态，出现在帝国饭店的前厅和丸内的官署林立、大楼栉比的街头时的情景，那该是多么奇怪的一支小队伍呀！而且幸子还能大致推想，那位陪伴孩子而来的舒尔茨先生，忍受着语言不通的不便，一面不停地看手表，一面默默地跟着到处转悠，该是怎样地一副心不在焉、敷衍了事的神情。而在他本人看来，这又是怎样的一件为难的事儿！

"妈妈，您在那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吗？"当汽车开到外苑前面时，悦子问道。

"妈妈看过的。你可别把妈妈当头次来东京的乡巴佬。"幸子虽然这么说，但她对东京并不怎么熟悉。很久以前，当她还是十七八岁的姑娘时，有一两次，她跟随父亲上京，在筑地采女町的旅馆作短暂停留，曾徒步到各处溜达，不过那已是大正十二年大地震以前的事。至于重建后的帝都，她不过是赴箱根旅

---

① 近卫文麿吕(1891—1945)，日本首相(1937—1939，1940—1945)，首相任内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

② 原文系德语音译的日本假名。

行结婚归来，在东京帝国饭店歇息了两三晚而已。这么算来，自悦子出生后，九年间竟全然没见过东京一面。尽管她刚才还在取笑佩塔尔和悦子，而实际上，在列车开出新桥站到达东京站之间，她又重睹了时隔多年的帝都的威容，看到那高架线两侧高层建筑的景象，也不无兴奋之感。近年来，大阪的御堂一带扩建了，从中之岛到船场，现代建筑如雨后春笋巍然耸立。从朝日大楼第十层阿拉斯加餐厅向下鸟瞰，也算得上蔚然壮观，然而无论如何不及东京。在此之前，她最后一次见到东京，东京刚重建不久，自那以后的发展状况，她自然无法描绘，而坐在那高架线上奔驰的列车中纵目远眺，所见的东京，与她知道的那个东京已是天壤之别。当她看着列车窗外渐次迎来又渐次退去的巍巍的街巷，以及每每从街巷断开处隐约可见的议事堂的高塔，回顾至今九年岁月的流逝，她觉得不仅是帝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自己与自己周围的人事，也历经了种种变迁。

老实说，她并不怎么喜欢东京。预示吉祥的叆叇端云，笼罩着千代田的城头，令人诚惶诚恐，然而东京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那以宫城内松林为中心的丸内一带，保持了江户时代筑城的规模，被高楼林立的大街簇拥，看上去壮丽、雄伟；还有青翠的护城河畔等等，不过如此而已。确实，这一切是京都、大阪所没有的，纵使看上几次，也不会厌倦，然而除此以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勾魂夺魄，留连忘返。从银座到日本桥一带的大街，是够豪华、气派的了，但她总觉得这里空气干燥，不是适合她们居住的好地方。特别使她厌恶的是，东京郊区的街道大煞风景，而今天也是沿着青山的大路向涩谷驶去，尽管还是夏日的傍晚，却不由得使人感到一股寒意，仿佛来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她记不清自己以前是否到过东

京这一地区，但眼前街道的样子，与京都、大阪和神户的大不相同，仿佛来到了比东京更靠北的地方，例如北海道或者满洲的新开辟的街市。虽说是郊区，但这里仍属大东京的一部分，从涩谷车站到道玄坂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但是这地区，似乎不够湿润，路上行人的脸色，如同冰冷的白土，无一例外，令人不可思议。幸子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乡芦屋，那儿的天空清朗，土地秀美，空气湿润，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肌肤，使人十分舒畅。若是京都的市中等地，即便是偶然来到一条从未涉足的街道，也觉得亲切宜人，好象这是早已熟识的地方，情不自禁地想和那儿的人们交谈。而东京，虽曾几度来临，仍和自己毫无缘份，是一块疏远、陌生的土地。幸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姐姐，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阪人，现在竟然住在这个都会的这个区域。她仿佛做过这样一个梦：她正漫步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上，突然走到了一间屋子里，啊，原来这是母亲、姐姐的住所！母亲和姐姐怎么住在这种地方？幸子此刻的心情正与那梦境相似。即便如此，她还是意识到了，姐姐在这条街上打发光阴这一事实，实际上直至来到这儿以前，她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汽车在几乎要走完道玄坂的地方，拐了个弯，驶进了左边一条寂静的住宅街。这时突然出现三个小孩，其中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大概是他们的头儿，他们朝汽车四周跑来。

“姨妈，姨妈！”

“姨妈，姨妈！”

“妈妈正等着您呢！”

“我们家就在那儿！”

“危险！危险！靠边走！”雪子在减速徐徐行驶的汽车中喊

道。

“唷，这都是姐姐家的孩子吗？那个最大的是哲雄吧？”

“是秀雄！”辉雄说道，“这是秀雄、芳雄、正雄。”

“都长这么高了！要是不说大阪话，我还真认不出是哪家的孩子呢！”

“他们全都会说东京话，为了欢迎姨妈，才说大阪话的呢！”

15

幸子每每从雪子那里了解到住在涩谷的姐姐一家的生活情况。但是孩子们把每间房都弄得杂乱无章，简直不能插足，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却超出了幸子的想象。这幢房子是新建的，光线充足也没说的，但房柱纤小，地板低劣，一望而知，是专门为出租而建造的。只要孩子们从楼梯上跑下来，整个房子都在晃动。各处的拉门和窗户都破了，而这些由白陶土烧成的低廉门窗架却还是新的，相形之下，更加显得悲惨可怜。幸子想，上本町的房屋格局是旧式的，略嫌光线不足，就是那幢旧房子，毕竟也比这儿好些。虽说光线暗淡，房屋窄狭，还有个栽种树木的院子，坐在里面茶间，透过那树丛，可以看见仓库的门前，迄今为止，眼前浮现出那种情景，还令人怀念不已。而这儿里外之间的墙际，只有放置花盆的余地，所谓庭院更是无从谈起。姐姐说住楼下会让孩子们吵着幸子，特意把二楼一间用作会客室的八席间腾出来给她住。她暂且把旅行箱搬进这间房，即便在这里，她也看见了壁龛上挂着从大阪带来的栖凤的

香鱼的画轴。亡父在世时，一时曾搜集过栖凤的美术品，整理时，大部分都变卖了，这是仅存的一两幅作品中的一件，然而幸子熟悉的并不是这一件。那挂轴前放置着一张朱漆的八脚桌，栏间挂有赖春水书写的字幅，靠壁摆着一个描金的钟架，架上是一座钟；这些东西一一看去，竟使人产生幻觉，仿佛这里是上本町家中的一角。姐姐不惮辛苦地把这些东西从大阪搬来东京，也许是想把它们当作昔日荣华之纪念品置于身旁，不时把玩、吟味。但她忽略了一点；作为一间会客室，这房间的装饰是过于俗气了，无论怎样，这些东西勉强塞在会客室里，非但不起作用，反而有伤大雅。这些摆设，使造价低廉的会客室的寒酸相，更加引人注目。把父亲生前所珍爱的东西作为纪念品拿来摆在东京郊区这样的住宅里，这种摆设的确是奇怪的，它恰恰微妙地反映了姐姐目前的境遇。

"姐姐，难为你把这么多东西都摆下了。"

"也真是，行李刚到这里时，我可真有点犯难：这么多东西往哪儿放呢？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各处都收拾好了。这个家嘛，虽说狭窄，总算是都摆下了。"

那天傍晚，领幸子去看二楼时，姐姐说："就在这里坐会儿吧。"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也有孩子们涌上楼来，搂着她们的脖子。姐姐一边和幸子说话，一边不停地呵叱："这样的大热天，快下去！把姨妈的衣都揉皱了。"

"喂，正雄，你下去说一声，叫阿久快点儿给姨妈送冷饮。啊，正雄，听妈妈的话。"姐姐说着，把四岁的梅子抱到膝上，"芳雄，你下去拿团扇来！秀雄，你不是哥哥吗？做哥哥的应该先下去！哎，妈妈好久没和姨妈谈次话，你们这样老缠着，还能说话吗？"

“秀雄几岁啦？”

“我九岁。”

“才九岁，就长得这么高！刚才在门口见着时，我还以为是哲雄呢！”

“白长个儿，象这样老猴在妈妈身边，一点也不象哥哥的样子……哲雄快上中学了，功课够忙的，倒没有这样淘气了。”

“女佣就阿久一个人吗？”

“嗯，直到前不久，美代还在这里。她自己说想回大阪，再说梅子自个儿也走得很稳当了，我想用不着保姆了……”

幸子原来想象姐姐是一副被家务拖累得狼狈不堪的样子，出乎意料之外，姐姐的发型漂亮，衣着齐整，这使她不得不佩服。姐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保持了爱整洁的良好习惯。以十五岁的孩子为首，以下十二岁、九岁、七岁、六岁、四岁，共有六个孩子，加之要照料丈夫，却只雇一个女佣，照说应该是浑身乌七八糟，蓬头垢面，顾不上打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十岁也不为过。然而，今年已届三十八岁的这位太太，不愧为这四姐妹中的大姐，看上去竟象只有三十二、三岁光景。大体说来，莳冈家四姐妹中，大姐和三姑娘雪子象母亲，老二幸子和小妹妙子肖父亲。母亲是京都人，姐姐和雪子的长相在一些地方都有京都女子的风韵，只是姐姐的身量要比她大得多。幸子以下，身高依次降低。同样，姐姐又比幸子更高一点，与个头儿小的姐夫并肩而行时，看上去姐姐更高些。而且，姐姐四肢的肌肉十分丰满，虽说是京都女子，却不象雪子那样纤弱娉婷，楚楚可怜。姐姐举行婚礼时，幸子已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端坐席上。迄今她也不能忘怀当时姐姐绝世的美貌和婚礼豪华的排场。姐姐眉清目秀，俊俏端庄，脸呈鹅蛋形，一头黑发闪

着光泽，象平安朝代[1]的人那样长可曳地，挽着一个岛田结，确实是仪表堂堂，既艳丽又威严。幸子心想：象她这样的人，穿上古代女官的十二单衣，是怎样一副模样呢？而且，当时幸子姐妹听到故乡和公司的一些人艳羡的议论，说姐夫作了一个绝代佳人家里的赘婿。妹妹们窃窃私语，说有这些议论，也是理所当然的。自那以后，经过了十五六年的变迁，姐姐生下了六个孩子，生活渐渐不象以前那样快乐，各种辛劳接踵而来，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象当年那样光彩夺目，但是至今还保持了如此的青春，也许是因为得益于她天赋的身材硕大、肌肉丰盈吧。幸子边想边看着坐在姐姐膝上的梅子用小手掌啪啪地拍着姐姐的胸脯。在那儿，雪白、光润的肌肤仍然毫未松弛。

幸子出门时，贞之助曾嘱咐她："带着孩子住在涩谷，太麻烦姐姐了，歇一两宿后，可以住到筑地的滨屋去。你若同意，我就挂个电话或者写封信拜托滨屋的女经理。"但是，要是与丈夫一道，幸子无论如何得住旅馆，而她对和悦子两人去蹲旅馆，丝毫不感兴趣。再则，她要和姐姐多聊会儿天，在家里也方便些。因此，既然阿春跟来了，自己住在这里期间，也打算叫她上厨房帮帮忙。然而，这样过了两天，她想起还是照丈夫的意见行事为好。照姐姐说，虽说孩子们吵闹，平常也没这么厉害。现在正是暑假期间，他们整天价在家闹得昏天黑地。虽然再过几天就开学了，白天可以稍微清静一阵，可是芳雄以下还有三个孩子没有入学，姐姐实在没有闲着的时候，只能瞅空上楼来说会儿话，可紧接着那三个小孩就爬上来瞎缠。孩子管不住时，姐姐逮着他们就打屁股，大发雷霆，却不知这样他们反而吵嚷

① 日本历史上幕府政治以前以平安为京城的时代（794—1192）。

得更凶，又哭又叫，真闹得大人头痛耳聋。这样的节目，大概每天都要表演一两次。姐姐对付孩子的这股泼劲儿，幸子从大阪时代就有所见闻，也知道作为这一大群孩子的母亲，不这样做就照料不过来。但是弄成这模样，竟连从从容容说会儿话的空闲都没有了。刚来两三天，悦子跟雪子出去逛靖国神社、泉岳寺等地，但是正当炎天暑热，不能老到外面去玩，不多久她们也倦怠烦闷起来了。幸子原来以为，悦子从不知道和兄弟姐妹作伴是啥滋味，对比自己小的女孩，会感到新奇，趁此机会让她与表妹亲热亲热，这也是她不愿住旅馆的原因之一。不凑巧，梅子只要自己妈妈，连雪子也不大理睬，悦子更别想靠近她了。这样，悦子渐渐地在母亲耳边唧唧哝哝："学校快开学了，不早点儿回去，鲁米也到马尼拉去了……"另外，悦子自己从没挨过揍，每当姨妈对孩子大动肝火，又骂又打时，她总是害怕地偷偷瞅着姨妈的脸。幸子想，在姐妹当中，算得上最完美、最优雅的姐姐，恐怕会因此使悦子对她产生坏印象吧？而且，这会不会使悦子的神经衰弱受到意外的影响呢？幸子渐渐担心起来，因此，她认为最好莫过于先让阿春带悦子回家。但是有件事使她很为难：由栉田先生介绍的那位东京大学的杉浦博士，眼下正在旅行，要到九月上旬才能回京，如果不等他返回，就没有达到带悦子来京的目的。幸子考虑，如果还要盘桓一个时期，也许还是迁住旅馆为好。滨屋这家旅店，虽然不曾住过，但那里的女经理，原是大阪的播半一个妓院的招待，父亲在世时和她很熟，自己从做姑娘时代起，就和她面熟。凭着这种关系，大概不会象初来乍到一家旅馆那样感到生疏不便。据丈夫说，这是一家由供人招妓游乐饮酒的酒馆改成的旅馆，房间甚少，旅客大部分是了解脾性的大阪人，女佣以讲大阪话者居多，

住在那里，不会觉得是住在东京，会有一股家乡的亲切味……她想，索性住到那里去吧！但是转念一想，姐姐这般尽心款待自己，她难以启齿。而且，姐夫说："在家里别想悠闲地吃顿晚饭。"领她们去了一趟在东京颇有名气的位于道玄坂的二叶西餐馆。同样，为了悦子，他也带了自己的孩子上附近的北京亭中国餐馆办了一次小型宴会。幸子想："姐夫这人原来就喜好奢华，近来虽说是手头拮据，那种习惯恐怕一时还改不了吧？或者，他那在小姨面前献殷勤的毛病，至今还有一点儿，想特别客气地招待我吧？"幸子不明白，究竟是哪方面的原因。但在姐夫那方面，他对于与妹妹们关系不好这种社会舆论，颇为恼火，兴许这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姐夫还说："幸子，你们大概只知道播半和钓屋这些地方的豪华餐馆，却不知道玄坂一带有许多家为花柳界服务的小菜馆，与东京第一流的宴席餐馆相比，反而在这些弹丸小店能吃上可口的菜肴。所以，经常有带着太太、小姐的客人光顾。幸子你无论什么都得体验一下，让我陪你去领略一下东京的又一种风味吧。"于是，他要姐姐守着家，带了幸子和雪子出去，轻松愉快地进了附近几家小餐馆。幸子回想起，当年这位姐夫刚入赘时，她们几位妹妹常常刁难他，姐姐为这事不知哭过多少回。这次亲眼看见懦弱的姐夫的好处和姐姐为自己操心的样子，她不禁想道："难道我在姑娘时代使过那种坏心眼吗？难道这次除了住在这里，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吗？"既然如此，她便决定待杉浦博士诊察完毕，就一天也不停留地回关西去。这么前后思量，终于在涩谷住到了八月底。

16

这是第二天，即九月一日晚上的事情。那天晚上，六个孩子和悦子已先离席，大人们还在继续用餐。正好这天是震灾纪念日，由地震的话头，自然引起最近在阪神间的山洪爆发的话儿来。妙子遇险的梗概，板仓这位青年摄影师的救险活动等等，也成为餐桌上的话题。幸子说："我算是运气好，没看见那吓人的场面，这些都是听小妹说的。"说过开场白，便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也许正是这番话成了谶语，恰恰在当天晚上，自大正以来多年不曾有过的猛烈台风，袭击关东一带，对幸子来说，可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这么恐怖的两三小时。幸子在风灾甚少的关西生长，压根儿也没想到有这么狂暴的风，所以她受的惊吓最大。不过，四五年前，昭和九年的秋天，大阪也曾发生过一次风灾，把天王寺的塔都吹倒了，把京都的东山扫得精光。当时的二三十分钟内，她也感到惶恐不安。但是，芦屋并未遭到破坏，所以当她从报上得知狂风吹倒天王塔时，对于如此厉害的风，感到有些意外。但是无疑，那次风灾与在东京亲身体验的这次风灾是无可比拟的。说实在的，正因为有那次的记忆，心想那样大的风尚且能吹倒五重塔，那么遭遇如此凶猛的暴风袭击，这个家大概是保不住了。她的恐惧倍增。这时，风势增强，因为她们偶尔暂住的涩谷这个家，是一栋质量低劣的建筑，这更使她感到那风势要大上五倍、十倍。刚起风时，孩子们还没上床，大约是晚上八、九时吧。到十时左右，那狂风的怒吼

声已非常令人恐怖。幸子、悦子和雪子三人住在二楼的八席间，那天晚上一开始三人就呆在楼上。在狂风摇撼之下，屋子直晃，悦子紧紧地搂着幸子，说："二姨，到这里来！"把雪子叫到母亲床前，自己夹在她们中间，两手挽着她们的脖子。每当悦子高声叫喊"我怕呀"，幸子和雪子就说："没什么可怕的，风马上会停下来，你别怕！"最初还这样安慰她，渐渐地，她们也和悦子一样，死劲儿搂住悦子，三人脸贴着脸，抱成一团。二楼的八席间隔壁是三席间，隔走廊有一个四席半间，辉雄和哲雄睡在那里。辉雄起来冲着八席间喊道："姨妈，下去吧！下去也许安全些，喂，下去吧！楼下也象乱成一团糟了。"因为停电，一片漆黑，看不清辉雄的脸，听他的声音，可是非同寻常。幸子早就感觉这屋子会倒塌，只因怕吓着悦子，才没说出来。每当一阵狂风吹得屋梁直晃，她就默默地念叨："这次该会垮了！"冒出一身冷汗。她听了辉雄的话，立刻跳了起来，命令道："雪子、悦子，快下去！"她们跟在辉雄后面，幸子走在头里，手牵手走下楼梯。走过一半时，又是一阵大风刮来，幸子又想："这次肯定会垮！"平时走走都咯吱咯吱响的薄纸板似的楼梯，夹在两侧被风吹得鼓成帆一般的板壁之间，喀嚓喀嚓作响，摇摇欲坠。房柱和墙壁之间，被风吹开了裂缝，狂风卷着砂尘往里直灌。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受到两壁的夹击，只差没把辉雄撞倒滚下楼去。在楼上时，各种东西，诸如树叶、树枝、洋铁片、招牌等等被风吹上天空飞行时发出的声响，都被狂风的呼啸声盖过了，听不清楚。下得楼来，只听得屋子里一片"我怕！我害怕！"的哭喊声。秀雄以下四个孩子，都聚集在父母住的六席间里，围在双亲周围。幸子等人进来坐好以后，芳雄和正雄叫声"姨妈"，便偎了过来。悦子只得让雪子抱着。姐姐双手象被

子一般，把梅子裹在怀里，秀雄抓着她的衣袖（秀雄那害怕的神态也够奇怪的：风一停，他就紧紧地拧着袖子侧耳倾听，过会儿听到从远处传来呼呼的风声，便急忙松开袖子，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哭道“我害怕”，一边用两手堵住耳朵，双目紧闭，脸颊贴在地板的草席上）。这四个大人七个少年少女，蹲在那里的姿势，看上去就是一尊尊恐怖的塑像。除了姐夫辰雄，鹤子、幸子和雪子三姐妹，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下去大家都会被压死，虽如此也毫无办法。确实，那风如果吹得稍微久些、猛些，那屋子一定会垮。何以这样说呢？幸子刚从楼梯上走下来时，一半是由于自己害怕，产生了那种房子会垮的妄想，而实际上，每当狂风呼呼地刮来，这屋子的柱子和墙壁的间隙就离开一二寸，这是她走到六席间时亲眼看到的。房里只有一支手电筒，借助那微弱的亮光，看见那间隙象是有五寸之宽，老实说，说它裂开了一二寸绝非夸张之辞。不过，并不总是裂开着，风一停就合拢来，再刮风又裂开，而且间隙一次比一次宽。幸子记得，丹后的峰山地震时，大阪的家里也摇晃得非常厉害。地震的情况不同于台风，仅仅是一瞬间，只是一开始也是房屋的柱子和墙壁之间被震得一离一合的。

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一直竭力装作泰然自若的辰雄，这时看见那壁缝的光景，也似乎不安起来：“光咱们家这么摇晃吗？邻居的房屋建筑结实些，也是这个模样吗？”辰雄这么一说，辉雄接着说道：“小泉先生家准没事儿，那房子可牢固呢，又是平房。爸爸，上小泉先生家避避吧！提心吊胆地呆在这儿，等着挨压，可不是办法……”“难道会垮吗？不过，避一下是安全些——可是，把人家叫起来不大合适吧？”辰雄正在犹豫，鹤子说：“这不是讲究那些客套的场合。这么大的风，小泉先生家的人也

一定起来了。"她这么一说，大家都赞成去避一下。小泉先生家隔一片后墙相对，从厨房门出去，一步便可跨进他家的后门。主人是一位退休老官吏，夫妇俩和一个儿子三人一起度日。偶然的机会，辉雄这次转学到他儿子念书的那所中学，因为是同学关系，曾经得到过他家一些方便，辰雄和辉雄也到他家客厅去过两三次。刚才在女佣房中的阿春和阿久，在嘀嘀咕咕议论着什么，这时阿春走出来说道："既然这样，就让我和阿久去小泉先生家里探听一下情况吧。我去跟他们说说好话。"阿春口口声声说要上"小泉先生"家，可是连他的家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但她对去办这件事满怀信心，似乎成竹在胸，只要阿久带着她去，她要再三恳求他们允许避难。"好吧，就这么办。喂，阿久，趁这阵风停了快去吧！"阿久在里面，不置可否，阿春立即替她答应下来。"注意着别让风刮倒了，可别弄伤了哪儿！"阿春把鹤子和幸子的这些操心话当作耳边风，只是一个劲地催促阿久，急急忙忙拉着阿久走出了厨房门。不一会儿，她们返回来说道："他们说根本不成问题，请赶快过去。哎呀，快点儿去吧，真象辉雄少爷说的，这么大的风，他们的屋子一动也不动，压根儿听不到咯嚓咯嚓的响声。他们还不相信咱们这屋子成了这么个模样呢！"她一边说，一边背上悦子："小姐，我背你去吧！"从这儿走不怎么远，阿春不一会又折了回来，说道："要猫着腰走，各种各样的东西满天飞，要不让砸着，得顶着棉被才行。"辰雄说："既然这样，你们先去，我暂且留在家里。"说着，他就坐下不肯动了。最先走的，是辉雄、哲雄、幸子、雪子、悦子和阿春。鹤子不放心丈夫留在这里，正不知如何是好，阿春又只身跑回来，说了声"嗨，少爷快走吧"，便飞快地把正雄背走了。当她再次转来要背芳雄走时，鹤子到底呆不住了，自己抱

着梅子，让阿久背着芳雄，撤离了危险区。这一阵子，来回奔忙的阿春最引人注目，当她第二次折回来时，不知哪儿落下个晒衣台，掉在小巷里，险些儿砸在她身上。她看见阿久背着芳雄，便说："秀雄少爷，你来呀！"鹤子说："那孩子大了，自己能走。"阿春理也不理，背起胆怯的秀雄就走。

在那样大的风中，连阿久也逃出来了，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出乎意料之外，辰雄神色不安地从厨房门口走了进来，一边说道："我也来麻烦你们了。"此后有一阵子，风越刮越猛，户外依然是可怖的狂风怒号，而来到小泉家实地一看，那柱子和墙壁都是稳稳当当的，完全不必担心房屋倒塌。房屋建筑的好坏，竟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安全感，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就这样，莳冈一家人，一直待到翌日早晨四时左右，风势渐渐减弱，才回到那所令人厌恶的脆弱的住宅里，走进屋子时，还不由得有些胆战心惊。

17

台风过后，翌日早晨，忽然间又变得碧空明净，秋气爽人。恐怖的昨夜，象梦魇一般盘旋于脑际，使幸子不能忘却。比什么都急迫的是，看见悦子成了那副大受惊吓、神经过敏的样子，如今她再也不犹豫了，上午就向大阪事务所的丈夫挂了加急电话，委托他向筑地的滨屋要个房间。而且，她想尽量在今天内就搬过去。傍晚，从滨屋向涩谷挂来了电话，对方说："刚才接到了您丈夫从大阪打来的电话，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幸子对姐姐说："晚饭我到那边去吃好了。只是阿春还在你这儿住三

四天。请姐姐也到那边来玩一玩。"匆匆说了几句，她就往筑地去了。

雪子和阿春送她们到了宿处，打算大家出去到银座散步，吃顿西餐。女经理建议道："既然如此，无妨到尾张町一家名叫罗马依亚的店里看看。"幸子叫阿春陪着同去。回来时又蹓了蹓夜市的商店，在服部的拐角处，与雪子和阿春分了手。幸子和悦子徒步回到滨屋时，已是九点多钟了。把丈夫留在家中，同女儿两人住宿在旅店里，这在幸子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夜阑人静时，昨夜的恐怖又袭上心头。她试服了阿塔林，又喝了一点作为常服药带来的白兰地，还是难以入睡，睁着两眼直到听见早班电车的响声。开始，悦子也是同样，翻来复去睡不着，一个劲地诉说着："妈妈，让我明天回去吧，就算杉浦博士能治好我的神经衰弱，可这样下去只会使病情更严重，我想不如早点儿回去见见鲁米……"就这样撒娇地哼哼。虽然如此，到了早晨，她已发出鼾声，睡得甜甜的了。到了七时左右，幸子反正睡不着了，为了不惊醒悦子，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拿了报纸，来到走廊上，在藤椅上坐下。从这儿看得见筑地川。

近来世界舆论集中在亚洲、欧洲发生的两个事件上，即日本军队进攻汉口的战斗和捷克的苏德台问题。幸子想了解它们的结果如何，急不可待地读着每天的晨报。但是来到东京以后，不再是每天一早必读报纸，也许是看着这儿报纸的版面不大顺眼，那些消息也难看进去，总觉得没有兴趣，随便扫一眼新闻，就不想看了，心不在焉地眺望着两岸的行人。从前做姑娘时和父亲一起住过的那家采女町旅馆，就在河对面从此处可以看见屋顶的那座歌舞伎座前面的小巷内。这一带并非全然陌生之地，多少有一些值得怀恋之处，而道玄坂就大不相同了。不过，

那时东京剧场和演舞场还未修建，这条河畔的景色也与今日相去甚远。而且，幸子总是在三月间父亲休假时由他带来，而现在正是九月，住在东京的感受自不相同。这时候，哪怕是在市区，风儿吹在身上，也觉凉意侵人，无论如何有一种秋深之感。在阪神间还不会有这种感触，毕竟因为东京是寒冷地带，秋天的脚步来得早些吧？也许这是台风过后一时的现象，炎热的天气仍会卷土重来……那些且不说，眼下离请杉浦博士诊察还有四五天，该怎样打发这段日子呢？幸子想：到了九月，菊五郎的剧院应该开演了，正好趁此机会带悦子去看看。悦子喜欢舞蹈，一定会高兴看这些旧剧中有节拍的舞蹈动作。还有，等到她成人时，说不定歌舞伎剧这类传统的东西已经丧失，若不趁着现在看看菊五郎的拿手戏，未免可惜……幸子这是以自己年青时每每由父亲领着看雁治郎的演出相比，才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是，一看报纸，才知道九月份任何地方的一流歌舞伎剧都没有上演。这样一来，除了每晚到银座去散散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想到这里，不知怎的，突然惹动了乡心：悦子的事暂且搁下，留待下一次再来诊察吧！她很想哪怕是今天就起程回家。转而又想，仅仅是偶尔来住一个星期，尚且如此留恋关西，雪子不愿住在道玄坂的家里，想回芦屋，以至时常哭泣，那心情现在她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了。

十时左右，阿春打来电话说："这儿的太太说是要去看您，我陪她同行。老爷来了一封信，我也带上。除此之外，您还要我拿什么东西吗？"幸子回话说："没有什么要带了。不过，我打算在这儿吃中饭，你说请她早点来。"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幸子想，得让阿春领着悦子出去玩，她和姐姐悠闲吃顿午饭。上哪家馆子为好呢？她记起了姐姐爱吃鳗鱼，便向女经理打听过

去她和父亲常去的一家鳗鱼馆。那地方叫作蒟蒻岛，店名是“大黑屋”，不知那馆子如今还有没有？“啊，是在哪儿呢？要是小满津，我倒听说过。”女经理翻着电话簿说道：“啊，有了，真有这么个大黑屋鳗鱼馆！”于是，幸子用电话定下了席位。姐姐她们来到以后，她吩咐悦子跟阿春到三越去玩玩，随后便和姐姐出门了。

姐姐说：“趁着雪子找个借口把梅子赚上二楼的间隙，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下，就出来了。这阵子一定叫雪子够受的。不过，我好歹出得门来，今天可算是得了清闲。”

“这里和大阪多相似呀！东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姐姐观望着餐厅外波涛翻滚的河流说道。

“真是太象了——做姑娘时到东京来，常随父亲来这里。”

“说是叫蒟蒻岛。这里是个岛子吗？”

“谁知道呢？以前好象确实没有这样濒河的餐厅，不过地方一准在这里，没错儿。”幸子说着，也朝窗外纵目望去。当年跟随父亲来时，这条河边的大路还只有一边有房子，而现在沿河那一边也建起了房屋，大黑屋把道路夹在中间，象是要从对面的原屋把菜肴运送到濒河餐厅这边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这座餐厅的景致，使人觉得更与大阪相近了。这是因为，这座餐厅正好建筑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崖上，而正朝这个弯角，又有两条河汇集而来，恰成一个“十”字。坐在窗旁，不禁使人联想起在大阪的四座桥边的牡蛎船中朝外看所见的景色。这里的“十”字河流之间，没有四座桥，只是架设了三座河桥。可惜的是，似乎从江户时代起就颇为兴盛的这一带工商业区，也与震灾前大阪的长堀一带相似，具有古老街道共有的那种风光，然而时至今日，人家、桥梁和路面已全部翻新，与之相应，来往

行人冷落了，使人觉得这是一条新开辟的街市。

“喝点汽水好吗？”

“哎，嗯……”幸子看着姐姐的脸说，“怎么啦，姐姐？”

“这是大白天，喝喝汽水就行了……”

“也不喝啤酒吗？”

“那你就帮我喝半瓶吧……”

幸子了解，姐姐在四姐妹中是最能喝酒的。饮酒实在成了她的嗜好，有时还似乎想细细地品尝。她最爱喝日本酒，也决不讨厌喝喝啤酒。

“现在，姐姐恐怕连酒也不大喝了吧？”

“这倒不是。每晚陪着你姐夫喝一点。另外有时还有客人来……”

“客人？什么人呢？”

“麻布的哥哥来了一准得喝酒。在那样简陋的屋子里，孩子们又吵又闹，喝起酒来却还是有滋有味的——”

“姐姐，你可真行呀！”

“虽然这样，因为孩子们一起喝，酒得按人分配。不过，压根儿不用我动手。数量多少，都不用管，由阿久安排得好好的。”

“那姑娘看上去倒是挺能干的。”

“最初和我一样，老说在东京住不惯，还哭鼻子呢。总是念叨着‘想回大阪，想回大阪’。不过，近来倒是不大提起了。无论怎样，都得留着她帮我，直到她出嫁。”

“不知她和阿春谁大？”

“阿春多大岁数了？”

“二十岁。”

“那就是同年的咯。幸子，你那个阿春姑娘也放不得呢。一定要好好留着。”

“阿春十五岁来的，整整六年了。我提过多次请她上别处去，还是没走。不过，实话说，只是虚有其表，并不怎么招人喜欢。”

“哟，我也听雪子说过这些事儿。别的不说，就说前天晚上，她的功劳可不小呢！在那种场合，阿久光是打转转，阿春可就大不相同了，你姐夫也大吃一惊，说：‘嘀，这姑娘真能干！’”

“她嘛，在那种时候，确实是一片忠心，对人热情，也够机灵的——前不久闹水灾时，也是这样——”

姐姐要的“烧肉串”和幸子要的“烤鱼串”还没烧好。她们边吃边等，这时幸子一一数落了阿春的缺点。

听着别人夸奖自己的使女，作为主人，自有几分得意，决无不快之感，也无须宣扬喜爱的人的缺点，所以当别人称赞阿春时，幸子总是不特别加以否定地听着。不论怎么说，象阿春这样在外界得到好评的女佣，是颇为罕见的。这是因为她擅于应酬，凡事机敏周到，再加上慷慨大度，自己的东西也好，主人的东西也好，可以毫不在乎地赠送别人，所以在来往的生意人和手艺人之间，她大受欢迎。甚至悦子学校的任课教师、幸子的一些朋友太太们，都特意传话过来说，阿春实在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女佣，这常常使幸子听得目瞪口呆。最了解幸子这番苦衷的，首推阿春的继母。这位妇人不时从尼崎她家里到神户来请安，唠唠叨叨地说：“谁不知道呀，这么个难侍弄、讨人嫌的姑娘，您都留下来使唤，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为这姑娘，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所以我知道，不论怎样的太太，

拿着她也棘手的。万一您辞掉她，无论哪家也不会收留她这号人。所以，即使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也请您忍着性子留下使唤，不给工钱也行。您怎么骂她也无妨，对这姑娘，您可一点也别宠着她，看着不顺眼，只管训斥她好了。"就这样，她拖着幸子，一再请求一番，方才回去。

最初，是浆洗店的老板张惣来说："有个十五岁的姑娘，名叫阿春，请您收留她吧。"那老板带了她来，当时幸子看她长得俊俏可爱，就决定试用。可是一个月不到，就渐渐发觉雇佣了一个很不好的姑娘，明白了她继母说的"是个难侍弄、讨人嫌的姑娘"这句话，确实不是一般谦逊之辞。全家人都特别恼火的是，这姑娘太不爱清洁。在刚来试工时，手足肮脏、蓬头垢面，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多久就明白了，那决非环境使然。她特别不喜洗澡、洗衣，原来是生性懒惰。幸子想方设法，要她改正这些坏习惯，要求她十分严格，时时注意着她，但只要稍不留神，她又故态复萌。其他用人，干完一天的活儿，决不会忘记洗个澡，偏偏只有她晚上去下房睡觉时，连睡衣也不换就躺下了。贴身的衣裤也懒得换洗，哪怕是穿了好些日子起了垢。为了使她变清洁，幸子叫人跟着她，强迫她脱光衣服走进澡堂；又不时检查她的衣箱，把掖进去的脏衬衫、内短裙等统统抖落出来，当着面要她洗掉。做这些事，真比管教自己的女儿还要劳神得多。与幸子相比，那些同伴的女佣们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她们最先叫苦不迭："打从阿春来后，下房里都让她的脏衣服堆满了，脏得不成体统。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洗，没法子，我们想帮她洗洗，掀出那些脏衣物一看，真叫我们吓了一跳，里面竟有太太的裤衩！这个人，她自己嫌麻烦，不洗衣服，甚至连上面的东西她都偷来穿呢！""从她身旁经过，真是

臭气薰人，不光是身子臭，她还经常买零食吃，又偷嘴儿，胃也象是弄坏了，那口臭更是难闻。晚上和她睡在一块儿，真是遭罪！”“我们也惹上了她带来的虱子！”诉苦声不绝于耳，幸子也曾几次向她本人说明原因，打发她回尼崎去，但总是由她父母轮番送回，讲一大串道歉的话，不管愿意与否，硬是把她塞在这里了。据说，她家里还有两个弟妹，只有她是前妻所生，生性较劣，在学校的成绩也比弟妹差得多，因此，作为父亲对后妻有顾虑，而继母对父亲也多心，把她留在家里真是风波不止，不得安宁。因此，父亲和母亲都拜托幸子：“无论如何请您府上收留她，直到她出嫁为止。”特别是她母亲恳求说：“左邻右舍对这孩子评价很高，连弟妹也都护着她，所以她动不动就产生了自己遭另眼看待的误解。我说这孩子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他父亲根本不信，还暗中庇护着她，这倒也不奇怪，可他还要说些牢骚话。只有太太您能体谅我的心思。”幸子能够理解她的确是站在继母的立场，居心不良，但结果反而是同情她了。

“总之，我说她邋遢，决非言过其实，只要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了。以前我什么话儿都跟她说过，别的女佣也笑话她，可她就是不改。这是生性如此，怎么劝戒也是白搭。”

“是吗？她的脸不是很整洁吗？”

“就脸看得要紧，私下里老在化妆呢，还偷偷地用我们的雪花膏和口红——”

“这姑娘可真有意思！”

“阿久尽管不爱说话，却能自个儿动脑子做好几餐饭。可这姑娘来这里干活也有六年了，若不是我反复叮嘱，她一次也干不好。到吃饭的时候，我空着肚子回家，问她做了什么好吃的，她却说：‘没有，还没做呢！’”

“是这样吗？听她说话，倒是伶牙俐齿的。”

“她并不傻，总而言之，她喜欢接待客人什么的，不愿做家中的零碎活儿。打扫客厅这一类事，本是每日必做的，可只要我们一转背，她马上就撂下了。早晨我们不起床，她也不起来，晚上照例是不换衣睡觉……”

谈论中，幸子想起了许多事情，一半是觉得有趣，就说了出来。嘴馋偷吃是阿春的拿手好戏，从厨房把菜肴送到食堂的那一会儿功夫，什么板栗甘煮①之类，少了一颗两颗，是常有的事；在厨房里，她也是不停嘴地嚼着，突然唤她时，经常是吓得直翻白眼，一边慌慌张张地背过身子，一边支支吾吾地答应。晚上叫她按摩时，不到一刻钟，她就靠在幸子身上坐着打起盹儿来了，过了一会儿，她干脆厚着脸皮叉开脚横倚在幸子身上，最后竟然伸手伸腿地躺到幸子的被盖上去了。有好几次，她不是打开煤气睡去了，就是忘记拔掉电熨斗插头，把东西烧焦了，差点儿发生火灾。当时真想把她辞掉了事，无奈看在她父母的份上，又饶恕了她。叫她出去办事，她总是在外面四处转悠，一去就是大半天。

“真是这样，现在就把她嫁了不行吗？”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嫁人生了孩子也许就没有这些毛病了。唉，给她提亲之前，还得留着她，她毕竟还有可爱之处。”

“是啊，六年也过来了，就当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好了。虽然有点儿狡猾，但还不象别的没娘儿那样乖僻。她坦白直率，善良热情，尽管是个好惹麻烦的姑娘，还是不讨嫌。毕竟是个有德性的姑娘嘛！”

---

① 用肉、青菜、酱油、料酒、糖、木鱼粉等作的一种炖菜。

18

她们从大黑屋返回滨屋的房间后，又一直闲聊到傍晚，姐姐才回去。因为那天晚上阿春救助了孩子，姐姐十分喜欢她，也是酬劳的意思吧，她提议让阿春和阿久去日光[①]游览一次。实际上阿久原来老说要回大阪，姐姐为了挽留她，早就许愿将来让她去日光玩一趟。只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同伴，才拖延下来了。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姐姐说："让阿春陪她去行吗？我也没去过日光，听说乘坐从浅草开出的东武电车，再转乘公共汽车，从东照宫到华严的瀑布和中禅寺湖游览一次，当天就能返回。你姐夫也希望她们去开开眼界。一切费用由我们这边负担。"

幸子想："这样似乎阿春太占便宜了。可是，不让她去，阿久也去不成，那阿久也怪可怜的。而且，阿春本人听说了这事，一定很高兴，若不允许她去，岂不埋怨于我？不管怎样，还是听任姐姐安排吧。"

第三天早晨，姐姐打来电话说："昨晚和她们说了去日光的事情，两人乐得一夜没睡，今天一大早就走了。虽然让她们作好了万一当天回不来的准备，还是说定了至迟今晚七八时左右要回家。另外，雪子也上你那边来了。"雪子来是打算三个人一块儿去看美术院和二科展吧？幸子一边想着，放下话筒，这时，女工从槅扇间塞进来一封快信。悦子颇为诧异地取了信走到房

---

① 日本关东地方北部国际游城。位于枥木县西北部大谷川流域。

里，不声不响地放在母亲正凭着的桌子上。这是一只四方的西式信封，上面写着“滨屋旅馆莳冈幸子夫人亲启”，很明显不是丈夫的笔迹。按理说，除丈夫以外，没有谁向这旅馆写信来，所以她颇感奇怪。一看寄信人，是“大阪市天王寺区茶臼山町二十三号奥畑启三郎”。

她避开悦子的眼光，急忙撕开信封。里面是折成四折的三张西式硬纸信笺，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她展开信笺时，好象听有声电影一样，那信纸哗啦哗啦直响。而信的内容却是真正意想不到的，信的全文如下：

拜启：

突然寄上这封书信，请原谅我唐突失礼之处。明知您看到此信一定惊惶，我也无法避免。

我早就想写封信给您，但担心在途中被小妹接获，所以拖下来了。今天在夙川遇见了许久未见的小妹，得知您现在东京，和悦子住在筑地的滨屋，而滨屋是我一位朋友上京的宿处，所以我知道其地址。因此，确信此信可到您手中，不顾失礼，急忙写成此信寄上。

我想尽可能简单地向您申述我最初抱有的怀疑。迄今为止，不过是我个人的疑虑而已，这就是：近来小妹与板仓之间是何关系？——不待言，他俩在精神上已是两情相通，且在继续深入发展，事到如此地步，我也不想再为小妹的名誉而遮掩，至少可说两人之间已萌发恋情。

我发觉这件事，是在那次闹水灾之后。事后分析当时的情况，觉得板仓跑去救助小妹，其中必有原因。

在那种场合，为何板仓置自己的家产与妹妹于不顾，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小妹呢？无论如何这不可能仅是一番好意。首先，我认为，他知道小妹当时在裁剪学院以及和玉置女士关系极为亲近，这难道不很奇怪吗？是不是他以前也经常出入裁剪学院，在那里与小妹幽会，或是取得联系呢？关于这一点，我曾作过调查，获得确实证据，在此就不予记述了。必要时我再向您申述，此外，也请姐姐您亲自另行调查，恐怕还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

我产生这种怀疑以后，也曾去申斥板仓和小妹，他俩都坚决否认这一事实。然而奇怪的是，从我说出这件事以后，小妹总是躲着我。她也很少去夙川。我向芦屋您的府上打电话，不知是真是假，多半是阿春出来说她不在家。板仓也申说，从那次水灾以来，只和小妹见过一两次面，今后也要注意，以免您产生怀疑等等。说的是老一套，无有半点诚意，事后依然如故，恣其所行。近一段时期，他不是几乎每天都去芦屋吗？而且不是常和小妹去洗海水浴吗？这是我用某种方法一一了解到的事实，想掩盖也掩盖不了的。也许您认为，板仓肆力亲近小妹，表示关怀，大献殷勤，是受我之托，殊不知我从未要求他做过这等事。他和小妹如有见面的必要，无非是商量摄影的事情罢了，而最近我已禁止他承办有关小妹的照相业务，照理说，这等风流行径应当有所收敛。然而最近他更加肆无忌惮，越来越频繁地出没于贵府。而且小妹也干脆不到夙川来了。若能处在您夫妇的监督之下，这样做也未

尝不可，不幸的是，眼下兄长早出晚归，而姐姐、悦子甚至阿春都在东京，会不会发生什么不体面的事情，真令人万分担忧（谅您不知道，姐姐不在家时，他每日去府上搅扰）。小妹为人稳重可靠，想必不会有什么差错，而板仓这个人却完全不可信任。他曾旅居遥远的美国，做过五花八门的事情。正如您知道的，他是个只要有机可乘，无论什么家庭都能挨着脸皮混进去的男子。至于向人借钱呀，欺骗女人呀，等等，早有定评。从他学徒时代起，我就认识他，所以对他颇为了解。

关于我和小妹的婚事，也有很多需要求您帮忙之处，这一些留待他日再谈，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小妹疏远板仓。假如小妹真象奇异的传闻那样，和板仓有什么不正经的关系，因而打算解除她和我的婚约（小妹已经表明，她没有那种打算），她一定会因此身败名裂。小妹作为莳冈家的小姐，决不会真要板仓这种下作人的。由于我失慎将此人引见与小妹，以致招惹如此麻烦，深感无论如何有义务向作为监护人的姐姐剖明我的怀疑，提请您注意。

我想作为姐姐的您，自有想法和对策。在此事情上，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恭候通知，随时准备登门拜访。

最后我请求您对小妹保密，别让她知道我写了这封信。否则，我想不但会使我们的关系恶化，还会招致更坏的结果。

以上是想趁姐姐在滨屋期间收到此信而仓促写成

的。字迹了草，难以卒读，敬祈谅察。兼之杂乱无章，信笔写来，有失书信之规矩，言辞亦恐有失礼之处，一并请多多原谅。

谨呈

莳冈姊妆次

奥畑启三郎

写于九月三日夜

幸子双肘撑在桌上，两手捧着那信笺，反复地看信中的某些段落。为了不让悦子看到，她把信重又装进信封，迭成两折，塞进腰带，然后走到走廊里在藤椅上坐下。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若不使自己镇静下来，就什么事也考虑不成。她想："尽管如此，这信上写的都是真的么？……照此看来，也许我们确实对板仓那种青年过于轻信、过于随便了。他毫没来由地常来串门子，竟丝毫不感到奇怪，反而使他产生受欢迎的想法，不能不说是疏忽大意了。这是因为，我认为这青年在这一点上大可放心。对他的姓氏、经历都不了解，仅仅知道他是奥畑商店的学徒出身。哎，老实说，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青年和我们不是同一阶级的人。他似乎说过要娶阿春之类的话，莫非他早就对妙子有了非分之想而在玩弄计谋不成？即使小妹对他有意，也不可能应允他吧。至少在读奥畑的信的现在，小妹还没有那种想法。尽管小妹曾经有过错，也不必那样抛掉自尊心而自暴自弃吧！不论怎样落拓潦倒，小妹毕竟是莳冈家的小姐呀！（想到此，不禁感到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虽说奥畑胸无大志，但小妹已和他有过那么一段风流韵事，又与他定下婚约，难道会又和板仓发

生那种关系么？小妹对板仓的态度、说话的口气等等显然是将他视为下等阶级的人，既然如此，还会心甘情愿委身于他么？

“那么，这封信里所讲的事情并无确凿的根据。虽然奥畑说调查过了，确有证据，可他一个证据也没拿出来，也许仅仅是他的怀疑罢了！他想避免出漏子，故意夸大其辞，以示警告。奥畑究竟以什么方法打听到事实的？不得而知。例如，说小妹和板仓两人去洗海水浴，就不是‘事实’。因为，无论怎样，这是我同意了的，我不会不加管束，听之任之，何况小妹总是和我、雪子和悦子一块儿去，单独和板仓去的是悦子。其他时候，他们很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并无特别监督小妹的念头，因为板仓说话滑稽风趣，他来了，多半是聚集在他周围，一次也没有发觉小妹和他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总之，奥畑只是根据近邻的不负责任的流言，自己妄加猜疑而描绘出了这种幻影吧……”

幸子极力想否定这件事，尽管如此，刚才读那封信时，不可否认，不知怎的，她心里怦怦直跳。老实说，她也确认板仓属于不能与自己交往的那个阶级，那么，奥畑在信中所写的那些事，就并非完全不可想象。至少，幸子也曾模糊地猜测，他不惜生命地冒险营救妙子，继而又频繁出入自己家里，究竟意图何在？她也曾为妙子设身处地想过，作为年青女子，在那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被人援救而免于灭顶之灾，自然对救命恩人感激不尽。只是，说到哪儿都有“身分不同”这一成见横亘于前。明知是不足取的事情，就不应让感情深入发展，甚至应当避免接触。因此，今天奥畑这封信把她不愿看见、害怕看见的事情，突然地无情地摊到她眼前，真使她狼狈不堪。

早已是归心似箭的幸子，现在更是如坐针毡，在东京一天也

呆不下去了。她认为，必须把一切丢在一边，尽早回家查明事实真相。然而怎样调查呢？该怎样提问，才不致使他们本人激动呢？要不要和丈夫商量这件事？不，不，这件事终究是自己的责任，一定不能让丈夫也不能让雪子知道，要秘密地进行调查。即使不幸是事实，为了不玷污他们的名声，让他们悄悄地分手，无疑是最上策。这一些想法纷至沓来。眼下自己还不能回去，怎样阻止板仓上芦屋呢？这可是燃眉之急的问题。因为今天收到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姐姐不在家，他每日去府上搅扰。"这特别使幸子不安。确实，假若两人之间潜有恋爱的萌芽，现在正是这萌芽成长的绝好机会。"兄长早出晚归，而姐姐、悦子甚至阿春都在东京，会不会发生什么不体面的事情，真令人万分担忧。"这句话更把她吓得魂飞魄散。她做了一件多么粗心的事啊！让妙子一人留在家里，把雪子、悦子连同阿春全带到东京，想出这个主意的，不就是自己么？自己居然亲手为他们的恋爱建造了温床！遇上这种机会，一片不毛之地，也必定会萌发爱情。因此，即使出了什么差错，遭斥责的不是他俩，而应该是自己。不管怎样，此事刻不容缓，必须尽早了结。这段期间也真使人担心……她感到焦躁难耐。等到和悦子一起回去，还要一两天，这期间该怎样防范他们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给丈夫挂个电话，要他设法禁止妙子会见板仓。但是，这毕竟不大妥当。无论怎样，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事。不得已，只有向雪子讲明，请她乘今晚的夜班车回去，秘密地监督他们，这也是一种办法，与其让丈夫知道，还不如这样做。但是，若能有更好的办法，她还不想这么办。首先，即使雪子同意，她也没有刚来涩谷又匆忙返回关西的理由。看来，只有让阿春先行回去，是最自然不过而又毫无妨碍的。当然，什么也不能向

阿春讲，只要阿春在妙子身边，即使不能阻止板仓来访，至少也可起到妨碍二人接近的作用。可是，幸子想到阿春是位口舌不稳的姑娘，对此最后一策也踌躇起来。如果阿春置身其间，两人没有任何可疑的行径，那倒是好；如果她察觉了什么不轨行为，她那张快嘴，不会到处张扬，弄得满城风雨吗？即使不是如此，阿春对那些事比较敏感细心，多半猜度得出为什么要她先一步回去。此外，她还担心妙子他们反而把阿春收买过去。阿春和蔼可亲，圆滑机敏，相应地也就容易受诱惑，遇上那位巧舌如簧的板仓，三两下就会被笼络过去。这么一想，幸子无论如何也不想把此事托付他人了。还是自己早早作好回去的准备，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只要诊察完了，无论多晚的火车，也要赶在当日动身回神户，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不一会儿，幸子看见雪子撑着把阳伞，从歌舞伎座方向过桥，沿着河边大路向这里走来。她缓缓步入房间，坐于次间里的镜台前，端详着自己的容颜，拿出搽胭脂的毛刷，在脸颊上抹了两三下。突然想起一件事，又打开放在旁边的化妆箱，没让悦子听到开箱子的声音，从里面拿出一瓶袖珍白兰地，倒了三分之一瓶盖，抿进嘴里。

19

幸子毫无上展览馆的兴趣。不过，也许是想好歹看点儿什么排遣自己的烦恼吧，下午三个人一起去了上野。看了两个展览馆，便筋疲力尽了，拗不过悦子一再央求，又拖着沉重的双腿，在动物园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时，已过了六点。原

来打算上馆子吃顿晚饭，但累成这样，觉得不如早点回宿处休息，因此雪子也跟着回了。洗澡之后，在房里吃晚饭。正在这时，阿春叫一声“我回来了”，便走了进来。她满面通红，汗淋淋的，衣服皱巴巴的。她说：“我是从日光回来，顺路来的。和阿久一起从雷门坐地铁，想起要见太太一面，就今天的事儿道声谢，就一个人在尾张町下车上这儿来了。”说罢，她拿出三盒日光牌羊羹和彩色明信片，说：“这是送给小姐的。”

“这么多礼物，真是太破费了！不过，还是请你替我带到涩谷去吧。”

“啊？我也给那边买了，由阿久先拿回去了。”

“是吗？这么多……”

“华严的瀑布看了吗，阿春？”悦子打开彩色明信片问道。

“看了。从东照宫到华严瀑布，再到中禅寺湖，托福都看了一遍。”

热热闹闹谈了一阵游览日光的见闻后，阿春说，还看见了富士山。

“啊？富士山？”

“是呀！”

“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呢？”

“坐在东武电车上面。”

“在东武电车上能看见富士山？”

“阿春，可是真的？不会是一座富士山形状的山吧？”

“是真的，真是富士山呢！乘客们都说看见了，准没错。”

“是这样！那么，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呢？”

幸子想起了从今早起就挂在心上的那件事，便叫阿春在桌上向杉浦博士家里挂个电话。正好他今天旅行回来了，约好明

天（六日）上午带悦子到他住宅去接受检查。原来说是五日回来，但是预期无论如何得推迟两三天，而现在意外地竟能提早看完病。既然这样，幸子就通知旅馆的帐房，预订明晚的三张卧铺票，希望尽量安排同一车厢三个连续的铺位。“二姐，明天就回去吗？”雪子不无惊讶地问。幸子说：“要是明天上午能看完病，这一点也不忙。下午买东西呀什么的，坐晚班火车走。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只是悦子的学校要开学了，开学前总得让她休息几天，所以我想还是早点回去的好。雪子和阿春，你们明天中午到这里来，那时候，我们也该从杉浦博士家回来了，下午一起去买东西。照理说不去涩谷一次，是不大好，不过时间来不及了，请你向姐夫姐姐解释一下。”饭后，雪子和阿春回去了。

第二天是相当忙碌的一天。幸子一早就带着悦子到位于本乡西片町的杉浦博士的宅邸去接受诊察，随后绕到本乡药局出示处方笺取药，在赤门前要了一辆出租车，返回滨屋。到达时，雪子和阿春已在等候了。雪子首先打听诊察的结果，结果是杉浦博士的见解也大体与辻博士相同。他只是说，这一类神经质的少年少女，往往天资聪颖，成绩优秀者居多，只要引导得法，这一类孩子在某些方面可能超越常人，所以大可不必担心。要领在于：发现孩子哪方面才能出众，就让她把精神集中到哪件事上。至于专门的食饵疗法，他也写了处方，不过与辻博士的处方大不相同。幸子就说了这一些。

下午，一行四人到池端的道明、日本桥的三越、海苔屋的山本、尾张町的襟园、平野屋和西银座阿波屋等商店走了一圈。不凑巧，尽管时令已经入秋，还有风，可是骄阳朗照，暑热逼人，她们在途中三越的七楼、日耳曼面包房和野鸽店等处，不

得不稍事休息，喝点冷饮，以解乏渴。阿春背着和提着买来的大包小包，象是从很多包包中露出一只脑袋似的，脸上汗水直淌，跟在三人后面走着。她们三人也是各提一两个包。此后又去了一趟尾张町，最后又在服部的地下室买了几样东西。这时已是吃晚饭的时刻了。听说罗马依亚的风味也很一般，她们便来到数寄屋桥边的“新豪华”餐馆，这样比回宿处吃饭省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将就喜欢吃西餐的雪子，因为过了今夜又要有一段时间不能相见。大家围着餐桌啜着生啤酒，也有即席话别的意思。吃罢晚饭，她们急忙返回旅馆，收拢行李，赶到东京车站，和前来送行的姐姐站在候车室谈了五分钟话，便走进了这趟八时半发车的快车卧铺的车厢。姐姐和雪子跟着来到了月台前，趁悦子走下车与雪子唠叨的空隙，姐姐靠近站在车门外踏板上的幸子，小声说：

“雪子的事儿，就那次以后再没人来说了吗？”

“就那一次……不过，我想不久又会有人来说媒的……”

“今年不设法订下来的话，明年可是个厄年啦！”

“我也是这么想的，得四处拜托人呢！”

“再见，二姨！”悦子登上踏板，手拿一条蔷薇色的薄皱纱手巾挡在额头上，“您什么时候再来呢，二姨？”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

“早点儿来吧！”

“嗯。”

“一定呀，二姨！……好吗？一定要早点儿来！”

卧铺是一个上铺两个下铺，铺位相连，幸子让悦子和阿春睡相对的两个下铺，自己选了个上铺，马上爬上去穿着长衬衫和衣躺下，知道这只是伸直腰腿，反正睡不着，并没有努力去勉

强自己入睡，而刚闭上眼睑，就模糊地长久地浮现着刚才姐姐和雪子饱含泪水的眼直呆呆地目送着自己远去的脸孔。想起来，从上个月二十七日到今天只十一天，而在东京停留期间颇不平静，并不是一次悠闲的轻松的旅行。最初住在姐姐家里被孩子吵得坐卧不宁，随后又被台风吓个失魂落魄，这样才逃到滨屋躲避，可连喘气的功夫也没有，奥畑的来信又象炸弹一样猛袭她。只有和姐姐去大黑屋才多少过上一天消停日子。不过，让杉浦博士检查了悦子的病情，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但是连剧院门槛都没跨一下。而从昨天到今天，冒着大太阳在东京尘埃飞扬的街上东奔西颠，忙得不亦乐乎，真是令人头晕眼花的两天！在短暂的时间内这样四处奔忙，如不是在旅途中，确实不致如此。她只要这样一想，身体就更感疲乏。不知怎的，她象是从高处被抛下来似的，与其说是睡了还不如说是被打倒在床上，只有眼睛还亮晶晶地睁着。她想，舔几口白兰地也许会昏昏沉沉睡着吧，可是连起来拿出瓶子的气力都没有。她那不眠的头脑中，归去后急待自己裁断的那件麻烦事——从昨日起留待解决的问题，化作种种疑念和忧虑，旋即产生，纠缠在一起，旋即又消逝了。那信上写的确实是事实吗？如是事实怎样处置才好呢？悦子不感到发生了什么突然变故吗？她把奥畑来信的事说给雪子听了没有呢？……

20

悦子只是回来的当天休息了，第二天就开始上学了。这两、三天间，随着时间推移，幸子感到疲劳都渐渐出来了，白天不

是让人按摩就是睡觉。无聊时她独自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眺望着庭院的景色，消遣着时日。

这个庭院象是反映了女主人与秋天相比更喜爱春天的花木的趣味，如今仅仅在假石山的荫处开着一树瘦弱的芙蓉花，另外靠舒尔茨家界墙处，依偎着一丛白胡枝子花。此外，再也没有特别惹眼的景致了。夏天的景色可不同，冒着酷热，那楝树和青桐伸展着枝桠，树叶蓊蓊郁郁地繁衍着，草地宛如一片展开的浓绿色的毛毯。这时与她前不久去东京时并无多大变化，不过日射多少减弱了，微弱的然而是凉爽的清风中，荡漾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桂花的丝丝幽香，使人感到在这边秋天毕竟已经悄然而至。阳台上那遮阳的竹帘也应当在近日内拆除了。这两三天中，她虽然还惦着那件事，可还是颇怀深情地欣赏这平素看惯了的自家的庭院。也真是，这只是偶然间去旅行，不过十来天不在家，也许是不习惯，竟觉得出去了一个月似的，那种时隔许久回家的喜悦深深地激动着她。这时，她想起雪子住在这里时，那样地眷恋不舍，那样依依惜别地在院子里流连，伫立的神情。这样看来，不仅是雪子如此。自己也明白了，作为一个道地的关西人，是何等深沉执着地爱恋着关西的风土。虽然这庭院并无值得特别一提的风情，徜徉在这里，哪怕只闻闻洋溢着松树香味儿的空气，看看六甲方向的群峦迭嶂，仰首望望澄净的碧空，就会感到没有任何地方比住在阪神间更心情舒畅、平和，更不必说那人声嘈杂、尘土飞扬、灰白色的东京该是多么令人生厌的都市了。正如雪子常说的那样，东京的风吹在身上都与这里感觉不同。自己不必住在那里，与姐姐和雪子相比真不知是何等幸福！幸子沉浸在这种感想里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她对阿春说：

“阿春，你去游览过的日光也够好玩的了，不过，我说东京那地方一点也不好，还是自己的家乡最好呢。”

妙子说她整个夏天都没制作木偶，想在最近重新做起来，在留守期间也不大出门，在幸子回的第二天就去夙川了。裁剪学院还不知何时开课，山村舞的师傅也一命呜呼了，眼下除了做木偶外也无事可干，考虑到难得有这种机会也想想学学法语。幸子说：“既然那样，就请玛达姆·塚本来吧，我也是雪子没学后就停了。不过，小妹你一学我也跟着来。”妙子笑着说：“我还刚入门，一起学不合适。另外法国人的学费也要得太贵。”

妙子不在家时，板仓来过一次，说是太太回了，来问候一下。在阳台上和幸子说了二三十分钟话，后来又绕到厨房里听阿春说了一通游览日光的见闻就回去了。

实际上，幸子一方面是等待自己恢复疲劳，另一方面在窥测好的时机，就这样过了几天。奇妙的是，从东京卷回的那些疑云迷雾竟象是渐次消褪淡薄了。那天早晨在滨屋的寝室里打开信时的惊诧，从那以来持续地紧紧地纠缠在心中的忧虑，睡在火车卧铺上也象梦魇一样使自己苦恼了一整夜的问题——当时感到是那样急迫，一天也不能耽搁，非常奇怪地，从回到家里迎来了那个明朗的早晨的一瞬间起，渐渐地由紧张开始松弛下来，想来大可不必那样慌张。说到底，若是有关雪子的品行的事，无论谁说些什么，幸子都会从一开始就毫不相信，认定是毫无根据的中伤而痛加驳斥。而妙子以前发生过那么一件事，她与自己和雪子为人处世颇有不同，哎，说露骨点，就是不可完全相信。这也是那封信使幸子颇为狼狈的道理。而回来后，看妙子的脸色坦然，神态也无变化，这时她的这种想法逐渐占了上风：这位妹妹没做那种亏心事吧！甚至对自己当时那

祥心慌意乱都觉得可笑。也许是在东京期间，感染上了悦子的神经衰弱。实际上，住在东京那种使人焦躁不安的环境中，象自己这样的人神经也不能不受刺激。那时的担心着急果然是种病态，那么现在的判断不就是正确的吗？

回来后大约过了一周的某天，幸子抓住了一个向妙子问那件事的机会，正是她心情相当欢愉的时候。

这天妙子从夙川回得较早，走进了二楼自己的寝室，把刚从工作间带回的一个木偶放在桌上。这是一个身穿细碎石首鱼图案和服，足蹬庭院用的木屐蹲在石灯下的老年女人木偶。题名叫《虫声》，使人感到那女人正在静听那虫鸣，这是她早就构思好了的苦心之作。

"啊，做得可真好呀！"正在这当儿，幸子说着走了进来。

"真好吗？这个。"

"好呀！真的。这是近来少有的杰作呢……不是青年女子，做一个老太婆，构思可巧呢，那种寂寞凄凉的感觉自然流露出来了。"她又加了几句评论，一下子又打断了话头说："小妹！我跟你说，我这次在东京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谁来的？"妙子还是端详着木偶若无其事地问道。

"启少爷！"

"嗯。"妙子说着向姐姐转过脸来。

"在这里，"幸子说着从怀中拿出那还是由西式信封套着的信。"这信中说了些什么，你该知道吧？"

"大概知道——不就是板仓的事吗？"

"是的，你先看看吧！"

妙子每逢这种场合，脸色不变，从容不迫，镇定自如，使人难以窥探她的底蕴。幸子只见她平静地把三张信笺展开在桌

上，连眉毛也没扬一下，慢悠悠地一张一张从正面到反面都看完了。

“岂有此理！把这回事写信告诉给二姐！这一阵子可吓得你够呛！”

“我真象是听到了晴天霹雳，大吃一惊呢！”

“这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和别人说。”

“他自己在信中提出来，请不要和小妹说，但是我想与其和谁去商量，还不如直接和你谈，所以才急着来问你。难道那事是真的吗？”

“启哥自己水性杨花，所以才那样去怀疑别人。”

“那么，你是怎样看板仓的呢？”

“那样的人，不该当作问题呢！不过，和启哥说的那种意思不同，我感激板仓。把救命恩人想得那么坏，良心上也过不去。”

“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想也准是这样的。”

据妙子说，奥畑对她和板仓产生怀疑，信上写是“从闹水灾以来”，但是实际上在这以前就似乎有了，不过一直回避着她，而对板仓却不时说些讥讽的话。直到以后妙子才明白了其中的原故。最初板仓还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被允许自由出入芦屋，而奥畑则没有得到许可，无意中伤了他的心而妒忌，才象小孩子一样发泄一下忿懑，因此也不怎么在意。但是从闹水灾以后，突然说得越来越难听了，而且甚至对妙子也全盘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奥畑对妙子说：“这件事只对你说，不要让板仓知道，希望你别理那家伙。”妙子想，非常要面子的奥畑，大概不会和板仓去讲，所以妙子也避免和板仓直接谈及此事，而板仓也没有对妙子讲自己受责难的情况。而妙子为这事和奥畑吵了、

一通，即使他打来电话也躲着不去接，故意不给他见面的机会，只是在最近觉得奥畑的烦恼太过分了，而可怜起他来，才象这信上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月三日，时隔多日与他见了一面（平常她与奥畑会面，象是在她来往工作间途中的一个约会的场所。奥畑信中也写了在夙川见面的话，但到底在何处，他没详细说。幸子问她时，她说是在那一带的松林里一边散步，讲讲话然后分手）。当时奥畑举出了各种证据，拿出这封信上那些事来责难妙子，并要求她与板仓绝交。妙子说和救命恩人绝交从道义上讲不过去，而约定今后尽量不与他见面，让板仓少到芦屋来，完全断绝工作上的来往(指委托他照宣传照片)，等等。为了履行这些约定，归根到底必须向板仓说明理由。当妙子要和奥畑商量这事时，刚一说就被他堵住了口，才明白这也同在被禁之列。就这样，从约定以后即是这个月三日以来，自己一次也没会过板仓，板仓也没来看过自己，只是二姐回后，板仓说是突然不来问候也会使人诧异，前几天来问了个安，不过也是特意选妙子不在家时来的。

然而，妙子是这样固然好了，板仓又是怎样看待妙子的呢？即使奥畑猜疑妙子是无谓的，怀疑板仓也并非毫无道理。据奥畑说，妙子对板仓用不着感恩。为什么呢？板仓的英雄行为从最初就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样一个狡猾之徒，如果不希冀有巨大的报酬，决不会去冒那么大的危险。板仓说那天早晨他很早就作好了准备，在那一带转悠。那么，他的行动全是有计划的。对这样一个怀着无自知之明的野心和奢望的男子，有什么理由值得感谢呢？首先，他想抢夺旧主人的恋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奥畑虽这么说，但板仓极力否认。他说，启少爷这是莫大的误解。我帮助小姐，正因为她是启少爷的恋人。我

没有忘记旧主人的恩情，才不顾命地尽忠效力。而这样对待我太令人受不了。这点常识我还有，明白小姐是否会下嫁到自己这样的门第来。”那么，妙子又是如何判断他们两人的说法呢？她说：“讲实在的，我并非没有朦胧地察觉到板仓的真实心情。板仓生性伶俐，不会做那种形诸于色的事。他冒生命危险去救我，大概不是单纯地报答旧主人的恩情和出于忠义。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点暂且不说，也许与其说是向启哥还不如说是向我尽忠。即使是这样也无任何妨碍，只要他不越轨，我们也就大可不必追究。象他那种人缘极好的人，能够为我所用，尽可能去利用好了，对方以能替我效劳为荣，让他那样去想得了。我的这番心思正合板仓心意。而启哥气量狭小，妒火中烧，我也讨厌那些无聊的误解，所以虽不和板仓绝交但还是说定了尽量不与他往来。因此现在启哥的疑虑也已烟消云散，心安理得了。恐怕他至今还在后悔向二姐写了这封信呢！

“板仓那样的人，要怎么爱我让他去爱不就得了吗？真有意思呢，这位启少爷！”

“小妹你这样表明了心迹，就什么事儿也没了。不过，启少爷那样做是不对的！”

近来，妙子在幸子面前更毫无顾忌了。她从腰带间掏出白鳖甲烟盒，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这是一种时下价格很高的舶来品，带金嘴儿的。她把其特长的肉厚的嘴唇撮得圆圆的，依次吐出一串烟圈儿，暂时陷入了思索之中。

“那么，出国的事……”她侧脸对着幸子说，“二姐，不知你为我考虑过没有？”

“嗯，那事也考虑过，不过……”

“在东京，你没说这事吗？”

“和姐姐东聊西聊时，都快说到嘴边儿来了，但是因为钱的问题难办，我想不把话说得好好的，一定不成，所以这次什么也没说，搁下来了，还得请你贞之助哥哥去说。”

“哥哥他怎么说呢？”

“他说只要你意志坚决，有作为，他去转告也行，不过听说欧洲不是开始打仗了吗？担心着呢！”

“打起来了吗？”

“究竟怎样还不清楚，不过，他说还是看看形势再说，你看行吗？”

“既然这样也行，不过，玉置女士可决定在最近启程呢！她对我说了，要去的话带我一起去。”

实际上，幸子也在琢磨，这样一来，且不说板仓，最好使妙子也疏远奥畑一个时期，所以让她出国也还是个办法。但是欧洲上空阴云密布，情况日益紧急，光看报纸也可明瞭。让妹妹只身去那里旅行她也于心不安，本家也决不会同意，所以她踌躇不定，但若有玉置女士同行，那还有重新考虑的余地。

妙子说：“玉置女士也不准备去很久。她已有多年没去巴黎，正在想如有机会，再去研究一下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而这次因遭受水灾重建校舍，正好利用这段时期出国。大体半年左右就回国。她说：‘照说妙子小姐要留在巴黎修业一两年，但是一个人嫌寂寞，也可以和我一起回来，哪怕只去半年也好，我去运动运动，不管怎样得给你弄个文凭、称号。现在说定，明年正月出发，七、八月间就回来，时间不长，大概也不会发生战争吧？真要打起来了也就听天由命。即使那样，两人在一起也胆壮些。幸好在英国和德国，我都认识些朋友，一旦有紧急情况，找个避难场所也不为难。’她既然这样对我说了，又不容易再有

这样的好机会，所以哪怕感到有点危险也愿意跟她去。”

“这次因为有板仓的事儿，启哥也会赞成我出国的。”妙子这样说。

“我也赞成。不过，你贞之助哥哥会说什么呢？你去和他谈谈吧。”

“一定会赞成。我还要请他去说服本家呢。”

“到正月才走，不是那么急的事嘛！”

“还是早点讲妥为好。你下次什么时候去东京呢？”

“年内还会去一两次吧。哎，你得学法语呢。”幸子说。

21

舒尔茨夫人定于这个月十五日，带着罗捷玛丽和弗里茨乘“柯立芝总统号”船去马尼拉。悦子在东京停留的时间比预期延长了，罗捷玛丽每天可把留在家中的妙子和女用人难坏了，一个劲儿地问悦子还没回吗？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呢？而悦子回神户后，她每天急不可待地等着悦子从学校回来。在剩下的几天里，一天不拉地两人泡在一起玩儿。每天悦子把书包往客厅一扔，就跑到那铁丝网下。

“鲁米！快来！”悦子夹杂着个别的德语呼唤着。接着，罗捷玛丽出现了，她跳过墙来到这边院子里，光着脚在草地上跳绳。有时，弗里茨和幸子、妙子等人也参加进来。悦子用德文数着：

“一、二、三、四……”一直可以数到三十。或者用德语说。“快！快！”“还不行！”在其他场合也常使用德语词汇。有一

天，在交界处的草木茂密处，罗捷玛丽用日语说："悦子，祝你精神愉快！"

"再见！"悦子用德语回答，"到了汉堡一定得写信来！"

"也请你写信给我们呀！"

"好，我写，一定写，一定！请向佩塔尔问好！"

"悦子……"

"鲁米！弗里茨……"

这呼喊声响成一片，突然又听到罗捷玛丽和弗里茨合唱《德意志冲破禁锢》。幸子走到阳台上，只见那位小姑娘和她年幼的弟弟已爬到青桐树干上，站在大树杈上直挥手巾，悦子在树下回答着，象是在演示开船的情景。

"嘿！"幸子也急速地向青桐树下走去，"鲁米！弗里茨……"她一边叫着，一边以站在码头上的心情，挥舞着手帕。

"悦子的妈妈，再见！"

"再见！祝你们旅途愉快！鲁米，以后一定到日本来！"

"悦子的妈妈，悦子，请到汉堡来！"

"好！我们去哟！以后悦子长大了一定去！祝鲁米身体健康！"幸子正这么说着，突然想起在和孩子们做游戏，只觉得一阵脸红耳热。

舒尔茨夫人对孩子们教养很严，哪怕是罗捷玛丽到悦子家来玩，到一定时间，她准在墙根那边叫唤"鲁米——"而在这十天内，象是体贴这对年幼的伙伴惜别的心思，予以特别开恩，不象往日那么严厉，直到日落时分，她们还在家中玩闹着。象往日一样，她们在客厅里把裸体木偶摆成一列，给它们穿各种衣裳。临到最后，把"玲玲"也抱来，把它当木偶，也给套上衣裳。有时两人轮流着弹钢琴。

“悦子，请再来一次！”罗捷玛丽经常这样说，这就是“请再弹一支曲子”的意思。

因为丈夫走得匆忙，行装的整理，家产家具的处理，一切遗留事务都得由舒尔茨夫人承当，她每天忙得脚不点地似的。幸子在自家二楼上也可以看得见她那忙劲儿。自从这家德国人搬来，幸子并没有特意去窥视过他家。但是早晚站在二楼走廊上俯看庭院时，自然要把眼光移到他家厨房里，夫人和阿妈的举动以及厨房的摆设，全看得一清二楚：无论什么时候，厨房里的器物都拾掇得整整齐齐，简直令人惊奇。以炊事用火炉和案板为中心，周围是铝汤锅和煎锅，从大至小依次排列，都必定放在一定的位置上，每一只锅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象武器一样铮铮闪光。而且，洗濯、扫除、烧洗澡水、准备炊事，都依照刻板的时刻表，准时不误。幸子家也好，其他邻家也好，看他们做家务活就不必要看时钟了。阿妈是两位年轻的日本女子。为阿妈的事，还曾经和幸子家掀起过一场小小的风波。那是以前雇的那两位阿妈的事。依幸子看来，她们不惜身子地勤快，确实是忠厚老实的女人。不过她们老早就有不满。她们说：“我们太太自已领着干，似乎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作调排，做活计，一件活儿没完马上又赶你去做下一件。比在日本人家里，我们的工钱也多些，也教了我们各种家务活儿。但是成天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大家都佩服我们太太是一位了不起的主妇，但是这样使唤我们身子受不了。”有一天早晨，幸子家的粗使女工阿秋打扫了自己住宅周围后，顺便把舒尔茨家墙外也给扫了，这本是她家阿妈们每日必做的活路。阿秋想平常总是有劳她们帮这边扫，不过是出于礼貌也为她们偶尔扫扫。但正巧被舒尔茨夫人看见了，自己的女用人的活儿却被别人家的女工干了，还

成什么规矩，就严厉地斥责阿妈们。她们也不服气。她们说：“也不是我们存心偷懒赖阿秋做，不过是阿秋的一番好意，而且也只有今天一个早晨的事，再怎么说也没让她扫过第二次。”言语不通也是原因，夫人没有轻易地宽恕她们。她们说：“那么，就请辞退我们吧！”夫人说：“可以，你们请走吧！”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幸子从阿秋那里听说了这事，马上过来劝解。但这时阿妈这一方反而强硬起来了。她们说：“不。谢谢您了！这不关您家阿秋的事。请您什么也甭说了。实际上，不只是今天这事儿，我们拚死拚活地干活，可我们太太一点也不领情。她的口头禅就是‘你们脑子笨’，那也的确是的，我们当然比不上太太脑瓜子那么灵，但你到哪儿去找我们这样忠实、会干活儿的人去？将来雇别人试试看，就会有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位太太自己服理了，哪怕说一句‘是我不对’，那就罢了。不然，我们就趁此机会告辞了。”而夫人也终于没有挽留她们，因此两个人同时辞去了。不久就来了现在这两位。但是毕竟象前面那两位的愤慨之辞所说的，论头脑机灵，工作效率，她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到后来夫人也曾向幸子流露过，说把她们辞退了是个错误。夫人的主妇作风于此可见一斑。但话虽如此，她也并不是一味地规矩严肃的人，也有她感情深厚、和蔼可亲的一面。闹水灾那阵，当她听说附近的派出所逃来了两三个满身泥水的灾民，就派人火速送去了一些衬衫和裤子等衣物，还热心地劝阿妈们，有单衣也请送给他们一两件；她不但担心着丈夫和孩子们，还惦记着悦子，焦急得脸色苍白，泪珠滚滚；傍晚时当知道丈夫他们平安归来时，发出疯狂一样的欢呼声跑出去。至今，幸子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透过楝树叶看见的那光景，夫人喜不自禁地忘我地紧紧拥抱着丈夫。真是的，那样热烈的爱情不令人感动吗？

一般而言，德国的妇女纵说是伟大，也不会全是舒尔茨夫人这样，象她这样的人毕竟是非常难得的。有这样的邻人真是自己的福份，而这种交际又未免太短促了。大体上，西洋人的家庭都不大愿意与近邻的日本人相处。但这一家却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圆滑。刚搬来时，他们挨家致礼并分送精美的金字塔形西洋点心，从那以后就很融洽了。不仅是孩子们合群玩儿，要是大人们更加密切地往来，能教一些菜肴和点心的制法就好了。幸子想来不觉有点惋惜。

因为夫人是这么个人，除了幸子们外，不少邻人都对她依依不舍。在来往他家的商人中，也有人很是高兴，他们以特别便宜的价格分买了夫人的什么缝纫机呀、电冰箱呀什么的。不必要的家具尽量廉价让给朋友和经常来往的人们，无人要的东西全都送往家具店，仅仅留着一个装郊游用餐具的篮子。她笑着说："这个家已经什么也没了。我们直到上船就拿这个篮子里的刀叉吃饭。"

邻人们听说夫人回德国后，要布置一间纪念用的日本间，打算在房里装饰日本的土产品，纷纷送来书画、古董。幸子也赠送了一段从祖父时代就有的，表面有轮形文章刺绣的帛。罗捷玛丽送给悦子自己平素喜欢的木偶和木偶的育婴车，悦子就回赠了那次跳舞拍下的彩色照片，以及当时穿的那件有花笠花样的桃红色绫子皱绸长袖和服。

终于，明天就要上船了。前一晚，罗捷玛丽特地得到许可睡在悦子房里，这一晚两人喧闹得简直无以复加。为了罗捷玛丽，悦子把自己的床空着，决定借用雪子的草垫子，而两个人怎么也不睡，贞之助被她们的叫喊声和在走廊上来回奔跑的"吧哒、吧哒"声弄得一会也没睡着。

“闹得够厉害呀！”他一边嘟噜着一边把被子从头盖下来。渐渐地，闹得更激烈了，最终，他蓦地一下抬起头来，打开枕头边台灯的开关，

“哟，已经半夜两点钟了呢！”

“啊，已经那样晚了吗？”幸子大吃一惊似地问。

“太闹过火了可不行吧？舒尔茨太太会发火的。”

“只有今晚这一晚，还不至于怎样吧？太太今天晚上会宽容的。”正说到这儿，突然听见悦子的喊声：

“妖怪……”接着脚步声向他们寝室从远至近过来。“爸爸！”悦子在拉门外面高喊：“爸爸！‘妖怪’用德语怎么说呀？”

“‘妖怪’在德语中怎么说，我记起了再告诉你……”

“哥休佩恩斯特鲁！”

贞之助无意中大声喊出来，他还是不知多少年前学过德语，现在居然还记得这个单词，真是不可思议。

“‘妖怪’在德语中叫‘哥休佩恩斯特鲁’。”

“哥休佩恩斯特鲁。”悦子又念了一遍。

“鲁米，我是哥休佩恩斯特鲁……”

“啊！我也是哥休佩恩斯特鲁。”

“妖怪！”

“哥休佩恩斯特鲁。”

她俩齐声喊叫着在整个二楼上来回奔跑，终于跑到贞之助夫妇寝室前了，罗捷玛丽首先闯了进来。一看时，两人都用被单从头罩着装作妖怪。随后，一边叫着“妖怪”、“哥休佩恩斯特鲁”，一边哈哈大笑着，绕着床走了两三圈又跑到走廊上去了。以后渐渐地，直到三时左右才进入寝室，正象预想的那样，她俩因兴奋过度一直没有睡着。罗捷玛丽是留恋这里吧？今后要

跟妈妈回去了，她因此而发脾气。贞之助夫妇俩轮流起来抚慰她。直到快天亮时才使她们入睡。

开船的那天，悦子由母亲和妙子带着，捧了花束去码头。因为是晚上七点多开船，前来送行的孩子较少，罗捷玛丽的朋友，德国籍的只有一个叫茵格的少女——悦子过去也屡屡出席舒尔茨家的茶会，背地里叫她“莱豆莱豆”的一个女孩子——除此之外，日本人只有悦子来了。舒尔茨家一行在白天就上船了。悦子她们很早就吃罢晚饭出来，在阪神线的三宫站坐上出租汽车，当驶过税关前面时，忽然看见了装饰有彩灯的“柯立芝总统号”正如同不夜城一样耸立在码头上。她们立刻寻问到舒尔茨夫人的房间里。房内的墙壁，天花板，窗帘，床铺，不是乳白色便是绿色，床被成堆的花束给埋了，更是令人注目。夫人喊来罗捷玛丽，吩咐她陪着悦子小姐到船上各处看看。于是罗捷玛丽作向导领她到处走走。因为再有十四、五分钟就要开船，悦子也心绪不宁，只是感觉这条船漂亮、豪华，再就是爬上爬下登了好几处楼梯罢了。悦子返回房间时，只见夫人和母亲正在流泪道别。一会儿，她们被讯号锣声驱赶下了船。

“唉，多漂亮呀！真象一座移动的百货大楼！”在秋天海岸的夜风中穿着白罩衫缩着肩的妙子赞美道。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以看见在彩灯的辉映中舒尔茨夫人她们的身姿，慢慢地，越来越小。最后，连谁是谁也分辨不清了，还听见罗捷玛丽在叫“悦子——”那执着的尖细的呼唤声，从黑暗的大海上不时飘来。

22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于马尼拉

亲爱的蒔冈女士：

日本这个月正当台风最多的时节，我在这里一心一意地惦记着您的安全。在过去几个月内，您度过了许多灾难，衷心祝愿您今后再也不遇上那些险事。在公路和芦屋附近的那一堆堆的岩石和砂土已经完全清除了吧？而且交通也恢复正常，人们在愉快地生活了吧？我们家住的那幢屋又有了佃户，您又有了一位好邻居了吧？我时常怀念我们家那个可爱的庭院，还有那条闲静的小街，我的孩子们常在街上骑自行车来回玩儿。真的，他们在那里总是很愉快地生活着。而且在贵府上度过了多少美妙有趣的时光啊！在这里，我再一次对于您给我孩子们的亲切照顾表示感谢。他们也经常念叨着您一家，其中特别眷恋着您和悦子小姐。佩塔尔从船上寄来了一封信。他说令妹和悦子小姐陪他们在东京游览，度过了很快乐的时刻。为他们做了一件极好的事，他深表谢意。前几天我收到电报，他们已经平安到达汉堡，现在寄寓在我妹妹处，妹妹已有三个小孩，佩塔尔就成了她的第四个孩子。

我们在当地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家庭。这里有八个孩子，而我就象笼中的一只母鸡。孩子们时时互相吵闹，而大多数时候还是友爱地在一起游戏。罗捷玛丽

年龄最大，也最懂事。每天下午，我们骑上自行车去美丽的街道上游玩，在那里吃冰淇淋。

在此祝您和大家健康！请向您丈夫、令妹以及可爱的悦子小姐问好！如果欧洲恢复了和平，请您来德国到我家做客。现在欧洲到处剑拔弩张。不过，无论如何老百姓是不喜欢战争的。归根到底，战争会打不起来吧！我确信希特勒会处理好捷克问题。

再次祝愿您身体健康。请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无限敬爱。

希露达·舒尔茨

敬上

与此信同时，谨向您寄赠一条菲律宾刺绣的桌布。

舒尔茨夫人这封英文书信，幸子是十月十日左右收到的。补记所述的那件刺绣的桌布迟两三天才寄到，那是一块极精致的手工刺绣的桌布。幸子原想几天内就回信，但是即使写了请谁翻译呢？丈夫嫌麻烦，而一时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终至一再拖延。有天傍晚，幸子在芦屋川的河堤上散步时，遇见了一位曾经由舒尔茨夫人介绍过的日本人的德国人太太赫宁古夫人，突然想起这件事而和她商量。她说："这太容易了，我虽然写不好，但我的女儿会德语和英语，您叫我女儿翻译就得了。"赫宁古夫人就这样应承了。而幸子对遥远的外国写信这事总不太有心思，又暂时搁下来了，渐渐地到了某一天，连悦子也催促起来而非写不可了，才写了给赫宁古夫人送去。

过不几天，从纽约给悦子寄来一个小包裹。打开看时，才知是佩塔尔约定的途经美国时买来送给她的皮靴。但不知何故，

那靴子是按当时描的脚的尺寸买的，现在却小了，悦子穿不进去。这是一双上等漆皮靴，很漂亮，适合出门穿用。悦子不死心，穿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把脚塞进去，穿固然穿得，但是紧绷绷地受不了。

“真可惜！再大一些就好了。”

“佩塔尔也许是在哪里弄错了，是不是把尺寸量紧了？”

“也许是悦子的脚长大了。小孩的鞋非买大一点不可，要注意了这点就好了。要是和他妈妈一起去买的话，就会留心这个的。”

“真遗憾啦！”

“算了，你都试过好几遍了。”幸子看见悦子又紧绷着那靴子要穿时，不禁笑着制止她，而对这特意赠送的礼物，悦子也不知该怎样答礼，到头来连感谢信也没写一封。

这段时间，妙子收到各方面的木偶订货数量甚多。据她说一直忙到出国前才能全部完成，所以一天也不休息地泡在工作室里。另外，经玉置女士介绍，妙子向一位曾在巴黎居住六年之久的西洋画画家别所猪之助氏的夫人学习法语会话（每周三次，每月学费只有十元，特别便宜）。所以她白天几乎从不在家。悦子从学校回后，每每走到铁丝网边透过那网孔，依恋地望着那人去楼空的舒尔茨家的庭院，现在徒然杂草繁生，偶尔听见唧唧的虫鸣。迄今为止，悦子因为太爱和近邻的小朋友交往，而与同学游玩的机会也不多，关系也日渐疏远，到现在似乎寂寞难耐，慢慢也打算找新朋友。但匆促间也找不到合脾味的伙伴。她经常念叨着，不知道最近隔壁会不会搬来一个鲁米那样的孩子？但这栋房屋是建筑了租借给外国人住的，不想佃给日本人，而现在全世界动乱的征兆已经出现，很多西洋人都

以与舒尔茨同样的理由，纷纷撤离东亚，所以眼下那座房子也不会有人来住。幸子也百无聊赖，每天或者写写字，或者教阿春学弹钢琴打发日子。她在写给雪子的一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不光是悦子觉得寂寞无聊。不知何故，我也对秋天有了感触。我从来喜好春天的一切，而毕竟也是因为年龄增大了吧，今年竟开始感觉到，秋天的这种哀愁也自有它一番情趣……"

说到底，从今年春天雪子的"会面"以来，六月舞会，接着是那大水灾，妙子遇险，师傅逝世，舒尔茨一家归国，东京之行，关东大风暴，奥畑来信卷起阴云……至今为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到最近一切归于沉寂，因此，使她感到象是被什么啪地一下打开了个大洞，顿时觉得百无聊赖了。

幸子不得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论家庭内外，都和两位妹妹密切连系在一起。所幸的是她的家庭中，夫妇之间融洽和美，悦子虽说多少是个劳神的小姑娘，但终究只她一个孩子，本来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波折，亲子三人过着平静的日子。而迄今不断给她带来的各种变化，都是起因于两位妹妹。但纵使如此，也决不意味着她厌烦她们。相反，幸子很喜爱她们，由于她俩使家庭色彩丰富，气氛活跃。为什么呢？她继承亡父那种爱热闹尚浮华的秉性最多，特别不喜欢家中冷清寂寞，只愿意总是年轻热闹地生活下去。妹妹们嫌恶本家，多半的日子住在二姐家，虽然当着姐夫姐姐的面，她决没有劝诱她们这样做，但在心底里还是欢迎的。本家的孩子那样多，与其让她们在那里生活，自然感到还不如留在自己身边，这里房子既宽些而人口也少些。还有就是，尽管贞之助对本家有顾虑，但是他了解妻子的性情，也就爽快地收留了两位妻妹。年来月往，她和两位妹妹之间的关系，竟有一些用普通姐妹间的观念难以

衡量之处。她自己都屡屡感到惊讶，与贞之助和悦子相比，她为雪子和妙子操心的时间竟要多得多。老实说，这两位妹妹对于她来说，不仅是比悦子毫不逊色的可爱的女儿，而且也可说是无二的密友。而现在却落得孤单一人。因为从最初，她就没有真正意味的朋友。她除了形式上的交际以外，没有几个志趣相投的太太来往。她也许会对此感到奇怪，但仔细想来，还是因为有两位妹妹而无此必要。这样，时至今日，如同失掉罗捷玛丽的悦子一样，顿时她也感觉寂寥不堪了。

贞之助很快就察觉到了妻子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十月底，他看着报载的戏曲栏说道：

“喂，下个月第六代来大阪演出呢。”接着又说：“五号去看戏好吗？这次听说会演《镜狮子》，说不定小妹也会去看的。”而到了十一月上旬，妙子说她特别忙，自己改日再去看。于是那一天夫妇俩带着悦子去了。幸子九月份在东京没有看上戏的不满应当填补了，连让悦子看看菊五郎的表演的愿望也实现了。但是那一夜，当《镜狮子》演完后的幕间，她走到走廊上时，却突然地掉下泪来，悦子虽没有留意，却让贞之助瞧见了。尽管妻子遇事多愁善感，他还是觉得奇怪。

“你怎么了？”他被吸引着悄悄地走到她面前问道。这时又见她泪珠儿簌簌直落。

“你，忘记了吗？……那是三月份的今天的事呀。要不然的话，这个月正好十个月了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拂着眼泪，眼睫毛也被泪浸成一绺绺的。

23

玉置女士订于正月出发。过了十一月上旬后，妙子忐忑不安了，她委婉地问幸子："贞之助兄什么时候去东京？"贞之助大概每两个月赴京一次处理公务，但是不凑巧已经去过了而暂且又没有机会。看过《镜狮子》后几天，说是过两三天贞之助又去东京。

在临去的前一天下午，贞之助因其他的事情从事务所打电话给幸子，幸子顺便问起了这件事。贞之助说，究竟怎么说好，有必要仔细考虑。并要幸子把在工作间的妙子立刻叫回来商量。

妙子想去法国深造成出人头地的裁剪师的愿望中还有一个隐衷：将来和奥畑结婚后，似乎有要靠自己赡养奥畑的一天。因此，首先就得承认这个前提即和奥畑结婚。这样一来，事情很麻烦。现在说起这事也不太适合，而作为转达者的贞之助，也不愿意担负如此重大的使命。而在妙子看来，眼下只要能出国就行，也不愿意纠缠上其他事。那么，现在避而不谈婚事岂不更好？该怎样说呢？自己过去的恋爱问题甚至被报纸宣扬过，虽然不应自暴自弃、但总觉得不能嫁一个好主儿，所以想作个职业妇人安身立命。话虽如此，如有好对象还是可以出嫁，有门职业，多少是个有利条件。出国弄回一纸文凭，也许可使那些认为她是不良少女的人改变看法，恢复名誉，因此务必请求他们允许，至于出国动用了费用，今后即算结婚也不再要嫁妆了——这一切主要是幸子的主意，而妙子也无异议。妙子决

定请求贞之助照二姐想好的去交涉。

然而，当晚幸子向丈夫托付这番使命时，还加说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她想让妙子尽可能地避开板仓和奥畑，妙子自己也有别的理由热切希望出国。但板仓的事不管对丈夫还是对别人都不曾说过，所以只就奥畑的事再嘱托丈夫一番。

总之，最近奥畑为了与妙子的婚事求得谅解曾到芦屋来过一两次。幸子与他会见时，虽然他表面上似乎态度诚实，而实际上丧失了往日的纯朴。贞之助也作了大量调查，发现他经常出没于花街柳巷，茶楼酒馆，不象一个前途有望的青年。现在妙子想学习裁剪技术，这是件好事，不如索性成全她的愿望让她出国。妙子已有二十八岁，决不会象当年那样鲁莽行事了。因为一度有过错失，暂时把她安置在那个青年不能涉足的地方也安全些。幸子想，关于钱的问题反正是妙子自身所出，本家照说不会心痛吝啬。但是凡事畏畏葸葸的本家，对一个女子出国这件大事似乎不会轻易答允。所以就要贞之助带点恫吓性质地说，万一又私奔了可不得了。

贞之助为此事特地在东京多停了一天。第三天下午，选在两点左右去涩谷，他想姐姐要比姐夫好讲话些。姐姐大致听完后说:“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我没什么可说的，待听了辰雄的意见后再写信答复幸子。如果小妹很急，就尽量早点回信。”而且还说：“妹妹们的事每次都要你们操心，真是抱歉。”既然这样回答了，当然不能立即得到答复，贞之助也不过是把姐姐这些话带回来了。幸子知道，尽管那样说了，性子慢的姐姐，再加上姐夫决定个事也要折腾很久，预计不会很快有答复。然而，过了十多天还是音讯毫无。终于，又到了十一月下旬。幸子对贞之助说:“你再催催看。”而他却推托道:“我已经做了个开头，

以后的事我不管了。”不得已，幸子自己写了封信去询问：“小妹的事到底怎么办？要去的话正月就得出发了。”但是，仍然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幸子对妙子说：“既然这样，请你自己去趟东京，那样还快些。”妙子也决定了两三天内动身，而到了十一月三十日，终于收到了如下这封信：

自那以后久不通信，你们一切都好吗？据询问贞之助，悦子的神经衰弱情况好转，我已放心。今年又近岁末了，我即将在东京迎来第二个新年。而一想到那令人恐惧的寒冬也渐渐逼近，不觉毛骨悚然。据麻布的姐姐说，要三年才能适应得了东京的严寒，姐姐移住东京三年时间内，也是经常感冒。照此看来，还是住在芦屋那样的土地上的幸子是幸福的。

关于小妹的事情，上次承蒙贞之助在百忙中特意前来申说，实在感谢不尽。一如往常，在妹妹们的事情上使你们操心不少，真是过意不去。实在应该更早回信，而照例每天为了照料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连安静地坐下来拿笔的工夫都没有，所以拖迟了。还有要申述的是，虽然你们一番美意，而哥哥的意见正与你们相反，不由得也难于动笔，以至一拖再拖，请你好好原谅。

你哥哥反对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小妹不必老是对那起新闻事件抱有自悲感。那事已经过去八、九年了，早已一笔勾消。假如因此而不愿出嫁或者想当个职业妇女，那就是小妹过于抱偏见了。作为亲人这样说有点可笑，但是无论说容貌、教养、才能，我都保证小

妹能找上一个好婆家。因此衷心地希望小妹摒弃那种偏见。

另一方面，现在说要取保存在这里的钱也为难。不是特别在小妹的名义下有笔款子。也不是没有备下用于小妹举行结婚仪式的钱，但这并非不问用途如何一经请求便可支付的。你哥哥绝对不赞成小妹成为一名职业妇女。他希望最理想的是，将来小妹找上一门好亲事，正式结婚成为贤妻良母。业余爱好还是做做木偶，裁剪一类就不必去侍弄了。

另外关于启少爷的事，现在还不到必须表明赞成与否的时候，就暂且不置一辞。不过，小妹已是完全独立的成年人，我们也无须象过去那样多口多舌。承蒙幸子你们为我们监护她，我想在日常交际方面无妨宽容一些。此外，要时时提防她当职业妇女的想法。

贞之助一番美意而来，实在对不起他。请你好好向小妹解释。我一想到小妹由于这种错觉而迟迟未婚，就更为雪子婚事焦虑。我们真想尽快把雪子终身大事定下来，但是今年终于也以毫无结果告终了！

总觉得还有很多要写，但就此搁笔吧。请向贞之助、悦子、小妹大家问好。

鹤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你怎样看呢？”幸子在和妙子谈话前，当天晚上先让贞之助看了信。

“关于钱的问题，小妹所想的和本家所说的象是有些出入

呢。”

“可不是吗？真是个问题！”

“你究竟是怎样听说的呢？”

“这一来，我也弄不明白谁说的对。但是无论如何我听说过，哥哥保管了父亲的钱的事儿……这事儿不对小妹说，暂时摆下来，好吗？”

“不行。这样一件大事，要使她不产生误会，得尽快告诉她才行。”

“启少爷的事情，你是怎样说的？近来他变坏了的事，你好好儿地替我说了没有？”

“说了，我把我们所知道的大致都说了，但是我看她似乎不太愿意谈及奥畑，就没有讲得那样深入。我讲了现在还是尽量不使他们来往好。不过，我没说我们不赞成他们结婚。如果她问到的话我打算再讲，而她一讲到这事时就避开了……”

“姐姐信上写‘关于启少爷的事，暂时不置一辞’，但据我看，姐姐他们想小妹和启少爷结婚呢！”

“可不是吗？我也是那样看的。”

“早知道是这样，先从结婚问题谈起，不就好了吗？”

“谁知道会怎样呢？就算这样说了，他们又会说，如果结婚那就更没必要出国了。”

“正是！”

“反正，象这样一件麻烦事，应当由小妹自己直接去交涉。我就此告免了。”贞之助说。

历来，妙子比雪子更对本家有恶感，要向她原原本本转告姐夫夫妇的意见，幸子一开始颇为踌躇，但是丈夫主张不要隐瞒，所以第二天还是把那封信给她看了。结果正如所料。妙子

说："我早已不是小孩了，关于自己的前途，用不着听姐夫他们的指示，自己比谁都了解自己的事情。难道当职业妇女是那样不光彩吗？姐夫他们还拘守着那些什么门第呀，排场呀，一家一户出一位女裁剪师，就认为很不名誉，这些不都是落后于时代的遭人嗤笑的偏见吗？我要理直气壮地去宣布自己的信念，驳倒他们的错谬想法。"说到钱的问题时更加激愤，她说："这都是给姐夫传话的姐姐不好，"至今为止她即使攻击姐夫也从不非难姐姐，但是这次却把锋芒指向了姐姐，"的确，也许没有一笔名义上归我所有的钱，但有笔将来必须给我而现在保存在姐夫那儿的钱。从富永姑母那里也听说过，姐姐不也曾经说过吗？现在，他们说这些暧昧话也不足怪，本家一个劲地添孩子，生活也拮据，姐夫不知不觉变吝啬了。但是连姐姐也支吾其辞，真是岂有此理！好吧，既然本家这么说我也醒悟了，一定要把那笔钱要回来给他们看看！"她流着泪扬言道。幸子为了劝慰她只差没弄出一身汗。她说："也许是贞之助说话笨拙，所以不要指望一次就说成。你说的事我们虽然都理解，但是也请你考虑我们的处境，你还是直接去和他们谈谈。但说话要平和，如果你气势汹汹地对待本家，就使我们为难了，他们不会认为我们偏袒、支持你这样做吗？"就这样好歹讲尽了，而妙子也不过是一时发泄那极忿懑的感情，似乎不象有真正实行的勇气。过两、三天，那种激动也渐渐平息了，又成了平常那个沉着、稳重的妙子。就这样，这件事断然没再说起了。虽然放心了些，幸子还是惦记着。到了十二月中旬，某天下午，妙子突然很早回家了：

"我已经没学法语了。"

"是吗？"幸子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也不会出国了。”

“是吗？……哎，小妹好不容易动了这念头，但是本家既然那样说了，还是不去的好。”

“本家怎样说的与我无关。只是玉置老师决定不去了。”

“啊！为什么呢？”

“新年过后裁剪学院就开学，她没时间出国了。”

玉置女士打算出国，其理由之一是野寄的裁剪学院必须整修。而以后调查其被害状况时，才发现原来的房屋都已不能使用，有必要重建。可是，正当人手和资材不足的时期，这是一项在经济上时间上都不容易完成的工程。正盘算着，可巧找到了一栋价格特别便宜的待售的洋房，位于阪急线的六甲站附近，依照原样不须很多费用便可利用来作学院，于是决定买下来。而等买进手后，便立刻想重新开办裁剪学院。这是原因之一。另外，玉置的丈夫毕竟担心欧洲会发生战乱而劝告她不要出国。据说丈夫的意见，是从某一位刚从欧洲回国的武官那儿听说的。照他说，自去年九月底的慕尼黑会议以来，表面上局势平稳，但是德国与英、法两国决没有达到真正的谅解。英国的战备还没完成，不过是一时为了麻痹德国而与它妥协。德国也察觉了英国的意图而将计就计，所以不久战争必然会爆发。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女士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因为她不去了，妙子也无计可施，只得作罢。不过，无论本家怎样说，她决不放弃当裁剪师的愿望。她想过新年后裁剪学院一开学，就去入学。她更加痛切地感到，从这次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有必要及早地完全断绝本家的津贴早日自立。光从这一点着想，也急需学习掌握一门技术。

“小妹你这样做倒好，但是我们没让你停止学裁剪，对本家

可不好交待呀！”

“就说我没让你知道就得了。”

“那样行吗？”

“你就说看来还在做木偶，似乎没学裁剪。”

“发现了可麻烦呢！”

幸子从妙子不断地急着要自立，以及哪怕翻脸也要把存放在本家的钱取回这些事中，感觉她潜伏有危险的思想。而且她还感觉到，不多久自己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去。这一天，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说：“麻烦啊！”

24

妙子想具备职业妇女的实力和资格，究竟其真实理由何在呢？如象她本人所说，现在还希望和奥畑结婚，岂非有自相矛盾之处？据她说，因为要和启少爷这样毫无出息的人结婚，准备在万一时自己来养活丈夫。但是以奥畑那样什么也不缺的少老板身份而吃不上饭，真是要到万一的时候。以这样软弱的理由去学习裁剪、出国，总觉得太不自然。不如说是她指望早日与所爱的男人建立新家庭。早熟的、老谋深算的妙子，可以认为她是把结婚放在先于一切的地位考虑并准备好了的。尽管如此，仍有令人难以理会之处。幸子从什么时候起就感觉到，妙子真心厌恶奥畑，想体面地解除婚约。而且，出国只是她的第一步棋，作职业妇女是她和奥畑分手后的处世的手段。这样想来，这层层疑云又再次浓厚起来了。

关于板仓的疑虑也没有真正消释。从那以后，板仓再没来

过，也不见他们有电话、书信来往。但是无奈妙子一天大部份时间都在外面，也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设置了个幽会场所。此外，板仓从不露面，反而使人觉得反常，也使人猜疑是否暗地里在交往？幸子的这种疑虑还极为朦胧，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疑虑也日渐加深、增多了，甚至觉得无论如何定然如此了。从幸子看来，妙子的外表——她的品格、表情、身体动作、语言等——从今年春天以来，渐渐地持续地在变化，这也是她怀疑的理由之一。原来四姐妹中，只有妙子一人举止最为文明、规矩，说得好一点，是具有近代教养的。而近来，却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经常有一些有失身份的粗鲁的言语动作：让人看见皮肉也毫不在乎，哪怕是有女佣们在场，也解开带子敞着衣吹电扇，洗完澡后一派大杂院的女店主打扮；坐在塌塌米上就横倒着，更严重时甚至把两条腿叉开；也不遵守长幼顺序，吃喝东西，出入门口，常抢在姐姐们前面，还经常占着上座。在来客或者外出时，常使幸子为她惴惴不安。今年四月在南禅寺的瓢亭，她也是最先抢在雪子之前坐下来，饭菜端出来时，她比谁都先动筷子。事后幸子向雪子小声说过，她再也不和小妹一起下饭馆了。夏天那次去北野剧场看戏，在食堂里喝茶，雪子沏好了茶一一分送给大家，妙子袖手旁观，也不帮忙，自顾自地喝着。这些不礼貌的举止，以前多少有一些，但是近来愈演愈烈，特别刺眼。

前几天有一晚，幸子无意中走过厨房前的走廊时，看见那里的拉窗半开着，而从烧洗澡水的房通往洗澡间的小门又打开五、六寸，从这隙间时隐时现地可以看得见浸在水中的妙子的肩上的部分。

“喂，阿春，你把洗澡间给关上！”她命令道。阿春正要去

关时，

“不行！不行！不能关！”妙子在澡盆中大叫：

“啊，这张门也开着吗？”

“是的。我要听收音机，特意打开的。”听这一说，才知道客厅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新录制的音乐节目，她把从客厅到洗澡间的所有拉窗、门都稍许打开一些，一边泡在水里一边听音乐。

其次，那是今年八月的某一天，小槌屋绸缎店的小主人拿着定做的衣服来了，幸子在食堂里准备下午的茶点，暂时由妙子陪着他在客厅里聊天，而在食堂里却听到了他俩的谈话：

“姑娘你太胖了，穿上这件单裤，会把裤子绽破的。”小槌屋说道。

“裤子倒不会绽破。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跟在屁股后面追呢。”妙子说。

“是的吗？”小槌屋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幸子听着十分厌恶。她很早就注意到了妙子的谈吐渐渐粗俗、低劣，但没想到竟成了这样的口吻。平素的小槌屋在太太，小姐这些主顾面前并不是这种腔调。不由使人想象，不如说是妙子有疏漏而使对方变得轻佻了。恐怕在幸子不知道的场合，妙子和谁都是这样庸俗地讲话吧！说到底，妙子制作木偶，练习舞蹈，学习裁剪，从事多方面的社会活动，自然比姐姐们要多接触社会各阶层，也只有她最了解下情。因为年龄最小却最为通晓世事，妙子多少有点自负，动不动把幸子和雪子当小姑娘看待。至今为止，幸子都只把这些视作可爱而宽容地一笑置之。而这样一来，幸子也感到不能置之不理了。她不象姐姐那样净是旧家闺范的气质，也不打算被旧式思想羁绊。但尽管如此，对有这种口吻的妹妹还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妙子的这

种倾向正暗示着，有个什么人在背地里向她施加特定的影响。想到这里，就清楚地看出，板仓的那种诙谐的口气，观察问题的方法，甚至他的言语动作上的粗俗劲儿，都和妙子有一脉相通之处。

从另一方面考虑，在四姐妹中只有妙子成了这么个变种，也自有其特殊的原因，要责怪她本人也不尽合理。四人中只她年龄最小，没有充分享受亡父全盛时代的恩惠。在妙子上小学时，她们的母亲又亡故了，渐渐地，关于母亲其人的面影只有个朦胧的记忆。父亲是个讲排场好奢华的人，对女儿们也似乎要提供一切的奢侈品，但是妙子究竟得到过什么恩泽呢？可说没有一件足以铭刻在心终生不忘的东西。仅仅大几岁的雪子还保存着各种关于父亲的回忆，经常说起“当时这样东西怎么给我的，那样东西又是怎么给我的”。而妙子过于年幼，即使给了什么东西，她也记不真切了。哪怕继续把舞蹈学下来也好，而在母亲逝世一两年后，连这也中止了。毋宁说她只记得父亲常常训斥她：“妙子这家伙，脸黑黑的，就她最脏！”因为她当时还在念女子学校，胭脂、官粉都不搽，穿的也是些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服装，一准是个有点邋遢的少女。当时，她只盼着早点毕业长大，也象姐姐们那样穿上盛装出去风光，到那时，也会给自己做许多漂亮衣裳吧！而这个愿望还没实现父亲就一命呜呼了。与此同时莳冈家的荣华也寂灭了。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和奥畑那桩“新闻事件”。

据雪子看来，之所以发生那件事，是妙子享受父母的怜爱最少，而双亲去世后和姐夫的关系很僵，在家庭里过的是毫无乐趣的生活的结果。一位多情善感的少女发展到那个地步，不知究竟是谁的责任？总之，是环境的罪过。论在学校的成绩，

小妹与她们相比一点不差，数学成绩不是数她最好吗？

不过，由于那件事在妙子的经历中留下了一种烙印，确实对她另有一种偏见。而且时至今日，本家的姐夫决没把她与雪子同等看待。历来姐夫就视妙子为家中的异教徒。虽说同是关系不和，他对雪子还表示了些亲爱之情，却把她当成一个惹事生非的角色。很久以来，从每月的零花钱到衣裳手饰等，都清楚地显示出这种差别。雪子什么时候出嫁都行，她的箱子里已经装满了嫁奁。但是却没有给妙子添置这么些值钱的东西，她如今所有的一些值钱的物品大多是自己赚钱购置的，否则就是二姐买的。不过，本家说妙子因有其他收入，雪子和她享受一样的待遇反而是不公平的。而妙子也说，她用钱不困难，就当成是她给雪姐的吧。事实上，现在妙子要本家负担的还不足雪子一半。而由于每月有相当的其他收入，她一方面储蓄下来，另一方面则竭力追求最新流行的西装款式，装饰品也极尽奢侈之能事。对于妙子筹划之巧妙，幸子每每钦佩不已，该怎么盘算才添置那么多东西呢？(幸子也曾暗中怀疑，她那些项链、戒指，是不是从奥畑金银制品店的货架上拿出来的)。四姐妹中唯有妙子最深切地体会到金钱的来之不易，因为她切肤之痛地忍受过家庭没落时期的悲惨状况。而在父亲全盛时期成长的幸子却视金钱为草芥。

幸子想，早晚这位变种的妹妹又会要惹起什么风波来，自己被卷进去了可吃不消。如果可能，把她引渡给本家无疑是上策。但她本人不会同意且不必说，可想而知，现在本家也不会把她领回去。他们害怕妙子留在那里，所以从不说要让妙子到他们身边来监护她。这是因为姐夫颇讲面子，过去他不愿意到妹妹们的分家来。现在虽然不是那样了，但又牵扯上个经济问

题。在本家眼中妙子现已半独立了，每月只要稍许津贴就行了。幸子也察觉到此事，也不免为妙子感到可怜。虽然明知她是惹麻烦的角儿，现在也不能抛弃妙子。左思右想，还是感到有必要和她本人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把近来的疑问细细盘问一番。

新年来临，“松内”也过去了。妙子故意没告诉幸子，又上裁剪学院去了。幸子看她那样子也知道了个大概。有天早晨，妙子正要出门时，幸子问道：

“玉置先生的学校开学了？”

“嗯。”妙子一边说着，走到大门边正在穿靴子。

“等一下，小妹，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说着把她喊进客厅，面对面围炉而坐。“学裁剪也是一件事。但是，另外我还有一些事得好好地和你聊一次。今天我把我想到的事毫不客气地讲出来，也希望你对我什么也别隐满，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暖炉的火光照射中，妙子搽了脂粉的双颊光泽动人，她默不作声，屏息静气似地凝视着熊熊燃烧的木柴。

“我先问启少爷的事儿，现在你确实还想和他结婚吗？”

最初，幸子无论问她什么只是默默地沉思着，而当幸子把最近以来的各种疑问，变换着措辞盘问她时，她眼睛里噙了眼泪，潮润起来。突地，她一边拿手巾揩脸，一边哽咽着断言道：

“我被启哥骗了！你不是曾经说过，他象是有很要好的妓女吗？”

“嗯，是的，贞之助在城南的妓院里听来的——”

“那果然是真的！”妙子这么说了后，渐渐回答了幸子提出的各种问题，作了如下一番告白。

当去年五月间，从幸子那里听说这话时，她表面上否定说

那不过是风传而已，而实际上从那时开始她就把它当成一个问题看待了。不过，奥畑到妓院去冶游由来已久，而他本人又说："这也是因为和你结婚没被应允，散散心而已，请你宽容一些。而且我跟女人们混在一起只单纯地喝喝酒，决不会做有污节操的事，请你相信我。"这样，妙子也对此表示了谅解。正如妙子当时所说的，他们家族里哥哥们也好叔叔也好，都是一色的浪子，连说这话的妙子的父亲也喜好冶游。这一点妙子从幼时就曾耳闻目睹。既然如此，启哥大概也没法免俗，只要他能守住贞操，她也不打算去指责他庸俗。但奥畑完全是一派骗人的谎言。这是从偶然的一件小事而渐渐发现的。他除了和宗右卫门町的妓女来往外，还和一个舞女有关系，甚至生了一个孩子。当奥畑知道她发觉了这些事，就把这些丑闻全向她说了并表示歉意。他说，舞女已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来往了，那个孩子实在弄不清到底是谁的，只是由他背着黑锅，而这个所谓的亲子关系现在也完全断绝了。只有宗右卫门町的事，实在要向妙子道歉，并发誓今后要和她断绝关系，等等。看他当时那态度，非常轻狂的举动和毫不脸红地信口撒谎，竟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已经无论如何不值得相信了。舞女母子方面，他拿来了负担赡养费的证书给她看，也许不是谎言。而和那个妓女虽说是断绝了关系却举不出证据。此外还有什么外遇也不得而知。尽管如此，奥畑还表白说，他想和小妹结婚的热忱毫无改变，他奉献给小妹的是爱情，和对那些女人的心情不能相提并论，等等。而妙子当时听了也真感到了一丝慰藉。但老实说，随后又嫌恶起他来了。她感到委屈，姐姐们以及世人知道这些丑闻吗？他们会说她听信这负心汉的花言巧语，到头来不是被欺骗了吗？但要解除婚约一时还难以下决心，不过可以暂时和

他分开，充分地考虑看看。因此，出国一定是妙子想出来的一种手段，而立志学习裁剪，其真实意图是准备有朝一日过独身生活。这正和幸子所察觉的一样。

因此，妙子为与奥畑的婚事陷入了人所不知的烦恼之中。正在此时，发生了那次水灾事件。直到那之前，她认为板仓只是一个忠实的下仆而已。而从那以后，对他的看法剧烈改变了。当她说到这事时说："二姐和雪姐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有强烈好奇心的女子，这是因为你们自己没有实际遭遇那种危难，照说连万一被救的希望都渺茫而竟至获救的感激之情，你们不曾体验过。启哥说板仓的坏话，说他那天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如何如何，但即使是那样也很了不起。反正板仓置身那样的危险中，豁出性命在救我，而说风凉话的启哥当时在做什么呢？不是没有去拚命，没有表示哪怕一点点诚挚的爱情吗？"从那时以来，妙子从心底里泯灭了对奥畑的最后一点感情。幸子也知道，那一天奥畑直到阪神电车通车以后才到芦屋来，说是担心妙子而去探听情况，结果走到公路的田中时，却因为遇上了一点点洪水就没有渡过去，在那里转悠了一会后，走到板仓家听见妙子的消息后，不就从那里迳直回大阪去了吗？听说那天傍晚到板仓家时，他头戴巴拿马帽，身穿潇洒的藏青色西装，手执榉木手杖，还拎一部"康太斯"照相机，在这种时刻这么一副派头，不是想来看看这场热闹完了没有的打扮吗？连田中那点点水都没蹚过去，也许就是不愿弄湿那条裤缝笔挺的裤子吧？把奥畑与为了救她而弄得满身泥水的贞之助、板仓甚至庄吉相比，不是有天壤之别吗？她了解奥畑喜欢打扮，不想为她弄得一身脏乎乎的。在这点上，他连普通的人情都没有。如果奥畑真心为她平安得救而喜悦，理所当然要折回芦屋见她一面再回去。而

听说他只托个口信说是以后再来就飘然而去了。幸子也预计他会在回去途中顺道来一下，而在一心等待着他。而奥畑大概想只要妙子确实平安，他情分上就过得去了。话虽如此，在那样的时刻就可以真正地判断出人的真实价值。妙子说，奥畑的挥霍浪费，水性杨花，不求上进，只要是这类事情，无论怎样都是因缘注定，她都打算容忍，而竟至不愿意为了未来的妻子弄脏一条裤子，如此的薄倖寡情确实使她彻底失望了。

25

直到现在，妙子的两颊上始终泪流不断，时不时还擤一下鼻涕，但是还是比较镇静，有条不紊地、详细地诉说着。而到此后说及板仓时，渐渐地寡言少语了，费了幸子不少唇舌，妙子总是尽量不置可否，支支吾吾，幸子不得不靠自己的想象来填补出她话中的许多空白。因此，以下的话掺杂了幸子的补缀和解释——

在妙子眼中，在很多方面，板仓与奥畑恰成鲜明的对照，而她对板仓的感情以非常快的速度热烈起来了。即使是嗤笑过本家的妙子，毕竟还是有家世、门第观念，也考虑过和板仓结合自己的作法未免荒唐，也不是没起过要自制的念头。但是反抗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的愿望却更加强烈地发生作用。不过，无论在什么场合她都不失冷静，即使要和板仓恋爱，她也没有因此而盲目、莽撞。特别是有了奥畑的那次教训。这一次，她连细枝末节也想了，利害得失也算了，经过相当周到的考虑，她认定和板仓结婚无论如何能使自己幸福。幸子对板仓和妙子

的关系作了种种臆测，但怎么也没想到妙子决心要和他结婚。所以当幸子听到她的表白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而妙子说，她十分了解板仓，他是学徒出身，没受过正规教育，是冈山的一位小农的儿子，具有美洲移民共有的缺点粗野等等。她把这些得失利弊通盘比较后，而下定了这个决心。据她说，他与奥畑那样的纨袴子弟相比，人品上要高出许多等。不管怎样，他有无比强韧的肉体，有在万一发生危难时赴汤蹈火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有养活自己和妹妹的技能，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个依靠遗产和要兄长养活过着奢侈生活的人大相径庭。他赤手空拳飞到美国那举目无亲的国度，没有任何人的津贴、资助，靠自己苦学力行掌握了一门技术，而且在需要相当头脑的艺术摄影领域里，他的技术脱颖而出。固然，他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显示出他具有一般人的理智和感觉，至少依自己判定，与那位有关大毕业证书的奥畑相比，他还有学问些。妙子也不是一点也不为家世、遗产、有文凭的教育状况等所诱惑。但这都是些无价值的东西，看看奥畑就很清楚了。与其要那些玩艺儿，还不如实行功利主义。能成为自己丈夫的人，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具有职业，技能，从内心热爱自己，有愿为自己献出生命的热情，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就行，其余的一概不问。然而，板仓不仅具备这些条件，还有一大优点是，在乡下有兄长三人，他不必承担照料父母兄弟的责任（现在同住的妹妹，是叫来在家务和营业上作个帮手，一旦出嫁就走了），总之，板仓是真正的独身一人，无牵无挂，可以充分地尽情地爱她。因此，对于妙子来说，与其做某一位有显赫门第、百万资财的资本家夫人，还不如在这里怡然自得其乐。

感觉敏锐的板仓，相当早以前就“心有灵犀一点通”，领悟

了妙子的心思，在言语动作上露骨地表现出来。不过，妙子清楚地表白自己的心迹，并没有很久。确实是在去年九月上旬幸子去东京期间，由于被奥畑发觉了，一时间两人的来往稍有节制了，他们作了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当时是妙子首先坦白自己的情愫，由于奥畑的干涉反而使他们更加接近。当板仓听她说不单纯是恋爱还提出要结婚时，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一副慌了神的样子。这是他故意高超地装腔作势，否则，就是连他也没有预计到会有这种事情。当时板仓说："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请让我考虑两三天。"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是过于难得地好，也不是怎样地坏，为了你今后不致后悔，还是请你深思熟虑。如果那样做，我再也不能出入奥畑家自不必说，恐怕你也会被本家和分家抛弃，两人都会受到来自社会的一切误解和迫害。我倒是有斗争的勇气，你能忍受得了吗？另外，也许会说我准是使用手腕花言巧语诳得莳冈家小姐，攀了一门好亲事。世人这样说不打紧，启少爷是那样看我可就为难了。"接着，他的语调变了。他说："不过启少爷的误解到底也不能澄清，随他怎么去想也无法了。究其实，奥畑家族肯定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照料我的只是去世的老太爷、现在的老爷（启三郎之兄）以及老太太（启三郎之母），启少爷不过是旧主人的儿子罢了，并没有直接受恩于他。另外，依这样想来，我和你结婚，启少爷会感到愤慨，而老太太和老爷也许还会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直到现在他们多半还不赞成小妹和启少爷的婚事。启少爷虽没那样说过，但据我看一定是这样的。"就这样，虽然他一再踌躇，最终还是答应了妙子。

两人当下商量定了，他们定情的事目前对谁都必须绝对保

密，先决问题是妙子要解除和奥畑的婚约，而此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地和他分手，如果可能，最上策莫过于让奥畑自发地死了这份心思。那么，妙子一定得出国。他们结婚还在两三年后的将来，不过这也有好处。到那时也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经济上的压迫，从现在起就必须作好准备。准备之一就是妙子要使裁剪技术更加精湛。等等计划都准备付诸实行。而不多久，突然又陷入困境。因为本家反对和玉置女士改变计划，妙子出国的打算顿成泡影。妙子的心思是，奥畑纠缠不放，原因之一是要在板仓面前赌口气。而妙子自己呆在日本，要和他断绝关系决不那么轻而易举。一旦去巴黎后，给他寄上一封信就此拉倒，一个时期不见面，最终奥畑也会松口的。现在出国的事吹了，恐怕奥畑会曲解为这也是为板仓的缘故不出国了而越发缠住她。另外，假如远在国外，和板仓一年半载不见面还可忍受，而近在咫尺之间，一方面是奥畑歪缠着，而和板仓却不能见上一面，那简直度日如年。最近不能出国，也无计可施，但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也别想瞒过奥畑和世人的眼睛，倒不如横下一条心准备和各方面去闹摩擦，早早结婚得了。他们渐渐产生了这个想法。只是在眼下，无论妙子还是板仓，都没有在经济上作好充分准备。另外，他们自己无论怎样的社会制裁也能忍受，担心的是雪子横遭连累而更使婚事坎坷，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等到雪子结婚以后。只是为此而在踌躇。

“那么……你除了和板仓有那种口头约定以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吗？”

“嗯。”

“一定是那样的吗？”

“是的。……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有了。”

“既然是这样，履行这个约定的事，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

“啊，小妹，……你要那么做，我可没脸去见本家和社会上的人了……”幸子突然觉得眼前打开了一个陷阱，现在，妙子反而镇定自如，幸子却被她激怒了大声叫道。

26

以后的两三天，每天早晨当丈夫和悦子出门后，幸子就喊妙子进来探询她的态度，而妙子心如磐石，毫无动摇的迹象。幸子说：“和奥畑断绝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赞成，到一定时候，可以请贞之助兄去和本家说明；为了今后启少爷不再纠缠，干脆把话挑明也行；关于学习裁剪一事，现在还难以公然表示赞同，我们就开只眼闭只眼，谅也无妨；至于将来要做名职业妇女，我们也认为毫无妨害；存放在本家的那笔钱，现在就取出来还为难，以后如有正当用途，在适当时候，我们可以出面去关说一番而转交到你手上；只有和板仓结婚一事，我还是劝你打消这个想法。”妙子的口吻是：“我们愿意哪怕立刻就结婚，只是为了雪姐还等待一个时期。”言下之意是，这已是最大的让步，而且希望雪姐早早结婚。幸子又说：“身分和阶级且当别论，对板仓这个人我实在不敢信用。他从一个学徒当上了照相馆老板，也许和启少爷那样的公子哥儿不同，但是正因为如此，这样说也许不好，我总觉得他很诡谲、狡猾。你虽然说过他有头脑，但他在与我们交谈时，喜欢谈些无聊的内容还洋洋自得，令人感到他头脑非常简单低级，趣味和教养也糟糕透顶。这样看来，

他那点照相技术，只要有从事职业的能力和稍微精明一点就可以掌握。今天的小妹对那个男人的缺点是视而不见了。但是再仔细认真地考虑一下难道没有必要吗？据我看，和生活水平完全不同的人结成的婚姻不可能持久。象你这样知书识理的人，怎么愿意要那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丈夫呢？我奇怪得不得了。找上这么一位对象，你很快就会厌恶、后悔。我希望你和他一刀两断。和这样一位吵嚷嚷的人打一会儿交道还觉着有趣，但是在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怎么也忍受不了。"幸子这样的话也说了。

而妙子说："他从少年时代就出外谋生，后来又当了移民，接触社会面很广泛，多少有些变圆滑了，但那是境遇使然，而在他身上还保存了淳朴、忠实的品德。他决不是那样狡猾刻薄的人。他确实有为了些无聊的事洋洋自得的毛病，因此也使人感到讨厌。但不也可从中看出他单纯，有孩子气吗？说他教养不足呀，文化程度低呀，或许是那样的。但这些都已经了解，我并不介意。没有高尚的趣味，不是明白事理的人也不打紧，吵嚷嚷的粗野之人也无妨。相反，比自己低下的人还容易对付些，不用操心。而且板仓对能娶上我感到非常光彩。不仅是他本人，他在田中的家里的妹妹，乡下的亲戚、哥哥们都说：'那样的大家闺秀能够下嫁到我家来，我们也扬眉吐气了。'喜欢得直流眼泪。我到田中的家里去时，板仓对她妹妹说：'象你们这种人站在这里向小姐敬礼的资格都没有，照往昔的规矩，你要退到次间里去侍候。'由他们兄妹诚恳地款待了我一番。"等等。最终，她竟津津乐道地说起他们恋爱的经过来了。当幸子听她说到"让我娶了莳冈家的小姐"时，光听那腔调就宛如看见了板仓那踌躇满志的神态。虽然他们说过目前要保守秘密，这不是

已经把这件事宣扬到他家乡去了吗？幸子一想到这里，更加不愉快了。

不过，妙子说了因为以前的那次新闻事件使雪子遭受了连累，这一次在雪子姐姐的婚事完结以前决不轻举妄动。所以并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在急迫地逼近。这使幸子多少感到安慰。她也担心，眼下如果要强力压制，反而还会激发妙子。反正雪子的婚事少说还要半年才订下来。她盘算着在这之前，耐心劝说妙子，做些工作，引导她慢慢地改变初衷。时至今天，除了暂且依着妙子的意志，尽量不去拂逆她也别无他法。只是这样一来，眼见得雪子的处境更加可怜了。从雪子内心来看，她会觉得妙子是为等待自己而耽搁了婚期，一定不愿领受妙子的恩惠。何以这样说呢？原来雪子认定自己的迟迟未嫁，也有其他原因，不过是被那次新闻事件溅上了点飞沫而已，丝毫没道理认为妙子欠了她的情分。无论怎样，她决不为婚事焦躁，受了小妹的牵连也没有任何怨尤，自己的命运也不会为那件毫不足道的事件所左右。因此，她也许会说："小妹你不必顾及我，先结婚得了。"这样一说，妙子也会认为不必为她歉疚了，就说那件新闻事件，当时雪子已经定婚了吗？如果是马上就要定婚，即使妙子年轻几岁，也确实不愿意采取那种非常手段。总之，这对姐妹因为关系融洽决不至于发生争吵，而冷静观察的话，雪子和妙子之间潜在有相当险恶的利害关系。

幸子从去年九月接到奥畑那封使她大吃一惊的信以来，从没向谁泄漏过妙子与板仓的事。而到现在，她感到把这些东西一古脑儿压在自己胸中是过于沉重了。直到今天，她总以理解、同情妙子自任，支援她制作木偶，替她租佃松涛公寓，默许她与奥畑来往，无论有什么事总在本家面前调停，千方百计袒护

她。而现在妙子竟是一副恩将仇报的架式。她对妙子的做法不禁有些忿懑。可是另一方面，她也知道正因为自己处在中间斡旋，事情才没有更加恶化，否则也许又闹出轰动社会的乱子来了。不过，这只是自己的看法，社会上和姐夫他们不会这样看吧。最使幸子恐慌的是，遇上雪子又提起一桩婚事时，信用调查所等单位来调查这方面的身世，就会把妙子的行为，彻底暴露于世。老实说，幸子对妙子的行为例如她怎样在奥畑和板仓之间周旋也知之不详，看来是不会怎样地美妙，不难想象一般人也会产生误解。本来，在莳冈家方面谁都清楚了解雪子是纯洁无瑕的，外人说起她，也没有使人调查起来感到为难的弱点。只是妙子这位变种妹妹，容易惹人注意，调查者对这位疑问重重的妙子比对雪子本人还多费些功夫。因此关于妙子的事情，亲戚们不太了解而为她辩护。而出人意外，社会上却象颇为知情。幸子想起，不管她怎样四处拜托雪子的婚事，但从去年春上以来，没有任何人前来说媒。或许是妙子的不中听的名声广为流传，直到现在还在克着她。若是这样，她为了雪子也不能袖手旁观。还有，那些流言蜚语在暗处嘀嘀咕咕倒还罢了，如果七拐八弯传到本家耳朵里去了，要责备她一个人的话可够受的。贞之助和雪子知道这件事后也会责怪她为什么不向他们讲明？而要使妙子回心转意，光靠自己的力量也嫌不足，倒不如和贞之助、雪子三个人轮番劝谕，似乎会有效些。

“啊，……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呢？”贞之助问幸子。这是正月二十日过后的某天傍晚，贞之助正在书斋里翻看着新来的杂志，幸子象是有什么心事似的走进来坐在一旁，他感到诧异抬起头来。不用多久，幸子就把这事大略说完了。

“定情那事，是在去年我去东京期间发生的。当时，我、悦

子、连阿春也不在家里，似乎每天板仓都到家里来了……”

“那么，我不是也有责任吗？”

“倒不能那样说，不过，你一点也没发觉吗？”

“我真是一点也没发觉。……不过，在闹洪水前，他们就象是很投机了呢！”

“话虽那样讲，只是那个人和谁都是那么个劲儿。只是和小妹又非同一般了。”

“这一说，就是那样了，不过……”

“闹水灾时他是怎么个样子呢？”

“当时他确实尽善尽美，没有象他那样诚恳、脑瓜子灵的男子了。我真心实意地钦佩他，小妹也深深地喜欢上他了。”

“尽管那样，难道小妹对他的低级的志趣不了解吗？真是不可思议呢！我说到这一点时，小妹郑重其事地辩解倒还罢了，可是她竟诡辩起来，把这也说成是他的长处，真是胡说八道！……别看小妹那样子，说什么也是位大小姐，因为得了人家的好处，就被人好好地给牵着鼻子了。”

“不对！小妹是深思熟虑过的。照她说的，即使那人有一点低级趣味，只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可以信赖就行了，功利主义嘛！”

“她自己也说，她实行功利主义……”

“那么，这不就是她的一种信念吗？”

“你说什么呀？难道你也认为可以和那男人结婚吗？”

“不是那个意思。不过，与其和奥畑倒不如和板仓结婚要好些。”

“我反对！”

夫妇俩说到这里，竟产生了分歧。幸子还是受了贞之助的

影响而厌恶奥畑的，至今仍对他确无好感。不过，和板仓比较，觉得奥畑有点可怜。他也许是个公子哥儿出身的浪荡子，毫无出息也是实，一看便知他是个轻薄的、使人印象很差的青年。但是，他自幼就和妙子厮混熟了，是船场的旧家子弟，属于同一阶层，好歹也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他与妙子正式结婚，以后不论有怎样的麻烦事，眼下社会舆论不会很坏。而妙子和板仓自由结婚，很明显会招致社会的嘲笑。因此，要使妙子和奥畑分手，决不希望她嫁给奥畑；而为了防止她和板仓之间发生丑闻，毋宁选择奥畑。这是幸子的意见。而贞之助比他的观点要进步。他说，除了家世这一条外，奥畑没有任何地方胜过板仓。作为结婚的条件，小妹说得对，只要有爱情、健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具备这三个条件比什么都重要，经过考察板仓只要合乎这三条，什么家世、教养都不必拘泥。不过，贞之助对板仓也不那么称心，只是说与奥畑相比而宁可取板仓，所以他明知本家不会许可，也不打算进而去本家斡旋此事。他认为小妹这个人，无论从性格还是从过去的经历来说，都不象是一个按通常的途径结婚的人，只要找到了她喜欢的对象就会自由结婚。而且另一方面，小妹这样做也比普通结婚要有利些，因为小妹自己了解对方了才那样剖白心迹的，所以，他们大可不必干涉。假如是雪子，却不可把她抛到社会的激流中去，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照料她，尽可能按照常规为她寻找美满姻缘。否则，又会在血统呀、财产等问题上遇到麻烦。小妹可不同，你放手不管她也能独立处理好这些问题。贞之助的态度是彻底消极的。幸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也只是这样回答。他说："这只是对你说说，且不说不要把我的意见说给本家知道，也不要对妙子讲，我在这个问题上要做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为什么呢？”幸子责问他。

“妙子这个人性格复杂，我实在还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他吞吞吐吐地说。

“真是的……我尽力袒护妙子，哪怕自己被误解也在所不惜，可是，却被她给卖了……”

“哎，虽然那样说，不过，她的性格有特色，有意思呢……”

“那样的话，早点和我讲明就行了，可她还要花言巧语地骗人，现在想起来我还有气呢……我可有气呢……”

幸子哭泣时一副淘气孩子的模样，贞之助看着她因为受了委屈而汨汨流泪的通红的脸，不觉亲切地想起遥远的昔日，当妻子和姐妹们争吵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吧？

27

妙子即使被人认为妨害了别人也毫不在乎，为所欲为。与之相反，雪子却全然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时，幸子常常思念从那以来在东京寂寞地打发着时日的雪子。去年九月，在东京车站分别时，姐姐又恳切地把雪子的婚事拜托给了她；今年正当雪子的厄年，无论如何要在去年了结此事的指望也落空了；原来说哪怕在立春前办妥也好，而一星期后眼看就要立春了；而且，万一真象自己推量的，因为妙子不名誉的风声妨害了雪子的婚姻，自己也有一半的责任。当幸子想到这些时，愈加感到对不起雪子。幸子想，大概只有雪子最能理解自己对如今的妙子的不满。尽管她很早就萌起了想法，要把雪子召来向她倾吐苦衷，但是顾虑到向她摊明妙子的新的恋爱事件，会

影响她的心理，终于缓下来了。但尽管这样，她也考虑到，老把这事隐瞒下去，万一被雪子知道了也难为情。还有就是，原来还打算要贞之助出出主意，可他却是那样一些论调，剩下能与之推心置腹交谈的只有雪子。因此，幸子还是想千方百计找个借口把她叫来。正在这时碰上个好机会，为故世的舞师傅祈福的舞会，定于来月下旬在大阪三越的八楼大厅举行。

为山村舞

师傅祈福　　山村流舞会

时间：昭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下午一时开始）

地点：高丽桥三越八楼大厅

节目：手炉（奉演节目）、菜市、黑发、擂钵、八岛、江户土产、铁轮、雪、大芋头、蛎鹬、八茶、集体茶舞、因缘之月、取桶（次序不同）。演出者名单及节目单当日呈发。会费：免费（当日无招待卷者谢绝入场）

申请日期：二月十九日截止，限于会员及家属，希望参加者请用往复明信片提出申请，并以回复后之明信片作为招待卷。

主办：山村舞师门士乡土会

赞助：“大阪”同　人　会

幸子在二月份就急忙把乡土会印刷的这份请帖，给本家的姐姐和雪子寄去了。给姐姐写了封简单的信，大意是：“从那以

来我就期待着不久有机会让雪子来这里一次。但是去年也终于没人来说媒，而今年的立春也过了。因此，这次没有特别的事由，只是我很久没看见雪子了，而雪子想必也怀念我们，所以如果没有妨碍，想让她悠闲地、短暂地在这里住一阵。正好有个山村舞会（随信寄来请帖），小妹要出演，她说一定得请雪子来看看。”而幸子写给雪子的信稍许详细些：“这是以为已故师傅祈福为名目的舞会，考虑到时局往后更难举办这类舞会，趁此机会看上一次也好。只是小妹有其他急迫的事，从那以来练舞也松懈了，一开始她想要推辞，但是眼下再也没有跳舞的机会了，而且想到这是为已故的师傅作佛事，于是承诺下来了。因此从今以后也许再没机会看小妹跳舞了。小妹也没时间准备新节目，只好赶紧练习去年那个《雪》舞凑合，只是再穿原先的那件衣裳不太适合，而去年我在小槌屋染的那件碎花纹衣，她穿上正合身，就决定给她穿；来指导小妹练习的是已故师傅的高徒，在大阪的新町拥有练习场的叫‘作以年’的人；近来小妹每天上新町练习舞蹈，回来后还要我伴奏复习一遍。近来她也去工作间干活，仍然很活跃。我每天为她伴奏，也忙得不亦乐乎，用三弦弹《雪》这支曲子不太纯熟，我现在改用古琴伴奏。为小妹做这些我并不厌烦，不过，近来我为了她操心真不少。在信上暂且不谈，你来后我有很多事说给你听。悦子说去年办舞会时二姨也不在，这次无论怎样也要二姨来看看，等等。”

此后，鹤子、雪子都没有回信，大家都猜测，也许雪子会象上次那样突然而来。纪元节①那天傍晚，妙子正穿着那件衣裙在客厅里练习。

① 旧时日本的四大节之一，2月11日。1950年废除，现改称建国纪念日。

“啊，二姨！”悦子最先听见呼唤“铃铃”的声音，急忙跑出去。

“您请进吧！都在这儿呢。”随后阿春也走去，打开了客厅里的门。

雪子走进来看时，只留下一张长椅子，桌子和扶手围椅全都搬开了，地毯也一层一层迭起放在一边。妙子站在房中，散乱了的岛田髻用根浅粉红色的发带扎着，穿的是信中谈到的那件衣裳——葡萄紫色底子上印着带雪的梅花和椿树的花样，手上拿了把伞。而幸子在房角里，坐在地板上，面前横摆着一张光琳莳绘的古琴①。

“我想难道就开始表演了吗？……”雪子向贞之助稍稍点头致意后说，贞之助上穿两重大岛绸的衣裳，下着针织长裤，正坐在长椅上欣赏着，“……从老远就听到了琴声。”

“我想你怎么不写信来说一声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幸子手指上带着象牙琴爪抚在琴弦上，打量着半年不见的雪子，衣着华丽的羞怯的妹妹脸色苍白，似乎是因乘火车而疲乏了，当她看见眼前这光景时，突然，眼睛睁大了。这一切都被幸子看在眼里。

“二姨，是坐‘燕子’号来的吗？”悦子问道，而雪子没有回答她。

“那头上戴的是假发吗？”她问妙子。

“是的。今天特意戴的。”

“太合适了！小妹。”

“有时我挽髻子要戴，就和小妹一起买了这头假发。”

---

① 元禄年间（1688—1703）尾形光琳创始的一种螺钿漆工美术。

“雪姐喜欢的话，也可以借给你。”

“做新娘时戴吧！”

“胡说！我的脑袋戴着合适吗？”

对于幸子的打趣，雪子心绪很好，满面春风地回答着。她的头颅很小，只是头发丰盈，看上去也不怎样觉得。

“雪子，你来得正是时候呢！”贞之助说，“今天，小妹假发都戴上了，说是要穿上舞衣规规矩矩跳一次。另外，二十一号是星期二，我还不知能不能去，我想今天正式地让她跳给我看看。”

“二十一号我也不能去，太可惜了。”

“真是呀，为什么不订在星期天呢？”

“也许是鉴于目前的局势，不想太张扬了的意思。”

“那么，二姐，”妙子撑开伞，右手笔直地拿着伞柄说，“从刚才那里，请你再弹一遍。”

“别说了，你从头跳起吧。”贞之助说。悦子也接着话茬说：

“是呀，小姨，让二姨看看！”

“再跳一遍，小姨会累得筋疲力尽呢！”

“哎，练习嘛，再从头跳一次。”幸子也劝道，“不过，我坐在地板上冻得受不了。”

“太太，给您拿个怀炉来吧！”阿春说，“把它放在怀里，就不觉得冷了。”

“那么，你去拿来吧。”

“那我也休息一会儿。”妙子把伞放在地板上，提着衣襟，缓缓地走近长椅子，在贞之助旁边坐下说：

“对不起，请给我一支烟。”说着接过一支格鲁伯佐鲁特牌香烟来点燃了。

"我也去洗洗脸来!"雪子也到洗脸间去了。

"雪子说话总是笑嘻嘻的呢!"幸子说,"今晚雪子也来了,小妹也跳了好几遍,你得请客慰劳慰劳吧?"

"要我出酒钱吗?"

"是呀,尽点本分嘛,今晚没估计她会来,一点也没准备。"

"我说,到哪家餐馆去吃一顿吧!"

"你说哪里好呢?小妹!到'与兵'?还是去东洋烤肉店?"

"到哪儿我都没意见,你还是去问雪姐吧。"

"她去东京这么久了,恐怕会想尝尝鲷鱼的新鲜味儿。"

"那么,为雪子带上瓶白葡萄酒去'与兵'吧!"

"好呀,你出酒钱,我必须拼命跳了。"

妙子看见阿春拿怀炉来了,把沾了口红的烟卷放在烟灰缸边上,提起了衣襟。

28

贞之助原说这个月忙于参加某一公司的整顿工作,二十一号不能去看舞会。而在当天上午,他从事务所打电话给幸子说,他只想看小妹的《雪》舞,要她在《雪》舞开始前稍微提前通知他。下午二时半左右,幸子打电话来说,现在来正合适。他正要出门时,来了两位客人,又谈了三十分钟。这时不急忙走的话就会赶不上,阿春又挂电话来催了,贞之助慌慌张张地把客人打发走了。从堺筋今桥的事务所到会场只有几步路远,他帽子也没戴走进了电梯,横穿过电车道向对角的三越跑去。当他走上八楼的会场,妙子已经在台上跳舞了。据幸子说,今日的舞会

的参加者除了乡土会的会员外，是以“大阪”同人会的会员以及该会发行的机关杂志的读者为主，对外不公开，不会有很多人。但近来极少举行这类舞会，似乎很多人拉关系捞到了招待卷，会场几乎都坐满了，在后面站着的观众也有一大拨。贞之助来不及找座位，也站在后面从人群的肩间瞅着舞台，突然他注意到，在离自己两米左右远处，站在观众的最后一排，手拿“莱卡”照相机对着舞台，脸贴着对光镜的一个男子，丝毫不错就是板仓。贞之助大吃一惊，趁着没让对方发现他，逃到远处的角落里，不时暗地里窥视着板仓。板仓的外套领子竖立着，把脸给遮了，很少从照相机后抬起头来，接连不断地在为妙子摄影。他也许是想避人眼目而穿件外套，殊不知那件外套是洛杉矶时代的电影明星喜欢的摩登式样，反倒引人注目了。

妙子去年曾演过《雪》舞，这次并没出什么差错。只是从那以来练习也懈怠了。这次从决定演出后只仓促地练了一个月。另外，迄今为止虽说是乡土会主持的，或在神杉宅邸的日本式客厅里设置舞台，或在芦屋家里西式房间里，而象这样在正式的观众席前的舞台上跳舞，妙子是破天荒第一次，一定会感觉在台上不能舒卷自如，而周围的空间又太大了。妙子也似乎对此早有担心，要求用乐队给她助威，今天特意请了教幸子古琴的师傅菊冈检校的女儿来为她弹三弦。尽管如此，她决没有怯场或慌张。在贞之助看来，她那天赋的镇静丝毫未失，从始至终从容不迫地翩然曼舞，无论如何也不象只练了一个月而初次登上这样盛大的舞台的模样。一般观众看法怎样不得而知，而贞之助感到她跳舞时，有一种旁若无人、无论褒贬也毫不在乎的气派，看来竟有点儿可恨。不过，她今年已是二十九岁了，如果是艺妓的话也可称为老妓了，有那种气派也不足为奇。他

想，在去年的舞会上，平素看上去要年青十岁以上的妙子，那一天却使人感到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样看来，穿上日本的这种德川时代的服装，一般会使女人显老些吧？也许只限于妙子一人，一方面是与平素的那种活泼的西装恰成对照而穿上古典服装的缘故，另一方面她跳舞时显示出来的那种老练的舞台风度也是原因吧。

这段舞蹈终了时，贞之助看见板仓慌慌忙忙挟着照相机急匆匆地向走廊走去，他的背影刚从门对面消失的一刹那，从观众席中急忙忙走出来一位绅士，象是要追赶那位华丽的外套的后影，用身体“咚”地一下撞开门便冲出去了。这是一瞬间的动作，贞之助看得目瞪口呆，随即当他想起这位绅士就是奥畑时，他也立刻跟在后面走到走廊上。

“……你为什么要照小妹的像？……不是说过不要你照了吗？……”

奥畑毕竟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压低了声音问。板仓怒火中烧面有愠色，但是一副任他斥骂的神态，耷拉着头老实地听着。

“把照相机借给我！”奥畑说着就象刑事警察检查来往行人一样在板仓身上上下摸着，解开外套的纽扣，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敏捷地把照相机扯出来了，塞进自己口袋里，旋即又想起什么似地又掏出来了，手指颤抖抖地把镜头部分全部拉出来，尽力把照相机往水泥地上咣当一下砸去，连看也不看后面一眼翻身就走了。这是一刹那间发生的事。等到在场的人们注意到时，奥畑的人影儿也不见了。板仓捧起被摔去老远的照相机，也垂头丧气地跟出去了。尽管那样，板仓始终直立不动地低着头，在旧主人的儿子面前一直不敢抬起头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平素看得比性命还要紧的相机在地上翻滚，而自己引为

骄傲的体力和腕力竟丝毫不起作用。一声不响地苦忍着。

贞之助去后台露了面，和人们打了下招呼，慰劳了妙子后就立即返回事务所去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这天夜深了，悦子和妹妹们进寝室后，贞之助告诉了妻子白天目击的事情。据他看来，板仓或者是自发，或者是应小妹之请，以照《雪》舞的舞台照为目的，看好时间悄悄溜进来的。当他达到目的，而要匆匆离开之际，被一直潜伏在观众席上的奥畑逮着了。奥畑是何时进场的不得而知，他一定是想来寻视一下板仓来了没有，所以很早就发现了板仓。直到舞终，正与贞之助从远处窥测板仓的同时，奥畑也在某一角度监视着板仓。当板仓要退场时，奥畑不失时机地抓到了他。从当场的情况判断，前后的事情象是这样。尽管那样，在旁目睹了这场走廊里演出的小闹剧的贞之助也不清楚，是两人都没有发觉呢？还是虽然发觉了对方而碍于面子装作素不相识呢？幸子说："我实在也想到过启少爷是否会来看舞会，如果在会场上要和他交谈可是个麻烦事。于是问过小妹。小妹说今天的事没对阿启讲，多半他不知道吧？而且，除星期日外，他每天下午须在商店里工作两三小时，不是随时都可出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了，今天的舞会假如登上了报上的演艺栏里，启少爷说不定会读到它而想起小妹将会出演，或许会弄到招待卷来看看，于是时时留意着观众席。但是直到演出《雪》舞前确实没有发现他。特别是雪子，她一多半时间坐在观众席上，假如他来了的话应当发觉，而她什么也没说，照此看来，他是在你前后入场的。否则，启少爷也是早就盘算了，要不让这一方发现而隐蔽着在观看吧？因此，关于板仓来了的事，不清楚小妹是否知道，而我和雪子是毫不知情，更何况那些小闹剧等事越发一无所知。"

幸子又说："幸好后台的人象是谁也不知道，要知道了可真丢人呢！"

"哎，这是因为板仓自卑才没闹大。不过，为了小妹两个男人连什么场合也不顾忌而吵闹起来，也太不体面了。趁这事还没播散到社会上去，总得设法解决了才好。"

"既然你这样说了，就请你多操点儿心吧！"

"操心是操心，不过，不是我出面的时候。雪子知道板仓的事了吗？"

"这次叫雪子来也是想和她谈这事，不过还没有说。"

幸子原来打算在舞会后和雪子讲这件事。过两三天后的某天上午，妙子对幸子说，她想把这次的舞姿照下相来，请再把那件衣借她用一次。说完她把那件衣用纸包好连同假发盒以及那把伞装进汽车里就出去了。之后，正好只有她俩。

"小妹一准是拿了这些东西上板仓家照相去了。"幸子说完这句话后，接着把从去年在东京惊诧地收到奥畑的那封警告信，到最近的舞会上走廊里发生的小闹剧为止的全部经过扼要地说了一遍。

"那么，那部'莱卡'砸坏了喽？"雪子听完了时，首先问起了这事。

"哎，谁知道呢？据贞之助兄讲，那样砸一下至少镜头摔坏了。"

"胶卷也不行了，所以要重照。"

"真的，也许是那样的。"幸子看见雪子至今为止一直平静地听她讲着，"我这次也够呛，我觉得被小妹好好地给卖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有气。说来话长，不光是我，就说雪子，难道象她那样老早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磨人吗？"

"我实在没有，不过……"

“没那种事儿。从那次新闻事情开始，她使我们为了多少难呢？这样说也许会伤你的心，你的婚事不就是受了她的妨碍吗？她有这么些毛病，我还一味护着她，可她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就和板仓那么一个家伙订了婚！”

“你和贞之助兄说过吗？”

“说过了，无论如何憋在我一个人心里我受不了……”

“他怎样说呢？”

他说：‘我也不是没有意见，不过在这件事上只愿做一个局外者。’。

“为什么呢？”

“他说：‘我对小妹的性格不太了解……’总之，他不信任小妹，不愿意介入……不过，这话只在这里讲，贞之助兄的忠实想法是，最好不要管小妹的闲事，照她的想法一个人去闯，她要和板仓结婚也行，她爱怎么干也随她，她一个人会活得很好。他还向着小妹，和我的想法截然不同，和他说也没用。”

“我来和她谈一次吧！”

“你一定得好好儿跟她说说，我想除了你和我轮着劝她改变念头以外，再无别的办法。不过，小妹也说过，要等到雪姐结婚以后……”

“如果有更好的对象，比我先结婚也没关系。”

“板仓也太不相称了。”

“说到底，不是小妹也有一点低级趣味吗？”

“说不定是那样的。”

“要是我，就把板仓当弟弟看待不正合适吗？”

幸子原来预想雪子必定和自己意见相同，而从这位素来谨慎的妹妹清楚的话语里，竟感到她比自己态度还要强硬。关于

与其选择板仓还不如嫁奥畑的这一看法，她也和幸子一致。她说："我要尽可能地去劝妙子和奥畑结婚。"

29

雪子来后，时隔很久芦屋的家又渐渐成了以前那样充满生气的家庭。家中人口少，增加了一位沉默寡言、无论在不在都似乎不大显眼的雪子，照说不会使家中变得热闹。而由此看来，在雪子寂寞冷清的性格中毕竟潜藏着热爱生活的激情。也许是三姐妹聚集在同一屋顶下就使满室春风荡漾，无论其中缺了谁便失去了和谐。从那以来长期空着的原舒尔茨家那座房子也有了佃户。入夜后，那厨房的玻璃窗中透泄出融融的灯光。据说户主是位瑞士人，在名古屋的某一公司担任顾问，经常不在家。家中有一位年青的夫人，一色西洋的打扮，但容貌却象是菲律宾人或中国人。家中雇用了女仆。他们家没有孩子，不象舒尔茨家那样热闹，多数时候寂静得鸦雀无声。而且，隔着一道墙，在那荒凉的颇有点凶宅气味的洋房里即使住了人，也无明显不同。悦子原来巴望邻家再来一位象罗捷玛丽那样的孩子，这下指望落空了。不过，她已在同学中交了几位密友，少女毕竟有少女的特点，在她们中间形成了一个小交际社会，经常互相邀请举行茶会呀、生日庆祝会呀什么的。而妙子还是忙忙碌碌的，原来每隔三天在家吃餐晚饭，现在也不了，成天在外面。贞之助察觉到妙子不愿呆在家里以免幸子和雪子跟她罗嗦。他也颇为担心，这一次妙子和两位姐姐的感情疏远了吗？特别是她和雪子之间产生隔阂了吗？

某天傍晚，贞之助回家后没看见幸子，想去寻她而拉开浴室前的六席间的拉门时，看见雪子正在走廊上伸着腿儿，让妙子为她剪趾甲。

“幸子呢？”

“二姐到桑山家去了。很快就要回来了吧？”妙子说话间，雪子暗中把脚缩到衣襟下又重新坐下来。贞之助一晃间只见妙子正蹲在地上，把那散落的白晃晃的趾甲屑，一一收捡起来放在手掌上，于是他又把门拉上了。虽只一瞬间，却使他对这姐妹间的友好情景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他改变了原来那些想法。即使有意见分歧，姐妹关系仍然融洽、合谐。

三月初的某夜，已经入睡了的贞之助突然感到妻子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在流着，他睁开了眼，暗中还听到妻子在微弱地呜咽着。

“你怎么了？”贞之助问。

“今晚呀……你……到今晚正是一周年呀……”幸子一边说着，一边更响地抽噎着。

“你要把那事儿忘掉！……老说也没用。”

贞之助呆呆地看着妻把汩汩流淌到唇边的泪水又咽了进去。直到睡前还开朗、愉快的妻到半夜突然说起了那件事，使他感到惊奇。的确象她说的，正是去年三月，阵场夫妇介绍雪子与野村见面，也许就是这一两天是那次流产的一周年。尽管自己已经完全没在意了，可妻子还把那悲哀深藏在心中。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总是隔不久又这样发作一通却不免有点奇怪。去年在岚山赏花时，秋天在大阪歌舞伎座看《镜狮子》时，他在渡月桥和在剧场的走廊上，都看见妻子这样突然流下泪来，随即又霍然无事了。而这一次也一如以前，到早晨时，看幸子的

神情似乎根本忘记了昨晚曾经哭泣过。

这个月中，基里连科的妹妹卡塔莉娜，准备乘豪华轮船“夏鲁恩霍鲁斯托号”赴德国。自从前年贞之助一行应邀到她家做客以后，也没说要回请他们一次，一晃就过了两年，只是时时在电车上或什么地方遇见他们，除此以外也没什么来往。不过，还是不断从妙子那儿听到关于那位“老太太”、基里连科兄妹以及渥伦斯基的消息。从那以后，卡塔莉娜那一阵子学习做木偶的热情也似乎消失了，但也不是全部放弃，偶尔她又出现在妙子工作间里，抱来新衣请妙子批评、指导，两三年间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知何时开始，卡塔莉娜搞上了一个德国的叫鲁道夫的“好人儿”，和他交际似乎更有趣，而制作木偶的热情也就从此减退了。鲁道夫是德国某公司设在神户的分公司的青年职员，在元町街头曾由卡塔莉娜介绍妙子认识了他。从那以后，经常遇见他俩散步。这个人一看便知是具有德意志人面貌的美男子，给人感觉朴实、刚健，是个身材修长、魁梧的男子汉。据卡塔莉娜说，这次决心赴德国，是因为和鲁道夫相识以后喜欢上德国了，再则由于鲁道夫的斡旋，他的住在柏林的姐姐答应卡塔莉娜在那里栖身。可是，她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到她和前夫所生的年幼的女儿所在的英国去。她去柏林是出于考虑旅费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旦踏上了欧洲大陆的一角，就要把它作为跳板西渡英国。

“嗯，这样的话，‘烫豆腐①’也坐一条船走吗？”

“烫豆腐”，是妙子开玩笑地称呼鲁道夫的诨号，现在连幸子们也都叫这位从未见面的人做“烫豆腐”。

---

① 烫豆腐：日语音读为“尤多夫”，与“鲁道夫”谐音。

“‘烫豆腐’留在日本呢。卡塔莉娜让‘烫豆腐’给姐姐写了封介绍信，拿着它一个人去德国。”

“那么，她去英国把女儿接来后，又回到柏林，在那里等候‘烫豆腐’归国吧？”

“那……我想多半不会。”

“那么，她和‘烫豆腐’就此分手了吗？”

“是那样吧。”

“也许真是那样的。”在聊起这话儿的那天晚上的餐桌上，贞之助也插嘴说道，“本来他们就不是恋爱而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他们这些人，独身住在日本，互相之间有那么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妙子辩护似地说。

“那么，哪一天开船呢？”

“后天中午。”

“你后天有时间吗？”幸子问。

“我想你也得去送行呢。说得不好听，那次我们还没回请他们的。”

“到头来，吃了人家的就不管了。”

“既然这样就去吧，悦子还在学校，其他人都去送送得了。”

“二姨也去吗？”悦子问道。

“二姨去看夏鲁恩霍鲁斯托号呢！”雪子缩缩肩吃吃笑道。

这天上午，贞之助到事务所去了一小时左右，就直接去神户，而当他赶到码头时，和卡塔莉娜从容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了。前来送行的有“老太太”、哥哥基里连科、渥伦斯基、幸子三姐妹，那位被妙子悄悄告诉姐姐们认识的鲁道夫，另外还有几位不认识的日本人和外国人。轮船离港后，贞之助他们和基里连科一行边走边谈走出了码头。在海滨大道告别时，鲁道夫和其

他的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那位老太太，不知她多大岁数了，可一点也不显老呢！”贞之助目送着“老太太”显得特别年轻的背影，以象鹿一样轻快的步伐匆匆走去，不由地感叹。

“这位老太太，还不知有没有再和卡塔莉娜见面的时候呢！”幸子说，“不管看来怎样健康，年纪大了哟！”

“可她一滴眼泪都没洒呢！”雪子说。

“真是，我们哭，她反而还不好意思呢。”

“这年头，独身前往战争即将爆发的欧洲的女儿了不起，而准许她去的老太太也了不起。不过，他们这些人，被革命弄得七零八落，历尽艰难，也许特别地镇静。”

“在俄国出生，上海长大，流亡来到日本，现在又经德国到英国去了！”

“厌恶英国的老太太，又会不高兴了。”

“我和卡塔莉娜，老是吵嘴。卡塔莉娜走了，我不‘希’悲伤，我‘希’高兴。”听了很久没有模仿“老太太”的妙子重施故技，再联想起今天听了她本人说的话，大家不由得在街上捧腹大笑。

30

“与以前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卡塔莉娜更有女性美了。刚才真使我大吃一惊，怎么这样漂亮了呢？”贞之助一行从海滨大道走到生田前，进了今天上午预定了席位的“与兵”餐馆，按幸子、贞之助、雪子和妙子的顺序并排坐下，还是继续谈那个话

题。

“也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化妆得好吧；而且今天也装束得特别俏丽。”

“她和‘烫豆腐’交上朋友后，化妆更讲究了，使人感到容貌都全变了。”妙子接着又说，“她本人也很自信地说：‘妙子小姐，你看吧，我去欧洲后，一定会找上个有钱的男人结婚。’”

“那么，她没带什么钱罗？”

“她过去在上海当过护士。她说，困难的话，就去干护士活。一定只带了点眼下用的零花钱。”

“果然在今天和‘烫豆腐’断绝关系了。”

“是那样吧！”

“作为最后一点情意，写了封信让她住在他姐姐那儿，‘烫豆腐’不也有点可取之处吗？可他刚才向甲板上的女方挥几下手，比我们还要先走，飘然翻身而去了。”

“真的，要是日本人之间那样做可不行。”

“日本人要学他的样，就成了醋拌豆腐①了。”

幸子她们象是没有领会到贞之助的这句俏皮话。

“这个，不是在哪本法国小说里也象写过吗？”

“是《菲勒茨·莫鲁那》吧？”贞之助说。

店堂狭窄，他们坐在拐角处，椅子靠着椅子，一共坐有十人，除了贞之助他们外，有在这附近的株屋街的老板模样的人带着两三名店员，相对的那边，有以花隈的一位老大姐为头的三名妓女，就这样也挤得满满的，客人的后面和墙壁之间，仅能勉强容一人通过。尽管这样，还不断有人拉开窗子盯着满座

① 醋拌豆腐：一种菜肴。贞之助从鲁道夫诨名“烫豆腐”联想而来。“醋拌豆腐”转义为“半瓶醋”，一知半解的人。

的店内，恳求甚至哀求想办法弄个座儿。客人不断涌来。而这个店的老板也是那家寿司店老板的作风，做生意态度简慢，哪怕是熟客，只要没有预约座位，就摆出一副“你进来看一看情况如何便知道了”的面孔，粗暴地拒人门外。因此，初来的生客如果不遇着好机会，他干脆不让你进门。即使是熟客而且老早就预约好了，也常常事先向你讲好要推迟十五、二十分钟，或者请你到哪儿去散步一个小时再来。原来这里的老板现已去世了，听说他曾在明治时代就有名的东京两国的“与兵卫”学过烹调。“与兵”这一店名即由此而来。而他的寿司却与昔日两国“与兵卫”的制法不同。这位老板虽说是在东京学的，却是神户人，同样的寿司，做出来却有浓郁的京都风味。譬如醋，他就不用东京常用的黄醋，而用白醋；他用的是东京人决不用的关西产的纯用黄豆制的酱油；虾米、乌贼、鲍鱼寿司他劝你要撒上盐再吃；而且做寿司的原料，只要是眼下濑户内海所获的鱼类一概可用，据他说，没有不能做寿司的鱼。昔日“与兵卫”的主人也是这种主张。因此，在这一点上，他算是继承了东京“与兵卫”的传统。他用以做寿司的从鲤鱼、河豚、红鲷鱼、牡蛎、比目鱼的缘侧、蚶子的肠、鲸的瘦肉，到香蕈、松蘑、柿子、笋子，对鲔鱼比较苛待不太用，鲦鱼、青柳鱼、烤蛋在他店里更不见踪影。做寿司的鱼类大多是用烧煮了的，而虾和鲍鱼则必定用还在活蹦乱跳的立即捏进寿司里。根据品种不同，不用山萮菜而用青紫苏、秦椒芽和秦椒佃煮[1]等拌合在饭团里。

妙子相当早以前就熟识这位老板，或者她还是“与兵”的

---

① 佃煮：一种食品（以酱油、糖等煮的小鱼、小虾）。

发现者之一吧。她经常在外面用餐，对于神户市从元町到三宫界限，哪家店子有美味食品实在是太精通了。还在这家店子未迁来这里而在交易所对面的一条窄胡同里比如今更小的场地里开张营业时，她就早已寻着了这家店子，也向贞之助和幸子他们介绍过了。据她说，这位老板的尊容，与《新青年》那本侦探小说里插图上画的那位矮小的身躯巨大的木槌头的畸形儿十分相似。以前，贞之助他们也屡屡听妙子有声有色地详细描绘老板的言谈举止，拒绝客人时的粗暴的口吻，烹饪时兴奋的表情、眼神和手势。现在一看，他那种滑稽的模样被妙子模仿得维妙维肖。老板首先三下两下把客人安置好，大致听了所点的品种，该从何开始烹饪，但是，大概是已成习惯顺手些，最初总是取出鲷鱼，把所有鲷鱼切成一段段，按客数一顺配好，依次是虾子、比目鱼，按此顺序一种种办下去。到第二轮的寿司做成之间，第一轮的寿司还没有吃完，他的心绪也还不坏。如果全都上桌后还有两三份没吃，他就跑出来催促你：干吗还留着呢？品种因日而异各色各样，但是鲷鱼和虾寿司是他最引为得意的，从不缺货，最先应市的总是鲷鱼寿司。如有哪位不明白的食客问道："有金枪鱼寿司吗？"他是决不会受欢迎的。而且，有时遇上老板不称心时，给他放很多山萮菜，那辣味直冲，不是冲得那客人"嗳呀"一声跳起来，就是辣得眼泪直流，他在旁边睃眼看着，窃窃地嗤笑。他就这么个毛病。

特别喜爱吃鲷鱼的幸子，一经妙子介绍后，一下子被这里的寿司迷住了，当然成了这里的座中常客。实际上，雪子被这里的寿司诱惑的程度比幸子也相差无几。稍许夸张点说，把她从东京吸引往关西的种种牵引力中，也许可说这寿司也是其中之一。当她人在东京而心向关西驰骋时，最先想到的是芦屋的

家，这个自不必说，而在头脑里某个角落，总不时浮起此处店子的模样，老板的风貌，以及在他的菜刀下仍然一蹦老高、活泼闹腾的明石鲷和对虾的姿态。无论从哪方面讲雪子都属于“西餐派”，并不特别喜欢吃寿司。但是，在东京住两三个月，老是吃瘦肉、生鱼片。这时，她就想象着舌尖品尝着明石鲷的味道来，那切口象螺钿一样莹莹闪光的美丽的白肉，在眼前时隐时现。而且奇妙的是连成一起似的，接着就看见了阪急沿线的明丽的景色和芦屋的姐姐、侄女的面影。贞之助夫妇也察觉到雪子喜爱关西的这种寿司，在她停留期间总要邀她来这里一两次。这时，贞之助坐在幸子和雪子之间，不时，不引人注目地暗中为妻子和两位妹妹传递着酒杯。

“好吃，真好吃……”妙子一边叹赏不绝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而雪子一边品着味，一边对传来酒杯的姐夫屈身致意后说：

“贞之助兄，这样美味的东西，请他们也来吃吃该多好哇！”

“真是呀！”幸子也赞同地说。

“要邀了基里连科和‘老太太’来就好了。”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考虑到突然增加人会不会费唇舌，再则也不知他们是否喜欢吃这玩艺儿……”

“说什么呀？”妙子说，“西洋人无论什么寿司都吃，对吗，老板？”

“对！吃的。”这时，老板正用他那在水中泡胀的五根大手指，把砧板上乱蹦的虾抓到手中来。“我的店里经常有西洋人来呢。”

“你不记得了吗？舒尔茨太太不是吃散寿司吗？”

“是的，不过，那散寿司里可是不放生鱼的呀……”

“生的也经常吃。……只是，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鲷鱼就不怎么吃。”

“嗬，为什么呢？”株屋的老板插嘴问道。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鲔鱼、鲣鱼，这些鱼是不吃的。”

“哎，姐姐，那么鲁茨先生——”年轻的妓女满口神户口音，小声地对老妓说，“他光吃鱼白，瘦肉一点也不沾。”

“嗯，嗯。”老妓正在用牙签挑着牙，向那妓女点点头。

“西洋人大概是看那鱼瘦肉的模样感到不快，所以不太吃。”

“的确是的。”贞之助接着株屋老板的话茬说，“在西洋人看来，白白的米饭上摆着那看不出原形的通红的生鱼肉，确实有点毛骨悚然。”

“喂，小妹。”幸子冲着坐在丈夫和雪子那边的妙子说，“要让基里连科家老太太来这里吃寿司，她会说什么呢？”

“不行，不行，在这里不能学。”妙子忍着没有模仿“老太太”的口吻。

“今天，你们大家去看轮船了吧？”老板一边说着把虾肉切开，每隔五六分宽切一刀，再盖在饭团上。随后把这寿司在妙子和雪子、贞之助和幸子前各摆了一份。除去头的大对虾寿司他们已一人吃了一份，再来一份已吃不完了，所以每两人吃一客。

“是的。去送一位朋友，顺便看了夏鲁恩霍鲁斯托号。”

贞之助从装食盐的容器里倒出来混合有味精食盐的干燥、松散的粉末，撒在那还在颤动的对虾肉上，顺着刀缝，切了一块送进口中。

“德国船虽说是豪华客轮，比美国的还是差远了。”幸子那样说道。

“是的。”妙子说。

“和上次那条柯立芝总统号有很大的差别呢！那条船到处都是白的明朗的颜色。可是德国船漆得阴森森的，活象条军舰。”

“小姐，请您快点吃啊！”这位老板的老毛病又来了，他对注视着眼前的寿司还没动箸的雪子催促道。

“雪姐，怎么啦？”

“这对虾还在动呢……”雪子对来这里要以和其他食客相同的速度吃完寿司颇感为难。而且，对于这种切成一段段后虾肉还在瑟瑟地颤抖的被老板自诩为“活寿司”的东西，虽然她对其喜爱也不亚于鲷鱼，但是它还在哆嗦着，总觉得恶心，一直要看到它不动了才敢吃。

“就是那活的才值钱呢！”

“快点吃吧，吃下去不就化了吗？”

“怕化成对虾妖精吗？就是化了妖精也没什么可怕的。”株屋老板奚落道。

“对虾倒不可怕，不过，吃活青蛙可吓人呢！雪子。”

“嘿，有那样的事吗？”

“嗯，没说给你知道，记不清什么时候，当时还是住在涩谷时，哥哥请我和雪子上道玄坂的烤鸡串店。吃烤鸡那还行，可是最后又杀了青蛙来烤着吃呢！当时那青蛙嘓嘓直叫，我俩脸都吓白了，雪子那一整夜都听见了那叫声……”

“呀，别讲了……”雪子制止说道。她又反复地对着亮光看那虾肉，直到“活寿司”确实不动了才拿起筷子。

31

四月中旬的星期六、星期日两天，贞之助和三姐妹以及悦子共五人依例去京都赏樱，归途在电车中，悦子忽然发高烧了。不过，在一周以前，她就说过总觉得身体疲乏，而在京都也是不大精神的样子。当晚回家后测得体温将近四十摄氏度，急忙请求栉田医师来出诊。他怀疑是猩红热，要明天来作进一步的诊察。之后就回去了。到天亮时，除了口周外，满面潮红，已经毫无疑问，这正是栉田医师说过的猩红热的特征。栉田医师建议要住进设有隔离病室的医院，但悦子很厌恶住院。虽说猩红热是传染病却很少有成人感染，一家人连续出现患者的病例也罕见。所以决定选一间尽量不让家属出入的房间作隔离室，在家中进行治疗。幸好，贞之助的书斋是单独一栋，尽管贞之助对选中书斋有点不满，但幸子勉强要他答应了，暂时把书斋迁到主屋去，腾出来权当病室。四五年前，幸子患重型流感时也一度使用它作过病室，六席间附带一个三席间的次间的一栋房子，煤气、电热设备一应俱全。现在更好的是，在幸子患病时连自来水管也铺设了，简单的煮煮什么可以足不出户。贞之助把桌子、文卷箱和一部分书架，搬到夫妇在二楼的那间八席间的寝室里。一些碍事的东西就收检在仓库和壁柜中。之后，悦子带着护士就搬进去了，暂时和主屋的交通断绝了。但这也不是完全隔绝，病人和护士的饮食品，一一都由这边送去，所以需要一人担任联络。这收拾洗漱餐具的女工也有被感染的危险。眼下只有阿春最为适合担任此职，她本人也不惧怕传染病，

比谁都要勇敢，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可是看她干了两三天后，她自己毫无恐惧固然是好，但她出入病室从不消毒，接触过病人的手到处乱摸，这样下去，病菌会四散传播。首先由雪子诉起苦来了。结果，还是决定罢免阿春而启用雪子。雪子熟悉护理活，对注意事项也很为细心。这样说也不是无谓的恐惧，但看护工作确实搞得相当彻底了。病室里的食具她全都不要女工动手，从焚煮消毒、搬运到洗涤全由自己承当。在持续发高烧的一个星期左右，晚上她每隔两小时交代护士换一次冰袋，几乎没睡什么觉。

悦子的病情经过还算顺利。一周后热势渐退。只是这种病，要等体表的潮红退掉、疮痂落尽、全身换了一层皮才算痊愈了，那样还得四、五十天。因此，原来打算在京都赏花后不久就动身回京去的雪子，只得暂时留在神户。她写信向东京解释了原因，并要姐姐寄来换洗衣物。雪子颇为热衷于看护工作，而她承担这项任务，也是因为与东京相比，还不如在这里生活似乎快乐些。她严格禁止其他人接近病室。她还说二姐容易被感染，连幸子也要离得远远的。幸子虽说女儿生病，可一点也没累着，成天百无聊赖地打发着光阴。雪子劝她说："你又甭担心悦子，就去看看歌舞伎座吧！"正好这个月中菊五郎来大阪演出《道成寺》。在菊五郎所演出的剧目中，幸子又特别喜欢看他在此剧中表演的女装舞蹈。所以她原来打算这个月无论如何也不错过这个机会。而不凑巧正遇上悦子生病，她的心情也很沉重，雪子的话正好道破了她的心事。但是上剧场看戏剧，作为母亲未免也太悠闲了点，所以尽管想去目睹舞台上第六代的丰姿，也只得借助于日本风味的《道成寺》的唱片稍许解解馋罢了。幸子说："我不去了，小妹你去吧。"这样，似乎只有妙子一个人悄悄

地去看了。

在病室里，悦子随着病情向愈，也渐觉无聊、苦闷，所以成天都开着留声机玩儿。某一天，搬到原舒尔茨家的瑞士人来提意见了，这位瑞士人看来不太随和。一个月前，因为被狗嚷得睡不着也来提过意见。当时，他也不是直接来说，而是要他所住房子的业主，与幸子家隔一栋的邻居佐藤家来传话。他家的女仆拿了张这位瑞士人短短几行用英语写的纸片来。

当时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我为邻家的犬吠一事想麻烦您一下，我因为那犬吠而彻夜不眠。请您向邻家传达以唤起注意。"

这一张纸片写的是：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我为邻家的留声机又得麻烦您。近来邻家每天从早至晚开着留声机，十分吵得厌烦。如果您能向邻家传达这番意思，加以劝告，则不胜感激之至。

佐藤家的女仆总是怪不好意思地说："波休先生要我来说这件事，好歹我拿来给您看看。"一边笑着把纸片放下就走了。那一次，约尼整夜地叫嚷，只不过是一晚两晚的事，没有睬他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次可不行。因为作悦子病室的这栋房子，全是木板构造，而距离邻家最近。原来舒尔茨家住着的时候，贞之助经常被佩塔尔和罗捷玛丽吵得烦恼不安。因此在那里开留

声机，当然会使这位喜欢吹毛求疵的瑞士佬大动肝火。依顺序这里还要说点涉及波休氏的事。前面也说了，此人似乎在名古屋工作，而既然来说了这些斥责的话，也就明了了他有时也回来停留。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莳冈家还没有人瞻仰过他的真面目。舒尔茨家从主人以下，夫人和孩子们经常出现在阳台上和内院里。但是自波休氏搬来后，除了夫人的人影时不时隐约晃过外，波休氏本人从没见过。他也偶尔搬把椅子走上阳台，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是如今那阳台的内侧装上了板墙，正好与坐在那里的人的头部一样高。总之，一定是波休氏非常害怕被人看见。不管怎样他是个性情相当古怪的人。据佐藤家女仆说，他身体多病，颇为神经质，每夜为失眠万分苦恼。那以后不久，有位刑警到莳冈家来了。他说，那个外国人自称是瑞士人，但是否确实仍未查明，总觉得他行迹可疑，所以请他们注意，万一有反常的举止，立刻报告警察。这位主人国籍不明，又经常外出旅行，妻子看来又象中国人的混血儿，令人怀疑也是毫无办法的。另外据那刑警说，那个中国人混血儿样的妇女并非他正式的妻子，象是苟且同居的光景。而且她的国籍也不太明了。在日本人看来，她的容貌最与中国人相近，但她自己却否认在中国而说是在南洋出生的，究竟在南洋的何处她也没有讲明。幸子曾一度被邀请上她家，进她房间一看，一色紫檀木中国式家具，果然她是中国人，也许她有意隐瞒这一点。很明显，她是兼有东洋的魅力和西洋的匀称的妖艳的女子。从前有位美国电影女明星叫安娜·明·渥恩的法国人和中国人生了个混血儿，竟有点与她相象。这是一种具有为欧洲人所欣赏的异国趣味的美人。因为丈夫常年旅行，她生活颇为寂寞，她常打发女仆来邀请幸子去玩玩，或者在路上遇着也热情相邀，一心想和幸子交

往，但幸子听过刑警的警告后，恐怕有牵连，尽量避免与她接近。

“小姐生病时开开留声机也不行吗？谁知道那个西洋人就挨着住吗？”阿春愤慨地嘟哝着。“好了，好了，波休先生爱挑剔也没办法，而且这年头从早到晚开着留声机也不太妙。”贞之助制止了她们。于是此后悦子每天玩扑克牌。可是，雪子对玩扑克也有意见，她说猩红热进入恢复期大量脱痂时，最容易传染。悦子正处在这个时期，必须严加提防。而玩扑克牌有传染给对方的危险。平常总是护士“水户”和阿春做她的玩伴儿。因为这护士与“大船”的女演员水户光子长得很相似，所以悦子这样称呼她。这位护士自己曾一度患过猩红热，具有免疫力。阿春也说，即使被染上了她也不怕。病人吃剩的鲷鱼片，其他的女仆弃之唯恐不及，只有她认为是天赐良机，大吃一通。只在最初，由于雪子严厉地训斥她才没有接近悦子。但是悦子感到寂寞常常喊她去作陪，“水户”也说，用不着那样小心，不是也没见传染吗？于是雪子的训诫马上就失效了。如今，阿春整天都猴在病室里，而且玩玩扑克倒还罢了，她和“水户”两人捉住悦子的手脚，兴致勃勃地剥那些疮痂。”小姐，你看！这怎么也得剥掉呢！”她一边嚷着，一边从捏着疮痂的一端撕下来，很顺利地竟把哪里的疮皮都给揭了。她把这些疮痂收捡起来放在手中，返回主屋的厨房拿给那些粗使女仆看：“嘿！这皮是从小姐身上剥下来的！”吓得她们大惊小怪，到最后，大家习惯了也就不再怕了。

五月上旬，悦子的病况逐日向愈。不知妙子如何想的，她突然提出最近要到东京去一次。她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去和本家直接交涉一次。对于没有解决金钱一事我很不满。我也不要出国了，如今也不急着结婚，只是有个小计划，如果能给钱就

早点给，如果姐夫不肯给，只好改变计划。不用说，这件事我不会使二姐和雪姐为难，打算单独地、温和地去商洽，请你们不要担心。另外，定在这个月去，也没有特别的道理，只是考虑到雪姐住在这里期间，我住宿在那里也合适些，所以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不想在那样狭窄的、很多小孩吵闹的地方多作停留，只要事情完了立即回来。想看看的只有戏剧，但是，最近在这里刚看过《道成寺》，这个月无论怎样也够了。”幸子问：“你说去交涉，和谁交涉呢？究竟是个怎样的计划呢？”近来动辄就遭到两位姐姐的反对，所以妙子也不那样开诚布公地讲话了。她没有干脆爽快地回答，只是稍微泄露了一点：她准备先找鹤子谈，如果问题没解决，直接向姐夫把话挑明也在所不辞。至于“计划”是何物仍然不愿说明。经不起幸子一再盘问，这位讲到这里就支支吾吾的妙子才一点点透露出来。原来她得到玉置女士的支持，想经营一个小规模的女式西装店，为了筹集资金，想去要那笔款子。幸子认为如果那样，妙子虽是煞费苦心，但是她的设想却恐怕不能被接受。姐夫至今没改除了经他认可的正式结婚以外不拿出那笔钱来的初衷。况且他那样强烈地反对妙子当职业妇女，这样的计划能例外吗？可是，也不见得是完全不容商量的。虽说希望微弱但仍有可能性的是：妙子直接去和姐夫交涉。因为姐夫生性胆小怕事，从年轻时起，就被幸子以下的小姨们所欺负。尽管他背地里意见强硬，可当着面就态度软弱了。只要这边少许强硬点压他，就弯下来了。所以妙子稍微唬他一下，也不一定没有结果。一定是妙子看准了这一点，并对此存一线希望才想起要去东京的。所以要是姐夫为了不让她逮住而东藏西躲的话，她也会死守着，也许她有坚强的决心，无论多久一直待到把姐夫揪住。

妙子突然在这时提出上京，是不是估计到现在幸子和雪子都不会跟她去，特意选择这一时候呢？幸子推测她可能是这样想的，又担心了。妙子口里虽说要温和地去交涉，但是是否抱有看情况而定，即使因此与本家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去和姐夫谈判呢？这样一来，幸子和雪子跟着去不就为难了吗？即使那样保证了还会讲偏激的话吗？但是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偶有越轨。如果那样，姐夫大概会误认为幸子预计到会使本家为难而只要妙子一人来京。幸子不跟着上京，也只是尽力表白与此无关，如果姐夫陷入困境大可袖手旁观。照此解释，幸子不就居心叵测吗？姐夫这样揣想即算还可容忍，甚至姐姐也会说："幸子你怎么不劝阻小妹呢？你没估计到她会讲那些粗暴的话吗？势必会怨恨自己。"幸子真是进退两难。如果暂托雪子照料悦子，将计就计跟着妙子赴京，必然会卷入围绕着金钱问题的这场兄妹之争里去。而且更为难的是，在这种场合下该支持哪一方呢？她心里还没想定。据雪子推测，小妹经营西装店这一计划明显有板仓在暗中插手。往坏里猜疑，这不过是向本家要钱的借口，只要钱到手了，并非不可随意变更计划。别看小妹那样子，她也有特别招人喜欢的一面，恐怕已经是对板仓言听计从，任他摆布了。因此只要小妹不和板仓分手，就不把钱拿出来。这固然也是一种观察。而据幸子看来，妙子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划着，却由于自己横加阻挠而终告失败也于心不忍。她不满意妙子不听自己的忠告而执意要与板仓结合，但是一想起勇敢的妹妹的志气，年纪轻轻地不要任何人照顾，一心想去独立生活，幸子也不愿无益地偏袒姐夫而去欺凌一个弱者。不管怎样使用那笔钱，反正妙子说是要作为独立经营的资金，而且她实际具有运用那些资金的能力，如果姐夫那里保管有钱，

幸子也想把它拿出来。如果和妙子同去东京，不管幸子愿意与否，被夹在本家与妙子中间。或许幸子会很容易地被姐姐说服，虽然不是出自内心却不得不偏向本家。她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老实说，她更没有判然站在妙子一边而和姐夫夫妇抗争的正义感。

32

雪子原来就反对让妙子一人去东京。她说："无论怎样二姐都得跟着去。悦子的病情完全不要紧了。我留在这里照看她，你就安心去得了。也不要那样急着回来，从容地住一阵子。"妙子听说幸子要跟着去，有点觉得奇怪。幸子解释说："我只是顾虑本家有什么想法而决定同去，决不打算去妨碍小妹。无论小妹采取什么行动，和谁去交涉都行。也许姐夫和姐姐会要我到场，但那决不是我的本意。我将尽量避免。万一不能离开，我也严守第三者的公正立场，不做对小妹不利的事儿。"幸子预先给东京的姐姐写了封信，大体讲了妙子此番来京的目的，并说："我虽然跟着来了，但是小妹不希望我介入，我自己也不想插手此事，请你们直接和小妹谈吧"。

幸子这次仍住筑地的滨屋。妙子为了避免有和她共同策划之嫌，使了点小策略，准备住进涩谷一直到谈判结束。她们在大阪上了《海鸥》号，当日傍晚到达东京。幸子先带妙子走到滨屋，给姐姐打电话说："我想就把小妹送来，不过我今天很累了，不能走，而小妹又不熟悉路，请你随便派辉雄或者是谁来接她好吗？"姐姐说："那么，我来接好了，假如还没吃晚饭，我想

在什么地方碰头，三个人一块儿去吃饭。到银座去怎么样呢？"妙子听说去银座，就说想去听人说过的"纽古兰托"或者"罗马依亚"。于是幸子回答说："上'罗马依亚'吧。"姐姐却向幸子打听说："我也没去过呢，在数寄屋桥下车后怎么走呀？"

然而，等她俩洗了澡走到饭店时，姐姐已先来预约了座位在等着了。她说今日由她来请客。平常在这种场合，总是由手头宽裕些的幸子付帐。今天晚上姐姐特别和蔼可亲，对妙子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小妹的事我们也没忘记，只是房子太狭窄了，只安顿了雪子一人。近来虽然也想过要把小妹接来，只是忙得顾不上。"等等，频频地道歉。三个人每人喝了一大杯德国啤酒。走出"罗马依亚"后沿着初夏的银座大街向新桥款款漫步，幸子把她们送到新桥车站就分手了。

幸子决定在妙子的事没谈妥的几天内不去本家，一个人该怎样消遣时日呢？她想去女学校时代的同窗现出嫁在东京的朋友家访问。翌日上午，她正在房内看报时，妙子挂来电话说："我就到你那儿来可以吗？""你有什么事要谈吗？""不是的，我感到寂寞。""那事情怎样了？""今天早晨大致讲给姐姐听了，她说姐夫这星期很忙，到下星期再说。这段日子不知怎么过才好，我想到你那儿来玩。""今天下午，我已约好去青山的朋友家，到傍晚五六时才回来。"幸子说完挂断了电话。

在青山，朋友一再盛情挽留吃了晚饭，七时半回到滨屋时，妙子与她同时进来了。妙子等到辉雄从学校回来后，由他引着参观了明治神宫。五点钟左右，两人曾来过这里一次，而幸子还没回来，肚子也饿了。女经理说就请在这里用餐吧。但是妙子还念念不忘昨夜德国啤酒的味道，于是带着辉雄又上"罗马依亚"去了，刚才在尾张町和辉雄分手后就来了。那口气是无

论如何要让她歇在滨屋似的。随后她说，在涩谷，姐夫姐姐都对她竭诚款待，姐夫今早临出门时还说："小妹好不容易来了，这次要多住些日子，只是房地狭窄实在抱歉，但是现在雪子不在家，无论如何还可以凑合住住。不凑巧的是我最近很忙，过五六天后有空闲了，我领你去哪儿玩玩吧。不过，中午我有一小时休息，今天也好，你到丸内来的话，我陪你去下馆子。"还说："今天去丸大楼的售票处买歌舞伎戏票，两三天内，你和鹤子、幸子三个人去看吧。"那种热情的程度简直令人作呕，至今为止姐夫好象从没有这样亲热地和她说过话。妙子在姐夫和孩子们都出去后。立即抓住姐姐用了一小时，把那件事相当详细讲了一遍，姐姐一点也不厌烦，始终热心地听着。然后，妙子问她："姐夫说什么了吗？你去和他谈谈吧。"姐姐说："最近你姐夫的银行正在合并，他非常忙，晚上很晚才回来，请你暂时等一等，我想下周多半就有时间谈这事了。你悠闲地玩几天也好嘛，你早就想当个'东京通'了，让辉雄带你到处走走。幸子一个人也寂寞，你也可去筑地玩玩。"妙子说，不清楚会是怎样的结果，但是暂时只得听姐姐的话等着好了。她又开玩笑说，昨天坐火车到沼津边时，看见富士山大半都被云给遮掩了，真是预兆不好。这次上京的目的能否达到，她自己不仅丧失了信心，还增加了警惕心，别被本家夫妇给笼络了。"他们夫妇那样曲意奉承我也似乎罕见，假如说那些话是打算骗骗我，我可不会答应。"她一边说着还是一副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昨夜，幸子独自一人睡在滨屋的二楼，虽说是旅途之中，仍感凄惶不安，彻夜没有睡稳。正在为今后五六夜的寂寞犯愁，而这一夜妙子又意外地来了。在十席的客房里，时隔多年，姐妹俩又并枕而眠。从船场时代起到二八妙龄的这多少年间，她

们总是起卧于一室，直到幸子与贞之助结婚的前一夜。不清楚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从幸子上女学校时起，只有长姊睡在另外的房里，而幸子以下三人就睡在二楼的六席间，偶尔只有她和妙子俩，但大抵在两人之间夹着雪子。因为房子狭窄，总是两张床睡仨人儿。雪子睡觉的姿势很好，哪怕是暑天的晚上，也在胸前规规矩矩地盖着薄绵睡衣，很少弄得赤身露体。今夜，幸子眷恋地怀想着当年的光景，自己和妙子中间夹着的安详端庄、纤弱文静的雪子的睡态，至今还仿佛可见。

第二天早晨，她们仍象少女时代那样，睁开眼睛躺在床上闲聊一阵。

"小妹，今天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不是要到一些地方去看吗？"

"大家都说东京、东京的，来了也没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还是觉得大阪和京都要好些呢。昨晚在'罗马依亚'吃得还好吗？"

"昨晚的菜可不同了。有奥地利菜烧仔牛肉片。"

"那辉雄该喜欢罗。"

"我们正在吃饭，对面来了辉雄的同学。由他父母亲领着来的。"

"啊。"

"辉雄被他同学看见了，一脸通红的，老说'糟了、糟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和小姨一块吃饭，尽管说是姨母，对方也不相信。"

"可不是吗？"

"首先那侍役来问：'您是二位吗？'一副感到奇怪的表情。我

说‘请给我来点啤酒’，他一边应着‘哎’，一边不可思议似地直愣愣地盯着我。象是把我看成孩子了。”

“小妹穿上那件西装，看来也是象辉雄的姐姐呢。他一准认为你是个行为不端的少女。”

快到中午时，涩谷打来电话告诉她们已经买好了明天的歌舞伎票。今天无事可做，下午她们去银座喝了一会儿茶，在尾张町叫了部出租车从靖国神社起，沿永田町、三宅坂边走了一圈，到达日比谷电影剧场。在横过日比谷十字路口时，妙子看着窗外的行人说：“东京很流行箭状碎花纹衣呢！刚才从德国糕点店出来到‘日剧’①前，就见七个人穿着。”

“小妹你数了？”

“喃！你看，这边一个，那边又有一个。”她说罢，想了一会儿又说：“中学生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走路可危险呢！是什么地方来着，在关西的中学里，制服的裤子不做口袋，不过那也好呢！”

幸子深知这位妹妹，从小姑娘时候说话就很老成，使人觉得她也似乎达到了讲那种话的年龄。

“是嘛！”幸子附和着说。

33

在第二天的歌舞伎剧场中，最后的《吃又》就要开演了。舞台方向的扩音喇叭不断传呼着各种各样人的名字：“本所绿町的

① 即日比谷电影剧场的略称。

某某"、"青山南町的某某"、"西宫的某某"、"下关的某某"，最后又呼唤"菲律宾的某某"。大家都赞美着，不愧是全国少有的歌舞伎座，连南洋的游客都被吸引来了。忽然，妙子说：

"听听！"她制止了她俩的议论竖耳听着。

"芦屋的莳冈小姐！"果然，喇叭里是那样呼唤着："兵库县芦屋的莳冈小姐！"第三次改成这样说了。

"是什么事呢？小妹，你去看看吧！"妙子在幸子说过后出去了，不一会就返回来了，拿了自己座位上的小提包和丝网披巾。

"二姐，你来一下！"说着把幸子领到走廊上。

"什么事呀？"

"刚才，滨屋的女仆到剧场门口来了。"

妙子说是这样的——

喇叭里说了在门外来了位客人要见莳冈小姐。她走出正门时，台阶上站着一位滨屋的女仆。那女仆说："起先从芦屋的贵府上打电话来了（这位女仆也是大阪口音），要经理把这件事转告您。但是向歌舞伎座打了好多遍电话，无论如何也挂不通，经理对我说，倒不如请你去跑一趟。"

妙子问她电话的内容。她说："是经理接的电话。说是个什么病人的病情恶化了。不过，听说病人的名字不是小姐……据说最近贵府的小姐得了猩红热躺在床上了。这病人不是那位小姐，是一位住进耳鼻喉科的病人，小妹小姐知道的。经理要我别把话传错了，三番五次地嘱咐我。经理说：'现在太太和小妹小姐都在歌舞伎座，你马上去如实地传达。'我问：'就这件事吗？'她说：'希望小姐尽量乘坐今晚的夜班车回去。如果有时间，从这儿挂个电话回去。说的就是这些。"

"那么，是板仓罗。"在来东京的火车上，幸子断断续续听

见妙子说了，板仓要做一次耳科手术。

据当时妙子说："四五天前，板仓因患中耳炎内耳积脓，进了神户的中山附近的矶贝耳鼻喉科医院。据说前天起因并发乳突炎而进行手术治疗。幸而手术经过良好，本人身体极其健康。他对我说：'我不要紧，你只管去东京好了。'好不容易作好了去东京的准备。再加上板仓平素身体健壮，象是杀也杀不死的男子汉，我也不太担心，于是决定如期动身。"

现在看来，那位板仓的病情象有什么突然变化。听那电话中是叫小妹，所以多半是板仓的妹妹或者是谁从医院里通知雪子，雪子也没耽搁立即向这边挂电话来了。手术治疗乳突炎，应该不会使人特别担心，但是手术后往往病菌侵犯大脑，也是性命交关的关头。总之，雪子特地挂来电话通知，那人的病情一定不可乐观了。

"怎么办呢？小妹？"

"我这就回滨屋，准备走！"妙子的颜色丝毫未变，还是平常那镇静、沉着的语气。

"我怎么办呢？"

"二姐，你看完吧！把姐姐一个人丢在这里可不好。"

"怎么对姐姐说呢？"

"随便你怎么说吧！"

"小妹，你这次对姐姐说了板仓的事吗？"

"没有说，"妙子在大门口把奶油色的丝网巾披在肩上，"不过，你替我说了也不要紧。"一边说着一边走下台阶去了。

幸子回到座位上时，《吃又》已经开幕了。姐姐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上一言不发，这正合幸子的心意。直到散戏时，随着人流涌出正面大门后，姐姐才问。

“小妹呢？”

“刚才一位朋友来找她，象是一起走了。”

幸子匆忙间这样搪塞着。幸子把姐姐送到银座大街，在尾张町分了手，就折回旅馆来了。女经理说：“小姐刚走没几步。”她接着说：“我接了电话后，心想好歹给她买一张今晚的卧铺车票。刚买回来，小姐也从歌舞伎座赶回来了。她说：‘那么，我坐这趟车回去。’风风火火地就走了。这一段时间，似乎还给芦屋的贵府上通了一次电话。详细情况我没有打听，只是电话中也说得不太清楚。不过，小姐匆忙中对我讲了：‘似乎是他手术过程感染了恶性细菌，说是非常痛苦。我坐这趟车直接到三宫，明天早晨从车站立即赶往医院。您就这么对我姐姐说得了。另外，在涩谷还有一个小提包请姐姐带回去。’”女经理说话的口气似乎已经模糊察觉了病人和妙子的关系。幸子觉得坐立不安，又挂了个特急电话给雪子。但雪子说话很难听清，完全不知说些什么。这并非通话距离太远，而是雪子嗓音太小，她尽管声嘶力竭地喊，但是也许用“不果敢”这一形容词颇为合适，仍然声音细弱，所以在电话中确实很不明了。至于平素对与雪子通电话没动肝火，是因为雪子自己讨厌打电话，总是请谁代劳。可今天事关板仓，她不便吩咐阿春，也不好委托贞之助，无奈只得自己出马。刚开始时，那声音简直象蚊子在嘤嘤哼着，叫“喂，喂”的时间比通话的时间还要长，渐渐才断断续续听明白。原来是今天下午四时左右，自称是“板仓妹妹”的人打来电话说，板仓因耳科手术住院，原来经过良好，而从昨夜开始，病情发生突变。雪子问她，是不是疾病影响大脑。她回答说大脑没什么事，是脚出了事。脚到底是怎么样了？她说，怎么回事她也搞不清。只是痛得厉害，稍微碰一下就痛得直跳，身子一个劲

地扭动。不停地喊疼呀、疼呀。他本人光是叫疼呀、疼呀。并没说叫小姐回来。但那种疼痛的光景使人感到不是一般的病，恐怕不象是耳鼻喉科的事儿了，她想找其他科的哪位大夫来瞧瞧，但是这只是她一个人的意见，她也不知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给芦屋打个电话。他妹妹说的就这些。幸子问雪子知不知道以后的情况？雪子回答说，刚才她接了小妹电话说是今晚赶回来，就打电话通知了板仓的妹妹。现在他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象发狂一样不断折腾着，已经给家乡去了电报，明天早晨亲属也就会赶来吧。幸子说，妙子现在走了，她留在这里也没事可干，准备明天回来。最后快挂断电话时，幸子又问了悦子的情况。雪子说她已完全恢复健康，没在病室里老实呆着，不小心就溜出来了，真不好照拂。疮痂也几乎剥尽了，只是足趾间还剩了一点点，等等。

幸子对自己也这样匆匆离去，感到很困惑。该怎样去和姐姐辞行呢？她煞费苦心也编造不出一个巧妙的借口，只好死了心，即使姐姐有些感到奇怪也顾不上了。第二天早晨，她在电话中告诉姐姐说："昨晚妙子因有急事回关西去了。我也决定在今天走。想在哪儿和你还见一面。我到涩谷来好吗？"姐姐说："那么，我上你那儿来吧。"不多久，她就拎着妙子的提包到了滨屋。在姐妹之中，只有她最沉着，无怪乎被姐妹们说成"神经迟钝"。妙子有何急事，她竟连问也不问。幸子揣测，也许是这位带着难题儿来的最小的妹妹，不待回答就回去了，使姐姐暗中放下心来了。姐姐和幸子俩在旅店的餐厅里吃着午餐，一边聊着幸子今天马上返回去的事儿。

"最近，小妹还和启少爷来往吗？"姐姐突然问。

"嗯，似乎偶尔有些来往。"

“除启少爷外，还有什么人吗？”

“你听谁说的呢？”

“最近，为了雪子的事，有人去调查了我们家的情况。不过，那事儿没谈成，所以没对雪子讲。”

姐姐说：“我请那位做媒的人好意加以指点，虽然说得不详细，但据他说：‘近来小妹和一个比启少爷身份低得多的青年来往密切。您听说过那些奇怪的风声吗？无疑，这不过是传闻而已。不过，还是请您稍微注意一下。’因此，这件事吹了。也就没有对雪子讲。但大家都认为是小妹的那些风声作的祟。不过，我相信幸子和小妹。那事儿是不是确实？那青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想去打听。不过说实在的，姐夫和我现在最希望小妹和启少爷结婚。什么时候雪子的事儿定了，得和对方去谈谈。关于钱的问题，要是前不久在信中所说的那理由，我们是不准备答应的。但是小妹那样一个心眼儿的，弄不好又会和姐夫吵起来。所以说要好好考虑后再作答复，最好让小妹和和平平地先回去。为了这个正在想着法儿绕圈子，可是件令人头痛的事。”那口气象是到底放心了一样。

“真的，最好能和启少爷结合，我和雪子也是这样想的。总劝着小妹呢！”

幸子的这番话似乎是在辩解，但姐姐毫无反响，吃饭过程中，只顾自己说话。

“谢谢你罗！”姐姐放下筷子就准备起身，“那么，我就走了。今晚也许不能来送你。”说完也没休息一下就回去了。

34

第二天早晨，幸子回家后从雪子那里听到经过大致如下：

前天傍晚，说是有位板仓的妹妹来电话叫雪子小姐，雪子当时不知板仓住院的事，也没见过他妹妹，就问是不是叫妙子而弄错了。女佣说，不是，是要雪子小姐。雪子出来接电话时，对方说，她也知道小妹上东京了，非常对不起。接着把实际情况如此这般地讲了一遍。板仓进行耳科手术是在妙子去东京的前一日。那天妙子来探望他时，他的心情颇为愉快。但到夜间他开始说脚痒，最初还只搔一搔了事，到天明时开始叫"痒""痛"，渐渐疼痛剧烈起来了。而且，在这样的状态下过了三天。光是叫痛，渐渐恶化。尽管病人成了这么个模样，院长却说，手术部位完全复原了，对此毫不理睬。仅前天上午有一次来换了下纱布又急忙出去了。到今天又整整两天了，对如此痛苦的病人竟置之不理。护士们说，这次手术是院长先生的一次失败，真可怜。板仓的病情恶化后，妹妹把田中的家给锁上，片刻不离地在旁伺候。妹妹眼看他病成这样了，想找谁来商量一下，否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有责任。想来除了至急把妙子叫来别无他法。于是不顾一切给芦屋打了电话（象是在医院以外地点打的）。她说："我这样冒失地打电话来，说不定以后哥哥还会训我。"电话中也听得见她哭泣的声音。不难想象、雪子是照例地光听对方泣诉，自己只是"呵呵"地答应着。而雪子也曾听妙子说过，这位妹妹是位在农村长大、还不习惯过都市生活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从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语调可以察

觉，她担心兄长的安危，以非凡的决断和勇气打来电话。雪子回答说，知道了，这就向东京挂电话。很快地她采取了那些处置。另外，妙子昨天从三宫车站下车后，径直去医院了。到傍晚才回来停留了一小时左右又出去了。据她当时说，平素忍耐性极强、一句丧气话也不讲的板仓，竟那样毫无自尊心地惨叫着"痛呀！痛呀"，持续不断地嚎着，看了真使人恐怖。今天早晨妙子走进病室时，她妹妹站在病床前说："小妹小姐回来了！"但是病人痛苦的眼光只朝妙子方向闪了一下，光是叫："痛呀！痛呀"仿佛他忍受那痛苦需要付出浑身的力量，再也没有余力来注意其他地方。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呻吟，既不睡，也不吃。那患处看来既不肿也没脓，到底是哪里痛也不太清楚。疾患似乎是从左膝到脚尖，翻个身或者不留心碰着就更痛，那时的喊声更尖锐得撕心裂肺。雪子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耳科手术和脚痛有什么关系呢？妙子也不太明白。不过据她说，院长不仅不向家属说明病情，而且患者病情恶化，感觉十分痛苦以来，他找借口推辞尽量不拢来。据护士泄露的一些话加以思考、想象，似乎是在手术时，感染了什么恶性细菌，那病毒朝脚的方向侵入了。今早，他的老父母和嫂子等人从乡下赶来了。他们在病室外的走廊上和矶贝院长商谈过后，院长也不再置之不理了。下午先请了某外科医院的院长出诊，两人呆在一间房里慎密地商议了一阵，不一会那位外科院长就告辞了。他刚走，又来一位外科大夫，他和矶贝院长嘀嘀咕咕一阵也回去了。据护士说，这里的院长无法处理，所以邀请了在神户最负盛名的外科大夫。据他说必须从大腿以下切除，但是现在为时已晚了。这院长事到如今才着慌了，又去请那第二位大夫，而他也说毫无抢救的希望而回去了。妙子另外补充说，今天早

晨她看了病人的状况，听他妹妹说了经过后，想到这事情一刻也不能犹豫，现在不必再顾忌院长，立即去请值得信赖的医师来出诊，作出妥善处理。但是无奈他家中这两位老人慢悠悠的，只是窝在一起老念叨着“怎么办呀，这么办呀”，不能作出决断。就这样把时间白白耽误了。现在她已经明白结果无可挽回了。但是妙子也是今天才和这些人初次见面，太越分的话也没说，即使说什么，他们也只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哎，是那样的吗？”一动也不动，令人非常不耐烦。

以上是昨天傍晚的事。今天早晨六时左右，妙子又回来了一次，休息了两个小时又出去了。当时雪子问她时，她说，昨晚很迟了，院长又带来了一位叫铃木的外科医师，他也不能保证手术结果怎样，如果家属同意的话，他答应来作手术。可是即使到这地步，他的亲属还下不了决心。特别是他母亲说，反正救不了，不要再做那种残酷的截肢手术，想让他保一个全身去死。他妹妹主张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哪怕是救不活也罢。很明了，妹妹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那些老人都很不理解这一点。然而，妙子说无论怎样都肯定已为时过晚，自己早已死了心。据照管板仓的护士的话来看，似乎她对院长有反感。她动辄就说院长坏话。虽然不可尽信，但是她说了，这位院长是个大酒鬼，再加上年岁也大了，从患了酒精中毒症、手指发颤时起，做手术就经常失败，迄今为止她已亲眼看见几次这类似的病例了。

事后妙子把这事的梗概讲给栉田医师听了。据栉田说，哪怕是第一流的专家，亲自动手，万分注意地进行耳科手术也往往发生细菌侵入四肢的事。医生不是神仙，没有理由要求他绝不发生这类事。不过，在手术后万一可能有细菌感染了，患者的身体某处有疼痛感，如不及时请外科医生处置就有耽误患者

生命的危险，这实在是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因此，矶贝院长的手术失败即算可以原谅，而对一位痛苦呻吟的患者三天内竟连看也不看一眼，用怠慢、毫无诚意、冷淡都解释不过去。如果患者的双亲不是一无所知的乡下老夫妇，或许这场风波不会那样容易平息吧？没发生什么波折就风平浪静了，必须承认是矶贝院长交了好运道。另外，板仓不知道这位矶贝如此不可靠。而进他的医院接受治疗，只好说他本人命蹇多乖。不过，这都是后话。

幸子听雪子大致说完后问道："你和板仓的妹妹是在哪间房里打的电话？电话内容让阿春她们知道了吗？贞之助晓得了吗？"等等。雪子回答说："最初打电话来时，我和阿春正在书斋，就挂到那里来了。悦子、'水户'和阿春都听见了。'水户'和阿春感到诧异，但只是默默地听着。悦子问：'板仓怎么了？为什么要小姨回来？'罗罗嗦嗦直追问，但我没搭理她。但我想，被阿春听见了，她反正会在女佣们面前多嘴多舌，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而被'水户'听去了可有点讨厌。因此从第二次起，都是在主屋打的电话。对贞之助兄也报告了电话内容及自己的处置以取得谅解，而贞之助虽然没出面也在担心着，今天早晨临出门前，还向妙子询问了详细经过，而且建议无论如何要接受外科手术。

"我也想去看看，不过……"

"哎……先打个电话和贞之助兄商量一下看……"

"不管怎样，先睡一觉再说。"

幸子坐夜班车没睡好，想补偿一下，走到二楼的八席间躺下来，但总觉得放心不下，怎么也睡不着，干脆死了心下楼来洗了脸，吩咐厨房早点准备午饭，走到电话机旁和贞之助通话：

"因为板仓患病，不得已把小妹叫回来了。如果我也出面，象是公开承认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妙。但是闹水灾时他不救过小妹一命吗？明明知道了而不去探望，最后见上一面，想着也梦寐不安。再说，板仓大概怎么也救不过来了，那人一副多结实的体魄，谁想到他是这么一个薄命相呢？"贞之助回答说："我也有那种想法，你去看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奥畑是不是也会去呢？假如他去了，你还是不去为好吧。"两人商量了一阵，最后，贞之助归结他的意见说："假如不担心会遇上奥畑，还是去看一下，不要停留太久就回来。不要让小妹那样老守着，你回来时尽可能把她也带回。"

接着幸子又打电话问妙子，不会碰上启少爷吗？她回答说："现在除了父母兄弟外谁也没来，也没有通知谁，纵然病情有变也没必要告诉奥畑。尤其是启少爷来了只会使病人激动，说不准会弄出怎样的结果来，所以我反对那样做。实际上我也很想二姐来一趟。这里对是否转外科治疗还没商量出个结果，乱纷纷的。我和妹妹极力主张转交外科治疗，而他父母亲却犹豫不决。二姐来了也帮我说说。"幸子说："那么，我吃了饭就来。"说完挂断了电话。

幸子和雪子提前吃午饭。幸子一边吃一边和雪子商量"水户"的事。这时要是她把妙子的事泄露到社会上去可不太好，而近来她已无事可做了，净陪着悦子游戏，于是考虑现在就让"水户"回去。而"水户"自己也提出过要辞工。幸子说，那样象是太匆忙了，雪子去说一下，等幸子回来，吃了晚饭后再让她回去吧。说定后，要了部汽车于十二时直接到医院去了。

那医院座落在中山手的电车道往山手方向上去五十米左右一条窄窄的坡道中间，虽说是医院却只有一栋寒碜的二层楼房，

楼上不过是两三间日本式房间的病房罢了。板仓的病房是六席间，窗外靠着内侧人家的晒衣台，晾的衣服横七竖八地挡着光线，使房内显得阴郁，沉闷。已是穿哔叽单衣的时节，四五个人或站或坐挤在那通风不良的室内，充满着闷热的汗臭味儿。在右手靠壁的铁床上，病人正面壁曲身躺着。从幸子进入这间房起就听见病人用低微的可是非常急促的声音唤着："痛呀！痛呀！痛呀！痛呀！"一秒钟也不曾停止。而当妙子介绍她与病人的双亲、嫂嫂认识，互相致礼过程中也是如此。妙子介绍完毕，向床上枕头边屈膝小声唤道：

"米！二姐来了！"

"痛！痛！痛呀！"

病人还是背对着这方，呆呆地注视着壁上的某一点哀号着。幸子站在妙子身后颇有点恐惧地瞪着他，只看见右侧朝上睡的他那半边脸，並不太瘦，脸色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坏。毯子只盖到腰部，穿一件纱布的睡衣，从敞开的衣襟和卷上的袖口看他那胸部和两腕，还是那样肌肉健壮。只见一条绷带从他的头顶部到下颏部，另一条从额部到后头部，正在耳部打一个十字。

"米！"妙子又喊了一次，"二姐来了呢！"

幸子这是头次听见妙子叫板仓作"米"。在芦屋的家里，妙子总是称呼他为"板仓"，幸子、雪子、甚至悦子在背处也直呼其姓"板仓、板仓"。而他的本名叫"板仓勇作"，"米"这种叫法，是他在奥畑商店做学徒时，被称作"米吉"而喊起来的。

"板仓先生！"幸子喊着，"很严重呢！象你这样的人都那样叫痛呀，痛呀！……"她开始说话，就一边掏出手绢擤着鼻子。

"哥哥，是芦屋的太太来了呢！"妹妹也走近来叫他。

"哎，别那样说！"幸子制止了她，"不是说左脚痛吗？"

"是呀。因为是做的右耳的手术，不得不右边朝上，痛的脚放在下面。"

"那太不合适了！"

"所以就痛得更厉害！"

病人忍受着剧痛，那皮肤纹理粗糙的整个前额，油汗往外直渗。刚才有只苍蝇不时飞到病人的脸上叮着，妙子一边念叨着撵它飞开了。突然，他没叫痛了。

"尿！"他说道。

"妈妈，哥哥要尿。"妹妹说罢，正靠在对面墙壁站着的母亲走来了。

"对不起！"她说着弯下腰，从床下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尿瓶，从病人的毯子中间插进去。

"哎，又厉害了！"母亲为他接尿过程中。

"痛哟——"原来一直是谵语一样的声调，现在是全然不同地发狂地吼着："痛哟！痛哟！"

"痛也没办法，你忍着点儿。"

"痛哟！痛哟！——一碰就痛，一碰——"

"忍着点！不这样就尿不出来嘛！"

幸子觉得奇怪，是触着哪儿板仓这样不可忍受地狂叫，又三番五次地去瞄瞄病人。哪怕是把左脚移动一尺左右，身体稍微仰一点，都得花两三分钟。而且姿势固定时非得要暂时默不出声地调整气息、停止呼吸才做得到，一边呆呆地张着口，用那种不曾见过的怯懦的眼神，盯盯地注视着这边的人们。

"吃了什么没有？"幸子问他母亲。

"他呀，一点东西也没吃。"

"光喝点柠檬水。就因为喝这个，才有尿拉呢。"

幸子看病人伸到毯子外的那条腿，并无任何变化。也许是她的心理作用，透过皮肤可见青色的血管稍有怒张。病人恢复成原来的姿势，那惨叫声仍然毫无二致，只是夹杂在“痛哟”的台词中还有：

“好了，好了，我想死哟！让我死吧！”或者是：“快弄死我！弄死我呀！”

板仓的父亲是一位沉默寡言、眼神惊惶、没有主见的淳朴的好好先生。母亲象是比父亲要有板眼些，不知是睡眠不足，是哭泣过多，还是患了眼病，眼胞肿肿的又往下耷拉着，始终象是闭了眼睛的一副模样，外貌颇象个表情迟钝、呆头呆脑的老太婆。但是幸子刚才看到正是这位母亲在照料着病人。病人也象是在母亲面前撒娇似的，凡属母亲的话不论什么他都默默地听从。据妙子说，病人转往外科治疗的事之所以停顿下来，就是因为这位老太婆没有认可。幸子来后，一方是妙子和妹妹，另一方是板仓父、母亲，分成两组时不时在屋角里或者外面走廊上，嘀嘀咕咕地低语着。似乎处在中间充当调停者的嫂嫂，一会被叫到那边一会被拉到这边。老夫妇说话声音太小，幸子听不见，只听得母亲在频频叹息，那位父亲转动着身躯倾耳听她说话。妙子和妹妹缠住了嫂嫂，絮絮叨叨地说给她听，如果不做外科手术而使他致死，这是父母和兄弟的过失，请她想方设法说服母亲。嫂嫂被她俩说动了，象是再三考虑了似的，走到母亲那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但是母亲坚持己见，反正要死不如落个全尸。当嫂嫂劝她不要顾忌这一点时，她反驳说：“做那样忍心的事，你能保证救得活吗？”嫂嫂只得又退回来说：“无论我怎样磨破嘴皮，妈妈还是不答应，给老人家说那些道理她也不明白。妹妹你再去劝劝她吧。”于是妹妹走到母亲跟前

说："妈妈你说'可怜呀'，'残忍呀'，光想着眼前的痛苦，并没有真正尽到母亲的道义。不论能救不能救，为了今后没有遗憾，要采取一切办法抢救，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声泪俱下地向冥顽不灵的老太婆发起攻击。总之，至今为止就反复地演着这一幕短剧。

"二姐……"最后，妙子喊幸子到走廊尽头处，"这些乡下人，怎么那样慢悠悠的呢！是吓呆了吧？"

"不过，处在他母亲的地位，那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知道反正已经耽误了，早就死了心了。不过，妹妹说了：'要请太太去帮忙说一次。别看我妈在家人面前很固执，但是在大人物面前什么话也不会说了，只会点头答应"是的"，一定会同意的。'"

"我是大人物吗？"老实说，在这种局外人徒然多嘴多舌，而结果又不太妙的场合，看那老太婆的样子，以后还不知怎样地怨恨自己，而且眼见得十之八九手术又会失败，所以幸子丝毫不想牵连进这场争论中去。"……暂时等等看吧。她虽是那样说，但归根结底还是明白非做手术不可，只是气不过，吐吐怨言罢了。"

至此，幸子觉得情义上也过得去了。虽然她想设法把妙子也带回去，但为没找到好机会而踌躇不定。

这时，护士走上来了，正要朝病房走时，看见妙子在走廊上就说道：

"喂，院长先生说想和家属会次面。请哪一位去吧！"

妙子进房来传达这话，只见嫂嫂和妹妹蹲在病人的头这一方，而那对老夫妇站在脚那头。一听说这话，这对老人却犹豫起来了，"你去吧"、"我去吧"地推诿了一阵，最后两人一块去

了。过了一刻钟他们返回来了，父亲仿佛为难似地长叹一口气颓然坐下，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在父亲耳边嘟哝着什么。不知道两人听院长说了些什么。后来询问当时的情况，似乎院长向他们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他说，病人死在这个医院里可是件麻烦事，要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同意接受外科手术。院长说："对您儿子耳朵的手术处理，做到尽善尽美了，实行了彻底的消毒，根本不必考虑治疗中是否有失误。您儿子腿的疾患和耳的毛病完全是两码事。正象您看见的，他耳朵已全好了，已经完全有必要再住在本医院了。本院考虑到他有其它疾患而留他住院以防万一，所以昨晚已请铃本先生来诊治，并已得到他许可同意动手术。而您家却迟迟下不了决心，使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事到如今，我想已经错过时机了，由于你们磨磨蹭蹭误了事，即使出了什么危险，本院也没责任。"他这样说是把自己的过失搁置起来，而把贻误病机的责任归罪于犹豫不决的家属，为自己预设了一道防线。老夫妇对院长说的只是唯唯地听着，最后只得说一句"就这样办好了"，致意以后就退出来了。母亲回后，认为被院长花言巧语哄骗了，似乎也是老头子的过错，骂了他一个狗血淋头。正如幸子所见的那样，他母亲不过是在悲叹之余，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出怨气而已。归根到底，她还是让步了，决心把儿子转往外科医院治疗。

铃木医院位于上筒井六丁目，正在过去的阪急线的终点站附近。把病人抬到那里时，渐渐地天色已暗下来了。当时矶贝院长的做法极其冷酷，从决定转院后，他完全是甩包袱的态度，再也不露面了，也不出来寒暄一下。照料搬运病人，一概由铃木医院派来的医师和护士担当。在父母兄弟聚集商谈的这几小时内不知病人是否知道他们正在讨论自己截肢的问题，他只是

持续不断地叫“痛呀，痛呀”，不过是一个离开了人群的、呻吟的怪物罢了。而且他的父母兄弟也早已把他们的儿子、弟弟、兄长这一个人，当成了那样一个怪物，完全不必征求他的意见，向他说明原委。而最使他们担心的，也许是从病室抬向救护车途中那怪物发出的那样惊心动魄的惨叫声吧。因为这病室外面的走廊，象普通住宅一样只有三尺宽，楼梯狭窄，呈螺旋状而没有可供中途驻足的平台。那病人连小便一次尚且发出那样的哀鸣，而用担架抬下楼去时遭受痛苦之惨烈可想而知。家属们与其说是同情病人，倒不如说是忍受不了那尖锐刺人的嚎叫，一个个胆战心惊的。幸子看了惨不忍睹，对护士说：“能不能想想办法呢？”那位铃木医师回答说：“您不必担心，打一针后再抬走。”大家这才放心了。真的，病人注射过后稍微安静些了。医师、护士和母亲跟着他上车走了。

35

他父亲、嫂嫂和妹妹收拾病房、缴纳住院费用的时候，幸子把妙子叫到僻静处劝说道：“我这就回去了，小妹也暂时跟我回去吧。贞之助兄也嘱咐我回去时尽可能把你也带走。”而妙子回答说：“不管怎样，我要等着看手术结果。”无奈，幸子只好决定用汽车送他们四人去铃木医院，自己再坐这车回芦屋。当汽车停在医院前面，她又喊住了下车要走的妙子说：“小妹你想跟随照看，但病人也好，他父母兄弟也好，是不是避忌我们呢？看来你没有必要那样做。你能好好地脱身的话，还是走开吧。请你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不要使社会上误解病人和你是未

婚夫妻，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事；事关莳冈家的名誉，特别是对雪子的影响，请你放在心上，三思而行。”——幸子絮絮叨叨地劝说着。

幸子的想法是，假如妙子和板仓确已结婚，那就不得已。但若板仓一死，他们之间曾订婚约的事还是秘而不宣为好。她尽量委婉地劝说着，妙子一定听懂了她的言外之意。

最近以来，这个最使她苦恼的问题——自己的亲妹妹要嫁与一个姓氏、经历不明、学徒出身的人为妻的事件，就这样以不曾料想的自然方式，合乎自己心意地加以解决了。幸子一想到这里，老实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庆幸的心情。她想到自己心灵深处竟潜藏着希望人去死的阴暗心理，颇有点不快，觉得自己卑劣。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事实。而且，现在怀有这种心情者不仅仅是自己吧？雪子且不必说，贞之助也会有同感吧？如果启少爷知道了这件事，恐怕比谁都会要高兴。

“怎么这样迟才回呢？”早已从事务所回家的贞之助，象是在客厅里等候妻子归来似的，见她走进来劈头问道，“说是中午出去的，可是也太回迟了。我刚才还给医院挂了电话。”

“是吗，我想带小妹一块儿回，渐渐地弄迟了……”

“小妹也一块儿回了吗？”

“没有。她说要等做完手术，我想那也不过分……”

“决定动手术？”

“是的。我去以后又这样那样地商量了好久，才终于决定下来。我才从铃木医院回来。”

“怎么样？看样子能救过来吗？”

“哎！多半不行了！”

“可奇怪呢，究竟脚怎样了呢？”

“没弄清楚。”

“是什么病呢？打听了病名了吗？”

“要打听病名，矶贝先生也鬼鬼祟祟地躲着，而铃木先生也似乎对矶贝有顾虑，没有说清楚，一定是败血症或是坏血病一类病吧！”

说是护士“水户”已经打点好了正在等候她回来，于是幸子和她见了面，表扬了她四十天间的劳绩，打发她回去了。随后幸子和丈夫、雪子围着餐桌坐了下来。中途，幸子又去接了从铃木医院来的电话。贞之助他们在食堂听见了，象是和妙子通话，讲了相当久。幸子大体听妙子说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目前情况一般，然而象是需要输血，所以除了老夫妇外都作了一次血型检查，病人和妹妹是A型，妙子是O型。目前，是以妹妹给血最好，但还希望有一两个人献血，妙子是O型当然有资格给血，但是他家属也不敢提这个要求。因此现在正在为难。据妹妹提议，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板仓过去的同事——奥烟商店的几位店员。不多久就会见到那些人，妙子不愿意见他们，而且启少爷听见这事后也可能会来，为了避免与他见面，准备暂时回来一下。那些店员是板仓学徒时代的旧友，所以妹妹想请求他们献血；妙子很疲劳了，说是请要一辆汽车去医院接她。她回后先洗澡然后吃饭，请为她准备好。

“那么说来，到底——”贞之助等幸子回到餐桌旁，更加压低声音问道，“板仓的亲属们，知道小妹和启少爷的事吗？”

“一定不知道吧？如果知道的话，难道会允许小妹做他家的儿媳妇吗？”

“是的，一定不知道。”雪子也说。

“和启少爷的事，没有向父母讲罗？”

“也许只对妹妹说了。”

“那些奥畑商店的店员们，是不是经常在田中板仓的家里出入呢？”

“怎么了？不过听他说过和那些旧朋友有来往。”

“假如是那样，那么小妹和板仓的事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

“真的。启少爷说过，我安排人调査了，什么事也知道。不就是这些人干的吗？”

照说去接她的车从那时就开出了，而妙子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据说是去医院途中汽车爆胎了。妙子在医院等了很久。那还犹自可，这期间店员们也来了，而心想未必会来的奥畑竟也来了。很不凑巧，大家终于相遇了（据妙子说，当时启少爷应该没在店里，多半是店员用电话通知他来的）。然而，妙子尽量远离奥畑，而他在这种场合也颇为节制。只是妙子要回来时、他走近来假装亲热地耳语道：“小妹你不再坐一会儿吗？”然而，将此当作玩笑也未尝不可，他见店员们主动要求验血型时说道：“我也验一下吧。”而让检验了血型。不知他是怎样想的，但他到底是一个举止轻浮的人，不过是无意中说出那话而已。妙子见嫂嫂和妹妹都已验了血，看来势自己不验似乎不太适合，才也验了，而嫂嫂、妹妹这些亲属们都一再劝阻她：“小妹你就不要验吧！”

“从哪里切断的呢？”幸子问，三人围着刚洗完澡穿着睡衣坐在餐桌边的妙子，又继续谈论那个话题。

“从这里呢——”妙子从桌下伸出脚，在睡衣上用手掌做一个从大腿切断的动作给他们看，又急急忙忙在那里做了一个祓除不祥的动作。

“你看了做手术吗?”

“看了一下。”

“做手术时你在场吗?”

“我在手术室隔壁的房里等着的。中间是玻璃窗，能看见做手术。”

“小妹，就算能看见，你怎么看得下去呢?”

“原来不打算看的,但是越想着害怕，不知不觉越想看，一晃地看了一下。板仓的心脏令人可怕地跳动着，胸脯呼噜呼噜地一起一伏，不过，说是全身麻醉了，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呢?要是二姐，就那一下你也不敢看。”

“别说了!”

“看见这些我还若无其事,但是最后我看见更可怕的了。”

“别说了! 怎么还说?”

“就象牛肉上面的白色斑纹。”

“别说了，小妹!”雪子喊道。

“倒是现在知道病名了。”妙子对贞之助说，“是坏疽。在矶贝医院时，铃木没讲，但是到自己医院后就告诉了我们。”

“难怪呀,是坏疽的话，怎么不痛得那么厉害呢?毕竟还是侍弄那耳朵才得上这病吧?”

“唉,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以后了解到,这位铃木院长在其他的同行间评价不怎么高。究竟，连本地的两位第一流的外科大夫都认为绝望而拒绝进行手术的病人，他却以不保证成功为条件而加以接受，这样看来似乎有点不可理喻，而可能恰恰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使这位院长名誉扫地。当天晚上，妙子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与这么宽大的建筑物相形之下，象是再没有另外一个住院病人，

寂静、清闲，便想到这是一个相当不景气的医院。另外，这座建筑象是由昔日外国人的邸宅改建的，看着便使人怀念明治时代的旧式洋房，这也是原因之一吧。走廊上的脚步声震得高高的天花板响起回声，使人感觉空旷，象是幢闹鬼的房屋的气味。妙子刚踏进医院大门第一步的那瞬间，便不由地感到一股寒嗖嗖的阴风迎面袭来。

当病人从手术室运回病房，从麻醉中苏醒了时，抬头看见床前的妙子，悲痛地喊道："啊！我成了跛子了！"这是从矶贝医院以来持续不断呻吟的病人，开始象正常人一样说的第一句话。不仅如此，这一句话也表明，那个被视为呻吟的怪物以此为转机，明显地了解自己处在怎样的状态下，也非常明白自己身旁在进行着些什么样的交谈了。无论如何，病人已不再说："痛呀！痛呀"了，看来似乎远远比刚才要令人乐观些，妙子放心了。而且她想象这样仅仅丧失一条腿而病人不就得救了吗？在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他恢复健康后拄着拐杖走路的身姿。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在区区两三个小时内，使病人得到安静而已。

正是在这期间，奥畑商店的店员们和启少爷等人赶来了，而妙子也进去大致看了他的病状，出来时正好相遇了。只有妹妹了解妙子、启少爷和哥哥之间的纠葛，所以忙着要使妙子避开奥畑。然而，妙子对送她到大门口的妹妹说："要是有什么突然变化，无论什么时候都通知我。"而且对来接她的汽车司机也拜托了："说不定有事的话，还得请你起来一次……"

妙子一边说累极了，一边向这三位说了这一大通话后便就寝了。次日凌晨四时，她被预期的从医院来的电话弄起来，返回医院去了。到天明时，幸子似乎在梦中听见汽车在门前嘎吱嘎吱开过。她想起："啊，这是小妹出去了。"旋即又迷迷糊糊睡

着了。此后不知过了多久，拉门被拉开了一寸光景：

“太太，”这是阿春的声音，“刚才小姐打电话来，要我告诉您知道，板仓先生已经死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六点半左右。”

幸子原想再睡一阵，而正巧遇上这事再也睡不着了。贞之助也应该听说那电话了。睡在书斋里的雪子和悦子八点时起床后，也从阿春那里听说了。中午时分，妙子回来了。她说，从那以后，病情再度恶化，虽经妹妹和店员们轮流输血，仍然毫无效果，病人虽然从脚痛中解放出来了，但是病毒却侵入了胸部和头部，在可怕的苦闷里病人绝命了。妙子从没见过那样痛苦的病人垂死时的光景。直到临终前，病人仍然意识清楚，向守候在床前的父母、兄弟、友人一一告别，而对启少爷、妙子也反复感谢生前给予他的恩德，并祝愿他们将来幸福；对莳冈家的人，先生、太太、雪子姑娘、悦子小姐，一一呼唤了名字，连阿春也说到了，请向他们大家祝好；那些彻夜看守的店员们因为要上班径直从医院离去了；启少爷和父母兄弟一道把板仓遗骸送到田中的家里；妙子也跟随前去了，现在才回来；启少爷还留在后面照管、帮忙，那些亲属们一口一个“小经理”地称呼着他；定于今晚和明晚设灵堂守夜，后天在田中的家里举行告别仪式等等。这时的妙子，虽然因看护的劳累、睡眠不足而脸庞稍显消瘦，但是表情、动作实在沉着镇静，连一滴眼泪也看不见。

灵堂守夜，妙子只是在第二天傍晚去了一个小时。她之所以只稍稍去露下面，是因为自前夜以来启少爷总是来了，看那光景象是找机会和她说话似的，她提防着这事儿。贞之助说，

不去参加告别仪式也不太好，但是现在毕竟首先要考虑两位妹妹将来的利益。在会场上要和各种各样的人见面，特别是自那次新闻事件以来，和奥畑的一家在这种场合打照面总不太妙，结果决定自己不去参加，而只让幸子特意选其他时间去吊问一下。妙子还是去参加了告别仪式，只是没去火葬场。她回来后说，想不到竟有那么多人与会；看见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人，连她也感到意外，板仓什么时候有这么广的交际呢？这一天启少爷也发挥了他那股轻薄劲，和店员们一起列队站在棺椁旁边。板仓遗骨由亲属送往家乡的寺庙里埋葬。他们在关闭田中的照相馆准备启程时，也没来莳冈家道别，多半是回避再作来往吧。直到死后三十五天，每逢七日妙子独自悄悄地到板仓故乡去一次，肃静地到故人墓前礼拜，但也不在他的亲属家里落脚就回来了。幸子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事儿。

“水户”走后，雪子和悦子睡在那孤零零的别屋里也感到很冷清，晚上就叫阿春来睡，而这也只有两晚，正当举行板仓的告别仪式的前一天，悦子也终于结束了病室生活，搬回主屋的寝室里，而把那间分屋用福尔马林消毒后，恢复作为贞之助的书斋。

在这里附带要写的是，在五月下旬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的日子里，莳冈家收到了一封经由西伯利亚寄来的信函，这是从马尼拉回到汉堡后的舒尔茨夫人用英文写给幸子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　　于汉堡

亲爱的莳冈夫人：

收到您非常诚恳的来信没有更快地回信，十分对不起。可实际上，不论在马尼拉还是航海途中，我都

没一点空闲。由于妹妹因病住在国内，我必须替她收拾大批的行李，而且要带上她的三个孩子，一共要照料五个孩子。我从热那亚①到不来梅②之间几乎片刻也没休息。我的丈夫到不来梅来了，为我们大家平安归国而高兴。看上去我丈夫更加健康了。佩塔尔也是同样的。他还和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到汉堡车站迎接我们。我还没见着我的老父亲和其他姐妹。

我们原来打算自己建造住宅，但那太费事了。我们走访了多处，最后找到了我们认为适合的这一栋。现在正购进家具和厨房用具，过两个星期就会一切准备停当吧。我们托运的大件行李还没到，大概在十日内也该会到了。佩塔尔和弗里茨仍寄住在朋友家里。佩塔尔在学校要做很多作业。他要我代向你们大家问好。

在五月间，有一位住在我们朋友家的日本人要回国，我请他们给悦子带来一点礼物，请把它当作是我们对你们的友情的小小表示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德国呢？我以能让你们看见汉堡引为骄傲，因为她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罗捷玛丽给悦子写了封信。悦子小姐，请你再写信给她吧！不要介意用英文有错误，我也有很多用错了的地方。

现在谁住着佐藤先生那栋房子呢？我经常回忆起那个可爱的地方。请转达我向佐藤氏的问候。悦子小

① 意大利商港，濒利古里亚海的热那亚湾。
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港口城市。

姐收到了佩塔尔从纽约寄来的皮鞋吧？我想，您还为那个还了税吧！

希露达·舒尔茨

敬具

以上是舒尔茨夫人写的，另外同封里还有一页信，注明了“这是由我用英语翻译的罗捷玛丽的德文书写的信”。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　　星期二

亲爱的悦子：

我很久没给你写信了。今天，我写封信给你。我认识了住在弗沃恩·普斯坦夫人家的一位日本人，他是横滨正金银行的，现在他和他太太以及三个孩子来到了这里。他们姓今井。

从马尼拉到德国的旅行很有趣。只是我们经过苏伊士运河时，遇见了沙漠的大风暴。我的表兄弟在热那亚就下船了。他们的妈妈带他们乘火车回德国。我们坐船一直到不来梅。

这个公寓的我们寝室的窗子下，有一个黑鸟作的窝。最初它生了蛋。现在正孵蛋。有一天，我去看时，只见鸟爸爸啄了一只苍蝇来了。它要送蝇子给鸟妈妈，可鸟妈妈当时飞开了。鸟爸爸很聪明，就把那只死蝇子落到窝里又飞走了。没多久鸟妈妈回来了，接着就吃了那蝇子，然后又坐在那蛋上。

我们就快有新家了。我们的住所在沃非鲁培库街

十四号一楼左侧。

亲爱的悦子，请马上给我回信！

向大家问好。

罗捷玛丽

昨日我们见着了佩塔尔，他也说向你们大家问好。

1

雪子从二月纪元节那天来关西，这次滞留了近四个月。她似乎没心思说什么时候回去，不知不觉在芦屋扎根了似的。

进入六月后不几天，极珍贵地，东京的姐姐写信来说起了一桩婚事。说是“珍贵”的，是因为从前年三月由阵场夫人介绍那个野村以后，时隔了两年三个月。而另外的意味是，这数年来，照例是由幸子听到给雪子提婚的情况后告知本家，本家夫妇自从姐夫一度尝过苦头后从未积极干预此事，而这一次首先是姐夫行动起来向姐姐说项，然后由姐姐通知幸子。这也是极珍贵的。然而，读完姐姐来信后，却有一些不放心之处。不能说是一桩很有吸引力的婚事。

事实是，姐夫的长姊嫁给大垣①的一家富农菅野家。菅野

---

① 大垣市，日本本州中部城市，属岐阜县。

家很久以来就和名古屋的一户富家泽崎家颇有交情。听说泽崎家家世很好，先代曾担任过多额纳税议员①。这一次由这位菅野家的姐姐介绍，要求那家的户主和雪子见面。这位姐姐在辰雄的哥哥、姐姐之中，最为了解幸子姐妹们的情况。大概是幸子二十岁时，曾和辰雄、鹤子、雪子、妙子一起去长良川②游玩，用鸬鹚捉鱼。回家途中，在菅野家住过一宿。过了两三年后，又是同样这班人，被邀请去采过一次蘑菇。

从大垣城到菅原家是一条乡间大道，坐汽车也得走上二三十分钟。穿过一个十分荒凉的村落，顺着条县建公路道旁拐弯，便是一条幽深的夹篱笆小径，它的尽头处矗立着建有街门的住宅，就是她的家。附近只有五六栋静寂的农舍。自关原之役③以来，菅野家就建成了一个宏壮的城廓，那佛堂的堂宇隔着中庭与主屋并排而立，长满青苔的泉石通往后院的菜园，秋天去那里时，栗树果实累累，小姑娘们爬到树上去打栗子。她家的菜肴虽说都是主妇亲自烧的蔬菜，但是味道异常鲜美，酱汁煮小芋头和炖藕，都是特殊的美味。这一切，幸子都还不曾忘记。

姐夫的姐姐现在成了那个家的女主人，现在固然成了未亡人了，但也是因为她是这种身份毫无挂虑吧，老早就听说，她知道了幸子下面的妹妹雪子还没结婚，要设法为她找门好亲事。这一次似乎是那爱管闲事的未亡人说起来的。

但泽崎是个怎样的人呢？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要和雪子见面呢？鹤子信中语焉不详。只是菅野的姐姐说，她要让泽崎见

① 根据旧贵族院令，日皇由多额纳税者中任命的贵族院议员。
② 木曾川支流，位于歧阜县和三重县境。
③ 日本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丰臣秀赖一派）的一次战役，系封建领主集团之间的战争。1600年10月发生于美浓关原（在今歧阜县）。

见雪子，无论如何请让雪子到大垣来。

泽崎是拥有数千万元的资本家，与今日的莳冈家已有霄壤之别，仿佛太不般配得过于滑稽。不过对方是续弦，且已派人去阪神间，对莳冈家的家世以及雪子的品貌作了相当调查后，才提出会见的要求，所以并非全无商量的余地。何况无视于菅野姐姐提亲的一番美意，也会使姐夫难堪。

菅野认为，眼下只要打发雪子来就行了，关于对方的详细情况以后再告诉他们，虽然不知结果怎样，但是希望不要有什么异议而去赴会。鹤子信中还说：“另外，雪子在你处也停留很久了，我们也想让她回来一次，就让她回京途中顺道去那里。虽然没说要由谁陪伴，姐夫说他很忙，我从这里去也行，不然，幸子陪着去也成……反正不拘泥虚礼，只是让她去见见面，就当是带她去作一次轻松的旅行吧。”

姐姐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支使过了。但是，雪子果然会说“我去”吗？幸子首先就怀疑这一点。于是她一开始就背地里让贞之助看了这信。贞之助也感到，这未免太唐突了，有点不近情理，竟不象平素的姐姐所为。诚然，说起名古屋的崎泽在大阪也时有所闻，虽然并非来历不明，但对于一个要会见雪子的男子，究竟是个何等人物，全然不作调查，就听任对方所说而把雪子送去，不免要被斥为轻率。不仅如此，对方正因是个身分悬殊的资本家，他不会讥笑这方的毫无见识、举止轻浮吗？即使不是如此，雪子因为迄今为止每次见过面后又吹了，所以说过今后见面之前要充分调查对方，姐姐也应很明白这一点。

“这事儿有点蹊跷。”次日，贞之助从事务所回来后说。这天，他向几位知情人打听过了，把这位泽崎的情况尽量了解了一番。泽崎今年四十四五岁，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妻子是某

公爵的贵族出身女子，在两三年前亡故，和亡妻该生有两三个孩子。做过贵族院议员的是他父亲。财产状态现在也决不差，大概是名古屋附近屈指可数的富豪。这些都大体明白了。但是，谁也不能清楚回答他的人品和性行这些细节。作为一个能与贵族联姻的百万富翁，虽说是续弦，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已经没落了的莳冈家族的姑娘呢？不能理解。如果是真的，也许是对方有什么缺陷不能再找一个匹配的对偶。但是，那位菅野未亡人大概也万没想到要介绍雪子给那样的门第。因此，思来想去，毕竟是泽崎看上了雪子的姿色。定了这个条件，不惜重金寻觅纯日本式的、颇有昔日大家闺秀风韵的美人，偶尔听说了雪子，于是泽崎萌起了好奇心，不拘怎样要见她一见。或者又是听到这样的评价：在芦屋的分家里，侄女恋慕她胜过自己的母亲，她总是代替姐姐照料侄女。如果娶上这样的女人，自然会疼爱前妻所生的儿女，只要她和孩子们处得来，其他暂且不问。大概是由于这些出人意料的真实动机而相中了雪子，除此之外应当别无原因。恐怕二者之间大概还是前者。听说莳冈家的姑娘有如花似玉的容颜，涌起了想看个究竟的轻薄的好奇心，见一面于自己不会有损，以半是打趣的心情来瞧一瞧。是否如此，本家也并不追究，只是要雪子允诺这一要求。仔细考察其中奥妙，似乎是辰雄在菅野的姐姐面前不敢说“不”。辰雄是种田家最小的儿子又入赘莳冈家，至今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面前仍然是副低三下四模样。而在兄弟之中年齿最长的菅野姐姐，在辰雄眼中无异于是母亲、婶婶，她的话对于辰雄半是命令吧。鹤子信中写道：谅必雪子不会有痛快的答复，希望幸子委婉劝说她答应。如果姐夫第二次作介绍，又不买他帐的话，他也会难受的。虽然这门亲事似乎不太合情理、希望不大，但是，姻缘这

事也说不准。只是菅野家决不会把雪子往火坑里推，所以还得受下这番好意。

接着这封信后，又收到了菅野来信。信中写道："知道雪子住在你们那儿，我就不必绕弯子再写信给辰雄了，直接和您商量吧。大体情况，您已从鹤子那里得知，而实际上不必看得那样重大。从那以来，时隔多年不曾会面，所以想请幸子、雪子、妙子以及那位没见过面的悦子姑娘，上我们这里玩玩。这里的乡村与十多年前相比也没有大的变化，但不久便是捕萤季节了。这一带固无特别的名胜古迹，然而再过一周，在左近的田圃中一条无名小河的河畔，入夜后萤火纷飞的景色也相当美丽。与采蘑菇和赏红叶不一般，这在你们那儿一定很难看到。赏萤的季节很短，一个星期后最为合适，过了这期间也就不成了。而且与气候也有关系，连续天晴、下雨都不相宜，只有下雨后的次日最有妙趣。因此安排在下个星期六、日两天，请你们在星期六傍晚到达我们这里。如果是那样，大家来作一小住，只要雪子腾出点时间见见泽崎就行了。现在还不知是怎样安排，多半是泽崎来我家见面吧。那也只花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够了。即使当天崎泽因故不能来也不打紧，反正主要是邀请你们来捕萤。"

一定是东京方面授意，要菅野直接邀请幸子等人吧。幸子也揣测到，姐姐虽然在信中写了"不太合情理，希望不大"，但是姐夫、姐姐心中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迫切期望这意外的梦幻变成现实。而她自己，眼看着近年来雪子婚事问津者寥寥，也丧失了冷然拒斥这门亲事的勇气。不过四五年前，也有这么一位身份与之类似的人向雪子求婚，大家急如星火地作调查，结果愕然发现对方家庭有乱伦的丑闻。因此，贞之助担心又会遇到上次那样的情况。而且，尽管菅野未亡人是出自好意，但

总有点儿轻侮人的味道。她不按通常的程序，突然要求会见，这种态度不是失礼吗？贞之助说起来大为愤慨。不过，无论怎样说，这是时隔两年三个月之久提出的一桩婚事。幸子想，直到两三年前还有接二连三的人前来求婚，为什么现在突然绝迹了呢？其原因，一方面是拘泥于往昔的资格和地位，不相应地抱有过高希望，对提亲者一一加以回绝；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上对妙子不佳的评价的影响。想到这里，幸子颇为内疚，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应负一半责任。正在此时，这门亲事提了出来。幸子一时间甚至悲观地认为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的同情，谁也不会来说媒了。据她看来，纵使这是一门希望渺茫、并不牢靠的婚事，但她害怕如一开始就予以拒绝，又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倘使响应这门亲事，即使最终不成功，似乎也会以此为转机，以后自会有人前来提亲。若是回绝了它，也许又会无人登门了，何况今年又是雪子的厄年呢？而且哪怕她觉得姐夫、姐姐的心思可笑，面对这门"梦幻"般的亲事，她也未必没有一点自卑感。丈夫说稍加警惕为妙，真是那么回事吗？这泽崎家不知道是怎样地有钱，但他是二婚，还有两、三个孩子，他们竟这样可笑地对待雪子，难道雪子与他相比还会逊色吗？莳冈家不也是名门吗？贞之助也认为对方口气那样盛气凌人，是不能够答应她的。她那样地看轻这方，贞之助觉得对不起泉下的岳父，也觉得雪子可怜。

夫妇俩考虑了一晚，最后作出结论：还是看雪子怎么说，依她的意思去办为宜。次日，幸子把那两封信的大意告诉雪子，委婉地询问她的意向，出人意外，雪子并不怎么厌烦。一如过去，她还是没有清楚地回答"去"或"不去"，但是幸子总觉得光从她那"嗯"、"啊"的应答声的细微处，便隐约可以理会她

的心思。幸子察觉到，这位性情倨傲的妹妹，也毕竟有点焦躁了，不象以前那样，说起见面之事，脸色就不和悦。另外，当她向雪子讲这番话时，尽量避免伤害她的自尊心，所以雪子也不感到攀这门亲事有不般配和滑稽之处，更不会认为对方半是打趣了。要是平时，听说前妻有孩子，总要把孩子好不好，以及大致的年龄作为问题考虑一番，但这一次连这些问题她也不很拘泥。反正要回东京一次，如果大家送她到大垣，捕捕萤也不赖。她就是这么个口气。贞之助听罢打趣说："雪子还是想嫁到富豪人家去。"于是，幸子给菅野未亡人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承蒙您的好意，我们决定接受邀请，凡事请您多加关照。雪子本人愉快地表示愿意会见对方。前来看望您的，有我、雪子、妙子和悦子，总共四人。只是有一点需要申述：悦子生病已有较长一段时间，最近刚刚痊愈，仍未上学，所以我们这方星期五、星期六，前往贵府较为合适。见面的事，不要让悦子知道，任何时候都只说是去捕萤。"之所以要提前一天，是因为预定了三个人到蒲郡车站送雪子从大垣径直东赴东京。星期五在菅野家住一宿，星期六就住进旅馆。星期天午后在蒲郡车站东西分手，幸子一行当天西返神户，而悦子在下星期一就得去上学了。

2

夏季乘火车旅行，以穿西装最为舒适。但是幸子考虑到要"相亲"，只得忍受着暑热束上博多带①，身穿和服。这样一来，

① 博多带：博多产丝织物制的腰带。

她不禁羡慕悦子和穿着带小孩气的连衣裙的妙子了。雪子原说碍于时局，她不想打扮得花枝招展引起同车的乘客瞩目，准备把衣裳装在提包里带去。但是和大家商量时，她们都不同意。理由是到达那里时，也许那人已在等候，所以还是打扮齐整了去为好。于是在她穿着上更是下了一番心思。临行时，贞之助和她们一道乘国营电车去大阪。他注视着坐在对面的雪子，象是才发现似地在幸子耳边发出惊叹声：

“真年轻哟！”

看上去雪子真不象是正当三十三岁这一厄年的人。虽然脸型稍长，一副凄苦相，但经着意化妆后实在分外俊俏。她内穿单衣和薄绸夹衣，外罩一件两尺多袖长的、介乎饰金钱薄绸和皱纱之间料子的和服，其紫色底子上起大朵竹篮孔图案，并缀有胡枝子、瞿麦和白浪花样。这是她衣裳中最为得体的一件，刚定下这事后，打电话要东京方面邮寄来的。

“真年轻哟！”幸子也鹦鹉学舌似地说，“象这样大的年纪，只有雪子穿这样花俏的衣服才合适。”

雪子似乎感觉到在议论自己“年轻”，羞涩地勾下了头。要说缺陷就是她那眼缘的雀斑，近来几乎没有消失过。幸子记得在去年八月间，雪子带悦子到横滨去为佩塔尔送行的前一晚，时隔许久，她重又发现雪子脸上出现了些雀斑。自那以后雀斑时浓时淡，但是从未完全消褪。当然，淡薄的时候，不了解的人毫无知觉，仔细观察也仅有一点点痕印。原来大体呈周期有规律地出现，在月经前后雀斑变浓。而现在毫无规律，何时变浓何时变淡无从预测。这现象贞之助也注意到了。他说，打针有效的话还是叫她去试试。幸子也劝她去请哪位专家治治吧。去年在“阪大”治疗时也曾经连续注射过几针，但是没有效果。

大夫也说过，结婚后就会好，不必治疗，看惯了也就不觉得那样刺眼了，只有亲人们才会留意，社会上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尤其是她本人毫不在乎，所以就这样拖下来了。不凑巧，象今天这样浓妆厚抹，那雀斑反而在那白粉下浮现出来，正如同斜着看温度计时那水银柱特别显眼。今天早晨贞之助看见她在化妆室里梳整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如今在电车上看时，确实比平素更加清晰，无论怎样偏着心眼儿看，也还是惹人注目。幸子虽没说出口，却大体察觉了丈夫在想什么事儿。而且，从一开始夫妇俩就对这次见面没有什么热情，私下里也没抱多大希望，只是尽量不在外表上流露出来，虽然没有说，都互相领会了对方的心思。

悦子很快就感到此番大垣之行不光是为了捕萤。当在大阪换乘火车时，她问道：

“妈妈，您为什么不穿西装呢？”

“我原来也想穿西装，但是不穿和服不是失礼吗？”

“嗯，”她答应着，仍然是副大惑不解的表情，“为什么呢？妈妈！”

“为什么嘛，乡下的老年人，对这些可挑剔呢！”

“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什么不同嘛，今天不是去捕萤吗？”

“是吗？要是捕萤，妈妈、二姨干嘛穿那么漂亮呢？”

“悦子，捕萤嘛，”妙子出来打圆场了，“喃，你不是常看见那些图画吗？小姐带着很多侍女，穿着长袖的衣服，这样——”妙子做了个手势给她看，“拿着团扇，在池塘周围、土桥上面追着萤火虫。要捕萤，就得穿这种印花和服、优雅地碎步跑着。否则，就没有那种气氛。”

"那么，您呢？"

"我现在没有一件能穿着出门的和服。这一次，二姨做小姐，我就做现代的侍女吧！"

两三天前是板仓的"三七"，妙子还去冈山诣了墓，而现在她心情开朗，仿佛那件不幸的事件并没有在她心头留下特别的创伤。而且她不时说些笑话逗悦子和姐姐乐。象变魔术似地，妙子陆续掏出些装糖果点心、饼干的小盒，悄悄地咀嚼着或者分给大家。

"二姨，喃，那是三上山。"很少从京都往东走过的悦子，对第二次看见的近江① 一带的景色着了迷。这时她回忆出来了去年九月和雪子上京途中雪子教给她的许多地名：濑田的长桥、三上山、安土佐和山的古城址。火车从能登川的车站开出不久，倏地一下，在站外停了下来。乘客们都从车窗里伸出头去看，只见火车正停在田野正中铁轨稍许弯曲的一段路基上抛锚不动了。看不出出了什么事故。这时，机车上下来一、两个人向车下来回检视着。乘客们一个劲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但是那些人也许不知道原因，或者是知道了也不说，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着。想着过五到十分钟就会重新开动，但是毫无动静。过不多久，后面的火车也撵上来停着了，那车上也走下来一些工人，有的来瞅瞅，有的朝能登川车站方向跑去。

"怎么回事呀，妈妈。"

"怎么回事呀……"

"不知是不是轧着什么了？"

"看那样子也不象呀。"

① 近畿地方的滋贺县，古属近江国。

“快点开车才好呢。”

“这呆头呆脑的火车，停在这地方！”

刚才火车乍停时，幸子首先想到的是轧了人。幸好，还不是那种兆头不吉利的事。但是，这是穷乡僻壤的支线吗？是私设的线路吗？在这种主要干线上，火车这样长时间的、超过半小时的不明原因的抛锚，也许时有发生。但是不大有旅行经验的幸子，却认为不可思议。而且，谁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事故发生了，开始渐渐缓缓行驶，最后自然而然地突然停车，无论如何都感到有点滑稽，恰似火车今天也在捣蛋一般。之所以这样说，是平时每逢雪子提亲或者见面的日子，多半要碰上些不吉利的事，奇里古怪的事。所以幸子正挂念着，这次要别出什么事才好。而且，今天很幸运，顺利地坐上了火车，无论怎样会平安抵达大垣吧，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而偏偏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想到这里，幸子自己还不觉得，而脸色却自然阴沉了下来。

“什么急事儿也没有，火车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们也吃饭吧，”妙子故意调侃着说，“停着车，我们正好悠悠闲闲地吃呢！”

“对啦，对啦，我们现在就吃饭吧！”幸子也鼓励说，“这天气，不早点吃掉怕变味儿呢！”

她这么说着的当儿，妙子站着把行李架上的篮子、包袱卸下来了。

“小妹，鸡蛋卷不是很好吗？”

“烤面包鸡肉三明治更有味些，先吃这个吧！”

“你真能吃呢，小妹，刚才你的嘴一直嚼个不停！”

听雪子口气，对姐妹的那些没说出来的担心，一点也没留意似的。又过了十五六分钟，在来接车的机车牵引下，渐渐地，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动了。

3

上次姐妹们应邀来采蘑菇，是幸子的姑娘时代的最后一个秋天。当时她已和贞之助订婚，三四个月后即将举行结婚仪式。所以那是在大正十四年，距今十四年前，幸子二十三岁、雪子十九岁、妙子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这未亡人的丈夫还活着，他那一口乡音特别浓。每当听他说此地特有的口音“胎”念成“特呀”、“海”念成“希呀”，就忍不住发笑。每逢老人开口说话时，三姐妹都很苦恼，即使互相忍着不看对方还是没有用。当听他把“先祖的牌位”说成“先祖的希呀位”时，终于爆发了哄堂大笑。当时姐夫辰雄那一副尴尬相，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

辰雄颇以自己有关原之役的军事小说里也有名的乡居武士菅野家这门亲戚引为骄傲，有机会就想带鹤子和小姨们到这里来，而且得意洋洋地领她们参观附近的古战场和不破的城关的遗址。第一次来时正当盛夏，他用一部破烂不堪的汽车装着她们在尘土飞扬、暑气蒸人的乡间大道上，这里那里直颠，累得她们够呛。第二次来时又领她们逛这些地方。她们一个个兴味索然，悄没声儿。不知其他人怎样想，而颇以是大阪人而自豪的幸子，从幼年时就崇拜丰太阁和淀君，对关原之役不大有兴趣。

第二次来时，大概是菅野家新建了别屋，也想早点披露出去而邀请她们前来参观。已故的老人，为了有时白天睡午觉、

下围棋和留宿逗留的客人，修建了这栋起名“烂柯亭”的别屋，一个八席间再带一个六席次间，和主屋以一个“<”字形走廊相连。只有这里多少有点风流韵味，这是一栋别致的建筑，但是决不流于纤细，毕竟在某些地方使人感到有乡居武士风那样慷慨，大方的风度，无意中有一种美感。这时她们走进了烂柯亭，也许是仍然保持有十几年前那个时代的光泽，与那时相比它现在更显调和、幽静。

“哟，你们正巧在这儿呢！”她们四人正在烂柯亭的八席间小憩，一边欣赏庭院的新绿，未亡人带着儿媳和孙儿们走了进来。这位儿媳的丈夫是当今的户主，现在大垣的银行工作。她和幸子们还是初次见面。她怀抱一个出生不久的乳儿，另外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牵着她的衣襟害羞地躲在她身后。这儿媳名叫常子，孙儿叫惣助，妹妹叫胜子。未亡人一一介绍完毕后，又叙了一阵阔别之情。接着在这里又谈到了雪子等人“年轻”的话题。

刚才听见汽车停车的声音，未亡人来到门前迎接时，最初看见妙子走下来，她就误以为是那位叫悦子的姑娘，她想这也许是自己眼力不济。而接着雪子、幸子依次下来，她又认作是妙子、雪子，怎么没见幸子太太呢？怎么又奇怪地钻出这么位小姑娘呢？虽然知道自己看错了但仍没弄明白。现在到别屋来寒暄，重新和四人相对而谈，才渐渐搞清楚了。那儿媳常子也接过话茬说：“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到您几位，但老早就听说过你们，知道大致的年龄，而你们从汽车走下来时，我全对不上号，不知道谁是哪一位。非常失礼了，叫雪子的这一位象是比我大一两岁吧？”她问道。她婆婆接着说：“常子三十一岁了。”实在她嫁来不过数年，但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看得显老是理所当然的，

何况今天的雪子又是一身修饰得十分齐整，与她相比自有天壤之别。未亡人又说:“要说妙子实在最显得年轻，第一次来时妙子比她（指着悦子）大一点点吧。第二次来时是大正十四年，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吧。这次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看得直眨巴，对面前这位妙子感到奇怪，不能相信从那以后竟经历了十几年的星霜。刚才我把妙子与悦子认错了固然是粗忽，但是纵使现在仔细瞧瞧，与那时相比模样是有点变化，但充其量也只能多看一两岁，无论如何也只象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呢！”

吃过午后的点心凉面后，未亡人单邀幸子到主屋的一间房里对坐聊天。刚听了五到十分钟，幸子就后悔不该应邀来访。未亡人话中最使她感意外的是，也就是近来最有疑问之点——对方的人物性行，未亡人不仅毫无所知，而且她自己还不曾见过这位泽崎。据她说，泽崎家和菅野家都是历史悠久的世家，很早就有情谊交往，已去世的主人和泽崎家的先一辈及现在的户主特别亲密，但自主人死后，儿子和他们不大往来了。因而，对前辈的事她并不知道，而现在这位泽崎，据她回忆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因此自己和他一面不识，直到此前，连往来信函也不曾有过。然而由于世交关系，两家共同的亲戚、熟人，来往客人仍然不少。关于泽崎两三年前丧偶；近来泽崎正在征求后妻，虽然似乎谈过两三个，但没有成功；泽崎本人已超过四十岁，尽管他有前妻所生的子女，但是他要求后妻须是未婚女子，而且尽可能找一位只有二十来岁的等等，这一切她不去打听也自有人告诉她。她早就惦着雪子的事，而雪子又不符合“二十来岁”这一条件，尽管如此，她还是想提出来试试。照说泽崎要找一个尽可能合意的，但万一找不到适合的，说不定又被别人给缠住了，耽误了时间。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趁早提出来为佳。

所以稍微有点离奇似地，未亡人直接写封信告诉泽崎，说自己有一位如此这般的亲戚，他来和她见一面怎样呢？而其后，对方没有任何回答。她想也许是无意于此，而现在看来是他对这方面书面介绍的情况在进行调查。过了两个月，对方回信来了。未亡人说："喏！就是这封信"。说着掏出一封信来。幸子看时，这是一封极短的书信：

烂柯亭主人生时，仆蒙受诸多高谊，而时至今日，仍未获拜谒夫人之荣，可谓失礼之至。然而上次敬悉夫人至为亲切之宝札，愧对夫人美意，感谢之情，无以言表。理当急速复函，唯因俗务繁多，延宕至今，良深歉疚。至于所云厚爱一事，仆亦愿一睹小姐芳姿，请于事前二、三日通知于仆，仆当前来。大体安排于星期六、日均可，尚有何详细情形亦可用电话告仆。

这是用候文[1]写在卷筒信纸上的书体，文体均依一定格式，可以"平凡"二字尽之。幸子读后不觉哑然。既然说是世家，无论是泽崎家还是菅野家，应当比一般人尊重婚娶的风俗习惯，而这样草率从事算哪门子事呢？特别是菅野的未亡人，预先也不和莳冈家商量，就擅自向一个不曾见面的人提出那样的建议，不是丝毫不与她年龄相称地粗暴胡来吗？至今为止，幸子还不了解这位老妇人竟有如此莽撞。这么说来，不由使幸子联想起姐夫辰雄何以特别敬畏这位姐姐。的确，不就是她仗着上了年纪，那样子就象是掌握了什么权力，大咧咧地发号施令吗？而泽崎

---

① 候文：一种文言文书信体。

氏答应这种要求，也出于常识之外，也只有解释为他大概不想在菅野家面前失礼罢了。

幸子尽量不让不满流露出来。未亡人不加辩解地说："我性子急，最讨厌拘泥那些形式。所以先让双方见面，行得通的话，其他的事儿挪在后面也行。对方的事什么也没调查，但是关于泽崎的人物也好，家庭也好，至今还没听说过特别不好的风声，似乎没有什么缺点。如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直接问他反而更为便当。"尽管如此，就连泽崎前妻的孩子，究竟是两个还是三个，男孩还是女孩，她都没有询问过。而未亡人对于自已的计划进展如此似乎很为满意。接着她说："接到幸子太太的答复后，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泽崎。他定于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来这儿。这方面由雪子、幸子和我三人参加会见。没有特别的招待，我想由常子亲手给你们做顿午饭。因此，计划今天晚上捕萤，明天上午，由我儿子引着妙子和悦子参观关原和其它古迹，带午餐的饭盒去，到下午二时左右回来，这段时间内这件事也该谈完了。"她极为愉快地说："这姻缘的事儿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实说，我光想着雪子今年已是厄年的年龄了，可怎么也没想到看来那样年轻，早知如此，就对社会上讲只有二十四五岁，年龄条件不也符合了吗？"幸子在这种场合，也不是没想过，要设法找个巧妙的借口，请求将见面的事暂且延期，此番来只捕捕萤。她之所以被未亡人一纸书信就连同雪子一起被诳出来，是因为过于相信未亡人，误认为事情进行到此，她已作了相当的准备。而现在看来，无论是菅野家还是泽崎家，都视雪子这桩事为儿戏。如果说出来，且不说会使雪子心情沮丧，贞之助等人也会更为愤慨。而且，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泽崎，对于这位连介绍人都不要，直接用书面提出见面请求的对象，他心中该是何等地

轻蔑，大概也不难想象。也可以推量得出，泽崎并不想认真搭理这件事。要是贞之助来了，他一定会有要求暂时延期的方法。或者是请求在会见前调查对方的身世，或者是希望遵循一般规矩，在会见时还得找个介绍人。这说给谁听也是顺理成章的借口。而幸子作为一个女流之辈，站在这位煞费苦心成全此事、正在劲头上的未亡人面前，别的不用说，也必须考虑东京的姐夫的处境。于是，虽然可怜雪子，最终幸子也只得在未亡人面前说声："请您费心。"除了听其自然也无他法。

"雪子，天气热，你把那件衣换下来吧！请你帮我也脱掉这件衣。"幸子回到别屋时，使个眼色告诉她今天无事，自己也开始解袋带，无意中失望似地叹了一口长气，马上又推说是天气热敷衍过去了。关于未亡人话中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部分，对雪子、妙子都只字不提吧！自己想到此事也不禁感觉懑闷，今天暂且把它丢到脑后去吧！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还是尽兴地捕捕萤为好。到这种场合，幸子的特点是很快就能变换心情，即刻不再闷闷不乐了。然而，当她一看到那毫不知情的雪子时，心里又沉闷了。为了排遣这种情绪，她从衣箱里拿出波拉呢做的单衣和带子，把脱下来的衣服用衣挂子挂起来。

"不穿那件衣服捕萤了吗？"悦子疑惑地问道。

"汗湿了一点，暂时晾一晾。"幸子说着把衣挂子挂在衣架上去了。

4

也许是场所变更了，更可能是疲劳过度，幸子翻来复去睡不着。今天早晨起床比平常要早，又冒着暑热，摇摇晃晃坐了半天的汽车和火车，晚上又和孩子们一道，打起精神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来回奔跑，该走了四五公里吧……不过，捕萤这事儿，以后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怀念的……说起捕萤，幸子只知道她曾在文乐座①看过的《朝颜日记》的宇治的一个场面——木偶深雪和驹泽在游船上窃窃私语的情景。因此，不由得对妙子的那番话信以为真：穿着印花长袖和服，在原野的晚风中衣袖和衣襟翩然飘舞，手执团扇这儿那儿追扑着流萤，何等风流潇洒。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暗夜的阡陌小路和草树丛中穿行，会要污损衣物，未亡人早就嘱咐好了："请换下这身衣服，有特意为今天夜里捕萤准备的衣服吗？或者备有代用的单衣吗？"所以幸子、雪子、妙子甚至悦子都各各物色了件称心的薄毛布单衣。妙子揶揄地笑着说："真正的捕萤可不象画上那样的喽！因为天色愈黑愈有意味，要比谁的穿戴漂亮可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出门时，还能模糊地看清人脸，而走到出萤火虫的小河边时，天色一下子暗起来了。说是条小河，不过是比田野中的沟渠稍宽的普通一条支流，两岸全都是狗尾巴草类的杂草，又高又密，生长茂盛，把小河的水面都遮盖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是最初走出百多公尺处有座土桥，才知道这里还有条小河……

---

① 文乐座：大阪的一家演木偶的小剧院。

萤火虫这玩艺儿既怕人声又怕见灯光，打老远他们就捻灭了手电，不出声儿悄悄向河边走去。快要走近时，还没见它的踪迹，有人暗中嘀咕："今天晚上不会出来吧？""不，会有很多萤火虫出来，请到这边来！"这是未亡人的儿子耕助的声音。大家一直钻进河边的草丛里看时，正是周围残留的最后一点光辉不断地溶入墨一般浓的暗夜的微妙的时刻，只见从小河两岸的草丛中，渐渐地，三三两两的萤火虫描着同样的低低的光弧向河中舞去……纵眼望去，沿着这条河的两岸到处都是萤火虫，无边无际，在两岸间飞来飞去……之所以没见着它们，是因为那草丛都高高耸立着，在那之间翻飞着的萤火虫，不肯飞往上方来，依恋地贴着水面低回摇曳……在坠入完全的黑暗前的那顷刻间，浓重的黑暗从凹陷下去的河面缓缓地扩散着，人们还朦胧地看得见近处的草在夜风中摇动，远远地，远远地，只在这小河的延续处，曳着几道没有尽头的弧线，从河两侧混然飞舞，忽明忽灭。那幽灵一样的萤火，至今也看见它们曳着尾巴似的，哪怕闭上眼睛也历历可见……确实，这是整个一晚印象最深的一刻。哪怕只体味到这一点，这次捕萤也就不虚此行了。

捕萤的确不象赏花那样如同一幅绘画。也许可以把它说成带有冥想性质吧。充满童话世界的气氛，富于儿童趣味，要描绘那个世界，可能用音乐比绘画更为合适，要能在古琴或者钢琴上把那种感受谱成曲子该多好啊！

幸子这样躺在床上，在闭着眼睛的一片黑暗中，一想到小河边那么些萤火虫，在一整夜间，无声无息地闪耀明灭着，无休止地飞来飞去，就陷入一种不可言喻的浪漫的心境中去了。不知怎的，自己的灵魂象是飞出去了，混杂在那萤群中，在水面忽高忽低，摇摆着往前飞去。这是那条小河。她追随着

萤火飞去，这是条漫长的、笔直的、无穷无尽的河……

他们时时从到处架有的土桥上走到对面又折回来……大家互相警告着不要掉进河里……一边担心着象有萤虫一样闪光的眼睛的蛇一边走着。跟来的菅野家六岁的男孩愍助，对这一带的地理很为熟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敏捷地到处走着。“愍助！愍助！”今夜担任向导的父亲耕助，菅野家的户主，时时担心地高喊着。这时萤火虫已经多得不可胜数，谁也毫无顾忌地纵声喊叫，而互相之间为了捕萤而不知不觉分散了，要是屡喊不应时，担心会把愍助丢失在黑暗中。幸子曾经和雪子走在一起，听见对岸悦子叫“小姨，小姨”和妙子回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被微风吹过来，有时依稀可闻有时又消失了。怎么说这也是孩子们的游戏，三人之中只有妙子心情最为活泼，身子也灵巧，在这种时候总是要她陪着悦子玩。现在，轻风送来的隔岸的呼唤声，幸子也听到了。“妈妈！妈妈您在哪儿？”“在这儿呢！”“二姨呢？”“也在这儿！”“我捉了二十只萤火虫！”“注意别掉进河里了！”

耕助扯了一束路旁的野草做了一把扫帚，把捕来的萤火虫纳在里面。“以萤火虫出名的地方首推江州的守山一带，其次是岐阜的郊外。在那些地方，大概都以名产的萤火虫贡献给贵人，所以严禁捕捉。而这里不是个什么名胜，随你捉多少无人干涉。”耕助这样说道。捉得最多的是耕助，其次就是愍助了。父子俩勇敢地走近水边去捕捉。耕助手中那把草束萤光闪耀，成了一把闪光的扫帚了。

要走到什么地方才折回去呢？幸子以为耕助不好讲“该回去了”这类话，所以提议说：“风大了，慢慢回去吧。”她刚一说，耕助就答道：“已经在往回走了，这是走的和来时不同的另一条

路。"尽管如此，走了很久都还没到家。才知道无意中他们已走出相当远了。突然，耕助说："瞧，这不到了吗？"不知不觉间，他们到了菅野家的后门。大家手里都拿有装着几只萤火虫的容器，幸子和雪子的是用袖头握着。

在幸子脑海中，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就象那萤火一样毫无顺序地纷沓而来，不知是不是自己在做梦呢？她想着睁开了眼睛，只见小小的电灯上面栏间，悬挂着白天仿佛见过的那块匾额。那上面是记有奎堂伯所书的"烂柯亭"三个大字，并盖有"御赐鸠杖①"的印信。不知"奎堂"为何许人的幸子，只是揣摩着"烂柯亭"那仨字儿。在昏暗的次间，仿佛有个光点从旁边掠过去。她抬头看时，原来是不知从哪儿迷迷糊糊地飞进来的一只萤火虫，被蚊香的烟味儿追逐得直窜。刚才捉来的大部分萤火虫都在庭院的树丛中放飞了，其中又有很多飞舞进房中来，临睡前关木板套窗时全部赶到院子里去了，这也许是躲在哪个旮旯里的一只吧！那萤火虫轻轻地在五六尺高的空中飘飞着，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了，斜着掠过房间，落在房角里衣架上挂着的她的衣裳上，而且象是沿着印花和服往上爬，钻进袖子里了，透过衣裳看得见它微弱的光辉。她象是被满屋的蚊香的烟气刺激得咽喉发痛，于是起来弄灭了那插在白陶狐狸香炉里的线香。接着就捏着了那只萤火虫——抓到手里怪不是滋味，她用手纸把它包起来——打开套窗的活动窗门放它飞了。一看时，前不久在树木丛中、池塘周围有许多萤虫闪耀着，现在大概逃往那小河边去了吧，一个不留地都飞走了，院子里又恢复成一片漆黑。

---

① 御赐鸠杖：旧时天皇赐给元老的鸠头手杖。

她再次躺上床时，还是睡不着，一边翻来复去静静地倾听着睡着了的她们三人的鼻息声。在八席间沿壁龛这方睡的是幸子，与她相邻的是妙子，两人对侧是雪子和悦子，就这样四个人的脑袋从两方凑在一块睡着。突地，幸子发觉谁发出了极轻微的鼾声，仔细一听，原来是雪子。她一边听着，一边在心中赞美着，她的鼾声竟是这样细微、轻柔，使人感到可爱。这时，她原以为睡着了的妙子说道：

"二姐，你还没睡着？"她一动不动轻轻问道。

"是的……我一点儿也睡不着。"

"我也没睡着呢！"

"你一直没有睡着吗？"

"嗯……我一换个地方就睡不好。"

"雪子睡得可香呢，还在打鼾。"

"听雪姐的鼾声就象猫儿在打鼾。"

"真的，'玲玲'就只有那么大的鼾声。"

"她还无忧无虑呢，不是说明天就见面吗？"

幸子记得了，在睡眠方面妙子比雪子神经质些。稍微一想似乎相反，但妙子平常晚上就远比别人警觉，只要稍微有点响动立刻醒来了。而雪子却不象其外表那样，颇有点毫无挂虑的味道，累极了时哪怕在火车上她也可以坐在椅子上昏昏入睡。

"明天那人到这里来吧？"

"嗯，十一时左右来，在一起吃午饭。"

"我干什么呢？"

"你和悦子，由耕助领着去看关原。雪子、我和菅野姐姐三人参加会见。"

"你对雪姐说了吗？"

“刚才稍微讲了一下，不过……”

今天因为悦子没离身旁，幸子一直没机会和雪子商量明日的事情。刚才，在捕萤的途中趁着只有两人在一起时，低声对雪子说道：“雪子，明天中午会面呢！”而雪子只“嗯”了一声再没问下文了，只是在暗中静静地跟她走着，幸子也没接话的机会，只好默默不语。象妙子所说的，听她这样轻松地打着鼾，她仿佛并不怎样为明天的会见担心。

“雪姐也见过很多人了，也许变沉着了。”

“可能是那样的。不过，她是个性情淡泊的人哟！”幸子说道。

5

未亡人对悦子说：“你母亲和二姨去关原好几次了，她们在家呆着。只有小姨还是小时候去过的，还想再看一次，今天就由小姨带着你去好了。”悦子象是领会了果然有什么事似的，若是平时二姨不和她在一起非得撒娇不可，今天却温顺地答应了。悦子与耕助、惣助、妙子及一个提饭盒的老头儿一行五人，乘一部来接他们的汽车出去了。

过后不久，在烂柯亭的六席间内，幸子正帮着雪子在穿衣服。

“请马上来吧！”常子穿过走廊来通知道。她们被领到主屋的最里处，那是一间十二席大设有书斋窗户的古色古香的客厅。厚厚的黑得发亮的廊子外面庭院里，栽了些此处独有的花草树木。透过那株老枫树的青葱的枝叶，可以看得见持佛堂的脊瓦。

从正在开花的石榴盆栽这一带到敷设了那智① 黑石的水滨，团团簇簇的木贼草生机勃勃地生长着。幸子眺望着这一切，心里很纳闷，这儿有这么个客厅和庭院吗？过了一阵，她那遥远的记忆复苏了，终于想起来了。在二十年前，她初次访问这家不是来过这里吗？一多半是当时还没修建这栋别屋，所以姐姐和姐夫、幸子她们一共五人都并枕睡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那似乎就是这栋房。其他的事情都淡忘了，奇妙的是，幸子却记得那些盆栽的木贼。为什么呢？那些摆在廊子上的木贼繁殖得很茂密，纤细的绿茎簇拥在一起宛如那绵密的雨脚，这颇为奇异的景观，给她留下了珍贵的印象，至今还没有随岁月消磨掉。

两姐妹走进去时，与那人互致了初次见面的问候，然后由未亡人向双方作了介绍。其后，依次坐定。泽崎背对正面的壁龛，背靠侧面拉门，面对庭院的光亮而坐的是幸子和雪子，未亡人坐在泽崎对面的末座。泽崎在就席前，正面向壁龛跪着，仔细眺望那挂轴上的文字。壁龛上摆了一盆活剑兰，那叶尖儿还卷缩着象是没长出来似的。幸子和雪子趁这间隙看了看他的背影。他四十四五岁光景，是一位瘦小的、似乎有瘰疬质脸色的绅士。谈吐、长相、体质也都很寻常，毫无富翁气派，一件茶色的西装虽然式样不坏但是楞角处都磨破了，那件富士绢的衬衫象是下过多少水了已然发黄，绢袜子上的条纹都洗掉了。他这一身打扮与幸子们相比未免过于简慢。这既可以说是他随便看待这次会见的证据，也可以说是他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的见证。

终于，他象是心满意足地欣赏完了挂轴上的诗似的："这位

① 那智地方的黑石。

星岩可真了不起呢！”他一边说着坐到席位上来，“听说您丈夫保存了很多星岩的墨迹吧？”

“嗨嗨！”未亡人谦恭有礼地笑着。看来，拿这类话奉承这老妇人颇为有效，马上，她的脸色和蔼极了，“我那故世的丈夫的祖父，曾经师事过星岩先生……”

至于星岩的室红兰的墨迹，也收藏了几件扇面和屏风，山阳的有名的女弟子江马细香的笔迹也保存有几幅；担任过大垣藩的侍医的细香家和菅野家似乎有交往，现在还留有细香的父亲兰斋的尺牍等等，都成了话题。未亡人和泽崎又聊了一阵其他方面的闲谈，什么细香和山阳的恋爱关系，山阳当时游玩美浓的轶事，《湘梦遗稿》的典故等等，泽崎把各种往事都提出来唠叨，未亡人也少不了要应酬几句，以显示对那些消息并非全然无知。

“我丈夫生前喜爱收藏细香为墨竹题的赞词，经常拿出来给客人赏玩，谈论细香的生平，无意中我也记住了一些……”

“呵，是那样的……无论怎样说，您家前代主人兴趣很广泛罗。我也曾奉陪他下过几局围棋。他总是说要我来看看烂柯亭，所以我想冒昧地提出来，请您让我欣赏一下您家珍藏的字画……

“今天我原想请您去看看那个烂柯亭，不凑巧的是现在那里没空出来——”未亡人这样说着，没有把至今为止无聊得发窘的幸子们放在眼里，“我让莳冈太太家几位住在那里了。”

“真的，那栋别屋可真不错呢，”终于，让幸子插进话了，“那儿是单独一栋屋，非常幽静，真是个接待客人的好地方。承蒙您让我们住在那儿，比歇在什么样的旅馆都要舒适些。”

“嗨！嗨！”未亡人又笑了，“大概不会有那样的事吧？不过，

您觉着合意，就请多住些日子吧。我丈夫到晚年很爱清静，总是成天关在那个烂柯亭里。”

“这么说来，烂柯亭的‘烂柯’是什么意思呢？”

“哟，这个与其让我讲还不如请泽崎先生给说明一下吧……”未亡人颇有一点测验的口吻说道。泽崎唰地一下脸色变了。

“哎——”他突然装模作样了，流露出一种不言而喻的不愉快的神色。

“晋朝有个叫王质的樵夫，在山中看童子下棋，那一阵功夫斧子的把儿也烂了。是这样的吗？”

“哎——”泽崎的脸色渐渐阴沉了，眉间也耸起了深皱。未亡人不再追究了。

“哼！哼！”她只是笑了笑，那种笑的方式微妙地隐含着一种恶意。一刹时，满座都冷场了。

“请吧，不过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时，常子说着坐到泽崎的小膳桌前，手秉一把蓝色的九谷烧①酒壶。今天虽说是由常子侍弄的午餐，但是膳桌上几道菜肴，似乎大都是由大垣的饭馆定购送来的。幸子想，正当暑天，与其用这么多生菜，而且又是乡下饭店烹饪的刻板的宴席菜肴，还不如由家里弄几个新鲜蔬菜有口味些。她试着夹了一箸鲷鱼生鱼片，果然吃到口中成了软泥一般，她身子都发怵了。特别喜爱吃鲷鱼的她，这时急切端上那杯酒和着一起吞下去，再也没有去夹它了。一眼望去，能够引起她食欲的只有盐烤小香鱼。刚才从未亡人致谢的话中知道这是泽崎用冰袋装着作为礼物带来在这里厨房烧的，

① 一种五彩瓷器。

似乎和饭馆的菜肴稍有区别。

“雪子，你吃香鱼吧！”由于自己不机敏地提出那个问题使得满座扫兴，幸子想出来打圆场，但泽崎又难以接近，无奈只得对雪子说话。而从最初开始没有一次讲话机会、老是低着头的雪子只是点了下头应了一声：“是……”

“雪子，你喜欢吃香鱼吗？”未亡人问。

“哎……”雪子又点了点头。于是，幸子搭腔道：“香鱼我也爱吃，不过妹妹比我更喜欢……”

“呀，那就好了。今天真都是些乡下菜，没有一道合口味的，正在犯愁着呢，可巧泽崎先生送了这香鱼来了……”

“住在这乡下，可不容易见着这么鲜活、精神的香鱼呢！”常子插嘴道。

“而且还带了好多冰给镇着，想必是够累赘您了。这香鱼是在哪里捕捉的呢？”

“在长良川……”泽崎的脸色渐渐平和了点，“昨晚我打电话托他们弄好，刚才在歧阜车站，他们送到火车上来的。”

“可真让您费了不少心呢……”

“托福，也让我们尝了新！”幸子接着未亡人的话说。

于是，又慢慢地恢复了交谈，什么歧阜县内的名胜古迹的掌故，日本航线、下吕温泉，养老①的瀑布，以及昨夜捕萤的事都拉七杂八地谈论到了，但是怎样也不象刚才那样来劲，使人感到互相都在忍耐着不和悦的气氛，因为坐在一席而勉强地拉扯些话题。因为自己能喝酒，幸子想在这种时候给斟点酒也好，只是在这宽敞的十二席间里坐四个人，离得相当开，而男

① 位于歧阜县。

客只有一人，常子没有周到地注意及此也无可非议。反正在夏日中午，再怎么劝酒也不能喝得太过。未亡人和雪子的膳桌上，还原封未动地摆着那杯已经凉了的酒，幸子刚才和着鲷鱼片喝干了，现在杯子空空如也，可是常子光给泽崎酌酒，似乎是断定了纵然不给女客们斟酒也无妨。不过，泽崎不知是不高兴，还是讲客气，或者是真的不太嗜好，大概每给他劝三次他才让酌一次，实际上也不过喝了两三杯而已。未亡人一再劝他，请不要拘束，他只是回答说："不，我已经够随便了。"而他的膝盖却规规矩矩地并在一起，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

"您也经常到阪神地方去吗？"

"是的。不大去神户，但是一年总要去大阪一两次。"

幸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心中的疑惑：这位百万富翁是出于什么动机答应和雪子见面呢？今天一开始她就从旁冷眼观察，这个男子是否有什么缺陷。但是据至现在为止谈话的情况看来，也想不出他有怎样显著的缺点。稍感滑稽的只是问到他不知道的事情时的态度。就说不知道不得了吗？他却是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也许这也可从中看出这位阔少爷出身的人的本性吧。想到这里再一看时，只见他眉间稍下一点，鼻梁两侧的静脉透出一绺绺青道道来，果然是一副脾气暴躁的相貌。而且也许是幸子神经过敏，总觉得他的眼神带女性味，阴森森的，是个似乎有什么秘密而悬心吊胆的人。幸子早就注意到了，泽崎对雪子不太感兴趣，只是在刚才他和未亡人闲谈之中，频频地投来视线睃睃雪子的容貌。此后，他那阴森、冰冷的眼光几乎再也没有射过雪子这方。也看得出来，未亡人和常子苦心拉扯些话题让他俩交谈，而泽崎只是碍于礼节敷衍一两句后，马上又转向其他人去了。原因之一，也是无论说什么雪子只是"是、是"

地答应着，也不很起劲吧！但是很明显，一定是雪子不合泽崎心意。而且推量其原因，幸子总觉得主要是在雪子左眼缘上。从昨天起，幸子就急着雪子那些模糊的雀斑，唯愿今天淡薄一点。不凑巧今天却比昨天还要浓些。明明如此，可偏偏她本人仍然毫不在意，今天早晨也要象平日那样厚厚地搽粉。幸子也没明说："雪子，你不要搽太厚的粉。"只是帮着她薄薄敷了点粉，在眼下方又搽了点红。虽然施用了各种办法，但还是敷衍不了。所以幸子从进入这个客厅起，就一直为这事犯嘀咕。看未亡人和常子的表情，象是并没有在意，而气运不佳的是，雪子的座位对着泽崎的角度，正好暴露的是左脸。从初夏的庭院里反射过来的令人眩眼的光线，正面照在她的脸上。只是因为雪子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弱点，她毫不在乎，毫不羞怯，举止极其自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固然是实，但与昨天早晨在国营电车上相比，那些雀斑仍远远显眼得多。幸子感到再也不能让雪子长久地坐在那个席位上了。终于，泽崎吃完了饭，匆匆地说道：

"太对不起了，上火车的时间到了。"他简单地告了假后离开了座位。这时，幸子也终于放心了。

6

未亡人挽留幸子她们："好不容易来了就再住一宿吧，明儿是星期天，带你们到刚才谈到的养老去玩玩。"幸子婉言推辞了。一行在悦子他们回来后就立刻动身，赶上了预定的三点过九分的上行车，五点半左右可到达蒲郡。虽说是星期六的下午，二等车厢还是很空，四人正好坐上相对的两排座位。刚坐下不久，

昨天的疲劳都出来了，大家精疲力尽，连讲话的精神都没有。已经入梅了，天气沉闷，车厢内潮湿闷热。幸子和雪子靠着椅背打起盹来，妙子和悦子打开了她们每天都爱读的《朝日周刊》和《星期日》。过不久，妙子叫道：

“悦子，萤火虫跑了呢！”她取下挂在窗子边上的萤火虫笼子放在悦子的膝头上。这笼子是昨晚菅野家的老头儿为她赶做的：把空罐头筒的底敲掉，两头蒙上纱布凑合成一个笼子。悦子看得很金贵，把它捧到火车上来了。不知什么时候缠纱布的线结松了，从那缝隙间爬出来了一两只萤火虫。

“喂喂，我帮你搞吧！”马口铁皮的罐头筒滑溜溜的，悦子缠不好。妙子拿来放在自己膝上。哪怕是白天放在阴暗处也看得见纱布里的萤火虫闪烁的蓝光。妙子从缝间瞄着里面：

“啊，悦子，你来看！”又把那筒递给悦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不象是萤火虫……”

悦子也瞅着里面：

“是蜘蛛！小姨！”

“真是的呢。”她正这么说着，一个米粒大的可爱的小蜘蛛跟在萤火虫后面慢吞吞爬出来了。

“啊！不得了！不得了！”妙子把罐头筒放在椅子上站起来时，悦子也站起来了，幸子和雪子也睁开眼睛：“什么呀？小妹？”

“蜘蛛，蜘蛛！”混在小蜘蛛一起，还有一只东西猛地一下弹出来了，终于，四个人全都站起来了。

“小妹，把那筒扔到那里去！”

妙子抓起那筒丢到地板上时，又吓了一跳，原来飞出来了一只蝗虫。它在地板上直蹦着，飞到过道那一头去了。

“哎，真可惜，那么多萤火虫……”悦子惋惜地瞪着那只罐

头筒叹息道。

“喂，我帮你弄掉蜘蛛吧！”斜对面的座位上，正在笑着瞧热闹的一位旅客说道。他穿着和服，五十岁左右，似乎是本地人。说着他捡起了罐头筒：“请借发针什么的用一下吧！”

他从幸子手中接过发针，把筒中的蜘蛛一一剔出来扔到地上，细心地用木屐踩死。和蜘蛛一起发针还缠出来了些草，幸好萤火虫也没大跑出来。

“小姑娘，大部分萤火虫都死了哟！”那男人重新缠好了，左右倾斜着那罐头筒看着，“拿到盥洗间去，浇点点水。”

“悦子，顺便好好洗洗手，触着萤火虫有毒呢！”

“萤火虫有股味儿呢，妈妈！”悦子嗅了嗅自己的手说，“是草的气味。”

“小姑娘，萤火虫死了可不要扔掉罗。拿来收着，可以做药呢！”

“做什么药呢？”妙子问。

“弄干燥后保存好，烫伤、摔伤的时候，用饭粒一起拌和着敷上就行了。”

“真有效吗？”

“我也没试过，但听说有效。”

火车慢慢地驶过尾张一宫了。幸子她们没有坐慢车走过这一带，每到一个毫不知名的小站都要郑重其事地停一下，再开走，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倦怠，竟感到从歧阜到名古屋之间特别地遥远。不多久，幸子和雪子又迷迷糊糊地睡起来了。“名古屋到了！妈妈！……看得见城墙罗，二姨！”只是当悦子喊醒她们，旅客们蜂涌而入时，两人睁开了一下眼睛，火车开出名古屋时，她们又马上酣然入睡了。到大府附近时，天下雨了，她

们毫无所知仍然熟睡着。妙子站起来关上了窗子，不多久，所有的车窗都关了，车厢内更加闷热，大部分旅客前仰后合地在打瞌睡。在幸子她们前面四排、过道的对侧背对着她们坐着一位陆军士官，正在唱舒伯特的《小夜曲》：

我的歌声穿过深夜，
向你轻轻飞去，
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
爱人，我等待你……

那士官端端正正地坐着身子动也不动地唱着。幸子她们睁开眼睛时，一开始弄不清是谁在唱，只听见那歌声弥漫在密闭的室内，听来象是在哪儿开着留声机似的。从幸子这边，只看见他的穿军服的背影和一部分侧脸，还是知道了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稍许有点害羞似地在唱着。幸子她们从大垣站上车时就看见了这个士官坐在那里，但是只看到他后影，没看见他的相貌。刚才闹萤火虫那一阵，惹得乘客们都注视着幸子她们，那士官也应该看见她们了。士官多半是太无聊了，唱唱歌来驱走袭来的睡意，因此那歌声里隐含着自信，而感到后面有几位漂亮女人在听他唱，似乎唱得更来劲了。唱完这支歌后，他象是更为羞涩似地俯着身子。过一会，又唱起了舒伯特的《野玫瑰》：

少年看见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多么娇嫩多么美，

急急忙忙跑去看，
心中暗自赞美，
玫瑰、玫瑰、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这些歌儿是德国电影《未完成的交响乐》中的插曲，幸子们也都听熟了。她们谁也没想要唱歌，但是却跟着那士官哼起来了，渐渐声音也高了，开始和着他唱起来。从后面都可看见，那士官一脸通红连脖子都红了。他似乎太兴奋了，声音在发颤，还是不停地大唱着。士官和她们座位隔了一段距离，这样反而好些，可以毫无顾忌地合唱。不久，这支歌又唱完了，室内又恢复了沉闷的寂静。士官也没再唱了，仍然腼腆地俯身坐着。到静冈车站时，他偷偷摸摸地站起来，象逃跑似的溜下车跑了。

"那个军人，我们一次也没有看清他的脸呢！"妙子说。

幸子们是初次来蒲郡。这一次动了念头，还是因为老早就听贞之助说过这里的常磐馆。贞之助每月要去名古屋一两次。他老是说："我一定得带你们到蒲郡去一次，悦子她们准会高兴的。"虽然也约定了两三次，但是每次又都吹了。而她们此番的蒲郡之行，正是由贞之助筹划的。"我原想去名古屋时有机会带你们去，但是总是事情太多，没功夫陪你们，趁此机会就你们去看看也行。稍微有点忙，但是可以从星期六傍晚呆到星期天下午。"贞之助这样提议，并且用电话和常磐馆交涉好了。

自去年东京之行以来，幸子积累了一些离开丈夫单独旅行的经验。和往昔不同，她自己体会到了大胆地象孩子似的游玩的乐趣。当她走到旅馆时，对丈夫为她们作了这种日程安排，

不得不再次产生感激之情。因为今天的会见无论如何也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如果就那样和雪子在大垣车站分手，那种不可言喻的恶劣的心绪会一直纠缠不清。她自己不愉快倒无所谓，眼看着雪子遭受了这么一次挫折，又让她形单影只地悄然地回东京去，实在于心不忍。而丈夫却想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她自己尽量不去想今天在菅野家的事情且不必说，首先是雪子、悦子和妙子也同样象是感到要在这里补偿一下，尽情享乐一夜。天从人愿的是，第二天早晨雨也停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而且这旅馆的各种设备，娱乐设施，海岸的景色等等，都正如贞之助所讲的，使悦子乐得手舞足蹈。最难得的是，雪子好象早就把昨天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快活爽朗。不讲别的，光就这一点，也感到不虚此行。她们在下午两点过后走到蒲郡车站，一切照预定的那样，相隔十四五分钟，分别乘上、下行列车就此东西分手。

上行的列车在后开。雪子送走她们后又稍微等了一会，坐上了去东京的普通列车。她也想到坐慢车走这么长的距离一定很倦怠，但是委托旅馆办快车票以及在丰桥换车，也够烦人的，于是决定坐这趟车直达东京。她从提包中拿出阿那托尔·法朗士[1]的短篇小说集，打开书来，但总觉身子沉甸甸的，看不进书，只好又把书丢下，心不在焉地眺望着窗外。她的身子沉重，不言自明是自前日以来聚积的肉体的疲劳，无意中对直到刚才为止的全都是有趣的消遣的一种反动。而另一个原因是，想到今后又必须在东京熬上不知几个月而心情沉郁。特别是这次在芦屋停留很久，使她已经产生了可以不回东京了的侥幸心

① 法国小说家（1844—1924）。

理。而当火车中途停在一个陌生的停车场时，突然发觉自己孤孤单单的，更使她感到寂寞、凄清。刚才分手时，悦子开玩笑地说："二姨今天别去东京了，送我回去。"她快活地搪开说："我马上又会来的。"但是老实说，又得过多久才能去芦屋呢？她突然认真地思索起来。

二等车厢比昨天还要空，她一人坐了个四人坐席，屈膝坐在椅子上靠着后面想睡一会儿，但是左肩、颈子象是不能转动似的僵着，不象昨天睡得那样安稳，稍微打一个盹又马上睁开眼睛了。就这样磨蹭了三四十分钟，车过辨天岛时，她毫无睡意了。她看到在她的前方对侧隔四、五排座位处，朝这方坐有一个男子，实际上是她发觉那人在正面瞪着她的睡态。因此，她睁开眼睛了。那男人看见她把脚从椅子上放下穿上草履、悄悄地坐端正时，也暂时把眼光移向窗外了。虽然如此，又似乎不放心似的，过一会儿又目不转睛地盯着雪子。最初，雪子对这种无礼的眼光只是觉得不愉快，不久她纳闷起来，他为什么老瞅着自己呢？这当儿，她也觉得在哪儿见过这男人。他大概是四十岁上下吧，开襟衬衫外套一件灰色白条纹西装，黑黑的头发整齐地分开梳理着，总觉得带股乡下土绅士味。瘦小的身量，两手重叠放在膝间挟着的一把洋伞上，刚才是手支着洋伞撑着下巴颏，现在靠着座椅背坐着。头上的网棚上放着顶雪白的巴拿马帽。"哎，这是谁呢？"她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来。就这个光景，不论是那人还是她，对方看时都互相躲着，又不时互相窥探着。她想起了他是在丰桥上的车。这一带照说没人认识。突然，她想起了距今十几年前，由姐夫介绍不是和一个叫三枝的男人见过次面吗？据当时所说，三枝是丰桥的一个富家，多半这男子就是那三枝了。当时，她认为这男子的容貌带乡下土绅

士味，一点也不象个聪明样子，所以没看上他。尽管姐夫一番美意从中作合，她还是任性地拒绝了这门亲事。从那以来经历了十余年的岁月，现在看来，他还是土气十足。他不怎样丑。乍一看面容是老了一些，但与当年相比并不见得老了许多，只是土味儿更足了，也正是因为有此特点，所以时至今日，在朦胧记得的许多次相亲的许多张面孔中，唯独回忆出了这副尊容。在她认出他的同时，那人也仿佛认清了她似的，倏地局促不安起来而把脸别过去。尽管如此，还是有点怀疑似的，瞅空儿又瞟了她几眼。如果此人一定是三枝，那次会面后还到上本町来和她见过一两次面，为她的姿色所倾倒而热烈地恳求许婚。所以即使雪子忘记了他，他还是不会忘情于雪子的。那男子恐怕不是因为她已成半老徐娘而心存疑窦，而使他惊讶的也许是至今她还是那样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副大姑娘的装束，与当年相比，并无多大改变吧？她愿意那男人执拗地注视着她的理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尽管如此，这样直愣愣地被瞅着决不令人愉快。她想到，从那以来，自己相了很多次亲了，直至昨天又增加了一次，而今天正在相亲后的归途中。如果他知道了会怎样想呢？她不禁身子瑟缩起来。而且不凑巧的是，今天和昨天大不相同，身穿一件十分寒碜的印花和服，脸上的化妆也很粗放，也自知乘火车旅行该是一副怎样难看的脸色。她好几次想起来去整整容，不过，在这种场合，且不说要经过他跟前上盥洗间，哪怕是悄悄地从提包里掏出化妆盒稍加修饰，都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她不愿意这样做。只是从他坐普通列车来看，可以推测他不是去东京。不知他在哪儿下车？她不时为这事担心着。终于，在快到藤枝站时，他站起来从网架上取了帽子戴上，临下车时，还毫不客气地瞥了雪子一眼才走了。

然而，那男子走后，在雪子疲乏的脑中，仍在不断地浮现着与他见面前后经过的情形。那是在昭和二年吧？不对，是昭和三年，自己刚满二十岁。那是自己初次和男人“见面”。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当时姐夫对他很感兴趣，三枝家是丰桥市屈指可数的富家而他又是嗣子，雪子不应该不满足，而对当时的莳冈家来说，是一门求之不得的亲事。“如果话已说到这种地步，而你不答应的话，我无法做人了。”姐夫想尽一切理由劝说她，但她自己一直强烈地反对这门亲事，借口是看那男子的长相似乎不太聪慧。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不仅是长相如此，在他中学时代曾因患病而没有升学，而且了解到实际上他在中学的成绩也不佳。这越发使雪子厌恶。另外，即使作腰缠万贯的资本家的太太，要在丰桥那样的小城镇挨此一生，也未免太寂寞了。二姐对此大有同感，她可怜雪子出嫁到那样的穷乡僻壤，似乎比雪子更强硬地持反对意见。不过，无论是二姐也好自己也好，只是没说出来，但确实是在有意为难姐夫。当时正当父亲辞世后不久，她们不仅对一直低人一等的姐夫突然抖起威风来颇为反感，而且他要依仗兄长的权力强迫她接受这门亲事，看着雪子好说话以为只要压一压便可使之就范，这种情形，且不说自己，也使二姐和妙子大动肝火，于是三姐妹结成同盟和姐夫作对。而最使姐夫愤怒的是，雪子从不清楚地表示“不同意”，无论怎样问她总是含含糊糊的。但是等到姐夫把话说到毫无退步的余地时，她却一口咬定毫不松口。而当姐夫就此责难她时，她却回答说，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女子，也不可以在人前明了地作出那种答复，自己是否同意只要看表情自可大体明白。她确实知道姐夫银行中几位高级职员参预了此事，存心要让姐夫陷入更为尴尬的处境，有意地推迟作出回答。无

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和这个男人没缘分。而这人的不幸在于，他偶然地插身进家庭不和中来，成为了兄妹之争的一根导火线。自那以后，雪子从来没有想过也没听说过这个男人的事，但大概不久他就和谁结婚了，现在也该有两、三个孩子了，而且恐怕也继承了三枝家的家业而成了资本家了吧？当她想到这里时，突然设想，要是自己现在成了那位乡下绅士的妻子的话……她并非不服输，但决不认为那是一种幸福。象这样的，这个男子的生活就是在东海道边鄙的小站与小站之间，乘坐这种慢吞吞的普通列车来来往往，年复一年地打发着岁月。跟随这样的人终此一生又有何幸福可言呢？她只好认定，还是不嫁给他为好。

当晚十时后，她回到了道玄坂的家，也没有和姐夫、姐姐讲述与那男子邂逅的事。

7

在那天回神户的火车上，幸子也不由得想起了许多事。在她的头脑中，也在回味着前天的捕萤，从昨夜到今天上午在蒲郡纵情游玩的乐趣，但是，刚才和雪子分别时，她孤苦伶仃地站在月台上目送她们远去的身姿，以及眼缘有明显的翳子的消瘦的面庞，却长久地萦绕在她的脑海中。随着，这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见的印象又复苏了。至今为止，她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雪子的相亲。而就十年来的数一数的话，连这样简略的会见也仿佛有五六次之多了，不过，从没有象这次这样感到自卑。以往总是抱有这一方高高在上的信心和骄傲，而对方只是一味地

请求这方俯允，总是称此方“不许可”而戏称对方“落第”。而这一次从走第一步起这方面就处在下风。最初菅野来信时要拒绝就好了，而首先就让步了。接着在菅野家听到未亡人那番话时、当断不断，又作了一次让步。那还可说是看在未亡人和姐夫的面子上作出让步。而在昨天宴席上，自己那种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心情，又算哪门子事呢？至今为止，她总是有一种矜耀的心理，无论把雪子领到什么地方去，都是一位不会使她有愧的妹妹。而昨天每当泽崎看雪子时，她总是提心吊胆的。无论怎么回想，昨天不是这一方是“考生”，而泽崎是“考官”吗？她只要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和雪子受了从未有过的凌辱。而且妹妹如今的容貌不可否认地有缺点，尽管这是不足道的细微的，然而毕竟还是缺点，这种忧虑也沉重地压在她心上，不能轻易摆脱。反正不指望这次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今后怎么办呢？由此次看来，当务之急是要治疗雀斑，但是，果真会顺利消褪吗？不是因为有雀斑雪子的婚事就更为坎坷艰难了吗？……昨天不是因为那雀斑特别浓，再加上光线、位置和角度这些不利条件而造成失败的吗？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从今以后再也不能以迄今为止的那种优越感去参加会见了！恐怕今后遇着这种场合，也会象昨天那样提心吊胆地看着对方凝视着自己妹妹的脸孔。

妙子也看出来了，幸子奇怪地变得抑郁不乐，似乎不光是疲劳所致。妙子沉思着究竟是什么原因，趁着悦子去给萤火虫笼子浇水去了悄悄问：

“昨天的情况怎样？”

幸子懒得开口似的，而过了一两分钟才象是突然记起了：

“昨天呀，很简单地就完了。”

“这次会成吗？”

“哎……无论怎么说，都是因为去的时候火车抛了锚啦。”幸子说完又沉默了，妙子也没再追问。

当晚回家后，幸子把昨天的大致情况向丈夫报告了，只是要把那些不愉快的遭遇再讲给他听的话，夫妇俩又得咀嚼一遍那枚苦果，所以她讲得不太详细。贞之助说：“假如对方一定要拒绝的话，那我们抢先提出来怎样呢？象他那样的对手，我们也看不起他得了。”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冲着菅野家和本家也不能做那种事。而且，无论他怎么说，幸子心中还藏着万分之一的一缕希望。而没容夫妇俩反复考虑，象是追踪幸子而至似的很快就收到了菅野未亡人这样一封来信：

莳冈幸子夫人妆次：

敬启者，前不辞路远，莅临寒舍。只缘地处山野，招待不周，失礼之至。今不揣冒昧，邀请诸位于今秋驾幸敝处，共采野菇，不胜翘盼之至。

今日寄呈泽崎氏另纸一通，请夫人寓目。亦无庸我再殚辞费然尽我之微力，而结果如斯，诚为抱歉。务请宽宥一二。不过，前日犬子曾就此事告知名古屋某相识，据其昨日复函云，纵令对方恳求，贵府尊意如何尚未可知，这原非一门值得特别珍惜之亲事。只是劳动诸位遥远而来，歉疚之情，无以言表。信末请代向雪子小姐恳切致意。诚惶诚恐。

菅野安

六月十三日

同一信封内还有泽崎的一张信笺：

菅野安夫人左右：

时值梅雨，天气沉闷，恭颂贵府合家倍加康健。前日承蒙多方斡旋，且赐款待，深致谢忱。所述者。关于莳冈小姐之事，其后经商议，均曰碍难联姻，请向对方传述此意。事关贵府亲戚，故急切奉复如上。

承蒙种种关怀之处，再次向夫人致谢。

泽崎熙拜具

六月十二日

这两封意外地不自然的信，在各种意义上，再度使贞之助夫妇陷入了不愉快中。其一是，这是首次被对方宣告“落第”，一开始就站在被打上“败者”的烙印的一方。这一切都预先作了思想准备，且当别论。最使夫妇俩伤心的，是泽崎和菅野未亡人的来信的写法以及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说这些已毫无用处。泽崎的信是写在一张格子纸的书简笺上（前天未亡人让幸子看的那封信是用毛笔写在卷筒纸上），象是草草收场似的，全是用钢笔书写的，光看这个就令人不快。文字上虽写有“其后经商议”，但实际上他在十日那天就已在心中决定了，估计他是要立即回绝所以仅隔一天就写信来了。尽管如此，他并不直接写信给这方，这种回绝的方法，并非不自然，而是有想方设法使未亡人满意的意图在内。他只说“碍难联姻”，那么老远把别人叫来，什么理由也不讲明，已是输了道理。这对菅野家不也是失礼了吗？还有“均曰碍难联姻”的“均”究竟是指谁呢？从上面的文字“其后经商议”看大概是和家属、亲戚商谈，大家都说

难以联姻。真是这样，百万富翁的见识又从何谈起呢？无论如何，这个“均曰”的文辞更加虚伪得令人作呕。菅野未亡人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寄来又是何居心呢？假如她不知其内容还情有可原，而故意寄来这封不是对此方写的信让他们看，还有必要吗？她对这封信的写法毫无感触吗？未亡人应该不动声色地藏起这封信，设法制造一个不伤这方面的感情的借口，而这样胡来简直是白活了这么大岁数！“纵令对方恳求，贵府尊意如何，尚未可知，这原非一门值得特别珍惜之婚事。”事到如今说这些假惺惺的话，丝毫不能使人得到宽慰。总之，菅野未亡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豪族的夫人，却非常不理解都市人的细腻的心理。不了解她是这么一位粗枝大叶的人而委托她作媒，本身就是一大错误。夫妇俩只好作出这种结论。这样，自然要归咎于姐夫。在他们看来，未亡人姑且不论，因为这是姐夫的意旨，而对他过于信任了。作为熟知未亡人行事作风的姐夫，要插手这件事，应该事前稍作调查，估摸一下可能性。而据姐姐来信说，无视菅野家的好意会使姐夫为难，事情成不成在其次，只是要雪子去赴会。既然她这样说，作为姐夫也要考虑雪子的立场，预先向未亡人问清是否调查了。如有这种善意就好了。可他只是传传话后就弃而不顾了。结果，贞之助、幸子和雪子除了徒然增加一些烦恼以外一无所获，只是为了顾全姐夫的面子奔波一番罢了。贞之助私下担心，自己和幸子也就算了，是否从这事后，姐夫和雪子的关系会更加恶化呢？不过，幸运的是这偶然而至的两通信，没有寄给本家而送到幸子这方来了。幸子听从了丈夫的意见，有意挨了半个月后，向姐姐写了封信，在信尾似乎无意地写上一句，已收到菅野姐姐来信，总觉得那件事不大妥当似的。而且还补充了一句。希望姐姐委婉地向雪子

讲明此事，如果难以启齿暂时不讲也行。

8

那以后又过了半个月，已是七月上旬。贞之助到东京去了两三天。他回来后说："我担心雪子，不知她情况怎样，趁着有半天闲暇到涩谷去了。没见着姐夫，而姐姐和雪子都心情很愉快似的。雪子说是为我去作冰淇淋就上厨房去了，我和姐姐聊了一会儿，但是压根儿没提到上次会面的事。我本想探听菅野未亡人又来信没有？究竟在什么地方不中意？把事情真相告诉了本家没有？不知是菅野家没来信还是来信说了而姐姐不想讲出来？但看得出来，姐姐尽量避免触及那件事。她只是频频地谈到，今年是母亲二十三年忌辰，再下个月大家都要回大阪。雪子并不象担心的那样而是颇为高兴，大概她指望着那时候又能回关西吧？

"姐姐说：'母亲的祥月忌辰是九月二十五日，我们要提前一天在二十四日（星期天）在普庆寺举行追荐法事。因此辰雄和我必须在星期六抵达大阪，而六个孩子都带来又太麻烦了，决定除了长子辉雄以外，凡是在校读书的都留在家，而正雄和梅子只得同来。看家当然以雪子最为理想，但她说追荐母亲不参加也不行，除此以外无人可托，只好要阿久照看几天，反正只有几天大概不要紧吧。不管怎样，一行六人住在一起恐怕为难，只得分成两处歇宿，一多半我要歇在芦屋。'等等。"

"还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她现在就这样操着心。"贞之助说道。实际上，幸子也在想，今年是母亲二十三周年忌辰，究竟

怎样操办呢？最近要写封信去问本家。在这之前，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父亲的十三周年忌辰时，辰雄没来大阪，就在道玄坂附近某个和普庆寺类似的净土宗[①]的寺院里，弄了一场简单的法事完事，不过，那年秋天本家刚刚移住东京，正忙得不可开交，又马上一大拨返回大阪也够为难。所以当时姐夫来信说，这次准备将就着在东京办法事，如果贞之助能顺便上京出席，那就太难得了，如果非常忙就不必专程前来。请他们在当天，各各去普庆寺参拜。附带还通知了，那只红漆香盆是向全体亲戚装盛祭享物品的。这些理由多少还是对的，实际上幸子察觉到了姐夫的真实意图是，恐怕在大阪办法事会过于隆重以致无谓的开销太多。因为父亲在生时对艺人们多有眷顾，甚至到三周年忌辰时，还有相当多的戏子和妓女来参加纪念活动，在心斋桥的播半开过开斋[②]宴会后，还有春团治的单口相声等余兴节目，排场极为盛大，使人不禁缅怀莳冈家那昔日的荣华。因此，辰雄汲取了那次开销过大的教训，在昭和六年的七周年忌辰时，始终只发请帖给家族内成员。但是毕竟是没有忘掉忌年呢，或者还是听见传闻了，总之仍有很多来宾，照预定的那种保守的做法行不通，原来打算不在饭馆设宴而带便饭去寺院，到头来还是到播半去了才收场。也有人很高兴地说，笃信佛教的人在法事上多用点钱也是孝敬父亲。可是当时辰雄说，这道理固然不错，但是行事要与身份相适应，莳冈家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所以这次法事应当办得更加朴素，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会体谅他的苦衷。

就因为这个，父亲的十三周年忌辰，象是故意避开了大阪

① 日本佛教的一个派别，法然上人开创。
② 追荐法事完毕斋戒期满。

似的。亲戚中的老人们都纷纷批评辰雄：做父亲的法事时有意离开大阪是怎么回事呢？近来听说本家很为拮据、吝啬了，但虽说是花钱难道是用在别处吗？因为众说纷纭，鹤子处境很为尴尬。当时辰雄分辩说，十七周年忌辰时到大阪办时再去弥补。

因为有那些先例，幸子在思忖，今年母亲的法事究竟怎么办呢？又在东京办的话，且不说亲戚们人言可畏，自己也仿佛不能心安理得。

姐夫辰雄根本没有见过母亲，自然没有什么感情。而幸子思慕母亲的心情，与对父亲的怀念不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父亲因患脑溢血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五十四岁时逝世，也不可说不短命。而母亲却是在大正六年三十七岁上年纪很轻就去世了。想到这里，幸子发觉自己今年正是当年母亲那么大岁数，而姐姐还比当年的母亲大两岁。而在她的记忆中，母亲比现在的姐姐和自己，还要格外美丽、清秀。然而，这也是和母亲去世时周围的环境和疾病的状况大有关系。

在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幸子眼中，母亲的风采远比实际清爽动人。一般肺病患者在疾病发展时，多半是又丑又瘦，肤色也变坏了，可母亲虽然患上了肺病，但直至临终，仍然不失其某一种美丽，肤色还是白得宛如透明，一点没变黑，身体虽然消瘦，然而直到最后手足还保持着光润。

母亲似乎是在生妙子后不久患病的。最初在滨寺，其后在须磨疗养，最后说是住在海滨反使病情恶化了，于是在箕面租了一幢小屋住下来。在母亲晚年，只允许幸子每个月去见母亲一两次，而且还得尽快告辞，所以即使她回家后，那海滨寂寞的涛声和松涛与母亲的面影连成一体，还长久地镂刻在她的

头脑里。从此以后，母亲成为了她的理想化的观念，而她的形象就成了她的思慕的对象。不过，自移住箕面以后，已经知道母亲不久于人世了，因而允许她比以前较频繁地去探望母亲。

临终的那天早晨打电话来了，等到幸子们赶到那里不多久，母亲就咽气了。几天来不断下着的绵绵秋雨毫无止意。潇潇秋雨打在病室廊下的玻璃窗上，一片烟雨迷离。窗外是个小巧的庭院，从庭院往下走经过一条缓长的小坂路可以走到一条小溪畔，沿途盛开的胡枝子花、已被秋雨打得零零落落，在秋风中瑟缩着。那天早晨，因担心溪水上涨会引起山洪暴发，村里的人们都骚动不安。远比雨声更为猛烈的流水声震耳欲聋，激流时时冲激着溪中的巨石，发出咚咚的吼声。震得屋子直摇晃。幸子她们一边担心着那上涨的溪水，一边守候在母亲的枕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当她看到象白露消失似地死去的母亲十分安详、毫无杂念的遗容时，竟忘记了恐惧，而产生了一种痛快的、被净化了的感情。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然而是惋惜一个美好的事物离别了人间的悲哀，也可以说是超脱了个人关系，伴有音乐的美感的悲哀。幸子们对母亲不能挨过这个秋天早已有思想准备，但假如她的遗容不是那样美丽，当时的悲哀也许会更加难以忍受，而回来后那种阴暗的回忆也许会更长久地留在心中。

原来父亲是个很早就过着放荡生活而不爱惜身体的人，听说是在相当迟的二十九岁上，才和比自己小九岁的母亲结婚。听亲族中的老人说，那样一位父亲居然有相当长时间不涉足花街柳巷，可见夫妇琴瑟和谐之一斑。而且和父亲大手大脚的豪爽气象相反，母亲是京都的商家女子出身，容貌、举止、风度

都合乎"京美人"的标准，正是有这些性情相反之处，他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旁人看来也是一对值得艳羡的好夫妇。而这一切是幸子们记忆中没有的、遥远的过去的事情，她所知道的父亲是一位经常在外面逛荡的父亲。而母亲却满足于这样一位丈夫，是个毫无怨尤的贤妻良母。而从母亲外出疗养后，父亲更加肆无忌惮地冶游。甚至发展到纵情挥霍、不顾一切的地步。不过，幸子现在想来，当时父亲在京都游玩的时候远多于大阪。自已也屡屡被父亲带着上祇园的茶馆，还认识几个和父亲厮混得很熟的妓女。由此看来，父亲毕竟还是喜欢"京美人"类型的女子。

同是妹妹，而幸子更为喜爱雪子。这中间有各种理由，但也许是唯独这个妹妹比谁都更象母亲吧。前面已说过，在四姐妹中，幸子与妙子象父亲，而鹤子和雪子却肖母亲。只是鹤子身材高大，面容虽给人以京都女子的印象，但缺乏母亲所具有的那种纤弱、婀娜的风韵。母亲是明治时代的女子，身高不满五尺，手脚纤细可爱，手指也娇嫩、优雅，象是精巧的工艺品似的。而比妙子还高五六分的雪子与母亲相比，不免要高大一些。即使如此，她一准接受了最多的母亲遗传的性格和面貌中优美的东西，甚至母亲周身散发的那种馨香，也在她身上隐约可闻。

幸子只是间接地从丈夫那里听说关于法事的消息，而在七八月中没收到姐姐或雪子的只言片字，直到九月中旬本家的通知才来了，然而，使她有点感到意外的是，和亡母的二十三周年忌辰同时，提前两年举办亡父的十七周年忌辰追荐法事。贞之助也是初次听说此事。在东京也确实只听见姐姐说母亲二十三周年忌辰一事，並未谈及父亲十七周年忌辰。姐姐暂且不论，

大概姐夫当时就一定盘算好了。不过，双亲的忌辰把某一方提前合并举行也时有所闻，虽然不会那样遭人指责，但是姐夫因前年岳父的追荐过于简慢受到责难，自己也要考虑热热闹闹操办十七周年忌辰挽回点面子。只是如今和那时形势也有不同。在这种时局下，这样做也不会不首肯，但是得预先和亲戚中那些喜好吹毛求疵的人商量，以取得他们的谅解。而事到临头，才这样猝不及防地贸然决定，不是有欠稳当吗？通知的内容极为简单：兹定于下月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天)，举行父亲十七周年和母亲二十三周年忌辰追荐法事，请于当日上午十时光临下寺町善庆寺。

收到通知后又过了几天，姐姐才打电话来谈了详细情况。她说："前些日子见着贞之助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但是你姐夫早就说过，现在正当大力提倡'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时期，已不是在做法事等上面花费无谓的金钱的时代，所以把父亲的忌辰也要在今年一起给办了。虽然那样说了，直到最近还没有真正打算实行，请帖只写了母亲一件事。但是，欧洲战争爆发以后，他的想法又变了，也许日本也终会发生大事变。日华事变经过三年还没有得到解决，弄不好会卷入世界大动乱的旋涡中去。他说今后我们必须更加紧缩开支，于是突然决定合并办法事。这次没有邀请很多人参加，所以请帖也不是印刷的而是一一书写的。因为在中途又改变了计划，就请银行的青年人们又急忙重写过后寄出的；因此来不及和亲属商量，但是我想不会象上次那样有人出来指责了吧？不过这次我也主动赞成你姐夫的计划等等。"姐姐辩解、说明了一阵后又说："我和雪子带上正雄和梅子坐二十二日的'燕子'号来神户，住在你们那里，姐夫和辉雄星期六晚上上车，星期日早晨到大阪，又坐当天的夜班车立

刻回东京，不用在你那里搅扰。我有两年没回大阪了，有阿久守家也还可放心，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大阪，所以我想住上四五天，但最迟在二十六日也得回去。”幸子问她，那天的午饭怎么办呢？姐姐回答说：“开饭就借用寺院里的客厅，由高津的八百丹饭店包送饭菜。凡事都已用电话吩咐庄吉去办，我想应该弄停当了，但还得请你操心去寺院和八百丹落实一下。大体人数估计在三十四、五人，饭菜预定在四十人以内，每人准备一两合酒。我打算请善庆寺的女执事们帮忙烫酒，但关照来宾大概得由我们专门承担。”姐姐的毛病是很少打电话而一打就老半天。她唠叨了一大通后又补充说，本想让雪子和小妹也出来照应来宾，但她俩做那些事还是不太适合。说完后又要和幸子商量买些什么礼物带给亲戚，这时，幸子说：

“就这样吧，后天见——”好不容易才截住了这番长谈。

9

姐姐最后在电话中泄露了一句话，她不愿让雪子和妙子这两位还没找上对象的妹妹在人前抛头露面。这恐怕不仅是姐姐的苦恼，姐夫也一定相当窝火。如果胡乱猜想，幸子认为这也是姐夫不愿操办法事的理由之一。在姐夫夫妇看来，希望哪怕是雪子一人也好，在今年的忌辰前将终年大事定下来。已经三十三岁的雪子，至今还被人家称为“姑娘”、“小姐”而年龄比她小的堂妹们大概早已作了太太，其中甚至还有带着小孩来参加法事的。

在昭和六年的父亲七周年忌辰时，当时雪子也有二十五岁

了，人们都对她的年轻大为吃惊，并说些"一点也看不出有那么大岁数"之类的奉承话，姐夫夫妇听了非常刺耳，而时至今日，雪子仍然没有匹配，更不难想象他们是何感想了。不过，雪子与那时相比仍显那样年轻，并无多大变化，尽管亲戚中的姑娘们后来居上，她也丝毫不感自卑。正因为如此，又更惹人怜悯，这样一位完美无缺的好姑娘，总是独身一人，这在世上还并不以为怪事，而那些芸芸众佛在冥冥中做什么呢？人们叹息之余，自然又把全部责任归咎于本家。这样一来，幸子也势必感到自己应负一半的责任，所以能够体谅姐夫夫妇的心思。说实在的，她现在对雪子的事特感忧虑。听说姐姐时隔两年，又来大阪，竟觉得有点困惑。这是因为在最近，妙子的命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板仓刚死的那一阵，妙子象是绝望了，对任何事也丧失了兴趣。但没多久，只过了一两个星期就复原了。她原想哪怕对抗各方压力也要实现自己意愿的一场恋爱，突然在这里打上终止符号，所以一下子似乎茫然不知所向。而终究因为她生性不喜欢忧郁，自己又强打起精神，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去裁剪学院了。且不论她内心怎样，至少从表面看来，她不久又恢复到平素那样活泼了。幸子对此也很佩服。她对贞之助说，这一次，那位小妹也一定很痛苦，但是她那种刚强的神态真了不起，到底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奇女子，她们是学不来的。

那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事。有一天幸子请桑山夫人上神户的"与兵"吃午饭时，听侍役说，刚才妙子打电话来了，预约在晚上六时留两个席位。妙子那天早晨就出外了，不知她从哪儿打电话，也琢磨不出她和谁来。而"与兵"的年轻的侍役说，最近妙子和那男人来过两次了。幸子不由得大吃一惊，她很想追

问那男人的衣着、长相，但碍着桑山夫人，只得“呀、呀”两声，装着若无其事似地敷衍过去了。老实说，她很想弄清那人是谁，但又仿佛害怕查明此事。那天走出“与兵”和桑山夫人告别后，她又去新开地重看了法国影片《望乡》，五时半电影完了她走到室外时，她也曾想过现在去“与兵”附近转悠，正好能遇上妙子和那男子，但转而又特意打消了这个念头径直回家了。

又过了一个月，到了八月中旬，菊五郎前来神户演出。贞之助、幸子、悦子和阿春四人到松竹剧场去看戏（这段时间，妙子总是说有事而单独行动），在多闻街的第八路电车道走出出租汽车，通过新开地的十字路口朝聚乐馆那边走去，贞之助和悦子已过了马路，幸子和阿春撞了红灯。在两人的眼前，一刹那间从楠公前方向开过来一部汽车，车中坐着的正是奥畑和妙子。这是夏天大白天发生的事情，丝毫不必怀疑，可是，他俩正在交谈什么，似乎没注意她们。

“阿春，对老爷、悦子都不要说哟！”幸子马上堵了她的口。阿春看见幸子脸色唰地一下变了，也表情十分严肃地答应着：“哎！”答后继续低头走着。幸子为使自己直蹦的心平静点，眼跟着百多米前走着的贞之助和悦子的背影，有意放慢脚步缓缓而行，而且连手指头都冰凉的了，不知不觉间攥住阿春的手，虽然默不出声，却象喘气不过似的：

“阿春，你知道些什么小妹的事吗？……最近，小妹象是很少在家落脚似的……”

“哎！”阿春又答了一声。

“啊？要知道些什么，就说啊！……刚才那个人来过电话吗？”

“来没来电话我不清楚，不过……”她踌躇起来，过了一会儿低声补充说，“早一晌，我在西宫碰见过他三次……”

“是刚才那人吗？”

“是的，是他……小妹小姐也……”

当时就只说到这里，在野崎村的第一个节目后的幕间，幸子和阿春上厕所时，在走廊上幸子又向她打听下文。据阿春说，上月下旬，她在尼崎的父亲因做痔科手术住进了西宫的某家肛肠外科医院，她请了两周假照拂父亲。在这段期间，因送食物呀什么的，每天都要在尼崎和医院之间跑个来回。医院正在西宫的惠比寿①神社附近。她总是乘公路汽车从机场筋到尼崎。在那来往途中，曾有三次遇见过奥畑。一次是她刚要上汽车时，奥畑走下车来擦身而过。两次是在停车场等汽车时相遇的，奥畑和她的方向相反，都是坐去神户方向的汽车，一次也没有往野田去。在等车时，她由南往北横过公路，站在靠山这边的停车场，而奥畑从那靠山侧的停车场后的“马恩波”里走出来，由北往南通过公路（阿春所说的“马恩波”是现在只在关西一部分人中使用的古方言，指的是短隧道，相当于现在的铁路地道。听说这原是荷兰语的“马恩布”演化而成的，所以也有人是那样读音，而京阪地方一般都象阿春这样念。在阪神国有电车线路的西宫市机场筋附近的北侧，电车和铁道的路基是东西走向，那路基下开了一个比铁道地道还小的洞，穿过这条行人勉强能直立行走的隧道，正好走到了那汽车停车场）。最初阿春见着他还在犹豫是否要打招呼，奥畑取下帽子朝她微微一笑，而阿春也终于向他鞠了一躬。第二次时，哪一方面的汽车都还

① 七福财神之一。

没来，象要等一阵子。站在对面的奥畑象是想起什么似地，满不在乎地穿过马路向她走拢来："阿春，碰巧又遇见你喽，你是有什么事到这边来的吧？"阿春如实地告诉了他。他们站着谈了一会儿话，奥畑嘻嘻笑着说："是那样吗？这里离我家不远了，以后请你到我家去玩玩吧，穿过那个隧道走不远就到了我家。"一边说，一边指着那隧道口："你大概知道'一本松'吧，我家就在'一本松'旁边，很容易找的，请你一定来。"象是还要说什么，而这时开往野田的汽车来了。阿春说了声"失陪了"就上了汽车（阿春的习惯是说话时一一模仿对方的口气，不遗余力地再次表演给你看）。就这样，和奥畑相遇三次，时间总是在傍晚五时前后。三次都只遇见奥畑一个人。另外一次，也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停车场遇见了妙子。阿春正站在那里，妙子从后面来了，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喊道："阿春！""啊呀！您去哪儿来着？"她不留心溜出这句话，又急忙闭了嘴。她见妙子是从后面来的，猜度她是从那个隧道里钻出来的。随后妙子问她说："阿春，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父亲情况怎样了？……"问过之后又吃吃地笑着问她："你遇见了启哥吧？"阿春冷不防被这一问一下噎住了，答不上话来。"你还是快点儿回来吧！"妙子说着扔下她走到对面，坐上开往神户的车走了。不知是从那里直接回去了呢，还是上神户的什么地方去了，等等。

在剧场的走廊里就说了这些。幸子似乎觉得阿春还知道些什么。过两天的上午，正是悦子学钢琴的日子，等到妙子走后，冒着日头把悦子打发出去了，然后把阿春叫到客厅来打听情况。阿春说："其他的事情不知道，但是……"接着又重新谈起了那件事，"我感到意外。我记得他住在大阪，为什么在西宫的一本松附近还有个家呢？有一天，我穿过那个'马恩波'，走到

一本松附近看时，的确有他的住宅。前面是一道矮矮的篱笆，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瓦白墙的新式住宅，门上挂着写有'奥畑'的名牌，那木牌是新的，知道是最近搬来的。那时已是傍晚六时半左右，天色很暗了，二楼的窗子全开着，白色花边的窗帘中透出明亮的电灯光，留声机正开着，我站了一会儿想探探情况，大概除了那个人外还有一个人——象是一个女人在讲话，不过留声机开着听不清楚（说到这里，阿春回忆着说："是的，是的，那张唱片是什么来着？嗬，对了，是那个塔妮艾鲁·塔柳在《晓归》中唱的那支歌。"）。我就那次去看了那幢屋子，有时间本来还想去再探听点情况，但是过两三天父亲就出院了，我也回到芦屋，终于没机会了。我正在犯难。这些事儿要不要向太太说呢？无论是那个人还是小姐，见着我只说些别的，并没有特别堵我的嘴，也许太太也知道这些事吧，那样的话，自己不作声还合适些，最好不要多嘴多舌。所以我没对您讲。恐怕最近小姐经常去他家。如果有必要，我到他家附近去听听风声，更过细地调查调查吧。"

幸子那天看见他俩在汽车中，事出突然，使她吃了一惊。渐渐冷静下来考虑时，自板仓事件以来，妙子虽说是瞧不起奥畑，但是并未和奥畑完全断绝关系，何况板仓现已不在了，两人即使偶尔在一起走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在板仓死后十天左右，报纸上登载了奥畑母亲的讣告，幸子看了说道："启少爷的母亲死了呢！"说着暗暗窥探妙子的脸色，妙子十分不感兴趣地"嗯"了一声。"患病有很长时期了吗？""呀……""最近一次也没见过他吗？""嗯。"她只是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答。幸子察觉从那以来，她似乎相当讨厌谈论奥畑的事，她原来叫奥畑做"启哥"，现在也改口叫"启少爷"了。尽管那样，妙子从

没说过和他完全绝交。另外，幸子也在猜度和担心着，妙子早晚还会寻觅第二个板仓似的人物吧。但若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和奥畑重修旧好，也是自然的，面子上也光彩，一切都符合心愿。不过，光听阿春一番话就断言他们已经破镜重圆未免为时过早，不过，象是有那么回事儿。妙子本就知道本家和幸子她们对她和奥畑恋爱表示理解，纵使是事实也无隐瞒的必要，但是顾虑到一时曾对奥畑那样地深恶痛绝，而由自己坦白重又和好如初面子上也下不来。让幸子她们知道也未尝不可，所以大概她还希望阿春能过话吧。幸子一时也琢磨不透。几天后的某日早晨，食堂里只剩下她俩的时候，幸子故意若无其事地问：

"小妹，前一晌，我们去看菊五郎演出的那一天，你坐汽车打新开地过了？"

"是的。"她点头答应。

"'与兵'也去过吧？"

"去过。"

"启少爷为什么要在西宫安个家呢？"

"哥哥与他断绝关系，不能住在大阪的家里了。"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嘛，他没说明白。"

"前不久他母亲死了吧？"

"对，象是和他母亲的死有关系。"

尽管支吾其辞，妙子还是慢慢透露了一些消息，那幢屋是以月租四十五元佃的，奥畑和他从前的乳母两人住在那里。

"小妹，你从什么时候又和启少爷来往了呢？"

"板仓的四十九日那天遇见他的——"

妙子每逢七日坚持不怠地去参拜板仓的坟墓。上月上旬四十九天的上午，她很快就去冈山礼拜完毕了，正想要搭乘归途的火车走进车站时，看见奥畑站在正面入口处，他说道："我知道您来礼拜的事，在这里等您。"就这样和他一起从冈山回到三宫。板仓死后一时断绝了的交往又恢复了。"可是，这也不是改变了对启少爷的看法。奥畑说自从母亲死后，开始对社会有所了解，被赶出家门后使他觉醒了。他虽然说了一些有志气的话，但是，我没有把他那些话当真。只是看见启少爷被抛弃了孤零零的，谁也不和他来往，我不能做得那样冷酷无情，所以又和他打交道了。不过我对如今的启少爷的感情，不是爱情而只是怜悯而已。"——妙子这样解释道。

10

幸子见妙子说话吞吞吐吐，不高兴她细问似的，就没再问下去了。可是她重新回味很多事时，就看出一些端倪来了。近来，她经常很晚才回来；在什么地方呆那样久也不清楚；虽然还住在家里却并不象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还有等等理由也可说明。妙子近来回家后不再洗澡了，而据她的脸色判断，一定是在那个去处洗了澡来的；她原来喜欢在穿着、服饰上花钱，而自从和板仓相好以后，感到有存钱的必要，在这方面也节约了，烫头发也是去收费低廉的理发店。而最近从化妆品到衣裳、饰物，都引人注目地豪华阔绰起来了。幸子注意到她的手表、戒指、手提包、香烟盒、打火机等等物品，在这两个月间，一一更新了。妙子原用的那架照相机，就是板仓生前爱用的那部"莱卡"

——曾在大阪三越的八楼被奥畑摔到地板上，有那么一段复杂经历的照相机，后由板仓修理好了仍然在使用——那是在死者去世三十五日后，由在冈山的家属送来作为纪念品的，妙子当时也经常带着它出去，而最近由一部崭新的“库鲁姆”代替了它。最初，幸子简单地解释这些事实为，因为恋人之死使妙子的人生观为之一变，抛弃了存钱的打算而大手大脚花钱。实际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妙子很久没有制作木偶了，听说在前不久连夙川的工作室也转让给徒弟了，裁剪学院也似乎不太去了。眼下，幸子想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在旁边观察一段再说。然而，妙子这样公开地与奥畑来往，两人大胆地在一起行走，说不定也会被贞之助撞着。那么，本来十分厌恶奥畑的丈夫，必定会有不满。幸子考虑及此，有一天向丈夫讲穿了这事。

丈夫果然老大不高兴。两三天后的一天早晨，贞之助对走进书斋来的幸子说：“你坐会儿。”接着他说：“关于启少爷被家里驱逐的事，我从某处打听来了。前几天我听你说这事，就有点疑惑。所以请人去调查了一番。原来是启少爷和奥畑商店的店员通同作弊，把店里的货物偷出来，而且以前也发生过一两起，但总是由母亲求情哥哥才容忍了他，可是这一次母亲去世了，又因为是重犯，哥哥大发雷霆，十分气愤，只是有人劝他好歹忍一忍，于是等到母亲的三十五日一完，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贞之助又说：“究竟小妹是否了解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只是本家也好，你也好，只要明了这个事实后，就要改变想让小妹和启少爷结合的想法。特别是姐夫听说这事后肯定会改变主意。至今为止，姐夫他们和你们都很宽容地看待小妹和他的交往，内心里甚至还希望如此，都是因为想最好让他们结婚。如

果抛开这种想法，我认为让他们来往是不适宜的。即使你们认为让小妹嫁给一个身份低下的男人还不如嫁给启少爷，姐夫也一定不会同意。已经被家里驱逐出来的启少爷，得不到奥畑家的承认，不能正式结婚的话，至少姐夫不会首肯。因此，象他们这样来往，无论对谁都没好处。另外，原来在奥畑家有母亲和哥哥监督还要好一点，但现在被逐出家门的启少爷，却有了自己的小窝，更可以为所欲为，情况更糟。家庭和启少爷断绝关系时给了一点生活费，结果他把它当作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计后果，罄其所有地浪花掉。而且小妹也多少参与进去了吧？小妹说对启少爷的感情不是爱情——我也不是不愿意那样想，但是据我看，不能认为只是怜悯，可以解释为更坏的含意。如果放任小妹，糊里糊涂拖下去，两人同居了又怎么办呢？不！即使不会出那种事，只要启少爷的哥哥们听说了小妹成天泡在西宫的那个屋子里，又会怎样看我们呢？小妹被说得不名不誉还犹自可，难道不会瞧不起我们这些监护者吗？”贞之助说：“从来我对小妹的行动都是采取旁观的态度，所以这次我也不想积极干预。不过，如果小妹不停止和他交往，我准备和本家去说一次，取得他们许可，至少也要得到他们默认。否则，这样下去我们在本家面前可无法交代。”实际上，贞之助最近开始打高尔夫球了，经常在茨木俱乐部遇见奥畑的长兄，所以到那时候就会尴尬了。这也似乎是他的顾虑之一。

“那么，你认为本家会认可吗？”

“我想是不会的。”

“要是那样，又怎么办呢？”

“可能还是要她断绝来往。”

“真是断了倒好了，但要是他们秘密来往的话……”

“假如小妹是我的亲妹妹或者女儿，不听我的话，我也要和她断绝关系，不过……”

“是那样的话，她不是越发跑到启少爷那里去了吗？”幸子说着，很快地眼眶就潮润了。的确，这一方也抛弃妙子，禁止她出入，对于社会上和奥畑家都好交代，但这不会反而招致丈夫也最为厌恶的结果吗？据丈夫说，小妹已是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二十九岁的女子，所以想让她听从他们摆布的想法是错误的。放她出去闯一闯也好，哪怕她和启少爷同居，大概也无办法，事已至此，他们要操心也没完没了。而在幸子看来，哪怕想到要在妙子身上打下个“被驱逐”的烙印都觉得可怜。对这位迄今为止由她庇护着的妹妹，就因为那点儿事把她撵出去吗？丈夫未免对这位妹妹过虑了。别看小妹那个样子，怎么说还是名门闺秀，是个性格柔弱、人品优秀的女子。幸子可怜这位从小就丧失了母爱的妹妹，虽然还很欠缺，但是她代替母亲给了她一些温暖。而偏偏要在为母亲举办追荐法事时把她赶出去，这实在不应该。

“我并不是要那样做。”贞之助看着妻子的眼睛，有点狼狈地说：“我刚才是说假定小妹是我的亲妹妹的话……”

“这件事你让我来处理。明儿个姐姐来了，我悄悄地说给她听，让她知道就行了。”

可是，幸子心中却是这样打算的：是否对姐姐说且看那时的情况再定，反正不把二十四日的法事顺利办完不提此事。

二十二日姐姐一行到达芦屋的当晚，幸子对雪子讲明了这些情况，想听听她的意见。雪子说：“他们能重修旧好无论如何也是好事。不必把启少爷和家庭断绝关系的事，看得那样严重。即使他拿首饰出来了，拿自己店里的究竟不同于偷别人的。也

许启少爷做了那类事，说是断绝关系恐怕也是一时惩戒，不久就会宽恕他吧。所以只要他们不毫无顾忌地出外行走，暗中来往我们就不必深究。只是，这话不要对姐姐说，和她说了，她一定会告诉姐夫。”

幸子本来对本家的做法不满而心情不悦，不知怎的，却对这次办法事不感腻烦，所以一是为了圆满办完追荐法事，二是为了慰劳很久才来一次的姐姐，打算在善庆寺的集会以后，自己姐妹们办一个小规模的纪念活动，法事完后过两天即二十六日，选定在与去世的父母关系密切的播半的客厅里举行，连贞之助也请他回避，除了姐姐和三姐妹外，只邀请富永姑母和她的女儿染子。作为余兴节目，决定请菊冈检校和女儿德子，演出的节目有德子的地方歌谣、妙子的舞蹈《袖香炉》、检校的三弦以及幸子的古琴曲《残月》。所以突然地，从半月前开始幸子在家里练琴，而妙子也连续地上大阪的作稻师傅那里练习舞蹈。

姐姐二十二日到神户后，二十三日早晨很早就起来了，只带了梅子作伴儿出去买东西和挨户向亲朋致礼去了，应邀在什么地方吃过晚饭才回来。

二十四日的当天，姐姐、正雄、梅子、贞之助夫妇、悦子、雪子和妙子八人，另外还带了阿春跟随，八时半出了门。女人们全都穿了印有族徽的礼服：姐姐是黑色纺绸，幸子以下三姐妹都是紫色调的皱绸，只是各各颜色深浅略异，阿春是黑紫色捻线绸。途中，在阪急线的夙川站，下穿短裤、露出毛茸茸的大腿的基里连科走上车来了，车厢内色彩纷呈，使他突然一下睁大了眼睛，他走到贞之助前面揪住了车顶棚的吊圈：

“上哪儿去呀？”他微微弯了弯腰问：“今天大家都到齐了

呢！”

“今天是我内人的母亲逝世纪念日，大家上寺庙里去礼拜。”

“啊，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已有二十三年了。”妙子回答。

“基里连科先生，卡塔莉娜小姐寄信来没有？”幸子问道。

“是的，是的，我忘记了。最近来的信中还写了向你们问好呢！卡塔莉娜现在在英国。”

“已经没在柏林了吗？”

“在柏林没停多久，就去英国了。还见着她女儿了呢！”

“那可真好呀！在英国干什么呢？”

“在伦敦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当公司经理的秘书。”

“那么，和女儿在一起生活罗？”贞之助问。

“不是，还没有。正为了把女儿要回来在打官司呢。”

“是吗？那真是——”

“下次写信时，请代我们也向她问好。”

“行，不过因为打仗，寄封信去要花很长的时间。”

“妈妈可担心吧？”妙子说，“现在说是伦敦遭空袭了。”

“您不必担心，我妹妹的胆子够大的。”基里连科也是一口大阪口音。

还记得当年播半集会的豪华场面的人，都会感到这次法事后的宴会未免寒酸。不过，善庆寺的餐厅，是打通了三间房连成的一个大厅，坐上四十来号人就餐，也并不显得那样冷清。除亲戚外，还可以见着几个经常来往的人：木匠冢田以及“音爷”的代表庄吉等，船场时代的职员也有两三人出席。宴席间的招待工作，本应由鹤子以下的姐妹承当，却由堂妹们、阿春和庄吉的妻子等人代劳了，姐妹们几乎动也没动。

幸子一边眺望着庭院里高高伸展着的胡枝子的红花、白花正在飘飞散落的情景，不由得回忆起母亲去世时那个箕面的庭院的景况。男人们多半在高谈阔论欧洲战事。女人们照例是称赞“雪子姑娘”和小妹的年轻，只是做得恰如其分，不让辰雄听着似乎带刺儿。可是，原来的一个店员叫户祭的喝醉了，坐在末座用那粗野而嘶哑的声音大声叫道：

“俺听说雪子姑娘还打光棍儿，到底是为啥呢？”他这样毫无顾忌地一个劲儿地追问，顿时满座都哑场了。

“我们反正已经迟了呗。”妙子故意以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在慢慢儿地寻一个好主儿。”

“尽管那样，不是太慢了一点吗？”

“胡说八道！不是有‘今天开始还不迟’这句老话吗？”这里那里窃窃地响起了女人们克制的笑声，雪子也默默地微笑着。辰雄一副哭丧脸儿的模样。这时，脱掉了国防服只穿件衬衫的冢田向对侧喊道：

“户祭君、户祭君，听说您最近在股票上赚了不少钱呢！是吗？”他黝黑的脸上镶的金牙闪闪发光。

“没有的事。不过这往后俺可要大大地捞一把了。”

“是谋上了什么好事呢？”

“这个月内，俺到中国的北方去，俺一个妹妹到天津的一个跳舞厅去了，被军部看中了当上了间谍。”

“是吗？”

“她现在找了一个中国浪人做丈夫，可神气得不得了，一千、两千地把钱寄回家来。”

“哎哟，我干吗就没有这么个好妹妹呢？”

“俺那妹妹写信来说，现在中国呆头呆脑的活儿没有，但是

赚大钱的门道哪儿都有，所以要俺去天津。”

“要让我也跟着一块儿去，说不定啥时候我也不干这木匠活儿了。”

“想发财不管干什么都行，做黑市老板也不打紧。”

“是的，是的，没有那么点勇气可不行！”家田接着叫道：“阿春，请把那个酒壶拿来！”他把阿春招到面前开始喝酒了。这位木匠在芦屋的家里，也常常被阿春灌得陶然而醉，老是翻来复去地说：“喂，阿春，你做我老婆好吗？你答应了，立时就不让你做使唤丫头了，不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呢！”而阿春总是很巧妙地对付他，又觉得有趣地嘻嘻笑着，所以他也经常这么逗趣她。只是，今天阿春把他灌得太厉害了。看准了个机会，阿春说：

“我去拿点热酒。”说着逃往厨房去了，她不顾家田在后面“阿春，阿春”地叫着追来，走下厨房门的土间，躲进后院的杂草荫处。接着，她从黑缎子的腰带间掏出粉盒，在微醺的脸上重新扑上白粉，然后悄悄地瞄了周围一圈，见确实没有人时，打开了那个经常来的杂货店老板背地给的漆皮烟盒，挟出一支光牌香烟，非常急促地吸了半支，再把烟火摁灭，放回烟盒里，最后折回库房去了。

11

姐姐说定了在二十六日动身，这天中午在播半举行的集会完毕后，就没有再回芦屋，在心斋桥一带赏玩了一小时左右，由幸子她们直接送往梅田车站。

“姐姐，恐怕又暂时不能来了吧。”

“那么，你到东京来好了，”姐姐从三等车厢的窗口里探出头来说。因为带了孩子，买了卧铺车票也睡不成，二等和三等都一样，为节约起见，她坐了三等车厢，“这个月菊五郎不出演，但是下个月会演的。”

“上个月菊五郎在神户松竹剧场演出，我们还去看了。但是没有在东京、大阪看过他的戏。他演了《保民》，可《延寿大夫》没有演……”

“下个月菊五郎准备在舞台上用真正的鸬鹚，演唱那出在长良川用鸬鹚捕鱼的戏。”

“那可真透着新鲜呢！我们最想看的还是舞蹈。”

“你这一说呢，小妹的舞蹈，富永姑母一个劲儿直夸，说什么跳得再好也没有了。”

“雪子姨不上车吗？”正雄一口东京口音问道。

“……”站在送行人的队伍中，幸子后面的雪子，似乎在一边笑着说着什么。这时发车的铃声响了。雪子和姐姐一起西下，但从一来神户后便可猜度出她的心事——打算留在这里。所以姐姐既没说要她一起回京，本人也未作特别解释，自然而然就决定了。

幸子依照雪子的意见，没对姐姐讲妙子的事。而妙子把幸子此后再也没有说起那事，理解成自己的行为得当似的，从那以后，她去西宫竟越来越放肆了。只是白天去倒还罢了，竟连续地不回来吃晚饭。贞之助的脸色变阴沉了。幸子不由得暗中操心着。每每在这样的晚上，丈夫、她、雪子都尽量避免说出“小妹”这两字儿，并为互相都明白在勉强为之而发窘。这也是担心对悦子有不良影响。母亲和雪子向悦子解释说，小姨近来因为

忙于制作木偶而回家较晚。但是悦子很明显地不相信。虽然谁也没有教她，可她在晚餐桌上，也从不念叨妙子。幸子屡屡提醒妙子注意，至少也不要在丈夫和悦子面前做得太刺眼了。妙子只是置若罔闻地哼两声，两三天回得早点，随即又故态复萌了。

某一晚，丈夫到底忍耐不住似地，问道："这次你向姐姐说了小妹的事吗？"

"我想说，但是没机会……"

"为什么？"丈夫的声音不同往常，而是斥问的口气。

"我和雪子商量了，她说不要向姐姐说为好。"

"雪子为什么那样讲呢？"

"雪子同情启少爷，她认为还是宽容点看待这事。"

"同情也得看场合呀！那样做的话，会给雪子的婚事带来怎样的妨碍，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丈夫板着脸说，说完就默不作声了。所以幸子也不知道丈夫意欲何为。十月中旬，丈夫又上东京去了两三天。他回后，幸子问道：

"你到涩谷去了吧？"

"去了。我向姐姐讲了那件事。"丈夫回答，"不过，姐姐只说要让她考虑一下，当时什么意见也没说。"

幸子也不希望再触及这件事。快到这个月终时，出人意料地，姐姐寄来了如下这封信：

敬启者：

上月我们一行多人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而且时隔许久，又蒙你在播半给予盛情款待，使我深切体会到故乡的温暖，无任欢忭之至。

回来后每天忙于家务，没有写信道谢，而今天虽然实非所愿却不得不写这封令人讨厌的信。不过，这是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听的事，迫不得已只好提笔。这就是小妹之事。最近我才从贞之助那里听到各种详情，实在使我大吃一惊。贞之助把全部经过从板仓事件到最近启少爷被家庭赶出来全都告诉我了。我越听越感意外。至今为止虽然模糊地听说一些妙子的不好的风声，但是我想不会做那种有失体统的事，有幸子跟着她应该不会出漏子。但是，我想错了。我因为不愿小妹变坏，才为她操心，而平常要对她进行干涉时，不就是你处在中间包庇她吗？我为家里出了这样一个妹妹感到羞耻，这对于莳冈家也是极不体面的事。听说连雪子也偏袒小妹，说什么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们。雪子也好，小妹也好，都瞧不起你姐夫，连本家也很少回来，但是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来，到底是怎样打算的呢？我总觉得你们三人在为难你姐夫，只是我不认为你们是有意使坏心眼。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对吧……

信笔写来有过火之处，也请让我讲一遍，假如伤了你的心，请你宽恕。

至于怎样处置小妹，老实说，原来我们认为可能的话，最好还是让她和启少爷结婚。但是明白了这件事后，已经不能考虑了。即使退一步说，将来启少爷被家庭饶恕、收容了，我们再作考虑。现在必须绝对禁止小妹出入与家庭断绝关系了的启少爷的家中。哪怕小妹打算和启少爷结婚，而现在不停止和他来往，

也会伤害奥畑家的感情。因此，你姐夫说了，即使小妹说了和他绝交也不可相信。要请她暂时住到东京来。你也知道，这里的房屋狭窄，生活程度也不如你那儿，要她来住也过意不去，但现在不是讲究那些条件的场合了。请幸子好好向她解释，一定请她来这里。你姐夫说了，至今为止说是房子狭窄而回避住在这里，这是不对的。不舒服也得忍耐。请雪子也一起回来。

这次请幸子不要给小妹好颜色看。如果她不愿来东京，你家里也不能收留她。这是你姐夫的意见，我也赞成这么办。姐夫说，他希望这次幸子站在我们一边，采取断然措施。反正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能磨蹭。妙子或者来东京，或者和莳冈家断绝关系，无论如何，请在这个月内报告我们。不过，不必说我们是不希望和她断绝关系的。所以请幸子和雪子说服小妹，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就此搁笔，恭候你的答复。

鹤子

十月廿五日

"雪子，姐姐写信来说这件事了，你看看吧，"幸子首先把这封信给雪子看，说着眼圈都红了，"姐姐写信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强硬。还非常埋怨你呢！"

"这信是姐夫指使她写的。"

"就算是那样，写信的不还是姐姐吗？"

"'瞧不起你姐夫，连本家也很少回来'，这不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吗？自从搬到东京后，姐夫并没认真考虑过要把我们接回去。"

“雪子，只是没讲明，他就是担心小妹去了会给他惹麻烦。”

“首先，那样窄的家住得下吗？”

“看这信的意思，似乎小妹变坏了是我的责任。但是，小妹反正不听本家的调遣，我在中间监督她，她也没有很严重的越轨行为吧？假如没有我，也许她早成了真正的坏女人了。我在我的立场上，既要为本家着想，又要为小妹考虑，使哪一方面都不受损害。”

“只要有点过失，就把妹妹赶出家门完事，他们这样处理问题也太简单了。”

“可是，怎么办呢？我想小妹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去东京。”

“这件事没有必要去问她。”

“那么，怎么办呢？”

“再放一放的话——”

“这次可不行了，因为贞之助兄都赞成本家的做法。”

最后幸子说，不管怎样要说给小妹听，雪子也要到场。第二天早晨，在二楼妙子的寝室里，关了房门，三姐妹商量此事。

“啊，小妹，哪怕不呆多久，暂时去东京住住好吗？”

听这一说，妙子的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接连地说：“不！不！”

“要我和本家一起生活，我宁可去死。”

“那么，怎么答复她呢？”

“随你们怎么说说好了。”

“可这次连贞之助兄也附合着本家，那样含含混混瞒不了。”

“既然这样，我暂时去住公寓得了。”

“你不会住启少爷那儿吧？”

“来往是来往，住在一块儿，我可不干。”

“为什么呢？”

这么一问时，妙子默默无语了。最后，她才说是因为讨厌别人产生误解。她说，所谓误解的意义是，自己不过是可怜启少爷，对别人说她是什么恋爱呀的感到意外。幸子们只好接受她这种宁折不弯的作法，不过，在这种场合下，哪怕是一时过过独身生活，即算是同样地离开了家庭，面子上毕竟好看些。

“一定吗，小妹？一定住公寓吗？”幸子似乎放心了似地问，“要是那样，也怪可怜的。不过，只是暂时住住吧。”

“我会经常去看你。”雪子说。

“就这么办吧，小妹。尽管没说你也明白了，这也不是一件那样复杂的事，只说是因某种原因过段公寓生活，对谁也不要说从家里出来了。以后最好也不要让贞之助兄和悦子看见你，要来的话白天来，我们也经常打发阿春去看你。”幸子这么说着时，幸子和雪子的眼眶里都噙着眼泪，唯有妙子冷静沉着，脸上毫无表情。

“行李怎么办呢？”妙子只说这些话。

“搬大衣柜呀什么的太显眼了，不搬去是不方便，不过，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好了。你准备找哪里的公寓呢？”

“还没考虑。”

“松涛公寓行吗？”

“我不愿意住在夙川。不过，我这就走，今天之内把它定下来。”

两位姐姐出走后，妙子独自撑着双肘坐在窗前，仰望着深秋晴朗的天空，不知不觉间，她的双颊上眼泪象线一样汩汩地流了起来。

12

妙子迁移到位于公路汽车的本山村停车场南面的甲麓庄公寓。据阿春说，那公寓孤零零地建在田地中，是一栋最近刚开业的、设备尚未齐备的粗俗的建筑。

过了三天，幸子和雪子一道去神户，打电话去公寓，想邀妙子吃午饭，说是妙子出去了。阿春也说，如果不是一大早，多半时候她都不在家。虽然如此，幸子还是期待着，最近几天，她该会过来玩玩吧。而几天过去了，始终不见妙子人影，连电话也没一个。

不知是真的相信了妻子和雪子与妙子"断绝关系"了，还是对她们之间秘密有联络不得已而想开了，表面上，贞之助似乎对把妙子逐出家门一事满足了。对悦子说是小姨现在租借了甲麓庄公寓作工作室，起居都在那里，她虽然有点疑惑，但还是认可了。幸子和雪子认为，反正至今为止也常常见不着妙子，家中不会有很大改变。事实上，家庭中"通"地一下打开了个大窟窿似的感觉也早就有了，并非因为这事才成了这光景。然而，只要她们想到妹妹成了不能见人的人，就感到苦闷。

为了排遣这种苦闷，她们几乎每隔两天就去神户一次，寻那些新的、旧的电影看，有时甚至一天去两次，这样一个月下来，数一数她俩看过的电影有：《阿里巴巴女都之行》、《早春》、《美丽的青春》、《布鲁格剧场》、《少年城市》和《斯艾兹》等等。她们漫步街头时，总留意着会遇见妙子，但一次也没碰上。因很久不见音讯，某天早晨，幸子要阿春去看看。阿春回来后说：

"我去时她还在躺着呢。我说，'您好吗？太太和雪子姑娘都挂念着您呢，请您去一次吧？'她笑着回答说：'我最近就去，叫她们别担心吧。'"

到了十二月的某一星期，盼望已久的法国电影《没有窗户的监狱》上映了，她俩去神户看这部影片。从那天起，幸子患了重感冒，只得暂停外出了。

从二十四日起悦子的学校开始放假了。二十三日上午，时隔两月之久，妙子来了。她把新年要穿的衣物装在提箱里，谈了一小时话后说，过了"松内"再来向她们祝贺新年，然后就回去了。正月十五日上午，她又来了，喝了小豆粥，这一天稍微悠闲一点，直到下午才回去。

幸子在年尾上患感冒以来一直畏寒怕冷，老躲在房里，而喜爱看电影的雪子，也决不独自去那些场所。原来，虽说她年纪不小，可是非常怯生，哪怕去买点小东西也要拉个伴儿。所以为了让她学习点技艺，总由幸子陪着她去书道、茶道的师傅那儿。幸子说，老这样陪着也不好。所以每去三次总要她单独去一次。另外从去年以来，幸子还强迫雪子去做一件事，即为了治疗脸上的雀斑，隔日去打一针：听从阪大皮肤科的意见，在栉田医师那儿注射女性荷尔蒙剂和维生素C剂，还有就是，每周两次悦子上老师那儿学习钢琴，回来后，雪子陪她复习一下。这就是雪子近来的全部功课。

幸子独自一人时也老趴在钢琴旁边消磨时光，连这也厌烦了就到二楼的八席间写毛笔字，或者教阿春练琴。阿春是从前年秋天开始学琴的，幸子当时教她一些大阪七、八岁小姑娘入门时练习的歌曲，如《千金闺秀女儿节摆偶人》和《四季之花》等。幸子有兴致就教教她。阿春现在《黑发》、《万岁》都弹得很不错

了。这位不愿上学却甘心当女佣的姑娘，看来还热爱艺术，只要说今天教琴，总是赶忙把活儿拾掇好。而且，还由妙子教了她《雪》和《黑发》的舞蹈动作，她也大体掌握了。现在幸子正在教她弹《鹤声》：

“……谎言吗？叮咚叮咚，实话吗？……”

她每弹到这里总要卡壳。两三天间她老是练这一段儿，连悦子也全记住了，而用口模仿着琴声。

“阿春，我这是报复你！”悦子这样说。因为平常当悦子练钢琴遇到不容易弹的旋律时，阿春首先失敬地用口去哼这一段，使悦子很生气。

这个月末，妙子又来了一次。这天快到中午时，幸子正在客厅里听收音机，她走进来了：“雪姐呢？”说着自己拿把椅子坐在火旁。

“刚才到栉田大夫那里去了。”

“打针吗？”

“是的……”幸子听见刚才的时令菜肴的节目不知不觉变成了“谣曲”①，就说道：“小妹！关掉收音机吧！”

“等会儿，你看那里！”妙子下巴冲着依偎在姐姐脚旁的“铃铃”。

“铃铃”也是刚才走近暖炉前蹲伏着的，似乎极惬意地闭着眼迷迷糊糊地睡着。听妙子一说，幸子注意它时，只见每随着“谣曲”的鼓音一响，猫耳朵一耸一耸地动着。只有那耳朵对那音响反射性地运动着，而那猫自身什么意识也没有似的。

“这是怎么了，这耳朵……”

---

① 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能乐”的歌词。

“真奇怪……”

两人希罕地看了一会伴随着鼓音动作的猫耳朵，等到谣曲终了，妙子站起来关了收音机。

“注射效果怎么样？象是有点效吗？”她回到座位上时问道。

“啊……那玩艺儿不是有耐心连续注射的话……”

“要打多少次才行呢？”

“没讲要打多少次，只是说要耐心注射看看。”

“是不是得到结婚了才好呢？”

“栉田大夫说，也不一定。”

“我想不会象抹去那样干干净净地除掉。”妙子说完后又转了话题，“卡塔莉娜结婚了呢！”

“是吗？给你来信了？”

“昨天在元町遇见了基里连科，他在后面叫着‘妙子，妙子’追上来对我说：‘卡塔莉娜结婚了。两三天前来了信。’”

“和什么人结婚呢？”

“就是她当秘书的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

“到底被她给抓着了。”

“给基里连科的信中还夹有经理家房屋的照片。卡塔莉娜在信中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我丈夫说了要把母亲和哥哥接来英国照料。’看那照片。那栋房子是城堡一样的大邸宅，可豪华呢！”

“真让她给找上了个大财主！那一位是个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老大爷吧？”

“可他只三十五岁，还是第一次结婚呢！”

“真的吗？”

“她说过：‘到欧洲后我一定要找个有钱的男人结婚给你看

看。'终于让她达到目的了。"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日本的呢？不是还不到一年吗？"

"是呀，是去年三月底。"

"勉强也只有十个月。"

"到英国去也只有半年。"

"半年就找上那么个丈夫，可真了不得呢。果然还是美人儿沾了光。"

"虽说是美人，象卡塔莉娜那模样儿，也并不怎样漂亮，只是英国那地方不出美人罢了。"

"基里连科和老太婆去英国吗？"

"似乎不想去。那老太婆说：'象我们这样过着凄凉生活的光景，出国让人瞧见还是女儿的耻辱，住在日本谁也不知道也就完事了。'"

"是呀，连西洋人也有那样的情感！"

"是的，是的，她还说和前夫所生的那个姑娘，也要好好地商量，领到自己身边来。"

妙子并无他事，大概就是为了聊聊卡塔莉娜的事才来坐一会儿。幸子劝她说，雪子马上就会回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但是妙子说，已约定了在某某地方和奥畑见面，以后再来吧。说完又聊了三十分钟左右就回去了。

妙子走后，幸子呆呆地注视着炉火独自沉思。的确，妙子特地前来告诉她的卡塔莉娜结婚的事是很有价值的。年轻有钱的经理和新雇用的女秘书成为恋人，最终娶她为妻，这只是电影剧本里编造的情节，在现实社会中是极罕见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的。照小妹所说，卡塔莉娜既不是国色天姿的美人，也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干，连这样的女人都交上了好运道，这类事在

西洋也就不足为奇了。假使这位保险公司的经理，拥有豪华邸宅的三十五岁的未婚绅士，和一位仅仅是半年前雇用的、了无亲戚的，姓氏、出身毫无所知的移民女性结婚，纵令这女子美丽绝伦，以日本人的常识来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的。不是常常说英国人保守吗？但是在婚姻方面却具有这样自由的观念。“找一个有钱的男人结婚给你看看！”幸子认为卡塔莉娜这句话不过是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女子梦幻般的希望罢了，只是敷衍地听听而已。但是卡塔莉娜的打算却出人意料地认真，她就是确信只凭自己的美貌就可以达到目的，于是只身离开日本远渡英伦。

把一个亡命的白俄姑娘与大阪的旧家闺秀来作比较，也许是不恰当的。不过，既然也有象卡塔莉娜那样的女子，而自己姐妹为什么这样自卑呢？在姐妹中连最不畏首畏尾的被视为“变种”的妙子，纵然勇敢也惧怕社会舆论，还是不敢和自己心上人公然同居。可是年龄比妙子还小的卡塔莉娜，离开母亲和兄长，出走家庭，阔步闯进世界，全靠自己迅速地开拓自己的命运。这并非说羡慕卡塔莉娜，但是与她相比，雪子的命运又是怎样地好吗？尽管姐夫、姐姐凑拢来有四人之多，直到如今，还没为她找上一个适合的女婿，这又是何等地窝囊废！？象雪子那样的老实人，决不想要她去仿效卡塔莉娜，要她去学也学不来。这是雪子的品格。但是作为保护者的本家和自己夫妇，面对那位俄罗斯姑娘难道不感到无地自容吗？要是被卡塔莉娜耻笑：“你们这些人跟着她都干了些什么哟！”那也是毫无办法的……幸子想起了去年在大阪车站月台上，临别时姐姐悄悄地对她讲的话：“我如今的心情是只要谁要雪子，无论是什么人都行。哪怕是将来再离婚也暂时凑合找一个再说。”姐姐一边说着叹了一

口气。幸子正在想着，大门的门铃响了，象是雪子进客厅来了，她那被火光映照的脸低向熊熊燃烧的炉火，暗中揩掉眼眶上的泪水。

13

自那以后又过了两三个星期。幸子和雪子还是经常出入井谷的美容院，而那位井谷也似乎老在为雪子的事儿操心。有次，幸子上她那儿时，她问道："太太，您认识大阪的丹生太太吗？""井谷太太，您怎么认识她的呢？""我最近才和她见了一次面。"原来，不久前她在参加欢送某人出征的集会上，被介绍与丹生夫人认识，两人交谈时，偶然知道了她是幸子的朋友，又谈论到了幸子家的事。丹生太太说："我和莳冈太太是要好的朋友，但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几个人上芦屋去拜访过她，正巧她患了黄疸卧病在床。从那以来又有三四年了。"

她这一说，幸子回忆出来确有此事。当时，丹生夫人和下妻夫人，还有一位忘记了名儿的、时髦得可怕的、令人讨厌的东京太太——刚从美国回来，说话总是用些奇怪的字眼的夫人——一道来的，带着病体和她们见面的幸子一反平时的作风，简慢地对待她们，于是她们匆匆告辞了。而且也许是生气了，自那以来，丹生夫人再也没来过。

"啊啊，是的，是的，当时我对丹生夫人非常失礼了，是不是她有什么意见就不来了呢？""不是，不是。就这样，我们谈到了雪子，她说那位妹妹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还没定下来的话，她那里倒有个好人。我想起了现在雪子小姐的事儿还没成，

但不知道雪子小姐会中意那个人不？”井谷渐渐地把这件事吹给幸子听了，井谷说：“无奈我和丹生太太是初次见面，何况这位夫人心中的‘好人’，好在哪里也搞不清楚，但我转而一想，既然她是太太的好朋友，相信她也不要紧。所以我就对她说：‘请您一定为雪子小姐助一臂之力。’据她说：‘对方是位医学博士，前头的太太已经亡故了，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别无拖累。虽然本职是医生，但没干这一行，在道修町的某制药公司担任要职。’我听到的就是这些，似乎条件还满可以，所以我当时说：‘要我从中起点作用，得请太太帮忙，您去向对方说合。照说莳冈家也不会象从前那样条件苛刻了。如果要成全这件事还是早一点为宜。’丹生夫人说，‘那么，我去探听一下对方的意图。’我说，‘既然是那样，安排见次面行不行呢？’她说，‘恐怕对方不会有异议，即使不同意我也要把他拖来，他那一方毫无问题。莳冈小姐这一方请您去办。’我们还决定了随便在哪家饭店一道吃晚饭见见面，地点在大阪，时间就在两三日内。确凿的时间，地点我早晚再用电话和您商量。我也向她保证：‘哎，太好了，莳冈太太也一定很高兴的。’临分手时，我还反复叮嘱她：‘我一定候着您的消息哟。’我想，近两天准会有电话来，那时，我再去府上通知您。”

这一天，幸子只听了个大概就回来了。她想，丹生夫人也好，井谷也好，都是性子急、而且富有实行力的人，大概这件事不会没有下文。果然，三天后的那天上午十时，井谷打电话来了。她说：“关于前几天谈的那件事，刚才我接到了丹生夫人电话，定在今天下午六时到岛内的‘吉兆’日本餐馆见面，希望我陪同小姐去。心情轻松点，权当是应邀去吃一顿简单的晚餐。丹生夫人还有个建议，尽量只要小姐一个人去。但是您府上要有人

陪同的话，就请先生去得了，太太您就甭去了。因为您漂亮得象开屏的孔雀似的，一去反而把小姐的印象冲淡了。我也有同感，就请您这样办吧。在电话中向您谈这样的事太失礼了，不过前几天已经大略告诉您知道了，又因这是件急事儿……”那口气似乎是立刻就要答复似的。幸子回答说："等一两个小时我再答复您吧。"说完暂时挂断了电话。

幸子把大致情况告诉了雪子后说："你怎么想呢？老实说，象这样匆忙，今天刚听说了今天就要去见面，也不合我的脾味。不过，对于始终关心你的井谷，我们应当感谢她的这番好意。再说丹生太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对我们的情况相当了解，我想如果是成问题的人，她也不会介绍的。"雪子说："不过，仅凭这一番话，总有点不可信。你无妨打个电话，详细问问丹生太太。"于是幸子打了个电话给丹生太太询问对方的各种情况。

据丹生太太说：那人叫桥寺福三郎，静冈县人。有两位兄长，也都是医学博士。自己曾去德国留学。家住大阪天王寺，系租佃的房屋。现在和女儿俩生活。雇用了女佣。女儿在夕阳丘女学校读书，和已故的夫人长相相似，是个姿色出众、纯朴天真的孩子。照这些情况看来，兄弟都有相当的地位，他家在故乡也是世家，虽说不太清楚财产有多少，但是本人在东亚制药公司担任要职，收入一定可观的，生活也过得很阔绰。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大概可说是美男子也不为过。

听这一说，那条件是出人意料地好。幸子接着又打听他的年龄等情况。

丹生夫人回答说，大约是四十五六岁，姑娘在念女校二年级。至于另外有无姐妹、兄弟，她也不得要领，只知道双亲已

经不在了。

幸子渐渐问下去时，才知道丹生夫人和他已故的夫人是爱好相同的朋友——在蜡染①讲习会里熟识的。丹生夫人也不常去他家。只是夫人生前去拜访过一次，在夫人的葬礼和一周年忌辰又和他见了两面。为了这件事，昨天才是第四次会见他。丹生太太对他说："您那么老忧着去世的夫人也不是办法，我给您介绍一位顶不错的小姐，请您去见见面吧。"他回答说："那就拜托您了，请您多关照罗。"

最后丹生夫人说："请莳冈夫人您也务必要答应下来。"依对象而分别流利地使用大阪话、东京话的这位夫人，此刻是一口纯正的东京话，与以前那次会见时相似，不过今天更象一位快嘴快舌、喋喋不休的江户女子。

幸子也多少被她的东京话给唬住了。她说："丹生太太您可真厉害呀，听说您还说了不要我陪雪子去。"

"那是井谷太太说的呀，我也不是不赞成，但说出这话的还是井谷太太，您要生气就生她的气吧！"丹生夫人这样说了后，又说道："呀，是的，是的，最近我见过阵场太太，谈起您家的事儿，她说也为您家小姐作过介绍呢。

幸子感到很突然，试探着问道："阵场太太说了些什么呢？"

"哎，哎，那……"丹生夫人踌躇了一会儿，"她跟我说了，'虽然介绍了，但给坚决地拒绝了。'"

"阵场夫人一定生气了吧？"

"啊，也许是的。但是没缘分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被拒绝了就生气，那还做得成媒吗？我决不说那种不通人情的话，见

① 蜡染：染色法的一种，用树脂和蜡在布地上画成花样，投入染色里染成白色花样。

面后觉得不中意您只管毫不客气地回绝好了，不要看得那么慎重，轻轻松松地来得了……喏，无论如何您得劝雪子来见一面，如果拒绝见面，我可要生您的气哟！”丹生夫人还说，“我和你们双方都没有预约座位，所以我打算按照约定的时间邀桥寺径直去‘吉兆’餐馆。估计您这一方会出席，所以没有等您的答复的电话。”

幸子想，今天约定今天就见面，接受这样仓促的提议，未免太轻浮了，但只要不拘泥于此，今天打发雪子去也无妨。如果雪子不愿一个人去，至今为止已有贞之助代替幸子陪同相亲的先例，只要贞之助得闲，这事也似乎可解决。问题在于，无论怎样都不想因为屈就而被人看轻了，即使最终想应许她的提议，也得找个借口往后挪两三天。总之，希望郑重其事。而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顾虑，丹生夫人那样热心快肠，而直率地回绝她，是否会伤她的感情呢？这时，刚才在电话中听到关于阵场夫人有积怨的话猛地涌上心头，使她觉得今天自己更懦弱。前年春天拒绝野村那门亲事是借口本家不同意，原以为相当委婉，但毕竟还是太生硬了。阵场夫人有那种想法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幸子也常常自咎，是不是阵场夫人生气了？而听了丹生夫人这一说更是吓了一跳。丹生夫人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呢？她平素就爱说东道西，这样出人意料地复述一个无关的人的讥评，重提一件尽可不必说出来的旧事，并不单纯是平常那种饶舌，也许包含有威吓的意味吧？

“怎么办呢？雪子——”

“……”

“还是去看一看……”

“二姐呢？”

“我想跟你去，但是已经那样说了，我还是回避一下吧。你不愿意和井谷太太一起去吗？”

“两个人嘛……”

“那么，让贞之助兄陪你得了——”幸子判断着雪子的脸色说，“只要他有空闲就行，我打电话问问。”

“嗯。”看到雪子微微点头，幸子立即给在大阪的事务所的贞之助挂了个加急电话。

14

贞之助听幸子说，井谷和雪子分头出来于五点半到事务所会合。贞之助说：“那样也行。不过井谷一定会准时来，希望雪子不要迟于她而应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他一再强调这点。但过了五点一刻还没见她的人影，他坐立不安了。妻子和雪子每每都不守时，他自己固然司空见惯了，但是让急性子的井谷来等着，而使自己也焦躁不安，毕竟不太妙。她是否出来了呢？贞之助正要向芦屋挂电话，事务所的门开了，雪子跟在井谷的后面走了进来。

“呀，一起来了可正好呢！我正要挂电话……”

“还是小姐邀我来的呢，”井谷说，“已经没时间了，我们就走吧。还得等汽车。”

关于今天会见的事，贞之助只是刚才在电话中听妻子说了个大概。虽然听说过丹生夫人的名儿，但是否见过面也记不清楚，不知不觉如入五里雾中。在汽车上，贞之助问井谷：“对方是个什么人？和您是什么关系？”

“我也了解不多，详细情况您还是问丹生夫人吧！”

“那么，丹生夫人和您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最近才认得她，今天见第二面。”

听井谷这番回答，贞之助越发有了狐疑。

走到“吉兆”餐馆时，那位夫人和叫桥寺的那人已经先到了。井谷走到座席前：

“您好！等了好一会了吧！”今天才第二次见面就这样一副亲昵的口吻。

“不，我们也刚到呢！”丹生夫人也毫不客气地回答她，“不过，您真令人佩服呢，正六点到！”

“怎么？说我守时，是吗？不过，小姐可不会同意你这么说，今天还是她邀我来的！”

“这家餐馆还容易找吧？”

“是的，是的。哎，莳冈先生您应该认识这位太太罗？”

“呀，好久不见了。我们曾见过一面的。”贞之助回忆起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被介绍认识过就说道，“只是那以后久违了，我内人总是麻烦您……”

“没有的事。我也很久没有拜访您夫人了。还是在什么时候，您太太正患黄疸病时去打扰过一次的。”

“呀，那么，已经有三四年了。”

“可不是吗？当时，我和两位朋友一闯进去，硬把尊夫人从床上弄起来，也许把我们当成女侠了。”

“可真是女侠哟！”从刚才起一直等着介绍的穿着茶色西装并膝站着的桥寺，斜着看了一下夫人微笑着说，“呀，我叫桥寺，初次见面……”他首先向贞之助致意了，“这位太太可真是位女侠呢！她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得跟她来。今天我可

不知是怎么回事，硬给拖来了。”

“嗨，桥寺先生，您也没有男子汉气概，既然已经来了，还说那些话干什么呢？”

“是真的嘛！”井谷也附和说，“您不作那些解释不行吗？男子贵在果断。这且不论，您这样做，对我们不是失礼了吗？”

“哎呀，真是，”桥寺搔着头抱怨道，“今天被欺负了。”

“说些什么呀，哪里能欺负您呢？我们在为您着想呀。象桥寺先生那样，成天守着已故的太太的照片过日子，对身体可有害呢！您也偶尔到社会上来看看吧，就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您夫人毫不逊色的美人。”

贞之助担心地看着雪子的表情，她似乎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了，只是莞尔一笑地听着。

“好了，好了，别磨嘴皮了，大家请入席吧！桥寺先生坐那里，这里我来坐！”

“呀，有两位女侠开了口，也不敢不听。”

多半桥寺也和贞之助他们同样是被强拉来的。他现在并不急于再婚，而突然被丹生太太这位并不特别亲密的朋友逮住了，连考虑的时间也没有，就被急急忙忙地撵到这里来了。他不断地说“使我为难了”，“感到意外呀”什么的，而他那困惑的神情里隐含着和蔼，所以也并不使这方面感到不快。和他交谈一阵后，贞之助发现他是个受过相当的外交训练处世圆滑的人物。看他递过的名片，有医学博士学位，在东亚制药公司担任常务董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没当上医生，做了个药店老板”，看来他象一个很为和蔼可亲、应对自如的实业家，而不太象位医生。听说年龄是四十五六岁，从脸面到手臂、手指，脂肪丰盈、皮肤白皙，是位眉目俊朗、两颊饱满的美男子，然而，

因为体态丰腴并不使人有轻薄之感，是位具有与其年龄相称的威严的绅士。大致在至今为止的所有会见过的候补者中，这位男子的风采是一等的。他的酒量虽不及贞之助，可多少还能喝，只要斟了酒他毫不推辞。本来，这种聚会因参加者不太熟稔，应该会有冷场的时候，然而因为两位女侠的豪爽和那男人的善于应酬，竟使满座谈笑风生。

"请原谅，我很少上这家餐馆来，今天的菜肴可上得相当多呢！"贞之助的酒力似乎上来了，微醺的脸上红光满面，引人注目，"近来，这些酒呀、菜肴的供应都渐渐紧张起来了。这家餐馆平常总有这么多菜肴吗？"

"不不，不是那样吧？"桥寺回答。

"今天是看在丹生夫人的面子上，特别上的菜吧！"

"不见得吧？不过，我丈夫很爱上这里来，我在这里也比较随便些。而且，我想起这店名叫'吉兆'。图个吉祥，就定在这里了。"

"刚才夫人读'吉兆'的发音，恐怕读错了吧，"贞之助说，"我想您是关东人，不知道这么读。在大阪有这样读音的，井谷太太您知道吧？"

"呀，我不知道……"

桥寺也歪着头想着："我也不知道这种读法呢。"

"我知道的。"丹生夫人说，"呀，我想起来了，'正月十日'那天，在西宫、今宫叫卖的那玩艺儿，在小竹枝上扎着纸做的小金币、帐本、钱柜，不就是叫'吉兆'吗？"

"是的，是那东西。"

"是那个象'茧玉①'一样的东西吗？"

---

① 正月间，用面作成小钱币等系在柳树上以招福。

“哎，是那个东西嘛！《十日祭卖的东西》——”丹生夫人口中按照《十日祭》歌曲的节拍说，“‘量器、鼓槌和钱包，小金币、钱箱和立乌帽’。”她一一扳着指头数着说，“把这些东西都扎在竹枝上，这在大阪是写‘吉兆’，念法却不同。是这样吗，莳冈先生？”

“是的。不过，夫人您知道这么读可使我感到意外！”

“人不可貌相哟！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大阪出生的人呢！”

“啊，夫人您？……”

“所以我才知道那玩艺儿。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照那种旧的读法念了。不过，这家店子的人也是我那样读的。”

话题又暂时转移到关东与关西的风俗、语言的比较上来。在大阪出生、东京长大又回到大阪的丹生夫人，真不愧于她自己说的“我是两栖动物”这句话，在这方面比谁也在行。只见她对贞之助和井谷讲话时，分别使用道地的东京话和大阪话。随后，井谷谈到了她去美国研究美容术的经历；桥寺也述说了他去德国考察巴依艾鲁制药公司的见闻，他说那工厂规模很大，工厂里的电影院也和道顿堀的松竹座不相上下，等等。不知不觉，又谈到他再婚的问题上来：

“令嫒不知是怎么说的呢？”

“我没听说女儿说什么，不过主要是我自己还没想定……”

“因此，请您要决定下来，不管怎样，打算不娶了是行不通的。”

“似乎是那样的，只是不知为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呢？……要现在就组织一个新家庭，我还没动这个心思吧。”

“是什么道理呢？”

“什么道理也谈不上，只是心绪茫然，下不了决心。所以只要夫人您这样在旁边七推八搡，不断地劝说，也许最终我也会再娶的。”

“那么，您就交给我们去办罗！”

“不不，也不能那样说……”

“嗨，桥寺先生，您真是条泥鳅！您要是早点建立个新家庭，您去世了的夫人在地下也打心眼里高兴呢！”

“我也并不那样挂念她。”

“喂，丹生夫人，我们旁人把菜送上桌了，他老是不动筷子也是不行的，没问题，咱们只管去办得了。”

“真是那样可好啦，到那时可不许嘟嘟哝哝哟！”

贞之助和雪子只有从旁笑看桥寺被两位女侠推搡盘弄的份，今天完全没打算来“相亲”，正如她们说的，是以轻松的心情来赴晚餐。尽管如此，把这么一位还没打算再娶的男子勉强拉来，在眼前表演这么一场闹剧，这勾当确实是非女侠莫为的。贞之助感到他们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微妙。更有甚者，不知不觉间，雪子竟有并不感到难堪地微笑地看这场面的胆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且不说雪子看了这令人发怵的闹剧还在平静地吃吃笑着，但若是昔日的雪子，恐怕会忍受不了，或者满面绯红、眼含泪水，或者会起身离座吧。尽管年龄这么大了，雪子仍不失处女的纯真，但是屡屡与对象见面，她毕竟也变得不害羞而有勇气了。即使不是这样，要想到她已是三十四岁了，也就自然不过了。不过，贞之助被她的“年轻”和与之相适称的小姐风韵的服装迷惑了，无意中直到今天还忽略了她的这种变化。

这些暂且不说，桥寺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丹生夫人说有如此这般一位小姐让您看看，他被这番话吸引了，大概是抱着无

妨看看的想法前来的。纵令如此，真象他说的还没动心的话，也就不会来。所以不必看他的外表，其实内心也就“动”了吧。刚才频频做出困惑的样子，只是带有几分夸张的做作，而内心的想法一准是只要雪子符合条件，娶了她也行，并非不想问津，光来看看而已。无奈他正象丹生夫人所说的“泥鳅”一样，过于圆滑，所以究竟今晚他对雪子印象如何，从表面很难窥探出来。

今晚除雪子以外四个人都谈得很融洽，只是一开始雪子就被女侠们的言谈举止唬住了，几乎没有插嘴讲话，偶尔有被井谷她们引起与桥寺交谈的机会，也因平素那不爱讲话的怪癖而不容易搭上腔。而桥寺也一心为去应付两位女侠而忙煞，对雪子也不过是讲了两三句应酬话而已。因此，对于桥寺的心事还是猜度不出来。直到和他分别时，贞之助还弄不清，是从此一刀两断呢？或者是后会有期？临别的致礼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归途的阪急电车上，井谷凑在贞之助耳畔反复说道：“依丹生夫人和我看，这门亲事准能成功。桥寺先生既然到了那里，虽然没有说同意与否，但是据我观察，他内心里是中意雪子小姐的。”

15

当晚，贞之助对幸子讲了桥寺的印象，大致够打满分，确实是个好对象。只是眼下他本人还在考虑是否再婚，似乎并不象丹生夫人和井谷所说的已经考虑成熟了，只有暂时再等等看。如果马马虎虎听信了她们，也不一定不会吃亏。关于介绍婚姻

之事，自去年以来，夫妇俩变得怯懦起来，所以才有这样一番谈话。

翌日傍晚，井谷来了。她说："今天上午丹生夫人很快就打电话来了，所以我想来问问那件事。您看昨晚那人怎样呢？雪子小姐怎么想的呢？"

幸子因为听丈夫介绍过了，就说："对方象是很不错，只是他的想法还不清楚。"

"不不，这个您就不必操心。只是听说今天上午他给丹生夫人打电话谈到这事说：'那位小姐性格腼腆，象是很阴郁，我喜欢那种给人以华丽，明朗的感觉的人。'随后，我对丹生夫人说了：'无论是谁初次和雪子小姐见面都会有那种看法，但她决不是那种阴郁的人，请您好好向桥寺先生解释。老实说，也许可以说她羞涩，但并不阴郁。因为性格沉静，乍一看似乎有那种印象，渐渐接触多了，就会大出意外。她的兴趣爱好，都是意想不到的洋气十足和时髦，给人以性格明朗的感觉。因此，我认为那位小姐是符合桥寺先生理想的华丽的女子，如不相信就交往一段看看。首先音乐方面她爱好钢琴，喜欢吃西餐，看西方电影，学的是英语、法语。光看这几点，不就很清楚了吗？虽然穿着方面象是喜好和服，不过这也是这种花哨的长袖印花和服，很合她的身段、气质，穿了显得雍容华贵。这些事您和她一来往就很快了解了。有身份的人家的姑娘是不兴初次见面就唠叨不停的。'我在电话中谈了很久，狠狠讲了丹生太太一顿。"井谷又说道："不过，雪子小姐也太老实了，使人产生了误解也不好，今后要拿出点勇气来这事就好办了。最近，我们要拉桥寺出来一次。请您按我讲的使雪子尽量给人一种明朗的印象。"井谷讲过这些要求后就回去了。

幸子颇为担心的那眼缘的翳点，恰好这次也不那样显眼，虽然这事还算放了心，但是否果真有希望呢？井谷的话充其量也只能相信一半。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井谷又打电话来说："我现在大阪，一小时后，我和丹生夫人一起带上桥寺先生来拜访您。"

"是上我家来吗？"幸子急了。

"是的，今天听说他时间不太充裕，只坐二、三十分钟，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场所。另外他也说了想要看看宝宅的情况。"

"上我家来嘛，嗯，一点也……"

井谷完全不顾幸子那不情愿的口气：

"不，今天来得太突然了，真的只坐二、三十分钟，所以用不着任何招待。好不容易桥寺先生的心活动了，如果又弄出什么变化而犟起来了可不好办了，无论如何就这样吧。"那口气有点强迫的意思。

幸子琢磨不出雪子的心思，放下话筒问雪子："怎么办呢？雪子，让悦子跟阿春到神户去吧……"

"不必那样，好象她俩已经察觉这回事了。"雪子竟是少有的爽快。

"是那样吗？那么我在家恭候你们光临！"幸子拿起话筒最终承诺下来。接着，她立刻给丈夫的事务所挂了电话，要他也尽量在那时赶回来。

贞之助在客人来之前回家了。他说："实际上，在你之后，井谷又给我打了电话说：'桥寺先生渴望呼吸点家庭生活的空气，希望在您家里与大家见见面。'然而，雪子也痛快地答应下来，这一变化比什么都更使我高兴。"

不多久三人来了，被让进客厅里。井谷独自走到走廊上叫

来幸子问道："今天小妹不在家吗？"幸子有点疑惧地回答："正巧妙子出去了。""那么，请悦子小姐也出来玩玩吧。本应带桥寺先生的小姐来的，可是今天太匆忙了，下次一定带来，正好与悦子小姐交个朋友，先让她们交上朋友就好了，桥寺也更加动心，事情更好办。"贞之助也说："雪子能有那样爽快真是难能可贵，索性把悦子也叫出来，听听她的看法。"于是由贞之助、幸子、雪子和悦子四人接待客人。

这天桥寺仍然是那种被强拉来似的态度。他说："这样与大家见面实在不合式，突然地不请自来未免太失礼了，我是被女侠们强拖来的，并非我的本意。"他频频地解释着，"象我这样一个挣工资过活的人与您家小姐身份相差很远……"说些不知该怎么理解才好的话。

虽说雪子不象以前那样不和悦，但她生性害羞也不能那样快就改了，尽管井谷有过忠告，这一天也不见大有起色，应答仍然不活泼。贞之助留心到了，拿来了每年京都赏樱照片纪念册，主要由幸子说明，偶尔间，雪子和悦子从旁加以补充。这时，幸子想起了现在假如妙子在场，稍微开点玩笑就会使气氛活跃起来。恐怕贞之助他们心中也潜藏着同样的想法吧。就这样，原说只坐二、三十分钟，却过了一个小时。桥寺看了看手表说："那么，我要告辞了。"说着离开了椅子，丹生夫人和井谷也站起来了。幸子挽留两位女客说："哎，您二位还坐坐不行吗？"她转而想到井谷是个大忙人，于是又说："丹生夫人，您很久没来了，您就留下吧，虽然没什么好招待……""那么，我只得遵命了，晚饭也在这里搅扰吧。""不过是茶泡饭而已。""茶泡饭也好嘛！"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夫人被留下了。

在晚饭席上，叫雪子和悦子避开了，只他们三人边吃边聊。

看来幸子也对今天初次见面的桥寺印象颇好，夫妇俩不期而然地褒扬他的人品。虽然还没征求雪子意见，但若和他结合，恐怕她也没有反感吧。无意中他们在这一点上观察一致。随着逐一从丹生夫人那儿问得他的收入、家世和性格等情况后，他们更强烈愿望定下这门亲事。无奈在他们看来，桥寺那一方似乎并没多大热情，因而颇为不安。

而丹生夫人却说："由于我们在旁催逼太紧，他为了掩饰难为情才作出那种姿态，而他内心还是对雪子动了心。只是实话说，他和已故的妻子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伉俪情深，直到今天还碍着故人的面子。还不知女儿意愿怎样？他似乎对这些有所顾虑。即使要再婚，他也想尽量采取被动态度，被人家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地走上这条路。实际上，自己没下决心，却也想有人在背后猛推一把。如果真的没心，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拉出来两次。即使是今天，他口里虽说'只见过一面就闯到雪子小姐家里去，真是岂有此理'，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来了。这不是对雪子小姐有情意的证据吗？"听她这一说，也不由得不那样去揣摩，丹生夫人又说："桥寺一定会把女儿的意见看得很重要，所以合他女儿意的也不会有一个、两个。因此他想趁下次机会让雪子和女儿见见面。到那时一定得带上贵府的悦子小姐，尽量和他女儿交上朋友。"说了这些，丹生夫人就回去了。

她走之后，幸子对贞之助说："至今为止提亲说媒的也相当多了，但是无论说什么都以这一位最理想。地位、身份以及生活程度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差，正好合适。如果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良缘了。象丹生夫人说的，既然对方有意采取被动态度，希望这方面有所表示，那么咱们更积极地采取点行动吧。"她要贞之助动动脑筋。贞之助也赞成，但是，究竟怎么

办呢？只是唱主角的雪子态度消极，这事很为棘手。实际上哪怕她在今天下午稍许活泼点也就好了。总之，他们只是说要想办法，并没琢磨出来好主意。

第二天，贞之助去事务所后，他想从这里到道修町并不太远，要找个什么适当借口到他公司去跟他拉拉关系。他回忆起了昨天在席上谈到了药物的问题。幸子说："我家平常使用的德国产的维生素B和磺胺没断过，但近来受战争的影响，经常缺这两样药而很为恼火。"桥寺说："请您用我们公司制的'普勒米鲁'磺胺剂，它不同于其他国产品，绝对没有副作用，估计效力与德国货不相上下，另外，本公司也生产维生素B剂，也请您试用。我马上用包裹给您寄来吧！"贞之助劝阻说："不不，您就不必寄了，反正我每天都要去大阪，我到您公司来得了……""请您一定来，无论何时都行，要是事先打个电话就更好了。"贞之助盘算着假如说"内人希望早点得到昨天谈到的那些药，所以今天我来拜访您"，大概不至于不妥当吧？

这天贞之助稍许提前离开了事务所，步行到堺筋。从堺筋往西走一百米左右，走进道修町大街的北侧，在众多林立的古朴的土墙老铺中，唯独这家公司鹤立鸡群，是一栋近代的钢筋水泥建筑。

从里面走出来的桥寺，和贞之助致礼后，不待问便立即叫来个学徒吩咐把什么什么药各几盒包好拿来，接着他说："这里没个让您坐的地方，还是到那边去坐坐吧。您请等一会儿。"说着又走进去对几个店员交待了什么事后，外套、帽子也没拿又出来了。贞之助在店前等了五分钟光景，从桥寺对店员说话的口气和店员们对他的态度来判断，他担任要职，而在这店内他又是大掌柜。桥寺说："您需要的时候，尽管来拿得了。"说着把

药包递过来，贞之助一边为他拒不收钱而颇感为难，一边试探着说："您正忙着，我就此告辞了吧？""不不，也没什么忙的，请让我陪您到那边坐坐吧。"贞之助想，也许他有什么话要讲，错过这次机会可就亏了，于是跟着他后面走去，心想多半是领着上哪家茶馆。穿过一条狭窄的甬道，走上了一家不似商业建筑的小饭店的二楼。贞之助对大阪的街头巷脑也相当熟悉了，但却不知道在这里有这条甬道和饭店。二楼仅有一间客座，朝四面望去，都是密排着的人家的屋顶和鳞次栉比的耸立的大厦，使他有置身于船场咽喉部位的感觉。这家店子，大概是道修町的商人们，主要又是药店的主人和掌柜，和客人吃顿简便的午餐或者商谈业务的所在。桥寺向他解释："在这里招待您，实在对不起，因为我回头还得去药店有点事。"贞之助没想到会请吃晚饭，反而还惶恐起来。

也没什么特别可口的菜，只是五样很快就弄出来了的便菜，酒也上了两三种。开始进餐时天色尚早，贞之助察觉桥寺很忙，他也想赶紧结束，所以到吃罢饭时，窗子外面，早春的天空还是暮色苍苍。两人对坐大概还不足两小时。与贞之助暗中期待的相反，桥寺没谈及那件事，只是出于礼仪，作漫然的闲谈而已。在回答贞之助的问话中，他说："我原来专攻内科，在德国专门研究胃镜的使用方法。但回国后因为偶然的机会参加了这家公司。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当医生而不得不转业开药店。公司经理虽然由别人担任，但他很少来，实际工作几乎都是我一人承担。"他还说："我到其他地方去推销新药时，对方往往不了解我是医生，在说明药物性能中，才明白了这一点，以致狼狈不堪，很闹出了一些笑话。"贞之助虽然问了他不少，对方却毫不触及莳冈家及雪子的事，所以他也难以启齿。但是

到饭后的水果端上来时，他的想法渐渐变了。终于他说了，他的妻妹看来是那样，但决不是个阴郁的女子。而且，为了不使有辩解之嫌，还是在谈到其他事时，巧妙地插进去的。

16

第二天，丹生夫人给幸子打来电话说："听说昨天您丈夫拜访了桥寺先生，这样直接交往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们就按这种势头下去，成为非常亲密的知心朋友。从来您家凡事都托付给别人，这样也不相宜，还被别人说'妄自尊大'什么的。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我们在从中搭桥，往后就看您这一方的热情和努力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井谷太太和我打算暂时告退。我想事情准会顺利的，只要您这一方抓紧就成了。而且我希望早一天听到喜讯。"甚至，她还说了一句祝贺的话。但据幸子夫妇观察，事情的进展还没达到可以祝贺的程度。

随后，正好栉田医师出诊路过她家就走进来了。他说："关于前不久您委托我调查的那个人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原来幸子注意到桥寺与栉田医师虽然毕业年度不同，但都是阪大的学生，曾经委托他去调查桥寺的情况。总是忙忙碌碌的栉田医师，道了声"对不起"，没脱外套走进了客厅，就站着讲了个大致情况："结果在这里，您请过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幸子。正巧栉田医师的一位同窗密友有和桥寺很为亲近的朋友，那份报告内容相当全面，本人和家乡的情况不必说，连女儿的脾气柔顺，在女学校的评价也不差等等，都写得很清楚。证实了贞之助至今为止所打听来的事实。连栉田医师临走时也加了

一句话:“我也极力推荐这个人。”

贞之助对妻子说:“这一次可真是雪子要交好运道了。想方设法都要把这门亲给攀上。”尽管有点不合常理，贞之助还是大胆地用卷纸写了封五六尺长的信:

书面写这类事情，自知颇为失礼，但是关于妻妹一事，想一定说给阁下知道，请予考虑。前天拜会尊颜时未及奉告，所以不顾无礼给您写了这封信。所说者并非他事，就是关于妻妹何故至今仍未结婚?或者会认为她有何缺陷，或者是健康上的原因。总之，是否有何不可告人之处?我想您也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据实说，毫无那一类事。她之所以至今还未结婚，是包围在她身边的家人，尽管并非高第名门，却拘泥讲究家世门第，断送了不少良缘。此中情况，丹生氏和井谷想已告诉阁下。实在全是这个原因，再无任何其他理由。其实这是愚蠢，但因此渐渐招致社会的反感，时至今日谁也不来主动提亲了。此事丝毫不假。如要使阁下充分澄清疑虑，不妨请您作调查。导致雪子不幸的责任应由家人承担。她洁白无瑕，无任何值得歉疚之事。这样说似有偏袒之嫌，我能对您说，实际上她本人的头脑、学力、性行和技艺才能等等，无论哪方面都是合格的好女性。特别使我深受感激的是，她非常热爱小孩。我的十一岁的女儿，爱慕她胜过了自己的母亲。现在我连想到，她热心辅导小女学习功课、弹奏钢琴，而小女患病时她又殚心耗力地看护等等，小女眷恋她在自己母亲之上，也是理所当然。关于这

一事实您稍加调查便可确信不移。关于您担心她性格阴郁一事，前天我已稍加解释，决非如此，请您不必多虑。斗胆让我进一言，我认为她作为阁下的夫人大概不会违背您的期望，至少她必定会使阁下的令千金幸福。我也担心，这样吹嘘自己的亲人，反而会引起阁下的不快，但这毕竟是因为我过于希望阁下娶她为妻。需要重说的是，失礼地写这样一封信给您，请阁下多多海涵。

贞之助特别慎重，这信是用郑重的侯文书写的。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作文颇有自信。在他看来用难写的文体曲尽原委并非难事，但是恐怕写过了头反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为了写得恰如其分，既不使人听着有强加于人的意味，又不要过于谦卑，很费了番心血。第一遍仿佛口气太强硬，第二遍又似乎太软弱，只到写成第三遍后才投邮，而刚一扔进邮筒，立刻又后悔起来，还是不发这封信为好。如果对方无心结婚，读了信也不会回心转意，如果有此打算，说不定会因为收到此信反生厌恶。也许还是听其自然最为明智吧……

贞之助并不特别指望他回信，尽管如此，过了两天，过了三天之后，对方仍然毫无动静，贞之助忐忑不安了。第二天是星期天，贞之助有意不把目的告诉幸子，只说去散散步就离开家了。接着他乘阪急电车到达梅田，又叫了部出租车，不知不觉吩咐道："去鸟辻。"临出来时他记下了桥寺家的地址，原想走到他家附近，不露声色地，看看他的住宅，并没有打算去拜访他。

"大概就在这附近吧。"贞之助想着在一个十字路口下了车，

挨着一栋栋读着名牌走去。也许这是今年以来第一天这样春意盎然吧，即使是独自步行也心旷神怡，腿脚轻便，不由地感到这是一个吉兆。桥寺家是一栋比较新的朝南的采光颇好的建筑。原来听说是出租房屋，但并不那样寒碜，稍有外家风味。透过松树，可见三、四栋潇洒的板壁结构二层楼房。这位丧妻的中年绅士和女儿住着这样一栋楼房也够宽绰了。贞之助在他家门前踯躅了一会儿，这时候的朝阳正射得松针熠熠生辉，透过叶隙，抬头可见玻璃窗半开着的二楼的栏杆。贞之助想反正已经走到这里来了，心情又为之一变，信步走到门前揿响了门铃。不一会门开了，出来一位五十左右的女佣，领他上二楼，正走在楼梯当中时：

"呀！"因为下面传来招呼声，贞之助回头看时，只见桥寺站在楼梯口上，睡衣外面套着八端织①的便衣锦袍。"对不起！请您稍等一会儿，我这就来……今天早晨睡懒觉了……"

"请！请！……您只管悠着点……只怪我突然来打扰……"

贞之助看见桥寺轻松愉快地一边点头致意，走进楼下里间去时，首先就放了心。实际上，贞之助一直担心着他会怎样理解那封信。没见着他以前总不能安心，而从他刚才接待的态度看，象是没有什么不快。

贞之助在等他时，独自悠闲地环视着客厅的陈设。这是二楼的外间，大概也就是这家的客厅吧。这是一间带壁龛、附有叉架子的八席间。壁龛中摆的虽不是鲜花，但是其他摆设趣味不俗。挂轴，小装饰品，栏间的匾额，两架屏风，花梨木桌子，桌上的烟具等等，都依一定规矩收拾得很整齐。槅扇、草垫都

① 八端织：一种绢布。

不怎样污目，看来并不象个煞风景的鳏夫的家庭。这固然也是主人的癖好，不过，也似乎使人缅怀起故世的夫人的人品。贞之助刚才在门前仰视时曾感到这屋子采光好，而走进来一看，比想象的更为亮堂。槅扇糊的是有桐纹贴上云母的白纸，把室外的光线全都反射进来了，室内无一阴暗角落。空气也很清澈，贞之助吸烟吐出的烟圈清晰可见。

刚才贞之助向传达的女佣递上名片时，总觉得有点害羞、畏怯，但是现在他想还是进来访问一下为好。光是到这里作客一番，能够猜度出他的心思，也不能不说是一大成功。

“让您久等了。”过了十分钟左右桥寺走上来了。只见他已换了身折缝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请到这方来，这里暖和些。”他说着把客人让到靠马路这方的藤椅上坐下。贞之助本不想让他以为是来听回信的，打算见过面后立刻辞去，但是晒着从玻璃窗透进的暖洋洋的日光，不知不觉间，贞之助还是和主人交谈了一小时左右。不过，仍然只是天南海北地闲谈。贞之助稍微致歉说：“前几天我给您写了封很为失礼的信。”可是桥寺只是毫不在意地回答，“不不，我非常感谢您的至为恳切的信。”随后又聊些不着边际的闲话。这当儿，贞之助好歹理会了，站起来要告辞，可是桥寺说：“请您再坐会儿，我这就带女儿去朝日会馆看电影，如果您没事的话，请您一起去行吗？”贞之助实在满可不必理会那女儿，不过原来也想过要见见她，所以只得说：“是那样吗？那么，就一起去那边吧。”

这时，在街上已很难喊到出租车，桥寺不知向那个汽车库打电话要来了一部“派克”。车到中之岛的朝日大楼拐角处，桥寺说：“怎么样呢？用车送您去阪急电车站固然也可以，如果没有妨碍，就请下车稍微坐一会儿吧。”这时正是该吃饭的时候，贞

之助也察觉到他想邀请自己上“阿拉斯加”，只是今天又要受他一番款待，使得贞之助也于心不安。不过，趁此机会亲近他的女儿，渐渐加深交情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贞之助答应了。

这样，他们又围着西餐桌边吃边谈，闲聊了一个小时，只是加进了他的女儿，谈的净是电影、歌舞伎剧、美国和日本演员以及女学校等等内容，更是一些毫不足道的东西。他女儿今年十四岁，但是与比她小三岁的悦子相比，谈吐远远沉着、老练，也许这是她的相貌给人产生的感觉吧！她身着女学校校服，面容毫无脂粉气，但是轮廓已然不象少女。椭圆形面庞，高高的鼻梁，眼见得就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她长相一点也不象桥寺，可见她一定与母亲相似，而母亲也是相当地美丽。可以推察得知，桥寺如今看见这位少女定会怀想起已故的妻子的面影。

最后，贞之助抢着要会帐说：“今天请让我付款吧？”“那不行，是我邀您来的嘛！”桥寺没有应承，贞之助趁机说：“那么，今天我就领情了。既然这样，就请您上我家去玩一次吧！领您去看看神户。就定在下个星期天，请您和令嫒一定光临。”硬是让他答应下来。随后，他们在五楼的电梯口分手了。结果，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带了一个下星期天的约会回来了。

17

这一天，丈夫回来后，幸子听到了丈夫报告的大好消息，虽然嘲弄他说“你的脸皮也够厚了”，而在内心里还是十分欢欣。要在过去，她决不会怎样高兴，大概还会发怒说真是太轻率了。对于丈夫在雪子的婚事上改变了以往的作风，竟做出

了那样有勇气的举动，连幸子也感到意外。既然如此，他们也就不必再做别的了，一心等下星期天的到来。

这期间，丹生夫人又打了次电话来说："听说那以后，您丈夫还和她女儿见了面，这事儿慢慢地有希望了，值得庆贺。还说这个星期天，你们准备招待桥寺父女，请你们热情款待他，特别是雪子小姐要努力抹去最初给予他的'阴郁'的印象。这是我最为担心的，所以特别罗嗦一句。"由此看来，桥寺把那以后的进展都一一向夫人报告了，似乎他也决不是冷淡地在应付这件事。

在约定的星期天，上午十时父女俩就到芦屋来了，在家里玩了一两个小时后，加上主人方面四人总共六人乘辆出租车来到神户，走进花隈的"菊水餐馆"。关于今天在哪里用餐有几种方案：中国菜馆，东洋餐厅和长崎菜肴①的宝家等等，但若要欣赏神户风味还当首选"菊水"。午餐迟至二时开始到四时左右结束了。归来时步行从元町走到三宫町，还在"尤哈依姆"稍作休息，把父女俩送上阪急电车后，四人又到阪急会馆看了美国电影《秃鹰》。这天，只是双方家属初次见面，还不十分融洽。

第二天下午，雪子在二楼习字，这时阿春上来了。

"有电话！"

"谁的？"

"说是'请雪子小姐去接电话'。"

"谁打来的？"

"是桥寺先生。"

---

① 日本化的中国菜，以鱼肉为主要原料。曾由长崎流行起来，故名。

听这一说，雪子慌了，虽然搁了笔站起来，却并不打算立即去接电话，满面通红地在楼梯口徘徊着。

“二姐呢？”

“象是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

“哎，一定是去邮局了，刚才出去的。我去叫她吧？”

“快！快去叫她来！”

“好！”阿春急忙跑出去了。幸子习惯为了活动活动总是自己去发信，然后一直沿着大堤散步，所以阿春在一个拐角处毫不费力地发现了她。

“太太！雪子小姐叫您！”见阿春喘着气跑来，幸子不禁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

“怎么了？”

“桥寺先生打电话来了。”

“桥寺先生？”因为意想不到，连幸子也感到突然，“给我的吗？”

“不不，是打给雪子小姐的，但是她要喊太太回去。”

“雪子去接电话了吗？”

“哎，还不知怎么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她还在磨磨蹭蹭……”

“为什么自己不去接呢，真是个怪人呀，雪子！”幸子感到事情不妙。雪子不喜欢打电话在家族中都是有名的，所以很少有人打电话给她，即使打来了她也大多是要别人代为接话。但是今天非比往常，虽然不知是什么事，可桥寺是特意打给她的，她本人只得去接电话。要是幸子去代替不反而令人感到奇怪吗？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害羞呀，拉不下面子呀，雪子的

这些脾性只有姐妹们了解，并不为人所知。如果桥寺没有感到受了侮辱就是万幸。尽管如此，虽然勉勉强强，雪子终究还是会去接电话吧。等了好大一会，好不容易来了，回话又象往常那样毫不爽快，更使桥寺感到她“阴郁”，这也会把事给毁了。这一想，雪子不去接电话也许还要好些。或者，她又是那么个固执的人，无论怎样也不去接，一心等幸子去解围吧。那么，幸子即算跑回去时对方也许早就挂断了。即使没有挂断，她代雪子接话又如何解释呢？不管怎样，雪子若自己不去接话，她必须立刻赶回去。幸子突然有种预感，由于这件小事，会把好不容易取得进展的亲事毁于一旦。但是转而一想，桥寺是那样一位圆滑、和蔼的人，大概不会为这区区小事而毁弃这门亲事吧。尽管这样，假如自己在家，即使强迫也要把雪子推到电话机旁去，而不过是短短的五六分钟不在家，竟发生了这件意想不到的尴尬事。

幸子急忙跑回到装有电话的厨房一看，话筒已放下了，雪子不在那里。

“雪子呢？”她问正在揉面粉准备下午点心的女佣阿秋。

“到这里来过，但是……没在二楼吗？”

“雪子来接了电话吗？”

“哎，来了的。”

“是很快就来接的吗？”

“不，不，嗯……她等太太，但是您没回来……”

“讲了很长吗？”

“就一会儿……只有一分钟吧。”

“什么时候挂的？”

“刚才挂的。”

幸子走到二楼时，只见雪子独自坐在写字台前，手拿折本字帖，正低头看着。

“桥寺先生电话说什么来着？”

“今天下午四点半，他在阪急线的梅田站等我，问我能去不？”

“嗯，大概是要两人去散散步吧？”

“他问能不能和他到心斋桥去蹓蹓，然后在哪儿吃餐饭？”

“你怎么回答的呢？”

“……”

“你说了去吗？”

“没有。”她暧昧地，含了一口口水在口中说。

“为什么呢？”

“……”

“去了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在恋爱过程中，和那只见过两三次面的男子上街散步，这是平素的雪子不会应允的，作为洞悉她深心的姐姐一开始便知道这点，也不能认为这种禀性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幸子并不怎样生气。和一个不怎么了解的男子上大街下饭馆，纵令你如何不愿意，但是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对不起幸子和贞之助。如果考虑到他们这次颇不顾面子去委曲求全，那么雪子本人也要稍微努点力才好。何况桥寺打电话来了，说明他已很有兴致，而如此冷淡对待又会使他何等沮丧呢？

“那么，你拒绝他了？”

“我说我有点事，但是……”

即使拒绝也得找个讲得通的借口，委婉巧妙地措辞，那也未尝不可，而她无论如何也不是玩那些名堂的人，一想到她如

此笨拙、极不自然的回答，幸子不由委屈得流下泪来。她看到面前的雪子更为生气，于是不耐烦地走下楼，穿过阳台走到院子里去了。

现在要雪子再打个电话去，为她的无礼向对方道歉，今晚还是去大阪赴约会，这是纠正失错的最好方法。但是无论怎样劝说雪子她也决不会吭一声“嗯”的，要强迫她那样做只会徒然更使互相不愉快，落得吵闹一通收场。还是幸子自己出面婉转向对方解释，今天确是有事不能赴约，也许可以得到对方谅解吧？但是假如他问：“那么，改在明天怎样呢？”她该如何回答呢？雪子并非只今天不愿意。若非相互更加亲近，了解性情，以后还会厌恶和他上街呀什么的。那么，今天这件事就暂且搁着，明天去丹生夫人那里，详细说明雪子的性格：决不是她要疏远桥寺，也不是讨厌和桥寺一起行走，只是至今为止她还是个十足的闺阁小姐，遇到这种场合就心慌意乱、踌躇不安。单纯就是这个理由。要她把这些话传给桥寺，多半能得到他的谅解吧。

幸子一边在庭院里踱着，一边沉思苦索，突然厨房里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阿春跑到阳台上，向院子里大喊：

“有电话，是丹生夫人打来的！”

幸子吓得心里扑通一跳，急忙走到电话机旁，突然又想起了，要对方把电话转到丈夫的书斋。

“啊！幸子，刚才桥寺打电话来了，他象是非常愤慨呢！”

丹生夫人的声调也非比寻常。她本是一口口齿伶俐的东京话，现在兴奋起来更是连珠炮一般，她说：“我也不知是何原因，桥寺先生发那么大的火。桥寺说：‘我讨厌那样因循姑息的姑娘，你们不是说她是个活泼的小姐吗？她到底在什么地方表现有活泼

精神呢？我决心从此一刀两断，请您立即向对方转达这个意思。'桥寺说了：'我想两人悠闲地谈谈，邀她今晚一起去散步。一开始是女佣来接电话，我向她说如果雪子小姐在家请她来接电话，她说声"在家"后就走了。不知什么缘故，很久雪子还没来，等得不耐烦了才好容易来了，无论怎么问她"你能来吗"，她总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哎，那个嘛"，搞不清她说的是Yes（是）还是No（不），追问到底时才用几乎听不见的细声细调回答说，"有点事儿……"好不容易说了这一句，又没下文了，惹得我火气来了就"叭嗒"一下挂了电话。到底那位小姐对我有什么疑虑呢？能这样瞧不起人吗？'说来火冒三丈。"——丹生夫人一气说到这里，"既然这样，非常遗憾，请您就当这件事完了。"

"真是的，真是的，还使您很为难了，……假如我在家决不至于发生那样失礼的事，可不凑巧我刚刚出门了……"

"只是……您不在家，雪子不是在家里吗？"

"是的，是的，是那样的，但是……实在无法解释……要不是这样，您这媒也许作成了……"

"是的，那当然哟！……"

幸子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口里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就这样吧，幸子，在电话里谈这种事真对您不起，但是就是见您一面也是白搭，所以我决定不到您那里来，请不要见怪——"

听丹生夫人这么一说象是要挂电话了。

"对的，对的……改天，我再来向您道歉……您发气也不是没有道理……"她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是语无伦次地回答着。

"好了，好了，幸子，请您不要这样说，您要来了我还过意

不去呢。”

虽没有说但听那口气象是厌烦她去，幸子还在提心吊胆听着，对方说了声“再见，”就把电话挂断了。

幸子放下话筒，双手支着下颏俯在放有电话机的丈夫的书桌上，木然地坐着，今天丈夫回来后，即使不情愿也得把这件事告诉他……今天暂且不说了，明天心情平静下来再说吧。不难想象丈夫会怎样地灰心丧气，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件事丈夫会不会厌弃雪子呢？……从来丈夫不太喜欢妙子，对雪子寄予同情，可是到头来对两位妹妹都讨厌了，妙子因为有人可依托还好一点，如果贞之助弃雪子而不顾，她又怎么办呢？……至今为止，幸子在妙子的事情上有忍受不了的苦衷可向雪子倾吐，雪子的事儿可和妙子商量，所以平素也不那么觉得，可是这时妙子不在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和不便。

“妈妈！”悦子拉开书斋的槅扇，站在门坎上用怪讶的眼神直瞪着母亲的脸。她刚从学校回来，便感到家中奇怪地寂静，也许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出了什么事呀？”她说着走了进来，站在母亲身后又看了一下她的脸，“嗯，出了什么事？妈妈……妈妈……”

“二姨呢？”

“二姨在二楼看书呀！……你说呀，妈妈，怎么了？……”

“什么事也没有……你到二姨那儿去吧。”

“妈妈也去。”说着悦子拉着她的手。

“好，去吧。”幸子心绪稍微变好了点，站了起来，一起回到主屋时，她打发悦子上二楼去了，自己走进客厅，坐在钢琴前掀开了琴盖。

一小时后贞之助才回来。幸子一直弹着钢琴，直听到外面

门铃响才迎到大门前，丈夫抱着装有书籍的提包首先走进书斋，她自己也随后进去了。

“喂，让你辛苦了一场，但是捅了个大漏子——”

直到刚才她还很为迷惘，今天说呢还是明天说？但是一看到丈夫她就仿佛再也忍不住了。尽管如此，丈夫只是在最初一瞬间，脸色“唰”地一下变了，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显示出那样露骨的不愉快，最终，他平静地听她讲述着。看见丈夫心平气和的样子，幸子又一度觉得委屈得受不了，“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使我们这样为她忧虑不安！”幸子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地批评过雪子。真的，事到如今说了也是白费，但是毕竟桥寺有和雪子结婚的想法，口里虽然说得暧昧不清，但是内心一定对雪子有意。否则，他今天会来邀雪子吗？她越想越觉得是这样，更对今天电话的失错感到后悔，恨不得要捶胸顿足大哭一场。但即使哭泣也毫无益处了。机会永远地失去了。为什么当时自己不在家呢？自己在家即使不能使她答应对方的邀请，至少一定能使她有一个象样的回答……若是那样，这门亲事不就一帆风顺了吗？……而且不久也许就可以订婚了吧！……这不见得是梦想。照这么发展下去，是有八九分把握的事。尽管如此，就是在那短短的五六分钟自己不在家时，却偏偏打电话来了！人们的命运实际上都是由一些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所决定的哟！……幸子怎么也想不开，她后悔当时不在家，正是自己的过错，而似乎是选在那五六分钟的空隙间打来电话，也只好认定是雪子的命运不好吧。

“这样一想，我也很气愤，但我还是可怜雪子……”

“可是，这是雪子的性格造成的悲剧，打电话时即使你在场，结果不是同样的吗？”

贞之助这样劝慰妻子也是有理由的。"纵令你在场，雪子也不会有个好回答。而且不能很快地答应对方要求一起散步的话，归根到底难以避免使对方产生不满。今天这件事是雪子的性格酿成的，与你在不在场并无多大关系。今天即使你想方设法对付过去了，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无数次类似事情，所以最后命中注定这门亲事谈不成，雪子只要不是来生再世，也许这就是她的宿命吧！"

"照你这么说，雪子不是嫁不出去了吗？"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象她这样畏畏缩缩，不能圆满地好好地回个电话的女性，也自然有她的长处。我想世界上也有男人并不认为这是落后于时代，因循姑息，而能认识到这种人品中的女性的气质、高雅的情操。如果不是理解这一点的男人，就没有做雪子丈夫的资格。"

幸子看见丈夫反而来安慰自己，更强烈地感到对丈夫不起，尽量地去想雪子的可怜之处，渐渐地把自己一腔怒气压抑下去了。回到主屋走进客厅一看，不知什么时候，雪子走下楼来了，正坐在沙发上把"铃铃"抱在膝头上，那样子虽有点特别，却未免太若无其事了，幸子看着，不禁又勃然萌发了忿懑。她尽量忍着，还是满面通红地叫起来：

"雪子！刚才丹生夫人打电话来了，说桥寺先生大发雷霆，那事儿谈不成了！"她在雪子面前咆哮着。

"嗯。"雪子一如往常，毫不关心似地应着，也许是掩饰难为情，把手伸向正在咕噜咕噜唤着的猫的下颏去挠痒痒。

"不光是桥寺先生，连丹生夫人、贞之助和我都发怒了。"幸子随后马上就要吐出这一串话，但是到底使劲咽下去了。尽管如此，这位妹妹果然感到今天的失错是"失错"吗？如果那样，

她在丈夫面前说一句“对不起”就行了。转而一想，在这种时候雪子即使理会了这一点也决不会说那句话，于是又有点恨起她来了。

18

桥寺生气的事情，第二天井谷来详细地告诉了幸子，而更为明了了。

井谷说：“听说昨天丹生夫人接到了桥寺的电话，他还给我挂了个电话。怎么那样一位温和的绅士会发那么大的火呢？是那位小姐有失敬之处吗？这事连我也被牵连进去了，我感到并不只是这一件事，立即赶到大阪，见着了桥寺和丹生夫人，果然，详细一打听时，桥寺动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光是昨天，而从前天就有苗头了。前天，桥寺父女被你们邀请在神户的“菊水”聚餐，归途大家在元町散步时，偶然一段时间只有桥寺和雪子俩在一起，当时正好有支欢送出征军人的街头游行队伍，他俩被这个长长的行列和你们隔开了，当时桥寺看见某家杂货店的橱窗就说：‘我想买双袜子，您跟我一起去看看好吗？’这时，雪子只答应一声‘哎’，却手足无所措地呆呆站在那里，满脸困惑的表情，好几次回头望着远在五十米外的太太你们，似乎要求救一样。桥寺气愤起来，独自走进店里买了东西。这只是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之间发生的事，其他人都不知道。桥寺当时也相当不愉快，但是勉强善意地去解释，认为这只是她的禀性如此，并不是特别地厌忌自己，心情又好了点。可是，毕竟不放心这件事，果真是嫌弃自己吗？于是考虑再试一下。昨

天正好天气也好，公司的工作也得闲，很快就想起了打那么个电话，就这样，结果正如您所知道的，桥寺再次感到丢了丑。他说：'前天的事就权且看作是她害羞吧，一次不算，第二次又受到这种冷遇，万不得已，只好认为是她厌恶自己。那种拒绝的方法是明显地表示："我这样厌倦你，你还不明白吗？"就差没说出来，否则无论如何也要稍许委婉一些。看来，周围的人们在想方设法促成这件婚事，而这位小姐却在故意破坏。我很理解丹生夫人、井谷、莳冈家的兄长和姐姐的一番好意，但这样一来，我纵想要领情也领受不成。我感到，这桩婚事若不由这方断绝，也迟早会断送掉。'昨天我在会见他们时，丹生夫人比桥寺更为光火。她说：'实际上我也劝告过她们，雪子那样对待男性的态度太不相宜，别人当然会认为你性格"阴郁"，所以要努力给人以明朗的印象，可是雪子全当作耳边风。我更不理解对雪子采取那种态度的幸子的心情，现在要是华族的小姐，皇家的公主，嫁给你桥寺没有道理，可是幸子究竟怎样看自己的妹妹呢？'"

井谷多少有借丹生夫人的话发泄自己的郁愤的意思，那话儿相当尖刻，而不管她怎样说，幸子一句话也没回答。尽管如此，井谷毕竟有男子汉气概，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就痛快了似的，以后就干脆聊起闲话来。她看见幸子那萎靡不振的样子便劝说道："您也别那样悲观才好，不管丹生夫人如何，我今后还是要继续给雪子作媒的。"最后又谈起那眼缘的事来。她说："桥寺先后与雪子小姐见过三次面，象是全没注意她脸上那玩艺儿。只是听桥寺说过，他女儿回来后对他说：'那人脸上有雀斑。'他说：'啊，是吗？我一点也没发觉。'所以那点雀斑您大可不必担心，至少也不成其为问题。"

前天在神户的元町桥寺发气的事，幸子终于没对贞之助讲，她恐怕丈夫对雪子的感情更为恶化。而贞之助也没对妻子说，那以后他写了封信给桥寺：

事态既已发展至此，已经没有什么可向您说的了。虽然写这封信似有纠缠不清之嫌，但我如不向阁下解释清楚便无地自容。

阁下也许认为，我们夫妇并未充分弄清妹妹的心事就在贸然进行这桩婚事。事实上，那位妹妹决不嫌恶您，我坚信毋宁说是完全相反。那么，怎样解释前几天她对您的消极、暧昧的态度以及在电话中的答话呢？这只是她生性在异性面前感到怯懦和羞耻，并不是嫌恶阁下的证据。旁人谁也不会相信三十出头的女子竟做出那种蠢事，而作为深为了解她的骨肉至亲们，却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在那种场合她做出那种举动是正常的，而且就这样也比往昔要不怯生得多了。说来人们也不会理解，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是件无法解释的事，特别是关于前日的电话事件，实在不知用什么言辞向您道歉才好。

我曾经对您讲过，她的性格并不阴郁，而且还隐藏有活泼的成分，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此言不谬。可是一个女子已是那么大岁数，却连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也做不到，无论如何已是不礼貌到了极点。阁下动怒是毫不足怪的。仅这一点就不足以作您的妻子，实在不得不加以拒绝。我虽然感到遗憾，也只得认定她的落第是应该的，已经再也不能厚着脸皮恳求阁下重

新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是家庭教养失当，把这位妹妹弄成个落伍于时代的女子。这固然与她年幼丧母、年轻时父亲又弃世的境遇有关，无疑地，我们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只是，也许是作为亲人而无知无识地偏护妹妹而把她评价过高吧，不过我并不觉得为了要勉强攀上这门亲事而对阁下讲了些虚伪的话，所以这件事情请阁下予以谅解。

我祈望阁下早得佳偶，而雪子也速匹良缘，互相忘掉这不愉快事情的一天早早到来。当此之时，我衷心请求阁下仍然与我们保持交往。非常高兴结识了阁下，如果为了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再来往了，这对于我将是莫大的损失。

收到这封信后，桥寺立即郑重地写了回信：

敬悉您诚恳的来信，不胜惶恐。阁下说令妹是落伍于时代的无能的人，这是过谦之辞。象令妹经过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趋时尚俗，彻底保持着处女的纯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大概，要成为这种女性的丈夫者，必须高度评价这种纯真，为了不损害这种珍贵的品格，有大力加以庇护的义务，而且要有很深刻的理解和纤细的关怀。因此，象我这种村野之人，完全不具备这种资格。我相信勉强结合对双方都不会幸福。出于这种考虑而辞退了这门亲事。如果您认为对令妹有什么失礼的批评，只能感到遗憾。

前些日子，承蒙您全家热情招待，不胜感激之至。阁下家庭那种和睦温暖的情景，我今生今世都只有羡慕的份。我想只有那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令妹那种珠玉般的宝贵性格。

和贞之助一样，这也是用毛笔写在卷纸上的，虽然不是“候文”，却是写得毫无差错，颇为周到。

那天在神户散步时，幸子曾带着桥寺的女儿走进元町的一家服饰品店，选择了一件罩衫并要求在上面绣上姓名大写字母。婚事吹了以后几天，那件刺绣品出来了，要是不赠送给她反而会使人感到奇怪，于是她要井谷转送给对方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幸子去井谷的美容院时，井谷说：“桥寺先生送太太一件东西，搁在我这里了。”说着递给她一个牛皮纸盒。幸子回来打开一看，是件京都入万商号制作的凸纹薄绸背心，幸子穿着正合身，也许他还委托丹生夫人她们调查过吧。幸子她们理会到，这是前几天那件罩衫的回赠，从这件事也可见桥寺的细心、周到。

雪子是怎样的心情呢？从表面看既没有特别失望的样子，也不觉得对不起贞之助和幸子。虽然理解二姐夫妇的美意，但是自己生性如此，不可能做出更加主动热情的行动，因此婚事谈不成也不足惜。她果然象是照这种想法行事的。也许又是她多少有点不服输而装成这架势吧。到头来，幸子终于没有机会当着雪子露骨地爆发自己的不满，不知不觉又慢慢地和好了，但总还有一点什么憋闷在心里，不能释然如初。所以她很希望妙子来而向她倾吐一番。不凑巧，这二十天左右，阒然不见妙子踪影，正是三月上旬的星期二，那个“决定命运的电话”的翌日上午，她在这里匆忙停了一会儿，听幸子说“这次又谈不

成了”这句话时，十分失望地回去了。老实说，最近每逢丹生夫人、井谷问到妙子时，幸子都有戒心，是不是她们明明了解这件事而佯装不知来刺探她呢？所以总是含含糊糊地回答她们。虽然妙子分居的事尽量不让人知道，但那只是准备好了万一和奥畑的关系出了问题、不得不和那妹妹断绝关系时，可以向社会上作个交待。而现在那种种良苦用心都归于泡影。她急于想见妙子，所以某天早晨在食堂里说起来了："小妹不知怎么样了？打个电话去看看。"送悦子去学校的阿春，这天过了三小时后才回来，悄悄地瞅食堂，见确实只有幸子和雪子，才偷偷地溜近两人身旁。

"小姐生病了。"她小声说。

"啊，什么病呢？"

"不知是肠炎还是赤痢。"

"打电话来了？"

"是的。"

"你去了来的？"

"嗯。"

"小妹躺在公寓里吗？"雪子问。

"没有。"说着阿春低头不语了。

实际上，今天一大早阿春就听说"阿春有电话"而被叫醒了，她一听是奥畑的声音。奥畑说："小妹前天到我家来后突然发病，那是晚上十时左右，热度也将近四十度，还伴见恶寒战栗。她说要回公寓去，被我劝阻了让她睡在我家里。但是病情逐渐变坏。昨天请来附近的医师出诊，一开始他弄不大清楚，说是流感，或许又是肠伤寒。昨晚半夜时，开始很剧烈地下痢，里急后重，才说是肠炎或者是赤痢。如果确诊是赤痢大概就要住院，

无论如何都要有人看护，所以不能回寓，暂时留在我家进行治疗。这件事我只秘密地告诉你，她本人虽然痛苦但现在也不必特别替她担心。继续留在我家进行治疗也没有妨碍。如果有什么突然变化我再通知你，可是我想万万不会有那种事吧。”阿春考虑，不管怎样去看一看，今天早晨送悦子去学校后就绕到西宫去了。可是，情况远比在电话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听说从昨夜起已经拉了二、三十次，因为太频繁了，就起来扶着椅子跨在便壶上。可是医生忠告说，这种姿势不大适宜，必须安静地躺着在下面垫入大便器。阿春去后，和奥畑勉强劝说她躺下了。阿春呆在那里的期间也拉了好几次。可是因为里急后重，每次只拉一点点，因此更为痛苦。仍然发高烧，刚才量体温是三十九度左右。究意是肠炎还是赤痢仍未确诊，现在已委托阪大作大便细菌检查，还过一两天就会有结果了吧。阿春劝妙子说：“请栉田医师来治疗不好吗？”可病人说：“让栉田知道我躺在这里不太妙，还是不请他为好，这病也不必担心，希望你不要告诉二姐。”阿春也没说是否会告诉太太，只说“我今天去了，以后再来看您”，就暂且回来了。

“有护士吗？”

“呀，说是再拖延下去就得去请护士……”

“谁在照看她呢？”

“冰是小主人（阿春第一次这样称呼奥畑）切的，便器消毒、揩屁股呀，是我干的。”

“你不在的时候，谁干呢？”

“那么……是那老太婆吧？听说是小主人的乳母，可是个好人。”

“那老太婆不是干厨房的活吗？”

“是的。”

“如果是赤痢的话，她又拿便器可不危险吗？”

“怎么办呢？……我去看看吧！”雪子提议说。

“看一看再说吧！”幸子说，“如果确定是赤痢，必须考虑采取各种措施。但若是肠炎，过两、三天也就会好，所以现在不必那样慌张。眼下除了打发阿春去照料外别无他法，对贞之助和悦子就说阿春尼崎的家里有急事，请了两、三天假回去了。”

“请的是位什么样的医生呢？”

“是哪一位嘛，我还没见着。只听说是附近的一个不认识的医生，一开始就是请他在诊……”

“要让栉田大夫去诊就好了。”雪子叹息道。

“确实是的。”幸子也说道，“要是在公寓就好了。可是住在启少爷那里，还是不请他为好。”

幸子颇为了解妙子，别看她那个样子，实际上她也有意想不到的懦弱之处，口里虽然硬撑着说“不要告诉二姐”，而真实心情恰恰相反。所以她推察到在这种时候，妙子一定切身地感到家庭的可贵，自己和雪子不在身旁她又是何等地凄凉、寂寞。

19

阿春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早早地吃罢午饭，急匆匆地说：“那么，过两、三天我就回了。”临出门时，幸子把她喊进客厅，反复地详细地嘱咐她：要克服平素的懒毛病，和病人接触后不要忘记消毒，病人排便时，每次都要往便盆里撒来苏儿。另外，要尽可能频繁地通报病情，要避开贞之助和悦子在家的时候，

所以每天至少上午打来一次电话。奥畑家没有电话，即使借用近处店铺的电话方便一点，也要尽量避免，宁可使用公用电话等。

阿春出门时已是午后。这一天，照说不会有电话打来了，但幸子她们格外挂念着妙子的病情。第二天上午，等得好不耐烦，直到十时过后，才接到阿春打来的电话。幸子把电话转到丈夫的书斋里，通话距离远，又再三中断，好不容易才听清一点点。病人情况大体与昨天差不多，只是下痢比昨天频繁，一小时拉上十来次，热度也无下降迹象。听这一说，幸子问道：

“原来怀疑是赤痢，究竟象不象？”

“还没弄清楚呢！”

“大便检查结果如何？”

“听说阪大还没做出来。”

“是怎么样的大便？混有血吗？”

”象是有点儿血。除了血以外尽是鼻涕一样粘糊糊的白色粘液。”

“你在哪里挂电话？”

“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电话，很不方便，而且有两、三个人在我前面，所以打迟了。我打算过后再打一次电话，如果今天不能，就在明天上午。”说完，阿春挂断了电话。

“有血便，那不是赤痢吗？”雪子在一旁听见了，便问道。

“是的……我想是这样。”

“患肠炎大便中会夹带有血吗？”

“哎，不会有吧！”

“一小时下痢十来次，一定是赤痢！”

“不知道那医生是否可靠？”

幸子已经作了思想准备，大体上可以断定妙子患的病为赤痢，于是渐渐地盘算该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一天期待着的第二次电话终于没有打来。翌日上午，过了十一时还是杳无音讯，阿春究竟干什么去了呢？两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快到正午时，阿春突然从厨房门口走了进来。

“怎么了？”两人看见阿春那僵硬的表情，默默地把她拉进客厅问道。

“果然象赤痢呢！”

其实，大便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医生昨晚和今早探视了妙子，他说：“真象是赤痢呢。”照这样诊断，必须采取措施。只有公路附近一家木村医院设有隔离病室，妙子可以住那家医院。正要决定这件事时，阿春偶尔听见刚才来到厨房里的那位经常来往的菜店老板溜了一句说：“不去那个医院为好。”于是到附近一打听，那医院果然名声不佳。据说，那位院长耳朵不好使，听诊也听不明白，经常误诊。虽然号称阪大毕业生，但在学校念书时成绩就低劣，博士论文还是央求一个同级生捉刀，那位同学如今也在这附近开业，他也承认：“那论文确实是我代写的。”阿春把这事告诉了奥畑，他也不安起来，忙打听其他的医院，得知附近有隔离设施的仅此一家。因此，奥畑问医生：“那么就说患的是肠炎，在家里治疗好吗？”“无奈这是传染病！”医生没给他一个好回答。奥畑又和阿春商量：“患赤痢不会全都住院，大家不都是在自家治好的吗？不要听他的。”但得设法取得医生认可，还要听听芦屋的姐姐的意见。阿春说：“那么我回去问太太吧，我想在电话里也谈不出个着落。”于是急着赶回来了。“那医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是阪大毕业生，叫斋藤，看来比栉田医师还小两三岁。父辈就在这条街上开业，被称为老先生

的父亲仍然健在，人们对父子俩的评价都不差。”据阿春观察，他不如栉田医师敏捷，诊断很为慎重，不轻易作出明确的结论。这一次诊断下迟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患赤痢虽然也发高烧，但是妙子最初那天没有大便，直到发病后二十四小时即大前天夜里，才开始腹泻。因此，毋宁怀疑为肠伤寒，所以各种处理就延误了，更使病势恶化。

“从什么地方传染的呢？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呀，说是吃过青花鱼寿司。”

“在哪儿吃的？”

“听说是发病那天傍晚，和小主人在神户散步时，上那家‘喜助’馆子吃的。”

“你听说过那家馆子吗？雪子？”

“没听说过。”

“据说在福原的妓院区里面……传说那里的寿司特别好吃，他们早就想去吃一次，在新开地看完电影回来就去了。”

“怎么启少爷一点事也没有呢？”

“听说小主人不喜欢青花鱼，没有吃。只有小姐吃了，所以说毕竟是那青花鱼的缘故……但是，听说并没有吃很多……而且，一点也没有腐烂，真是活生生的新鲜鱼……”

“青花鱼才可怕呢，哪怕是吃新鲜鱼也有中毒的。”

“据说鱼背上发黑的那一块吃了最危险，而她吃了两三块。”

“我和雪子是决不会吃青花鱼的，只有小妹吃。”

“到底是小妹太爱在外面吃这吃那了。”

“可不是嘛，原来她就很少在家吃晚饭，老是下饭馆，才出了这种事情！”

发病以来，启少爷的态度如何呢？是不是表面上敷衍，内心

里却在为惹了个传染病人而犯愁呢？最初以为是轻微的肠炎，后来明白了不是那回事，就想甩手了，一心想要芦屋接回去呢？幸子她们回忆起前年闹水灾时他的行为，为这些事儿放心不下。但据阿春观察，并无这些迹象。闹洪水时，因为他素爱整洁，不愿弄湿裤子。但他对传染病却似乎并不怎么恐惧。或者是那时的所作所为，使妙子对他产生了憎恨，割断了情丝，这次他要努力表示诚意，将功补过吧？看来把妙子留在身边治疗，似乎并不完全是停留于口头上的漂亮话。而且，一些细小的事情他都留意到了，不时引起阿春和护士注意。比如，他有时还帮着装换冰袋、消毒便器等等。

"我这就跟着阿春一起去看看，我去大概不要紧的。"雪子说，"妙子决不致因赤痢而死亡，既然启少爷那样说了，又没有其他安置病人的适当场所，就无妨睡在他那里。不过，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听任对方看护。虽然不知道本家和贞之助兄会怎样说，但我们不能做那种事。反正我一人作主去看护她，是无妨碍的。要是栉田医师能去治疗，多少令人放心些，可是交给一些不认识的医生和护士，我心里可有些不踏实。从今天起，由我代替阿春睡在那里，阿春来往联络。在电话里情况说不清楚，反而增添烦恼，再则启少爷那种独身男子家庭一定缺这少那的，少不了要阿春每天跑几个来回。"雪子说着，打点好了行李，简单地扒了几口茶泡饭。大概是不想使姐姐为难，没有征得幸子的许可，她就走了。幸子也和她有同感似的，没说一句话劝阻她。

悦子回家后便问："二姨上哪儿去了？"幸子若无其事地敷衍她说："打完针上神户买东西去了。"但是傍晚丈夫回来时，她却非说真话不可了，于是不加隐瞒地向丈夫和盘说出几天来发生

的情况以及雪子自作主张去照拂妙子等等事情。丈夫怏怏不乐，默不出声地听完，未置可否。大概除了默许，也无他法。

到吃晚饭时，悦子又盘问起来，于是幸子向她透露了一点真实情况：二姨照料生病的小姨去了。这时，悦子接二连三、刨根究底地追问起来："小姨睡在哪儿？是哪儿不舒服呀？"幸子斥骂似地回答："小姨睡在公寓里，只是因为单身一人不方便，二姨才去陪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小孩子不要操这些心。"这样，悦子才不吭声，但她是否真听信了母亲的话呢？贞之助和幸子想方设法拉扯别的话题分散她的注意，她却老显出闷闷不乐的神情，回答得含含混混，握着筷子，暗中向上翻着眼珠，注视着双亲的脸。

这孩子自从去年底以来没见过妙子，尽管大人向她解释这是因为小姨事儿忙，但她还是向阿春问知了大致情况。让她知道实情，对于母亲来说，也有某种程度方便之处。那以后两、三天间，悦子见只有阿春频繁往来，雪子一次也不见回来，她渐渐象是不安得受不了似的，追着阿春问了后来的病情，最后揪住了母亲。

"为什么不接小姨回家呢？快去接回来吧！"她反而这样气势汹汹地斥责母亲，使幸子吓呆了。

"悦子，小姨的事，妈妈和二姨在管着呢，你放心好了。小孩不要插手这些事情。"幸子抚慰她。

"让她睡在那种地方，小姨不可怜吗？小姨会死的！"悦子以气愤已极的声音高叫。

实际上，妙子病情决不顺利，渐渐向不妙的方向发展。雪子不离枕边没日没夜照看着，护理当然不会有差池。但是据阿春带回消息说，近几天越来越衰弱。一星期后，大便检查有了

结果，发现了赤痢病菌中最为恶性的志贺菌。而且不知何故，直到如今，一天之中仍是发烧退烧好几次。体温高时达到三十九点六度至将近四十度，伴有严重的恶寒和战栗，另外，下痢时下腹疼痛而痛苦不堪，所以吃止泻的药物。但是，停止下痢时，身体发颤，体温上升。相反地，大泻时体温下降，但只是腹痛，拉的尽是水样物。病人这两天显著地精神颓萎。医生说心脏也渐渐衰弱了。雪子心中焦灼不安，她对医生说："这样治疗究竟能好么？看来不象单纯是赤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呢？能不能注射林格氏溶液或者维他康复呢？"医生却说还不必使用，没有采纳她的意见。据雪子说，在这种时候，栉田医师一定会注射维他康复。向护士打听，才知道斋藤医师的父亲老先生就不喜欢注射，受他的影响，不到相当的场合，这位少先生也不轻易给病人注射。事情既已至此，她想顾不上讲面子了，索性请栉田先生来治疗。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二姐来看看情况再说，雪子小姐说的就是这些。另外，阿春又补充说："只有五、六天时间，小姐瘦得变成另一个人了，太太您看了真会大吃一惊的！"

幸子因为恐惧传染病，又顾虑到丈夫，一直踌躇着没去奥畑家。现在她心里忐忑不安了，她决定瞒着丈夫，趁上午的时间由阿春领去看看。临出门时，她给栉田医师打了个电话，她说："妙子在西宫某个熟人家里发病，因为某种缘故，就卧病在那里了。那附近的一位斋藤医师在为她治疗。"幸子还把经过约而言之告诉了栉田医师，征求他的意见。栉田说："在这种时候，必须连续注射林格氏液和维他康复，如果听之任之，病人只会更加衰竭，要误事的。"他要幸子尽快告诉那位医生，要他这样处理。幸子说："或许还要请先生去治疗。"栉田照例爽快地答应

说："斋藤君也不是没有见过，只要预先取得他的谅解，什么时候我去就得了。"幸子放下话筒，坐进已在门前等候的汽车，沿公路往东飞驰。过了业平桥数百米时，只见一个山畔人家的墙头已经探出一枝樱花，才想起尽管时令略早一点，毕竟是开放出美丽的花朵了。

"呀，真漂亮……"阿春脱口而出。幸子也说："真的，他家里的樱花每年都开得最早。"说着，幸子眺望着炎炎燃烧似的太阳的光辉铺洒于其上的混凝土路面。近几天，她的心绪被妙子的事搅得乱七八糟，一直没有留神季节更替，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四月，再过十天就是赏花时节了。不过，今年不能象往年那样，姐妹齐集，同去京都看花。如果能去，大家不知会何等地欢乐！即使妙子的病有幸向痊愈方向发展，也不能那样快就能出去玩儿。不过，虽不能去嵯峨、岚山和平安神宫，能不能赶上去御室赏樱花呢？想起来，去年悦子患猩红热也是这个月份。但那是赏花以后的事，没碍着去京都赏花，不过因此没看上菊五郎的《道成寺》。今年的这个月份，菊五郎又会前来大阪。这次演出《藤娘》，幸子想一定要看看，但还是不知道会不会再次错过机会……幸子想着，汽车已在夙川的大堤上奔驰，远方的六甲山隐在一片迷蒙的云烟之中。

20

奥畑和雪子听见汽车的停车声，立即从二楼的病室里走下楼来，迎接已经走进大门土间的幸子。

"请您来一下……"奥畑使了个眼色给幸子，"……过会儿您

再去看她，请允许我免去客套，先和您谈一会……”说着，他领幸子走进楼下的里间。

原来，斋藤刚才来诊察过了，已经回去。奥畑送他出门时，医师微微歪着头说，病情确实不妙，心力已相当衰弱。而且，现在有一种征兆，还不很清楚，或许是他过虑，就是触诊时感到肝脏好象已经肿大，也许是发生了肝脓疡，问他那是什么病，他说："这是肝脏有脓的疾病。高烧如此厉害，驰张热如此显著，畏寒战栗，恐怕不仅是赤痢，只能认为并发了肝脓疡，然而仅凭我个人意见，还难以断定，必须请阪大的专家前来会诊一次，才能放心。您看如何呢？"奥畑继续问下去时，他说，因为其他部位的脓疡的细菌转移，所以屡屡发生赤痢。而且，脓肿只有一个还容易好，若是多发性的，即肝脏内有多个脓疡，就相当麻烦。脓肿在与肠粘合的部位破裂还算好，如果在肋膜、气管和腹膜等方向破裂，大抵不可救治。斋藤医师虽没有明言，但口吻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哎，不管怎样，看看病人再说——”幸子听完奥畑和雪子的介绍，首先走上二楼。病室是南向的六席间，靠外面有个小阳台，出入口设有房门。虽然敷了塌塌米，但是没有壁龛，连天花板也是白壁，除了一面有壁橱外，大体象西式房间。房间里的陈设，在一个墙角放了一个三角架，上面摆着些西洋式的古董，污秽的粘有烛泪的烛台，还有两、三种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烂货以及象是妙子很久以前作的褪了色的法兰西人木偶。壁上只挂着一幅小出楢重的图画。房间陈设本就俗不可耐，而病人盖的那床臃肿庞大的可算是豪华之至的羽毛被盖，却是胭脂色底上起大白格子花纹，从阳台那边的玻璃窗射进来的日光正满满照在被盖上，更映得满室生辉、花梢眩目。

据说，病人的体温现已稍许减退。她脸朝上横躺着，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入口方向，象是在等待幸子的出现。幸子先前听阿春讲过，所以颇为担心最初眼与眼相视那瞬间自己所受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过，幸好预先有了精神准备，虽说妙子果真有了很大改变，但她消瘦的程度还不是暗中想象的那样严重，只是圆脸拉长了。浅黑色的皮肤变得更黑，只有眼睛看来比平常似乎还大些。

可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惹幸子注意之处。因为长时间没有洗浴，全身自然有了污垢。这且不说，病人身体还给人某种不洁的感觉。说来这是平素行为不规矩的结果，而往常借助于巧妙的化妆掩饰过了，但乘着这时肉体衰弱，一种阴暗的、无妨说是淫猥的阴翳渲染在她的面孔、脖颈和手腕等处。幸子对此感受不很清晰。不过，她看见病人手臂筋疲力竭地软瘫在床上，感到她并不只是为疾病所苦才显得憔悴颓损，而象是被数年来越轨的生活弄得疲惫已极，如同一个被人抛弃的流浪者一样倒下了。妙子这样年龄的女人，长期患病卧床，别人可怜她，会把她看成十三四岁的少女，有时还应当显露出一种清静、神圣的风采。但是恰恰相反，妙子却把往日的那种青春气息丧失殆尽了，显现出实际的年龄，甚至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而且奇异的是，她那种现代女子的风度已荡然泯灭，活脱象个茶楼饭馆而且是并非上等的不正经的茶馆的女招待。很久以来，姐妹之中，唯独这位妹妹与众不同，颇有些品行不端，但无可争辩，在她身上毕竟还保有不少大家闺秀的气质。可是现在她那混浊、松弛的脸上的皮肤，却呈现出好象为花柳病病毒所侵的肤色，看了不由得使人连想起那些堕落在花街柳巷的女子的肌肤。原因之一，也是和身上那床花里花哨的羽毛被盖形成对照，

病人的复杂的不健康的肤色就更为显眼了。从来只有雪子注意到了妙子有这种"不干净的味儿",她虽然没说,却一直提防着。比如妙子洗完澡后，雪子决不进入浴盆；幸子贴肉穿的哪怕是内裤一类衣物，她也毫不在乎地借着穿,可她从来不用妙子的。不知妙子是否觉察了这件事，但是幸子不仅隐约感觉到了，而且留意到，似乎是从偶然听说奥畑患了慢性淋病那时以来，雪子才如此谨小慎微的。老实说，幸子并不相信妙子的那句口头禅，即否认她和板仓、奥畑之间有肉体关系，只是"清白的交往",但她没有进而努力去追究这些疑问。雪子虽然默不作声，但是很久以来，就显示出对妙子无言的指责和轻蔑。

"小妹，你怎么了?听说你瘦得很厉害，但是我看也不那么瘦呢!"幸子尽量用平日那种口气说话，"今天拉了几次?"

"从早晨起有三次了。"妙子还是象往日那样毫无表情，低声然而是清晰地回答，"不过，老想拉，只是什么也拉不出。"

"正是这种病的特点呀，不是叫里急后重① 吗?"

"嗯,"妙子嗯了一声，又说,"再不吃青花鱼寿司了。"这时，方始看见她嘴边挤出一丝笑意。

"真的,今后决不要吃青花鱼了。"幸子说过这句话稍微正色地说:"小妹，什么也不用担心。只是斋藤先生说了，要慎重为好，想找人来商量一下，所以我想请栉田医师。"

幸子突然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背地里三个人嘀嘀咕咕议论,反而会刺激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病人的神经，倒不如开诚布公地把话挑明。这也是因为考虑到，斋藤医生提议上阪

---

① "里急"指腹痛欲便，而不爽，"后重"指便时肛管有沉重下坠的感觉，为直肠刺激症状。

大请个高明的专家来会诊，恐怕稍不注意，反使病人多心。所以，先请栉田医师，征求他的意见以后，再作决定不迟。幸子说话时，妙子精神恍惚的眼光落在眼前地板的草席上，她呆呆地听着。

“哪，小妹，这样做行吗？”幸子催促说。

“我不想让栉田先生到这样的地方来……”妙子不知想起了什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什么时候，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让栉田先生知道我住在这里，可是耻辱呀……”

护士很知趣地迅速起身走了。幸子、雪子和奥畑都吃惊地看到泪水在病人脸颊上滚滚流淌。

“哎，这件事，让我慢慢和小妹说说吧……”隔着病人坐在幸子她们对面的奥畑，在法兰绒睡衣外面套了件蓝灰色的绸袍，因为睡眠不足而浮肿的脸上，掩盖不了狼狈的神色。他一边说话，一边向这方投来诉苦似的一瞥。

“好了，小妹。你不愿意就不干……这事儿，你就别忧在心上吧……”

幸子知道，最重要的是不要使病人兴奋，于是这样抚慰她。尽管这样，还是不能不令人觉得情况不妙而为之忧虑。为什么妙子突然说出那种话呢？奥畑象是了解其中的原委，但是幸子却无法想象。

这天，幸子是瞒着丈夫擅自出来的，此时又接近午餐时间了。她在病房呆了一小时光景，看到病人恢复了平静，便暂时离去了。她打算在机场附近坐电车或者汽车回去，仍旧穿过那条铁路隧道，抄近路走到公路上。雪子送她到了中途，叫阿春稍微拉后一点跟着，自己和姐姐并肩而行，说道：

“昨晚有件古怪事呢。”

雪子接下去说:“昨晚半夜，大概是两点钟光景吧，我和护士睡在与病室隔走廊相对的房间里（晚上大抵都是我和护士轮流守候在病室里。但是昨天入夜时分，病人的情况看上去还好，十二点左右安静地睡着了。奥畑说:“我代守一晚，你们好好地睡个觉吧。”于是，我们听了奥畑的话，两人睡在邻室，奥畑留在病室里，象是在病人枕头边囫囵睡着似的)。突然只听见‘喔、喔’的叫声，是病人痛得叫唤呢？还是发梦魇呢？虽然我想到启少爷在陪着，还是一骨碌爬起来，刚把病室的门推开一半时，听见启少爷频频呼唤‘小妹，小妹’的声音中，夹杂着小妹一声‘阿米’。小妹就叫了那一声，随后象是梦醒了似的，不过那确实是叫‘阿米’。我看见小妹象是恢复了理智，又悄悄地关上门，回到床上来。病室那边从此鸦雀无声了。当时我想多半没事了吧。我放心了，从那以后打了两、三小时瞌睡，直到过了四时，小妹象平常一样开始腹痛，下痢了，一个人顾不过来，就把启少爷叫起来了。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没睡了。而今天早晨思忖时，那一声‘阿米’一准是叫板仓。昨晚小妹梦见了死去的那个男子而被魇住了。这样说来，板仓确实是去年五月死的，渐渐又是一周年忌辰了。他死得太不平常，所以小妹还相当挂牵似的，从她现在还每个月到冈山的乡下去谒墓这件事也可察觉出来。偏不凑巧，正是快到他一周年忌辰时，却被重病缠上了，而且又躺倒在那个男人的情敌启少爷的家里，这件事对神经不会没有影响。小妹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她的心思不容易窥测出来。但是最近以来，这件事一定压在她胸中，所以做了个与这相关的梦。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还不知说对没有？只不过现在的小妹，从今天早晨起，肉体的痛苦过于剧烈，还没功夫顾及精神上的痛苦。慢慢地即使那些痛苦镇下去后，也会沮丧、失

望到极点的。而启少爷比小妹更要面子，表面看来装得若无其事，可是连我都揣测到了，启少爷也不会不介意的。刚才小妹突然说出那些，毕竟是因为有这个梦的缘故。虽然，这不过是我的臆测而已，但是小妹被板仓的亡灵魇过后，对睡在启少爷家里不会毫不在意的。我感到，只要睡在启少爷家里，这病就不会好，缠绵不愈渐渐恶化时，最后，也许会死掉。因此，刚才那番话大概是表示她的意志：她并不是忌避栉田医师，而是厌恶这个地方，希望尽量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或许真是那个意思。"

"还得好好问她一下，不过，她被启少爷缠住了……"

"我忽然想起来了……如果小妹要迁个什么地方，蒲原医院如何呢？……如果去那里，只要讲明情况就准会接受……"

"是的，是的……不过，蒲原大夫会治赤痢吗？"

"这样嘛，就只借间病室，请栉田医师去治疗。"

蒲原医院是位于阪神间的御影町的一家外科医院，那里的院长蒲原博士，从阪大的学生时代起，就出入船场的店铺和上本町的宅邸，和少女时代的莳冈家姐妹熟稔了。当时，父亲听说有一位被评价为高材生的蒲原缺乏学费，委托中介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此后，蒲原留学德国以及回国后开办现在这家医院时，父亲都负担了一部分费用。蒲原作为皮肤外科专家，对施行手术颇有自信，医院很快就发展昌盛起来，几年不到，就一个子儿不拉地把莳冈家补助的费用全数偿还了。从此，凡是莳冈家属和船场店铺的店员去他那儿治疗时，治疗费格外减价，无论怎样说也不肯收更多的钱。不待说，这是报答在穷苦学生时代所受的恩义，而他本来是上总的木更津人，象个关东的热血汉子，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极重感情的侠义心肠。若是向

这蒲原讲明原委，找一个理由把妙子送到他医院去，依他素日的脾气，很明显是不会讲个“不”字的。不过，那是外科医院，还得烦劳栉田医师出诊治疗。所幸的是蒲原和栉田是同窗，而且关系亲密。

幸子对送她走到隧道南边出口的雪子说：“我这就去问问蒲原和栉田医师。无论如何，病情既然这样恶化了，特别是万一真象斋藤医师所说的那样，那么不管病人自身愿意与否，再也不能留在启少爷家里了。眼下也不能疏忽大意，所以你得说服斋藤医师，至急地注射林格氏溶液和维他康复；如果你说不通的话，就要启少爷出面去商量。”说了这一通后便分手了。

幸子回家后立即给蒲原医师挂了电话，不出所料，他马上答应了，并且说准备一间特别病室，随什么时候来都成。接着，幸子又给栉田医师挂电话，这位是个大忙人，相当难找，幸子一一向患者家打听，好不容易才联络上，他也应承下来了。这时已是六点多钟了。幸子恨不得立刻送妙子去住院，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联系。虽然没说，但贞之助内心里也似乎很为忧虑。幸子必须向贞之助介绍这几天来的情况，并从他那儿拿些钱。所以决定明天上午再将妙子送进医院。这样，把这件事通知西宫方面已是七点多了。

阿春到十二点左右才回来，她传达雪子的话，把那以后的各种事情讲述了一遍：

病人的大致情况是，幸子走后不久又自诉恶寒，身体“得得”地颤抖，体温一时升到四十度以上，到晚上还有三十八度左右。奥畑打电话死乞白赖地央求斋藤医师来注射林格氏液，对方才答应：“好吧，我来看看吧。”不久赶来的却是那位老先生，来是来了，但是他诊察过后想了一会却说：“还是不必注射林格

氏液。"特意要护士把准备注射的工作停下来，刚才把注射器收进药箱里回去了。雪子一看这光景，越发感到有必要斢换医生，等到病人稍微平稳一点时，无论如何也要请栉田医师来治疗。雪子曾去探听了妙子的意见，果然是她推量的那样，虽然没说理由，但是妙子不愿意老睡在这里，医院也好，甲麓庄也好，只希望迁到别处去。假如是那样，就请栉田来治疗。唯独不愿他来这里。奥畑在床旁一动不动，屏声静息地听着，妙子对他有顾虑，但到底还是说了。奥畑听了病人的话后很焦躁地说："小妹，你不要那样说，就住我这儿，什么也别介意！"不断地劝她改变主意，但是病人对他那些话充耳不闻似的，只和雪子说话。终于，奥畑气得青筋直暴，声音也高起来："小妹，你为什么嫌弃我这里呢？"雪子看那情景，察觉到由于昨晚妙子的梦呓，两人的感情似乎发生了龃龉。雪子也不涉及那个问题，劝慰着和病人争论的奥畑说："实在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这样长期把生病的妹妹放在你这里，道理上也讲不过去，芦屋的姐姐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都准备好了，让她去住蒲原医院。"由于雪子再三劝说，奥畑这才同意了。

21

第二天上午八时，妙子由一辆救护车转运走了。这时，也出了点麻烦。这就是奥畑三番五次地固执地说："我已经照料她到今天，有责任把她平安地送交医院。"一定要同车陪去。幸子和雪子轮番劝阻他，就差没有恳求了。她们说："您这样讲也有道理，但今天的事您就听任我们姐妹去办得了。我们也不是说

叫您从今以后不和小妹见面了，只是您和小妹的关系还没得到公认，病人也顾忌不太体面，所以暂时由我们来照管，请您回避一下。有什么突然变化更不必说，平常只要您打电话来，我们每天都把病情告诉您。电话请您尽量要在上午打到芦屋，叫幸子或者阿春接话，避免直接向医院挂电话。"姐妹俩讲出了一身汗，好不容易他才同意了。

接着，幸子又对斋藤医师申述了事情经过，并为这段时期的辛劳向他表示感谢。而斋藤也很为谅解，他主动地说："我必须自己护送去蒲原医院，把病人送交在那里等候的栉田医师。"

于是，雪子和斋藤医师一起陪护病人走了，幸子和阿春留在当作病室使用的二楼六席间，清扫房间，料理善后，连护士和乳母也各各送了些谢仪，然后向夙川车场要来了一辆出租汽车，一小时后，跟着赶到了医院。

在亲人入院时，幸子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讨厌的感觉……从此以后他(她)就不会回来了吧？这种不吉祥的预感以前也有过体验，今天她也害怕这种情绪会向她袭来。

当走到公路一带时，仅有一日之差，沿途的春色却比昨天更加浓了，六甲的连绵群山被更深的云霞笼罩着，一片迷茫。到处的人家，白木莲和连翘已含苞怒放。要是平日，这该是多么令人陶醉的景色，但这一切毕竟抵挡不住那铅重的心事向她压来。这是因为她发现今天与昨天相比病人的神态有了巨变。老实说，直到昨天斋藤医师说到那事时，她还是半信半疑：难道真会出现那种最坏的情况吗？认为那不过是医生吓唬吓唬而已，而没有认真理睬它。而当她想起今天上午的情景时，这或许……幸子首先注意到的是，与昨天不同，病人眼睛发直了。不是平素那样表情活泼，今天早晨她是副茫然无知的神情，异常睁大

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空间的一点。幸子看到象是一副垂死的光景而不由地恐惧起来。昨天还那样有精神地流着泪讲话，而刚才在走廊上姐姐们和奥畑为去不去送而嚷成一团时，她似乎是与己无关似的，只是用呆滞的眼光瞪着。

昨天在电话中，蒲原医师说准备了一处特别病室给妙子住，这是一栋耗资甚巨的纯日本式的单独建筑物和医院以走廊相连。这原是院长的住宅。去年，蒲原买下了离此一公里远位于住吉村观音林的某实业家出卖的邸宅，迁居到那里去了，这里就只供他偶尔休息用用。而这次收留妙子，一方面也要符合隔离的目的，所以说是为她提供一间超级特别病室。当病室使用的客厅是带有廊子的八席间和四席半间两间相通的房间。蒲原说了，为了方便陪同人员，厨房和浴室可以任意使用。昨天幸子去护士会提出了申请，要求指派去年雇用过的那位照料过患猩红热病的悦子的"水户"，机会正好，今天上午"水户"就来了。只是那位大红人栉田医师还是那德性，尽管约定了时间，可是直到幸子到后仍不见踪影，到处打电话打听，又足足催了好几次，费了很多周折。这期间，斋藤医师虽然不时看看手表，却也没露出特别不耐烦的脸色，安详地等着，好歹等到栉田医师来后作了交代才回去了。两位医师用德语交谈的内容，旁人也无法窥测知道。而据栉田医师诊察的结果却和斋藤大为不同，他说："我认为肝脏没有肿大，因此不必考虑有肝脓疡等；至于伴有驰张热和恶寒战栗，这是恶性赤痢可能有的症状，并不特别异常。病情大体上勉强朝着顺利方向发展。"只是因为病体很衰弱，他当场就注射了林格氏溶液和维牠康复，还吩咐"水户"过一会儿再注射"百浪多息"。最后，他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我明天再来，您也不必那样担心吧。"幸子还是难以放心，

送他出大门时又眼泪汪汪地瞧着他问道："先生，真的不要紧吗？""不要紧！不要紧！"他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回答。"不要请哪位阪大的先生来会诊吗？""啊，斋藤君也说过这件事，但是那也未免过于谨慎了，如果有那个必要时再说，现在您听任我来治疗不会坏事的。""不过，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到昨天还不那么坏，今天为什么连模样都不对了呢？……看那神色不象是个快死的人吗？""您过虑了，一旦身体衰弱，一时间谁都是那个样子。"栉田医师毫不把那当回事。

幸子送走栉田医师后，决定自己也暂且回去，到院长室向蒲原医师致礼后返回了芦屋。丈夫、悦子、雪子和阿春都不在家，客厅里不同寻常地寂静，她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不由地又想起那不吉利的情景。

在她看来，栉田医师长年照看自己姐妹，至今为止他没出过什么明显的医疗错误，所以觉得暂且也无妨听信他的话——与斋藤医师相比，她很愿意尊重这方面的意见——但是只有这次，从今天早晨看了病人那神色以后，她有一种只有至亲骨肉才能理解似的预感。她想眼下要把这种预感告诉姐姐知道才好，正是为了要写这封难写的信她才回家来的。而这封信要写从妙子被赶出去，直到接到这次生病的通知不得不领回来的大致经过，叙述时要对一些事加以修饰，这样足要花上三小时。想到这里她就没心思走近写字台。

直挨到午餐后，幸子才终于拖着沉甸甸的脚走上二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姐妹中以她的书法最为优美，假名也写得漂亮，文才也卓越，写封把信不怎么费力，也不象本家姐姐那样要打草稿，她喜欢用毛笔写在卷纸上，字体也丰腴硕大，但今天写得不象往常那样顺遂，改了两三遍才写就如下一篇文字：

很久没写信问候，不知不觉间，今年的好季节又来临了，六甲山成日价云霞叆叇。阪神间如今是最美丽的时候，虽然每年都是如此，但是一到这时分，我总是在家中坐立不安了。

很久没写信给你，大家都身体康健，生活愉快吗？我们这里全家都很好。

只是又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无论如何得告诉你而不得不拿起笔来。这就是小妹患恶性赤痢，眼下病情严重。

关于小妹的事，你曾经写信给我，虽然于心不忍仍然请她离开这个家，并宣布今后绝对不要来往。不过，小妹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和启少爷同居，而是在本山村的甲麓庄公寓过独身生活。这些情况当时都告诉你了。自那以来她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虽然不免操心但终于没去打听，她也没有音讯给我们。只是似乎阿春有时暗中去查访，至今她还住在那公寓里。听说虽和启少爷秘密来往，但也没有住在他家，如是这样，还使我们多少放心了。

可是，上月底启少爷突然给阿春挂来电话告诉她小妹生病的事。确实不适合的是，正是她在启少爷家中玩的时候发病的，不能动弹，只好睡在那里了。最初弄不清是什么病，没想有那么严重，所以没当回事。但那以后赤痢的症候渐渐明显了。然而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的我们很迷惘，究竟是由启少爷家照料，还是接出来的好。阿春很为挂虑，她说，小妹患的是恶性赤痢，而只是请附近一个不足信赖的医生在治疗，治

疗也很不周到。因为高热和下痢，她每天极为痛苦，已经非常衰弱，瘦得象另外一个人了。尽管她这样说，我仍未理睬，而雪子却未经我许可跑去睡到那里护理去了。所以我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一去看时真是大吃一惊。

据医生说，似乎是并发了肝脓疡，如果是那样可能没救了。他自己也不放心，说要请哪位名医来会诊。而小妹看见我时也泪水涟涟地说，不愿意躺在那里，希望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听说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死在启少爷家里。

雪子想象，因为那位叫板仓的摄影师的周年忌辰快到了，所以小妹恐怕那个男子的幽灵作祟，最近她也似乎被梦魇过，也许真有那回事。也许又是考虑死在启少爷家里会使姐姐和我们为难。无论如何，那个自制力很强的小妹变得这样懦弱可是不同寻常的事。

从昨天以来，小妹那脸色可说是一副死相，眼睛发直，脸上肌肉紧绷绷地动也不动，看了使人毛骨悚然。因此，我想我也要体谅病人的心情，要启少爷停止和她的一切来往，决定紧急地接她出来，今天上午叫辆救护车送进蒲原医院去了。因为设有隔离设备的传染病医院都满员了，所以向蒲原先生讲明了情况，秘密地送进他的医院。现在请姐姐也认识的那位栉田医师在治疗。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万不得已才作了这种处置。姐夫且不说，我想姐姐是会谅解的。贞之助也认为事出无奈，他似乎也颇为担心，但直到现在还没去看过她。

尽管我想不至于怎样，但是万一到危笃时我用电报通知你，使你对这件并非绝无可能发生的事也有个准备。可是，根据栉田医师的意见似乎不是肝脓疡，也不一定是危险状态，大体经过还顺当。说来讨厌，我总觉得这一次栉田医师的诊察是错误的。看那小妹的情况和神情，不由得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祈祷这预感是错误的……

以上暂把至今为止的大致情况告诉你了。我这又到医院去。因为出了这件事，其他的事手都没沾，而雪子更比我辛苦，近来她连日连夜几乎彻底不眠地护理她，所以到这时我心里还是很有依仗呢。

暂时搁笔，容后再告。

幸子

四月四日

幸子虽然担心会使单纯的好大姐过于受惊，但也愿望她多对妙子倾注些怜悯，其结果是无意中夸大了几分病情，但尽管如此，大体上还是毫无虚假地写下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写完时，她想要趁着悦子还没回来，又急忙返回医院去了。

22

住院两三日后，眼见得病人的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了。看来那天那种令人可怖的死相，不可思议地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而已。入院的翌日，飘浮在病人脸上的不吉祥的幻影已经荡然

消逝。幸子似乎感到从一个怪诞的恶梦中觉醒过来了，不由地回忆起前几天栉田医师强而有力的话语"不要紧，不要紧"，又再次对他的诊断的准确由衷钦佩。而且她担心，姐姐看到那信该会怎样忧虑，于是追着又寄去第二封报导。而姐姐似乎知道了病况后相当喜悦，不象平日那样慢腾腾地，只隔一天就寄来如下一封快信：

幸子：

前几日拜读了确实不曾想到的那封信后，不知怎样办才好，成天为这件事头痛，一直没给你回信。只是今天收到你第二封信后，才真正豁然安心了，是她本人的喜庆且不必说，我们也再高兴不过了。

只到如今我才说，实际上我收到你前封信时想的是这次小妹多半没治了。至今为止她给家人造成许多麻烦，作了很多任性的事，这也是对她的报应吧，这样说也可怜，但现在即使死了似乎也无可奈何。如果万一死了，究竟谁去领回来，在哪里举行葬礼呢？姐夫恐怕会不愿意，要从幸子那里抬出去更加不合道理。这么说也决不能从蒲原医院抬出去安葬，我想到这些就心痛起来……我想小妹这个人为什么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我们添麻烦呢？不过，总算她的病好了，也真是救了我们，这也搭帮幸子和雪子的煞费苦心的细心照料，而她是否体谅你们的一番苦心呢？如果体谅的话，就要借此机会清算与启少爷的关系而重新开始生活，但是对她能那样抱希望吗？

我也知道承蒙蒲原先生和栉田医生照料甚多，而

作为姐姐却不能公开地向他们道谢，这其中苦衷请你鉴察。

鹤子

四月六日

幸子收到这封信的当天，为了让雪子看信特意拿信来到医院。临走时，抓住雪子送她到病室外面的间隙：

“来了这么封信。”说着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信来，“在这里看！”

雪子站在大门口看完了信后，只轻轻说了一句话：“姐姐这个人呀！”就回去了。这句话是什么含意也不清楚，但是幸子对那封信也不太有好感。直率地说，姐姐这封信无意中暴露了她对妙子已经毫无感情，更不如说，她孜孜汲汲所做的就是保住自己那一家子不被卷入妙子带来的灾厄中去。这也姑且说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么说来，妙子也更为可怜。的确这次的疾病也未尝不可说“象是对她的报应”。但是正因为这位妹妹从少女时代就愿意过波澜迭起的生活，一时间差点儿被洪水吞噬，一时间她准备抛弃地位和名誉而恋爱着的对象又死掉了，只有她一人从那些平安无事的姐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种种劫难中逃脱出来，所以也可以说事到如今该受点惩罚了。幸子一想到要是自己和雪子，怎么也不能忍受这么些的痛苦，毕竟对这位妹妹的冒险的生涯颇为佩服。尽管如此，她象是在眼前看到了，姐姐接到最初的通知时的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而收到第二封信时又抚着胸口放心落意的神态，对这位姐姐又感到可笑起来了。

妙子入院的翌日上午，奥畑向芦屋挂来电话，幸子对她说，从今天早晨起很快地转好了，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栉田医师诊

断的情形，可认为向恢复的方向露出了一道曙光。那以后两三天他也没打电话来。到第四天，幸子从午后守候到三时就回去了，雪子和“水户”坐在枕边，阿春正在隔壁房间的电炉上煮米汤。这时，担任这栋日本馆留守的老爷子来回事说：“刚才贵府上不知哪一位来了，他也不说名儿，兴许是莳冈老爷吧！”“哎？是贞之助兄吗？不会有那样的事吧？”雪子说着和阿春互相看了一眼。突然，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从胡枝子篱笆那边，奥畑身穿一件漂亮的双排扣的绛紫色西装，戴副金边深色眼镜（他并非视力不好，只是为了装派头，不知什么时候起，时时戴上有色眼镜），颠着那根桊皮手杖走来了。这个日本馆另外设了一张大门，但是，初来的人不知道，大多是请医院的门房向导。可是奥畑，在他打听这方而老爷子来回事的空里，却大咧咧地从门口绕到院子里来了（后来才知道，奥畑冷不丁地问：“莳冈妙子的病室在这里吗？”老爷子两次问他是谁，他只回答：“你说是我就知道了。”他是如何探听到这个别馆做妙子的病室，如何知道从大门沿着院子绕到病室，最初阿春对此颇为怀疑。但多半他并不是向谁打听的，象是自己有耐性地探索出来的。自从板仓事件以来，他产生了一种想要侦探妙子的行动的奇怪的兴趣。所以，这次妙子住院以后，他也仿佛经常在医院周围徘徊)。这庭院沿着房子围廊形成曲尺形，从东往南延伸。他手里摇着一束盛开的珍珠花，向里面的八席间外面的走廊走来，正好在可以看见病人脸部的位置，从外面拉开已稍许打开的玻璃拉窗说：“因为有点事到这边来了。”也没道下歉，取下眼镜吃吃地笑起来。雪子正在一边喝红茶一边看报，为了使看见一个陌生男子闯进来而吃惊的“水户”放心，不得不走到走廊上向他致礼，见他站在脱鞋子的石头上无所措手足的样子，可又不

想让他进房，于是急忙抱来一个座垫在走廊旁设了个座席。为了避免和奥畑讲话，她走进了套间，把阿春熬米汤的砂锅端下来坐上银瓶，等候水开了后再泡了茶，她原想要阿春端茶出去，但想到和蔼可亲的阿春被他缠住了更为麻烦，就说："阿春，这以后的事我来做，你该回去了。"自己送茶出去后，又立即躲进套间里去了。

这是赏花季节的一个阴天，天气微温，房间里的窗子打开了，朝院子方向卧着的病人，应该看见了他从面前出现直到坐在走廊上的全部情形，但她还是用那惯常的毫无表情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客人的方向。奥畑看见雪子躲避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久掏出烟盒，点火吸上了香烟。不一会，烟灰积起来了，他踌躇着想要弹在脚边，慌慌张张寻视着房间里，漫问道："对不起，有烟灰缸吗？""水户"机灵地拿了一个现成的红茶茶碗递给了他。

"小妹，象是很好了呢！"奥畑说着，一只脚完全踩在走廊的门坎上，笔直地伸着，用脚后根靠着打开的玻璃拉门的边。妙子瞥见了他那崭新的皮鞋。"到现在我才说呢，不过，那几天你不危险吗？"

"嗯。我知道。"妙子用比较有力的声音答道，"走到地狱入口那地方了。"

"什么时候能好呢？今年的赏花可泡汤了。"

"我倒是想看看菊五郎呢！"

"要是有那样精神的话，就已经不要紧了。"奥畑说着又冲着"水户"问："怎么样？这个月以内能出去走了吗？"

"那个……""水户"只这么应了一声，仍没和他搭腔。

"昨天晚上，我和菊五郎一起在坂口楼呢。"

“是谁请的菊五郎呢？”

“柴本君请来的。”

“那人可非常眷顾第六代啦！”

“早几天我想和第六代吃一次饭，我对他说‘你来吧’，但是，第六代那家伙可不容易来。”

生性浮躁，注意力散漫，不能专心做成一件事的奥畑，充其量也只看看电影，嫌戏剧一类东西沉闷，很少去瞅一瞅。但是他却爱好和演员之流交际，以前手头阔绰的时候，经常邀他们上茶馆、下饭店，所以他和水谷八重子、夏川静江、花柳章太郎等人都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些伙伴到大阪来时，他也不正儿八经地看着舞台，老是不忘记溜到后台去厮混。和第六代交往，也不是出自热爱艺术，只是没来由地想和一个大红角认识，所以不知请谁给介绍了一次，就混熟了。

因为妙子答腔问他，奥畑得意洋洋地把昨晚坂口楼客厅的情况源源讲了出来，还模仿第六代的善于辞令和诙谐打趣的样子给她看。恐怕他这次来访的目的就是在病人面前炫耀此事吧。

和雪子在套间里候着的阿春，比什么都喜欢听这些玩艺儿，尽管雪子催了她两次：“你快回去吧。”她总是答“好，好”，却仍然暗中竖起耳朵听着。“阿春，已经五点了！”雪子又催促她，这才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她大致是每天午后到医院来，做一阵炊事活，洗洗东西，到吃晚饭时刻又折回芦屋。阿春一边走一边思忖着：“奥畑会老那么瞎聊下去吗？他本不应该来医院，要是让太太知道肯定会吃惊的；他要厚着脸皮不回去，雪子小姐不知该怎么办？雪子大概不会说：‘这样做违反了原来的约定，请您回去吧。’”想着想着，走到了新公路的柳川停车场，正要上电

车时，恰好看见一位住在芦屋川的很面熟的司机，从神户方向开来一部空车："喂，回去的话捎上我吧！"她从大路这边大喊道，让汽车停在自己旁边，特意要他绕道送到芦屋的住宅的拐弯处下车了。

阿春喘着气从厨房门走进去，看见正在厨房煎鸡蛋的阿秋就问："太太在哪里？老爷还没回来吧？奥畑的小主人到医院里去了！"她象是发生了大事件似的顺口就溜出来了。她从走廊里朝客厅瞅去，正好看见幸子独自睡在长椅上。"太太，刚才小主人到医院里去了！"她小声说着走了进去。

"啊？"幸子一听说，脸色唰地变了，翻身坐了起来，象是被阿春夸大其事的声音唬住了。

"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太太走后不久就来了。"

"还在那里吗？"

"哎，我出来的时候还在那里。"

"不知道有什么事没有？"

"他说'有事到这边来了，所以来探望一下'，还没等回话，就冒冒失失地从院子里闯进来了……雪子小姐躲进套间里去了，他和小姐在聊天。"

"小妹没生气吗？"

"没有，似乎还很高兴和他聊呢……"

幸子要阿春暂时留在那里，一个人走到丈夫书斋里，用桌上的电话把雪子叫出来（不喜欢打电话的雪子最初要"水户"代替她接话，但是幸子回答说："不行！我要雪子接电话。"雪子这才勉勉强强出来接话），一问时，答复是："启少爷还在这里。最初，他坐在走廊上，天黑下来后渐渐冷起来了，虽然没说请他

进来，可他就随便地走进来，顺手把玻璃拉门关了，坐在枕旁只顾着说起来了。而且，小妹又不知什么原因，一点也不厌烦地和他聊着，我虽然退到套间里去了，但也不能老那样做，所以我又走出来，从旁听他们谈话。我想过会儿得回去了，茶也没给他换，天黑了也没打开电灯，虽然我做了种种暗示，他还是毫无所知似的，一直兴致勃勃地唠叨着。"幸子说："他是那种厚颜无耻的人，如果你不做声，也许他以后还会经常来。要是还不走，让我来说他一顿！""不过，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也知道了二姐打电话给我，所以不久就会回去的，你不必特意跑来一趟。"幸子也顾虑到，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悦子也会讨厌地盘问："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还到那里去做什么？"于是，她说："那么，就交给你去办吧，你好好地说让他回去。"幸子说过后挂断了电话。但是她知道雪子最终什么也不会说，所以她一晚都放心不下，那以后怎么样了呢？但是，终于没有打电话的机会，直熬到夜深，到十一时左右，她正要跟在丈夫后面上二楼寝室时，阿春蹑手蹑脚走拢来打着耳语说：

"听说从那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回去。"

"你打了电话？"

"是的，我刚才去打了个公用电话。"

23

第二天，幸子去医院问时，昨天奥畑在那以后还坐了很久，雪子又退到套间里，再也没露面。因为病人吃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雪子叫"水户"送去了米汤。尽管这样，奥畑还是

无动于衷，只听见他在那边问："你有食欲吗？从什么时候起能吃粥了呢？我已肚子饿了，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吗？这附近有哪家好馆子没有？"最终，连"水户"也躲进套间里来，只留下他俩在那里。看来，不久他也确实饿起来了，于是对着套间方向说："那么，我走了，长时间搅扰你们了，很对不起。"又从走廊下到院子里走了。听到他的声音，雪子只从拉门间探出头来道了声"再见"，有意没去送他。大概是从四时到六时左右，呆了两个小时。"但为什么小妹连一句'请你回去'都不讲呢？那样一个人突然从院子里闯进来，讨厌地大吹大擂（雪子从前就说过，二姐在与不在时，奥畑的态度大相径庭，而昨天又特别地骄横无礼），大概'水户'也感到颇为奇怪。小妹也应该知道这使我们怎样地为难，也只有小妹能够说'你回去吧'这句话，说一说难道不应当吗？"雪子发了一通牢骚。不过，她没当着妙子的面发泄不平，只是背地里向幸子倾诉。

幸子看这光景也许他两三天内又会来，感到有必要见他一次，请他不要再去医院。另一方面，她也必须去向奥畑道谢。上月底斋藤医师的诊疗费用等项，大概都是奥畑支付的，妙子卧床的十天时间里，服侍她的陪护人员的食杂费用，也花费不少，再说细一点，接送医生的汽车费、给司机的小费、每天买冰块的钱，把这些也算进去，一定垫付了相当的金额。而从那以来，还没向他还情。不过，现在去还钱给他也不会收吧……那么，至少得让他收下，付斋藤医师的那部分钱，除了以后送礼品外也别无他法。估计有多少钱呢？送什么东西为好呢？幸子对这些事不甚了了，所以她问妙子："喏，小妹，送什么东西好呢？""那事我会好好地处理，你别管吧。"妙子说，"这次的费用不管是在奥畑家用的，还是住院以后用的，当然应由我自己负

担。只是因为在病中不能去取存款，暂时让启少爷和二姐给垫着，将来我病全好以后，全都要清算的。希望二姐不要担心。"

然而，幸子背着妙子征求雪子意见时，她说："小妹虽那样讲，但她已过了半年公寓生活，大部分积蓄已经没了，口里虽然讲得漂亮，恐怕不会有钱还债，单纯只是小妹和启少爷的关系那还无所谓，可是我们参入进去的话就不能那样做了，还钱也好，送礼也好，还是早早还掉的好。"她还附带说："到现在你也许还认为启少爷象是个阔佬，但是我住在他家的期间，意外地发现了他家经济情况相当差，比如饭菜也是惊人地简单，晚餐的桌上除了汤以外，就只有一份素炊合①样的菜，启少爷、护士和我都吃这同样的东西。阿春看不过意，有时去西宫市场买来炸鱼、鱼糕②和罐头，这时启少爷也坐拢来吃。付给斋藤先生的司机的小费，大都由我抢着掏了，他总是佯装不知道。不过，启少爷是个男子可以装着不在乎这些小事，但是，我总觉得那位乳母不是个疏忽大意的人。她惦记启少爷，对他很忠义，性情也好，对小妹也照顾得相当亲切、周到。但另一方面，厨房的一切开支都由她料理，一分、两分钱的东西她也不浪费。依我看，那位乳母表面上和蔼可亲，在内心里，对我们一家特别是对小妹不太有好感，并不是说她对我做了什么样子，实在是我有这种直感。你要更详细地了解情况，问阿春准能问到些什么，她和那老婆子经常聊天。无论如何，那老婆子在的话，更加一文钱也不要欠他的。"

听这一说，幸子也渐渐有些不放心了，回家后把阿春叫进

---

① 炊合：把单煮的鱼、青菜合盛在一个容器里，这里是指无鱼，有两种以上蔬菜。

② 鱼糕：将鱼肉磨成浆糊摊在木板上成半圆椎体蒸熟后的一种食品。

来问："你知道那老婆子是怎样看我们的吗？你从她那里听到了一些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全部讲出来。"阿春翻着白眼，一副相当严肃地在考虑问题的表情，又叮问一句："说了不要紧吗？"这才诚惶诚恐地说出如下的事情来：

"实际上，我想有机会时，要把这件事跟太太讲一次。"阿春讲了这句开场白后说：她在上个月下旬在奥畑家往来期间，和那老婆子混得很熟了。可是妙子卧病在她家时，由于活儿多，从没有悠闲地交谈过，直到妙子住院后的翌日上午，阿春到她家收拾剩下的少量衣物时，那天奥畑外出了，老婆子一人在家，她劝阿春喝杯茶再走，于是和她仔细地聊了好一阵。当时老婆子不断地极力夸奖幸子和雪子说："你家小姐有两个好姐姐该多福气啊，相反，我这位小主人，虽然自己一准有错儿，但是，老夫人去世后，却被兄弟给赶出来了。这么一来，社会上的人又不和他交往了，也怪可怜的，现在只你家小妹一个人可依赖了，所以要是小妹来作了太太，那才好了。"她流着泪拜托阿春，"请你也出把力一定要结成这段姻缘。"随后，她又似乎难以启齿地说："这十年来，小主人为小妹可作出了一切牺牲。"渐渐委婉地暗示奥畑被长兄驱逐出来，不让他出入家门，原因在于妙子。老婆子话中最使阿春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几年来，妙子大部分是依靠奥畑的经济而生活，特别是去年秋天，妙子住进甲麓庄公寓以后，几乎每天一大早，即在早饭前就到西宫奥畑家里，三餐都在那里吃，夜深了，才回公寓去睡。因此，虽说是独立生活，实际上却是在奥畑家寄餐，连衣服也是搬来让老婆子洗。由这方出医疗费。两人在外面各种娱乐花的钱，虽然不知道是由谁负担的，不过，总是奥畑的钱包里放进一百、两百元，和妙子出去一趟回来，一个晚上变得空空如也。由此看来，大概

都是由他请客。妙子只是每月从自己积蓄中拿出钱来付甲麓庄的那点房租。

说到这里，老婆子看见阿春一副大惑不解的表情，便从房里拿出来一年来的各种帐单和收据，向她说明妙子寄餐以来和以前每月的开支有怎样相当大的悬殊。的确，从煤气费、电费、汽车费到蔬菜店、鱼店的开支，从去年十一月后，突然令人惊奇地猛增了。可以想象，妙子在这里过的是怎样穷奢极侈的生活。不仅如此，百货店、化妆店和服饰店的帐单，也大部分是妙子买的东西。阿春意想不到地发现了去年十二月妙子在神户的“罗恩·希恩”妇女西装店买的驼绒大衣以及今年三月在同一店买的晚礼服的帐单。那件驼绒大衣是厚而极轻的料子，面子是茶色，里面是非常华丽的红色。当时妙子得意扬扬地打开给姐姐们和阿春看时说：“这大衣花了三百五十元，只得变卖了几件穿着不耐看的衣物才凑齐了钱。”阿春至今还没忘记她当时在想：“这时妙子虽已从芦屋的家里赶出去而独立生活了，但这样大手大脚花钱适合吗？”如这些真是由奥畑购买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乳母说：“我说这些，决不是说小妹的坏话，只是说小主人拚着命儿讨小妹的欢心。说这些话也似乎难听，虽说小主人也是奥畑家的少爷，却是第三个男孩子，用钱不那么自由，而老夫人在世时，还不觉得缺钱花，但现在完全没一点来源了。去年断绝关系时，家里的老爷（长兄）给了一点赡养费，那是唯一的财源，那点点钱一天天坐吃山空，到现在已经无法应付了。而小主人一心想讨小妹喜欢，不顾一切地胡乱花钱。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到那时，小主人又如何作想呢？现在不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给人家看，就不能得到亲戚们的谅解。我也担心

这一点，与其这样闲荡，倒不如赶快找份工作，哪怕是每月挣百来元钱也行。但是无论怎样，那光景他满脑子尽想着小妹，无论如何也不去考虑其它问题。因此，我想要把主人拉回正道，除了要太太把小妹接回去外别无他法。这是十年前那次新闻事件的悬案，当时老夫人和主人都不允许，我也不赞成他们结婚。但现在想来，当时还是答应下来要好些。如果那样，小主人也不会走错路，现在也有了个幸福的家庭，认真地在工作了。而且正房的老爷不知是什么道理，对小妹这人相当不好，大概至今还不喜欢小主人和小妹结婚。不过反正已断绝了关系，也就不必顾虑他了。如果不在乎这些而结婚的话，也不会那样老反对，反而还会踩出一条新路来。现在实际的难关与其说是正房的意志还不如说是小妹的态度。为什么呢？依我看，今天的小妹完全变心了，已经不打算和小主人结婚了。

"这样说也许象是责备小妹，其实我没那种意思，"老婆子又解释了几句，继续说，"蒔冈先生家里是怎样看小主人的呢——他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少爷，要挑缺点一定有很多——但是我保证至少直到现在，他仍然对小妹保持着纯真的感情。不过，他打十七八岁就尝到了妓院里的酒味儿，那时节的品行也不太好。和小妹分开了的那段时期，也鬼迷着搞了些荒唐事。但这也是因为不能和喜爱的人厮守在一起而自暴自弃，所以希望小姐能体谅这种心情。可是小妹是远比小主人要聪明的姑娘，心胸又高，不象一般女子，还掌握了一些技能，也许对那不长进的小主人也不怎么满意，这也不是没道理的。不过，要想到十年来不同寻常的关系，大概也不会那么简单地丢开吧。就冲着小主人那份死心眼儿看，也要稍微可怜可怜他。而且，如果不想和小主人结婚，发生米吉那事时，干脆两下分开，小主人也就死

心了，但那时她态度含含糊糊，和米吉是要结婚又没有结婚，对小主人也是象有爱情又象没爱情的光景，所以最终小主人也磨蹭上来了，直到今天米吉已经死了，她还是那个态度，要说关系虽没断，可又不正大明分地结婚，这是什么道理呢？只好说是她想在经济上尽量利用小主人了。”

阿春听了有点不太明白，就问：“老太太，您是这样说，可我们在板仓那事时，听说是小姐要和板仓结婚，但是小主人在中间碍着，所以还没有办。另外一个原因，是想等雪子小姐的婚事定下来再说。”那老婆子说：“雪子姑娘的事暂且不说，要说小主人在挂碍着可就奇怪，即使是那时候，小妹也是瞒着小主人和米吉约会，另一方面又背着米吉和小主人会面，而且，我知道小妹经常打电话给小主人。总之，小妹是巧妙地操纵着小主人和米吉。可能她本心是喜欢米吉，为了某种需要，也尽可能长地与小主人保持关系。”只是没说出来，那意思是从那时起，妙子已经出于自私的目的在钩着奥畑。“不过，老太太您也知道的，小姐那时还在制作木偶，那方面的收入满够生活了，甚至还有储蓄，还有什么必要要小主人帮助呢？”“小妹这样说，阿春，还有你家太太和雪子姑娘也都相信了吧？但是，只要大致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即使小妹多少做了一点，但是凭一个女子的技能，而且是小姐式的半是游戏的业余工作的收入，能够在衣食住行上那样极尽豪华，而另一方面还有存款吗？真能做得到吗？因为听说她有个讲究的工作室，还有西洋人的徒弟，米吉把那些制成品拍成照片，宣传得也够气派，你家的人不知不觉又向着她，过高估计了小妹的实际能力，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恐怕不会有那么多收入吧。我没见过她的存折，所以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多半没什么钱。否则，要是已经存了不少

钱，也是为了攒钱而勒索小主人。或者是米吉指使小妹这样做，尽量让小妹从小主人那儿拿钱，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他虽然明知小妹和小主人见面，也装着视而不见吧。”她连这些话都说了。

阿春听说这些事后，感到非常意外，多少想为妙子辩护一下，但是老婆子有确凿的根据，只要你一开口，她又随口举出几个例证驳回了。因为事情过于严重，阿春毕竟也没勇气对幸子和盘讲出来，不过是泄露了一两点：乳母清楚地了解，妙子拿了几个宝石？那些宝石是什么（中国事变开始，人们都避免戴戒指，妙子把这些宝石收藏在宝石匣里，看得比性命还要紧，没有带到公寓去，而委托幸子保管）？这些宝石都是奥畑商店的商品，奥畑暗中拿出来给她。每次事情被发觉后，总是要老夫人出来打圆场，乳妈说她也看见过好几次。据乳母说，奥畑有时给宝石，有时又换成钱给她，或者给了妙子的宝石，她又私下拿到他处变卖，有时又辗转回到奥畑商店。可是，奥畑并没把从店里瞒着拿出来的全部商品都送给妙子，他自己也变卖了一些作零花钱。但是，她确实看见大部分都交给妙子了，妙子不仅明明知情而收下了，而且，自己也死皮赖脸地说过特别想要哪一只戒指（除戒指以外，当然还有手表、别针以及项链等等）。总之，几十年来在奥畑家作女佣，把奥畑从婴儿带养成人的乳母，对这些细枝末节都一清二楚，举这样的例子也是详详细细没完没了。可是正象乳妈自己说的那样，她既不埋怨也不憎恨妙子，只是要证实奥畑是怎样献身地为了妙子的。

乳母说：“您家并不知道事情真相，把我的小主人想得很坏，因此也反对他们结婚。要是知道小主人为什么会被家里赶出来，我想您府上不会说不许他们结婚吧。我也不说小妹是好是歹，

小主人那样迷恋的小姐，我也看得很金贵。因此，我希望大家成全他们，劝小妹改变心思和小主人结婚。听说最近小妹又有一个相好了，象要抛弃小主人似的。假如真是那样，也可能是小主人的钱包慢慢瘪了，就想把他甩了。"

乳母的话太出人意外，阿春心里扑通直跳："又有一个相好了，这是从谁那儿听来的呢？我今天才听说呢！""我也不说这是确实的事，只是近来小主人和小妹为着争风吃醋吵嘴，好几次听见小主人提到'三好'这名儿，说些讥诮话。据说他是神户人，住在哪里、干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听见小主人常说'巴特恩'①、那个干'巴特恩'的男人，'巴特恩'是什么呢？"大概那个男子在神户哪个酒巴间当招待，但是这些情况乳母也不全知道，就没有去深究。阿春这样说。

接着阿春又说，妙子有相当大的酒瘾。平常在幸子等人面前，充其量只喝一两合，而据乳母说，在西宫和奥畑喝酒时，日本酒可喝七八合，威士忌可以满不在乎地喝掉三分之一瓶，喝上很多烈酒也极少出丑。原来只是偶尔在什么地方喝得烂醉如泥，被奥畑搀扶着回来了，而最近也渐渐频繁起来了。

24

不必说，幸子需要多大的耐性才听阿春把话说完了。中途，她屡屡感到脸红耳热，突然想掩住自己的耳朵，禁不住想要举手制止阿春："你别说了！"而且还要问的话，那后面还不知有多

① 巴特恩（bar-tender）酒吧间的服务员或管理员，原文是日语音译。

少丑闻似的。

“好了！好了！你到那边去！”好不容易告一段落时，她把阿春轰到房外去了，就那样伏在桌上，等待这受到巨大冲击的心平静下来。

那么，果真是那样的吗？这些令人害怕的消息果然是真的吗？谁都有袒护自己亲人的心理。在乳母眼中，启少爷象是个纯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他决没有对小妹奉献出纯真的爱情。在丈夫和小妹看来，他只是一个轻薄的浪荡子，这看法大致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说，那乳母把小妹说成象一种妖妇就是虚言。正如乳母看启少爷一样，他们也把小妹许多地方看得太好了……从来每当幸子看见妙子手指上新宝石闪闪发亮时，并不是没有疑虑……可是妙子俨然是自己劳动所得，口气颇为自豪。一看她得意的神气，那种种疑云顿时消散了。而且，无论怎样说，当时妙子拥有工作室正在制作木偶，那些作品标价很高却极为行销，这也是幸子耳闻目击而知之凿凿。举办“个展”时她还去帮忙算帐、登帐。所以，不知不觉就相信了妙子的话。以后妙子渐渐放弃木偶制作，转向学习裁剪，收入来源也枯竭了。但还有为了出国呀，开办西装店而储蓄的款子，生活似乎不致困难。尽管如此，幸子觉察到她因为存款日耗而忐忑不安，为了给她增添点零花钱，让她缝制悦子的衣服，还到附近熟人家里揽来一些西装的订货。所以，现在有了这方面的收入，无论如何都可以生活下去。因此即使幸子对妙子生活的内幕偶有疑惑，却总以这些理由而在心里打消了……连亲姐妹的力量都不想借助，更不会依赖他人。妙子说要凭女人的本领独立生活，自己也就听信了她的话……这毕竟是有偏心……不过，妙子不是经常说奥畑吗？不是说他在经济上是个无能的人，不仅要照料他，

将来还得靠自己去养他吗？不是说了启少爷的赡养费她一分一厘也不作指望，而且还要启少爷也尽量不要用吗？讲得那样冠冕堂皇，不全都是欺骗社会和姐姐们的手段吗？

与其责备妙子，还不如责备被她花言巧语骗了的，讲得严重一点是不知世事、过于天真的傻姐姐。乳母说“以一个小姐的业余工作的收入不可能那样奢侈”，幸子现在想来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是对的。幸子当时也三番五次那样想过，但是没有去追究它，在这一点上，别人认为不是天真而是要滑头也不过分。只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同胞妹妹竟是那样不良的女子，这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世间的人们，特别是奥畑的本家和乳母等人，大概不会这样去理解幸子。幸子一想至此，又脸红到耳根上来了。当她听到奥畑的母亲和兄长坚决反对奥畑和妙子结婚时，她毕竟难禁有一种轻微的不快。然而，他们反对的理由至今天还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眼中，不仅妙子是个不正派的人，而且连在妙子后面的家庭也是不正派的。他们一定不可理解，兄长和姐姐们为什么听任妹妹做出那种事来？幸子想到这里，又不得不认为辰雄宣布和妙子断绝关系的处置到底是正确的。她又回忆起贞之助尽量不干预妙子的问题。当她追问丈夫理由何在时，他回答说，小妹性格复杂，他看不透她的心事。这是因为丈夫大体了解了妙子的阴暗面。而且，他毕竟是用一种客气的、委婉的方式讥讽妙子吧？可是，既然如此，要是更明白地提起幸子注意就好了。

这一天，幸子终于也没有去西宫，说是有点头晕，吃了点匹拉米洞就把自己锁在二楼的房间里，象被打垮了似的，连丈夫和悦子的面也不愿见而挨过了这一天。第二天早晨，把丈夫送走后，又到寝室里横躺下来了。自从妙子住院以来，大致她

每天去探望一次。所以她也想到，下午去看看，但不知怎的，似乎感到妙子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和自己远远离开的、有些令人恐惧的存在，甚至感到害怕和她见面。

下午两点左右，阿春上楼来了："今天您去医院吗？刚才雪子小姐打电话来了，说是有《吕蓓卡》这部小说的话，给她带去。"

"我今天不去。你去拿吧，在六席间的书架上……"幸子还是躺着命令说，突然，她又想起了喊住阿春，吩咐道："小妹已经不需照料了，要雪子回来休息一下吧！"

雪子从上月底去奥畑家，后又一直在医院服侍，至今有十多天了，一次也没回过。听到阿春传达的幸子的话，时隔多日，雪子那天晚上回来了。全家坐在餐桌旁。到傍晚幸子也起来了，装着若无其事似地来到食堂。贞之助为了犒劳雪子，特意从渐渐告匮的贮藏中拿出一瓶在这时已是贵重品的法国产白葡萄酒，拂掉瓶上的灰尘，敲着发出悦耳的声音，一边打开瓶盖一边问：

"雪子，小妹已经好了吧？"

"已经不必担心了，只是身体很衰弱，要复原还得一段时间。"

"是那样瘦吗？"

"哎，那个圆脸都变长了，颊骨都凸出来了。"

"我想去看小姨，"悦子说，"不行吗？爸爸？"

"嗯，"贞之助眉毛稍蹙，不过，旋即又和悦地说，"去也行。不过，因为是传染病……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去。"

贞之助当着悦子说起妙子，听那口气仿佛不怎么禁止悦子去看妙子，这也许是他今天心情特别好吧？这全是预想以外的事情。幸子她们在思忖，是否贞之助在考虑改变对妙子的做法

呢？

“是请栉田先生在治疗吗？”

“哎……不过，最近他说不要紧了，干脆就没来了。他的诊务很忙，只要他认为病人稍微好一点，他总是这样的。”

“雪子可以不去了吗？”

“哎，不用去了。”幸子说，“因为有‘水户’看护，每天阿春还去帮帮忙。”

“什么时候去看菊五朗呀？爸爸？”悦子问。

“什么时候去都行，就等二姨回来再去看吧，”

“那么，就是这个星期六？”

“不过，还是先去看樱花吧，反正菊五郎在这里得待一个月。”

“那么，决定去看花罗！爸爸？”

“是的，是的。错过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樱花就凋谢了。”

“妈妈和二姨也一定去吗？”

“嗯……”幸子想，今年缺了妙子一人也显得冷清。如果贞之助允许，尽量等到月底，若是病人恢复了健康，大家一起到御室去看花。但是，她到底没有那样说出来。

“喂，妈妈，您在想什么呀？……不想看花吗？”

“即使再等几天，小妹也看不成。”贞之助觉察了妻子的心事。

“如果赶得上重瓣樱花，就定在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看。”

“到这个月底，小妹才勉强能在房子里走走。”雪子说。

雪子很快就觉察到了与喜气洋洋的贞之助和悦子相比，幸子是副提不起劲的样子。第二天早晨，父女俩出去后，雪子

问：

“那么说，你到启少爷那里去过了？”

“没有。”幸子说，“我有话和你说。”说着催促雪子上了二楼，关上八席间的拉门，把昨天阿春的话，全部告诉了她。

“喂，你怎么看呢？乳母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你是怎样想的呢？”

“我想毕竟是真的吧！”

“我也是那样想的。”

“都是我的不好……我过于相信小妹了。”

“不过，相信她不也是自然的吗？”雪子见幸子哭泣，自己也眼睛潮润起来，“二姐也没有任何过错……”

“我怎么向姐夫、姐姐解释呢？……”

“和贞之助兄说了吗？”

“什么也没说……这样见不得人的事能说吗？”

“贞之助兄不是在考虑对小妹更宽大点吗？”

“听昨晚那口气，象是那样的。”

“我大致推察，可能是贞之助兄在谁那儿，听说了小妹的所作所为，他想到了继续把她撵在外面，只会更加丢丑。”

“好不容易贞之助兄改变了主意，小妹也要改了才好。”

“她从小就是那么个人。”

“还劝劝她也不行吗？”

“不行的。……到现在为止不是讲过好多遍了吗？”

“还是象乳母讲的那样，为了启少爷，为了小妹，让她和启少爷结婚好了。”

“我想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救他俩的办法了，不过……”

“小妹是那样讨厌启少爷吗？”

幸子也好、雪子也好，都不是不挂虑那个叫什么三好的男招待，但只要提到那名字都不愉快似的，所以特地象无视他的存在似地交谈着。

“讨厌，或者是不那么讨厌，我也弄不清。尽管她不愿意住在他家里，但是前天却不催他回去，老和他聊……”

“也许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真心又不是那样的吧。”

“要是那样就好了，不过……也许是碍着面子，即使想他走口里却不说。”

这天，雪子去医院拿了《吕蓓卡》旋即又回来了。此后两三天内，她或者读这本书，或者去神户看电影，一心休息。

随后，在下个星期六，遵照贞之助的提议，夫妇俩、悦子和雪子四人去京都停留了一晚，好歹把一年一度的赏花的心事了了。今年因为顾虑到时局，拚却一醉来喝赏花酒的游客不多，而一般的看花者倒还自在些，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品味平安神宫的红枝垂的美丽，人们都静悄悄地，连衣裳也尽量没去装饰打点，脚步声都有意放轻，在花下留连徘徊。这光景倒真有风雅地赏花的气氛。

这次赏花后两三天，幸子要阿春代理她去西宫奥畑家，暂且把妙子发病以来他垫付的钱给还了。

25

隔了几天，奥畑果然又到医院来了。这天除“水户”外阿春也在场。“怎么办呢？”阿春打电话来问幸子。“不要象上次那样怠慢他，请他进来，和和气气地接待他。”幸子命令道。到

傍晚，阿春又打电话来报告：“刚才回去了，今天聊了三个小时。”

过了两天，他又在同一时刻来了，这天过了六点还没回去，阿春自作主张要公路上的菱富饭店送来了饭菜，甚至还添了一壶酒。大家都很高兴，到九点钟还在聊天，好不容易等他走以后，妙子却老大不愿意地说。“用不着那样客气地招待他。他这种人，只要你给他点好颜色就会得意忘形。”不过，阿春完全不能理解，妙子竟会说这样的话。“不是至今为止你一直满面春风地接待他，我才这样做吗？我为什么挨训呢？”

正如妙子估计的那样，奥畑尝到意想不到的优待的甜头，过两三天又来了，夜餐又是吃的菱富的菜肴，直到十时还没说要回去，最后提出要睡在这里。阿春打电话征得幸子许可后，就让他睡在套间现成的褥垫上，再盖一条毛毯。虽然狭窄一点，但是与病床和“水户”的床并排，铺了这段日子里雪子睡的那张床，这一晚阿春也留宿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因为前几天被妙子克了一顿，所以当奥畑问“有面包没有”时，阿春回答说：“不凑巧，都吃完了。”就只端出红茶和水果，奥畑悠悠地吃完就走了。

几天后，妙子出院了，回到甲麓庄的公寓。不过，暂时还得安静休息，所以眼下要阿春从芦屋去那里，早去晚归，为她弄饭、料理家务。不知不觉间，樱花不论单瓣、重瓣的全都凋零了。菊五郎也演完离开大阪了。直到五月下旬，妙子才能出来行走了。所幸的是从那以后，贞之助的态度也软化了，虽然还没公然说出“允许”二字，但是他的意向明朗了，对她出入家里没有异议。所以在六月间，妙子几乎每天到芦屋来吃饭，尽量摄取营养以图早日恢复健康。

这段期间，欧洲战争已有了惊天动地的发展。五月份，德军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生了敦刻尔克①的悲剧，六月份法国投降，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议。这么一来，舒尔茨全家人情况怎样呢？原来舒尔茨夫人说"希特勒处理事务手段巧妙，多半战争打不起来"，这一预言已全部落空。面对如此大动乱的世界局面，夫人此刻又作何感想呢？那个长子佩塔尔也该到了加入希特勒童子军②的年龄了吧，或许父亲舒尔茨也应征入伍了。不过，那些人们，为本国的"辉煌战果"而陶醉，大概不会介意家庭的一时寂寥，等等——幸子她们经常念叨着。

和欧洲大陆隔海相对的英伦三岛，也许会遭受德军的大空袭。因此话题又扯到住在伦敦郊外的卡塔莉娜上来。人们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测。不久前还住在这里那玩具一般矮小的屋子里的白俄姑娘，倏忽间到了英国出人头地地成为大公司经理的夫人，住着城堡似的邸宅，享受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但是一转眼间，现在英国国民的头上，一场从未有的悲惨的灾难即将降临了。德军的空袭，特别是对伦敦周围地区的轰炸一定很猛烈，所以卡塔莉娜那座豪华的邸宅很可能一朝化为灰烬。不，那样还犹自可，还很有可能落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境遇。什么时候当空袭开始时，恐怕英国的百姓连想活下去的心思也没有了。时至今日，卡塔莉娜也许在憧憬遥远的日本，思念那

① 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侵入法国，击败了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军共三十余万，溃退到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于5月27日到6月4日，丢掉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通过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撤退。四万多法军被俘，击沉二百四十三艘大小船只。

② 童子军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使儿童接受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

住在夙川的寒酸的房屋里的母亲和兄长，要是自己现在还住在那里该多好啊！她一定在后悔吧？

“小妹，给卡塔莉娜写封信看看。”

“嗯，下次遇见了基里连科，要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也要写封信给舒尔茨夫人，但是没人把信翻译成德文。”

“又去请赫宁古太太不行吗？”

此后不久，幸子打算请那位赫宁古太太翻译，时隔一年半，向舒尔茨夫人写了封长信。信中写道：

“每当在报上读到欧洲战争的报道时，我们总是念叨着你们，担心你们的安危。我们全家仍旧愉快地生活着。只是日本和中国的纷争仍然没有解决，有渐渐地发展成为一场正式战争的忧虑，与和你们比邻而居朝夕往来的那时相比，短短的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这样惊人的巨变，不由使人怀念旧日。要过多久，那样的时代才会重新来临呢？因为遭遇上那次骇人的洪水，你们或许有点讨厌日本，但这是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时有发生的灾难，请你们不要介意。一旦实现和平了，请再来日本定居。我们也渴望在一生中能去踏一踏欧洲的大地，也许有到汉堡拜访贵府的一天；特别是想让小女更好地学习钢琴，可能在以后送她来德国进修音乐。另外还补写了一张信纸给罗捷玛丽，说是要送她一段绸料和扇子。”

翌日，她拿着草稿去请赫宁古夫人翻译了。又过了几天，因顺便去大阪，就在心斋桥附近的“美浓屋”买了舞扇，和一段泡泡绸一起，包裹寄往汉堡。

六月上旬的星期六、日两天，贞之助委托雪子看家和带悦子，与幸子俩去奈良野游。这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与两位妹妹有关的各种事件交相发生，贞之助想慰劳一下神经没有休息的

妻子。而更重要的是，时隔多年，夫妇俩想重新体验蜜月旅行生活。

星期六晚上，他们宿在奈良旅馆。翌日从春日神社，经过三月堂、大佛殿，绕到西京。从中午起，幸子就觉得耳后根处红肿搔痒，鬓发擦着更是其痒恼人，象是荨麻疹一样。今天上午，他们在春日山的嫩树叶下钻来钻去，贞之助又要她站在树下摆好姿势拍了五、六张照片，也许就是那时被蚋一类东西螫了。她想起在这种季节走山路，为了避虫子应该拿个什么罩着头，后悔没有带披巾来。晚上回旅馆时，街上药店缺药，只得买了蚊叮剂，但是毫无效果，入夜后越发痒起来了，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上午离开旅馆前，幸子又打发人去药店买来锌化橄榄油，涂过药后才出门，在上本町和径直去事务所的丈夫分手后，独自返回芦房。直到这天傍晚，才渐渐感到不痒了。丈夫回来后说："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让我看看你耳朵！"说着把她拉到阳台上的明亮处，仔细瞅了她的患部："嗯，这不是蚋，是臭虫咬的。""嘿，在哪里被臭虫咬的呢？""奈良旅馆的床上。我今天早晨也觉得这里痒，你瞧！"说着他卷起了两个袖子给她看："这里！确实是臭虫咬的痕迹，你耳朵旁边有两点。"听他这一说，幸子一照镜子，真是丝毫不错。

"真是那样呢！那旅馆没一点好处，招待也不成个样子，还有臭虫，真够差劲呢！"

好不容易有两天的行乐，被臭虫搅得索然寡味，幸子一想到这里就恼恨奈良旅馆，但是生气也毫无办法。

贞之助说："那么，我们再去旅行一次补偿一下吧。"但是六月、七月没有机会。八月下旬贞之助要去东京，因为幸子早就

希望去巡游富士五湖①，所以他说“那就走东海道沿线吧”。于是决定贞之助先行赴京，幸子后两天动身在滨屋会合，从新宿上车，归途去御殿场。

从大阪上车时，幸子听从丈夫的意见，坐了个三等车的下铺。因为丈夫说过：“夏天最好坐三等车，没有那闷热的窗帘，风嗖嗖地吹进来，反而比二等车要凉快些。”这天白天进行了防空训练，有生以来第一次幸子被赶出去传递消防铁水桶，也是那疲劳还没消失，她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着防空训练的梦：

多半是芦屋家里的厨房，但是又象是更为豪华的美国式的厨房，到处铺有瓷砖，刷上白漆，闪闪发亮，摆着很多铮亮的瓷器和玻璃餐具。防空警报响起时，这些东西发出“乒乓、乒乓”的声音，全都破裂了，耀眼的破碎的细片满地散着。幸子叫着：“危险！危险！雪子，悦子，阿春，到这里来！”说着逃进了食堂，而那里餐具橱上的咖啡碗、啤酒杯、玻璃酒杯、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酒瓶，也“乒乒乓乓”地破碎了。她说着‘这里也危险’，又跑到二楼，这里所有的电灯泡也全都“乒乒乓乓一下碎了。最终，她带着全家躲进只有木家具的房间去了……好不容易到这里，她突然睁开了眼睛。一夜中，这个梦不知做了多少遍。

到天明时，不知谁打开了窗子，一点煤屑飞进她眼里，怎么也弄不出来，泪水直流还是无办法。她九点钟到达滨屋，据说贞之助很早就出去办事去了。为了弥补昨夜的睡眠不足，她想铺床躺一躺，而毕竟因为眼中进了异物，一眨眼时眼球又痛起来，每次都痛得直流泪。洗眼呀，点眼药水都不见好，只得

① 富士山北麓有富士五湖（山中、河口，精进，本栖和西湖）。

请旅店经理领着去找附近的眼科医生，拈掉了那煤屑，医生给她右眼贴了条遮眼带并说："今天别取下来，明天还得来一次。"

中午，贞之助回来看见妻子遮着眼带便问道："这是怎么了？""都是托你的福，又让我遭这么个罪，是你那个三等车的惩罚呀！""我们的旧婚旅行从奈良以后就总觉得不顺利。"贞之助笑着说，随后又要出去，他说："我想今天把事办完，明天一早走。但是你那眼带什么时候才摘掉呢？""听医生说眼带只遮今天一天就行了，但是不注意的话，眼球受的伤还会发展下去，医生说明天还得去看一次。明天上午早点去看病怎么样？""眼里进点灰有什么了不起？医生想多赚你几个钱，才说得那么严重。那点儿毛病今天就会好的。"说完贞之助出去了。

丈夫出去后，幸子给涩谷的姐姐挂了电话："我今天早晨来到这里，但是只停留一天，系了遮眼带也很郁闷，如果方便请您到这里来。""我也想和你见一面，但是抽不开身。"姐姐这么说。随后她又问妙子以后的情况。幸子回答说："她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虽然没有公开讲明但是已经允许妙子出入了，详细情况在电话中不好讲，最近我也许还会来的……"说完挂断了电话。

幸子觉得太无聊，等到日头偏西，街道上有阴凉的地方了，她往银座方向去散步，发现有曾经看过一次的电影《历史是夜晚制造的》，突然感到有了兴趣。进去看电影时，也许是只一只眼睛的缘故，夏鲁尔·波瓦伊尼的脸部不太清楚，那有魅力的眼睛不象平常那样美丽，于是，幸子中途把眼带摘下来了。不知不觉间，眼睛全好了，也不流眼泪了。

"真是你说的那样，已经全都好了。可见医生全都那样咋唬人，哪怕是多拖一天也好。"晚上，幸子对丈夫说。

第二天和第三天，夫妇宿在河口湖畔的富士风光旅馆，把这次旧婚旅行在奈良遭受的不愉快足足有余地加以偿还了。两人从酷热的东京来到这里，深深地呼吸着秋天山麓的凉爽的空气。有时在湖畔的路上徜徉，有时躺在二楼的床上眺望窗外富士山的雄姿。光是这一点，就十分令人满足了。

东京人想象不到，象幸子这样在京阪间出生不常来关东的人，对于富士山的好奇心简直和外国人憧憬富士山的感情相仿佛。她被富士风光旅馆这个名字所吸引，而特意选中这家旅馆。可不是吗？到这里来一看，富士山正对着旅馆大门，就象矗立在你的鼻子尖前面一样。幸子是第一次象这样来到富士山的近旁，从早到晚地亲近着她，尽情地欣赏她时时刻刻变化的千姿百态。

旅馆是白木的宫殿式建筑，这一点与奈良旅馆相似，但是其它地方都毫不相同。奈良旅馆虽说也是白木建筑，但年代久远，已经污脏，使人感到灰暗、阴郁。而这里墙壁、柱梁到处都是新崭崭的，看了令人神清气爽。这是因为建筑不久，另外也是因为这山间的空气无比澄清。

到达后的翌日，吃完午餐后，幸子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即使这样，一方的窗外的富士山顶，另一方沿湖起伏的山峦，还是不时跳入她的眼帘。不由地，她心驰神往地想到了她不曾去过的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景色，浮想起拜伦男爵的诗篇《锡庸的囚徒》。而且，她似乎觉得到了一个远离日本的地方，与其说这是因为眼中看到了奇异的湖光山色，倒不如说是她肌肤接触的空气使她产生了这种迷茫的幻觉。她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清冽的湖水水底，象喝汽水一样满满地吸进一腔周围的空气。天空不时飘荡过团团白云，一会儿，太阳被遮住了，

过一会儿，又突然露出来了，这时室内的白壁亮堂堂的，使人觉得连自己的头脑也似乎变得澄澈透明了。而且直到最近，避暑的游客还熙熙攘攘的，可是，过了二十号后，一下子颇为萧索了。现在，逗留的客人寥寥无几，宽敞的旅馆寂静空旷，倾耳细听，万籁无声。在那静穆中，幸子看着那光线无数次反复地忽明忽暗，她甚至忘记了还有“时间”这样东西。

“你……”

丈夫也沉浸在和她一样的意境里吧，躺在相邻的床上体味着统治在四周的静寂，长时间地默然凝视着天花板。这时他刚起来踱近能眺望富士山的窗子旁去了。

“你……有趣的事呢……你看这个……”

贞之助回头看时，幸子从床上探起半个身子，看着枕旁桌上摆着的热水瓶的镍质外壳。

“你到这里来看……看这外壳上映的这个房屋真象个大宫殿一样呢！”

“嗳……是的，是的。”

光亮的热水瓶外壳象面凸境，把明亮的室内的东西，虽然显得玲珑小巧，却一一全都惊人地屈曲地映射出来了，看上去好象这间房是天花板无限高远的大厅，而床上的幸子的映像又无限缩小了，象在很遥远的地方似的。

“喂，你看这里面的我……”幸子说着摇了摇头，举了举手，那凸镜中的她也摇头举手。看那映像，她象是个栖身在水晶珠中的妖精，龙宫的仙女，王宫的王妃似的。

贞之助看着妻子充满雅气的举止，象是时隔多年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似的，夫妇俩不言不语之中，十几年前新婚旅行的心境又复苏了。那时，他们歇宿在宫下的富士屋旅馆，第二天

在芦苇湖畔游玩，因为环境相似，他们自然而然被召唤到昔日那个世界中去了。

“今后，我们要经常作这种旅行。”那天晚上，幸子在丈夫耳边呐呐说道，贞之助也欣然同意。不过，在床头私语的终了，也接触到了现实世界，说了些女儿和妹妹的事。幸子不想放过丈夫如此心情舒畅的机会，悄悄地把妙子的事提出来了：“你也见小妹一次吧！”“嗯，我知道了。”丈夫立刻答应了，“我过去对小妹也稍微严厉了点。对她太严了，反而还会使她变坏，结果我们还更为难些。从今以后，还是要尽量与雪子没有差别地对待她。”

26

为了实现他这晚的许诺，九月初的一天，时隔许久，贞之助和妙子见面了。至今为止只是允许妙子出入家中，但她一直避着贞之助，这一天公开地一起坐在晚餐桌旁，夫妇，亲子，姐妹五人融洽地团团而坐。幸子和雪子因有阿春讲的那些事压在心中，对于妙子并未真正释然于心，但她俩决定要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既没告诉贞之助，也不想去诘难妙子。更重要的是，她们想到自己也应负一半的责任，要尽可能地给她以温情，使这位异教徒的妹妹变温顺。虽然没有特意商量，但她俩自然想到一起来了，食堂的气氛也十分欢洽。这个近来有点暮气沉沉的家庭竟有了一阳来复的感觉。大人们都比平常要多喝了些酒。悦子首先说：“小姨今晚就睡这儿。”接着，贞之助他们也这样劝说，终于留在这里睡了。悦子高兴得直跳：“小姨今晚睡在我房

里，和二姨、我三个人睡！”这时，她的老毛病又犯了，异常兴奋地直嚷嚷。

妙子以前具有的那种女性的魅力又完全恢复了。在生病的那时候，她给人以颓废的、疲劳已极的感觉，乌黑混浊，仿佛花柳病的肤色，皮肤也松弛了。幸子想她大概不可能恢复成原来那样健美了。可是不知不觉间她又成了一位朝气蓬勃、两颊丰润的现代女子了。

不过，贞之助说，考虑到本家的面子，暂时还是分居要好些。所以，她还是住在甲麓庄，每天大概有半天呆在芦屋。仍让她使用从前她住的二楼的六席间。近来她常常窝在房里光照好的窗前，拚命地踩缝纫机。这些定货都是幸子为她挽来的。她原就喜欢缝纫，一干起来就兴致勃勃地连续工作，连晚饭也经常只草草扒几口就上二楼去了。幸子想尽量不使妙子在经济上给奥畑添麻烦，虽然她没明说，但她经常给妙子揽些活儿。幸子见妙子那样卖力地干活，又觉得她可爱可怜了。这位妹妹确实有热爱工作的一面。因为性格活泼，坐不安站不稳，如果要走邪路也顺溜溜地很快，但是引导得法也，可以向好的方面发展。她有才能，手性巧，用不着多久就能学会一门本事……舞蹈也练得很优美，作木偶堪称第一流，学缝纫又这样精通了……不到三十岁的一个女子，却掌握了这么多门技能……

“小妹，你精力真旺盛呢！”每到晚上八九时还听得缝纫机在响时，幸子经常上楼来劝说，“悦子会睡不着。你得休息了，不顾命地干会肩膀疼的。”

“嗯，不过我想今天把这件活赶出来……”

“明天去做吧。就当没那份工钱不行吗？”

"嘿嘿嘿，"妙子鼻子里笑着说，"说真的，我可有点想钱呢。"

"要钱的话就跟我说……喏，小妹……我给你零花钱。"

自从丈夫近来和某家军需品公司有关系后，幸子手头也阔绰起来了，家庭开支也相当宽裕，几乎没再要本家支付雪子的生活费用，都由这方面负担。丈夫早说过了，既然照料了雪子，妙子也要同样待遇。所以幸子遇上机会就这样说。但是总觉得妙子在矜持地躲避着，看来她决不想领受那份好意，不愿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施舍。

关于妙子以后和奥畑交往的情况，幸子、雪子也都不十分清楚。大抵她每日不缺地来芦屋，或者是从傍晚到夜间，或者是从上午到傍晚。所以必定有半天在别的什么地方度过。这期间她遇见了启少爷吗？还是和启少爷来往吗？——两位姐姐暗中忧虑着，但并没有直接去问她。姐姐们和奥畑的乳母同样愿望，事已至此，最好还是和启少爷结合，可是她们知道急匆匆地劝说她并非上策，只有祈求在不久的将来，妙子的心境发生变化。

正在这时，也就是十月初的某一天，妙子带来了奥畑也许会去满洲的消息。

"嗳，去满洲？"幸子和雪子同声问道。

"这事情奇怪吗？"妙子笑着说出了这件事。她自己也知之不多，事实是这次满洲国①的官吏来日本，要招募二、三十名跟随满洲国皇帝的日本人。但也不是礼宾官、侍从这一类高级官吏，只是侍奉在皇帝身旁，照料日常起居的侍者一类的职

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

务。所以对智能、学问不必讲究，只要出身清白的资产阶级子弟，容貌端正，略知礼仪，长于修饰，总之只要是上流人家的公子哥儿，头脑稍许笨一点也行。完全是冲着启少爷来的一份差事。因此，启少爷的兄长们也都说，如有此事，一定得让他应募去满洲，作皇帝的跟随名声也好听，工作也不会很难，事实上特别适合启三郎去做。如果启三郎有兴趣去满洲，在送他出门的仪式上宣布撤销原来的“驱逐令”等等。

“这倒真是个好差事……不过，启少爷下了决心没有呢？”

“还没下决心，周围的人都一齐在劝他，他本人还没说很想去。”

“那么，也就不要勉强他，船场出生的大少爷流落去了满洲……”

“不过，启少爷现在已经非常穷困，连维持那个家的生活也应付不下去。在大阪又没人肯雇用他，太失身份的活儿他也不想干，这样的好差事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了。”

“这么说倒也是的——这种差事谁也能担任下来，启少爷只能干这种活儿。”

“是呀，而且听说薪俸也相当可观，所以我也极力怂恿他去。不去多久也行，干下一两年，兄长的心情也改变了，社会上的信誉也提高了，无论如何就豁出去干一番吧。”

“一个人去有点胆怯，乳母也跟着去吗？”

“她说想是想跟着去，但她自己还有儿孙，似乎还是不太愿意去满洲那种地方。”

“小妹你就跟着去吧！”雪子说，“为了启少爷重新做人，做那么点牺牲不值吗？”

“嗯……”妙子倏地变成一副厌烦的表情。

“你跟他去哪怕暂时在那边住上半年也好，要说也许他就是放心不下这一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帮助他。我想小妹也不会不挂念他吧？”

“真是的，就那样做怎么样呢？”幸子也附和说。

“要是那样，启少爷的哥哥也会感谢你的。”

“我想现在正是和启少爷分手的好机会。”妙子声音很低，但很清楚地说，“要是那样做，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至今为止的关系清算掉。他一个人去满洲最好，就因为这个我才极力劝他，但启少爷象觉察了我这意图似的，无论如何也不愿去。”

“哎，小妹，”幸子说，“我们也不说硬要你和启少爷结婚，今天还是这样说。只是说这时候你不管怎样也跟他去，在一起住上一年半载，看到他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当差以后，如果你不愿住了，小妹，你一个人回来不行吗？”

“连满洲那么远的地方都跟着去了，还有什么由头分开呢？”

“你和他好好讲明原委，让他死了心，还是讲不通的话，那时你再逃回来不成吗？”

“要是那样，他一定差也不当了，什么也都会丢掉来追我的。”

“也许是那样的，但是考虑到至今为止的情分，即使要分手，也应该尽尽情分。”

“我不欠启少爷什么情！”

幸子听她那口气象是要吵架似的，就没有再吭声了。

“你说和他没情分吗？”雪子说，“小妹和启少爷多年来的关系，不是尽人皆知吗？”

“我早就想断绝这种关系。但他老是死乞白赖地纠缠着，

情分没有，有的只是给我添麻烦。”

“小妹，你在经济上不是给启少爷添了许多麻烦吗？既然你是这样说，但你为什么在金钱上又要接受他的帮助呢？”

“胡说！绝对没有那种事！”

“真的没有吗？”

“决没有那种事，我自己挣钱能养活自己，还存了钱，雪姐你不知道吗？”

“你虽然是这样讲，但是社会上也有人不这样看。就是我也一次都没看过小妹的存折和零用钱帐本，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你有多少收入……”

“首先，认为启少爷有那样大的能耐就是错误的。相反，我现在还认为启少爷必须靠我来养活。”

“既然这样，我问你，”雪子尽量不看妙子，两手玩弄着桌上插有菊花的小花瓶，继续讲着，虽然一点也不显得兴奋，声调也一如平常，但握着花瓶的纤细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着，“你去年冬天在罗恩·希恩买的那件驼绒大衣，不是启少爷给你买的吗？”

“当时我不是说了吗？买那件衣花了三百五十元，我变卖了蔷薇色的短外褂和带花小黄瓜图案的衣裳。”

“可是启少爷的乳母说，那是启少爷替你买的，连收据都拿出来看了。”

“……”

“那以后，还有那件维也纳的夜礼服，也是他买的。”

“那个人说的话，我希望你不要相信。”

“你说不要相信，但人家都是一一拿出帐单，凭证据说话。小妹，你说她是谎言，你能拿出驳斥她的帐簿一类东西给我们

看看吗？”

妙子同样地心平静气，照例连颜色都没有变，不过听这么一说时，她默然地瞪着雪子的脸。

“据他乳母说，这是很多年以来就有的事。不光是西式服装，听说还有那个戒指呀，连镜小粉盒呀，别针呀，一件一件的东西她都记得。启少爷被家里赶出来，原因就是他为了小妹把店里的宝石混出来了。”

“……”

“小妹，你既然那样想和启少爷断绝关系，为什么至今为止怎么也不断呢？和板仓那时不是好机会吗？”

“我想断，但那时你们都不赞成呀……”

“我们想要你和启少爷结婚，所以不赞成你断，但要是我们知道，你一方面和板仓保持那种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利用启少爷的话，我们也不会那样做的。”

幸子对雪子所说的话深有同感，不得不认为应该向妙子讲穿这些事。不过她直到这时没吱一句声。雪子竟这样能说会道，她一边感到惊奇，一边在旁边默默地听着。还是在五六年前吧，有一次，她看见雪子正是这样揪住辰雄连连猛攻。一个羞怯的人偶然间不可思议地变得强悍起来。在那时，她也确实不象平素那个因循畏缩的雪子，有条有理地追问辰雄，说得他张口结舌。

“的确，也许启少爷没能耐，但是要那样一个没能耐的人到店里去拿东西，今天还能说没有情分这些话吗？……不过，我这样说，小妹你不要产生误解。那乳母并不怨恨小妹，她是说，启少爷为小妹尽了那么多力，只希望小妹作他家的太太……我们知道了这些事后，当然也希望你是那样去做……”

“……”

“前些时候能够利用就加以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说低能的大少爷有个好差事了，把他一个人推到满洲去，这话好说吗？……”

或者是无法辩解，或者是认定辩也无益，妙子什么也不说，也不回答。只有雪子滔滔地反复地谆谆絮说着，雪子的口气说到哪里都是同样平静的。然而，妙子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潸然浮出了眼泪，但她脸上仍然毫无表情，那泪水象是毫无意识地在面颊上流淌。不一会，她突然站起来，“呼”的一声，把整间房都震动了，粗野地把门关上，冲到了走廊上，接着又听见外面大门“呼”然发出一声巨响。

27

这场颇为罕见的争吵，发生在快要吃午饭前，贞之助、悦子也不知道，阿春也正好因事外出了。而且，从始至终谁都没有高声大叫，只是关在食堂里用普通的声调交锋，所以厨房里的女佣们也似乎没有察觉，只是刚才这不寻常的呼然巨响，使阿秋吓了一跳，跑到走廊上来了。然而走廊上寂无一人，她把食堂的门拉开一道细缝往里面瞅时，不见了妙子，而幸子和雪子正在从餐具橱的抽屉里拿出桌布，收拾花瓶什么的。

“什么事？”

“没什么，多半是……”阿秋惊惶不安地把头缩回去。

“小妹刚才回去了，只有太太和我吃饭。”雪子说。

“那件事，要在闲聊时讲出来就好了。”事后，雪子只是对幸子讲了这一句话，象是已把这事忘却了似的。终于，悦子和

贞之助都没有感受出那天上午发生了什么事件。只是第二天，终日不见妙子，悦子和阿春感到诧异："今天小姨是怎么了？……不是得了感冒吧？"而幸子也若无其事地应付说："小妹今天可是很难得地缺席了。"而私下里她却担心，或者她不会来了。

然而，第三天上午，妙子却若无其事，满不在乎地来了，而且毫不拘束地找雪子讲话，而雪子也愉悦地回答着。妙子说："奥畑象是不去满洲了。""是吗？"雪子只漫应了一声。此后，谁都再也没提起这问题。

过了几天，幸子和雪子在元町的街头，偶然遇见了井谷，听说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近日内，井谷准备把她的美容院转让他人，为了研究最新式的美容术，再度赴美。井谷的朋友中也有人劝阻她说，当今正处在世界动乱之中，也担心美日之间会发生什么冲突，还是稍微等一个时期为好。但井谷说："老那么等下去，也不见得那种担心就会消失。即使要发生什么事也不见得三两天就会打起来。所以我要抢在那以前紧急地去跑一趟回来。近来旅行护照也相当难弄，不过我自己有特别的门路，这也准备妥了。时间大体预定为半年或一年。"幸子们问她："既然时间短暂，那另好不容易开办的店子，不转让不行吗？"她说："实际上，我几年以来就想迁往东京。趁此机会离开神户，将来回国以后打算在东京开业。"幸子们并非初次听见这些话。当去年她的因中风长期卧病的丈夫去世时，也仿佛听她说过这个计划。现在她亡夫的一周年忌辰也过了，越发有了实行迁移计划的决心。而且她以平日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处理事务，象是心急火燎地要离开此地似的，照料家业的人也已经决定了，转让手续也办好了，连船票都似乎预定下了。她说："这件事在朋友之间传开了，谅必会有人要举行送别会什么的。

但是因为时局的关系，我想谢绝这类礼仪，而且因为事情急迫，无论如何也没时间领情。就是不拘形式地挨户告别我都告免了。”井谷说的就是这些。

幸子想：“不管井谷自己怎样说，她的美容院在神户颇有名气，她也是个知名人士，大概总会有人发起举办欢送会。特别是在雪子的事情上承她予以各种帮助，如果没举办欢送会，我们也得为之设席饯行。”这天晚上幸子还和贞之助合计了此事，第二天早晨很快就收到了井谷铅印的通知书，写道坚决辞退送别会等礼仪，乘坐明晚夜班车去东京，预定在启碇前在帝国饭店停留，已经没有时间接受任何一处招待等等。这样一来，只有三姐妹拿点什么礼品，在今明两日内去向她致意道别。由乎难以选定礼品，终于这一天没去成。第二天上午贞之助走后，幸子正在和雪子计议送何礼品，这时井谷来了。

“难得您这么忙还来了。欢迎、欢迎。我们正在说今天三个人去看您呢！”“不，不，请不必费心，您好不容易去一趟，可店子已经转让了，冈本的家里也让给弟弟夫妇住，今天起开始搬家，正弄得乱七八糟的……”她说，“作为补偿，本应由我登门向各位辞行，只是没有时间，哪一家我也没去。只有您府上，总觉得不来便过意不去似的，另一方面还有点话想和您讲。”“不管怎样，您请进来坐坐吧。”井谷晃地看了一下手表：“那么，坐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吧！”说着被让进了客厅。

“虽然我不会在美国呆很久，但从此就离开神户了，想到这里就有些留恋。请原谅我这样说，特别是贵府上的各位，不论是太太，还是雪子小姐，小妹，我都非常喜欢……”井谷还是那张快嘴，想要在短短的时间把必要的事情噼里叭啦全倒出来，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你们莳冈家三姐妹，各有特色，

虽然相似，但都有清楚的个性，真是齐齐崭崭的好姐妹。老实说，神户这块地方，并没有使我恋恋不舍的东西，只有莳冈家的各位，我真想和你们长期交往。今后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亲近你们，这是莫大的遗憾，今天见着您二位我很高兴，可惜没见着小妹……”幸子说：“小妹马上就该来了，让我去打个电话吧。”说着幸子站起来了。“不、不，”井谷竖了竖腰又说，“虽然可惜，只好请你们向小妹问好了。哎，虽然在神户见不着了，但是离上船还有十来天，如果有机会，请你们三位到东京来一趟。”接着，她又说：“不不，我不是想要你们送行，实际是在东京我要向大家介绍认识一个人……”

井谷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接着又说：

“当着小姐的面，在这样慌忙的时候，提出这件事，真不知怎么样？但是我要离开神户时最大的心事就是，尽自己的薄力，却没有给雪子小姐介绍一门好婚事。不是我说奉承话，尽管我没福份有这样一位好姐妹，但我总觉得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迫切愿望了却这番心事。哪怕是现在不能做到，也想把小姐的婚事弄出个眉目来，所以我要向您这方介绍一下这个人。

“这家人的姓名您大概也知道，就是明治维新时有过功劳的公卿华族姓御牧的子爵。不过，为国事奔走的是先一代的广实，而现在的户主广亲是他的儿子，这个人也已有相当大岁数了，他曾在政界活跃过一个时期，参加了贵族院的研究会，但是现在隐居在祖先所在地的京都的别邸消磨着悠闲的岁月。

“自己因偶然机会认识的是御牧家的庶子御牧实。听说他从学习院出来后进入东大学习理科，中途退学，去了法国，在巴黎学了一个时期绘画，又研究一阵法国菜，说是学了各种技能，但是，总之是哪一门也没搞多久，又去了美国，不知在哪

个不太有名的州立大学修学航空专业，不管怎样，确实在那里待到了毕业。毕业后他也没回日本，在美国到处步行流浪，还去过墨西哥和南美洲，在那段时间内，有一阵子国内的汇款也断绝了，为生活所迫他也干过餐馆的厨师和招待，也回头画过油画，试着搞过建筑设计，凭着生性机灵又加上见异思迁，做过各种活路，倒是自己的航空专业，从学校毕业后就全然放弃了。

“从八九年前回国以来，他一直没有固定职业，东游西荡。几年以前，偶然地一半是凭兴趣为友人搞了个房屋设计，意想不到竟获得好评。渐渐地，别人也认为他在这方面确有才能。因此，他本人也来了劲，在西银座的某座大楼的一角开办了一个事务所，成了专职的建筑师。只是御牧实的设计洋溢着西洋的近代趣味，相当豪华，耗费金钱，在中国事变的影响下，渐渐地订货锐减了，因为业务实在太冷清，开办不到两年，又不得已把事务所关闭了，现在他又赋闲了。

“大致是有这么些个经历的人。

“他最近在寻觅配偶，主要是周围的人为他担心，说是一定得让御牧娶上妻子。据我所说的是，他今年四十五岁，在外国生活多年，回国后也想过那种无拘无束的独身生活，不想组织家庭，直到今天还没有夫人，乃至类似夫人的什么人。当然，在西洋也许什么风流事都有过，回国以后也似乎曾在新桥赤坂一带冶游，过了一阵放荡生活。而这也只到去年就结束了。现在他象是没有过那种生活的经济能力。

“他在青年时代，曾从父亲子爵手中分到一笔财产，他用那点钱放浪了半生，是个光知道浪费不知道积攒金钱的人。所以那笔钱已经花光了，所剩已无几何。因此，他想要做个建筑师，虽然迟了一点，但毕竟还是有凭这门技术自立的意图。所

以，只要时局变好了，还是能很好地混下去的，不幸的是眼前受到了这么个挫折。

“不过，他是常见的那种类型的华胄子弟，交际娴熟，谈吐风趣，兴趣广泛，天然以艺术家自居，天生的性情宽舒，所以，他本人毫不为婚事感到苦恼。而周围的人甚为忧虑地劝说：‘你那样做不合适，还是想办法成个家吧。’就这样才提起了这事。”

据井谷说，她之所以认识这个人，还是去年从目白毕业后当了《女性日本》杂志记者的女儿光代介绍的。而御牧很为这个杂志社的社长国岛所器重。国岛曾请御牧为他设计位于赤坂南町的住宅，建成后很合他心意，从那时开始，御牧也在国岛的家庭里出入了。国岛夫人也很看重他。

在御牧拥有建筑事务所的时期，《女性日本》社也设在西银座附近，他几乎每天都来杂志社，和全体社员都厮混熟了，而和井谷的女儿关系特别密切，老是喊“阿光、阿光”的。这是因为井谷的女儿也颇得社长夫妇欢心，把她看成家里人一样。所以，井谷有时去东京，由女儿领着去社长府邸请安时，在那里遇见了御牧。初次见面他就说笑话逗得人直乐，只见面一次就立刻很亲密了。究竟井谷去东京并无他事，只是女儿受到国岛的青睐，去年以来井谷三次上京去国岛邸宅致谢。其中有两次遇见了御牧。据女儿光代说，社长夫妇喜爱赌博，经常彻夜地玩纸牌、桥牌和搓麻将等，总是拉着御牧和光代作陪。

井谷说：“这话儿由母亲口里说出来真可笑——”她虽然解释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女儿性格相当洒脱，与年龄不相称地颇有博奕才能，而且加上性格要强耐力也好；即使一两晚不睡白天照样若无其事地去社里上班，比别人要活跃得多，也许

这也是使社长夫妇称心的原因吧。”

井谷为了准备出国，最近到东京去了两三次，请求国岛帮忙弄旅行护照，因此又有机会和御牧见了面。而且最近在国岛府邸里，每每遇上人们围着他大谈“要让御牧君娶妻”一类的话。而国岛夫妇是最为热心的首倡者。国岛和御牧的父亲子爵有一面之交，只要御牧找了一个理想的对象与其结婚，他准备去说服他父亲，多少要些钱来以建立一个家庭，维持眼下新婚夫妇的生计。国岛也抓住偶尔来他那里的井谷问：“有什么好对象的话，请您一定得介绍。”

井谷一口气说到这里，又看了一下表说:“没时间了，我加紧说吧!”接着又继续说起来：

“我听他这一说，立即就想到了这是一门很适合莳冈家小姐的姻缘，但遗憾的是机会不好，只要自已待在日本，当场我就会立下保证:‘我知道有一位好小姐，一定为他介绍。’早早地来牵线搭桥，可是无论怎么说，出国的日期迫近了，真是没法，我一想到这里，几乎要说到口边上的话都咽下去了。回到神户后，我老惦着这事儿，这真是一门珍贵的亲事，不能想想办法吗?

“因此，作为参考我给您说一点有关御牧的情况。刚才我讲了年龄是四十五岁，大概比您家先生还年轻一两岁。容貌象长期住在西洋的人一样，头已秃了，肤色较黑，谈不上是美男子，但长相毕竟很气派，一看便知是上等人家出身。体格魁梧。不论从哪方面说都很福态。他经常夸口说，从没得过一场真的病，无论怎样劳累也挺得下去，真有副健壮的体魄。

“其次，最为要紧的是资产。在学生时代分家时，他得了十几万元，但可说已经几乎一文不剩了。听说后来又向父亲央求

过几次，有一两次也要了一些，当然这些钱也花光了。无奈他一有钱就大手大脚，挥金如土，一夜之间变得赤贫如洗，因此，他父亲也丧失了信心！无论给他多少钱也无济于事。国岛也说：'已经四十五岁了，还过着游手好闲的公寓生活，这太不适合了，父亲以及社会上理所当然地不相信他。所以，首先得安个家，哪怕是去挣工资也好，每个月自己取得一定收入。这样，子爵也会放心了，多少会要给一些钱。不过，因为这是经常性的补贴，真的只要“多少给一些”也就行了，无须要大量的钱。依我(国岛氏)看，御牧生性机敏，当我看到他为我设计的潇洒的住宅，就认定他有很高的天分，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住宅建筑师，虽然用不着我，也打算不遗余力地充当他的后援。只是现在时机不好，以致生活穷困，但这只是一时的事，决不要悲观。由我去说服子爵让他答应关于结婚的费用购买新房款项以及这两三年的生活津贴这三条，多半是会成功的。'这些是国岛说的。

“大致就是这些情况，你们多少有些不满意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初婚，虽说是庶子还是继承有藤原氏血统的名门子弟，亲戚也都是知名人士，没有需要抚养的系累——我还忘了说了，他的生母即子爵的侧室，生下他不久就死了，他对母亲象是毫无记忆了——通晓法国和美国的言语风俗，讲来趣味横生。无论怎样说御牧都很不错，我想全都符合这边的条件，你们看怎么样呢？我和他交际还浅，最好还是由你们仔细去调查一下。不过，从至今为止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是个待人柔和、和蔼可亲的人，似乎想不出他有什么其他缺点。只是非常喜欢纵酒，我也撞上过几次，不过，喝醉了时，只是更加使人觉得有趣、可笑……

"我没有当场抓住这门亲事，回来后还不断觉得惋惜，一直没死心，总是在想，谁来代替自己从中撮合呢？但要说搭桥的话，对方是那样一位长于交际的人，不会有什么麻烦。只要初次介绍认识了后，以后，由国岛夫妇去从中调处双方。假如你们认为这件事还可心，就请这样去进行。另外，还有我女儿光代也可以帮忙。别看她年纪小，可是个爱卖弄小聪明、狂妄的女孩子，适合做这些事，要她去跑腿连络还是能做得到的。"

说着，井谷又瞄了一下手表："啊，糟了，糟了！"说着站了起来，"原来只打算打扰您十五分钟……真对不起！"说过以后又继续说：

"我要讲的全都讲了，以后就请你们考虑了，过几天，国岛在东京为我举办一次小型宴会，如果你们有意，就作为神户方面的代表列席。太太，雪子小姐——您姐妹邀齐了更好，尽量要小妹也去——大家都请出席好吗？那时，御牧也会到场，我只为你们介绍一下，事情是否要推进那是以后的事，这次只说是你们为我送行，和他见次面。反正我去东京以后，在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打电话来听您的答复，送别会的日期、时间也在那时告诉您。"说完后，她匆匆道了"再见"，就飞也似地出去了。

28

因为井谷慌慌忙忙，刚才幸子竟忘记问她今晚是坐什么时候的火车动身，于是向冈本她家里打了个电话，她本人不在家，有人代她接电话说："听说辞退一切人送行，开车时间也没说。"到傍晚估摸井谷回家了，又给她挂了个电话："关于您起先讲

的事情，我有话要说，一定得见您一次……”这么一来，井谷才好不容易告诉：在三宫站坐九点半发车的快车。

三姐妹加上贞之助和悦子，全家出动去送行。象这样三姐妹凝妆盛饰，由贞之助率领着外出，这是从去年秋天为双亲举办追荐法事以来，长时间不曾见过的。

“小姨今天不穿西装吗？”全部打点完毕，一起坐在晚餐的桌旁时，悦子看见妙子颇希罕地穿上一件绿底子起大朵白茶花的彩色日本和服，便直盯盯地注视着她问道。母亲和两位姨母流光溢彩地出现在悦子跟前，使她感到象每年看花时那样兴奋。

“怎么样？悦子，我穿和服合适吗？”

“小姨还是穿西装好看些。”

“穿和服看去象是太胖了些。”幸子说，

妙子近来也常常穿和服。她的小腿有曲线美，穿西装时，使人感到有一种少女的风韵。而穿和服时却把小腿的长处隐蔽了。意外地变得又矮又胖，原因之一是病后食欲旺盛，吸取了过量的养份，似乎比生病以前也胖了些。不过，据她说，自己原来腿脚很温暖，可是自那场大病以后，不知为什么穿西装时那腿冷得受不了。

“不，日本女人年轻时不论怎样时髦，一上了年纪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爱穿西装了。象小妹这也是成了老太婆的证据吧。”贞之助也这样说。

“哪怕是井谷太太那种人，在美国游历了一遍回来，出于职业的关系也得穿西装，可她平常总是穿和服。”

“真的，井谷太太总是穿和服——只是她已经是位老太婆了。”幸子说，“那么，刚才这事情，今晚怎么对井谷太太说呢？”

“这件事嘛，我是这样想的——这时不要过多地牵扯到婚

事上来，就说是出席井谷太太的送别会到东京来了不行吗？即算根本没这桩婚事，我们不也得去送她吗？”

“确实是那样的呢！”

“也许我也应该去送行，但是不凑巧，有事缠着去不成。只你和雪子去，小妹要去的话也行。”

“让我去吧！”妙子说，“正好也热闹一些，一来去送行，另外顺便看看好久不见的东京嘛。今年赏花我也没赶上，这还不让我捞回来？……”

究竟妙子不象两位姐姐那样和井谷有情分。她也是井谷美容院的座上常客，但井谷店子收费颇高，她有时也去其他店家。另外，只有雪子每每为婚事麻烦她。妙子并不感到欠了她这样的情。尽管如此，她对井谷那豪爽泼辣、毫不拘泥的气度和任侠仗义、富于男性气质的性格，平素就抱有不同寻常的好感。特别是去年她被莳冈家驱逐出来后，不由得交游的人也变少了，感觉到至今为止很亲密的人不假思索地突然开始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待自己。可是井谷却始终一贯以与平常不变的亲切态度对待她。尽管她的种种品行不端的风声，应该最早就会吹进容易传播这些流言的美容院主人井谷的耳中，而且一定连隐蔽的内幕都洞悉无遗，可是井谷象是没看见妙子的阴暗面，光看她好的一面。

妙子平素就很喜欢她这一点，听说那井谷今天上午来辞行时，特别说“想要会会小妹”，“一定要她一起去东京”，更是感激不已。每当提出雪子的亲事时，妙子总被当作制造障碍的、见不得人的人。然而，井谷却为她辩解说：“莳冈家不必为这个妹妹感到不名誉，相反应该看到妙子的特色。有这样的好妹妹，堂堂正正地把社会上的流言驳回去不行吗？”即使对她

暗中讽劝的这番苦心，这次不去东京送行也过意不去。

“那么，小妹也去吧。这种场合多去些人热闹些才好。”

“但是，最要紧的雪子，”幸子看了看在旁默然独自笑着的雪子说，“却不太想去。”

“为什么呢？”

“她说‘三个人都走了，只有悦子一个人在家里’。”

“尽管那样，你，还有雪子是非去不可的。反正只有两、三天，悦子会好好在家里待着的。”

“二姨，你去东京吧，”悦子大人似的口气说。近来，她也渐渐懂事了，“我好好儿地在家里，有阿春在，一点也不会寂寞的。”

“那么，要雪子去东京，还得有一个条件。”

“嗳，什么条件？”

“哼！哼！”雪子还是只笑笑。幸子接着说：

“她说：‘怕对不起井谷，还是得去送送。但是，一去了结果又会把我留在涩谷。’所以她不想去。”

“的确呢！”

“不去涩谷不就行了吗？”妙子说。贞之助反对说：

“那可不行，还得去露露面，否则以后知道了就麻烦了。”

“那么，什么时候再让她悠悠地去一次得了，这次就带着她去了就回，由我去好好解释，说是我这样保证了，她才去的。”

“雪姐你那样不喜欢东京，这次的事也就首先不要抱希望了。”

“我也想一定不行。”悦子接着妙子的话说，“二姨要出嫁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还是不要嫁到东京去。”

“悦子，你懂这些事吗？”

“我不懂。只是到东京那样的地方去了，二姨怪可怜的。

是吗？二姨。”

“喂，你别说了！”幸子制止了悦子，“我是这样想的——那个御牧是公卿子弟，从血统来讲是京都人，只是现在住在东京的公寓里，也许可以让他住到关西来。”

“是的，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为他在大阪一带找个工作，也许他会住到这边来的。哎，至少那个人的身体内，确实还流着京都人的血。”

“虽说是关西人，京都人和大阪人的气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京都的女子还好，不过男子就不太怎的。”

“喂，喂，你那样挑毛病可不行呀！”

“尽管如此，也许这个人是在东京出生的，但是在法国和美国住了那么久，和普通的京都人是不相同的。”

“我不喜欢东京那地方，至于人嘛，我不知道东京的人好不好？”雪子说。

贞之助说，关于向井谷赠送的纪念品，留待到东京的送别会之前去决定，今晚暂且送她一束花。因为要买花，吃完饭后就早早地去了神户。在元町买了花后，决定在月台上由悦子献给井谷。

在候车室内，本应多来些人送行热闹热闹才好。而她故意隐秘了发车时间，所以场面比较冷清。尽管如此，以她的两对弟弟弟妹——在大阪开业的村上医学博士夫妇和在国分商店当店员的房次郎夫妇——为首，一共有二、三十人在场。特意盛装前来的莳冈家三姐妹，顾虑到周围的气氛，就没有脱大衣。

幸子走近井谷身旁说：“今天上午那事，实在太感谢了。”说着就和主人交谈起来，“临到您要出国了，还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对于您这番美意，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才好。听您那一说，

我们更要去东京了，但即使没有那件事，我们仨也一定得出席送别会的……”幸子说过后，贞之助又再三向她致谢。井谷说：“哎，我真高兴，难得你们大家都来了。”她异常喜悦似地说，“那么，请你们一定等着吧，详细情况，明天必定打电话来告诉你们……”临到火车开动了，她从窗里探出头来致意时，还重复说了一遍。

第二天晚上，她如约从帝国饭店打来电话：“送别会定在大后天下午五时，会场设在帝国饭店内，出席者有：我和女儿光代，国岛权藏夫妇与其小姐、御牧，另外神户方面的代表有你们三人，确定一共有九人。”接着，她又问：“你们来东京后打算住哪里呢？你们在东京有本家，我想你们会住那里，但为了便于联络，索性住在帝国饭店如何呢？从这个月到下个月，东京举行二千六百年祭典，几乎全部旅馆都住满了。幸亏国岛的一位亲戚订下了这家旅馆的一间房，说是让给你们来住，他住国岛的府邸里去……”幸子听她这一说，考虑了片刻：反正这次妙子也一起来了，雪子也说过，要尽可能地不让本家知道，于是回答说：“既然这样，虽然对不起您，还是照您说的那样办吧；我们坐明晚的夜班车或者后天早晨的快车来东京；本来应该停留到开船的那天送您去横滨，但是三个人那样长时间地不在家也不行，无可奈何，参加了送别会我们就失陪了；因此，只要歇宿两晚——后天和大后天即开会的那天——就行了，顺便还想看看歌舞伎座，也许还得多停留一晚。”井谷听说立即回答说：“那么，我给您买下歌舞伎座的票得了，可能的话，我来陪你们看吧。”

第二天，正巧买上了大阪发车的夜班车卧铺票，所以这一天中，三姐妹急着打点准备。幸子和雪子原想赶在今天去烫头发，但是井谷的美容院没了，不知上哪里才好，只盼着妙子来

以后，由她领着去她熟悉的店子。她们不断地唠叨着："今天小妹来迟了。"说着说着上午过去了。早已独自麻利地准备妥当了的妙子到了下午二时左右，头发烫得好好地走来了。"怎么了？还想等你带我们一起去烫头发呢！""在东京烫不好吗？帝国饭店里就有美容院。"妙子满不在乎地回答。"真是的，就那样办吧！"此后，慢慢开始商量带哪些替换衣服，把大小两个皮箱、皮包装满了行李，吃完晚饭装束完毕时，已经没有裕余的时间了。

29

"对不起，您是莳冈太太吗？"翌晨，当三人走下东京站的月台时，一个穿西装的小个子姑娘匆忙跑过来，象是要搂着幸子似的说道，"我是光代——"

"啊，井谷太太的……"

"很久没见到您了。家母本应该来接您的，但是这个那个地忙不停，所以由我作代表……"光代一边说着，看了一眼三人带的行李，"我去叫搬运夫来吧！"说着又马上"叭嗒叭嗒"跑去找来了一位搬运夫。

"那就是雪子姑娘和小妹姑娘了罗。我叫光代，真有很多年没见着您二位了。承蒙你们常常照顾家母……这次又三位一齐出动，真是不敢当呀。昨天晚上家母说到这事，还满心的高兴呢……"

大件行李由搬运夫扛走后，还剩下零零碎碎的几件包袱、化装包。

“这些我来拿吧——不，不，让我来拿，让我来——”说着从三个人手中勉强夺过去了，在拥挤的人群中敏捷地钻来钻去，挤到前面去了。

还是这姑娘在神户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念书时，幸子们见过她一两次吧，并不怎么熟悉，而这时看她又出落得相当风雅了，要不是她自报名字，一定认不出她来。然而，母亲井谷虽然瘦削，但身材高挑，可这姑娘以前就矮小，现在也一点没长高。往昔她是肤色稍黑的圆脸，胖乎乎的身材，现在虽然肤色变白了，可是脸和身子都相反地缩小了，手脚都只象十三、四岁的孩子那样大小，与三姐妹中最矮的妙子相比看来还要矮五、六分。和服外面罩着大衣的妙子，虽说矮却很丰满，而光子看来却颇瘦弱。确实象她母亲说的那样，她喜欢卖弄小聪明。而且说话也奇怪地和井谷相似，噼里叭啦喋喋不休，使人感到她象一个早熟的孩子。雪子被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姑娘一口一口地叫“雪子姑娘”，弄得又难为情，又不愉快。

“也真是，光代小姐一定也很忙，麻烦你来接我们，真是不敢当。”

“不不，请别客气，不过，老实说，这个月是两千六百年祭①，举办有各种活动，我们杂志社也相当忙。正在这时，又要忙母亲的事……”

“最近，阅舰式已经举行了吧。”

“阅舰式的第二天，是大政翼赞会②的成立典礼，接着靖

① 1940年，据说是神武天皇创业二千六百年，11月10日，在全国范围展开庆祝皇纪二千六百年活动仪式。这种“纪年说”，已由国史学者津田左右吉等人研究证实纯属捏造。

② 日本政府为推行“新体制”运动而建立的法西斯组织。

国神社的大祭也开始了，二十一日举行阅兵式，这个月东京可热闹呢，旅馆呀哪里的都超员了……啊，是的，是的，原订那间客房的预约也到期了，虽然重订了，但是这间房不怎么好……”

“行，行，什么样的房间都行。”

“房间狭窄是没有办法，还只有两张单人床，我想那不成，好不容易替换了一张双人床。”

沿途在汽车中，光代还说，因为是这种情况，原来打算尽量买今天的歌舞伎的戏票，而在十天以前，按普通的途径就买票不到了。尽管这样，靠杂志社的关系总算会买上后天的票子。另外，那天除了自己母女外，还有母亲早几天跟他们说过的那位御牧作陪，不过六个人的座位不在一起，等等。

“这房间实在太狭窄了……加上这一方光线也差，真是太不适合了，请你们委屈委屈吧……”

光代把三人送到房里，把手上提的行李安放好后，立即走到门口去了。

“家母刚才出去了，不多久就会回的，她说了一回来就来拜访你们……那么，我这就去社里了，以后再来看你们。你们要去银座买什么东西吗？如果有事的话请随时打电话来……”她说道，“电话号码在这里。”说着，用她那娃娃似的手指——尽管如此，还是象一般成人一样指甲上染了蔻丹——从口袋里捏出一张名片。

幸子挂心着头发，想在今天之内去烫一烫，转而想到自己和雪子坐这一夜火车也够累了，今天不要太勉强了，还是休息一下为好。反正不多久井谷就会来，现在也决不能倒头大睡，但是可以解了腰带暂时休息——她时刻都在担心雪子的事。也许是从

那以来不断的注射治疗有了效果，近来眼缘的阴翳虽未完全消失，但也大致上淡薄了。但是，多半雪子也快要来月经了，一看她那因火车旅行疲劳而发灰的脸色，就联想到在这种时候那雀斑常常会变得更显目。因此，幸子认为在这种场合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雪子累着。

“怎么样？雪子。定在明天还算好呢，今天实在太疲乏。”

“就是今天也无所谓……”

“送别会是傍晚五点，明天也还有时间，今天嘛，暂时休息一下，再去银座走一走，也还有些东西要买……”

“我可躺下来了啊。”妙子刚才进屋时，毫不客气地占据了那张最为舒服的“凵”字型的沙发椅，精疲力尽地横倒在上面，而在姐姐们讲话的时候，她又麻利地脱下和服外褂，解散腰带，曲着身子躺到双人床上去了。从前的她，在这种场合，总是脸上毫无倦意，把两位姐姐甩到一边，兴致勃勃地飞出去了。可是，近来她渐渐地丧失了昔日的那种活泼劲儿，动辄就不顾场所地伸着两条腿呀，枕着胳膊睡觉呀，大声地叹气呀，那些天生的粗俗的举止变得更加恶劣了。也许是还没真正恢复健康，反而变得过于肥胖了，无论做点什么事都很费力似的。

“雪子你也躺一下吧！”幸子说。

“嗯。”雪子一边答应着，走近妙子刚才占据的、搭着和服外褂的沙发椅旁，悄悄地拿开那件外褂，腰带也没解，好端端地坐下去了。这间房只有两张床，到晚上只有她和妙子睡那张双人床，但那床比一般的要窄，眼下她不想靠到妙子旁边去，一方面，她这也是打算照顾幸子，让她睡单人床。而与躺下了的妙子相比，倒是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幸子想，雪子是否在担心呢？不久，她从那张单人床上坐

起来看时，雪子独自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和妙子都没有睡着。

“小妹，我们现在去洗澡吧。”幸子和妙子轮流洗过澡后，还是把雪子叫醒来洗了澡，三个人吃罢了中饭。但是，期待着的井谷却没有来。下午，三姐妹到银座去了，而成为悬案的饯别井谷的礼品，怎么也没买齐。她们一边走着浏览着各处的橱窗，一边左思右想，最后想起了，出国的人不会喜欢洋气十足的东西，也许买点什么日本的特产会更使她高兴些。于是她们走进服部的地下室，买了一只螺蛔匣子，作为幸子送的礼物。又另外在御木本买了一枚镶珍珠的玳瑁别针，算是雪子、妙子联名赠送的。姐儿仨就这样走一阵已累得够呛，在野鸽商店休息了一阵，还有些东西没买。

“回去算了吧！”妙子首先站起来说。四时半左右她们回到了旅馆。进房间看时，桌上摆了一瓶兰花，旁边放了一张井谷的名片，上面写着：“回后请通知我，我等你们一起去喝茶。”

“又喝茶，不是刚才喝过茶了吗？”妙子又占着那张沙发，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其他两人也想喘一口气，倒在双人床的两端。但是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又刺耳地响起来了。

“是井谷太太。”幸子说着拿起了话筒。

“从今天上午就外出了，非常对不起。我刚才回来，现在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茶，请大家都到前厅来。”果然是井谷在催促她们。

“好，好，我正想要挂电话给您呢。……好，好，马上就来。”

“我就不去了吧，就二姐和雪子去得了。”妙子央求说。幸子勉强地劝说着不想动弹的妙子说：“那样的话，对不起井谷太太，她说了请小妹也来，我们也很疲劳了……”好不容易三姐妹才又来到了前厅。

30

互相道寒暄完了，井谷说："刚才，委托的某人来通知我了，确已买好了后天的戏票，只有你们三人的座号是相连的。另外还有两张连在一起的，我和光代坐，只有御牧单独坐开了。"以这件事开始，在喝茶的过程中，井谷巧妙地把御牧的话题穿插进去了。不知不觉在闲谈中，井谷告诉幸子她们许多情况。

井谷不仅已把雪子的事讲给国岛夫妇和御牧听了，甚至把老早以前留在井谷手头上的雪子的照片也给他们看了；他们对照片的评价非常好；昨天晚上在国岛家里，她还讲了雪子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那么大岁数；御牧说，不用看人光看了这照片就行了，只要莳冈方面没有障碍，他这方面先作些娶雪子的准备；井谷不想做溜溜光的媒婆嘴，所以，把莳冈家庭的事情——涩谷本家和芦屋分家的关系，姐夫辰雄与雪子妙子不和的经过和原因——尽她所知的毫不隐瞒地讲了；不过御牧听见这些事毫不在意，并未改变结婚的决心；过去，他也有过放荡生活的经历，不知是对此非常理解呢，还是变得超然物外了，总之是看得甚为恬淡。

雪子和妙子察觉谈话渐渐深入到那方面去了，等到茶喝完时，就匆匆离去了。井谷目送着远去的雪子的背影说：

"我把雪子脸上有雀斑的事儿也讲了，"她更加压低了声音说，"我想与其以后被他发现，倒不如先讲给他听要好些。"

"您讲得可真好，我心里也要轻松些……不过，从那以后，由于不断治疗，象您看见的那样，现在已经不太显眼了。而且

结婚以后会全部消褪掉，这些情况也希望您去说明一下。"

"是的，是的，这些我也讲了。他说：'是那样的吗？结婚以后看着那雀斑慢慢地消了，那才高兴呢！'"

"嘿！"

"还有就是那位小妹的事——我不知道太太您是怎么想的——就算社会上的各种传言都是事实，我想他也不会怎么介意，哪个家庭里都有个把出格的人。而且，还说不准有这么个人还有好处。御牧先生也说：'即便是妹妹怎么样也不要紧，我又不是娶的妹妹。'"

"嘿！照这样说，他可是个少有的通情达理的人啦！"

"毕竟他也放荡过一阵，在这些地方象是看破了似的。他说：'妹妹的事情于我没有关系，无论有怎样的事实，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也没问题。但是，您不愿意讲的话，我也用不着打听。'"

井谷看见幸子放心落意的表情，马上问：

"最重要的是，不知道雪子姑娘是什么个心思？"

"啊，那个……实际上，还没有……"

老实说，对井谷说起的这门亲事，幸子一开始就动了心。但这次上京的主要目的是出席送别会，至于亲事，也不是没有放在头脑中，只是尽量摆在第二位去考虑，不过见见面而已，采取的是这样一种不很积极的态度。这是因为那种恐惧没有消除，担心过于表示感兴趣和主动，到头来会落得个灰心丧气。因此，到现在还没去试探雪子的口气。眼下，其他各项条件都适合，很有希望。难点只是早几天提到过的要出嫁到东京，雪子本人有所犹豫的大致也是此事。不，老实说来，时至今日，如果嘱咐雪子不要那样任性，她也不会纠缠在此事上。所以，不如说幸子自己不愿意让这个妹妹远嫁东京，而想尽可

能地让她居住在京阪神之间。

于是，幸子问井谷："御牧先生将来住在哪里呢？如果京都的尊父答应给他买房子，会到哪里去购置呢？我说这些决不是把它当作条件。但是，是非在东京不可呢？还是只要有个工作在关西定居也可以呢？作为参考条件，也请您去询问一下。"井谷说："可以。无意间没有问这些事，不过，我尽快去打听一下吧！"井谷接着说，"可是，我想恐怕会在东京，是东京的话，就不愿意吗？"听井谷这一反问："不，不，不是特别……"幸子慌忙答道，"不是那个意思……"这时，她支支吾吾起来。

"过会儿吃过晚饭后，或许光代会邀御牧先生来，那时请到我房间里来玩玩。"井谷说完后，两人暂时分手了。

果然，八点过后，井谷打来了电话："你们都一定很累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来了，请你们三位无论如何一齐来玩玩……"

幸子从皮箱里拿出几套衣服来，摊满了两张床，帮着雪子换好了衣服后，自己和妙子也换了装。这期间，井谷又打电话来催了一次。

"呀呀，请进来！……"当幸子敲门时，光代说着从里面打开了门。

"这样乱七八糟的，真对不起。"

房间里放着五、六个皮箱，许多装西装的纸盒，各方面赠送的饯别的礼品以及准备去美国用的物品，房内全都摆满了。

御牧看见三姐妹时，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介绍完毕后也没坐下去。

"我坐这儿行了，请到这里来坐吧！"说着，他坐到暖气管上去了。各种形状的椅子一共只有四张，所以，只有三姐妹和井谷坐着，光代坐在床头上。

“怎么样？井谷太太，客人们也都来了，”看来御牧是在继续个什么话题，“观众来了这么多，您一定得穿一件给我们看看。”

“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御牧先生看见。”

“话虽这么说，反正我要送您上船，即使您不愿意，也得让我看见。”

“不过，上船时我也打算穿和服。”

“哎？在船上也一直穿和服吗？”

“大概也不会一直穿，但是我想尽量不穿西装。”

“这家伙主意可不坏！那么，您为什么准备那么多西装呢？”说着御牧转向幸子她们说，“啊，请问你们一下，刚才讲的是井谷太太的服装问题。怎么样？你们见过井谷太太穿西装吗？”

“没有，”幸子回答说，“没见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穿西装是个什么模样。”

“东京的朋友们全都这样说呢。甚至阿光也说没见过。今天一定得穿一次给我们看看。”御牧又转向井谷，“怎么样呢？井谷太太，即使被我们看一次，让大家考查一下也有必要嘛。”

“瞧您说什么哟？现在让我在这里光着身子吗？”

“哪里，哪里，我们可以到走廊里去嘛！”

“那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御牧先生，”光代出来帮忙了，“但您可不能那样欺负我妈妈哟！”

“那么说来，小妹最近也常常穿和服呢！”井谷好不容易脱开了身。

“真滑头呢，让您混过去了。”

“哎，近来小妹穿和服的时候多些。”

"别人说，这也是我渐渐变成了老太婆的证据呢。"接着幸子的话，妙子一口纯粹的大阪话说道。

"不过，那样说也太不礼貌了，但是，"光代从上到下打量妙子绚烂的衣着说，"不知道小妹小姐穿西装是否一定合适，只是穿和服也决不是不好。"

"光代小姐，你说话当中，为什么称这位妙子小姐叫"小妹"呢？"

"嘿，御牧先生您还不知道京都人的习惯叫'小妹'吗？"

"似乎只有大阪叫'小妹'，京都不太这么叫。"幸子说。

"怎么样？吃点吧！"井谷说着拿出一听象是别人赠送的巧克力点心，大家都饱饱的，谁也没伸手，只是粗茶喝得很多，光代建议母亲"招待一下御牧先生吧"，说着从房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来，御牧也毫不客气地说："招待，请放在这里！"把酒瓶要到自己手旁，一边慢慢啜着一边说着话。

井谷巧妙地引出话题，毫无羁绊地交谈下去了。井谷问："御牧先生要安家的话，一定得在东京吗？"以这个问题为起端，御牧把自己的身世和将来的计划，都渐渐透露出来了：

"刚才，光代小姐说我是京都人，其实御牧的家族从祖父一代已经移住到东京小石川的本宅，所以，我是在东京出生的。到我父亲那一代都是纯粹的京都人，而母亲是深川人，所以，我身体内京都人和江户人的血液各有一半；我年轻时也并不太对京都的土地感兴趣，毋宁说是憧憬欧美的生活吧？而近来竟对祖先居住的土地萌发了一种乡恋。而我父亲年老以后也象是怀念京都了，终于抛开了小石川的本宅而栖隐于嵯峨。想到这里时，我就感到这是命中注定吧。在趣味上也表现出来这种倾向，我渐渐体味到了古代日本建筑的妙缔，等到有时机

时，我打算重操旧业。在此之前我要尽可能地研究好日本固有的建筑，在今后的设计中大量采用其中的精华。我翻来复去地考虑，在京阪地方求个职业，在那里生活一个时期，或许还会有利于进行这种研究。不仅如此，他日我想要建筑的住宅的式样，与东京相比也是和阪神地方的环境要协调些，所以夸张地说，连我的前途都寄托于关西了。”

御牧后来又问："如果在京都安家，选择哪一带为好呢？"幸子说："在嵯峨，到处都有象令尊的别邸一类的建筑。"所以御牧说，要住京都就在嵯峨一带，限于南禅寺、冈崎、鹿谷方面。

不知不觉夜深了，他们还在聊着。这期间，御牧把那瓶威士忌喝了三分之一，还是若无其事的光景，尽管如此，随着醉意越浓他更加滑稽风趣了，时时吐出奇特的警句，使得满座大笑。特别是他和光代象是一对好搭档似的，不断展开辛辣的舌战，真象听相声一样。幸子们也忘记了白天的疲劳，丝毫没有睡意。

"哎呀，糟了！快没电车了！"御牧慌慌张张站起来了。接着，光代也站起来说："我也一起走。"说着他俩走了。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这一晚睡得迟。第二天早晨，幸子她们睡过了九点半。幸子没有等餐厅开午餐，就在房间里简单地吃了点面包，催着雪子去资生堂美容室。因为昨晚光代说，这家旅馆的一楼虽然也有美容室，但是资生堂的电烫是用一种新疗法，使用一种叫作左特斯的药液，不用把电热器具架在头上，省了不少麻烦。

她们走进去时，前面已有十二、三位客人，看这形势还不知要等几个小时。要是在神户井谷的店子里，遇见这种场合，看在面子上随便就混到前面去了。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施展那种

手段的余地。

在休息室里等候理发的期间，她们周围都是些不认识的东京的太太和小姐，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的。而且她俩也是压低声音说话，不好意思让人听出大阪口音，宛如陷落在敌国一样竦缩着，只有悄没声儿地听周围一片叽哩咕噜的东京话的对话："今天人可真多呀！"一个人说。"可不是吗？今天是大安日①，举行婚礼的人多，哪一家美容院都挤得满满的。"另一个人搭腔道。幸子想："的确是那样吗？那么，井谷定在今天举办送别会，也许也是为雪子讨个吉利吧。"这时候，客人从后面蜂涌而来，其中有两三个人说声"对不起，我预约了时间的"。用这种老手法抢先进去了。幸子们是在十二点以前来的，可马上就到两点了，她颇为担心是否赶得上今晚五时的送别会。"今后再也不到资生堂来了。"她忍着一肚子怒气，等得焦躁不安，而临出门时仅仅吃了点面包，到现在已经饥肠碌碌，颇不好受，特别是雪子，平素总是说"我比普通人的胃袋要小些"，一餐只吃一点点，又比普遍人要饿得快些，动不动就发生脑贫血。了解她这个毛病的幸子看着她那沉默、似乎心惊胆怕的样子，担心地想："她能坚持烫完发吗？"好不容易，过了两点后，号头轮到了，她让雪子先烫。等到幸子烫完时，已经是四点五十分了。正要出店时，听见有人喊："莳冈太太有电话！"她走去接时，"二姐，还没完吗？已经五点了呢！"毕竟妙子也着急了，她从旅馆挂来了电话。"嗯。知道了。现在已经烫完了，马上就回……"不知不觉在电话间露出大阪口音来，两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雪子，好好记住：大安日呀什么的，不要上陌生的美容

① 阴阳家说，这一天万事吉祥。

院。”幸子受了委屈似地说。

这天晚上，当她穿过走廊上急忙赶往宴会场时，还遇见刚才资生堂见过的五位妇女穿着礼服从那里走过来。幸子到了送别会的会场上，向井谷道歉时又重复说了那句话：

“迟到了很久……可别忘记了不要在大安日上不熟悉的美容院。”

31

她们停留在东京的最后一天，即第三天的上午到下午之间，照例是颇为忙碌的半天。

幸子最初预定，今天一天内只安排看戏，而明天上午去道玄坂，下午买礼品等，晚上坐夜班车回神户。而妙子却首先提出来，坐夜班车来时已经吃足了苦头，睡眠不足一直没恢复过来，所以希望早早回去，美美地睡一觉。雪子也赞成这样做。固然她们也疲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她们想尽量压缩逗留本家的时间。总之，她们打算乘坐明天上午的“燕子”号火车，而今天上午买东西，下午在去歌舞伎剧座前的短暂时间内，让汽车停在门前五、六分钟去本家站一站。对于妹妹的这种心情，幸子也并非不能理解。妙子不喜欢本家自不待言，就是雪子也有一年以上没回本家了。去年十月，本家给妙子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来东京，否则莳冈家和她断绝关系，二者必择其一。实话说，在那时本家也对雪子说了大致相同的话，只是闪烁其辞，未置雪子于不可回避的境地，所以雪子也就没把那话当真，完全无视这一切而自行其是。而本家自那以后也再没提过雪子的

去留问题。对应付雪子感到棘手的姐夫，或者是避免刺激雪子暂且听之任之，或者又是意图象对妙子一样断绝与不服从本家调遣的雪子的关系吧？但不论是怎样想的，这次去本家，姐姐似乎会说出一些与此相关的话，所以连幸子也不太想去道玄坂。老实说，顶上个月，幸子环游富士五湖顺便来东京时，之所以只在电话中和姐姐谈了会话，一方面也是当时患了眼疾，另一方面也是担心姐姐会传达姐夫的意志要雪子回去雪子又不情愿时，自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这些且作别论，不仅如此，幸子也觉得自己和姐姐生分了。这也许是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潜在的感情。自从去年四月，姐姐得知妙子病危后，寄来那样一封回信，幸子当时读过那信后就对姐姐产生了不快。

由于各种理由，幸子也想这次全不露面，悄悄地回去。可贞之助说过要让本家知道过门而不入就麻烦了。另外，她也想到，或许这次雪子的婚事有可能成功，有必要告诉本家知道，毕竟这次机会有多少？直至前天，幸子对这门亲事并没抱什么希望，而前晚初次遇见了御牧，在昨晚的送别会上，又听到了极力赞扬这门亲事的媒人国岛夫妇等人的介绍后，幸子了解了这些人的人品以及他们热忱促成这门亲事的美意，她那种不要马虎大意，以免陷入太深的警惕的心情陡然缓和了，在幸子印象中，昨晚的聚会是一次不费心思的极自然的会见，结果对于双方都很成功。最令幸子高兴的是，御牧和国岛不露痕迹地用心对待妙子，相继敞开胸襟和她交谈。幸子认为这是对方不视这方的弱点为弱点，暗地里给了她一种安慰。可是，对方又显得毫不做作，妙子也很坦然，和他们毫无隔阂，她那些拿手的模仿、惊人的警句也不惜接二连三地拿出来，使得满座大笑。

妙子是为了雪子，自己尽量扮演丑角以使气氛活跃吧。幸子想到这种发自对雪子的友爱的举动。不由地眼睛潮热起来。而妙子的这番良苦用心，雪子似乎也体味到了。极为稀罕地，昨晚她也很凑趣，春风满面地不时参加交谈。

御牧在席间也反复说："我准备在京都或者是大阪安家。"幸子想，雪子有这些人居中介绍，有这么一位丈夫，居住在关西或者是东京似乎都不成其为问题。

今天上午，幸子估计姐夫已去上班，就向涩谷的姐姐打了个电话，说是井谷这次出国，她们三人来东京出席送别会；预定乘坐明天早晨的特别快车回去，今天下午又与井谷约定了看歌舞伎剧，只有在看戏之前来看看她。另外她还暗示了，和井谷的送别会有关连，又提出了雪子的一门亲事，虽然还没取得怎样的进展。

从上午开始，她们在银座漫步，来回三四次横过尾张町十字路口，在滨作吃了午饭，然后在西银座的阿波屋前坐上出租汽车往道玄坂驰去。这一天，妙子一边跟在她们后面拖着，一边不断地叫"累呀"、"吃力呀"，在滨作的客厅里还枕着座垫躺了一会儿。而当两位姐姐要乘坐汽车去道玄坂时，她提出来说："我要避免去那里，本家已经和我断绝关系了，我去了姐姐也不好打招呼，我自己也不愿意去那里。"幸子劝她说："这么说也许是的，但只有你不去也太不自然了。姐夫暂且不说，姐姐是不会拘泥于什么'断绝关系'的，她一定想见你，特别是你得了那场大病以后，我想她说什么也想见你一面。你别那样说，我们一起去吧！""我很费力，还是不去吧。我去喝点咖啡，先去歌舞伎座得了。"妙子仍然推辞。既然这样，幸子也没再勉强，和雪子两人走了。

“请您耐心等一下。最多不过待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候车的工钱我们多给一些。”幸子们象叩拜一样一再恳求司机让他把车停在格子窗前了。

两人来到二楼的八席间，一边和姐姐相对而坐，一边眺望着房内那毫无变化的陈设：那张朱漆的八腿桌，赖春水写的匾额，泥金画的漆架，以及架上那座座钟。除开六岁的梅子，上面的孩子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家里不象过去那样吵闹了。

“哎，既然这样，回头坐汽车再来怎么样呢？”

“这附近能叫到回去的出租车吗？”

“以前走到道玄坂，怎么也能叫到，但是……倒不如坐地铁回去，到尾张町后走路去也没多远了。”

“下次再来悠悠地住几天吧……反正最近又会来的。”

“不知道歌舞伎座这个月演些什么？”

“茨木、菊畑，另外还演些别的节目吧……”

雪子看见梅子上楼来了，趁此机会说：“梅子，我们下去吧！”说着牵着她下去了。

“小妹呢？”当只有两人时，鹤子问。

“小妹到刚才还和我们在一起，不过，她说她还是回避一下为好……”

“为什么呢？……来一来不好吗？也真是。”

“我也是那样劝她的。但是……说真的，这几天接二连三地忙得够呛，她象是累得很，不管怎么说，她还没复原呢。”

幸子从对着姐姐坐下来的那瞬间起，就觉得这几个月来对姐姐的那种轻微的反感渐次消失了，只要离开远一点，那种不愉快的感情就涌现出来。而这样近在咫尺相对而坐时，姐姐仍然是昔日的姐姐，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当刚才把看歌舞伎剧

的事讲给她听时，幸子竟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似的，好不容易四姐妹聚集东京，偏偏撇下她一个人，不请她去看戏，象是故意在使坏。姐姐会不会这样看呢？姐姐生性慷慨大度，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才好。但是，她即使上了岁数，并未失去纯洁的少女之心，所以听说看戏还是想一起去的。另外，近来被本家视为命根子的大部分动产，因为股票行情下降，几乎变成一堆废纸，所以家计也一定日渐困苦。要没有这样的偶然机会，大概她也别想上戏院。想到这里，幸子为了分散姐姐的心思，于是尽量夸张地谈起雪子的婚事：对方已经有那个意思，只要这方面答应一定能成功；这一次多半会让姐姐姐夫高兴的，打算过不多久，让贞之助和他见次面后，再来和本家商量。

“今天的歌舞伎剧也是和那位御牧先生、还有井谷母女一起去看呢。”幸子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那么，我以后再来吧……”说着，就往外走，姐姐跟在幸子后面，走下楼梯时问道：

“雪子还是那样蔫儿不叽地一句应酬话也不讲吗？”

“这一次可不象平常，她话也说得多，又委婉、机敏。我想正是这个原因，这次的事才会成功似的。”

“无论怎么也是她想成个家了。来年不是三十五岁了吗？”

“再见——要是那样，我又会来的。”在楼梯下候着的雪子，在大门口对姐姐这样说完后，象是逃走似的抢在幸子前面走到户外去了。

“再见！向小妹问好！”姐姐送到马路上，靠近汽车旁继续说着：

“井谷太太出国，我不去看她一次恐怕不好吧？”

“不去也行，你又没见过她的。”

“不过，明知她来东京了，不去露下面又怎么行呢？……是哪一天开船呢？”

“听说是二十三日。不过，她不喜欢讲排场，说是要谢绝一切人送行。”

“就到旅馆去看看她……”

“我想那也不必要吧，不过……”

司机在发动引擎时，幸子和姐姐隔着车窗交谈着，幸子发现姐姐一边讲话一边却泪水汩汩流着。幸子直诧异，井谷的事和姐姐流泪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直到汽车开动时，那眼泪不断地滚滚流淌着。

“姐姐哭了呢。”汽车驶出道玄坂后，雪子说道：

“不知是为什么事，真奇怪呢！是为井谷太太的事吗？”

“哪能呢？一定是别的事。只是拿井谷太太的事来掩饰一下。”

“不知是不是想我们邀她去看戏？”

“是嘛，就是想看戏。”

幸子现在清楚了，姐姐为自己因不能看戏而哭泣这种孩子似的心理感到害臊，一开始拼命忍着，到最后终于忍不住而哭起来了。

“姐姐说没说要我回去呢？”

“还好呢，没有说。她满脑子都想着看戏。”

“是吗？”雪子十分放心似地说。

在戏院里，因为座位隔开了，没有进一步亲近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上了餐厅。连五分、十分钟幕间休息时，御牧还特意邀她们去走廊上聊聊。这位对洋玩艺儿兴趣甚广的御牧，对歌舞伎却是毫无所知，正象他自己坦白的，一点也不

知道旧剧的内容。光代嘲笑说，他连长呗① 和清元② 也区分不清。

井谷听说幸子们乘坐明晨的特别快车后说道："今晚终于要离别了。我很高兴你们送了那么好的礼品。还有各种必须商量的事情，不久让光代去芦屋跟您联系吧。"

散戏时，御牧提议走一走，于是六人联袂而行往尾张町方向走去，幸子和井谷稍微落在后面说着话。井谷简要地对幸子说了："象您看见了的，御牧先生兴趣很高，昨晚国岛夫妇会见了雪子小姐后，比御牧还要喜爱些。因此，御牧准备尽量在下个月内西下先到芦屋访问贵府，与您先生见见面。如果取得贵府上非正式的许可后，就请国岛去向御牧的父亲子爵说情。"

之后，六人在"野鸽"咖啡馆休息了一会。在西银座，光代和御牧说了"明天早晨来送行"后，就和她们分手了，剩下的四人步行回到旅馆。

井谷把她们送到房间后又聊了一阵，道了"晚安"后走了。幸子先去洗了澡，随后雪子替换她走进浴室去了。出浴后的幸子看见妙子还穿着观剧的衣着，短褂和服也没脱，靠着沙发横躺在铺了报纸的地毯上。幸子猜想她是跟着大家走累了，尽管如此，却感到那疲惫已极的神态颇不寻常：

"小妹，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但是一定还有别的毛病，回去后请栉田先生看一次。"

"嗯，"妙子只应了一声，还是吃力似地说，"不请他看我也知道了。"

---

① 配合三弦、笛子等唱出的一种歌曲，常与歌舞伎舞蹈等配合演出。

② 一种以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或其说唱的故事，曲调清婉，富于民众性。

“那么，是什么毛病呢？”幸子说着瞪着妙子那无神的眼睛，她侧脸靠着搁在沙发上的手腕上。

“我象是有三、四个月了。”妙子仍旧是平日那镇静自如的口气。

“啊？！……”幸子一下子没喘过气来，直盯盯地凝视着妙子，过了好一会，才好不容易问道：“……是启少爷的孩子吗？……”

“是三好的。二姐从他乳母那儿听说过吧。”

“是那个当招待的人吗？”

妙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虽然没请医生看，我想一定是那回事。”

“你想生罗？”

“照说是不想生……但是如果不生下来，启少爷不会死心的。”

象平常受到大的惊吓一样，看着看着，幸子的手脚尖都发凉了，意识到身体会激烈地颤抖起来。她感到当务之急是要使自己剧烈的心跳平静下来，她再也没和妙子讲话，为了消除天花板上照明灯具强光的刺激，她踉踉跄跄挨到墙边，关掉开关，又打开枕边的台灯，钻进床上被子里。雪子从浴室出来时，她已经闭着眼睛睡下了。其后，才似乎听见妙子慢腾腾地爬起来，挪到浴室去了。

32

毫不知情的雪子入睡最早，妙子也不久就睡着了，只有幸

子一会儿也没睡着，时不时用毯子头擦擦眼泪，翻来复去想了一晚。提包中有阿塔林，也有白兰地，但她知道对付今晚这种兴奋都不能奏效，所以想也没想要饮用它们。

每次来东京不知怎的都要遇上这类麻烦事，这到底是怎样的因缘呢？也许是她的生性和东京不合到了极点吧。前年秋天自新婚旅行以来时隔九年来到东京，就因为小妹和板仓恋爱被启少爷晴天霹雳的一封信吓得魂飞魄散，也是象今晚一样忧愁得彻夜不眠；去年初夏，第二次来时——虽然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正在歌舞伎座看戏，被叫出去了，得知了板仓病危的消息。每次雪子的亲事，总遇上些不吉祥的前兆，偶尔这次为命运驱使来东京相亲，总觉得又预兆不佳似的，使她不得不产生一种预感：在东京又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吗？有两次就会有三次。不过，今年八月第三次来东京不是平安无事吗？而且时隔多年的愉快的旅行特别顺利，所以她尽量宽慰自己，从那以后与“东京之行”纠缠在一起的恶因缘已经断绝了。而且说老实话，这次一开始，就抱有一种反正不会成功的自暴自弃的想法，所以也感到无须那样迷信这个兆头……现在看来，东京毕竟是个应该忌讳的地方。而且这一次还是受到挫折，雪子的亲事会吹了……尽管遇上了如此的良缘，却必须选定到东京来见面，这还是雪子的命运不好……幸子一想到这里，更为雪子可怜万分，也更加憎恨妙子，这两方面的感情使她眼泪不断溢出来。

“啊，又是一次了……真的又一次被这位妹妹给卖了……而且，这一次又能说应该责怪的不是妹妹而是居于监督地位的我们吗？……她说“有三四月了”，那么事情发生在今年六月左右，就是那场大病刚好后不久，照这么说，被她瞒过了妊娠反

应时期，连这些现象也忽略了，这只能说是我们太迂阔了。这两三天来，妙子一点小事也不愿做，稍微活动一下就说累得慌，虽然这些反常的举止就发生在自己眼前，但是做梦也没想到她是怀孕了。无论怎么说都是自己太迟钝了……这么说来，最近，她不穿西装而改穿和服也是有原因的……刚才，小妹大概把我们当作天下第一的傻瓜了，因此，她的良心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听她刚才的口气，并不是迫于无奈而坦白已经怀孕，而是预先和叫三好的这个人商量好了，有计划地怀下孕的，把它作为既成事实，不管启少爷愿意与否，迫使他主动和自己断绝关系，又使我们承认她和三好的结合，于是选择了妊娠作为一箭双雕的手段……作为小妹来讲这也许是高明的手段，在她看来，无论好歹，除此以外再也无计可施了吧……但是，这件事能容许吗？小妹违背本家严厉的命令，无视我们迄今为止为她作出无数牺牲庇护她的一片好意，把我、我的丈夫和雪子逼迫到不能在人前抛头露面的境地，难道就痛快了吗？……只是使我们夫妇在世人面前丢尽面子还犹自可，难道也不想想这会把雪子的前途搅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吗？……这位妹妹为什么非要使我们姊妹再三再四地蒙受痛苦不可呢？……今年春天那场大病时，不是雪子充满献身精神尽心竭力看护吗？难道不知道搭帮雪子才得救了吗？我原来认为妙子毕竟把这一切铭记在心，作为报答在昨天的宴会上竭力周旋，但这完全是过高估计她了。昨晚她那样谈笑风生，只是毫无理由的醉态的表现罢了。这位妹妹是除了自己以外什么也不顾的人……最使幸子愤慨不已的是妙子的一如往日的那种冷静的判断和厚脸皮。这样做的话，会使幸子气愤填膺，会再次挫伤贞之助的情绪，会使雪子蒙受几乎不可测知的灾难。这一切她都经过了反复计算，

然后她到底为自己采取了这种自认为是上策的非常手段。采取这种丢卒保车的手段，作为妙子这一流人的人生观来看也许是不得已的，而不要选在这时刻——决定雪子命运的重要关头——弄出那么个事来不好吗？不过，可以断定妙子的妊娠和雪子的相亲发生在同一时期，这只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故意捣乱。但是到雪姐结婚以前自己节制节制不行吗？注意不连累雪姐不行吗？即使说出那件事是出自本心，至少要等到雪子的终身大事定下后，那时，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不都悉听尊便了吗？这些还暂且不说……而明知自己身怀有孕，为什么不回避来东京呢？在她看来，作为莳冈家三姊妹中一人，时隔很久又公开地在社会上露面也会感到高兴，另外也感谢给予她这种机会的井谷，终于连自己容易疲劳的状态也忘记了。不，她是想做点过分的行动酿成大事端，凭着这种生性的大胆，恬不知耻地跟着来东京的……随后，不知是到底难受得忍不住了，还是自以为揪住了好机会，才坦白了这事……尽管作为至亲骨肉反而没有料到，但是有三四个月身孕，在其他明眼人看来是相当明显的，而她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无其事地去赴宴会、上戏院，这又是何等地大胆！更重要的是、现在是最要警惕使用交通工具的时期，可她却这样长时间地坐颠簸摇晃的火车，如果有个闪失又怎么办呢？自己且不说，幸子她们又会何等地惊慌失措，丢人现眼呢？幸子只要想到这里就提心吊胆，她觉得或许在昨天的宴会上，已经被人发现了，而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丢尽了丑……

“不管怎样，即使是已经弄出来的事无法补救，把我当作傻瓜也行，反正至今为止一直瞒着我，哪怕是一定要讲出来的话，稍微选择一下时间和场所不成吗？在这旅途中，乌七八糟的旅

馆的一室内，在我疲劳已极马上就要睡觉、心里毫无准备的时候，冷不防'扑通'一下，说得夸张一点，是告诉了我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不是太残酷了吗？还算幸运的是我没有被吓昏，但这种做法是何等毫无怜悯心，又是何等不顾后果啊！和其它的事情不同，这是想瞒也瞒不了的事，所以迟早是要坦白的，而且是尽早一天讲明要好些。但为什么要在今晚我毫没在意时，而且在这深夜的房中，三人共处一室，哭泣、发怒、逃走都不可能的时候，独独把这件事捅出来呢？……虽然我还做得不够，但这难道是妹妹对这么多年来姐姐的一片苦心的报答吗？……如果有一点点体贴，在旅行途中无论如何也要忍下来，等回到家中，等我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恢复平静了，再慢慢讲明难道不行吗？……现在我对小妹不抱任何非分之想，但是希望她至少做到这一点难道不合理吗？……"

不知不觉间，幸子听见早班电车隆隆驰过的声音，从窗帘间隙看到天已亮了，虽然她头脑深处疲乏已极，但是眼睛却炯炯发亮，还在继续思考着这件事……眼下马上就要被人发现，当务之急是要设法加以处置，那么，怎样做才好呢？……让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暗暗地坠胎是一个方法，但是听妙子那口气是不会答应的……这时候谴责妙子的任性胡来，使她承认错误，为了莳冈家的名誉，为了开辟雪子的命运，说服她作出牺牲人工流产，而且不管她同意与否强迫实行，这未尝不是个办法。但是，懦弱的幸子在妙子前面无论如何使不出那种手段。而且，直到两三年前，无论请哪里的医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这种手术，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下，渐渐对这些事越来越严格了，今天哪怕是妙子同意流产，也不是那样轻而易举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找一个避人眼目的地方暂时隐藏下来，让她在那里直

呆到分娩。这期间绝对禁止和那男子来往，处于这方的监督下，一切费用由这方负担。另一方面，加速进行雪子的亲事，直到举行结婚典礼。然而，要实行这个计划，不向丈夫讲明借助他的力量，幸子一人是筹划不来的。一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很快又沉重了。尽管丈夫怎样地信任、爱恋自己，但怎好把自己骨肉同胞的十分耻辱的越轨的行为向他讲明呢？在丈夫看来，雪子和妙子不过是妻妹，自然和本家的姐夫立场不同，并没有对她们特别加以照顾的义务，而他对她俩的关照却是至亲兄长也做不到的。也许是自我陶醉，但这终究是为了加深对妻子的爱情才这样做的。幸子感到洋洋得意，也很感激贞之助。但是，就连丈夫也每每看到了妙子的引人不快的行为。在其它事上，家庭内部从未发生过风波，却因为妙子偶尔引起意见冲突，作为妻子也不止一次地感到对不起丈夫。最近以来，丈夫的心境也变好了，甚至公开允许妙子重新出入家中。再加上这次回去把雪子的婚事这一最好不过的消息告诉他时，一定会使他欢喜不已，可是，又怎能把这讨厌的事讲给他听呢？象丈夫那样的人，为了不使妻子和雪子在妹妹的事情上感到屈辱，反而会安慰这一方，但即使那样，幸子也毕竟感到痛苦，正是因为清楚了解丈夫口中虽什么都不说，却在忍受着心中的不快，不禁为他感到可怜。但是，归根到底又只有依赖丈夫的谅解和豪侠气。而幸子最担心的是，无论怎么做，结果还是因为这件事把雪子的好运冲散了。雪子的亲事总是起初颇为顺利，一到紧要关头就发生了故障而破坏了。即算这次打发妙子到个什么远远的有温泉的地方，但是这样做毕竟也不能遮尽世人眼目，是否不久还是会把实情真相传给御牧他们知道呢？直截了当地说，今后两家交往频繁，互相邀请的机会也增加了，妙子要是从此再不露

面，尽管你设法敷衍、掩饰，难道御牧那方面不心存疑窦吗？……还有，奥畑不会意想不到地从中使坏吗？他当然只怨恨妙子，而不应该迁怒于幸子和雪子，但是为了发泄被欺骗的委屈，虽然不说他会敌视莳冈全家，贸然采取报复手段，但是如果凑巧听到了雪子的婚事时，也许他会去泄露给御牧知道。考虑到这种情况，还不如索性如实向御牧讲明，请求他谅解。御牧说过妙子的事不成其为问题，所以这种做法，比那样笨拙地藏起来，以后还要败露也要安全些，出乎意外地，什么事也没有就完事了……不，不，即使御牧对于妙子无论有怎样的丑事也不介意，但是他周围的人，父亲子爵和国岛夫妻不会皱眉吗？特别是子爵和他家的亲戚，能容许和出了一个那样淫乱的姑娘的家庭联姻吗？

啊，毕竟这一次也……这门亲事又不行了……雪子多么可怜啊……

幸子叹了口气翻一下身。这时，当她睁开眼睛看时，不知不觉房间内已全都亮堂堂的了。

相邻的床上，雪子和妙子象幼年习惯的那样，背靠背地睡着。幸子长久地注视着正对自己这方侧身而卧的雪子微白的脸蛋，不知她正在做个怎样的梦呢？

33

她们从东京回来的当晚，幸子就把妙子妊娠的事讲给贞之助听了。幸子一见丈夫，就觉得一刻也不能把这件事藏在心中了。这天早晨在旅馆内，趁妙子两三分钟不在的间隙，她已和

雪子讲过了。在临吃晚饭前，她向丈夫做了个手势叫声“喂”，然后走上二楼，首先讲了雪子相亲的事，最后一咬牙把妙子的事抖了出来。

“好不容易带了个好消息回来，我想你准会高兴的……可是又弄出个这样的事来使你着急……”

贞之助劝慰哭泣着的幸子说：“正当雪子有了这门值得庆贺的亲事的关头，确实有点为难。但是，决不会因此把婚事给毁了，你也不要那样忧虑，交给我来办得了，让我考虑两三天再说。”这一天他只是这样说了。

过几天后，他把幸子叫进书斋就以下的处置征求她的意见：

首先，虽说妙子怀孕三四个月不会有错，但还得请妇科专家确诊，估计预产期。另外若要她转移的话，还是选择在有马温泉要便利些。正好妙子现已住在公寓里，今后绝对禁止她出入家中，晚上用汽车从公寓转运往有马。陪护人选虽然有些困难，但是，还是反复嘱咐阿春予以注意，让她跟着去吧。不必说在有马旅馆必须隐瞒莳冈这个姓氏，以某处的夫人来疗养的名义住在那里，一直停留到临产，在有马生小孩也行，或者只要不担心被人发现，稍微提前一点来神户的某家可靠的医院也行，这就看那时的情况如何再定。要这样做需要取得妙子和三好的同意。因此，贞之助要会见妙子和三好，以说服他们认可。照贞之助的想法，事已如此，早晚得让妙子和三好结婚，所以自己也不反对这门婚事。只是在目前，妙子未经家庭许可而和三好发生关系以至怀孕，这让社会上知道了不光彩，所以希望两人在一个时期内断绝来往，由贞之助夫妇对妙子负责。估计妙子会顺利地分娩。在适当时候，且不说要把妙子母子交给三好，而且要承认他们的婚姻，还要尽量争取得到本家谅解。

这也不要他们忍耐很久，大体只等这次雪子的婚事哪方面都决定下来了，就没有什么妨碍了。大致用这些道理去说服他俩。暂时使妙子避开众人眼目，尽量不让妊娠的事流传出去。据妙子的话，至今为止知道这事的只有自己两人和奥畑，另外还有贞之助夫妇和雪子，其次即使阿春等女佣不可避免地会知道，也必须严格要求她们，不准她们传播出去。

幸子担心奥畑使坏。贞之助说："我也准备尽快去和他谈一次。"幸子畏惧奥畑不顾自己的名誉，在这时无论什么事也做得出来，譬如动刀伤人啦，由自己提供新闻报道的材料去掀莳冈家的丑啦。贞之助对此付之一笑。他说："这不过是你的杞忧。虽说奥畑有不少不良青年的倾向，但毕竟是上等人家的少爷出身，决不会做出那种无赖汉的行为，即使他想做大概也没有舞刀弄枪的勇气。另外，原来他和妙子的关系，无论哪一方家庭也不曾承认过。由此看来，对于这件事他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的权利。何况妙子对他已经毫无感情，现在又插进来三好这个情人，奥畑只有干脆地撒手，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只要恳切地劝谕他，虽然过意不去也只得请他死了这份心，恐怕他也会听从的。"

按此计划，贞之助第二天起就行动起来了。首先他到甲麓庄去和妙子讲了，其次他访问了住在神户凑川某公寓的三好，和他也交谈过了。幸子问那是个什么样的人，贞之助回答说："意想不到地，他是个给人以好印象的青年。会见不到一小时，不可能仔细地观察，但与板仓相比，这个青年象是个严肃、诚实的人。我虽没诘问他，但他承认导致这样的结果，他应负一半责任，诚恳表示歉意。听他那口气，两人做出那种事来，实在不是他的主动，而象是妙子诱惑三好。三好分辩说：'说这些

话也许似乎卑怯，我的短处是意志薄弱，可决不是自己要做那种事，确实是陷入了不得已的境地才出了那件差错，所以唯有这件事请您谅察。您去问一问小妹也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贞之助说："多半那是事实吧。不管怎样，他不仅答应了我的提议，而且表示谅解我的心情，并且很感激似的。随后，他又说：'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娶小妹为妻。可是将来如能允许我和她结婚，誓必要让小妹幸福。实际上我感到应负相当大的责任，所以我也想到可能会得到允许。因此，我稍许积攒了些钱。我想如果有那一天，哪怕小一点也要自己经营一个酒吧。趣味不至于太低，主要面向西洋人。而小妹将来以裁剪立身，夫妇共同挣钱维持家计。我想在经济上也不会麻烦贵府上的。”贞之助对妻子说了这些话。

第二天，妙子去了兵库的船越妇产科医院，诊断是妊娠不足五月，预产期是明年四月上旬。不知不觉，妙子的身子渐渐引人注目了。幸子按照丈夫的计划，在十月末的某天傍晚，由阿春陪同把她悄悄地送往有马。一路上有意避开熟识的汽车库，在国营电车的本山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走出神户后又换乘另外一辆车翻过山岭往有马驰去，用心很为周到。

幸子逐件事吩咐阿春：妙子使用阿部这个化名；今后恐怕要在温泉的"花坊"旅馆居住五、六个月；在居住期间，要以"太太"称呼妙子，不得叫"小妹小姐"；和芦屋之间的联系，或者是她回来，或者是这边派谁去，不要打电话；禁止妙子和那个叫三好的男子来往，并没有告诉他妙子转移的地点。连这些事也让阿春知道了；要留心万一有什么奇怪的来信、电话、来访的客人等等。

阿春说："到如今我才对您讲，不过，还在你们去东京之前，我们就知道了小妹的肚子已经大了。"幸子听这一说，真吓得够

呛，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呢？"阿春说："最初是阿照发现的。她说：'小妹的样子有点蹊跷，一定是有那么回事了吧？'不过，只是我们那样说说，对外人都没有讲。"

妙子和阿春去有马以后，有一天，贞之助回来后说，今天他去访问了奥畑。随后，他对妻子说了如下的话：

"以前听说奥畑家在西宫的一本松旁边，但我走去时，他已没住那儿了。到附近一打听，说是这个月初已经搬了，大概是迁往夙川的石竹旅馆去了。我又去石竹旅馆询问时，原来他只在旅馆住一个星期又离开了，据说住在香栌园附近的永乐公寓。这样终于查明了他的住处，和他见了面。虽然不是那样顺利，但总算是大体按照预想的解决了。

贞之助对奥畑说："有妙子这样一位行为不端的妹妹，真是我们家的羞耻。而您被牵扯进去了，也只有说是一场灾难。我对您极为同情……"奥畑最初装作通情达理的样子，让贞之助放心，他用若无其事的口气问："那么，小妹现在住在哪里呢？阿春也跟着侍候她去了吧？"他频频地探听妙子的住处。贞之助说："不，请您不要打听这件事。妙子目前住在哪里连三好也都瞒着的。""是吗？"奥畑说着沉思起来。

贞之助说："您知道妙子住在哪里又打算怎样呢？请您把这看成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吧。"听这一说，奥畑的心绪变坏了。他说："无论从哪方面我都断了这念头。但是，难道贵府上能允许小妹和那样一个人结婚吗？他在进这个酒吧以前，听说在外国轮船上当过侍者，是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别看板仓那样，还了解他的出身。而三好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父母兄弟都不曾听说过，只知道干过海员一类的活儿。不知道他的历史如何，这难道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贞之助说："感谢您的忠告，对这一点我们

也想得很多。"贞之助不想太拂逆他,"关于这件事，既然她这样任性，也就难以要她按我们的意愿去做。哪怕妙子的确可恨，而她的姐姐们并没有过错，所以请您为她们着想，为莳冈家着想,不要把妙子有妊的事传扬出去。万一这事为社会知道了,受影响最大的是仍未找上对象的雪子。所以，你能否保证不讲给别人听呢?""请您不必操那个心，我丝毫也不憎恨小妹，更不想和各位姐姐过不去。"虽然勉勉强强，但总算表明了态度。这事就这样简单了结了，贞之助放了心，于是又到他的大阪的事务所去了。

过不多久，奥畑又打电话来了:"关于刚才讲的那件事，我这方也想提出一个请求。现在就想见您一面，如果没有妨碍，我这就来见您。""那我等着您啦。"贞之助回答说。不一会，他来了，贞之助把他让进会客室。

面对着贞之助有好一阵他似乎不知所措似的，突然，他又变成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今天上午听您说过后，我想除了干脆死了这份心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是不得不和十年来的恋人分手，这种难以言喻的孤苦的心情，希望您能体察一二。我想多半您也知道吧，因为小妹的原因，我已经被兄长和亲戚们抛弃了，尽管如此直到最近以前还能租佃一幢小小的房屋安个家，而现在象您看到的那样，已经住进那污秽的公寓里过着独身生活了。因此，现在连小妹也抛弃了我时，我可成了天地间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孤家寡人。"那口气实在象是演戏似的，说到这里他独自淡淡一笑,"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向您讲的,不过，现在我已经到了连每天的零用钱也感到困难的地步。这件事确实难以说得出口，就是以前小妹有少量的、用过的那些手饰，是否可以还给我?"说到这里，就连他也脸红了,"不，虽然我想

她还，但若那些东西没了，或者我不困难的话，我就不提这句话了。”“啊，既然有那么回事，当然要归还给您。大概值多少钱呢？”“我也说不清楚有多少，您只要问问小妹就知道了，大概也值两千元吧！”贞之助原想找妙子核实一下再说，但转而一想，就把它看作是脱离关系的赡养费和用于堵他的口的贿赂，这个要价也不算高，而事情却痛痛快快了结了，于是说：“那么，我现在就付给您吧。”当场开了张支票递给他，并嘱咐说：“请您把我要求您做的事，即严格保密妙子怀孕的事好好记在心里。”“我明白了，您就别担心吧。”说完他就回去了。

就这样，这件事总算解决了。

井谷的女儿光代给幸子写信来时，正是夫妇俩为处理妙子的问题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光代信中兼代向三姐妹道谢，感谢她们不辞遥远去东京出席送别会。“家母已经愉快地乘船出国了。御牧说，他于十一月中旬西下，而且他说了要来芦屋拜访。一定请您的先生会见他，看看他的人物，国岛夫妻也特地要我代他们向你们问好，等等。”

又过了一个星期，涩谷的鹤子也写信来了。平常她没有大事不轻易写信，幸子犯着嘀咕，出了什么事呢，急忙扯开信封，很稀罕地，只是不得要领地罗列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已：

幸子妹：

时隔许久不见，那一天原想从容聚叙，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那天的歌舞伎剧大概很有趣吧？下次一定得邀我去看。

御牧先生的那件婚事，以后情况怎样了？我想现在和兄长讲还为时尚早，但我希望这一次能顺利进展。

对方是知名人士的子息，似无必要调查其家庭情况，但如须调查他的经历，请来信告知，可由我们去调查。每次都是任凭贞之助和幸子操持，我们真的感到于心不安。

这两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也轻松些，有时间写信了，还常常练练毛笔字。幸子和雪子现在还去书道老师那里学习吧？我因没有字帖感到为难，如果你们有写过的习字本请给我寄来，最好是有老师朱笔批改过的。

其次，我毫不客气地提出请求：如果有旧的和不用的衬衣和贴身衣服类，请给我吧。即使是你已经没穿了的东西，想法补一补还可以用，哪怕是要丢掉的或者是准备给女佣的都行。即使你没有，雪子、小妹的也行，只要是贴身衣服，不管是什么，裤衩也好。

随着孩子逐渐成人虽然我要轻松些，但是渐渐要多用些钱了，不得不一再节约。料理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真为难，还要多久我才能过上宽舒的日子呢？

这个月不知怎的我想写封信，于是写下来了。不知不觉发了顿牢骚，就此搁笔吧。我愉快地期待着在最近你会给我带来值得庆贺的消息。顺候贞之助先生、悦子、雪子健康！

鹤子

十一月五日

幸子读着这封信，脑海里浮现了那天在道玄坂的家门前，

隔着汽车窗和自己道别的姐姐泪水直流的面容。姐姐虽说是“不知怎的想写信，就写下来了”——目的之一也是要各种东西——但也许是还没忘记未邀她上戏院，而在委婉地叙说她的怨恨吧。至今为止姐姐来信，多是对如何处理妹妹的事提出意见，今天幸子仔细琢磨，总觉得被温和的姐姐用书面克了一顿。幸子对姐姐写这封信感到不可思议，所以，只把她所需的东西用包裹寄去，而没有立即复信。

赫宁古夫人的女儿弗里德露，这次由父亲陪同去柏林。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夫人来拜访幸子。夫人说：“让姑娘去正在打仗的欧洲，我很有点踌躇，但是姑娘不听我的话，说‘为了研究舞蹈无论如何也得去，丈夫也说：‘既然她那样想去，我就陪她去吧，无奈，只得答应了她。所幸的是另外还有同行者，在旅途中不必担心。她一定会去汉堡看望舒尔茨一家。如果您有口信什么的，可以托付我女儿。”幸子说：“今年六月间请夫人写了封德文信，和那一道还寄去了舞扇和一段布料。可是舒尔茨家还没有回信，我正在为这件事放心不下。所以我想趁此机会捎点东西去。那么，在令千金启程前，我再送到贵府上来吧。”之后，夫人回去了。几天后，幸子选了一个珍珠戒指作为送给罗捷玛丽的礼物，另外还给舒尔茨夫人写了封信，一并送到赫宁古夫人家中去了。

象光代预告的那样，御牧在这个月中旬的某天晚上，从嵯峨的子爵府第挂来电话说：“我昨天从东京来到这里，打算停留两三天，希望在您先生在家时来拜访一次。”幸子回答说：“只要是傍晚以后，您无论哪天来都行。”“那么，就定在明天吧。”

翌日下午四时左右御牧来了。已提前回家的贞之助，在客厅里和他交谈了三、四十分钟后，然后和幸子、雪子及悦子一

起去神户的东洋饭店吃晚饭。之后，他们把御牧送上阪急电车，他再转乘新京阪回嵯峨。

御牧的态度与在东京时毫无变化，在初次见面的贞之助面前，他也是态度磊落，谈吐大方，待人温和。他酒也比上次喝得多，吃完饭后还不断地喝威士忌，讲些玩笑话，象是不知疲倦似的，所以最为悦子所喜欢。出饭店后在街上步行时，她象在亲叔叔面前撒娇似的，牵着他的手直蹦着，还在幸子耳边悄悄地说："二姨要是嫁给御牧先生就好了。"

"你怎么看呢？"贞之助听妻子一问，暂时想了一想，回答说："会见的感觉当然不坏，在给人以好印象这一点上没有说的，我也很中意这个人。但是，象他这种过于温和的人，往往也有不和悦的一面，对妻子不好的也很多，特别是象他这种华族子弟，常常有这些行为。所以，不能那样完全被迷住了。即使不必调查他的经历，也得要调查一下他的品行以及至今还没结婚的原因。"贞之助以多少有点警惕的口气说。

34

御牧专程来接受贞之助的人品测验，所以自己没有触及亲事的内容，而从建筑、绘画方面谈起，接下来谈京都的名园古刹，嵯峨的父亲子爵邸宅的林泉和风致，父亲御牧广从祖父御牧广实那里听来的关于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掌故，以及洋食、洋酒等等。只是显示了一下话题之丰富以后就回去了。

过了十来天，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没有任何预告，光代突然走进来了。她说："我因杂志社的事务来大阪。社长和御牧吩咐

我，顺便来府上打听御牧的测验是否及格了。"幸子说："根据贞之助的意见，马上就要去调查对方的情况。在十二月份贞之助要上京，准备到那时和本家商量过后，再作答复。""您有些什么疑问呢？近来我们和御牧先生最亲近，缺点优点都大概了解了，您无论要问什么，我都可以如实告诉您。我想与其到别处去调查，还不如这样快些。所以，请您一定说一说。"与她母亲相似，光代突然接连地发起攻击。幸子不知怎样应付，只好把贞之助也叫来了。光代既然这样讲了，贞之助也就毫无忌惮地提出各种问题。

结果表明，大体上他是一位洒脱的绅士类型的人，别看他这样，却意外地脾气很暴躁，有时也情绪恶劣，和子爵的嫡子即他的异母兄正广的关系特别僵，经常和他吵架，光代虽然没见过，但听说闹得厉害时连兄长他也敢打；他喝酒后多少有些胡来，喝醉了时也有些相当粗野的举动，只是近来到底岁数大了，很少到烂醉如泥的程度，也不那么撒野了；尤其是他受过美国的教育，对妇女特别讲究礼仪，过去无论怎样喝醉，也从不在女人面前失礼，所以这一点也可放心等等。另外，他还有一两点缺点：虽然对什么事领悟快捷，兴趣广泛，但是性情浮躁，没有耐心热中于做好一件事；非常喜欢请人吃饭，资助别人，用钱极为慷慨，却不会挣钱。光代不等贞之助询问，就主动地回答了这一切。

贞之助说："听您这一说，大体上了解了御牧的为人，但是请原谅，还要问一件不可回避的、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婚后的生活问题。据您说，他至今都是依靠父亲的财产，随意地生活着，尽管从事过许多行当，到现在还没有一门取得了成功的事业。这样说来，即使有国岛的后援能成为建筑家，但是果真能在那

方面出类拔萃吗？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安。

“即使这一点不成问题。当今的日本，是他那类建筑家不吃香的时代，这种状况在今后三四年间也不能改善，怎样度过这段时期呢？您说了求助于国岛先生调停，可得到父亲适当的补助，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五年、六年，或者十年，不能老是依靠这种补助。那样一来，结果终身都得受子爵家照顾。我们实在不放心。所以在这方面能否设法使我们稍许放心呢？

“随便说了这些，实在对不起。老实说，我们对这门亲事也很感兴趣，大体已经决定让御牧先生娶下雪子。不管怎样，我打算下个月去东京见国岛先生时表明这一点……”

光代说：“我非常理解，有这些不安是理所应当的，我也难以答复，我回去后再向社长传达您的意见，在将来的生活保障上，必定要寻求一个使你们满意的办法。那么，我等着您下个月来。”幸子她们留她吃晚饭，她谢绝说：“谢谢您的好意。我要乘今晚的夜班车回去，只得告辞了。”

十二月上旬，幸子邀雪子去京都的清水寺，为妙子祈祷平安生产，讨了护身符回来了。不谋而合，三好也给贞之助事务所寄来了在中山寺求来的安产符，说是“请把这符送给小妹”。阿春也正好有事回来了，就要她把这两道符顺便带去。

很久没见着妙子的幸子她们，这时听阿春叙说妙子的近况：除了早晚有规律的外出散步外，她整天都老老实实地守在房里，散步也尽量避开大街，走行人少的山路；在房里有时读小说，有时也做停手很久了的木偶，有时缝制产儿的衣服，也没见谁来过信和电话。

接着阿春又说：“今天我看见了基里连科先生呢。”之后，她说了如下的话：

刚才阿春从有马坐神有电车，走出神户的终点站剪票口时，遇见了站在那儿的基里连科，阿春只和他见过两三面，而对方先回忆起来向她微微一笑，阿春这才向他点头敬礼："您一个人吗？""是的。我到铃兰台去。莳冈先生家大家都好吗？妙子小姐情况怎样呢？""哎，谁都是老样子，大家都很健康呢！""是吗？很久没见着他们了，请代向他们问好。我现在到有马去。"说着他就要走进剪票口，这时，阿春又问道："卡塔莉娜小姐有信来吗？大家总担心着呢，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伦敦又受到德军很猛烈的空袭，她情况怎样了呢？""啊，是吗？非常感谢，不过，请你们不必担心，前几天收到了卡塔莉娜九月份寄出来的信，说她的家在伦敦郊外，正当德军飞机来往的航道上，每日每夜都有轰炸机编队飞过，扔下许多炸弹。但是他家有挖得很深的非常完备的防空洞，在里面，电灯照得亮堂堂的，放着舞曲唱片，喝着鸡尾酒跳着舞。她说：'我对战争只感到特别愉快，一点也不恐怖。'因此，请您去转告大家不要担心。"说完以后笑着走了。

幸子虽然很感兴趣听卡塔莉娜的消息，但她也挂念饶舌的阿春会说漏嘴："你没把小妹的事告诉基里连科吧？""没有，什么也没有……""真的吗？阿春，真的什么多余的话也没说吗？"幸子叮问："他象是知道小妹的事了吗？""不象。"阿春坚决地否认。这样，幸子才算放了心，但她还是再三嘱咐说："尽管这样，我希望你在那里出入要注意不让人发现。你一个人还好点，要是和妙子出去散步，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被谁给看见了，所以你要格外小心注意。"这才让阿春回去了。

快近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贞之助兼为其他事去东京。在这之前，他已托门路把御牧的性行和其它情况以及和父亲子爵、异母兄弟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调查，已经证实光代所说

与事实相符。而首要的将来的生活保障一事，即使他访问了国岛，也没得到怎样具体的保证。

国岛说："我这就去和子爵交涉，虽然现在还不可以肯定，但我想可以向您约定，我能去要到购买新婚夫妇住宅的款子，多少拿到一笔当前须用的生活费，而且为了不至于无意义地花掉，我打算代管，每个月汇寄若干作为生活补贴。我也要让他在以后也不至发生困难。所以请您完全相信，托付我吧。我非常赏识御牧建筑家的才能，形势改变后一定要作他的后援，使他东山再起。这虽然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但是我不相信这种时代会那样长久地继续下去。即使还要持续相当久，这期间他们那点饭钱不管多少，还不至于短缺吧！"

国岛虽没说出来，那意思是有他照看着御牧。

虽然让贞之助到御牧设计的国岛邸宅的各处看了一遍，但是他在建筑方面知识贫乏，也看不出御牧是否果然有那样高的才能。不过，象国岛这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还那样迷恋他，而且说了要保证他的前途，由此看来，除了相信国岛外也别无他法，而且，老实说，贞之助也明了妻子比国岛更热切地希望这门亲事成功。贞之助虽没听见妻子那样明白说过，但幸子也被御牧的人品魅惑了似的。无论怎样说，她内心里一定还是高兴攀了一门贵族的姻亲。如果这门亲事吹了，贞之助空手而归，可以想象幸子将是何等沮丧。不仅如此，事实上贞之助也萌发了这个想法：也许这是能指望得到的最好的一门亲事。于是他对国岛说："既然您那样说了，一切都相信您、拜托您了。不过，按照规矩还得取得本家的承诺，另外还得征求雪子本人的意见，所以暂请宽假一个时候，一旦回芦屋以后，在正月间早早地给您一个书面答复。不过，您可以认为今天就大体上定下来了。"国

岛说："那么，一得到您的答复我就立即转告子爵。"随后贞之助告辞出来，走到道玄坂，详细报告了鹤子，并请她至急地把姐夫的意见书面回复他。

过了年后的正月三日，光代又被打发上芦屋来了。她说："在正月三天的休假期间，我到阪急的冈本舅父家来玩，社长顺便委托我来传话。社长因有公务，应该已于几天前来到了大阪，今天下午来京都，预定住在京师旅馆。因此，如果趁此机会能听到你们的答复，他准备在停留期间去访问子爵与之交涉。其后，社长想请大家到嵯峨的子爵邸宅去一次，您看怎么样呢？因为社长说要预先打听子爵那边的时间安排，如果能得到你们的答复，在明天(四日)内就告诉我，让我去京师旅馆与他联系。这件事催促得太急迫实在对不起。不过据社长说，所谓征求本家和本人的意见，不过是形式而已。只要我来打听，多半在今天之内就能听到答复。因为他这么说了，我才来拜访您。"

贞之助想："我原来说在正月间早早作出回答，但也是考虑要过了"七草"①以后的事。而且涩谷那边还没有消息。姐姐当时听了很高兴。她说：'那么，雪子这次真能嫁出去了吧？假如妹妹嫁到那样的门第，我在辰雄的家里腰板子也硬了，辰雄也会得意洋洋的，就是婚期耽误了也有价值。这一切都搭帮贞之助先生。'既然说了这些话，事到如今姐夫应该不会不赞成，只是因为年底事务繁忙没来得及回信，在正月里总得有信来。尽管没听到他们的意见，也可以察知他的想法，所以今天即使以自己的意见去行事也无妨。只是在这时，不征求雪子的意见就专断地作出处理是冒失的。尽管看来雪子的心思明白了，但

① 正月初七，放入春天的七种花草煮的粥，称为七草粥。

毕竟没有正式征得她的同意，她会因为被视轻了而感到不痛快。即使麻烦，唯有这个程序不可忽略，所以有必要请光代等一天。”

于是，贞之助要求光代展期一天。他说：“为了弄清迟未如约回信的原因，今晚要往东京挂电话征询姐夫的意见。请您劳步在明天上午再来一次，必定给您一个答复。”

虽然“向东京挂电话”只是个借口，但因为正好有时间，当晚就向涩谷要了个电话。姐姐出来接话，说是辰雄年初去麻布了，现在不在家。贞之助问：“姐夫给我们写回信了吗？”“年底忙得一塌糊涂，象是没有写。不过我已详细告诉他了。”“那么，姐夫说了什么吗？有什么意见没有？”“那个……”姐姐结结巴巴地说，“身份和门第都没话说，只是说对于没有固定职业不放心。可是听我一说：‘如果这门亲事还不答应，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说：‘那也有道理。’听那口气象是大体上同意了。”“是吗？事实是国岛先生派人来了。”接着如此这般地大约告诉了她，“因此，如果您大体上没有不同意见，我准备作个适当的回答，推进这件事，所以说给您知道一下。不过，再往下去，如果得不到姐夫明确的意见，我就难办了，所以请您要他万分火急地写封信来。”贞之助说完放下了电话。

雪子方面，原想只要显示出尊重她本人的意志她就会心满意足，而晚上当幸子去询问她的意见时，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简单地答应一个“嗯”字而是问：“至迟什么时候回答呢？”“明天上午光代来听信。”“那么，贞之助兄已经说好了一个晚上就决定下来吧？”雪子以似乎不满的口气问道。“虽然是这样，但我看你不象不愿意的样子，所以我想你会答应的。”“那也是贞之助兄和姐姐说行我才打算去进行，但这是人生一世的大事，我想少说也得两三天，让我心里作好准备。可是……”虽然她心中已

经有了定见，她还是这样嘟哝着。

第二天上午，虽然雪子磨磨蹭蹭地答应了，还是怨恨似地说："这都是因为贞之助兄说了一个晚上就得定下来……"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表情，对于好意为她把事情操办到现在的人们失错也没一句感谢之辞。

35

光代在四日上午听了答复回去后，隔了一天，在六日傍晚又来了一次。她说："我在四日将这方面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在京师旅馆的国岛先生。原来我计划坐当晚的火车回京，但是社长有命令说：'作为介绍这门亲事的母亲的代理，你有必要居中撮合。'所以我决定推迟两三天回京。今天社长又打来电话说，要我转告您这一方，和御牧子爵的会谈已经顺利结束。另外，他想初次把雪子小姐引见给御牧家。如果没有妨碍，请你们在后天（八日）下午三点到嵯峨去。那一方面有子爵、当日赶到那里的御牧、社长和我，多半还有住在京阪间的御牧家的一、两位亲戚参加。这事要稍有几天裕余就好了，只是社长是个大忙人，他想一次就把事情办妥，所以这样急促。请你们多多体谅。而且社长说了要请小妹、悦子姑娘，尽可能邀齐大家一起去。"光代捎了这样的口信。

幸子回答说："承蒙好意，只是妙子未经本家许可不能出席这样的聚会；悦子可以叫她向学校请假早退，一共有四人应邀参加。"

这一天，贞之助他们在新京阪的桂车站换车到岚山终点站

下车，徒步横过中之岛走到渡月桥旁。由于他们每年春天来这里赏花，这是颇为熟悉的地带。京都的冬天本来特别冷，加之正当极寒的时节，只要看那大堰沟水的颜色，就似乎感到寒气森森，冷侵肌骨。原来御牧告诉他们，沿着川畔往西走过三栋人家的前面，右边就看得见小督局的墓地，经过那个游览船的停船场的前面，往天龙寺的南门拐进去，有一个挂着“听雨庵”的匾额的大门就是他家。贞之助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才知道在这里有这样一栋别墅。这栋房是茅草葺的平房，也不那样轩敞，只是客厅的正面却是眺望岚山的幽泉怪石的绝好所在。

经国岛介绍和主人方面的各位致礼完毕后，御牧说："虽然冷一点但是没有风，我们走一走吧。让大家欣赏庭院，家父一定很高兴的。"说完领着他们转了一圈。

"从这里看时，似乎岚山和这庭院衔接在一起，并没有道路和大堰川夹在其间似的。即使是赏花时节游人如潮的时候，这里仍然一片闲寂，宛如远离人间的仙境，令人感到诧异，这是从哪儿传来的游人的喧嚣声呢？家父对此颇为自傲，院内特意一株樱花也没栽，他喜欢在四月间，清静地欣赏那峰上如云的樱花。"御牧说："今年赏花时，请你们一定来舍下，在这里打开食盒，从客厅里眺望那远山的樱花。你们要来了，家父不知会怎样高兴呢。"

不久，渐渐地茶道准备停当了。这是最初走向茶席的御牧的妹妹，嫁给大阪的绅商园村家的夫人，用她的礼法侍弄的。

日暮以后，移到大厅去用晚餐。菜肴制作特别精美。熟稔京都食品风味的幸子估量着，大概是柿传一类饭馆送来的饭菜。

子爵老人的风貌的确象是继承了公卿血统，倘若穿上峨冠束带的装束是颇为适称的。他清瘦、稍长的脸型，象牙似的肤

色，使人想到很象能乐演员，和圆脸黝黑的儿子御牧一点也不相象。尽管如此，仔细比较的话，在眼神，鼻子等处也不是没有共同点。不过，与其说长相倒不如是在气质上和儿子完全相反。儿子御牧实爽朗、豁达，而父亲御牧广似乎阴沉、谨严，总之他是个典型的“京都人”。

老人说："请大家原谅。"原来为了防止感冒，他围着灰色绸围巾，背后放着电烤炉，坐的是电热座垫。他安详、舒缓地讲着话。他已年逾古稀，身子骨算是比较硬朗的了。看来他对国岛和贞之助他们也相当殷勤。最初大家都对这位老人有点顾虑，随着酒意渐渐上来，满座的紧张空气也都缓和了。坐在父亲旁边的御牧说："怎么样？大家都有这种看法吧，这父子俩一点也不象……”他夹杂着玩笑话，一一数落父亲和自己的长相的缺点，从这时开始，这里那里响起了笑声。

贞之助站起来，走到老人面前敬酒。随后他又走到国岛跟前敬酒。最终，他以一付拜听高论的姿势长久地坐着。

除了悦子以外女人都穿和服，只有光代着西装。她怕冷似的弯着只穿袜子的腿坐着，今天连她也象是谨慎小心的样子。

“阿光，你太老实了！”御牧为她倒了满满一杯酒，“今天你可不能那样欺负人哟！”随着渐渐有了醉意，光代那张利嘴又扇动起来了。

最终，御牧拿着酒壶走到幸子和雪子前面说："没有白葡萄酒真是遗憾。不过，我知道你们都很有能耐。"为她们斟上了酒，她们也毫不推辞。特别是雪子象是钉了钉子一样，坐得好端端地尽兴喝酒，仍然是那样默不作声地独自嗤嗤笑着。尽管如此，幸子看见这位妹妹的眼睛不同往常地闪耀着兴奋的光辉。

御牧连混在大人群中发呆的悦子也注意到了，不时地走过

来和她开几句玩笑。实际上，悦子也不怎样无聊发窘。这个少女有神经质的毛病，在这种时候，她总是一副佯装不知的表情，仔仔细细地，挨个挨个地观察和研究着在场的大人们的动作、谈话、表情以及衣裳、携带物品等。

到八时，宴会完了时，贞之助他们最先告辞。按照老人的安排要用汽车直接送到七条车站。光代说："那么，我也一起乘车去冈本的舅父那里吧。"御牧说："我送你们到车站。"他不顾贞之助他们的劝阻，坐到驾驶台上。

汽车沿三条街往东，然后从乌丸街笔直往南飞驶。这时候，御牧心情非常愉快，在车中一边吸着烟卷，一边兴致勃勃地谈着。

不知不觉间，悦子喊御牧做"小爸"了。她突然说："喂，小爸，小爸的姓叫御牧，我的姓叫莳冈，不是哪一个都有'马基[①]的发音吗？""你这家伙跟我说起这个来了。悦子，你真聪明呢！"御牧更加兴高采烈，"所以悦子家和我们家从一开始毕竟就有缘份呢！""真是呀！"光代在旁边凑趣地附和说，"雪子小姐的旅行皮箱和手绢上的标志也不要重写了，这可真是最方便不过了。"她一说完，雪子也放声笑了起来。

第二天，国岛从京师旅馆挂来电话说："昨晚确实取得了圆满结果，看到双方满意的样子，我也极为欣慰。我今晚和御牧同车回京，至于举行定婚仪式和其它事宜，随后由井谷小姐来与您联系吧。另外，据昨晚御牧广父子说，在阪神的甲子园有一栋园村先生所有的相宜的出租房屋，原来说过要出卖，子爵家打算买来赠送新人夫妇。御牧先生也决定最近到大阪或者神户求职。如果住在甲子园，和芦屋也相距不远，所以凡事都很合适了。只

① 日语"莳"、"牧"训读相同。

是眼下那房子还有人租住着，必须至急地交涉让他们迁出来。”

随着事情进展，贞之助越来越担心涩谷的姐夫为什么至今没作答复。他猜测本家的态度莫名其妙地暧昧含糊，是姐夫认为雪子这桩婚事还是不太称心，也许还有其它的理由。于是，他特意给辰雄写去如下一封信：

关于这门亲事，姐姐已经详细说给您听了吧？我也不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对象。不过，这一方也有弱点，不能过分要求对方。所以我相信了国岛先生的话，决定下来这门亲事。因此，正如早几天用电话预先通告的，在八日那天我们应邀和御牧广父子见了面，并已讲定近日举行定婚仪式。我想，您或许是因为我们夫妇自作主张越过本家进行这事而感到不愉快吧？

另外，事到如今，虽然为时已晚，而我必须道歉的是，从去年以来，不，实际是很久以来，尽管您每次说了要雪子返回本家，但是终至今日都没有实行，其中虽有各种原因，但决非我轻视您说的话，而总是认为您说的话并非出自本意。老实说，雪子也极不愿意去东京，幸子也多少有些同情她，所以没有诉诸强硬手段，终于她也就没有返回东京。可是无论怎么说，我应负一半的责任。我因为深切感到这个责任，对于雪子的婚事在尽我的微力奔走。实际上，对于不服从兄长命令的妹妹，作为兄长当然也不可能照管她。时至今日毋宁说是只有我这一方负有照管她的义务吧。如果这也被兄长认为是多管闲事，我只有引退。我很早就以这种想法行事。所以，如果您同意这门亲事，随之而

来的费用等，应由我们负担。可是，为了不使您发生误解，我得补充说明的是，尽管我这样说了，并不是说雪子从我家出嫁，当然这话只在我们内部讲，无论怎样她仍作为本家的女儿出嫁。如果您答应了以上所请，则极为感谢。您意下如何呢？虽然我说得笨拙，但请您体谅我的心意。如能听到您的意见更是幸运之至。另外，虽然很唐突，因为时间紧迫，仍请您火速予以答复。

看来，辰雄读信后并无其它想法，四五天后作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回答：

拜读了您非常恳切的来信，颇为谅解您的心情。几年以来妻妹们不拘怎样都疏远我，而亲近您和幸子。所以尽管我不准备弃之不顾，但无意中不免有疏忽之处。凡事都麻烦你们，真是抱歉之至。迟未回复关于雪子一事，并无他意，只是这类事总是麻烦你们，我极为不安，竟至感到羞于写信。至于雪子不回来，我从没想过您有责任。因此，我也不认为您有义务操办雪子的婚事，说得过分一点，也许应该说是因我的无德所致，时至今日谁要因此而责备我，也是毫无办法的。这门亲事对方既是名门子弟，又有势园岛先生这样的知名人士居中介绍，而且您又把话说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也没有说三道四的余地了。今后，一切都听任您去筹划。关于定婚以及其它事宜全由您决定。至于结婚费用，我也打算尽可能地承担，只是近来我们正当经济拮据时期，但即使接受了您一番美意的提议，我也无

意认为由您负担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想或许要仰仗您的帮助。不过这件事还是容改日见到您时再作商量。

——大体是这样一封信。

在这件事上，贞之助总算放心了。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妙子的事，他担心奥畑尽管那样说了，但也许又会节外生枝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想趁着没有挂碍时，急速把这事办完，定婚仪式也要尽快举行。而据那以后光代的消息说，不凑巧国岛夫人患了重感冒发展成肺炎，病情相当严重，只好暂时延期。国岛也郑重地写信来讲了这件事。另外，他在信中说，甲子园的房屋已由子爵买下并转让给御牧，登记手续也办妥了。租住的那家人虽然还没退出来，但说了不久即将迁出，所以一等房子空出来，御牧准备西下实地察看一次那栋房子，请这边的姐姐、雪子小姐也一起去看看。而且，还从听雨庵借了一名女佣看守那栋房屋直到结婚，婚后还一直可以使用她——这一切是御牧告诉他的。

国岛夫人的病情一时达到危笃的地步，所幸的是终于好转了，在二月下旬已趋痊愈，之后又到热海去疗养了两个星期。夫人惦记着定婚的事，听说在病中讲胡话时还在念叨着。三月中旬，光代来芦屋商议，首先是定婚和举行结婚仪式是在东京还是在京都举行的问题。国岛、还有御牧的意见是在小石川子爵家的本邸举行，莳冈方面也有本家在涩谷，在东京举行是理所当然的。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定婚，结婚仪式在四月中旬举行。

贞之助他们也没有异议，于是用电话通知了涩谷，涩谷方面因为孩子们把房子弄得破破烂烂，乱七八糟，象猪圈一样肮脏，听说这消息后，慌忙换拉窗纸呀，换地板草席呀，甚至连墙壁都重新粉刷了，忙得不亦乐乎。

幸子听说在东京举行仪式总觉得不太合脾胃，但又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反对。

三月二十三日，贞之助说是很忙，只得自幸子陪同雪子赴京。二十五日定婚典礼结束时，由国岛用电报告诉了住在洛杉矶的井谷，而雪子因为顺便辞行而留在本家了。

二十七日上午幸子只身回来了。正是十时左右，贞之助和悦子也出去了，她想舒服地休息一下腰腿，走上二楼的寝室，忽然看见桌上摆着两封已经拆开了的信，原来是经由西伯利亚转来的外国来信，旁边有丈夫潦草写就的一张纸片：

舒尔茨夫人和赫宁古小姐寄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悦子急着想知道内容就拆开了，舒尔茨夫人原信是用德文写的，我已拿到大阪请熟人翻译如另纸。

旁边附有七张原稿纸的译文。

36

亲爱的莳冈夫人：

早就应该向您写封详细的信了。

我经常想念您和可爱的悦子姑娘。想必悦子已经长大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拿笔的时间，我想您是知道的，在德国因为人手不足，很难雇到女佣。从去年五月以来，请了一个女佣仅每周三个上午来打扫房屋。其他的事情如炊事、购物、修补、缝纫都自然地由太太来

操劳。做完这些事，要到晚上才渐渐地得闲了，这在以前就是写信的时间了，可如今得拿出装满了孩子们大洞小眼的袜子的筐子来，把时间全花在上面了。往日穿坏了的东西一丢了事，而现在凡事要实行节约的宗旨。听说在日本也是大力提倡过朴素的生活。我的一位好朋友休假到了我这里，跟我讲了在日本发生的各种各样变化。这也可以说是致力于进步的朝气勃勃的民族必须承担的共同的命运吧。要在世界上占据强有力的地位，不是那样轻而易举就能取得成功的。

我特别高兴地读到您去年六月用德语写来的信，从内心向您表示深切感谢。您能请到哪位亲密的朋友把这封信翻译成日文吧，但愿他能认清我的笔迹。如果难以辨认，下次写信我就用打字机吧。没有收到那段绸子和日本扇子的包裹，非常遗憾。而夫人送的那个美丽的戒指真使我的罗捷玛丽高兴得跳起来了。关于这件事，赫宁古小姐曾写信给我，说现在还难以肯定什么时候能来汉堡。前几天我有一位熟人在柏林见着了赫宁古小姐，由朋友把戒指给带来了。那戒指真漂亮，我代表罗捷玛丽向您深致谢忱。不过暂时还不让她戴，替她收藏下来，得等她长大一些。我在日本认识的一位朋友四月份又会回日本，我准备让他带点不值钱的衣服装饰品送给悦子。这样，在两位姑娘身上都能佩带有标志着友谊和爱情的纪念品。如果战争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那时候您就能来德国了吧？我知道悦子一定想来了解一下新德意志。如果你们能成为我家尊贵的客人而短暂停留，该是多么令人

喜悦啊。

我的每个孩子都仍然象过去一样健康。佩塔尔从十一月以来和他同学去上巴伐利亚了。他象是很喜爱那里。十月份以来，罗捷玛丽在练习钢琴，已经弹得很动听了。弗里茨的小提琴已经拉得很不错了，在孩子们中数他的个头最大，是个相当愉快的小伙子了。在学校里他们都学习得很认真。念一年级时，一半还把学校里的事情看作是好玩，现在都很习惯了。近来他们在家里也给我帮忙了。每个孩子都分担一点家务。傍晚弗里茨擦全家的皮鞋，罗捷玛丽揩干食具呀、磨刀呀。大家都特别卖力地干着。正好今天佩塔尔写了封长信来了，听说他们在宿舍里也干些手工劳动，各自整理着自己的西装和袜子。我想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学习，不过，我也担心，等他回来后，是不是又会推给母亲做呢？

我丈夫在一家进口洋行任职。近来，他的工作也熟悉了。他们也从中国和日本进口货物，只是在战争期间受到了限制。

今年冬天相当长，但是却没有去年那样冷，这里有太阳的日子实在少，从十一月以来没见过太阳的面。最近早春就会来了吧。我想到住在日本的时候，总是那样气候温暖，使人心旷神怡。我经常向往日本良好的气候。

又听到了您家里的消息，真是十分令人高兴，请您多告诉我一些您那边的情况。没能给您寄照片来，非常抱歉，罗捷玛丽最近会给悦子写信，平常这孩子学

校的作业太多，要写信非得等到星期日不可。佩塔尔会从上巴伐利亚给您写信吧。孩子们都陶醉在那优美的自然环境里，不太有时间呆在房里。我想这也情有可原，住在本地这样的大城市，无论怎样都象穴居生活似的。

那么，请代我特别是孩子们向悦子小姐问好，衷心向您和您丈夫表示敬意，对于您诚恳地关心我们的深情厚意，再次表示感谢。

您的希露达·舒尔茨

一九四一年二月九日于汉堡

赫宁古小姐是用浅显易懂的英文写的，所以幸子勉强能看懂她的原文——

亲爱的莳冈夫人：

没有更快地给您写信，请您原谅。我因为忙于寻找居住处，实在没时间写东西，不过我们终于住进了一位年老的熟人家里去了，我们和他的儿子在日本相处很亲密。这位老人六十三岁了，一个人住在宽广的公寓里，总是感到非常寂寞。他对我们说："让我们住在一起吧。"我们是非常偶然地上他家去的，实在是件喜事。

我们经过漫长然而是愉快的航海后，在正月五日抵达德国。在俄国检疫禁止外出期间当然是不太愉快的，尽管这样，可以说俄国人确实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饮食都是些惊人的东西，每天不过是给我们黑面包、干酪、黄油以及一种被称为"大锅汤"的青菜汤。我们日复一日地玩牌、下国际象棋。圣诞节前夕

点上了蜡烛，吃的还是象平日那样的面包、黄油。您想象不到我是怎样地怀念母亲和弟弟住着的那个日本的家。不过，过了那六天期间后，我们被领到停有我国列车的地方去了。父亲和我两人坐上了一个宽大崭新的双人座席，对面座席坐的是某一到日本访问后回国的童子军代表团的少年们。和他们聊得很有趣，忘掉了路途的遥远。

在柏林，我们几乎完全不觉得是在打仗。剧场和咖啡馆都挤得满满的，食物既充足味道也好。事实上，我们在旅馆和西餐馆吃饭时，经常因食物过多而吃不完。气候变化使我食欲异常旺盛，所以我必须始终注意不要吃得太过分。近来，在我们看来唯一感到不寻常的是，街上有成群结队的兵士和将校，他们穿着军服的姿态威武、潇洒。

我从这个月起进俄罗斯芭蕾舞学校学习。从我家去学校只须走十分钟。老师是曾在彼得堡学习过的一位和蔼的妇女，名字叫玛达姆·古斯乌斯基。她自己经常参加日场演出，所以我每天在午前十一时到十二时半、下午三时到四时让她教我练习，我希望尽快得到长进。古斯乌斯基芭蕾舞团是由有多年舞龄、舞技高超的学生们组成的，最近刚从罗马尼亚亲善旅行归来，马上又要赴挪威和波兰演出。我希望两三年后，也要参加这个团。

最终，我还是把那个珍珠戒指送到了。我担心在途中遗失，正在犹豫着是否把它从邮局寄去时，两三天前，父亲的一个友人从汉堡来，就委托他转交您的

礼品。今天收到了舒尔茨夫人的明信片，说是收到了您的精美的戒指，罗捷玛丽很为感谢，现将这张明信片随信一起寄来。

直至今天气候非常寒冷，从这以后，似乎会渐渐暖和起来。正月气温达到零下十八摄氏度，请您想象一下其寒冷的程度，不过在室内有暖气设备，还是舒适、温暖。德国的房屋都装有双层窗户，比日本的要严实得多，因此缝隙间寒风吹不进来。

练习的时间又要到了，就此搁笔吧，请给我来信。

弗里德露·赫宁古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于柏林

信封内郑重其事地装上了那张由汉堡舒尔茨夫人寄给柏林玛依艾鲁喔托街的赫宁古小姐报告收到戒指的明信片。

37

雪子在涩谷姐姐家住到了三月底，照说可以一直停留到结婚的日子，不过她毕竟不想在那里住太久，更重要的是，她只希望和芦屋的亲人们从容地依依惜别，所以一跨月份她就迅速返回神户来了，

国岛传话来说，举行仪式定于二十九日的天长节①，披露宴席设在帝国饭店举行；御牧方面，因为子爵年事已高不能出席，

① 旧称日本天皇的诞辰。

由嗣子正广夫妻代理。御牧家希望，虽然必须避免大肆铺张，但是披露宴要操办得与他家的地位相称，按照这个宗旨散发请帖。在那天，御牧方面，东京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估计从关西方面也有相当多的人前来出席。这样一来，莳冈方面以大阪的亲戚为首，名古屋辰雄的老家种田家的亲戚，甚至那位大垣的菅野未亡人都会邀请参加。可以预想这是近来最为盛大的披露宴。

正在这时，甲子园的房子也腾出来了。于是某一天，御牧西下拜访了芦屋，邀幸子和雪子去察看那栋房子。房子位于阪神电车道的北边几百米的地方，是座比较新的平房建筑，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住在里面大小正合适。最好的是，带一个百多坪①的院子。御牧和幸子她们商量房间的装饰和怎样放置衣橱、镜台。随后，他说出了新婚旅行的计划：新婚之夜下宿在帝国饭店，计划于翌晨前往京都；在京都只向父亲请安，当日即赴奈良，在两三天内，游览欣赏大和郡山②一带的春光。不过这只是自己的想法，如果雪子不希罕去奈良，就改去箱根、热海③也行。幸子没有征求雪子意见就说："关东方面很不错，就请您带她上奈良得了。我们虽然住得近，但是出人意料地对大和的名胜古迹却不熟悉，妹妹们连法隆寺的壁画也没有见过。"御牧希望在奈良住日本式的旅馆，尽管幸子吃过旅馆的臭虫的苦头，她还是没有拂逆他，只是改而推荐了月日亭旅馆。

御牧又说，由于国岛的介绍，他决定去尼崎市郊的东亚飞机制作所就职，这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大学里学过航空专业，具有

---

① 坪：日制一坪等于3·805平方公尺。
② 日本本州中西部城市，属奈良县，有郡山城旧址以及寺院等名胜古迹。
③ 箱根：日本本州中南部，属神奈川县，境内有箱根火山，芦湖，多温泉。热海：在日本本州伊豆半岛，多温泉。均为旅游疗养胜地。

毕业证书才得以谋到这个职位。而实际上，自己毕业后并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于飞机已完全和外行一样，对于会分配怎样的工作感到不安。而且看在国岛的面子上将给予比较高的薪俸，因此更为忧虑。不过为了熬过眼下这种时局，只得想方设法抓住这个位置不放手。新婚旅行回来后，他立即成了工薪生活者。不过，工作之余，还打算研究关西地方的古建筑，准备有朝一日重操旧业等等。

御牧问："小妹怎么样了？"幸子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今天她不在家，不过她很好，您不用挂念。"御牧不知是否知道了妙子的事情，那以后就没再问她，逗留半天就回去了。

这时，因快到预产期了，妙子已带着阿春秘密离开有马回到神户，住进船越医院。不过，幸子怕被人们看见，她们都没接近医院，连问候的电话也没打一个。妙子入院后的翌日夜深时，阿春悄然回来了，说是妙子胎位不正："据院长说，去年去有马之前检查时确实胎位正常，可是自那以后，多半是因为乘汽车翻山而使胎位倒过来了，如果早点发现还可以使胎位恢复正常，只是现在已逼近分娩期，胎儿已下到骨盆，无论如何也为难了。不过，院长已经保证说：'一定要让您平安地分娩，请放心吧！'既然这样说了，似乎也不必担心。"阿春说完就回去了。四月上旬的预产期过了，仍无动静，因为是初产，不免有些产期推后似的。

不知不觉间，樱花也要凋谢了。贞之助他们想到半月以后雪子就要出嫁了，即使不惋惜那匆忙的春天一日一日地离去，也得为雪子举行点纪念娱乐活动。而今年的事情比去年更难办了。现在为雪子准备的婚礼后穿的便服等，因为"七·七禁令"①连

① 1940年7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奢侈品禁止令》。

累，不能重新染色，还是请小槌屋搜罗来的旧货。从这个月开始大米也实行综合凭票供应制度。另外，今年五月菊五郎也不来了。去年赏花尚且怕遭人物议，今年更是必须回避。不过，这是每年都依例举行的活动，尽量搞得简单一点，只是在十三日星期天去京都作一日游，瓢亭等都省掉不去，只从平安神宫到嵯峨方面敷衍地走一走。加之今年妙子又缺席，四个人在大泽的池畔的花下拘谨地打开食盒，往漆杯里倒上冷酒，冷冷清清地传递着喝着，还不知道究竟看了些什么就回来了。

贞之助他们看花后的第二天，那只早就腹部隆起的“铃铃”生产了。这是一只十三、四岁的老母猫，去年怀胎时也是不能自己生产，靠注射催产剂才终于生下来了。今年虽然从前晚起就将要分娩了，但是却很难产下来，所以把它关到作为产室的楼下的六席间，请来兽医为它注射，勉强才把胎儿娩到产门附近，幸子和雪子轮流把猫仔儿扯出来了。两人不言不语中，都有为妙子祈求个好兆头的想法，尽力想方设法要使铃铃平安生产。悦子也时时刻刻借口上厕所跑下来从走廊上往里直瞄着。幸子喝道：“你到那边去！小孩子不要看！”终于，直到凌晨四时，三只小猫仔先后顺利地生下来了。这时，两人用酒精消毒罢血腥的手，脱下了沾上了气味的衣服换上睡衣，正要上床时，突然，电话铃响起来了，幸子大吃一惊，急忙抢下话筒，果然是阿春的声音。

“怎么样了？还没有生吗？”“没有，还没生呢，象是很难生似的，还在二十个小时前就发作了。”阿春说，“据院长先生说，因宫缩微弱，要给她注射催产剂，但是现在好的德国货已经缺货了，也许是用国产品的原因，没有太大的效果。小姐一直不停地哼着，身子直扭，从昨天起没吃一点食物，尽吐一些奇怪

的黑色、绿色的东西。她哭着说：'这样痛苦无论如何也没命了，这次一定会死。'大夫虽然说了不要紧，但是护士说了性命可能保不住了，从外行眼中看来象是相当危险，所以不顾约束打电话来了。"幸子想，只听阿春的话，情况还是不清楚，但是如果是得不到德国产的催产剂而宫缩无力，无论如何都有把药弄到手的办法吧。一般的妇产科医院，为了特殊的患者都应该多少珍藏一些药品，所以自己去苦苦哀求院长似乎能叫他拿出药来。而雪子在旁边也频频劝她去医院看望，她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要顾虑社会上的看法吗？"不久，贞之助也起来了，他说："我与雪子意见相同。我曾向三好说过：'小妹和腹中的胎儿都由我们负责。'因此，知道这事后不能置之不理。"他不仅催促幸子急速赶去，而且还用电话通知了三好，要他立刻去医院。

神户的船越医院的院长是位早有定评的德高望重的老练的妇产科专家，所以去年幸子向妙子推荐这家医院。然而幸子自己并不怎么认识院长。她考虑到了各种情况，从自己家的秘藏药品中，拿出一些现在都很贵重的可拉明、百浪多息、维生素B等的注射液安瓿瓶。

她走到病室时，三好已先她而至了。从去年秋天以来半年不见的妙子见着她就说："二姐，你可来了……"说着泪水就涌上来，"我这一次不行了。"说完又哭起来了。这一阵子妙子也痛得手足直掣动，呕吐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可怕的脏污的粘团状东西。三好听护士说是胎儿的毒素从口中排出来了。幸子看时，类似婴儿在分娩出来后排泄的胎粪。

幸子立即跑进院长室，拿出贞之助的名片，并把带来的药物全都掏出来说："先生，我好歹把这些药都拿来换，无论如何也换不到德国的催产剂吗？……无论多高的价钱也不要紧，请

替我在整个神户找……哪里有人有这种药呢？……”她故意尖声喊叫，象是半疯狂似的。终于，她哀求得这位好心的院长动了恻隐之心。他说：“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支，真正只有这一支了。”说着好不容易拿了出来。

多么使人惊奇的是，给妙子注射这支药后五分钟，她突然阵痛发作了。幸子她们当面看到了德国货远比国产品优秀这一事实。随后，妙子被送进产房。幸子、阿春和三好坐在外面走廊的椅子上等候着，刚刚只听到妙子哼两声，只见院长从里面迅急地提着婴儿窜出来飞身跑进手术室去了。以后的半个小时，只听见反复的很有耐性的手掌的“叭哒叭哒”的拍击声。终于，婴儿没有哭出声来。

不久妙子又被推回病室，幸子三人也围着妙子的病床屏声静息地聆听着，过了好久也只听到“叭哒叭哒”的响声传来，可以想象院长还在继续白费力地抢救的情景。过了一会，护士走来说：“真对不起，直到临出生之前婴儿还是活的，但到分娩的时候死了，想方设法抢救，采取了一切措施，连贵府上带来的可拉明也用上了，遗憾的是没有使她复活过来。详细情况我想院长马上会来和您讲。可是，我想至少得给婴儿的遗骸穿上母亲为她准备的衣服。”说完接过妙子在有马缝制的衣服出去了。

不久，院长抱着死婴走进来了：“实在抱歉，我大大地失败了，因为胎儿是臀位，所以由我帮忙助产，这是很少有的，可是在娩出时，由于我动作不麻利，婴儿窒息而死了。虽然我确实作过保证一定不要紧，但是还是失败了，我真不知该怎么道歉才好。”院长汗流浃背地说。幸子看见院长坦率地承认失败，照说不道歉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但他却极为诚惶诚恐地道歉，对他这种诚恳态度产生了好感。院长两手捧着婴儿给她们看：

“生了一位小姐，请看看这美丽的脸蛋，我这决不是讲奉承话，我接生过很多婴儿，从没见过这样可爱、漂亮的。要是活下来该是一位多么美丽的姑娘，一想到这里，我更感遗憾。”说着又向她们道歉。

婴儿穿着刚才拿去的衣服，光艳艳的头发向上抹着，头发浓黑，肤色雪白，脸颊潮红，无论谁看一眼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叹息声。三个人依次抱着婴儿看着，突然，妙子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幸子、阿春和三好也哭成一片。

“真是洋娃娃一样啦……”幸子凝视那透明的蜡色似的美丽得至于妖艳的面庞，想到这也许是让板仓或是奥畑的怨恨给缠住了，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一周后，妙子出院了。贞之助说只要他们暂时不太在外面露面就行了，妙子听从了他的意见，被接到三好那儿去了。他们在兵库租借了一套二楼的房间，从那天起开始了正式的夫妇生活。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顺便来和贞之助他们和雪子告辞，妙子偷偷地来芦屋拿自己随身的东西。当走上她从前住的那间二楼的六席间时，只见那里雪子的各种嫁妆被装饰得灿烂夺目，在壁龛里摆着的大阪的亲戚和其他方面送来的礼品堆积如山。而妙子虽然比雪子先有了家，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回事，所以她只从存放在这里的行李中，独自悄然地收拾了一点眼下要用的东西，用一个蔓草花纹的包袱皮拢在一起，和大家聊了半小时就回兵库去了。

幸子动不动就沉缅在感慨中：这样仓促间人们的命运就决定了。而一想到就在近日，这个家就会变得冷清寂寞了，不由想起了嫁了女儿的母亲不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吗？

自从决定了由贞之助夫妇陪送，乘二十六日夜班车上京后，雪子更是为这逝去的每一天感到悲哀。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从几天前就拉肚子，每天拉五六次，虽然吃了松枝煎水和阿鲁希林药片，仍然不太见效，下痢还没停止，二十六日又来临了。

赶上这天上午，在大阪冈米定做的假发也出来了，她试了一下就放在壁龛上。悦子从学校回后，忽然发现了，她一边嚷着："二姨的脑袋真小呀！"一边故意戴着跑进厨房，惹得女佣们都笑了。

委托小槌屋准备的婚礼后穿的便服也在这天送来了。雪子看见这些东西也嘟哝着说："这些要不是婚礼的衣裳就好了。"不由得她回忆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给贞之助时，也是一点也不高兴的样子，妹妹们问她，她回答说，也不是件那么值得欢喜的事，并且写下一首诗歌给她们看：

忽忽近佳期，
独自愁看新嫁衣，
深闺沐落晖。

这一天，雪子的下痢到底也没止住，在火车上还在继续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细雪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著　　周逸之译
页数＝６４４
ＳＳ号＝１０５０４８８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卷
中卷
下卷
附录页